

國家文物局

清代傳記叢書



明文書局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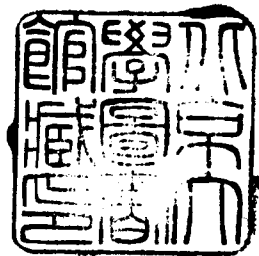
清代傳記叢刊·綜錄類③
周駿富輯

碑傳集

(四)

卷五
卷六
卷八
一至

(清)錢儀吉纂錄



明文書局印行

碑傳集卷五十一目錄

翰詹下之下

奉直大夫翰林院編修洪君亮吉墓誌銘 趙懷玉

又洪稚存先生傳 謝階樹

又前翰林院編修洪君遺事述 傅敬

又附乞假將歸留別成親王極言時政啟 洪亮吉

張編修惠言墓誌銘 傅敬

奉政大夫翰林院編修記名御史陳先生壽祺行狀 高澆然

又隱屏山人陳編修傳 阮元

又儒林傳 福建通志

又陳恭甫先生家傳 周凱

W. 1000

The image shows a large rectangular area filled with vertical lines, which appears to be a redacted table or a scan artifact. The lines are closely spaced and run vertically across the entire width of the page. There is no legible text or data within this area.

109-004

翰詹下之下

奉直大夫翰林院編修洪君亮吉墓誌銘

趙懷玉

君姓洪氏諱亮吉字君直一字穉存曾祖璟山西大同知府祖公案考授直隸州州同贈儒林郎祖妣趙氏懷玉之王姑也考翹國子監生贈奉直大夫妣蔣氏先世居歙縣之洪坑大同君與先曾祖侍讀君同歲拔貢遂締婚姻儒林贊於趙始為武進人君生六歲而孤家貧就外家塾讀書聰穎出諸同學上乾隆己丑年二十四補縣學生員朱學士筠視安徽學往從之遊所交多知名士始君好詞章至是迺兼治經甲午中副榜貢生庚子中順天鄉試舉人庚戌成進士

殿試一甲第二名授翰林院編修明年充石經館收掌及詳覆官以舊書十三經多謬俗白總裁欲更正之未能從也王子充順天鄉試同考官闈中拜視學貴州之

命故事未散館翰林無為學政者蓋異數也在貴州奏請以禮記鄭康成注易陳瀨為部議所格教士敦厲實學購經史足本及通典文選等

書俾諸生誦習所識拔者多擢科第去由是黔中之人爭知好古丙辰
充咸安宮總裁丁巳三月入直

上書房侍皇曾孫奕純讀書戊午弟騫吉卒於家君以古人有期功去
官之義乃引疾歸己未正月

高宗純皇帝升遐赴都哭臨四月充
實錄館纂修官教習庶吉士八月乞假擬俟送

梓宮後南還時川陝之賊未靖

上宵旰焦勞君目擊情狀欲有獻替顧編檢例不奏事於是上書成親
王及座主朱尚書珪劉尚書權之翼其轉奏成親王以原書進呈大指

謂

聖躬宜勤政遠佞臣工多奔競營私語過激有

旨交軍機大臣與刑部會鞫讞上當君大不敬擬斬立決

特恩免死發往伊犁交將軍保甯管束當會鞫時予省之鄙虞司次日

省之刑部獄第三日迨送廣甯門外雖勉以正誼而生死未卜泣不能

忍君則辭意慷慨略無可憐之色未抵戍所將軍奏該員如墮故轍當

一面正法一面人奏奉

殊批此等迂腐之人不必與之計較因而得免庚申四月京師旱

上親書諭旨釋令回籍旋得甘雨

御製得雨敬述詩紀事有納言克己乃爲民請命之大端及將原書裝潢成卷常置座右以作良規之注計居伊犁甫及百日自新疆闢後漢

員

賜環之速未有如君者自此枕菲墳籍放浪山水者十年卒得告終家

衛

上之成就而安全之者可謂至矣君既歸自號更生居士好遊居里中
觴飲無虛日丁卯吾鄉歲祲首請當事設局振濟而自捐金爲倡主其
事頗力城鄉之民賴以就蘇君厚於天稟精力過人然明恩怨別是非
少容人量遠違負氣罵座予好辨每與之爭至面項發赤不止君嘗語
予人孰無病要自有其真耳君若後吾死銘誅當不出君手幸無失吾
之真也豈知斯言遂爲今日讖哉詩文涉筆有奇氣生平所著書凡二
百六十餘卷經傳訓詁地理沿革尤所巖門云嘉慶十四年五月十二
日卒春秋六十有四配蔣氏前君卒子五人齡孫嘉慶戊午舉人議敘
知縣盼孫殤符孫國子監生胙孫麟孫女一適江陰繆梓孫四人以是

年十二月己酉葬武進德澤鄉前橋祖塋之昭穴餘孫等來乞銘予既與君中表又數十年麗澤之雅周知始終無以辭也銘曰

君之制行唯孝友爰及宗嫻如身與手君之致身在忠諫

主聖臣直令終高朗君之力學經爲基六書指掌九域列眉君之行文古是則瓌璋連犴焱馳電激吁嗟乎編修家邦之華年甫協乎卦氣託體山阿謂予言爲可信庶識石而弗磨

又洪稚存先生傳謝階樹

洪稚存先生亮吉江蘇陽湖人也其先宏氏居歙之洪坑唐時有經綸者爲宣徽觀察使避敬宗諱改爲洪氏三十六世至亮吉高祖德健德健生璟拔貢生累官山西大同府知府有政績璟生公案贊於常州遂占籍焉公案生翹翹生亮吉蓋其自敘云爾亮吉生六歲而孤家貧隨母僑居外家蔣氏童時能爲詩古文辭及壯伉爽有志節後數歲母病中風卒亮吉時在處州聞疾馳歸比至里得實大哭昏絕方度橋墮水流數里至滕公橋有汲者見其髮持之則鬪然人也呼眾共舁出之識爲亮吉未甦而哭不絕聲觀者皆垂涕目之曰是固東家洪氏子耶孝哉爲母故遽至於此時冬月寒甚僵伏不動有蔣松園者解己衣衣之

始至家終喪如禮以不得視母含敏遇忌日輒不食又以聞母疾時方聽樂遂終身不近絲竹其天性如此又數歲遊陝之西安其友黃景仁亦客安邑將死詒書託以身後事亮吉得書即四晝夜馳七百餘里至安邑扶其柩奔里且營葬焉其風義皆此類也乾隆五十五年舉禮部會試廷試第二人及第除授翰林院編修充

國史館纂修明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旋奉命爲貴州學政故事翰林未散館無爲學政者有之自亮吉及修撰石韞玉始

今上元年四月散館留編修職如故旋充咸安宮總裁明年入直尙書房又明年大考翰詹諸臣

上命諸臣擬征邪教疏是時川陝楚三省賊氛未靖亮吉指陳規畫慷慨千餘言無所爲忌諱閱卷大臣嘆其切直署三等又明年

高宗純皇帝上賓充實錄館纂修五月敎習庶吉士於是

上方親政詔求直言極諫之士亮吉念身自微賤受知兩朝通籍才數年間遂居侍從之列歷試諸職欲終不言則非人臣罪

躬之義言之又慮其不可以徑達也自聞

詔後累月不知寢食一日奮曰吾寧諤諤而死不能默默而生乃反覆

極陳時事爲三函一寄成親王一寄故大學士朱文正公珪一寄今兵

部尙書劉權之代奏明日成親王等以亮吉書奏聞有

旨覈職逮刑部獄命王大臣等鞫訊王大臣等當以大不敬律斬立決

入奏當是時中外惶惑謂亮吉禍且不測內閣中書趙懷玉亮吉同里

友也卽獄而訣之以酒懷玉一滴不能下咽欲語而復止者再亮吉察

其有異卒問曰何哉君乃作此面目向人豈有所言耶何囁嚅也懷玉

未有以應已而哽咽出聲曰聞有

旨亮吉方伏案大唱遽仰首曰我知之斬立決耳因字謂懷玉曰味辛

吾乃今日知死耶君何爲然也顏色不亂飲啗如平常當是時監視者

伺於門行刑者屬於道而不知

上之聖明實無意死之也於是朱珪入見免冠頓首曰亮吉小臣妄發

罪死不赦然亦愚忠人也固當容之

上意愈解曰朕亦極知亮吉無它腸然戇甚亦不可不示薄懲是日得

旨成伊犁亮吉旣出獄將行度無所得貲滿洲今禮部侍郎成格時官

戶部主事貧甚又雅未識亮吉聞其無貨用以屋券質銀三百兩盡餽之乃就道亮吉之行也居民聞其將至團觀而拜於馬前相與咨嗟歎息曰此所謂不怕死官洪翰林也將宿或薦酒饌已寢則置牖上以首敏戶闔而去問姓名亦不告又明年二月亮吉至伊犁四月京師不雨上命清理庶獄閏四月三日猶不雨故事成伊犁者滿三年乃入奏是日

特旨赦洪亮吉回籍詔午下而夕大雨亮吉居伊犁僅百日漢臣賜環之速未有如亮吉者亮吉歸自號更生居士後數歲以疾卒於家年六十有四亮吉雅好游覽自吳越楚黔秦晉齊豫山水履跡幾徧焉生平著述最富有附結軒卷施閣二集及它詩文志乘若干卷行於世史官謝階樹曰先生上書時豈復知有生死哉忠義憤發於中有不能自已者焉

天子既已薄其罪矣又以其書宣示王大臣蓋聖人之容諫求言如此也當斯時也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諫臣不言而文學侍從之臣言之嗚呼其志亦可哀也已又前翰林院編修洪君遺事述傳敬

君諱亮吉字君直一字稚存唐宣歙觀察使宏經綸改姓洪氏子孫世
 為歙人君曾祖璟大同知府祖公案候選直隸州同知贊於武進趙氏
 武進後分陽湖君為陽湖左廂花橋里人父翹國子監生母蔣氏君生
 六年而孤家貧苦身力學由縣學生充副榜貢生常橐筆游公卿間節
 所入以養母母卒君時客處州弟霽吉不敢計為書言母疾甚促君歸
 君亟行距家二十里舍舟而徒方度橋遇賃僕之父仇三問得家狀君
 號踊失足落水中流數里汲者見髮颺水上攬之得人有識君者其昇
 至家久之方甦君以不及視含斂後遇忌日輒不食年三十五順天鄉
 試中式更十年為乾隆五十五年會試中式
 賜第二人及第授編修充文穎館纂修官順天同考官督貴州學政貴
 州之士向經史之學為歌詩有格法君有力焉
 皇上嘉慶元年充咸安宮官學總裁官旋奉
 旨上書房行走君初第時大臣掌翰林院者網羅人才以傾動聲譽君
 知其無成欲早自異遂於
 御試征邪教疏內力陳中外弊政發其所忌隨引弟霽吉之喪乞病假
 歸後

高宗純皇帝升遐座主朱文正公珪有書起之復入都供職君長身火
色性超邁歌呼飲酒怡怡然每興至凡朋儕所爲皆掣亂之爲笑樂而
論當世大事則目直視頸皆發赤以氣加人人不能堪會有與君先後
起官者文正公並譽之君大怒以爲輕己遂怏怏不樂君於是復乞病
假行有日矣留書上成親王並當事大僚言時事成親王以聞有
旨軍機大臣召問卽日覆奏落職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治罪君就逮
西華門外都虞司羣議洵謂且以大不敬伏法君之友中書趙君懷
玉見君縲絏藉藁坐大哭投於地不能言君笑字謂趙君曰味辛今日
見稚存死耶何悲也頃之承審大臣至有
旨毋用刑君聞宣感動大哭自引罪奏上免死戍伊犁明年京師旱
皇上下手詔赦君在戍所不及百日自君獲罪至戍還文正公常調護
之君與文正各盡其道蓋如此十四年君以疾終於家年六十四君娶
於母黨一子齡孫舉人候選知縣次符孫次胙孫次齡孫君學無所不
窺詩文有逸氣所著左傳詁十卷比雅十二卷六書轉注錄八卷漢魏
音四卷乾隆府廳州縣圖志五十卷三國疆域志二卷東晉十六國疆
域志六卷詩文集若干卷行於時

論曰敬與君同州君多遊四方未得見後敬居京師廢招提中君日哺
攜大奴叫戶入日聞子居在此攜斗酒隻雞來飲食之不愈於他日酌
墓地乎是年君官侍從數往來及出官貴州敬作縣江表至竟未一相
遇然君於敬不可謂非深知異待也君之智力足以顛倒英豪激揚權
勢獨於名義所在壹心專氣以必赴之此非經生文士之所能企逮而
惜乎所見止於如此然君不遇

聖主受殊恩非伏鑽囊街則襲棺絕域矣吾州多異才敬於君尤爲惋
歎焉

又附乞假將歸留別成親王極言時政啟洪亮吉

編修洪某頓首肅啟成親王府中下執事日侍

三天追隨匝歲嗣以疾病旋里伏影閭門正月中恭讀

高宗純皇帝遺詔自以曾值內廷受

恩不次聞信星夜奔赴入都得望

殿廡隨班哭泣螻蟻下誠藉以稍慰到日又蒙

派修

實錄因假寓古寺百五十日今第一分稿本業已進呈某隻身而來者

也無車馬無禦寒之具不獲久留叩送

梓宮之次日即請假遄回已得請於院長矣然區區之心有不能自己者上則不勝犬馬戀

主之誠下則不敢忘師友贈言之義蓋某詞臣也本無言責但自思通籍以來不數年中受

國家逾格之恩者屢矣夫受恩不酬非國士也有懷不盡亦非人臣所敢出也今謹擇其尤要者陳之左右備執事造膝沃心之一助焉

今天子求治之心急矣而天下望治之心亦孔迫矣而機局尙未轉者推原其故蓋有數端某以為勵精圖治當一法

祖宗初政之勤而尙未盡法也用人行政當一改權臣當國之時而尙未盡改也風俗則日趨卑下賞罰則仍不嚴明言路則似通而未通吏

治則欲肅而未肅何以言勵精圖治尙未盡法也自三四月以來視朝稍晏又竊恐退朝之後俳優近習之人熒惑

聖聽者不少此皆親臣大臣啟沃

君心者之責也蓋犯顏極諫雖非親臣大臣之事然亦不可使

國家無一嚴憚之人乾隆初年

純皇帝宵旰不遑勤求至治其時大臣如鄂文端朱文端張文和孫文定等皆侃侃以老成師傅自居某恭修

實錄見自雍正十三年八月

親政之日起以訖乾隆初年一日中

硃筆細書折成方寸或詢張鄂或詢孫朱曰某人賢否某事當否日或

十餘次而諸臣中亦皆隨時隨事奏片實語直陳是上下無隱情又側

聞京師耆老人言乾隆初村里童嫗進城皆北向叩首曰

聖人出矣菩薩出矣乾隆初政所以克紹

聖祖

世宗度越百王而使億兆傾心如此者

純皇帝固聖不可及而亦眾正盈朝前後左右皆嚴憚之人故也一則

處事太緩夫四海九州之事日不知凡幾矣又自乾隆五十五年以後

八年之中權私蒙蔽事之不得其平者又不知凡幾矣千百萬中無有

一二能上達者即能上達矣未必即能見之施行也乃有赫然出於

睿斷必欲平反如江南洋盜一案者參將楊天相有功駢首洋盜某漏

網安居皆由署總督蘇陵阿昏憤糊塗貪賊玩法舉世知其冤至今海

上之人言之痛心切齒而洋盜則公然上岸無所顧忌皆此一事釀成
況蘇陵阿又係權相私人

朝廷必無所顧惜而至今尙坐擁巨資厚自頤養而江南查辦此案始
則轉輾宕延有心爲承審官開釋繼則并聞以不冤覆奏夫楊天相之
罹法卽云特奉

明旨然何以坐爲誣良爲盜并云生事海疆情罪可惡不得不從重辦
理乎則楊天相之命仍須蘇陵阿及承審官償之矣夫以

聖天子赫然獨斷欲平反一案而尙如此則此外沈冤更何自而雪乎
一則集思廣益之法未備自古以來雖堯舜之主亦必詢四岳詢羣牧

蓋恐一人之聰明有限必博收眾采庶可無失事請自今凡

召見大小臣工必詢問人材詢問利弊如所言可采則存檔冊以記之
倘所保非人所言失實則治其失言之罪然寄耳目於左右近習不可也
詢人之功過於其黨類亦不可也蓋人材至今日消磨殆盡矣數十年
來以模稜爲曉事以軟弱爲良圖以鑽營爲進取之階以苟且爲服官
之計由此道者無不各得其所欲而去以是衣鉢相承牢結而不可解
夫此模稜軟弱鑽營苟且之人

國家無事以之備班列可也設有緩急而以牢結不可解之大習欲望其奮身爲國不顧利害不計夷險不瞻徇情面不顧惜身家不可得也至於利弊之不講又非一日在內部院諸臣事不多而常若猝猝不暇急急顧影皆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外督撫諸臣其賢者斤斤自守不肖者亟亟營私國計民生非所計也救目前而已官方吏治非所急也保本任而已故慮久遠者以爲過憂事興革者以爲生事此又豈國家求治之本意乎一則進賢退不肖似尙游移夫邪教空起由於激變原任達州知州戴如煌之罪不宥道矣幸有一眾口交譽之署知州劉清不特百姓服之卽教匪亦服之此時正資熟手正當用明效大驗之人聞劉清今尙爲州牧僅得從司道之後隨同辦事似不足盡其長矣某以爲川省正在多事經略縱極嚴明勦賊匪用之撫難民用之整飭官方用之辦理地方公事又用之此不能分身者又何如擇此方賢能之吏百姓素所服習如劉清等崇其官爵假以事權使之一意招徠撫綏以分督撫之權以藏

國家之事有明中葉以來鄖陽多事則別設鄖陽巡撫偏沅多事則別設偏沅巡撫事竣則撤之此不可拘拘於成例也夫設官之意以待賢

能人果賢能似不必過循資格如劉清者則進而尙未進也戴如煌雖以別案解任然尙挈家安處川中反得超然事外聞教匪甘心欲食其肉知其所在卽極力焚劫是以數月必移一處而教匪亦必隨所跡之近知全家尙在川東與一道員聯姻故恃以無恐是救一有罪之人而反致殺千百無罪之人也其情理尙可恕乎

純皇帝大事之時卽明發

諭旨數和珅之罪并一一指其私人天下方爲快心乃未幾而又起吳省蘭矣

召見之時又聞其爲吳省欽辨冤矣夫二吳之爲和珅私人與之交關通賄人人所知故曹錫寶之糾和珅家人劉全也以同鄉素好先以摺稿示二吳二吳卽袖其稿走權門藉以爲進身之地亦人所共知今二

吳可雪不幾與

襄賄曹錫寶之明旨相戾乎夫吳省欽之傾險以及掌文衡尹京兆無不聲名狼籍則革職不足以蔽辜矣吳省蘭先爲和珅教習之師而後反稱和珅爲老師以至竭力汲引大考則第一矣視學典試則不絕矣豈吳省蘭之才望學品足以致此乎非和珅之力而誰力乎如是而降

官亦不足以蔽辜矣是退而尚未退也何以云用人行政尙未盡改也蓋其人雖已致法而十餘年來其更變

祖宗之成例汲引一己之私人猶未嘗平心討論內閣六部各衙門庶務誰為

國家之成法誰為和珅所更張內閣六部以及各衙門之人誰為

國家所自用誰為和珅所引進以及隨同受賄隨同舞弊之人

皇上縱極仁慈縱欲寬宥從又因人數甚廣亦不能一切屏除然竊以

為實有真知灼見者即不究其從前亦當籍其姓名於升遷調補之時

微示以善惡勸懲之法使人人明知

聖天子雖不為己甚而是非邪正之辨未嘗不洞悉未嘗不區別如是

而夙昔之為私人者尙可革面革心而為

國家之人否則

朝廷常若今日清明可也設萬一他日復有效權臣所為者而諸臣又

羣起而集其門矣何以言風俗則日趨卑下也士大夫漸不顧廉恥百

姓漸不顧綱常然此不當責之百姓仍當責之士大夫也以某所見十

餘年以來有尙書侍郎甘為宰相屈膝者矣有大學士七卿之長且年

長以倍而求拜門生求為私人者矣有交及宰相之僮隸并樂與僮隸
抗禮者矣太學三館風氣之所由出也今則有昏夜乞憐以求署祭酒
者矣有人前長跪以求講官者矣翰林大考

國家所據以黜陟詞臣也今則有先走軍機章京之門求認師生以探

取

御製詩韻者矣行賄於門闈之侍衛以求傳遞傳代藏卷而出製就而
入者矣及人人各得所欲則居然自以為得計夫大考如此何以責鄉
會試之懷挾替代士大夫之行如此何以責小民之夸詐賣緣

輦轂之下如此何以責四海九州之營私舞弊

純皇帝因內閣學士許王猷為同姓石工護喪冒

諭廷臣曰諸臣縱不自愛其如國體何是知

國體之尊在諸臣之各知廉恥夫下之化上猶影響也士氣必待在上

者振作之風節必待在上者獎成之舉一廉樸之士則貪欺者庶可自

悔矣進一恬退之流則奔競者庶可稍改矣拔一特立獨行敦品勵節

之士則如脂如韋依附朋比之風或可漸革矣而某尤有所慮者前之

所言皆士大夫之不務名節者耳幸有矯矯自好者類皆取於因果遁

入虛無以蔬食爲家規以談禪爲國政一二人倡於前千百人和於後甚有出則官服入則僧衣惑智驚愚駭人觀聽某前在內廷執事曾告之曰某親王十人持齋戒殺生者已十居六七羊豕鵝鴨皆不準入門此非細故也及此回入都而士大夫之持齋戒殺生者又十居六七矣深恐西晉祖尙元虛之習復見於今則所關於世道人心者非小也何以言賞罰則仍不嚴明也自征苗匪教匪以來福康安和琳孫士毅則蒙蔽欺妄於前宜縣惠齡福甯則喪師失律於後而又益以景安秦承恩之因循畏葸而川陝楚豫之民其遭劫者不知幾百萬矣其已死諸臣姑置勿論其現在者未嘗不議罪也然重者不過新竊換班輕者不過大營轉餉甚至拏解來京之秦承恩則又給還家產有意復用矣屢

奉

嚴旨之惠齡則又起補侍郎矣夫蒙蔽欺妄之殺人與喪師失律以及因循畏葸之殺人無異也殺數百千萬之人而猶能懲

國家之寬典

朝廷之異數則亦從前所未有也故近日以來輕略以下領隊以上類皆不以賊匪之多寡地方之蹂躪挂懷彼其心未始不自計曰卽使萬

不可解而新疆換班大營轉餉亦尙有成例可援退步可守則

國法之寬及諸臣之不畏

國法未有如今日之甚者試思

高宗純皇帝之時用兵金川用兵緬甸訥親債事則殺訥親額爾登額

債事則殺額爾登額以迄將軍提鎮之類伏失律之誅者不知凡幾是

以萬里之外奉一

嚴旨得一

廷寄皆震慄失色則馭軍之道得也今自乙卯以迄己未首尾五年債

事者屢矣提鎮副都統偏裨之將有一膺失律之誅者乎而欲諸臣之

不玩寇不殃民得乎夫以

純皇帝之聖武又豈見不及此而此次辦理軍務獨與金川緬甸異者

聖意蓋以歸政在即欲留待

皇上蒞政之初神武獨斷一新天下之耳目耳倘盪平尙無期日而

國帑日見消磨萬一支細偶形司農告匱一念及此可爲寒心此尤宜

急加之意者也以言言路則似通而未通也九卿臺諫之臣類皆毛

舉細故不切政要否則發人之陰私否則快己之恩怨卽十件之中幸

有一二可行者發部議矣而部臣與建言諸臣又皆各存意見無有不議駁并無有不通駁則又豈

國家詢及芻蕘詢及瞽史之初意乎然或因其所言瑣碎或輕重失倫或虛實不審而一槩留中則又不可其法莫如隨閱隨發或面

諭廷臣或特頒

諭旨皆隨其事之可行不可行而明白曉示之卽或有彈劾不避權貴者在諸臣一心爲國本不必更避嫌怨且卽以近事而論錢澧初彭齡皆常彈及大僚矣未聞大僚敢與之爲讐也若其不知

國體不識政要冒昧立言并或敢攻發人之陰私則亦不妨使眾共知之以其非而懲其後蓋諸臣既敢挾私而不爲國則更可無煩

君上之迴護矣何以言吏治則欲肅而未肅也吏治一日不肅則民一日不聊生民一日不聊生而欲天下之臻於至治不可得夫欲吏治之肅則督撫藩臬其標準矣試思十餘年以來督撫藩臬之貪欺害政比

比皆是幸而

皇上親政以來李奉翰則已自斃鄭元璫則已被糾富綱則已遭憂江蘭則已內改此外官大省據方面者如故也出巡則有站規有門包常

時則有節禮有生日禮按年則又有幫費升遷調補之私相餽謝者尙未在此數也以上諸項又甯增無減甯備無缺無不取之於州縣而州縣則無不取之於民錢糧漕米前數年尙不過加倍近則加倍不止督撫藩臬以及所屬之道府無不明知故縱否則門包站規節禮生日禮幫費無所出也而州縣亦藉是明言於人曰我之所以加倍加數倍者實層層衙門用度日甚一日年甚一年究之州縣亦恃此督撫藩臬道府之威勢以取於民上司得其半州縣之人己者亦半初行之尙或有所畏忌至一年二年則已成爲舊例牢不可破矣訴之督撫藩臬司道皆不問也千萬人中亦或有不不甘冤抑赴京上控者然不過

發督撫審究而已

即派欽差就詢而已執事試思百姓告官之案千百中有一二得直者乎

欽差上司稍有良心者亦不過設爲調停之法使兩無所大損而已若欽差一出則又必派及通省派及百姓必使之滿載而歸而心始安而可以無後患是以州縣亦熟知百姓之技倆不過如此百姓亦習知上控必不能自直是以往往至於激變湖北之當陽四川之達州皆其明

效大驗也某以爲今日

皇上當先法

憲皇帝之嚴明使吏治肅而民樂生然後法

仁皇帝之寬仁以轉移風俗則文武一張一弛之道也某不敏自接待以來未嘗敢以一事干求卽此回入都亦未敢一詣執事之門此皆不能逃執事之察識況今日已請假歸里又豈反有所干求於執事乎而必欲一貢其任愚者受

恩深重實望一日卽底盪平庶與海內士大夫共食成平之福耳執事見之或蒙采其芻蕘於沃心造膝之時隨時隨事進說則鄙人之上願也如以爲無可采而置之亦其次也或竟欲罪其狂惑則區區晉國魏絳尚不逃刑況某之早聞教於君子乎且自去春大考陳疏以後自分當得不測之誅蒙

聖天子知其愚而寬其罪則某已受再生之德又何敢知而不言負覆載之生成乎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謹案原編尚有征邪教疏一首已見經世文編今不錄

張編修惠言墓誌銘

悼敬

張皋文名惠言先世自宋初由滁州遷武進遂世爲武進人曾祖采祖金第父蟾賓皆縣學生母姜氏皋文生四年而孤姜太孺人守志家甚貧皋文年十四遂以童子教授里中十七補縣學附生十九試高等補廩膳生乾隆五十一年本省鄉試中式明年赴禮部會試中正榜例充內閣中書以特奏通榜皆報罷是年考取景山宮官學教習五十九年教習期滿例得引見聞姜太孺人疾請急歸遂居母喪嘉慶四年皇帝始親政試天下進士加慎皋文中式時大學士大興朱文正公珪爲吏部尚書以皋文學行特奏改庶吉士充

實錄館纂修官武英殿協修官蓋皋文前後七試禮部而後遇年三十有九矣六年散館奉

旨以部屬用文正復特奏改授翰林院編修七年六月三日以疾卒年四十二皋文清羸須眉作青紺色面有風稜而性特和易與人交無賢不肖皆樂之至義之所在必達然後已其鄉試中式文正以待郎主考皋文自出其門未嘗求私見以所能自異默然隨羣弟子進退而已文正潛察得之則大喜故屢進達之而皋文斷斷以善相諍不敢隱文正言

天子當以寬大得民舉文言

國家承平百餘年至仁涵育遠出漢唐宋之上吏民習於寬大故奸孽萌芽其間宜大伸罰以肅內外之政文正言

天子當優有過大臣舉文言庸猥之輩倖致通顯復壞

朝廷法度惜全之當何所用文正喜進淹雅之士舉文言當進內治官府外治疆場者與同縣洪編修亮吉於廣坐諍之亮吉後以上書不實

遺成

赦歸田里舉文則竟死矣方舉文為庶吉士時

今皇帝加上

列聖尊號

盛京

太廟舊藏寶例遣官磨治篆所加

尊號刻入之舉文以能篆書受廷推言於當事者宜自京師下所司等

上上玉刻成遣使奉藏其舊藏寶不得磨治當事者以為然格於例不

果奏又言於當事者翰林院乃

皇帝侍從奉命篆

列聖寶宜奏請馳驛不得由部給火牌亦格於例不果奏已而歎曰天下事皆如是耶吾位卑能言之而已皋文篆書初學李陽冰後學漢碑額及石鼓文嘗曰少温言篆書如鐵石陷入屋壁此最精晉書篆勢是晉人語非蔡中郎語也少為辭賦嘗擬司馬相如揚雄之言及壯為古文效韓氏愈歐陽氏修言易主虞氏翻言禮主鄭氏立始至京師與王寶麓灼陳子穆石麟及余友最善嘗曰文章末也為人非表裏純白豈足為第一流哉皋文娶於吳氏子成孫女適國子監生董士錫銘曰車學馬攻駕千里隆隆之輪躋於阨勿乎皋文誰訊此銘之幽扁俟來

祀

奉政大夫翰林院編修記名御史陳先生壽祺行狀高蘇然

曾祖處士應瑞祖縣學生贈奉直大夫翰林院編修起龍父歲貢生

封奉政大夫翰林院編修鶴書

先生姓陳氏諱壽祺字恭甫一字葦仁福州府閩縣人其先由泉州府惠安三徙占今籍世處士至奉直公始去農為儒傳奉政以經法教授弟子歷主講仙遊龍巖邵武泉州漳州上杭書院六書院生皆能名其學語具今相國儀徵阮公所撰墓誌先生生秉異質書過目成誦九歲

與學專五十一

三

遍羣經其師周立巖君梅社七子之一也所遊多名流客至輒舉架上書屬客摘試先生用以自豪於是里人咸目先生爲異童羨立巖君得先生爲弟子也十二歲文成與博見者莫名所出已旁及駢體詩歌突入唐初四傑漸於燕許時郡名宿陳秋坪司馬黃耦賓林鶴陵許子錦三大令皆折輩行推爲老友司馬之官四川過先生別握手曰當以千秋自命故先生修贊鄉賢孟考功瓶庵先生爲傳經之學考功待以國士語人曰十年後福州有通儒起陳生是也成嘉慶己未進士座主朱文正公儀徵公爲學者山斗是科門下士武進張皋文編修高郵王伯申尙書之經學皆負重名先生與之並二公待之異於他門人辛酉散館已改部矣文正公特奏留館奉

旨授編修先生被知

睿廟自是始受職後假歸儀徵公方巡撫浙江延主敷文書院兼課詁經精舍生又因先生在浙特開局聘名士編纂羣經古義爲經郭義例取舍悉受成先生先生在浙亦著五經異義疏證海內治鄭許學者咸取正焉當是時嘉定錢宮詹竹汀高郵王巡河懷祖金壇段大令懋堂歛程徵君易疇負通儒望數十年先生晚出與之遊相往復學者謂先生

經學與數公先後起也故世以孟考功爲知人癸亥冬還朝庚午奉先大夫諱歸在職七年主甲子廣東丁卯河南鄉試分校己巳禮闈京察書上考擬陪內廷供奉記名御史充

國史館總纂浸大用矣先生念違親而仕負終天之慟幸有老母可事何以官爲服闋卽陳情乞養

今天子嗣政適先生母郭太宜人以天年終公卿間有密薦先生於朝者蒙

上溫諭何時還闕將大擢用所知以聞先生感激涕零已慨然曰負辜棘人不足辱

天子之知敬謝不敏卒不出先是孟考功歸養年四十不更仕先生勇退如之可謂不負師門也先生旣不仕資教授自給曰我先人懷素業委社後人者在此凡掌教泉州清源書院十年鼇峯書院十一年泉州爲先生故里又奉政公過化地也與諸生款洽不啻家人父子先是清源書院寓往來仕宦如傅舍先生致書督撫示禁并乞下各郡縣論不得夷書院爲路室候館從之各郡縣書院不爲路室候館由先生請也又以書院專祀興創增拓諸守令茲郡先賢不之及朱子栗主且委於

東偏之樓曰是非崇教意也乃正朱子位於東堂從以明蔡文莊公張
襄惠公次崖林氏紫峯陳氏紫溪蘇氏慕蓼王氏素庵林氏
國朝李文貞公八君子顏曰先覺祠為之記其教使泉士知尊親崇禮
讓傳以經術冀變其俗諸生化之斌斌嚮風矣及為龍峯書院則首揭
義利辨廉恥說於堂士初習故山長之寬頗苦先生之嚴久之而安焉
又久之而悅服先生卒前一歲累辭次年講席諸生三百人具衣冠集
講堂泣留先生先生勉從其請而先生尋卒矣先生性介而心仁在京
師寡所與有貴人欲羅之門下遭客道意先生不答及家居遇鄉黨利
病不克聞於大吏者輒冒嫌力陳至櫻其怒不之恤其敬節堂之恤養
未厥之施賑皆倡議偕同志為之新貢闈濬東西湖水利則當道與咨
詢力贊其成而貢闈全易舊觀費錢十萬餘緡會鄉試近以大營造責
期八月當用匠數百人夫數百人能使之齊力合作巡歷不能時及
者悉奉約束不弊不偷先生笑語人曰此所謂以兵法部勒者也工既
竣尚存錢二萬餘緡則請故制府孫文靖公移修福建通志會故尙書
陳望坡先生有書致文靖與先生見合遂開局而先生為總纂義例之
精搜輯之博考訂之核古今方志未之有也然先生之勤鄉國文獻若

機於中不能自己又不獨通志為然矣方總纂

國史未脫稿以憂歸因採輯

本朝問人物行實為東越儒林文苑後傳補上史館聞明劉戡山已從
祀西廡毅然曰吾聞黃忠端公出處大節與戡山埒其講學戡山主誠
意而歸功慎獨榕壇主致知而止宿至善一救陽明流弊一闡朱子宗
傳皆翼道真儒也宜並從祀遂合諸紳具呈兩府兩府會疏以聞奉
旨祀東廡位明儒羅欽順之次又以公遺書文集未傳布者尙多出
舊所購易本象鄴山講義駢枝別集大滌函書諸種鳩貲刊行以所藏
繕本多謁闕續購得漳州士人藏本海澄鄭白麓所編文集三十六卷
詩十四卷公門人石秋與公季子子平所編全集原本手自校對無闕
寒暑彙成全集訂以石秋子洪思與莊起儔所撰年譜為五十六卷其
表章鄉先哲不遺餘力如此卽近代如藍鹿洲陳脩堂陳補堂張惕庵
孟瓶庵莊復齋謝退谷鄭六亭陳揚園李古山諸先正得從祀鄉賢亦
先生發之然則先生雖不仕其有功鄉里佐有司不及固非欲自暇佚
也先生學主傳經其文章初規六朝赫然名動京師已而謂非其至也
乃治古文有左海文集十卷綜先生所著文集及五經異義疏證東越

儒林文苑後傳外尚有尙書大傳定本洪範五行傳輯本左海經辨歐陽夏侯經說考齊魯韓詩說考禮記鄭讀考說文經詁兩漢拾遺左海駢體文絳跗堂詩集遂初樓雜記皆尙友古人開示來學司馬千秋自命之屬先生斯真不負矣以道光十四年二月二十日卒於里第享年六十有四晚號隱屏作隱屏山人傳配鄭宜人將樂教諭朝爵女子三喬樞道光乙酉舉人妾梁孺人出朝樞曾氏出鴻棟吳氏出孫榮先生垂沒命喬樞曰光澤高君知我其往請行狀澍然辱先生交十二年同事通志六年知先生特詳謹具歷官家居事狀伏請牒史館請垂編錄謹狀

又隱屏山人陳編修傳阮元

陳壽祺字恭甫號左海閩縣人父鶴書以文學主講仙遊龍巖邵武泉州漳州上杭書院皆有經法有詩集數卷事實詳元所撰墓志中壽祺五歲讀書易於成誦舉止端重性靜且敏成童卽淹貫羣籍一覽輒解文藻博麗有六朝三唐風格其鄉先生陳秋坪謂之曰當以千秋自命勿爭名一時年十八值臺灣林爽文之亂有海外紀事詩見之者歎曰此諸將嗣音也洎嘉勇福公平臺凱旋其參軍郭公卽壽祺母之族叔

屬代撰上嘉勇公百韻詩并序沈博絕麗一時傳誦稱爲才子其序一篇今刊集中武進張惠言讀之曰擬之燕許何多讓焉年十九乾隆己酉科舉於鄉嘉慶己未會試中式賜進士出身會試闈中其卷爲人所遇元言於朱文正公曰師欲得如博學鴻詞科之谷士乎閩某卷經策是也遇者猶摘其四書文中語元曰此語出白虎通於是文正公由後場力拔出之既選館職文正公愛其才重視之在都下以經術文章與同年武進張惠言全椒吳鼐歙鮑桂星高郵王引之齊名辛酉散館授編修請歸省親會元巡撫浙江延主講杭州敷文書院兼課誥經精舍生徒元修海塘志且纂羣經古義爲經邪壽祺皆定其義例焉癸亥冬入都甲子典試廣東丁卯典試河南己巳會試房考所得多知名之士張嶽崧劉光三其尤也其衡文嶺南中州也二三場遺卷一二萬盡閱之在都十年恬然寡交遊惟日以討論經義爲事同年數人知而愛之相待如昆弟又及見碩儒錢竹汀段懋堂王懷祖程易疇諸先生故學益精博中嘗被公卿論薦京察書上考擬陪

南書房俄以丁父憂歸時庚午歲也初壽祺將以是歲逾秋告歸省親

未幾遽丁憂星奔痛鉅乃自悔其在都之非其所述至今人不可卒讀
時年方四十卽抱退志矣服闋陳情乞養母主泉州清源講院者十年
與諸生言修身勵學教以經術多士奮興一洗空疏之習嘗正定清源
書院先賢祀位並率諸生增置祀產以資祀事奉朱子於東舍從以先
賢之傳道而祀鄉學者明蔡文莊公張襄惠公次崖林氏紫峯陳氏紫
溪蘇氏慕蓼王氏素庵林氏

國朝李文貞公凡八君子位左右扁曰先覺祠爲之記陷石壁間丁母
憂後終於家居主龍峯書院講席者十一年勅立規約整肅課程每月
兼課經史文筆其教士以崇廉恥踐禮法研經術爲尙作義利辨知恥
說科舉論以示學者士始畏其束縛漸安之久之悅服不能忘公卿間
有以名薦者終不出計自丁父憂後養母十年去官二十餘載里黨義
舉多爲之倡若省會文昌祠大成殿廡明倫堂恤廢賑廠貢院號舍東
西湖水利莫不首其議與諸同志成之桑梓利弊蒿目痍心往往直陳
於大吏冀獲挽救雖間撓逆耳之怒弗恤也壽祺志在表揚先賢以漳
浦黃石齋先生之孤忠絕學久欲請祀
孔子廟道光四年遂偕紳士呈於督撫曰明儒漳浦黃公道周行完忠

淳學魁天人著述本平六經節義興乎百世建言直諫斥佞黜邪蒙難捐軀詠歌弗輟浩氣足以塞天地正性足以扶綱常其德業在梁谿考亭之間其志節在文山青陽之列其發明聖學衛道宗經大旨與劉公宗周相近是以榕壇菽山並峙宇內非獨出處節概兩相頡頏今劉公既崇祀西廡請並黃公從祀以彰名臣之軌範樹儒宗之圭臬正人心而維世教翼聖道而勵貞修實有光於

國家庠序之典總督趙文恪公巡撫孫文靖公躋之卽屬壽祺代撰疏稿壽祺因謂明史黃道周傳贊稱其所陳深中時弊足爲萬世龜鑑御批通鑑輯覽紀其學行推重於天下乾隆四十一年

特賜專謚忠端其生平著述尤富

四庫採錄其書多至十種皆闡明經旨推究治道而尤深於易經孝經其講學恪守朱子道脈遂本此意成疏稿督撫會疏請從祀東廡明年春禮部議如所請秋八月大吏率文武吏奉主入祀

孔子廟時方鄉試鄉士大夫及青衿千餘人相從行禮其扶翼名教如此壽祺又以黃忠端公所著經解九種及榕壇問業咸已著錄四庫經解雖久經刊行其餘遺書文集散見未及進者尚多於是積十

儼年蒐訪之力購得易本象艸山講義駢枝別集大滌函書及公門人
石秋子洪思與莊起儔所撰黃子年譜又得漳州士人藏本海澄鄭白
麓中書所編公文集三十六卷詩十四卷又假得公季子子平所編公
全集原本校對補遺數十編彙成全集重訂目錄輯爲五十六卷訂以
年譜謀於總督孫文靖公刊布之閩省通志舊志多誤六十餘年文獻
散失請加纂勒督撫從之壽祺乃爲之勅立義例採訪事實舉才者分
任之而自總其成書成而病以道光十四年春卒年六十有四壽祺解
經得兩漢大義每舉一義輒有折衷上溯伏生下至許鄭靡不通徹所
著有五經異義疏證三卷尙書大傳定本三卷洪範五行傳輯本三卷
左海經辨四卷左海文集十卷左海駢體文二卷絳附堂詩集六卷東
越儒林文苑後傳二卷又著歐陽夏侯經說考魯齊韓詩說考禮記鄭
讀考兩漢拾遺遂初樓雜錄元遇其五經異義疏證左海經辨及文集
中之說經者入
皇清經解壽祺慕武夷山水紫陽精舍晚年自號隱屏山人作隱屏
山人傳疾時不穀食卻醫藥惟日啜武夷巖茗啜柑柚少許枕上作絕
句云夢想仙巒二隱屏問天應著少微星人間無此溪山好便欲乘雲

上慢亭詞意恂悅若有所會子三喬縱道光乙酉舉人朝樞鴻棟喬樞
等計來滇請為墓志元不為志而為之傳時甲午六月

論曰山人以強仕之年告歸養親可謂孝矣親終不復仕非如藝之誓

墓有所激也恬而已矣立身於道義之中而經學博通兩漢文章雅似

齊梁其學行卓然傳矣以千秋自命不爭名一時秋坪之言諒哉

又儒林傳福建通志

陳壽祺字恭甫其先自泉州遷福州遂籍閩縣祖起龍父鶴書有傳壽

祺於嘉慶四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六年授職編修九年典試廣

東十二年典試河南旋記名御史十四年丁外艱歸服除以母老遂不

復出主講泉州清源書院道光三年主講鼇峯書院鼇峯在省城凡興

利除弊修舉廢墜有所見聞必言於大吏雖嫌疑不避也主講鼇峯十

一年以經術造士士多歸之先是康熙間太原閻若璩倡為考訂之學

其源出於漢劉氏向歆父子劉氏校讐之業將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

非屑屑於字句之異同訛舛也然承古學式微之後而以舊本之殊異

正古經之外誤由漢鄭氏許氏以上通雅故於經訓未嘗無補焉元和

惠棟餘姚盧文弨休甯戴震曲阜孔廣森嘉定錢大昕金壇段若膺復

繼起焉至大興朱珪儀徵阮元大暢其說一時聞風興起江左尤盛閩
中自李光地王士禛官獻瑤爲宋儒之學兼崇漢儒壽祺初受業於孟
吏部超然爲宋儒之學及後出朱珪阮元之門既得所師承又結交一
時知名士因是博聞強識專爲鄭許之學以疏證經傳於閩中實開其
端又善爲沈博絕麗之辭詞館中亦推重焉所著有五經異義疏證尙
書大傳疏證左海經辨左海文鈔左海詩鈔左海駢體乙集凡若干卷
年六十四卒於家子喬樅道光五年舉人

又陳恭甫先生家傳

道光十四年二月福州陳恭甫先生卒既葬明年春其子喬樅來廈門
主講紫陽書院述先生遺事請於富陽周凱曰先君子志在傳經其大
者儀徵相國阮公爲傳光澤高雨農舍人爲行狀墓志事涉瑣屑有關
內行可以垂訓子孫者請更爲家傳載諸譜乘凱曰諾謹受而讀之
先生諱某字恭甫先世惠安人三遷居福州閩縣生八歲從大父學於
外塾時方食值家告匱謂之曰兒噉飽飯爾母日午未炊也卽吐飯流
涕乞歸視母令畢食曰尙何能食也九歲通羣經有異童目舉架上書
隨試之解輒出新義有哭亡弟阿金詩傳誦於時年十二能文工駢體

見許前宿二十九成嘉慶己未進士散館授編修歸省適座主阮公巡撫浙江進謁愕曰大考期邇胡歸爲先生以兩世高堂閨中饑恐無以爲食對公爲憮然甲子大父卒先生方典試廣東聞耗病臥數月卽思乞養請於父文學公文學年未耆格於例勿許乃止越六年庚午丁文學憂星奔歸里季弟履祥前沒叔弟壽愷病瘵亦尋沒先生自悲違親遠仕不及視舍斂念母在矢志不仕且曰吾師孟考功歸養時父母俱存今復何言服闋陳情乞養發藏書讀之恣意考證叔弟遺四男一女俱在襁褓撫之成立妹氏林早寡而貧有二甥一女割宅居之並勸之學道光二年母郭太宜人病旦夕侍湯藥不暫離時休先生執手慰之曰自汝歸養侍左右十三年矣甘旨之奉必適吾口輕煖之御必稱吾體吾之所愛汝不吾衰吾之所惡汝不吾拂吾今耄矣以天年終汝其毋悲先生嗚咽不能言及卒杖不能成禮先生念曾祖以下從祖多中絕歲時親祭墓次掌教清源書院時釐族人墓地之侵削者爲勒石焉高祖自晉江遷福州里有同姓者與之偕其後寢衰遺兄弟二人貧不能娶年俱四十餘助其弟娶婦生二子餼其兄終身蒙師魏貢生瑛老友陳郡丞登龍沒皆無子爲之立嗣狀請孟考功入祀鄉賢并恤其後

人先生教授自給家有餘積悉以周親故待舉火者恆數十家人有骨
月相鬪者必舉先生以爲言或訴於先生亦必正言譬解之及先生卒
凡奔喪來哭者皆失聲據喬樅所述如此生平著有五經異義疏證左
海經辨禮記鄭讀考說文經詁歐陽夏侯經說考齊魯韓詩說考尚書
大傳定本洪範五行傳輯本兩漢拾遺左海駢體左海文集絳附堂詩
集諸書實開閩中經學之宗已詳論阮高二公傳志不復論
論曰先生雖不仕而問學重天下天下莫不仰先生名鄉里有所興舉
大吏有所咨詢惟先生是主先生又敢言人所不敢言爲人所不爲雖
忤於時勿顧也人第知先生之學足以傳後世而不知先生學自有其
本者有子曰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凱故於喬樅之請
而樂爲之傳以補傳志所未載

碑傳集卷五十二目錄

科道上之上

禮科都給事中梁公維本墓表 附長壽代某

甯侍御承勳傳 王熙

兵科給事李公禰傳 張貞

黏本盛傳 陳壽祺

王命岳傳 陳壽祺

鄒給事之璜傳 喬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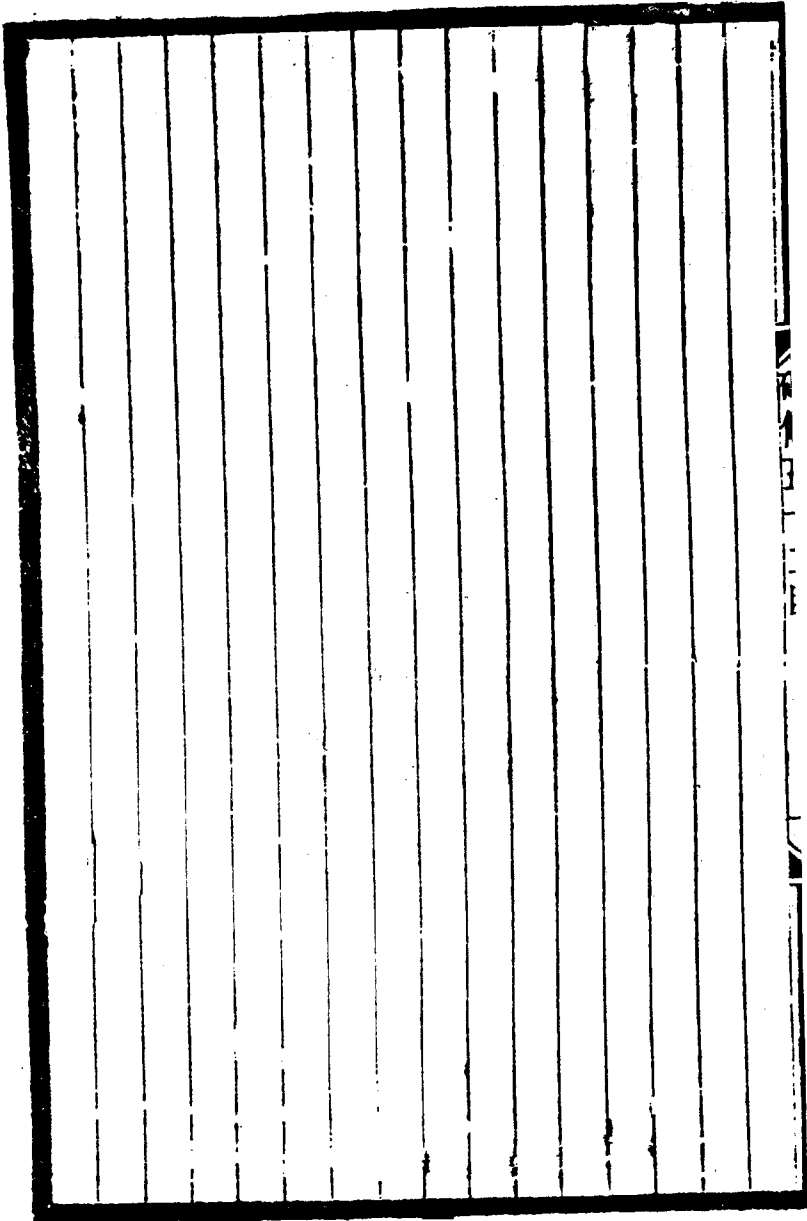
成性傳 章學誠

阿什坦傳 八旗通志子完顏和附見

又附代履親王作內閣侍讀學士完顏公和墓誌銘 鄭虎文

孫給事蕙傳 喬崇

呂御史兆琳傳 劉青藜



109-044

科道上之上

禮科都給事中梁公維本墓表

郭長壽代某

公諱維本字立甫姓梁氏世為真定人祖諱夢龍前明萬厯閒官吏部尚書稱名臣父忠以蔭授錦衣衛千戶公弱冠補弟子員天啟辛酉舉於鄉屢試禮部不第順治元年

世祖章皇帝詔求賢才公以吏部尚書劉公薦

召試內院稱旨除中書舍人尋遷禮科給事中時天下初定一切制度草創左右勳舊大臣多以戰功顯經筵日講諸大典未遑舉行公首抗

疏略曰

皇上隆堯舜之姿躬岐嶷之美臣材識驚下無能仰裨高厚竊計今日所以助成聖德者莫急於經筵伏願

皇上延見碩輔親禮儒臣留神經史之學讀漢書習漢字奏章不藉翻譯大臣面陳幾務通上下之情防壅閉之漸羣下獲望盛德休光天下幸甚況

皇上說學則滿洲蒙古大臣莫不說學其裨益尤大疏入

上嘉納之而前明經筵故事先期禮部擇吉日以聞是日內侍陳講座勳臣駙馬陳侍衛夾陛皇帝出御殿鴻臚引知經筵侍班講讀臣北面載拜以次上殿東西鄉立御史給事中各一人東西立北鄉鴻臚贊進講翰林進講臣二人出班北鄉立展書臣二人進立銅鶴下東西鄉鴻臚贊拜已展書臣跪展書講臣進講已命賜酒食以次下殿北面載拜出議者以爲禮儀繁縟故議久未行公復抗疏曰

皇上幸採臣言將肇舉曠典甚盛事也臣愚以爲時有質文禮有損益況禮貌過盛厭怠易生

聖躬有臨蒞之勞臣下無由盡納牖之益進講儀宜從簡易期可行於今者故

世祖親政開經筵興禮樂妙選侍從文學儒臣皆公疏啟之也公美頌頽長身白哲居家孝友和易鄉里稱長者及爲諫官數慷慨言事疏請明職掌議遷除興水利皆關

國家大計四年遷刑科右給事中禮部試天下士以公爲同考試官出公門下者十有六年五年遷戶科左給事中又遷禮科都給事中公前

後歷官未嘗出諫省益侃侃發舒無所迴避條上封事以十數

上多從其言七年以疾卒於京邸初公居鄉喜施予歲飢生子女多棄不舉者公設法勸收所存活甚眾次子宏明季掌北鎮撫獄公手書敕宏宜爲國家培元氣毋謂伺鉤距以人命易功名宏多所平反闖賊入都殉節死之子八人清寬清標尤知名皆由翰林官尚書今方爲時名臣功名宜載國史其它子姓生卒月日具詳前禮部尚書弘文院學士王公鐸誌銘中嗚呼某於公爲門下士曩十六人者某其一也距公沒二十有七年爲

今上康熙之十五年某蒙恩復用道出真定獲拜公墓下泣然久之嗚呼公立朝表表大節固亡待某小子之言某小子眷念師恩庶幾得繫名墓道之石以慰余思焉墓在真定之某原

甯侍御承勳傳

王熙

侍御諱承勳字昭德號康侯其先山東武定州人明宣德中有福讓者始來京師遂隸籍大興傳至暉陽公侍御公之父也暉陽公舉丈夫子五長承熙中萬歷乙酉鄉試歷官兵部員外次承烈中萬歷壬子鄉試歷官戶部員外俱殉甲申之難侍御公爲第三生而穎異暉陽公奇愛

之自少卽究心於理學利便五十二經濟丁卯登順天賢書戊辰辛未兩上春官不第謁選署易州學正丙子陞授江南巢縣令時流氛漸熾公蒞任五年修城隍厲器械練鄉勇備火器鼓百姓以忠義寬其征徭賊屢躡廬鳳間終不敢窺巢湖以高等行取拜廣東道監察御史公去之五十日而巢陷廟堂愈益材公入臺抗言直論無所回避會與時局多迂引退家居甲申

皇清定鼎起補禮部主事尋考選山東道監察御史乙酉巡按河南時草昧初開人心惶擾兩河當流寇後民無子遺城郭傾圮蒿萊一望千里公入境首招流亡勸開墾興學校令民立室廬復田宅郡縣印官多以本省人委署公嚴爲澄汰貪墨者逐之循良稱職者悉咨部改選降弁多不法輒按論不少貸風紀肅然事略有緒乃具疏請修復省城塞黃河決口略言汴城地形低於黃河獨恃層堤以爲天塹自逆闖決堤以灌城河水建瓴而下臣由大河汎舟直抵城下城垣半在沙淤水浸之中進至安遠門則甕城敵臺滅沒無影循此而入則高者爲沙爲陸路卑者爲水爲川流入城一望沙淤漫衍似高阜可行土人指謂當日最低今則街市廬舍盡埋其下水流浩瀚似低窪就下土人指謂當日

最高今以他處淤高則此地反卑再行三五里始見屋脊露出沙上盡
爲漁人網魚之鄉南門迤北爲周王府內盡成水鄉宮殿僅見椽桷
樹木惟存枝杪此汴城大略也今銓官漸集辦事無所請敕部查照省
誌舊設官衙幾所除府縣守土等官仍駐汴城其餘司道等官駐某州
某縣暫使分駐以俟修葺之成庶漚政有地職務克盡又言汴口不塞
則水分勢殺漕艘難行是大梁之城不論修與不修而堵塞南下之口
則斷不容緩者也疏入報可自此河口始塞汴城獲安官舍民居次第
興復矣按豫一年條奏凡三百餘八月鄉試主監臨公以兵荒之後文
教急宜鼓舞尤重其事爲廣解額准恩貢優廩餼士氣復振中州人至
今德之以爲

國初巡方第一云差按雲中入境不旬日以他事左遷福建布政使司
都事轉大理寺右寺正乙未恤刑廣東海暑驅馳不避炎瘴所平反不
可勝數事竣還朝中道而卒年六十子三人坊戊子科舉人次垣次培
俱明經諸孫皆孝謹以文學世其家

贊曰侍御公與先公文貞同薦丁卯賢書相得甚歡侍御每謂先文貞
曰士大夫當明體達用自一命以上苟存心於利濟事無不可爲者先

又貞恒趨其言公兩試不第俛首廣文似碌碌無所表見及宰巢邑守
巖城捍圍撫綏績稍稍著矣讀公按豫諸疏凡三百餘皆切中事情喪
亂之餘人心未定不有經論幹濟之材何由起瘡痍而登之衽席哉汴
城承平三百餘年繁華甲於他省河決之後鞠爲茂草勞來安輯公之
力居多觀公修復省城一疏寫當日荒涼之狀如繪今戶口日滋富庶
如舊雖休養生息出自

聖朝實公之言有以啟之也

兵科給事李公祠傳

真貞

世祖章皇帝以神武定天下威加四海澤潤生民無有遠邇丕式見德
惟僕區一法有司奉行失宜遂多連染人不可以爲便是時澹園李公爲
兵科給事中目覩其事避人草疏條論其可痛心者七略曰

皇上爲中國主其視天下皆爲一家必分立一名曰東人已岐而二
之矣謂滿洲役使軍伍披甲猶兵與民之不得不分別也州縣追攝猶
清勾逃兵之不得不嚴覈也是已然立法過重株連太多使海內無貧
富良賤皆惴惴莫必旦夕之命人情之何懼如此有傷於元氣者恐多
可爲痛心者一也法立而犯之者眾當思其何利於隱匿而愍不畏死

此必有居東人爲奇貨縱令紮詐則殷實破家禍起奴婢則名分蕩盡使愚者誤蹈而難解智者欲避而不能也可爲痛心者二也犯法不貸牽引不原卽大逆不道無以加此破一家卽耗朝廷一家之貢賦殺一人卽傷朝廷一人之培養古人十年生之十年教之今乃用東人一法戕之乎可爲痛心者三也人情不甚相遠使其居身得所何苦相率而逃況至三萬之多其非盡懷鄉土念親戚明矣不思恩義維繫其心而但欲以法窮其所往法愈峻則逃愈多學醫猶曰人貴立法乃以人試乎可爲痛心者四也自捕捉起解以及提赴質審道路驛騷雞犬不甯無論其中冤陷實繁而蔓藤不已市鎖爲空日復一日生齒凋殘誰復得爲

皇上赤子乎可爲痛心者五也又不特犯者爲然也因是而饑民流離以挨查東人之故地方官閉關不納地方人扃戶恐累嗟此窮民朝廷日蠲租煮賑衣而食之奈何以酷法苛令迫而斃之乎可爲痛心者六也婦女躑躅於原野老稚僵仆於溝渠其強有力者犯霜露冒雨雪東西驅逐無所投止勢必鋌而走險不啻聚爲盜不止方今未靖寇孽且多方招撫何爲本我赤子乃驅之作賊乎可爲痛心者七也疏後又有

兩議其一謂與其嚴于既逃之後何如嚴于未逃之先使人不能逃之
爲愈乎今逃人三次始行正法其初犯再犯不過鞭責逃者狎法之輕
安可禁耶請敕今後逃人不論初犯以至三犯卽行處死或

皇上好生如天不忍殺之定當倣竊盜刺字之例初逃則于面臂刺初
逃二字再逃刺再逃二字則逃人不敢逃雖逃而人不敢留矣先是疏
成將上之親弗聞者蒼黃索覽辭舌曰稍易其辭可不虞戇矣公曰吾
每見言官緘口不言或以細瑣無關者塞責朝廷亦何貴有此闢葺贅
員哉心竊鄙之何敢自蹈且

天子聖明必不見罪卽罪我死分耳使澳忍于筆不能竟冒中所欲吐
憤悶約結閔默以沒負

君負國抱恨重泉矣乙未正月二十五日疏入留中二月十七日始
命大臣會議僉謂所奏雖于律無應得之罪然七可痛心情由甚毒欲

宣之死
上意且惜公不聽改議杖徒甯古塔

上猶憫之免杖安置尚陽堡公怡然就道士大夫送出國門公以見理
頗明持心頗定二語告之此可觀其所學矣既抵戍所褐素蔬食時手

一編伊吾不懶閒與諸遷客辨析疑義不及世事若將終身焉未幾以疾卒則丙申五月十八日也得年五十有九訃聞

詔令反櫬葬于故里公之居官居鄉諸懿行詳同邑單學士若魯志中余取其死諫一事為當代所共仰者特著之公諱裊字龍袞澹園其別

字先世自棗強徙高密祖懋桂萬厯乙卯舉人同知淮安府父衍庚母韓生四子次即公天資明敏讀書能強記年十六補諸生旋廩二十人

中明光宗朝膺選貢崇禎丙子舉于鄉順治己丑試禮部中副車已考授內院中書舍人克勤厥職

上常自屬之適臺垣缺人命簡諸郎曹文行無虧者試之公得首拔補禮科給事中尋轉兵科娶

郭氏繼娶王氏劉氏子二人光早夭次繼祖諸生孫爾立歲貢生文行足世其家即屬余為公傳者

張貞曰於乎世人見公之朝上書而夕獲罪困阨流離至于殞生以為君不知臣未有如我

世祖之於公者而不知議者欲死之上弗忍也大杖遠徙

上弗忍也及讞顧侍御之獄則云在戍言官如李某魏某不可以罪人
論會須用之一日觀楊忠愍草疏傳奇曰李某忠直其流輩也且逃人
跡面之法悉用公前議貞竊謂

君之知臣未有如我

世祖之于公者夫人特患不見知于

君耳今既知之矣雖不及復用又何憾哉又何憾哉

黏本盛傳

陳壽

黏本盛字道恆一字質公其先金完顏撒改長子曰黏沒罕子孫貴盛
以名爲姓累傳至黏合重山杜元太宗爲右丞相黏合重山孫博溫察
兒知河中府值世亂棄官浮海抵泉州始居晉江九世至洪錄明萬歷
四十六年舉人知江浦縣有循績祀名宦祠以強直忤要人罷歸開壇
講經卒鄉人祠於學洪錄生本盛弱冠補安溪諸生從同邑儒者林學
曾林孕昌游崇禎十二年舉於鄉

大清初試授河南推官時刑榛初刻瘡瘠木起至則務平反鋤蠹蠹恤
羸矜孤出冤獄重辟十餘事常謂司馬遷稱申韓善刑名之學而原本
於道德後人習其說見刑名之慘刻則誣爲道德之流弊不知道德本

在彝倫日用其旁皇周浹雖不期於刑名而刑名遇之乃自至誠肫摯道化洋溢也久之諸亡命假僞王倡亂本盛以計擒其渠事定所株連數千人多全活郡人祠祀之兩府交章荐於朝世祖章皇帝方以臺諫缺人命取天下推知選補臨軒親策授本盛給事中歷吏戶禮兵刑五科前後疏五十餘上其大者曰修鹽法曰議勸墾曰責成屯鹽驛傳曰亟籌軍需協餉曰鼓鑄事例曰買銅橫弊曰六部陞轉末議曰銓選未備規條曰大計宜破積習嚴條例曰監司宜優久任收治效曰裁外職以恪職守曰并小縣以免供億曰請重刑官曰詳校律令曰定合祭之位行告配之禮嚴壇壝之禁修演樂之堂頒儀注之制肅陪祀之官曰正北嶽渾源之祀以明國家治統之無外曰復周公先聖之祀以明列聖道統之相傳曰正禮樂之器以彰國制曰復節孝之表以維風化其為桑梓言者曰鹽折歸縣曰嚴禁私派摘伏不傷和平彈劾不避權貴正色立朝垂二十年順治末海寇鄭成功跋扈本盛密陳戰守機宜及兩島平言頗中本盛常謂進言者自為地尤當為

君父地又謂屬草必足動天地鬼神而後可告

君親僚友以此箴諸座右故所言多見納

世祖以爲才嘗侍從前驅馬蹶

世祖攬轡待之其眷顧如此康熙五年定制舉雲南鄉試以本盛主之雲南用省臣主試自本盛始是年解額最夥省士二十七人平西藩下士百六十一人他時未有也本盛素談道家水火升降之術善導養年六十七卒所著有道學世家像贊忠書天中理牘道養初乘道德經續

注眞試日記

王命岳傳 陳壽撰

王命岳字伯咨一字恥古泉州晉江人受易於漳浦黃道周少負大志貧甚常藜藿不充崇禎十二年舉於鄉鼎革之間更嘗艱厄

大清順治十二年第進士選庶吉士

御試平定雲南貴州策命岳對曰乃者雲貴區區之地未入版圖伸臂而擾沙寶盪足而蕩蒼梧勤

天子南顧之憂殊甚方命輔臣經略五省漸屆三期蕩平之勛垂手可待臣不虞功之弗集願患急於收功而反以害成今天下瘡痍未起哀鴻未集物力未復營建未備此宜急爲休養之時而不可以數動夫以

湖南一方用兵至竭天下之力以赴之昔者楚貢已足當天下一分之
一今楚賦留辦楚事而大江南北咸有協濟茲協閩又見告矣東南之
賦何由供億急於餉楚必縮於解京根本之圖何由充裕此臣之所大
慮也又發卒以赴湖南歷燕齊中州下逮沿江一路皆必經之地且有
踐更有瓜代再歲之內送往迎來郡邑疲敝閭閻悉索邊境未闢小醜
未滅而腹心之區羣情嗷嗷已薰然喪其樂生之心此臣之所大憂也
古者實貴爲不寶之國至明洪武開以雲南文物富盛有類中原乃因
雲而開疆于貴然惟正之輸不足以供縣官徒示王者大一統無外而
已今使蠢爾能退處雲貴如宣撫宣慰鼠穴自活雖置之可也而上竊
巴蜀以窺長江下數擾兩粵郡不爲扼塞則必有燎原不可嚮邇之勢
且今所謂孫可望者志不在小亦行煦煦小惠結納民心民固易愚而
我師患民之愚數行戮殺蚩蚩之眾惶惑彼此莫知適從此宜行仁布
惠收拾人心以勝之未可以兵力爭也所謂本謀者也幸李定國貳於
可望可望欲東則懼定國之議其後徘徊顧瞻進退維谷二賊自相持
而我因得以用其扼塞此

宗社鐘鼓之靈也以臣之愚宜勿急定國以分可望之勢急定國則二

賊之交合而三楚之形危緩之則定國終爲可望內患非徒勿急之已也又因而行吾閒使二賊自相疑忌則吾事固已大濟所謂秘道者也察可望所據之地巖險彼既不出我亦不宜輕入輕入則舍平原而爭能于九折峻坂之間我喪其長技而彼得施其譎謀以臣之愚并宜勿趨可望而以守爲戰以屯爲守作內政以寄軍令固稷鋤以藏鈞戟故荆襄之屯舉則巴蜀戒其東門郴施之屯舉則雲貴戒其北門我本勞也屯舉則我逸而待彼之勞我本賈也屯舉則我飽而待彼之匱此所謂反利害之形易強弱之勢兵家之微機也昔羊祜窺吳亦屯荆襄王濬王渾竟藉奏功祐屯以收下游今屯以平上游道固不可一端盡也大意得焉耳兵屯而因有廬舍有廬舍而因可以屯爲家而不數動踐更瓜代可稍省而腹心之地無復騷擾俟兵食旣足國勢益張然後乘驟攻瑕以抵孫李之隙此可以振蒙發落取之聲色不動者也何雲貴之難平哉

上異之擢工科給事中上經國遠圖疏曰今國家所最急者財也歲入千八百四十一萬有奇歲出二千二百六十一萬有奇出浮于入者四百四十七萬有奇此四百餘萬者

皇上卽日令諸臣焦思持籌竭盈朝之心計以臣度之不能措至數十萬兩國體已傷民心已愁甚非長策也臣因通計國用所以不足之故皆由養兵耳各省鎮滿漢官兵俸米草豆之費至千八百三十八萬兩零大兵所過芻秣之費約算百四十萬兩其在京王公及百官俸薪披甲月餉不過二百萬有奇耳則是歲費二千二百萬餘兩者凡十分在養兵一分在雜用也臣因思今日之事不宜再議剝削以給兵餉而當議就兵生餉之道今河南山東湖廣陝西江南北浙東西江西閩廣之地或因兵火或因水旱荒田極多宜令各省駐防官兵分地耕種稍做明洪武中屯田之法初年猶煩有司給與牛種耕具餼糧次年之後各兵皆自食其力便可不費朝廷金錢此其爲利甚溥而今日不行者由於有兵冊無兵人也古者郡縣兵丁皆有什伍相配千百成旅將帥因而轄之耳今將帥所隸兵丁多以僕從充數下至廚役優伶皆應兵名其實能操戈殺賊者十不得二三也故食糧有兵充伍無兵官有陞遷兵隨官去旣無定兵難議屯種爲今之計當先核兵每府各有定數之兵官有升降兵無去來然後可給地課耕漸收富強之利如湖南福建廣西與賊相持之處數有震隣宜勿遽責耕種其餘各省平定之地及

去賦二三百里而遙者皆可耕種以給兵食因人之力與地之宜一歲便可生財至千餘萬緣事體重大羣情憚於舉行故因循苟且不過議節省某項清察某項以爲生財之至計譬如盤水何益旱田臣見今日因賊而設兵因兵而措餉因餉而病民因病民而民復爲賊展轉相因深可隱憂故爲

皇上籌經國之遠圖而不爲苟且目前之計要在力破因循以實舉行斷無不可核之兵斷無不可耕之田斷無不可生之財論事甚艱課功甚近者也

世祖章皇帝惡天下貪官污吏令犯贓十兩以上籍沒其家然糾墨之章猶日聞命岳上疏曰今法愈嚴而貪不止者何也臣愚以爲皆由舉劾不當耳所舉未必皆賢故舉不足勸所劾未必皆不肖故劾不足懼人人皆思圖目前之利以爲善事上官之資則雖日懸懲貪之令而貪必不可止當明季時撫按啟事不實廉謹者包苴不入門則目爲罷輒貪饕者金帛相承奉則盛稱幹才甚且糾爲貪者皆真廉獎爲廉者迺大貪黑白倒置濁吏橫行民生日蹙馴致亂亡興言前事足爲殷鑒皇上乾綱獨攬羣吏承風諸督撫必不敢公然顛倒是非以負朝廷而

臣因貪風未息不能不請責成於督撫按也臣於目不經觀之事不敢指陳卽如去歲陝川督臣金礪首薦左布政黃紀及興屯道僉事白士麟尋爲巡按陝西御史王繼文特參貪污督臣奉

旨罰俸使非按臣執白簡於後則黃紀白士麟方且以薦剡望內遷矣此一人之身而督薦之按參之者也又如金礪薦舉分守關內道左參議何承都尋爲道臣糾參金礪復疏稱藩司黃紀初揭何承都考語甚優及紀被劾仍覆揭何承都貪婪事跡此則一人之身而始薦之繼參之者也又如偏沅撫臣袁廓宇初薦永興知縣周渾旋因士民赴訴乃始具題檢舉爲有司縱蠹等事此又一人之身而始薦之繼參之者也卽是而推則向之官評不可問者恐不止一二人一二事已也夫舉劾

關係勸懲其事甚重宜親訪審確然後可入告

君父之前其游移無定條賢倏愚非輕率失詳則線索由人至於賄賂偏私又臣所不忍逆億於諸臣者也前事業蒙處分臣不必更贅今復陳及之者以見督撫按舉劾未必事事審確所宜立法振作慎重將來

自後凡遇督撫按舉劾疏上奉

旨下部者吏部當參酌公論果有賢者見毀不肖者蒙譽部臣據實覆

駁毋得止憑原疏覆與紀錄革職字樣如部臣耳目有限科道臣皆得
執奏駁參庶賢否辨而吏治清民生其有賴乎又按臣原有都察院考
核甄別雖賢愚不齊而黜陟亦隨其後至督撫本係重臣且多久任銓
臣言官歲有外轉人懷瞻顧恐一旦爲外吏仰鼻息於屬下故言官參
督撫者絕少伏乞

皇上特發玉音責成請督撫更新洗滌勿以喜怒爲低昂勿以厚薄爲
愛憎務令簡別精實以稱

上旨每歲終仍命銓臣憲臣同加考核某督某撫舉劾當否詳具以聞

聽
皇上甄別而取舍之庶幾本源既清末流自淨是亦激勵大法以倡率
小廉之一助也轉戶科再上疏極陳漕弊曰臣比見巡漕臣侯于唐疏
稱大河衛旗伍畝齊屯丁宰牲祭神訂盟釀變通邑碎膽則是弁兵不
安於兌糧百石加銀五兩加米五石之定制而爲此糾眾倡亂之舉也
此軍情之大可隱憂者也續據侯于唐疏稱常熟縣民蜂擁道署吶喊
之聲震動天壤打入大門執事齏粉則是弁丁必欲多索民情必不能
堪而爲此糾眾倡亂之舉也此民情之大可隱憂者也夫人心可靜而

不可動聖人見微而能知著臣竊謂今日謀國者不可不慮事深長蚤
爲之所使處置得宜則軍民俱可相安於無事臣於去歲十一月上漕
弊勢重難反疏言水次之苦抵通之苦業經部覆責成所司奉
詔遵行使臣疏果能盡法力行則運官五兩五石之成規固恢恢平有
餘地而向求多於民無已者此輩疑責成之語徒付空言一旦抵通種
種需索仍存也又河兌一事部覆稱應依舊兌放倘有混籌搶籌方聽
倉場臣察參究治尙未詳所以防混搶之法也臣謂事勢當極重難反
之時不立大法不足以革人心不破情面不足以立國法所謂立大法
者如臣前疏所云各衙門投文每船費其十兩有包送之保家各衙門
常規每船費又十兩有代斂之走部過壩則有委官伍長之常例車戶
窮頭之偷盜交倉則有倉官書吏之名色僱長住戶之要挾頃經倉場
出禁諸蠹果能斂手奉法則可如復仍前需索必致弁丁掛欠當聽該
弁首告果贓證審確卽就本犯追賠仍發刑部從重究擬者也所謂破
情面者河兌混籌搶籌之苦漕臣倉臣言之屢矣卽部臣亦心知其弊
而竟若付之無可如何者則情面牽掛于胸中也此搶籌混籌者聞多
係旗下之人一當河兌十百擁擠數鞭齊發眾丁皆逃運官一人之耳

目安能防百十之手足目一轉瞬則去米十斛動手一搶則百籌皆散
故兌米一萬僅耗千石猶以爲幸也諸臣往往隱容回護卽有抱冤而
控登聞者又復窮詰以是何姓名令其指實人雜面生則弁丁之辭不
得不窮嗟乎在漕諸臣僅知所搶者爲運弁之米粒而不知爲百姓之
脂膏卽是朝廷之國計也混搶之後又致弁丁掛欠欠多力窮敲扑不
前在弁丁拋必死之餘生而國家已擲難追之成數今國餉告匱司農
仰屋何不就河兌一事詳立法度禁其混搶一年之內便可加收數十
萬之擔石以還朝廷誠非細末也臣前疏所謂弁兌與官官兌與旗部
覆旣恐耽延合無請
敕倉場二臣每遇河兌開輪一人監視如有前情立行題參方今任事
正宜一馬二役躬巡河干頃刻率至如風如雨乃能盡清夙弊庶盡職
業如仍前因循不立成規再有混搶別經訪聞臣惟有白簡從事而已
臣維國家財賦半出東南而東南百姓苦於運官已極運官又有種種
之苦不得不苦百姓故屢進本源之言冀以恤民力而消隱患耳時閩
中亢旱命岳以爲海氛未息瘡痍未起飢寒所迫必爲奸盜疏請六事
曰緩徵買糶勸賑催協餉嚴奸盜安置投誠十五年調兵科會楚中用

兵而江浙等省協濟軍儲閒出民間舊欠及官吏贓罰懸逋數載雖
嚴旨追迫猶不時應命岳上疏言疆場之事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況可
久延歲月協餉就外撥支終非通計不如使江浙各省新舊正雜錢糧
盡解京師而別撥淮浙鹽課及戶工二部關稅額銀如期解充楚餉庶
資騰飽又見戶部題稱十三年正月撥江南贓罰銀十五萬兩解交閩
餉至今二載所完尙不及三分之一今海島未靖固山提兵駐劄而海
澄公黃梧增兵四千總兵蘇明亦增兵一千臣愚謂閩餉亦宜與楚餉
一體更張庶不至以塵飯土羹餒三軍之銳氣貽國家之深憂也命岳
每言國事輒以屯田爲急至是又疏請復軍屯衛官曰臣見今日小醜
未盡用兵未休有事之地師行糧食費固不貲無事之地郡邑鎮兵亦
需芻餉是以闕外日苦無米之炊司農計絀點金之術不得已取閩左
編民而催科之迫窮夙昔取二三有司而考成之算及錙銖官心惶惑
民心怨咨舉朝臣工惟以督責爲效忠以參罰爲盡職但顧目前之計
而無百世之規臣恐就令悉索財賦當茲軍興旁午之時求足目前尙
未易言況民窮勢變所伏隱憂又有在意計之外者然則久安長治之
策不可不亟講也蓋富強之法莫踰兵屯古人之無一不效今人言

之無一肯行臣於十三年五月敬陳經國遠圖疏已議格矣今臣且亦
宋望諸臣以兵屯竊謂前明軍衛屯田之制田不可不清官不可不復
也當洪武中養兵百萬不費民間一錢者恃有軍屯耳今天下各衛所
不具在乎各衛所食田之軍不具在乎一舉而清之國家可崇朝而得
數百萬之餉可崇朝而得數百萬之兵臣請備言之自我
朝定鼎以來勝國指揮千百戶等官悉落職不襲官既落職軍獨擁田
此於理爲不甚安矣又有典兌於鄉紳富民之家者揆之國法益復舛
謬雖曰今日屯田已派入民田納糧其實在勝國時屯以養軍亦未嘗
不輸糧於官也勝國食屯之軍有百萬軍之用今日食屯之軍竟不得
一卒之用豈不重可惜哉臣按天下屯田皆地極豐美歲足登收請按
籍而稽其現屬舊軍管掌者報名於官官給新帖人有限田歲時操練
以備戰守無漕之地專禦封疆有漕之地更番運漕其有絕戶無人或
有人而典兌於富民鄉紳之家者許令自首以歸於官官選經制之兵
以補受屯之軍亦人有限田歲時操練與舊爲伍如此則經制之兵不
必處處皆設按屯之數可以得兵養兵之費不必仰給司農按屯之數
可以得餉餉何患不足兵何患不强臣又觀今日漕事之壞皆由旗軍

無世職之官統之故軍熟而官生軍猾而官懦今既清屯田必復設指揮千百戶等官以

本朝勞久功多之臣膺其任世其子孫無漕之地專固封疆有漕之地即使領運官有長于孫之心卽有護桑梓之念而債率虐民之患息軍有世管之官卽安受約束之條而奸猾偷盜之弊亡此臣所以因清屯而請設官也今

皇威遠播革而來歸者鱗集麋至

皇上嘉意招徠大者加之五等次者咸與高官此曹感激

天恩料無反側而朝作寇於茲土夕拜官於其方向來被害之家兩情未能相忘似應處置得宜方爲盡善臣愚以爲果復設指揮千百戶等官不妨以新附之弁擇其功高行淑者亦膺是任量易其地勿在本省俟立功勳一體世襲彼欲爲子孫計長久必復益勵忠貞克終令德此臣所以因設官而并及安置歸命之人也尋請專官清丈荒熟地畝曰謹按各省除荒之數歲縮銀五百五十萬兩有奇而除荒之地河南山東爲多二省冊籍不清尤甚他省兼有以熟作荒者亦有以荒作熟者以熟作荒既除荒之地是也田則連阡累陌冊則水流草壅豪強收不

稅之租公家喪惟正之鑑如是者病國以荒作熟者則興屯之籍是也
荒田既已不墾乃取里中而均派之每田一頃令加坐一二十畝不等
於是設虛冊編假丁上下相蒙以欺朝廷而真以熟作荒者反無清察
於是官報興屯之數以博一日之功名民受抑勒之害竟釀他年之逋
欠如是者病民而究以病國夫朝廷日議搜括議節省蒿目維艱而空
拋此就地生財數百萬金錢以飽豪右之腹豈不痛哉大約各省以熟
作荒居其八九以荒作熟居其一二而河南之弊甚於山東去歲奉
旨令撫按選廉幹官履畝稽覈而各撫按委擲故紙奉行無狀伏乞
皇上慎選御史臺中清正骨鯁不畏強禦者二人督察二省田地不理
刑名不考貪廉惟嚴率諸州縣履畝清丈編造魚鱗圖冊勿爲限期以
盡其才丈冊既繳不時親自行丈按圖覆核有昏毫蠹贖不能履畝者
奏罷之有因仍前弊隱懷欺蔽者奏請擬罪有輕重不均賣富攤貧及
騷擾里甲派取供應者奏請重治臣料竣事之後就此二省能爲國家
多增百萬金錢而包屯罔上之弊亦以一清其餘各省察其除荒多者
如例均丈此足國宜民之大道也疏奏奉
詔舉行而命岳已請假葬親因上事宜十餘條曰發田賦文冊及丈地

成規造魚鱗冊給關防定舉劾與官民更始明州縣之界分荒熟之實
嚴丈後之罰懸代丈之賞立虛丈之禁與科派之禁省騶從之煩與供
億之費雲南軍興歲餉九百萬兩有奇而總括一省正雜賦稅銀止十
六萬一百兩有奇國計日絀命岳憂之疏言九百萬兩者天下正賦其
數尚不及此以盡天下之正賦而奉一隅之滇南以九百萬之金而營
十六萬金之地若費未有止則是糜數千萬之金而營十六萬金之地
竭百姓之脂膏以事邊兵則國必虛國虛民怨天下之患不在雲南之
餘寇臣恐枯木槁竿皆可爲梗蕭牆盡伏戎矣臣愚聞雲南餘寇比者
遁入孟良彼處土夷各有世守外兵入其土地暫可勉強供億久之必
懷吝惜又久之必生疑忌國家但能愛養遺黎招徠流離仁聲遠播必
有繫其頭而來歸者可無事張皇與師窮荒搏戰然臣度今之議者必
曰餘寇未盡未可安枕入旗禁旅必不可撤六萬綠旗必不可裁臣言
必不屑用也臣思其次則留八旗之禁旅足六萬之士兵而急議兵屯
以紓國用古者趙充國辦羌且戰且耕諸葛亮伐魏且耕且戰此二臣
者豈有三面六臂大異今人不過視國如家鞠躬盡瘁則經濟自生耳
憶臣入垣首議兵屯而封疆諸臣覈疏難之前事遂寢豈有能毅然爲

朝廷力行此事者無已臣復思其次按雲南原有舊屯計萬一千一百七十一頃零科糧三十八萬九千九百九十二石零皆現有原種之軍今當

敕令巡撫令其責成原軍換帖領種永爲世業軍既領田卽爲我兵籍其丁壯復成勁旅如軍故丁絕口人代墾願爲軍者卽給新帖許爲世業不願爲軍卽爲官佃歲納官租兵燹之後牛稀種絕宜暫發撫臣二十萬金聽其買牛辦種借給軍民牛孳種收經年銷算二十萬金必無虧損又可以收復三十八萬九千九百九十二石之舊額不惟此也官收額內軍餘額外米粟旣登價直自賤倘邀天之庇每粟一石價可三金則視今年之每石十二金者已省朝廷餉費四分之三矣况賤於此者乎惟是催徵之官宜責成本府州縣令其徵收或本或折仍照前明萬厯則例一切濫加悉與蠲除庶人樂急公野無曠土屯事之成此一又當嚴禁主客兵丁勿擾屯軍屯民邇來驕兵悍將不肯耕以擾耕人則膽張眉動牙開爪攫卽現熟者猶去其鄉况新闢者誰不棄土必使撫臣得行其法然後耕人得保其業屯事之成此又其一至于民地荒蕪旣多其有主者給以牛種量收本色仍課正供其無主者一體

募人耕耨收其西成屯事之成此又其一黔國世鎮雲南各府置有社
田不載有司冊籍宜訪沐府經管舊員令其開報熟者收其籽粒荒者
一體募人耕耨屯事之成此又其一臣惟平西王一意辦寇撫臣袁懋
功一意辦屯庶幾兵食兼足不至竭天下之物力以奉一隅以釀禍患
今時屆仲冬轉眼改歲臣及今不言則明年之計虛事在旦夕難可遲
緩

世祖可其奏詔發銀十萬兩聽督撫備牛種耕具修復舊屯命岳之請
假也朝廷方有事勦海命岳既歸里則密訪賊中情狀具方略及還朝
疏言賊以舟楫爲家室習於海戰我師皆北人不諳水性與賊翱翔于
巨浸洪濤之中非萬全之計方今上策惟有把截隘港禁絕接濟信賞
必罰申嚴號令輕徭薄賦與民休息使民不爲賊賊不得資遲之又久
必有繫醜而獻闕下者今督撫提督及都統八旗兵馬分撥汛守已足
辦賊

皇上又命靖南王移鎮閩省臣謹就今日之事權戰守兼用之方爲靖
海四策一曰審長短之形明布置之法二曰知接濟之途與物三曰收
難民之心以破賊訛用反閒之術以攜賊心四曰芟除土賊以孤賊黨

安插投誠以消隱患浙江右布政使員盡忠營私結援吏部奏遷廣東左布政使

制已下矣命岳特劾其貪穢請為粵東殘黎驅除大惑

世祖褒歎曰非王命岳莫敢言也

聖祖仁皇帝即位奉使廣東卻尚藩贈金還遷刑科都給事中疏言粵東東北隅有南澳者居閩廣之交前明設副將彈壓其地我朝定鼎以來未入版圖為賊黨陳豹所據與廈門聲息響應相為犄角粵中接濟則以南澳為藩籬故在賊為要害之地在我為門戶之虞也搗廈門則又以南澳為藩籬故在賊為要害之地在我為門戶之虞也去夏萬祿等以銅山投誠廈門王庭之兵搗其南南澳陳豹之兵蹙其北常山首尾之形大可見矣故廈門滅南澳勢不能以孤立南澳撤廈門勢亦不能以獨存則南澳不可以不圖也比年以來我師數窺廈門而未嘗一議南澳陳豹之安心弛備亦已久矣此可以輕舟奇兵出其不意而襲之甚易易也又陳豹年近六十銳氣銷滅若用得其人開陳利害許以爵賞招之使來或即翻然改圖棄暗投明亦未可知也伏乞皇上敕下平藩密議勦撫二策孰優臨時應變機宜如何要以臥榻之

側不容鼯睡必當致陳豹于廡下清南澳之窟穴則廈門之賊失其左右手掃靖妖氛在此一時又以肇高雷瓊諸郡兵飢譁且叛疏請速議處置言皆剴切會朝議欲裁天下教官以佐兵餉命岳抗疏力爭乃止嘗與王大臣廷辯國事侃侃無所撓語聞

聖祖爲動容尋以議獄坐謫康熙六年夏畿輔大旱

詔求直言命岳自傷身在事外猶草民間利害諷有心者入告嘗以天子沖齡宜幾暇披覽古今爲法戒乃錄夏商周以來至元明故實名曰千秋寶鑑書垂成未進而卒年五十有九卒後朝士每稱其風節輒咨嗟太息思得其人若憶汲黯而需田錫有恥躬堂文集二十卷讀易雜卦牖中天及讀詩雜記附焉

鄒給事之璜傳

高業

鄒之璜字爾佩順治五年恩貢康熙二年授在平知縣八年擢給事中需次京師會編修陳志紀上疏論諸督撫貪婪不法狀引第宅園林歌舞之盛爲據

上初是其言俾指名是時諸督撫之歸京師者懼甚各營救周有德巡撫山東時戶部郎中陳凝祉持志紀書刺往謁有德遇之薄凝祉者志

紀父也至是懼志紀怨已屬給事中李宗孔御史季振宜及之璜居閒
解其事志紀奏對時已及有德名不可解摭列郎廷佐張朝璘許世昌
暨有德名以奏

詔廷臣鞠治有德遂發志紀書刺志紀亦陳有德屬宗孔等營救狀宗
孔振宜皆不承獨之璜不肯志紀對曰有之時廷臣怒志紀甚並怒之
璜卽馳奏有德語謂諸臣貪婪無據難坐而第宅園林歌舞之盛例不
應有罪志紀坐誣罔流甯古塔因請

上親鞫許焉是爲九年五月四日也明日

上御左翼門九卿畢集鎖志紀等入朝土無不股栗志紀懼甚語錯亂
有德等奏辨如廷臣語志紀不能置詞先是春三月久旱

上禱雨宮中不茹葷者數十日振宜宴集世昌別業觀劇別業隣之璜
邸舍以故志紀心識之至是怨振宜之不助已也奏其事未及指振宜
名振宜歷階而上自言曾觀劇世昌家詢月日非齋戒時不問志紀益
錯亂多蔓引賴

上仁明皆不問之璜懼與志紀俱流也更奏官在平時有德歲勒取驛
遞銀若干兩有德辨語滿語

上曰汝滿語鄒之璜不能折汝矣因下法司按驗年餘奏有德無是事之璜削籍

上曰有德有是事遂亦坐削籍初侍讀學士熊賜履於輔臣時上疏陳時政被

恩遇詞臣因多上疏言事至是左都御史艾元徵上疏禁詞臣言事著為令戶科給事中妯文然上疏停鎖禁朝臣例亦自此始志紀字雁羣

泰州人已亥進士之璜與凝社同貢交至深志紀疏之璜實與聞因被其株累云

成性傳章學誠

成性字我存初名宗儒號梓菴祖建中鄉里善士明崇禎乙亥年流寇陷和州罵賊殉難事詳義烈傳父其德天姿純粹篤於內行體羸瘠不能治經生章句顧好古樂府及唐宋小說家言遇新奇可喜事輒拊掌以笑趨左而右為父母指畫陳說父母喜即充然如有所獲愛靜宜潔居室灑灑然年甫及壯而卒母祖氏殉節見列女傳中性幼孤育於祖父八歲入小學誦詩受論語孟子書強記兼人名稱童子塾乙亥之變建中一家死賊難賊擄性去賊婦有李氏者見而憐之俾匿草中明日

賊去乃免性時年十有四耳離亂中寄蹟僧寺讀書尤刻苦躁則以長繩繫足自警疾讀日夜不休既補州學生員乃從鄉人戴重問學重故宿儒得性所業甚喜由是講習日益精醇甲申歲明亡性避亂豐山倉皇生死聞未嘗廢業順治四年丁亥以拔貢生入國子監明年授秘書院試中書舍人旋舉順天鄉試成進士改中書科中書舍人需次歸家著書十餘萬言甲午奉

詔馳諭四川官吏取道自直隸山西陝西往返萬里故事使臣所過州縣例有餽遺或謂性取之不為破檢性曰我窮書生何功受州縣餽縱彼無德色性獨無愧於心乎悉謝夫愛蜀溪奇石因使輶攜數斛歸行橐空乏泊如也丁酉授監察御史巡按福建當是時大難初定傷夷未復而海寇鄭成功連合諸僞鎮與山賊陳德容廖明旗嘯聚聲勢相為響應性與當事大吏討論剿撫頗中機宜巡歷所至輒偵其要害上疏陳形勢大略謂成功團練廈門屯諸鎮老幼妻孥固眾心各僞鎮坐戀妻孥為盡死力然烏合之眾實繁有徒日分兵四出擄掠取供軍食勢不能久株守我師當出不意搗賊巢穴且謀聞賊遣僞官至湖廣偵義王孫可望投誠消息聞風喪膽不寒而慄竊謂宜以此時即整舟師出

精銳直趨廈門夫欲散賊黨先傾賊巢欲繫賊心先奪賊愛破賊要略
未有先於此事者也又福建賊勢山海相爲響應比者上游諸寇如陳
德容廖明旗張耀華已漸次歸順惟汀州山賊温丹初負固不賓臣性
從下游跋涉至汀卽與鎮道諸臣規畫攻剿形勢今賊據險爲巢土寨
堅固難以驟下方春山水暴發因便築堤遏水還向居高臨下攻其不
備寨外周布木柵防奔逸者臣恐軍久力弛減損奉給以備犒軍百里
之閒牛酒日至軍士無不踴躍歡呼銳氣百倍行見山寇就殲海逆勢
孤無援土崩瓦解勢所必至性敢竭其愚奏上頗

採納焉又上疏謂福建山海多事頻年征剿師旅繁興民窮地荒日以
益甚性巡歷所至懲別奸蠹因時興革撫之惟地所宜至於地方
情形當今利病謹取尤切要者條爲四通伏候裁擇一曰嚴汛守以固
疆圍環海要汛舊設寨遊聯絡會哨聲勢相通制綦密矣但濱海府縣
幅幘寥廓今日兵勢不能遍地設防宜擇最要之區屯兵固守明代寨
遊今未修舉雖有水師營兵戈船皆泊內港以防近地人不素習豈堪
輕試洪濤巨浸之中臣愚以爲水師之設要在得人宜求熟練舟楫諳
識水性將吏使當重任廣選舵工水手縑掟招斗惟其能者優給廩餉

不爲常格使與水兵皆寢食其內以舟爲家習礮於舟習射於陸鳥銃器械用其長技操演習熟庶幾水師可成至泉州一府逼近賊巢水師官軍宜移屯石湖又偵賊艘內犯由大墜左右兩路而來左近崇武右近祥芝今宜兩處屯兵遙爲聲援賊入則聲礮相警石湖水師當其正衝祥芝崇武之兵左右出奇而夾擊之必獲全勝此泉州之門戶也惠安之北有峯尾司久爲賊窟百姓苦其殘害望拯久矣若能分兵屯此則有城可守居民皆爲我用又泉州之藩籬也同安一縣逼處廈門兩洲肘腋之閒伏寇叵測若于高浦設屯以遏廈門劉五店聚兵設礮爲警則兩洲在其夾右亭泥石潭諸隘時出游騎往來巡哨之賊必疑畏不敢登岸久之必棄兩洲而廈門彈丸之地不攻自下矣此又泉州之唇齒也一日分界址以防接濟海逆負嶼聚集亡命彼所急者米粟舟材而已所在有司禁遏接濟商旅舟楫絕不爲通是海逆一日不滅則海禁一日不弛其勢然也然奸民乘閒規利勾通不肖兵吏困累商販抑勒屠奇或山陸貿易之道誣爲出海或布粟日用之資詐爲禁物是以他產之物遏抑不前取給無自本土所出壅滯陳朽歸於無用商賈不行物價騰湧小民生計日就窮蹙職是故也臣愚以爲先定商貨禁

例若竹木鑛鐵硝磺油麻之屬毋許通買他若布帛菽穀小民日用所
需宜聽商民轉運俾就流通惟濱海大路或捷徑岐出可通海道者嚴
立疆界明爲厲禁更立勾稽文法上自使司所治下逮諸府州縣往來
商貨俱責官牙明書左券若商民姓名材貨多少及取道所由具著於
券以時比驗則犯者自鮮至泉州出義成門達南安法口永春桃源德
化龍潭上壑峯抵尤溪縣經西芹至延平府以湖上游則去海甚遠百
貨交易均可聽民自便一日幘投誠以綏殘黎福建爲山海要衝萑苻
嘯聚之徒聞風向化漸次歸順而用武之餘人失其業以故入伍者多
歸農者少軍民雜處約束教訓所貴多方伏見投誠之後閒有悍性未
馴凌轢閭里者或詐索舊逋或脅署僞券居民亦負氣不能相下往往
訐其受撫前事竄易日月以詣訟庭所在有司惟圖苟安無事不爲受
理憤無所洩遂致自相格鬪以快其私臣愚以爲善後之計宜亟令解
散宿怨禁止羅織以廣招徠以安善良竊計新附之眾宜使合者以漸
而分聚者以漸而散近者以漸而遠消弭反側庶幾久安長治之道一
曰清營伍以遏盜源府縣編氓既有保甲諸營什伍猶未整齊竊恐一
二驚悍者流不遵教化或比匪人作姦犯科爲閭閻病如已被斥退不

歸編戶廝養傭僕混迹其中者軍吏既無民籍有司不歸版圖凡若此類難以稽考臣愚以爲當責成兵吏自爲版籍略倣保甲之制參用同居連坐之法則軍伍肅清而盜源遏矣事下兵部議行性又上疏論築堡備寇大略謂福建下游四府地皆濱海百姓處府縣者既有城郭復有防兵至於海徼之民比廬而處不獨無險阻可守且又防兵所不及救方今逆賊游魂海上每於沿海近處肆行焚劫府縣城邑近則越數十里遠或百有餘里調兵往援賊已飽掠颺去且兵來賊去兵去賊來勢難株守以備倉猝之寇蓋由居民無以自衛不能與賊稍持旦夕以待援兵今宜沿海之地度賊所必犯者無論民居多寡均出資財以築土堡多備長鎗烏銃習爲團練卽有賊兵猝犯人自爲守家自爲戰馳報附近將領以兵赴援團練之民義切同仇自能戮力夾攻賊必大創如是久之糧絕勢窮未有不瓦解者也其論鹽場利弊以爲福建東西南三路鹽課統在運司而上里海口牛田三場遠在海濱場官職微權輕寇擾之後人民藉口凋殘追呼無效潯漢兩洲梧州三場明代亦設場官其鹽折上供領于泉防同知作永甯衛軍餉後撤場官民皆稱便我

朝革除衛軍酌定變政而隴折糧差復分爲二百姓未免重擾夫十羊
九牧其令實繁省官節費經國之要請罷上里海口牛田場官領其事
於福清知縣潯溪泃洲之領於晉江涪州之領於同安一准諸此則庶
事畫一民無重累其論保甲請參用士流核丁糧請責重知府恤繇役
請禁絕灑派皆切於時事並下所司熟議施行己亥報績陞兵部主事
一再移疾去官優游且十年頗以文墨自娛游浙江與給事成肇毅交
善去之河南訪宋儒程子兄弟及洛中諸賢講學遺蹟當道貴顯者欲
招致之灑然不顧也康熙七年戊申授兵部主事歷監督南贛關稅壬
子擢工科給事中時議招募遊民開墾荒田性上疏曰臣伏見在廷諸
臣有援古證今以爲必當興屯在外督撫見地方荒殘亦曰必當興屯
臣非謂其言之盡非也但今日之屯與古不同古用兵屯民屯絕少故
決機于兩陳之閒而興屯者如曹操袁紹相拒官渡諸葛亮之出師祁
山是也有防邊寇侵軼而興屯者如趙充國金城之略是也然皆以有
人而屯非無人而先議屯也又皆當年收其利非待三年六年而後起
科也今日之屯所以不同者皆謂之曰開墾不謂之曰屯也謂之開墾
又必須本土之民非外來流民所得墾也蓋今日之荒地率皆本土之

民貧而棄之外來之人焉得入而據有其地乎且外來之人亦皆流移失業者也既云失業是已地且不能墾而乃舍之耘他人田乎今忽然興屯持朝廷數萬金錢付之何人若入荒殘之縣勢不得不責之知縣負茲重職無藉貧民不敢輕與有身家者亦必轉輾責保然後付之萬一人事不測屯利未收而本貲虧矣且必待六年而後起科六年之內官之遷移死亡不可預定官吏得以容隱爲奸內帑本貲既不可保而興屯之事亦復有名無實皆非策之善也臣近見山東河南廣東諸處有開田一萬餘頃者矣有開田數千頃者矣官司皆有加級紀錄以敘其功未嘗用朝廷之金錢也然此又可責之有錢之官而不可以責之無錢之官也臣竊以爲今日而言屯事亦祇宜責之本縣之官而不宜別設官以煩擾百姓本縣之官非不願加級紀錄所以不能開墾者官貧民貧故也臣伏願

敕下總督巡撫令各縣之官視民有力開墾者勸其開墾無力開墾者聽縣吏上本布政司請給牛種資錢視年歲豐歉量征租賦亦不必待六年之久而後起科也且是以本縣之民墾本縣之田官既易於稽察而朝廷本貲所散亦易於征收矣又上疏請獎進廉吏其略曰臣伏思

吏治不清由於督撫薦舉多論催科不問操守古稱召父杜母言其愛民如子而民戴之如父母也今薦舉之法既以催科爲重誰肯寓撫字於催科而廉慈之吏爲國家培養元氣者或以催科稍拙終無表見之一日臣竊以爲催科固屬急務操守尤爲大端我皇上所特重者首在廉吏能愛百姓也今之薦舉既有定數廉吏之催科稍有欠缺雖不得與幹練之吏並列上考亦何可與治行無聞者概置不論歟臣請薦舉之年其法合上考者舉行如故其有廉慈愛民著有成績者雖催科稍拙督撫皆特奏以聞如是則廉慈之吏爭自磨濯于吏治未必無小補也疏上

特詔報可又論學政之弊以爲今日無眞生員異日卽無眞舉人眞進士而天下遂無眞事業矣是直省督學爲人才根本之地今法止於試卷解部檢駁文字疵累謂之磨勘其奉職清慎與否未嘗一語及之是有磨勘而無考察也且自科道諸臣不敢以風聞言事貪黷之局遂牢不可破夫賄賂行於進取之塗與者甚樂而受者可安事在曖昧言路何由而指摘之伏願

密諭九卿大臣於應推督學官員毋拘資俸慎舉所知若品行端方廉

潔素著者各一二人以備督學之選日後如有營私受賂之事罪連舉
主庶貪風賴以挽回類綱賴以振舉矣性又陳民生十害以爲圖治莫
先於安民安民莫急於治害臣竊讀漢文皇帝詔曰方春時和草木羣
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困窮之人或陷於危亡而莫
之省憂爲民父母將何如乃知帝王仁民愛物之心蓋與天地發生長
養之德若有觸而動者
皇上愛民如子四海之內直無不登之衽席矣而民間疾苦尙未盡絕
者害民之事非一端貪庸之吏習焉而不能革卽有良吏亦革之而未
能盡也臣請歷陳其弊一曰衙蠹之害州縣胥役多用市井無藉奸民
始以小忠結長吏之知旋以小利餌長吏之欲內外潛通奸宄叵測公
差所至雞犬不寧民之受害一也一曰抽豐之害地方官吏豈無私交
舊識朝去暮來叢林道院寄寓關說曲直顛倒含冤莫伸民之受害二
也一曰歇家之害凡鄉鄙錢糧訟獄之事不能遙辦必投在城所主之
戶名曰歇家此皆地方積惡之徒一投其家錢糧則多被侵蝕訟獄轉
致繁興民之受害三也一曰奸豪之害大奸巨猾武斷鄉曲凌弱暴寡
小民敢怨而不敢言民之受害四也一曰上官胥吏之害自總督巡撫

及布政按察諸司所用吏胥皆出州縣之民每與州縣長官分庭抗禮
往往居奇關說民事不肖有司甘心媚竈言聽計從民之受害五也一
曰佐貳之害斷獄聽訟長吏專責乃丞簿佐貳濫收呈牒擅行勾問民
之受害六也一曰越訴之害人命竊盜婚姻田土法聽知縣受理而奸
民譸張爲幻上控督撫或投司道株連蔓衍飽慾乃休民之受害七也
一曰雜派之害民間地丁條銀由單是據而顏料本色蓋緣時價低昂
未能豫定不載由單州縣得以任意苛斂無從稽考民之受害八也一
曰放債之害百姓十室九空朝不謀夕市會無藉之徒乘小民一時之
急違禁取利名爲逐什之二其實逐月合券計利已在七八俗謂放印
子錢甚至折沒妻孥不能振拔民之受害九也一曰縻夫之害凡近驛
路人家郵傳往來絡繹不絕每每強捉人夫挽舟負輿逐村更換甚至
衰老童幼僕僕道途民之受害十也凡此十害往往形諸彈章略可概
見從前縱有條禁或陽奉陰違或始遵終悖若非三令五申未免一木
百蠹請下所在有司每季書上不蹈十害結狀申送大吏按驗稍有發
覺治以殃民之罪庶民隱得達而民生遂矣時天下漸承平州縣吏治
閒有葛冗性上疏論風俗及教化致治之源其略曰臣聞唐虞三代之

世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比屋有可封之俗風化之美稱極盛矣兩漢忠厚名節尚爲近古降至後世則有政而無教此治日少而亂日多也昔賈誼有言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嚮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今之課吏以錢糧盜案無累者爲高等而教化之道置之不問則是今之薦舉卓異當世稱爲大才能者皆昔人之所謂務刀筆筐篋而不識大體者也臣見近日風俗之壞而知教化之廢也久矣如奴僕告家長營兵許將領扈承敬以弟子而執其師常之傑以親子而擊其母奸回之聚眾辱官豪紳之滅倫干紀諸所謂下犯上小加大強凌弱眾暴寡之習見於章表者比比而是而閭閻之不及知者又不可勝舉也以皇上帝舜之君未臻時雍於變之化豈非守令不得其人急簿書而忘教化俗吏多而循吏少之故耶漢黃霸爲潁川太守力行教化而後誅伐其時之孝子悌弟貞婦順孫日以眾多天子下詔褒揚有賢人君子之稱其他良吏或以兄弟爭而任咎於己或以母子怨而譬諭其家皆載在史冊成一代風俗之美凡所以綿國祚而維世運者固非僅旦夕之效而已請下督撫大吏嚴飭所司如鄉飲酒禮務取年高有德足以矜式府縣不得猥濫充備員數道學考試舉措優劣必合輿論州縣旌

別淑慝不得因循避怨善或有錄而惡不敢書復社學以教訓子弟講鄉約以召集耆老舉節孝以維風立義塚以厚俗凡此皆興教化崇禮讓移風易俗之大端向不入於考績有司視爲弁髦以致風俗凋弊今請薦舉書考有不力行教化如前所列數端罔開成效者簿書雖治亦不得與於卓異之選如是則吏皆循良而民多興行矣又上言布政司官不宜攝巡撫事布政司錢糧文案惟巡撫得而稽之巡撫關防歸布政司恐有更易竄改以便其私者部院曹郎無事不宜數謁尚書侍郎私第府縣官吏於百姓猶父母也不得取部民女爲妾婢諸關監督稅務者不得僅以錢糧如額運銅無欠爲稱當考恤商之事與者凡幾病商之弊除者凡幾性由給事中擢掌科印前後四年章疏大者凡數十上皆切實有當利病

仁皇帝雅知性喜爲文詞俾與翰林詹事諸臣試文字性嘗被疾遣禮部及太醫院官就視邸第時論榮之丙辰以疾請骸骨

上曰成性居官清慎方欲大用而今以病告賜加秩一級遣歸非常格也里居凡三年卒年五十八性樸訥好學初從戴重遊重謂性穎悟因屬以著述順治己丑成進士爲蔚州魏象樞所薦象樞故名儒數與性

往復討論至於尋孔顏所樂象樞曰孔子之樂在不怨天不尤人顏子
之樂在不遷怒不貳過子思之樂在不陵下不援上孟子之樂在仰不
愧俯不怍性曰宋儒言氣質之性欲申性善之旨而實違性善之義不
若孔子所言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時論以爲知言方督關南贛贛州知
府孔覺所經歷毛倬人及宿儒彭受之相與卽濂溪書院爲講學之會
性撰會約數章其旨主躬行實踐謂講學者當平心易氣虛已下人卽
有不合亦宜熟復之不可自以爲是昔張橫渠一夕與二程論易次日
語人曰二程深明易道吾所不如伊川見橫渠訂頑以爲是起爭端改
爲西銘且曰自孟子後未見此書吾兄弟無此筆也觀此則見二子舍
己從人取人爲善可爲師矣時有畏人譏議欲輟講者性曰聞謗而輟
則必聞譽而作作輟由於毀譽是好名也或言學貴躬行不貴乎講性
曰講學所以爲躬行也不問程而行道鮮不謬矣或問朱陸同異曰同
是堯舜同非桀紂同尊周孔同排釋老同以天理爲公人欲爲私三綱
五常仁義道德無有不同學者不求其同惟求其異非也撰成子迂言
數萬言多身世自警語性清介歷官幾三十年家無長物推南贛關其
妻從求一簪不許或詰其故則曰一人簪則人人思簪矣一簪與則事

事如簪矣以父母之身千秋之品顧博親戚交遊且夕歡非愚之至不
及此初巡按福建時兼攝鹽政故事鹽賈有贖緩充使者橐性謝去無
所染與友人書以爲賢哲立言澁粗無精靈近無遠生平自處以甘貧
有恥爲第一義而其要在平斬絕俗情宮室妻女所識窮乏不得擾擾
爲此心累足矣又讀司馬遷報任安書觀李陵爲人自守奇士曠然有
得以謂自守而謂之奇士非李陵不能爲非司馬遷不能識也陵之言
曰刀筆之吏弄其文墨遷之言曰交遊莫救視左右不爲一言以此見
二人皆自守士後代論人則以自守爲愚夫矣其持論多類此亦性之
本趣也然天資灑落不屑屑較量彼我有市兒驟向索魚錢性實未市
魚市兒固不去則稱貸與之家人請其說性曰與之息爭其味與食魚
等飲酒肆中有客詠李賀詩呼與語則遠客不能歸卽出袖中金贈之
時方夏猶春服袖金蓋將市葛者也性位望通顯然自少邁凶閔追念
先世未嘗不獻欬著百思草及先節家烈猛省諸篇以致其意文多不
載錄其猛省篇曰秋夜不寐委體於篔簹之上顧此六尺思我二人展
轉興懷喟然長歎嗟乎非父母安有此身今有此身又安有父母哉念
此身庇賴妻孥衣食臧獲至于族屬戚黨及居同里閭之人亦迭有乾

餽以相遺問哀哀我父我母生我劬勞昊天罔極而曾不得我一帛之
温牛菽之養然則父母奚樂乎有子也古人朋友相念則託以蒹葭之
詩申以雞鳴之候卽偶所止宿他日追維猶念其村墟草木不能去懷
而以我屬毛離裏之人九原莫作黃壤長埋風雨晦冥之夕寒鴟嘯乎
松楸野狐走其壙穴此其爲情殆不堪憶矣而爲之子者非賓筵高會
卽偃息在牀非博塞嬉游卽徵租築室自私自利蚩蚩若將終身亦曾
思我父我母鞠之育之遂有今日耶或曰揚名可以顯親奚其憾無論
齷齪之名未必揚也卽使主父五鼎蘇秦六印於以自奉則得矣其於
父母何與焉昔人有言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夫名之於
身達者猶以爲無益而況上之能及吾親乎且名莫盛於孔子矣孔子
先人葬於五父之衢及長而始知其處至於合葬於防墓崩之涕生事
之禮不可復追矣後卽世世稱爲聖父于身何有耶不若曾子養曾皙
曾元養曾子觴酒豆肉左右就養無方爲得天之厚也由此觀之又何
有於區區之名也嗟乎父母不可得而見矣得父母同生之人而敬焉
得與我同生於父母之人而愛焉得父之執母之黨而加吾意焉得父
母所使令之人而終始焉得父母平昔所御之物而耳目焉得與父母

之貌相俱齒相若者而致吾緇縵焉凡若此者皆其不得已者也求之而又不_可得則慟哭繼之是又無可如何者也今人有父母在是孔子之所不能得而已得之矣有此天幸則以父母所生之身竭力以事父母何憚而不爲何忍而竟不爲乎且吾未見稱觴上壽有亟於子女婚嫁者也居廬展墓有亟於受命捧檄者也朝暮寢門有亟於遷拜除授者也抑更有異者一子能勉事父母則眾子交相委焉是問安視膳之道等於里均都派之徭也貧者或紉於時富者欲同於眾父母不獲一日之安尤末俗之至惡者也古謂行樂當及時秉燭夜游吾謂行孝當及時秉燭夜侍何也父母之年促而吾身之歲月長也今有貴人於此睇盼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汲汲皇皇猶恐不得一當及嚴君在室慈母在堂呼左而右令東而西何不以詔人之情而爲孝子之心乎是又世俗之可長歎者也辭旨斐惻聞者莫不悲其志云

志曰和州近代人文蓋推戴氏成氏云性嘗受業戴氏蔚然爲百餘年文獻之徵此足覘淵源所自矣觀其巡按福建所論殲寇機宜及工科上疏陳風俗吏治卓然具見其本末自言生平愛人之心與義利之辨

自然無所容偽推此言之古人可作何以尚焉性著述不名一家短長互見雖未能悉衷於古人法度要非無所得而言者謹條其別具著於藝文

阿什坦傳八旗通志子完顏和附見

阿什坦字海龍滿洲正黃旗人姓完顏氏金宗室之苗裔也十世祖隆萬杭愛生而智勇過人敦信義睦鄰里輕財好施故附近村落咸歸之性喜捕虎殺虎至九十有九一日方祭祀家人報圍有虎卽持鎗往追躍上虎背以鎗戮之虎亦嚙其足虎死隆萬杭愛亦被傷願謂家人曰此吾命也後世子孫當繪吾騎虎象祭之遂卒生四子長鄂和睦仲鄂克除叔車特庫季占楚庫倫武鄂和睦生達晉都督達晉都督生達爾漢都督達爾漢都督生王楚倫武王楚倫武生噶哈噶哈生努爾漢努爾漢生魯克素魯克素生護齊哈達齊哈是時

太祖高皇帝龍飛遼左護齊哈兄弟二人率族眾來歸隸鑲藍旗尋以其妹充

太祖掖庭改隸正黃旗內務府佐領至太宗文皇帝時護齊哈任內務府大臣達齊哈任牛錄章京兼管遼漢

人都督總統火礮營凡征高麗蒙古葉赫烏喇錦州松山及剿滅流寇
達齊哈嘗率所統兵爲前鋒達齊哈生子十一人女三人阿什坦其第
二子也生而明敏性至孝母嘗誤加嗔責婉容遜受終不置辨母偵得
其實謂吾向誤責汝汝何不辨曰母教以正奚敢辨人問其故答曰古
人謂天下無不是的父母稍萌自是之心則傷父母之懷矣吾不忍如
是弱齡卽好讀書於經史無不研究身體而力行之

世祖章皇帝順治二年以通滿漢文選授內院六品他敕哈哈番時天
下初定滿漢人文漸盛几公事兼用滿漢文阿什坦翻譯大學中庸孝
經及通鑑總論太公家教等書刊行之當時翻譯者咸奉爲準則卽止
通滿文者亦得藉爲考古資九年壬辰科初設滿洲科遂中進士廷試
第二甲第三名是年陞刑科給事中時稗官小說盛行于世滿洲人亦
紛紛翻譯阿什坦憂之奏曰臣惟致治係於人才人才係於讀書古人
云書能開人睿知然則稽古勤學所益非小

皇上崇文重學特開科選滿洲進士八旗學者家誦戶習行見人才盛
文治興而英雋輩出矣抑臣更有慮者學者立志宜以聖賢爲期讀書
務以經史爲重此外雜書無益之言必概廢之而不睹則庶乎學業日

隆而邪慝之心無由而入近見滿洲譯書內多有小說穢言非惟無益恐流行漸染則人心易致於邪慝況聖賢古訓日詳究之猶恐不及何暇費日時於無用之時地臣請

皇上諭八旗讀書人等凡闕聖賢義理古今治亂之書仍許翻譯此外雜書穢書概爲禁飭不許翻譯此亦助揚教化長養人才之一端也又奏云治國莫重於教化教化莫要于風俗自我

皇上御極以來凡禮義政教之本俱已漸次舉行將見六合一家風俗自美然臣每見滿漢婦女或乘車或徒步紛紛街市易貨物男女雜沓甚非禮法臣思京師乃天下觀瞻之地況今七品以上俱膺封典身爲命婦與寒門婦女不同宦家習尙更爲國體所關體統尤不可不存伏乞

聖鑒飭部傳禁以後八旗婦女不得輕走街市擁擠貿易不惟風化之原可端而政治之體亦美又奏云臣惟致治之道在于用人用人之法宜先定爵我

皇上圖治惟殷求賢如渴設官分職滿漢並用各有品級有正從一如前制詳且善也獨是滿漢文職自一品以下俱有等差而部院衙門內

竟無五品之官稽古酌今不無未備之憾開創之初事從簡略今我
皇上車書一統萬國來朝豈容官制不詳陞遷越等夫用人不次出於
聖明之特簡而尊卑爵級之大典必不可略而不詳也伏乞
皇上敕下該部詳酌確定一品至九品之制庶幾定爵定秩於焉大備
而銓衡次序燦燦然有章矣在垣中累疏言事並蒙
聖明采納於是滿洲人知崇正學尙經術而邪說不得行京師男女有
別風俗丕變未幾設司禮監等衙門因內遷尙方院員外郎又遷文書
館又遷禮儀院兼教習內侍讀清書後以祭奉先殿到遲被譴革職仍
以白衣領教習事

世祖嘗召至內廷傳諭曰爾慎勿執拘用心教讀行將大用也十八年
世祖升遐內侍各放歸鄉里阿什坦亦投閒家居時輔政大臣一等公
鰲拜秉鈞軸士大夫爭趨其門一承顧盼立得遷擢其胞弟都統穆禮
瑪之妻阿什坦女弟也穆禮瑪嘗薦其賢於鰲拜鰲拜欲令一見終不
往有賂白金三千兩屬爲言事於穆禮瑪者叱逐之康熙七年修
世祖實錄大臣其薦爲纂修官有同事者與不協言

寶錄大綱已就館中員數太多應減六七員遂奏准另用咨于吏部奉

聖祖仁皇帝特旨內用九年遇覃恩封承德郎十二年
聖祖召入便殿問節用愛人對曰節用莫要於寡欲愛人莫先於用賢
聖祖顧謂左右曰阿什坦我朝之大儒也以其耿介不合時宜未克大
用我當用之遂召令日逐於乾清門內月華門旁侍值朝夕顧問
賜貂裘一襲時賜御饌恩寵有加十八年以老疾引退閉門謝客披閱
經史焚膏繼晷略無倦怠嘗訓其子曰學當躬行實踐爾等講一分不
如行一分古來聖賢不徒在口頭議論又曰爾等慎勿以公而營私也
我別無可法但做官三十年不趨媚權勢不濫交受無義之財是可質
之神明汝等當法之又嘗教之曰爾等慎勿服藥凡醫所能愈之疾皆
可自愈而自愈之疾往往因藥纏綿遂致不起今之醫人既無扁鵲華
陀之儔乃向庸庸輩求生以試其藥非慎疾不敢嘗之義人能於飲食
起居不失常度思慮意念不馳騁外慕則自可少疾至於修短之數已
有成命豈樹皮草根所能挽回耶又嘗曰范文正公義田一事吾最羨
慕第恨力不足耳於是與諸弟及從子輩公議立義會一家有喪則凡
有俸金及食月銀者人捐白金一兩五錢卽於是日攢足以助之外有
所贖任其自便自是有事之家倉卒得辦其子孫至今遵之居五載卒

二十三年九月以子鄂素過覃恩贈中憲大夫慎刑司郎中管佐領事
二十七年以子赫世亨遇覃恩贈奉政大夫上駟院郎中翻譯處總管三
十六年以子赫世亨遇覃恩贈通議大夫卒之前一年嘗謂諸子曰人
之生死如草木之榮枯此自然之理也明年吾其逝乎明年果病廢疾
時戒諸子曰族子特義順卒無嗣官產雖嘗我得但爾等皆已食祿族
中猶有窮乏者任其婦與之爾等慎勿承受諸子敬諾乃卒先是其婦
翁吳巴太無子易簪時出一券付之曰吾不幸無後遺產當與族子宏
德若眞長者故以券相付倘有爭者若必證之後果有訟者訟於戶部
且以利相啖阿什坦毅然曰吾可負死者耶持券白部卒直之居奉天
時族人吳巴禮及耶圖貧困不能自存沒身豪右阿什坦之父以金贖
之且各授以莊產奴婢令保聚成家後吳巴禮卒無子族人請還所授
產阿什坦曰我父仁恤族意因語諸子曰爾等處世凡事莫占便宜凡
卽與之收產非先人恤族意因語諸子曰爾等處世凡事莫占便宜凡
便宜處卽是不義此天理人欲之所以分而君子小人之所以辨也爾
兄弟能以是言始終守之是所願也其存心明義利類如此三子孝友
有學行並能守其家學孫白衣保現任理親王府頭等護衛留保現任

禮部侍郎護守

秦陵

又附代履親王作內閣侍讀學士完顏公和墓誌銘

善虎文

皇清誥封通議大夫內閣侍讀學士兼佐領總管內繕書房武英殿事

皇子師傅完顏公卒和碩履親王曰嗚呼余師也余否德忝

帝胄幸不至隕越以貽國之羞公之教也乃走位哭諸皇子咸會弔其

孤祭焉而許以銘賜

王事鞅掌未果越三十有一載始克敘銘赴其葬敘曰公諱和字純德

始祖杭愛以勇聞世居完顏部遂姓完顏氏曾祖魯克蘇恭遇

太祖高皇帝龍興東海舉所部來歸隸鑲藍旗祖達齊哈以女兄充

太祖掖庭復擢隸內府佐領均未仕考阿什坦始由進士官刑科給事

中有聲生三男子公其仲也公生而穎異初受業童子師居數月師辭

去曰生非常人吾毋以俗學溷也年弱冠以筆帖式起家稍遷至內府

員外郎主幣帛庫庫故財賦地時國家法簡易官吏乾沒無度公受任

一無所染立鉤考法迄今行之吏不能為奸遷上駟院郎中稱職

仁廟心嘉之會諸皇子出就傅擇師難其人謂公嚴重乃命公俄被

旨坐免數日復起爲武備院員外郎仍充皇子師累官至今職公之在
禁闈也垂四十年早暮出入惟謹雖瞻視步武閒必有尺度遇諸皇子
侃侃不少寬假諸皇子咸敬愛之偶語及公必稱爲夫子而不名當

仁廟親征噶爾丹也公誓以死報固請從

上曰皇子國本也事大汝立功事小勉留之其爲

上所倚重如此公博涉古今不屑爲章句之學嘗承

旨作制藝援筆輒就情詞斐然

仁廟顧侍從曰和非甲科而能文理明故耳嗟賞者久之然公終不以

此自多亦不復更作也

國書尤爲眾所推服有奉

敕修纂資治通鑑綱目性理孝經黃石公素書傳於世爲人篤於天性

居親喪寢食如禮與兄共七箸至老無閒兄亡撫兄子留保卒以文學

顯爲國重臣他於宗黨之孤茆昏嫁似續之事力無所不盡嘗脫人於

難終其身不以語人與人接不設崖岸人亦無能以私干者性惡華靡

有戚屬某富而高其門公曰德不修而豐其屋其能免乎己而果然諸

子請其故曰不幸而吾言中不願汝曹效也故居恆以謙謹儉約爲諸

子訓人或方之萬石君云公於康熙五十一年

子告歸越六年卒春秋六十有七娶某氏誥封安人丈夫子二長伯熙

內府郎中次白衣保監察御史女二適某某孫男四公子以某年月日

葬公於某鄉銘曰

帝臣王師茲焉允藏以固以安百世其昌

孫給事蕙傳高榮孫蕙字樹百淄川人順治十八年進士康熙八年授寶應知縣先是官

茲土者相繼貪殘歷十餘載雜派視正供數倍邑富人盡貧至是黃決

黃家嘴淮決高堰翟壩湖水洶湧浩瀚高郵破清水潭寶應亦破力清

溝田廬盡沒于水民貧殆不可狀蕙惻然傷之欲首除雜派吏持不可

蕙竟焚其籍歲省鉅萬計自淮水不出清口黃復躡其後漕渠入濁流

淤墊歲徵夫七千二百濬四十日糧艘乃行蕙不忍役夫七千二百濬

以千人居期工不如法河道都御史羅多怒將劾蕙淮揚道副使張萬

春勸以賄營救蕙不可當是時邑人德蕙甚懼蕙遂被劾去也環都御

史郵署號泣聲徹天地都御史出呼號者幾萬人所過巷陌填塞馬不
得行都御史心動給曰工六日成貸令邑人信為然爭趨赴畚鍤一夕

之內城郭村落遠近至者計二萬人三晝夜工成都御史驚喜蕙因此
譽望大著先是明設倉鳳陽食護陵兵邑歲輸米千六百石實倉號鳳
米焉道遠又涉洪澤諸湖邑之苦茲役也三百年矣
國朝罷護陵兵而設倉如故淮兵之護漕者給倉中米米既由淮達鳳
陽兵復自鳳陽支米運歸于淮兩不便蕙請實邑鳳米解淮食淮兵漕
運都御史帥顏保深然之會工科給事中李宗孔亦以爲言帥顏保遂
上疏如蕙請米得免解鳳陽故事兵船緯夫每站銀一錢一分奏銷畢
乃給或遲至一二年民不被實惠又兵船未至時先期齊集眾夫閉公
署及祠廟中暫者數日久者數十日不得治生業婦子朝夕餉饋粥奔
走充塞于道以故募一夫民閒費至一二兩不等三藩叛後舟師尤數
數過蕙察驛設水夫陸夫及各行夫之屬可六七百人借庫項先期如
額給以銀不足在城責鄉約在野責保長募于十鋪三十六莊亦先期
給銀如額不齊集不閉公署祠廟中治生業如故民既受官銀兵至亦
無敢後期者是年兵數十過里甲無擾焉是時上官饋遺有常額或且
苛額外蕙獨無饋遺上官始見惡既而察其果廉也意解更稱譽之布
政使慕天顏尤器蕙蕙請于天顏曰清水潭未塞高寶諸邑田沒于水

者冬春暫涸夏秋沒如故縱他日堤成不沒而溝澮阡陌廬舍盡壞又
變芻泮苻之類暢茂填擁交除視壘荒尤難須三年起科廣招徠勸開
墾流移者庶有復業日耳會天顏入觀奏蕙語

上許馬十餘年淮揚之民沐

皇仁浩蕩而天顏及蕙亦頌之不衰蕙治寶邑六年專以愛民爲急不
自計利害升沈如革馬戶官農裁井更夫解役及糧單供頓支正項諸
事亦歲省千餘金有喬樂吾者富饒年八十餘住柘溝隣莊郭某聚盜
劫之是夕樂吾飲他所醉未歸盜無所得因心恨之郭某以他案發誣
樂吾同爲盜按察使陳秉直檄捕樂吾蕙知樂吾不爲盜懼且驚而死
也匿檄以百口保樂吾秉直不可蕙始召樂吾具告以故俾赴訴臬署
秉直入蕙語又見樂吾老甚遂白其誣生員湯輝祚之僕有女嫁喬華
楚與輝祚對門居有卻華楚男投充旗下挾族主至邑指有紹裘一金
爐一及他酒器衣服藏輝祚家擁輝祚入縣署勢張甚蕙執華楚父子
各笞之五十且上其事旗主懼遁去淮揚道副使張登選詢寶邑富室
某某蕙正色曰此非公所宜問登還慚而止其仇直無所阿遷多此類
十五年以卓異擢給事中十九年轉戶科尋轉掌印給事中上疏論饑

人錢永祖澤深弄兒石渠不宜官縣令又上疏論都察院通政使大理寺官不宜用任子

上深然之語閣臣曰蕙可謂言無妄發者已後有薦錢永卓異者以曾

被蕙論劾

詔不許又上疏陳秦省運糧苦請免開架稅
詔從之豁者至數十萬二十三年以夏去遂卒于家蕙為人強直闊略
談論侃侃客有所請託恒不能出口而止官寶應時邑人鄒之璜擢給
事中歸蕙不肯有所屈至文學士若陳銍喬出塵王潔劉中柱輩則降
氣訂交慶遠知府趙開雍瀕危蕙視之開雍有所囑蕙曰公此時奈何
及此等事開雍卒蕙哭之哀恤其家者甚厚蕙試士拔第一凡五人多
相繼飛騰人以爲盛事五人者郭知州昂王舉人康王拔貢式丹葉秀
才偉劉黃門國勳

呂御史兆琳傳

劉青黎

公諱兆琳字敬芝明兵部尚書忠節公維祺子也少着學能文章順治
戊子舉於鄉己亥成進士授西鄉知縣爲治務持大體不事紛更久之
無赫赫名上官多易之者會滇逆作亂漸逼隴秦西鄉魚渡瀾者尤密

賊壘屯成之限咸取給於公而會剿大兵雲集漢中徵公往鶴甚急人心洶洶旦夕不自保當是時公既迫於府檄勢不可留又念魚渡軍需或有不給漢中距縣三百餘里調遣難以遠達恐生他變乃與守將深相結納誓以保境息民而宣慰邑民曰朝廷發兵爲父老誅賊耳願安堵無恐輓輸之勞吾自知之此閒兵不數千芻糧猶可力辦漢中所需當不復相煩也於是星夜馳去至則請罷西鄉民運而自和糴以給軍留郡月餘經畫凡所應需無不立具西鄉亦以公故卒得無虞上官更相驚詫以爲能乃與將軍瓦經略莫交章薦之丙辰徵人拜監察御史尋掌福建道巡視中城陞見日

上問其家世首輔具奏忠節公殉難狀

上曰此名臣後應是好官庚申冬十一月星變白氛見

詔廷臣各抒所見時蜀中漸次恢復進剿兵餉皆自三秦運之公謂挽回天變在卹民隱自兵興以來秦民苦餉久矣今去蜀中二千餘里率數鍾而致一石所謂千里餽糧士有饑色也聞蜀中米價尙平若遣大臣和糴法莫便焉議上旋有川陝總督隨宜征調之命又以歲旱民饑請

論內外臣工實心修省以迓天和得

旨一如公請京通倉場舊差御史巡視其後罷之至是復設

特命公往廷論曰若臣非愛錢者倉弊多端其悉心剔釐公至疏參倉
盡陳大天王等悉逮問如法時論快之公自入西臺力圖報稱每於軍
國大計生民利害多所披陳而朝廷亦鑒其誠惻凡所奏請無不俞允
且將大用之也而公遽以足病乞休先是公餉軍漢中嘗中涇遂艱於
步值京察都御史以聞

特旨留任至是復自請甚力乃

子假歸在籍五年卒年七十有二公爲人厚重縝密居恆恂恂若無過
人者至遇事敢言又何其從容暇裕而曲中機宜也及卒朝野惜之子
四賁恆出爲兄後履恆進士謙恆舉人復恆拔貢生皆以文行世其家
劉青藜曰余游太學日嘗謁睢陽湯公於京邸一日論及鄉先達之賢
者湯公曰呂君敬芝可謂有仁者之勇其稱之如此及侍御公卒而其
子履恆以狀來求傳遂彙括其事而附著湯公之言以見其信而有徵
云

碑傳集卷五十二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五十三目錄

科道上之中

翰林院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王公曰温墓誌銘

湯斌

掌京畿道監察御史任君珣墓誌銘

朱彝尊

又掌京畿道監察御史任公墓誌銘

袁宸英

敕授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趙公班璽暨配房呂二孺人合葬墓誌

銘 王士禛

故提督河南學政按察使副使蔣公伊事狀

彭紹升

又督學蔣公德政碑

王廷璧

誥授中大夫兵部督捕左理事官加一級徐公越墓誌銘

徐乾學

又兵部督捕理事官前浙江道御史徐公神道碑

美宸英代徐元文

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孫君必振墓誌銘

陳廷敬

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王公楨墓誌銘

王士禛

御史余公縉墓誌銘

黃宗羲

又附舟山必不可棄疏

余縉

又附督臣調度失宜疏
同上

又附請卹建言疏
同上

碑傳集卷五十三

嘉興錢儀吉纂錄

科道上之中

翰林院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王公曰温墓誌銘

易銘

太常王君子厚以省觀南歸道病卒於臨清之舟次訃至京師士大夫咸歎息泣下子厚在詞館後余者十五年余再起入都相與爲忘年友嘗觀其氣槩嶽嶽不苟隨時趨心竊儀之官諫垣十四載前後章數十上皆關

國家大計使一旦秉鈞軸盡摠其生平所蘊必大有建豎而今竟已矣雖其所表見已自章章於世而不能盡其才使朝廷收得人之效是可歎也冢嗣延禧小葬且有日乃奉其王父封公書來京師以隄石誌銘爲請余不敢辭据狀子厚諱曰温一字綠野其先山西洪洞人也明初遷尉氏之古三亭岡遂占籍尉氏傳十餘世皆有隱德至芝童公萬厯庚子魁於鄉漢中推官遷同知青州府生子二長鳴玉次鳴球卽封公也封公中順治庚子鄉試第一甲辰中會試有子六人子厚其長也子厚少負軼才年十一補博士弟子有神童之目癸卯舉於鄉丁未會試

中式時年甫二十三初封公甲辰未與殿試至是父子同對策大廷人以爲榮封公考授中書需次里居而子厚選弘文院庶吉士慨然有志於經世之學己酉授兵科給事中遇事侃侃無所阿附時有旨甄別督撫而不及提鎮疏言提鎮爲封疆大帥權無異於督撫今有

歷任七八年或十餘年者果人人稱職乎請一體甄別以肅軍紀是時拜官甫數日時論薦之

詔赦軍犯而地方官往往淹滯不遽釋上言朝廷布宥罪之恩而奉行

者率至五六年之久脫其中有客死異鄉者如曠典何又言詔款內逃人窩主干連人犯俱准赦免而直省地方距京師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有赦前起解而赦後猶械繫道路者天時酷暑銀鐐烈日之下保無喝死道上者乎臣以爲與其豁之於解到之後曷若宥之於未解之前請

勅部飛檄各督撫立釋歸農使蒙赦者蚤慶更生幸甚皆奉

俞旨自是或密奏或公陳多見採納蓋其意感朝廷知遇思奮發以圖報稱孜孜以清吏治重人才分別激勸綜核名實雅不欲以悻直僨事而忠愛惓惓尤有人所難者聞嘗有所搏擊不避大僚側目者眾而卒

安然無幾微震憾之虞者仰賴

皇上至聖大仁優容諫官故讀其奏疏不獨可以見其志亦足彰

主聖臣直之治象也一口

上召集臺垣策問進勦機宜轉輸方畧子厚敷對稱

旨奉有條奏詳明克稱言職之論蓋見知於

上者深矣數年之間經筵侍班掌印戶垣筦登聞鼓者再晉鴻臚光祿

寺少卿轉通政右參議尋轉左以至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駸駸大

用矣壬戌五月

上念河工關運道民生簡公廉大臣往勘會大司寇魏公以年老辭則

命偕少司寇宋公往瀕行陛見者三單騎馳往西至蕭陽北至唐宋山

東至海口南至淮揚周迴長隄三千餘里尺計寸較繪圖人告蓋其勤

慎如此甲子冬遇覃恩誥封父如其官母某氏為恭人

上將東巡遣大臣祭告嶽瀆而子厚分詣東鎮東海將事惟虔事竣念

封公家居日久便道歸省子厚性純孝晨昏定省無閒封公促之入都

居常忽忽不樂丙寅復請假歸初陸行至松林店而病乃買舟張家灣

走天津轉劇至臨清遂不起矣生平友愛最篤遇親戚故舊咸有恩禮

課子諄諄誠以守清白勿驕溢以墮家聲其他懿行類如此甚眾不暇
著著其大者生於順治二年乙酉閏六月十七日卒於康熙二十五年
丙寅閏四月十七日享年四十有二配蘇氏封恭人邑庠生光訓女子
五延禧拔貢生延祐候選州同延祉延祺廩膳生員延祚附學生員女
一康熙二十六年某月日葬於某原銘曰
嗚呼王君邦之傑楛柱言路羞蹴躡位躋奉常神人悅藏骨於斯山巖
嶺後億千年視斯碣

掌京畿道監察御史任君珩墓誌銘 朱彝尊

君諱珩字少玉別字希庵姓任氏其先家大梁宋世有知高密縣事者
留居焉名其里曰梁尹社曾祖某山西太原府通判祖某縣儒學生員
考某贈承德郎監察御史妣鹿安人君中順治十四年鄉試明年會試
中式聞父疾亟歸父歿治喪盡禮十八年服除補殿試賜同進士出
身知汾州石樓縣事六年多惠政擢浙江道監察御史巡視西城京倉
長蘆鹽法回掌京畿道事京師坊市勢豪多以私錢牟重息有印子墜
子轉子之目貧民稱貸者不勝其苦君告示禁之廣西亂初定錢糧帶
徵不完逃亡者相逐君疏請蠲之又言桃源以北河無支流祠堂邸家

諸湖舊以瀦水今多淤塞宜乘水患未至挑濬庶河流不致潰決又言
滇黔既平各營鎮冗兵議裁裁之不得其道則爲患日深宜消其迹于
無形不可使曠久生姦宄之念其後河決宿遷而武昌裁兵殺官吏據
城叛論者始服君先見也君善書朝回輒摹仿晉唐書法語人曰吾以
收其放心爾其巡視長蘆都人士賦驄馬行送之君獨賞予作旣還朝
以所購懷素草書千文趙孟頫時苗留犢圖屬予審定跋其尾其冬盜
入于室竊之以去君聞之勿恚也遇子慈仁寺謂曰物之失得亦有定
數是卷流傳數百年藏者豈吾一人哉因請更跋他卷蓋其達觀如是
君以明崇禎五年六月日生康熙二十六年四月日卒享年五十有六
娶閩氏贈安人繼娶丁氏封安人子男三人筠歲貢生填縣學生坪康
熙二十年舉人知名于時女三人婿某某君之歸喪也坪來凶服立
于門請銘君墓及葬乃爲銘曰

生乎齊而視嵯于齊鄉黨以爲光榮也守其官而遽卒于官親懿之所
屏營也城曰介根水曰濰膠卜茲幽宅千齡不朝

又掌京畿道事監察御史任公墓誌銘

姜宸英

今年夏四月二十有六日御史任公病卒於官嗣子筠偕其弟填坪將

以某月日歸葬於某鄉之某原以狀來請銘按狀公諱珩字少玉希庵
其別號中順治十五年會試十八年成進士康熙八年選知山西石樓
縣事考選授浙江道監察御史巡視長蘆鹽政回院晉掌京畿道事卒
年五十六歲任氏世大梁人始祖仕宋爲高密尹家焉名其所居里曰
梁尹社曾祖鎧太原府通判祖澄父復皆邑文學復贈如公官母鹿氏
贈安人初公兄弟四人伯瑛早卒仲琪季珂相肩隨受經外傳公資性
開敏所讀書過目即能了其大義弱冠操筆爲文已與兄琪齊名矣乙
未琪第進士積官至禮部員外郎後三年公遂聯舉南宮會聞贈公疾
不待廷試立馳歸時禮部亦解登州學職歸養公與其兄弟三人侍疾
視藥劑溫涼燥濕問起居飲食宜適與否必謹沒則盡哀斂送以禮由
是鄉里稱之其爲石樓也邑故磽瘠民閒不知紡織公令家置紡具教
之法月責布一端賞罰其勤惰者於是民始興於婦工縣去河東解池
幾千里而食平陽鹽轉運萬山中勞費以數倍民苦淡食汾鹽固請於
上官乃得民至今蒙利御史巡城時以軍興攤門稅移屬於正額外無
敢私分毫入視嵯政疏劾巨蠹爲商民患者釐剔夙弊盡根株乃止還
臺封章十餘上中如免粵西帶徵錢糧及軍政宜與大計同行請爲宣

聖廟立碑疏俱得

旨施行然公意猶未已也每朝回簾閣據几伸紙紙筆摹晉魏人書數
十行濃淡疏密皆有意謂子弟曰吾作書萬慮俱遣亦收放心一事然
知公者以公雅不好閒窺其微意如有不自聊賴者無已而託之於書
又卒晦其說如此雖子弟不欲令其盡知可悲也公素友愛自前年冬
禮部去世明年弟明經繼之日益傷悼不自勝遂至不起初公以御史
需次於家邑大歉與禮部捐粟三千石食餒者所全活數萬人故死也
人莫不哀之遺書有敬事初編二卷元配閻氏累贈安人繼丁氏封安
人筠閻出貢生墳坪丁出墳邑文學王自惇次適登州文學沙汝肥孫三士錡
司司正李濼潤次適邑文學王自惇次適登州文學沙汝肥孫三士錡
士銘士鈺銘曰

爲吏也良躋於廟堂嘉言用彰不容容而居不逐逐而趨命止於斯而
志則有餘落落寔寔其中有託豈其於世有不如意不歌而喟世真可
棄澤未究施算不下

敕授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趙公班璽暨配房呂二孺人合葬墓誌

銘
王士禛

康熙丁卯冬前河南道監察御史趙君卒於里第逾歲其孤澤普以狀
 來泣請誌隧道之石君仕順治之初子尚童穉及子通籍於朝則君歸
 田閒久矣故子與君生平弗習也然竊聞鄉人言君爲政於家四十載
 事繼母至孝友于兩弟范睦所稱成名立方而可書獨行者君實有焉
 最君門內一節已足信惇史傳後世況其表表者不但已也君諱班璽
 字受介別字餘庵益都顏神鎮人也其始自北崖泉徙高祖考龍泉公
 敬簡嘉靖丙午舉人鞏昌府通判會祖考肅齋公爾待萬厯癸酉舉人
 金華府推官皆有名蹟祖考服休考世燿諸生性倣儻教子甚嚴君倣
 儻過其父而事親孝謹嘗大雪侍簷下雪沒脛不敢退早補青州府學
 生員爲文章敏妙絕人或列置數題數人環給筆札徐行口授一時並
 就文采爛然人輒無能效者順治乙酉舉鄉試第四名明年釋褐成進
 士時

世祖章皇帝定天下初行制舉詔禮部貢士自庶吉士外拔其尤一十
 人授科道官君在選中補河南道監察御史出按四川時秦寇賀珍武
 大定等出沒秦鳳沔漢間褒斜道梗君募壯士數十身帕首握刀跨馬
 日馳百餘里度隴坂之險問道崎嶇達漢中至葭萌賊翻天鷄者據扞

投石不得過君諭以朝廷威德降之時成都尚未內附以保甯爲行省
治所君抵閬巡撫都御史李勤襄公國英暨總兵官馬化豹嚴自明惠
應詔等諸大帥皆在易君儒者以軍事嘗君君爲指畫隴蜀要害且言
大兵埽除寇孽之後不事戰而事守填撫之術不以兵而以將某以書
生受

天子命在行閒誠無所事事願諸君功罪可入告也遂閱軍實饗士卒
單騎按行諸壁壘丰采凜然眾乃懼服按部順慶萬縣賊數千北走遣
精騎迎擊破之通川南路已而惠帥營卒毆民幾死君捕而笞之一軍
盡甲君上疏劾奏曰全蜀當獻賊蹂躪之餘戶口殆盡臣按部所至唯
見黃蒿塞路白骨盈城耳蜀地先叛後順自昔而然今

天威震疊新入版圖惟恃封疆文武大吏招徠有方申明約束使兵民
相安西南可幸無事總兵官惠某桀驁自恣縱兵殃民跋扈飛揚漸不
可長非痛加誅譴臣恐禍亂之萌方自此始是時姜瓖反河東連延關
內疏久之乃得達得

俞旨既復命尋按山西未幾
召還辛卯七月丁父憂歸遂罷君歸而奉母怡聲柔色御食佐餽扶持

抑搔如孺子太孺人安之忘其非已出也篤愛兩弟易衣共硯不減古
人置田授宅過其子鄉里化之顏鎮富山水暇卽登臨置酒召親故飲
奕絲肉間作尤喜獎藉後進以藝文就質者丹鉛甲乙與壺觴錯互經
其指授率得雋去丁卯十一月示微疾卒年七十配房氏繼配呂氏俱
前卒歲管饘飽以先介婦前後齊軌子七人澤普澤鼎澤旭澤愚澤同
澤壯澤漸女子六人李唐瑚仇和孫子仲韓聰臨高之驢其適也一未
字孫七人允彬允莊允正允智允禮允沖允祺以康熙二十七年十月
十七日合葬虎埠崖之祖阡系之銘曰
譬于越出匣而未竟其用我特書之視君陳與張仲
故提督河南學政按察使副使蔣公伊事狀彭紹升
公諱伊字渭公世居蘇州常熟縣父諱蔡崇禎中進士除南海知縣憂
歸再補建安縣以廉幹擢禮部主事未赴官明亡老于家公爲諸生卽
負經世志康熙五年舉鄉薦十二年成進士甫釋褐卽具疏上所著玉
衡臣鑒二錄玉衡者言君道臣鑒者言臣道上自唐虞下至元明采其
事要備法戒昭勸懲爲卷凡二十四有
旨留覽選庶吉士十四年散館授監察御史巡視中城時南方用兵城

邑殘破民多流亡公上疏言新復諸州縣當飭巡撫身歷軍前嚴禁搶掠量緩征輸責成有司招來開墾課其戶田以爲殿最如此則遺民安堵寇盜可銷又以姦民挾仇動借叛逆妄害良善請嚴反坐之律其有司受贓枉法者加等治罪又以江浙白糧向準順治十一年價米一石折銀一兩五錢至是米價減至五六錢請準時值量爲高下又以蘇州駐防滿兵糜餉擾民請移駐它要地所司議奏多見施行十五年移疾歸里十八年補廣西道御史時連年用兵征調四出又方開捐納例選塗頗壅公乃繪十二圖上之曰難民曰刑獄曰讀書曰春耕夏耘曰催科曰鬻兒曰水災曰旱災曰觀榜曰廢書曰暴關曰疲驛復爲疏論難民言臣于十五年請假旋里見江西浙江難民百十爲羣哀號乞錢求贖妻女又于江甯省城遇淮安僧宋緣率難民二百餘募錢求贖妻女臣因加察訪其被掠已贖者有江西萬年縣徐善妻張氏等一千餘口其被掠求贖者有浙江永嘉縣何君信妻周氏等二百口其難民具呈藩臬者有江西江廷斌浙江劉佛顯等其募錢爲難民求贖者有僧宋緣武舉人王都等此等被掠之人竝搜之深山邨落初非得自賊營其爲誣陷何疑臣請自後新復地方責成督撫嚴禁滄掠其有將吏掠

實男婦所過地方飭督撫一面截留一面參究庶幾水火餘生來蘇有望其論刑獄言外省有司以酷濟貪民開小罪動輒收禁株蔓牽連逮及婦女請令督撫司道府廳州縣立石中庭鐫刻上諭除真正人命彊盜重情外不許濫行監禁擅用夾棍及株連婦女違者案律治罪庶足以儆貪殘惠冤獨其論銓法云捐納知縣原出一時權宜其人未必無賢能而不可不選擇請未選者責成吏部行簡選法身言書判實加考驗優者按次除授劣者給以知縣空銜俾爲佐貳其已選者責成督撫一年之中試其才守行保舉法否則席之竝請將見開捐納知縣一項亟行停止

夫狀
聖祖覽圖及疏爲動容嗟歎又疏劾江西董衛國縱民焚掠及擅役民

詔衛國軍前帶罪圖功十八年因地震疏論六部積習遇有銷算案件要求貨賂意爲高下堂司書吏連爲一手望

嚴加飭禁又有災管疊見

乘輿不宜輕出宜日御便殿諏咨治道飭官常求民瘼以幸天下時江南江西游飢上救荒策大畧言賑濟之法莫善于分莫不善于聚縣各

爲賑勿聚于府鄉各爲賑勿聚于城人各爲賑勿委于吏如臣在康熙十年賑荒于鄉分設三廠所活者眾所耗者少城中官設二廠所活者少所耗者多此其明驗也又其目在獎廉吏緩催科通商買興工作養孤老埋幣齒爲五疏上之十九年因正塗壅滯請疏通選法下部議行二十一年出爲廣東糧儲參議時當兵火後俱億緡苦公至革耗羨禁餽獻除差徭日買乾魚自給誓不取民間一物集諸生肄業書院及諸義塾月有會旬有課一年人知向學無敢有私謁者會

詔求學行兼長者充督學任九卿舉公以應遷河南按察副使提督學政既至頒示條教崇實學正文體其孝子貞婦旌之營求請託者臯之二十六年試開封得疾卒年五十七居家孝友篤于親故兼好西方之教誠子孫讀儒書暇誦金剛華嚴法華諸經修大悲懺法行功過格朔望放諸魚鳥家人不得特殺有故許用五淨肉著爲家訓令子孫世守之其卒也說偈而逝有莘田文集行世子二人陳錫官至雲貴總督廷

錫官至文華殿大學士

又督學蔣公德政碑

王廷璧

朝廷設官以博士弟子專屬學臣坐皋比而進退之砥礪文行務期于

鼓舞振興俾操觚而前者有所慕而勤于學有所畏而不敢卽于嬉
明行修蒸蒸向化所裨于士習人心者甚鉅非至公且明不克勝任
快中州人文歷代多有至明季洵更兵燹汴梁且爲魚矣流亡播遷重
以歲屢勿登經久而民氣未蘇士亦廢學其帖括僅守章句無甚過人
海內論文往往指摘謂宜一變其宿習卒未易得秉鐸于斯土者亦未
嘗不三致意焉然力未逮也今虞山蔣莘田先生奉

天子命由粵東參藩來領斯職毅然以挽回文氣爲己任下車卽頒條
約示以爲文之法刪其蕪而收其實沃其根而發其華以本於性靈者
爲有當凡一切疲蕪漸敗之學皆刊落焉兩河士子其不講於古學也
數十年矣自公之來書肆古文詞人爭購而讀之虔閣爲一空初試雪
苑再試苑邱旋而之許昌大梁閒所登而進之者皆好學深思能自言
其所得者也其擯而勿錄者則襲燕石以爲珍貌優孟之衣冠而神采
勿屬者也既定甲乙而前論之俾曉然於何者爲得何者爲失焉卒無
一人以倖竇進苞苴請謁望風退避所取士大率懸鶉露肘勤若知名
以故窮鄉僻壤黃童皓叟皆聞聲慨嘆感而且泣曰前此所未有也其
有晚而無成廢書事他業者亦復鼓動重理制義聞且受知于公愈發

曠向學卽未遇者沾沾自謂再試必有當公亦以轉移化導之速爲多
士喜手定其前列之文錄版行世天下皆指而目之曰中州人文甲天
下非公何以致此公之待人也以誠其教士也以正著有淺說頒行
序知所遵守言皆近而可行又粹孝經廣爲流布明百行之原以厚
俗耄者給其衣頂貧者資其膏火以行聞者獎勵唯恐或後遴選諸生
貢入太學皆英絕領袖又念其家徒四壁遠涉京師出已俸佐脂秣其
州邑之不加禮於子矜者多默爲持護焉豫人仰公如躋春臺而沾時
雨甯獨士子有嘉賴卽耕于野賈於市行於塗者無不動色相慶以爲
有造于我豫者實多也公自木天遷諫官所言多天下大事朝野仰重
在嶺南嶽嶽特立周知弊政而力祛之不名一錢去之日蕭然就道送
者填塞道路不得行今來中州公靡之東偏復建孟子遊梁祠顏其堂
曰關利益公志也公之志見於天下公之德業亦不止一方人士沐浴
而詠歌之然居常思盡其職掌卽所爲極難必克有濟如公者其洵爲
學臣之表率歟兩河閒何幸而得此於公也羣謀樹石以識感頌于不
朽遂援筆而爲之記

謹案原編有清白茆記蘇郡田賦議大法小廉論三首已見經世

文編今不錄

誥授中大夫兵部督捕左理事官加一級徐公墓誌銘

徐乾學

往者吾宗兄存庵爲御史敢言天下事在臺十有三年上書言事五十有九其言河漕事先後凡十六疏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七年秋七月疏曰運河凡三百餘里北受黃水而東洩於江兩岸相距不過數丈窄處僅橫一舟其北爲河口有天妃閘黃水從此灌入水一石沙可得五斗特以洶濤急瀉沙走不淤逮灌入運河河狹水緩而沙淤矣明制此河單行漕艘天妃一閘漕行而開過則閉渾水漲盛則實築土壩一切官舫民船至此過壩裏河外河分舟接遞所以淮關納裏料外料用水之利而免淤沙之害在當日鑿河之始計深慮遠自此閘禁弛數十年未行議復而運事尙不壞者屬有天幸如以人事論之今河底高於淮安城址已丈餘一旦潰決淮東數縣其魚宜敕令撫按漕河諸臣詳考當年事例酌以時宜務在力行庶運道無梗瀕淮州縣免墊溺之患事下所司而時論難之議遂寢

今上御極之康熙六年秋八月疏曰黃河之水自北而東淮水自西而東天妃閘口受黃淮二流黃水不分則淮水萬不能導臣考前朝萬歷

二十五年河臣因淮水被黃河暴漲阻遏清口致清水不得入閘濟運
淮流盡汎溢於高家堰堰勢告危高寶各河橫溢遂議於清河縣黃家
嘴地方挑開支河以分黃河之勢由清河縣娘子莊五巷口入海河勢
既分而下海淮水遂得順流入閘不爲高寶害此支河開而黃水分淮
水導者其前效也自明之末年支河故道廢而不講黃水不分全力東
注如建義蘇嘴等五大險工歲費帑金其山陽黃家營安東茆良口桃
源龍窩口年年衝決百姓田廬盡沈水底黃水阻遏淮水不能東流入
海以致高家堰將傾每水漲時數千萬夫晝夜守候南而周家橋翟
家壩處處告危是以橫溢高郵寶應等湖漲連運河水勢瀾天數百里
無際致漕船失牽挽之路走湖涉險每報漂失一路民居糧田又遭淮
水湮沒此黃水不分淮水不導而淮又害之甚者乞敕部詳議速尋黃
家嘴支河故道潛治之使成渠分黃河之勢以下於海卽於桃源宿遷
諸縣而上多開支河以分上流之勢再於安東縣雲梯關而下宜洩下
海水道以接黃流湍溜其清河口沙洲速行挑去天妃閘內運道宜及
時大濬待淮水經過浮沙可盡入江惟天妃壩及遙灣數年水汕地狹
土鬆必須增築石工方保無害疏甫入而桃源煙墩報決三百餘丈大

溜直趨洪澤河河臣大聲呼救

制旨切責令所司議之久不得決其年冬十一月疏曰自三年之前安東茆良口決而顏家河新溝口一帶遂起沙洲止因河水北衝與南岸歲修之五大險工無礙遂不樂報聞以請築壅而水勢不得迅疾入海王家營崔鎮宿遷諸處無歲不衝清河口之沙洲遂長裴家廠之黃水倒射而今日者煙墩之決理有必然積漸使之也又河北數州縣久在水中人民號泣於泥淖之閒尸浮波上鬻棄男女慘不忍聞及煙墩一決河之南岸桃源山陽諸處河堤屢加不已城門壘塞無路城內水深數尺四郊彌望滔天子遺無幾延息於鷗鳧巢窟以此欲逃死之民其不能樂事勸功明甚今州縣派夫動至數千採柳動至數萬民間僱夫一名運柳一束並費銀至二三錢使嚴刑酷罰以繩此無告之民刻期制禦萬不可得乞特遣賢能重臣馳詣工所偕河漕臣計議方便清核河帑實數官自募夫採柳定期鳩工集事於是上遂遣兩部大臣乘傳視河以便宜報明年冬十一月一日七疏陳兩河要害運道時宜七事其一請修復歸仁堤遏睢水卑于湖水使并入白洋河出口以刷董口沙淤兜睢湖諸水使不得衝入淮流其二請黃

河北岸決口舊例應民修者悉改作官工詳求幫築遙堤之制其三請挑濬運河疏江口其四復請修復漕規其五請仿工部修蘆溝之例一切物料人夫官爲採買僱募其六請比用兵修城賑饑類開援納事例其七請增設河官公舉所知才能資指臂使明年冬十一月又上言請以前所具七疏逐一再議明年秋七月又同日三疏一請大修高家堰極言堰若失守淮揚數十州縣城郭廬舍百萬生靈俱屬波臣運道梗廢且雲梯關之海口全賴黃淮二河併力衝刷高堰一決清口必淤清口既淤海口必塞海口一塞則下壅上潰其害不可勝言二陳派夫之害請實行招募收糴穀米分貯工所易銀爲米使難扣剋并官自採買柳枝三請急缺增官改補近員速赴新任以濟急工十二年春三月內陞支四品俸留任復上疏申請大挑運河言今者淮水已成必不能合黃之勢無望其以清刷濁矣運河三百里內前此挾沙之黃流積淤成板河身日高河堤日益目今兩岸所加之工幾與皇華亭簷相及淮揚之民不能一刻安處而議者願欲毀居民屋宇以建遙堤夫遙堤之說臣前亦言之然此特以行於黃河左右一望無際之曠土可耳今運道三百里內則依山陽寶應高郵城郭外則接壤洪澤河高家堰文華寺

淮流所經毋論遙堤無所用卽欲建堤亦無其地思惟有大挑之一策
前此未嘗不挑挑矣未復河身之舊又棄泥沙於兩岸之上雨卽入
河與不挑同且不濬澗溼芒稻諸支河則黃淮之盈縮不一閘壩之啟
閉難施數年而後亦與不挑同又應論其當挑與不當挑不必論前此
挑之爲時遠近避吏議而貽國患也凡自
今上六年至十二年先後所上疏每下所司速議詳議七年冬疏
特命諸王大臣九卿科道集議以聞其所條陳七事二爲議者所格其
五事頗見採擇其閒曲折亦有不盡如疏所請施行者比年大興河工
費水衡錢累百萬
天子南巡見淮南民居淹沒惻然動念發帑金濬治下河使者閱視還
報旁午結轍及
臨軒諮詢盈廷相顧悚蹀乾學備員九卿未能熟諳利病以答明問使
公今日在朝雖不身任其事相與上下往復其議論必有所補益而去
官且十三年今又不幸以死雖緒言無所得聞矣惜哉公諱越字山琢
存庵其別號中順治九年進士丁外艱服闋授行人司行人十七年
御試擢浙江道御史移疾歸康熙六年補山東道御史嘗一出巡鹽河

東還臺內陞仍在臺久之陞兵部督捕左理事官亡何引疾歸家居讀書不言世事於制舉業尤精疾革作遺教一篇盟漱朝衣冠與親故訣而逝生於明天啟之某年卒於康熙之某年享年六十有八祖考諱某考諱某誥贈皆如其官祖妣某氏妣某氏誥贈皆淑人娶李氏誥贈淑人繼娶任氏男子子二人曰覺曰充充以療天女子子三人皆適士族孫四人本豫本坤本頤本觀曾孫一人以璜覺將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之某原以狀來乞銘公先世浙之慈谿人明初以軍籍隸淮安今爲淮安之山陽人故言淮黃分合變遷及兩河衝決州縣被災狀尤悉會方講求河事撮其語之要者著於篇亦以志二三十年閒兩河之情形如是其他所言天下事多關時政得失其大者

世祖章皇帝時用律嚴峻又嘗切責臣下沽名市恩或奉旨令對狀諸臣輒惶恐待罪公言諸臣精神智慮但保功名每奉旨回奏僥倖無事推其初心有不盡然者畏懼之念轉爲推諉萬幾叢集專恃

宸斷所關治忽非淺請

召對大小臣工并許反覆指陳以資財擇留死徙之刑以待巨姦大佞

而撻逆鱗者亟示以褒容寬好名之禁以勵下士中材而冒天功者自應有常典朝論黷之康熙七年議修太和殿所司行察楚蜀楠木上疏切諫事得寢

上諭行幸塞北公言邇者天下同時地震萬乘不宜輕出

溫旨報聞車駕亦罷巡幸又言治天下要道在開經筵日講

上是其言淮南大饑遣大臣賑濟公具陳利害

上大喜章疏不及到閣即授賑濟侍郎田公如議行又請緩征天下秋

糧特召面陳反覆講論不已

上霽顏聽之最後糾定南王女孔四貞其夫方罹吏議不宜妄請入朝

上曰此女

太皇太后所愛對曰假使公主于憲臣亦須糾

上動容可其奏

上之聽納忠言而公得行其直道蓋其所遭遇如此銘曰

楚其遷越其自祖駒王同世系十三載官栢寺數萬言上封事三之一

河防志見採擇七得四河議沸君已逝

又兵部督捕理事官前浙江道御史徐公神道碑

姜宸英代徐元文

本朝有名御史曰徐公越者其仕在先朝及
今上康熙之十三年而人望之若前世人其僅遷一官以謝歸其
里未久也而人想其言論風采以為非耳目所常得聞見是不可以無
傳也蓋余伯兄大司寇嘗為之文以勒諸幽矣而嗣子覺復以墓道之
碑跣請于余者以余兄弟知之尤詳也敢不敬諾公字山琢存庵其別
號望本太末世家句章明洪武中以軍籍徙淮安衛自曾祖某以上皆
不仕祖某父某誥贈中大夫祖妣王氏杜氏妣楊氏王氏同贈淑人皆
以公故公舉順治九年進士外艱服闋授行人司行人十七年
御試擢浙江道御史移疾歸康熙六年補山東道御史出巡鹽河東還
臺內陞仍在臺久之補兵部督捕理事官旋請告遂不出公在臺最號
敢言順治末年兩年中疏凡九上自康熙六年至十二年共五十疏而
於治河事宜尤詳論治河疏先後凡十一上
先帝時請不時召見大小臣聽令反覆指陳以備採擇且曰臣願
皇上留徙死之刑以待巨奸大佞其撻逆鱗者當稍示以優容寬好名
之禁以礪中材下士其冒天功者則國有常典一時傳誦以為名言康
熙七年

駕將幸口外極陳地震之異乞勿輕動以順天意

詔是之越四日又降

旨褒因徧諭羣臣自後事有缺失宜如前直言無隱朕不憚改更河南撫臣請急賑汝南諸郡部議以未報災不允公疏不早報災罪在有司百姓何辜而聽其茹糠咽皮坐填溝壑乎奉

旨責不具報者而令趣發賑如御史言諸論川湖深取楠木累民論奸商大猾宜寘重法論經筵不宜久撤論關差不宜多員論屯墾之兵宜早安緝論五城棲流所宜修葺皆得

俞旨復因亢旱祈禱請寬逃人株連之罪則和氣自應事雖不行時論趨之先是州縣兩稅開徵木以四月九月有請如舊制者部以國用未足爲言至是公言聞各省預撥餉銀除足備一年外存留尙多此而不

足直待何時始足乎請如舊便十年會淮揚水災上遣大臣行視公請於各州縣多分設米廠使貧民免守候之苦擁擠

之患然後計日人給一升每三日一放米以百日爲率則一石之米可活一人百石之米即可活百人雖多至十萬人亦止費官庾十萬石耳使者與有司宜徧歷躬親勿急限還期勿預定米數疏入

上大喜本不下閣即命賑濟侍郎田逢吉酌行而并九年八月緩徵一

疏

特召面陳反覆數四

天顏愈和公應對詳敏在廷無不瞻聳者既內陞加四品俸益自感奮十二年糾定南王女孔四貞其夫孫延齡與撫臣互許方在對簿不宜

許其入朝

上曰此女

太皇太后所愛對曰即公主干憲臣亦須糾

上動容可其奏家居十二年惟屏跡讀書人稀得見面沒以二十六年十一月某日也年六十有八配李氏贈淑人繼任氏子二覺候選知縣

次充天女三人皆適士族孫四人曾孫一人以某月日卜葬於某原公居臺首尾七十餘疏而家本淮上目擊淮黃衝突居民昏墊漕道通塞

之故其言尤多時有用不用然識者莫不謂然而以其不盡用為可惜

銘曰

黃入運河水緩沙滯天妃一闌以時啟閉公上書言宜如舊制加之挑濬漕行其利公又上書言分黃導淮黃流漲遏關不受淮則衝齧高堰

而高竇其災開支河地于黃家嘴弱黃分導淮不為暴公疏始上
旨未及降桃源煙墩決三百丈河臣叫呼公悉其故自三年前河水北
衝與南岸歲修五大險工幸不相逼而噤不請塞清河洲長裴口倒射
今者之決理所必極言河北數州積尸浮漂民之子遺顛於為巢府帖
旁午派夫採柳採柳一束糜三百錢派夫鵠面動集數千財殫民盡國
何有焉官為採募於事實便次言歸仁隄宜修復滾水之壩季馴倡築
具載成書臣所諳熟石鐵灰椿於官取足明年七月三疏同日一請修
高堰高堰之修係生靈百萬高堰一決河口必闕河口之闕海口必塞
上潰下塞是謂無策內遷留臺復陳河患夾沙黃流積淤成板河身岸
齊民其帖危孰為議者請開遙堤遙堤之設曠土則宜城郭接壤安用
此為而況民舍墳墓俱隳為今之計莫若大挑澗涇芒稻畚鍤之勞勿
惜勿遲黃淮滔滔上支弗治孰濟其尻臣昧死言以備芻蕘自公之去
執言盈庭

天子曰吁疇即余工公今既死詎復聞此吾書以告百爾君子

謹案原編有省科條以培治本疏一首已見經世文編今不錄
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孫君必振墓誌銘

陳廷敬

國家總壹海內分隸民土於有司故縣令最重設臺諫以通下情防壅
蔽臺諫缺擯用令令與臺諫故又相倚爲重爲賢令人則爲名臺諫者
君其人已君諱必振字臥雲初爲懷慶推官三年推官裁省補陵川知
縣六年入爲河南道監察御史差按兩浙巖政還掌山東陝西兩道事
凡爲御史七年以歸君之在懷慶也以正風俗興教化爲先舉孝弟於
鄉表節行於閭課士於庠講約讀法身自臨歷輒知其吏民賢姦直曲
是非之實風流令行郡以大治武陟有富民僉人利其財陷於獄三年
君察知立脫之置陷之者重法修武令饋鮮筍以竹籠之發視皆黃金
君呼其人斥去曰何敢以污我行縣至溫溫令有苞苴顯呵之令皆震
懾漕米至小灘鎮例監兌金二千兩君悉卻不受曰此吾民膏血勒石
以絕來者是歲以廉進秩一級總督三省朱公聞君名召咨以制府事
無大小悉以委君三省之事以治及爲令陵川陵川在山硤閒土陞瘠
難理然自其長老傳記士爲鼎甲者七人後寢以衰微殆四十年不見
科目君至則易置孔子廟立義學創書院教士其中親爲勸課士果連
舉於鄉民解黃絲黃絹顏料等祛其累歲所省悉歸民民用大豐俗故
好訟豪猾連蠹役爲奸每勾差出縣庭里閭騷然君痛懲艾令訟者自

以其人來既至剖決無滯留民化其德訟事稀簡去之日民遮道留數
百里既去為君立祠君為御史前後疏五十餘上皆時政之要其最著
者時三叛連衡秦隴兵相接潼關新設稅差請速撤以安人心又請分
別倡亂脅從以靖方圉選人以急兵費多銓注而科目最淹遲請疏清
選法收用真才其為嵯差嶠然洗手自淬益以潔清聞蓋君為推官以
至為令或所已行所未行及為言官盡發其所蘊蓄故其裨益為多至
今指數以賢令為名臺諫者君輒在其閒君丙戌舉人戊戌中式南宮
己亥賜進士出身余與君為同歲生陵川吾鄉邑故知君之事行也詳
君卒以康熙二十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年七十其孤以狀來乞銘按狀
君諸城人曾大父諱陸大父諱柱考諱獻赤贈御史母贈孺人御史鄭
公某女君初娶鄭氏再娶李氏皆封孺人子男八人長濰源廩生次濰
址增生次濰溥候選知縣次濰沛候選州同知次濰潤候選行人司正
次濰潛拔貢生次濰湜候選州同知次濰溶幼女七人孫六人初母孺
人敎家嚴午夜篝燈督君誦書與機杼聲相軋母孺人卒時遺負券數
十君約諸負者焚之曰此孺人屬也遭亂家毀贈君不知在所招魂營
葬鄭孺人以不屈於賊卒君與六歲女相依為命破壁積土結茅以栖

書採農業夜擁書冊流離困阨之中其所成就如此可不謂賢哉銘曰
士或困窮而為艱勤曰維華靡以娛其身盜仇戴天君思永恫牲鼎盥
傷榮枯若夢名德令聞峙山淳淵眠彼貴富淒如浮烟懷抱皎日桑榆
未晏委順歸休守道不變我銘斯邱發潛表幽爾樵爾蘇敬君子居
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王公楨墓誌銘王士禛

故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長山王公以康熙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
考終於里第以三十二年冬十一月初三日葬於邑東郊先塋之次其
子廷鸞等遣使請銘余乃列次其家世行事而為之序曰公諱楨字大
木號雨嵐其先直隸之甯強人始祖繼安遷長山卜居孝水之南數傳
至孝為靈壁尉孝生東漢東漢生廕廕生重明是為公考以明經官山
西沁州同知以公貴封徵仕郎兵科給事中生八子公長也公弱冠補
上庠有聲場屋順治乙酉

世祖章皇帝龍飛首科領薦明年丙戌成進士以二甲高第除中書科
中書舍人是年再行鄉試公分校得故吏部尚書諡恭定郝公惟訥等
十二人已丑考選授兵科給事中癸巳轉吏科右給事中掌登聞鼓尋
轉吏科左給事中乙未分校禮闈得故太常寺少卿尹君源進等二十

一人得人之盛前後無與比丙申進戶科都給事中公四歷諫垣疏數
十上皆關國計民生之大者東省賦役

國初仍明季故額公力陳其弊濟充東三郡得除荒糧數萬餘頃民困
以甦時方嚴窩逃之例廷議高主遣戍籍沒鄰佑保甲出銀給逃人主
家公病法太重上疏其略曰既經發配宜照充軍例止發一夫一妻家
口田產宜免追論至保甲給銀倘遇極貧之人必至蕩產傾家是一逃
而傾數家之產宜寬其禁

世祖章皇帝遑之卒從公議壬辰癸巳閒黃河衝決畿南山東以及河
南江北流亡載道公疏請責令地方官設法安置一時全活無算陝西
西安諸州縣輸運本色糧米以供兵食每一石抵銀一兩值歲稔米騰
貴每石價四兩糴諸市而四之輸諸官而一之秦民困苦幾不聊生陝
督以疏聞部覆曰例也公上疏爭之其略曰秦中年來水旱屢告今以
納米之故以四兩之銀止完一金之正賦是一年而納四年之糧也民
何以堪之夫兵者所以衛民民窮則亂生况秦地西接羌番萬一急而
走險變生不測所費豈止數百萬之金錢哉自是罷民輸米
國朝以來鄉試副榜准貢開遇

恩例始行公上副榜充貢一疏永著爲例至嚴鎮將之駐防定八旗之
官制與夫查叛產興屯田斟酌帶征之條通融解米之法皆條奏施行
他如川廣缺員就近推陞守令量才煩簡互調方面之陞遷太速糧道
之專責無功嚴核存留急更協濟等疏皆關切時政之尤者又外糾貪
吏之鑽營內指大臣之縱恣悉蒙

乾斷立賜罷斥公荷

世祖章皇帝知遇最深每入奏詢及鄉里父母存亡恩意曲至一日
賜九列大臣褒忠錄臺諫與者僅三人公與焉其膺

眷注如此戊戌陞太常寺少卿公以父春秋高乞假歸又二年遂致仕
公器量凝重平生無疾言怒色在言路侃侃正論不引嫌不避怨不撓
拾細故以飾虛譽庶幾矯矯古風節之臣矣假令迴翔廊廟游至崇階
其所樹立豈出古人下哉顧奉身而退棲遲於山巔水涯者至三十年
之久識者以未竟其用爲朝廷惜然公於出處之際亦有足多者矣公
生於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初八日距其卒得年八十元配韓繼配孫
并有婦德母儀今附葬子十人某某女五人適某某孫男二十四人舉
於鄉者某孫女二十一人會孫八人銘曰

嗚呼太常古人風直諒強毅性所鍾進則矯矯爲雲龍橫掃寥廓意氣
雄退則杳杳爲冥鴻勁翮飄搖謝樊籠福社在天道在躬幸享遐年厥
報豐子孫奕奕芝蘭叢鳳毛麟角光大東逝水東歸月墮空長白之陰
松柏桐我作新銘納幽宮天荒地老相始終

御史余公縉墓誌銘 黃宗義

公諱縉字仲紳號浣公余氏爲宋忠襄後裔自龍游縣遷居暨之高湖
考諱某號仰泉生二子長爲癸未進士某次卽公也幼卽能文時傳奄
人魏忠賢竊政公擬爲彈章霜威風厲見者已識其有埋輪之志矣登
順治壬辰進士第知封邱縣縣當兵火之後公私埽地赤立方塞決河
賦役連滯公盡捐煩文碎教與之休息是時民間最苦者無如包荒一
事先是流賊蔓延人戶逃亡棄地彌望

朝議募民開墾各設興屯道興屯廳以董之民初無不樂從及其徵租
反過於現在之熟田違民始願耕者復荒郡縣旣以此爲考成兢張虛
數無所歸著於是以荒地之糧攤於熟地民皆失業公惕然憂之會制
府繩武李公行部至封公導李公至曠野目覩其裸跣毛食李公惻然
爲之疏聞始豁虛張之數而興屯之廳道皆裁公能以一邑甦數千里

之瘠不特封也封與延津接壤郵置錯互於百里之外裹飯受役民甚苦之公陳情撫軍但使之協濟而已中州治行推公爲第一入爲山西道御史條對多見施行以終養告歸旋丁內外艱服闋補河南道御史所上章奏多持大體不尙苛細而其關於國家之大事者請撤三藩家口議復撫臣兵權諸疏格於部議而止馳驚覆車之轍探湯敗事之後而後知公爲金石之策也越帥橫暴稅民受貨奴客跳梁觸情放厯越民蘊憤無所發洩公嚴文件數其罪惡越帥中廢鳧藻之音載謠人口朱方且妄言禍福朝士多信其附會有以爲公言者公曰此妖人耳於法當糾甯可助彼狂瀾乎方且終以猖狂坐死夫三藩之反人所不敢言故晁錯殞身於七國越帥之汰人所不肯言故劉勝寒蟬於聞樂方且之詭人所不能言惟子產先幾於慎愷公乃不諱利害不避嫌疑振響於鐘鼓無聲之日卽其所未言者亦且破其魍魅使無遁形豈非

盛世之霜隼歟既而卜葬封公復請告歸公少無宦情不得已而出自

此悠悠林下至於沒世然甲寅之亂山寇攻圍越城公出其私財以佐

城守寇睥睨而去是公用世之智退而不忘也生於萬厯丁巳五月初

十日卒於康熙己巳十一月二十六日年七十有三配鄭氏贈安人簪
 李氏封孺人子六長毓澄壬戌進士次毓泳州同知次毓瀚廩膳生次
 毓淳河閒府通判次毓浩荊州府同知次毓湘貢監生女五吳高飛張
 顯明方象隆壽處寬何嘉珩皆諸生其壻也孫男二十七人懋樟懋楨
 懋楷懋標懋權懋棟懋檉懋桂懋梅懋栻懋椿懋模懋懋樸懋懋懋懋
 懋懋懋懋懋梓懋梧懋桐懋榕懋械懋棠懋杞懋楠懋柱懋楫孫女十九
 人曾孫十二人曾孫女八人其孤以庚午十二月初四日葬於邑之東
 原山介姜定庵屬銘其幽室余昔嘗見公知其鄉邦之典型也故不辭
 而銘之銘曰
 公之出吏當彼危疆哀此黎民以熱包荒人庶流迸家戶且亡公能除
 之惠此一方豈唯一方數省且康公入臺中振夫紀綱厝火積薪尾大
 末強路人皆知不敢聲揚公獨奮筆出匣千將焦頭爛額公言始彰誰
 來毒鼓憔悴鄉邦萬人所指無病不僵簡落狐狸賴公輝章途歌巷舞
 沒世不忘妖人讖緯首鼠陰陽布霧十里朝士趨踰公獨曰否抉其帷
 牆膏肓泉石未盡其長旻旻後人嗣其耿光

又御史余公傳

姜註

公名縉字仲紳號浣公諸暨高湖人也父仰泉隱德高蹈生二子伯綸
癸未進士仲卽公幼負志氣方就鄉塾聞魏忠賢亂政卽戲爲彈文塾
師驚曰此拾遺補闕材未幾補博士弟子崇禎丙子與計偕三赴南宮
不第乃銳意古文詞

本朝壬辰成進士授封邱令仰泉曰豫州遭流寇蹂躪決河敗城郭宮
室封其屬邑郊鄙相望黎仰令君如父母孺子其體父母愛爾心以
字百姓公長臨受教于是招流亡闢污萊革耗羨省徭役疏刑獄緝逃
人潔已愛民邑駸暇有起色先是有開墾加級令舊宰勒民包荒無土
納賦鵝鴒莫訴適制府李公巡行公委曲導至荒區百姓遮訴公具道
其故乃得疏豁數千金延津與封接壤例應協濟郵驛受役者裹糧數
百里外飢且勞廢耕牧公議與以刀布廩乘而倩津人辦事上下安之
是時河決荆隆口封亦受巨浸公與河渠使者議引支河以分水勢築
遙堤以護民居均堡夫以防潰溢清灘地以業窮民禁採青以杜騷擾
使者善公策河乃無患己亥報最

世祖章皇帝召試授御史上言臣本風塵外吏謬膺耳目之司知而不
言懼負

皇上特達之知如河上之丁夫勢須分派因有多派折乾以肥已業者
捷堤交薪額令遠輸因有授受勒措以索貨者至於奸蠹猾胥窩訪造
訪飛螫善良在在皆是請詔厲禁

天子下其議僉曰如御史言著令禁止光祿故有冒破公潔已奉公豪
貴皆斂跡會伯氏卽世父母竝登臺臺援例請養以彰

聖朝孝治公歸承歡膝下依依孺慕九宗閭右頌之丁未服闋補職時
上親御乾綱議竟達

御前如督撫已經互糾宜各解綬以聽朝議邑令已聞丁艱不得抑勒
仍留原任三藩家口滋蕃漸成尾大不掉撫臣故有兵柄宜復給部甲

癸丑冬滇南倡逆閩粵告變皆恃其戶口殷眾識者嘆公之先見恨不
早用公策浙大帥自明州移越值夫已氏初至驕橫黷貨奸人倚之張

皇作威福道路以目公特疏糾參悉達民困狀
上聞震怒勘問得實遂罷斥驕帥選廉能代之後仍撤歸明州巡視長

蘆鹽筴公疏裕商所以經國今私販皆高牙大纛實旗人曲庇狡檜僅
僅指摘一二溝洫之餘是舍狼而問狐狸也銷引上課故事也生齒有

繁簡年歲有豐歉須通融代銷商民交益若夫負販肩挑幾幾覓食似

當弛禁以沛皇仁皆

報可時同官雅知公廉而任事敬禮有加燕到有作隱語示禍福者人
爭奉之為仙公曰此妄男子耳左道惑眾憲章具在胡為惑之將進糾
劾勸者力止未幾果以妖言伏誅公之持正多如此年五十七以選葬
請告遂懸車閉戶悠然自得至于鄉邑宗黨有大事莫不身任其勞明
告以理人皆奉為準則少絕聲色玩好老益篤嗜書史尤嚴課子孫以
聖人之學長毓澄澄與兄子一耀同籍壬戌進士任龍陽令次毓浩荆州
相次毓淳河開別駕治績皆能繩武次毓泳毓瀚毓湘及諸孫二十七
人各負文章經濟才阜昌克大之種德益遠矣

姜垚曰姬周積累保昌益滋忠厚開先食德靡麗欽翼睿臣遭逢

聖世聿展宏猷霜斧繡豸五世爭奇浣水迤邐庶幾擬之而無慚愧

又附舟山必不可棄疏余箱

題為舟山有必不可棄之形勝小門有當早設之藩籬恭請

審裁敕部亟議進取防守幾宜以保全東南疆土事竊惟

國家自海逆跳梁以來沿海設防星羅碁置固已周匝無遺矣惟是地
形有緩急之分戰守亦有輕重之勢苟不擇其要而急圖之則雖羅弋

如林未足以制賊之死命也臣鄉浙江三面環海而甯波一郡尤孤懸
海隅往時以舟山爲外藩鎮臣駐師定海與舟山爲犄角之勢故雖有
鯨鯢之驚而內地得以休寧自叛將把成功之變賊鯨盤踞內洋而甯
郡無日不受兵矣幸而
皇師恢復逆艘宵遁此正東南底定之會也乃不知行閒諸臣何所見
而忽倡捐棄之議遂將江海門戶倒授于人使數十餘年久定之版圖
竟斂手而委之逆豎耶卽云島嶼孤絕氓戶凋殘勢難復守歟殊不知
形勝所在正兵志所云守其所必攻者也況舟山離定海不遠其中田
地膏腴物產豐厚使賊據之則必招集流亡且耕且戰非近犯甯波則
遠窺江左是明子以一進退可恃之巢穴矣夫閩海祇一廈門尙以數
萬眾窮年攻之不克奈何復以已克之舟山增其巢穴哉臣愚以謂前
此舟山之不守者非由兵力單弱糧餉匱絀也由用非其人而鎮臣憚
于策應耳今試得忠勇仁智之將重其事權俾得隨機措置更徙內地
坐食之兵增益營壘無事則半屯半操有事則且戰且守賊如登陸而
戰則定海出舟師以擣之令賊首尾不相救如是而不獲全勝者未之
有也蓋守舟山者非守舟山也所以扁兩浙之門戶而遏江淮之寇鋒

俾賊不敢揚帆直指也苟謂孤嶼不堪宿重兵萬一有警鞭長不及則江南之崇明獨非懸海外者乎彼何以能堅守待援而此何以不能守并不能援耶此恐不能逃

皇上睿鑒者也至于浙省雖有大兵駐防而城外錢唐一江直注大海臣記順治六七年閒嘗有賊船五六艘乘潮而上追奪鹽舟官軍相視莫敢發任其鼓吹譟譟而去雖小醜無足震驚而思患豫防曷可不早爲之計乎臣聞下游有杭紹兩境相對處地名小門其閒江流甚隘若于此嚴設防戍安置炮臺令賊舟不能溯江入犯則會城永無風鶴矣此亦江海要害之區不可不先事綢繆者也總之海氛驟忽不常非嚴守固防不足以制賊之死命而于形勝藩籬之地尤不宜輕棄以資賊之狂逞苟因一時失利而遽捐險要則賊勢益致鴟張武臣愈懷退縮豈蕩平殲滅之勝策乎臣非不知軍旅機宜廟堂自有神籌非小臣所得管窺但熟審情形杞憂殊切敢不竭愚者之千慮以望

睿思俯鑒乎因條列海防事宜貼黃難盡伏乞

御覽全疏併敕部速議施行

又附督臣調度失宜疏

同上

題爲督臣調度失宜揀疏已徵舛謬謹陳海上情形伏乞

天語嚴飭早圖善後之法以靖逆氛以固疆圉事竊惟用兵之法南北
異勢水陸殊宜原未可以嘗試爭勝負也況大海茫然颶風時作卽幼
習操舟熟識洋路者猶時有覆溺之患而況以素未諳練之徒責之乘
風破浪之舉萬一進退失據行止違宜是將數十萬精兵猛將不拱手
而投之鯨鯢之穴乎臣閱邸報伏見閩督李某議遷海濱居民一疏深
切駭異焉夫海濱之民與賊狎處其中或有冥頑貪狡之輩嗜賊厚利
爲之潛通聲息以相接濟者固未必無之督臣身任地方定有確見臣
誠不敢議遷民之說爲失策也但據所稱排頭方田等處人民有將牧
馬偷送廈門者有將苦獨力縛送廈門者其事已足驚訝矣夫賊巢祇
隔一水此時兩軍相當巡徼應倍加嚴密果旌旗壁壘連屯相望雖有
奸民安能竊馬飛渡乎臣不知督臣安營放牧之法若何訓飭而令不
軌之徒得竊舟海渚遂乘閒盜馬以去也由此言之其號令之不整肅
已槩可知矣至云派撥舵工水手公然不應臣益不勝駭異焉夫舵工
水手非若里役之可以隨戶僉派也臣雖浙人素聞海上舵工名曰老

大其人必少長海舟凡一切內洋外洋島嶼徑路靡不熟歷而後能駕風使舵操縱自如蓋大海寥闊數萬里中間石礁泥塗隱現相半苟擊舟者稍失其宜則千金之艘立成糜爛唯老大能夜占斗極以知南北畫觀雲氣以辨風雨故所向有趨避之利豈督臣處閩多歲而尙未之知耶奈何欲以至險至危之事而責之素不練習之輩乎無論強所不能人情必致大沮試問今日閩海之時何時閩海之地何地乎鄭逆雖同釜底之魚實爲必鬪之獸在

國家罄數省之財賦悉境內之精兵以屬督臣卽使謀出萬全算無遺策尙恐有意外狂逞之變矧堪此舉動乖張輕爲嘗試也臣愚以爲舵工水手必宜重賞購募令先于內洋試演技能果否精熟然後使駕濛濛撞鬪艦並聯隊伍嚴設營壘賊若覘我水師新集必來輕犯以誘我宜且持重勿與交鋒俟其氣衰技拙然後各道並進戮力同心以翦此數十年之逋寇當一舉而永逸也不然而橫加僉派不應則加以兵誅彼卽勉強應役技既不精心復叵測萬一戰有未捷變從中起將置數十萬奮戈持滿之士于何地乎此實國家大利大害之所關臣不避嫌疑直陳狂瞽總欲爲

皇上稍舒南顧之憂非樂與督臣相為矛盾也如果臣言可採伏乞

敕部密議施行

又附請卹建言疏同上

為請卹建言獲罪諸臣以勵忠直之氣收治平之效事竊唯水旱災異

何代無之唯

聖主憂勤之念遇災加儆不靳下罪己之詔求言納諫務臻至治斯天心鑒格而民物永安矣然天下正直敢言之士常少而浮沈取容之輩恆多非有以作忠直之氣而感發其廉耻則必以庸碌隱忍能保富貴者為得計孰肯奮不顧身以觸邪指佞為耑責乎臣伏觀前代建言諸臣或一時獲罪流貶貶然不旋踵即賜環召對其已故者必贈官葬祭卹其子孫故上雖嚴威莫測而犯顏直諫者不衰良以忠直之氣迫於中由恩義之感勵於上也吾

皇上臨御以來受言樂諫雖有懇激之辭未嘗深譴又屢頒

上諭俾言臣指實具奏雖古之懸鞞設鐸莫能過也然邇來水旱地震

災異頻仍

皇上雖求言若渴而尚未見有忠謀至計允當

上心豈所以作直臣之氣勵其廉耻者尙有遺義歟臣思

世祖皇帝時建言諸臣凡獲罪遷謫者咸蒙赦還錄用唯是條議逃人

一案當時因功令初行利弊未顯而諸臣忠愛之心過於激切遂至有

長流不返者今幸

皇上聖心洞察特允憲臣公疏遂回二十餘年久沿之成案以救天下

億萬生民將

世祖皇帝在天之靈實式憑之矣夫同一逃人也憲臣言之於後適逢

皇上雨露之施而膏澤沛於兆庶諸臣言之於前適犯

世祖皇帝雷霆之震而身命畢於遐方是諸臣之言雖有當否而忠愛

之心如出一轍

皇上既錄現在之忠謨併當念前時之狂瞽亟敕部臣查明當日建言

被謫諸臣存者

召還錄用歿者亦許歸葬故里加以

贈卹如是則不唯忠魂義骨感激於九原而今日之守官待罪者亦將

慕鳴鳳而耻寒蟬昌言不諱謬成風永致太平長治之麻矣臣因請

卹建言事理字多逾格伏乞

睿鑒統覽施行

碑傳集卷五十三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五十四目錄

科道上之下

太常寺少卿高君層雲神道碑

徐乾學

巡按福建雲南道監察御史朱君克簡墓誌銘

王熙

通政司參議署通政使任公宏嘉家傳

任啟運

節錄

奉天府府丞前禮科都給事中姜君希轍行狀

毛奇齡

又姜司諫治外事狀

又誥授中憲大夫奉天府丞前禮科都給事中定庵姜公神道碑銘

同

誥授通議大夫通政使司通政使楊公鼐神道碑銘

毛奇齡

鴻臚寺卿劉君國猷墓誌銘

潘耒 節錄

誥授奉直大夫掌河南道事山東道監察御史加三級又加四級沈公

愷曾墓誌銘

胡會恩

又御史沈公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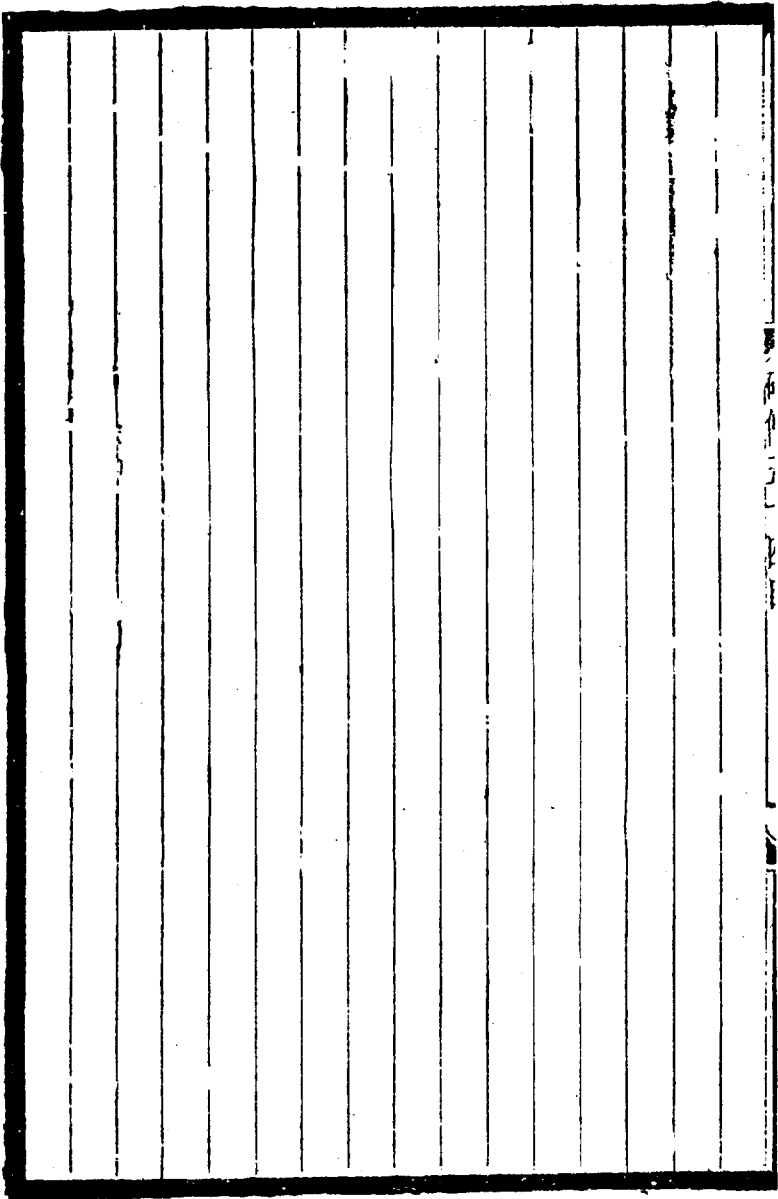
姚世鈺

給諫阮公應商家傳

陸權

郭御史金城傳

李球



109-154

碑傳集卷五十四

嘉興錢儀吉集錄

科道上之下

太常寺少卿高君層雲神道碑 徐乾學

康熙二十九年四月辛巳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高君卒於位九月君之喪歸自京師次年四月祔葬松江府城南五十里之張堰贈通政先府君之兆孤齋具狀請為隧道之文君嘗問業於余余為一統志總裁官實舉君其事余不得辭為詮次其始終序曰君諱層雲字二鮑號謨苑晚更號菰邨先世自宋南渡居上海既遷華亭四傳至贈翰林院檢討諱年於君為曾祖萬厯乙未進士翰林院檢討諱承祚於君為祖崇禎丙子鄉試副榜貢士諱秉堯君之父也君既貴貢士君得贈如子官太夫人金氏楊氏皆贈恭人君少時前後母及貢士君連喪居聖室日久哀悴中負土營葬既畢事而家日貧貢士君在時故以隱阮守志又不欲君治舉子業而時所重皆場屋文字苟且塗飾耳目者君獨刻意為詩古文詞益貧不自聊又迫賦役坎墮失次遂策蹇入京師天子方幸學釋奠君泚筆作臨雍賦見稱於時未幾由秦入蜀歷關河

棧閣之路留蜀二年策滇黔必亂勢將及兩川乃亟歸放船濶浮江而下抵家而吳三桂反川塗梗塞人咸服其先見康熙十四年乙卯再至京或勸君習舉子業君曰是不難鍵戶百日遂領京兆薦明年成進士故事進士釋褐待銓者例得分校鄉試戊午遂與是選又二年授大理寺左評事甲子典廣西鄉試還朝充一統志纂修官是時君官廷平六年矣意所平反或與卿貳不合必力爭之或不得則爲兩議以上輒如君議

天子察知君可用因考選親試乾清門稱旨授吏科給事中遇事敢言尤務持大體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

文皇后上賓有詔諸王大臣集議喪禮永康左門外諸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公等以次環坐內閣九卿科道同詳議畢閣臣向前白其議從諸王長跪移時武定李公年最老起卽踣地君銳然曰是非國體卽日抗章彈奏謂天潢貴裔大臣禮當致敬獨集議國政異時無弗列坐所以

重

君命尊朝廷況永康左門乃 門重地
大行太皇太后在殯

至尊居廬天威咫尺非大臣致敬諸王之地大學士爲輔弼大臣固當自重諸王亦宜加以禮接不可驕恣倨慢坐受其跪失藩臣體書奏舉朝皆顛縮

天子用君言下宗人府吏禮二部議後几會議時大臣見諸王不得引身長跪著爲令又糾正黃旗漢軍都統張所知用君言降調由是眾皆畏憚是年夏五月有事於俄羅斯國擇遣臺省漢官二人隨大軍往方廷議時同列並抑首伏氣不敢復前君慷慨請行事雖不果舉朝偉之六月京師亢旱

敕議應行因革事宜於時江淮閒方行屯田事民大擾君請急停以蘇百姓大臣主其議

上嘉納之遷通政司右參議卽日轉左未一年又遷今職君於郊丘廟享諸典禮無不明習其令式時

上憂旱甚社稷山川之祀祈禱無虛日君黎明赴壇虔共卽事雖流汗浹體竟日不見惰容以此益受

上知而精力漸憊矣亡何病作甫五日遽卒

上臨朝歎息年五十有七眾皆惜君不究其用也君爲人俶儻瑰璋好

大節不爲妮妮細謹在班行中進止有儀人皆目屬之博覽強記爲詩
文痛嫉俗學之陋追古作者有改蟲齋集若干卷工書及畫善賞鑒平
居簾閣據几圖史古玩雜陳意灑然自得持縑素請者率滿意以去曾
以書屢被

御獎在太常時

上嘗諭卿席爾達曰爾衙門政事煩簡可語高層雲留意書體嗚呼君
之結知

主上者雖不在一材一藝而人以是卜

上之屬意用君矣君性豪邁不問家有無有輒散盡不待餘身沒妻子
幾不能自存配吳氏明戶部主事諱嘉脩之孫女子三人長卽鶯次駕
次馭女一人孫男女各一人高氏自檢討公來本貴盛遭時鼎革家中
落君以布衣走輦下十餘年閒連舉順天禮部兩試位至卿寺文學節
概聞天下雖將用復蹶抑可謂難也已銘曰

彼美一人申浦之濱奮自孤特卓爾不羣力學嗜古負氣懷奇連蹇乃
通豈曰莫知諫垣抗論大著直聲骨鯁者奮便媚以驚一歲再遷恩顧
日渥納言靖共秩祀儼恪

帝簡厥心將授事樞未究其施中道云徂鬱乎松阡君昔手築先公
寫窆附宰木宛宛彼邱壘其石著德與功昭示靡極

巡按福建雲南道監察御史朱君克簡墓誌銘

王照

寶應侍御朱君既歿之五年君長子豐城令約服闋來京師手君狀徵
銘于余余與君同成丁亥進士距今五十二年矣君自中書選授御史
既按閩中遂不復出蓋與君不相見者凡四十餘年而君之墓草已宿
矣爲歎歎久之按狀君諱克簡字敬可號澹子別號石崖其先明洪武
中有八三公者自蘇州遷於揚州寶應之湖西今所傳朱翁村是也三
傳至楚琦公瑾瑾生訥訥生應登應生曰藩俱以科第知名於時曰
藩生方中方中生納夏納夏生爾遠是爲君父以君貴封內府中書科
中書舍人娶葉氏繼娶王氏俱封孺人王孺人舉丈夫子三君其長也
君生而穎異五歲就外傳九歲能屬文未冠補博士弟子員試輒高等
順治乙酉舉於鄉丁亥登進士辛卯授內府中書科中書舍人副主廣
東鄉試得周繼賢等八十三人榜發粵人悅服嶺南初入版圖鎮兵不
戢孝廉親屬多被俘掠諸孝廉謁君而泣君聞之怒髮上指卽走詣諸
鎮面詰之曰朝廷設重鎮以安民若縱兵肆虐國典安在今諸孝廉皆

朝廷之臣何至父母妻子不能相保吾復命當而奏若屬矣諸鎮咸皇
恐謝立命遂營搜索還之粵士咸嗟呼慶更生壬辰分校武闈甲午頒
太皇太后徽號詔於江甯乙未考授雲南道監察御史巡按福建時巡
方諸臣咸令陛見君奏對稱
旨闕寇方熾軍興旁午君始至首請於仙霞嶺增兵移游擊於楓亭以
固興泉築漳浦等十城爲濱海諸邑保障指畫井井諸如汰冗弁革帶
辦疏鹽法廣士額禁委署恤驛困疏前後數十上皆
報可蓋君自泄閩日以興除利弊捍災禦患爲任其最著者則賑興化
之飢民請捐漳州之逋賦馳解福州之圍困閩人至今尸祝之謂君所
全活何啻數百萬也大帥駐閩獲得長髮者輒戮之懸首轅門無虛日
公見之惻然謂是皆濱海居民爲賊所迫耳請嗣後擒得海賊驗其髮
未五寸爲賊未久訊其里籍仍編爲民君爲政寬平獨嚴繩貪吏不少
徇聞君行部多望風解綬去會君以兩尊人春秋俱七十遂謝歸築環
溪草堂於城東奉兩尊人徜徉其中有諷君當再入春明者君弗應也
尊人沒日與兩弟相聚未嘗暫離雅尙真率非遠行不乘輿非公事不
見邑宰邑有災傷徭役則媿媿痛切言之督撫舟過寶應必訪咨以利

弊君隨事酬答悉有裨益暇則蒐羅經史子傳及先世遺集手自警校日以寸計性利易減獲無大過不以疾言遽色相加後進有能文者必推掖之不少懈益誠信篤實君子也君生於某年某月某日卒於某年某月某日年七十有八配喬孺人同邑文學喬君巖女子二長約王子科副榜江西南豐知縣娶李氏次經歲貢生候選訓導側室萬氏出娶喬氏繼陳氏女二長適劉中柱次適陳仍喬孺人出孫六人約出者四經出者二孫女六人曾孫八人婚嫁皆名族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於某之原銘曰

射陽之陂粵鍾魁傑蘭芬玉度經明行潔宣葩鳳沼振彩鸞掖仁聲仁問播在閩粵功成身退寄志泉石康甯考終受祉元吉子孫繩繩丕承遺澤歸藏茲邱永安厥宅

通政司參議署通政使任公宏嘉家傳 任啟選 節錄

參議任公宏嘉字葵尊別字丹菽康熙壬子舉於鄉以教習官行人丙辰成進士壬申擢御史其冬巡視南城方是時御史噤不言人謂爲鷹解角葵尊連上疏請裁無益之廳員又總捕則與盜爲市官愈多民愈擾又言各州縣宜有講堂書院庶人知嚮學又言今學道不特受制藩

司並受制知府蓋道府之階級不甚懸既無以資彈壓部郎之聲望不
甚重又無以達封章求其公明萬不可得乞重其選疏既上具揭總憲

總憲大驚卽劾以挾私更制乞敕部察議

天子曰邇言官條奏少抒所見可免察議先行飭學臣定監規二條其

後竟以重臣董學政中省亦以翰林自部郎出者借編檢銜實自葵尊

發之旋巡視北城奏五城應行事宜謂盜風未靖由保甲不行稽察未

清由旗人雜處司坊未潔由勸懲不當又言州縣昏夜比較鄉民託宿

無地飢寒受杖往往殞命又或因分釐火耗之輕受簽役橫索之累又

言朝廷清丈所以爲民而藩府較冊上下動費累百津梁有關所以禦

禁今小港皆設巡欄旱路亦行堵截檢索至負擔稅課徧雞豚其爲民

請命言多痛切途有錦衣駿馬者突出葵尊呵止之眾謝不敢曰此某

王所斃千金且也葵尊大怒身逐之至王府坐其門誦王曰是申申者

何也卽出敢若何且出縛而杖之四十大憲入奏

天子曰御史行者吾法也汝庇優虧吾法一時直聲震朝廷馬三者咸

哢某弟登城私焉執而鞭之告其兄兄面謝過而陰謀齟齬葵尊葵尊

廷發其姦某斷斷辨

天子命掌其頰三十又聲九門提督罪

天子立罷之葵尊素慎怯一奏上輒戰慄或因而成瘡有笑之者曰子
意若此何如不言公曰嘉之戰慄氣不足也然其當言嘉知之矣知而
不言欺吾心負吾

君故不敢不自力耳明年掌山東道兼江南道又上十漸疏一曰朋黨
交結之漸始因交際爲餽遺漸以愛憎成水火二曰奢侈僭踰之漸物
力既殫等威亦紊三曰文武計誦之漸督撫提鎮挾私互訐小吏效尤
何以使民無訟四曰紳士吹求之漸有司視紳士如仇讎姦民以紳士
爲魚肉五曰上下奉違之漸

國家良法美意奉行者徒有虛文過當者反成弊政六曰名器混淆之
漸爲生養萬民計守令宜用正途七曰常平侵漁之漸貯穀久易澁損
又難盤察不若聽民輸錢數易稽而無朽蠹八曰河工興建之漸治河
惟去其太甚不必議開議塞借一勞永逸之辭爲逐利幸功之術九曰
情罪過當之漸如逃人止於鞭刺過宿反至竄流輕重不平枉誣尤甚
十日積習膠固之漸陞遷則趕缺壓缺處分則忽重忽輕視爲故常營
競日甚又奏銓政不平舉人揀選邊地一科內地乃至五科各官月選

竝兼雙單主事獨歸單月至捐納之有改注假急公爲居奇一石售爲
數石一人改作數人名器褻越莫甚於此皆得

旨議行甲戌改奉天府丞兼學政轉通政司參議署通政使內艱服闋
病目遂不出

奉天府府丞前禮科都給事中姜君希轍行狀 毛奇齡

君諱希轍浙之會稽人其先五世皆列卿明崇禎十五年君以國子舉

北京鄉試弱冠祖禮部尚書故在朝父工部都水司員外以奉使張秋

得罪君出之請室會鼎革舉人循例

敕受職以杜規避除温州府學教授值瑞安縣闕攝縣事海寇大至舟

尾高堞樓丈餘俯瞰而敵君募乞兒糜印牒于屢請府兵乘閒殺而出

大破賊眾于齊雲江順治九年遷直隸元城縣知縣畿北災五種不一

熟饑民牽子婦就食日以萬計時八旗張逃人令嚴酷所至閉戶雖僵

仆不使傍欄下君憐而收之察其雄非東音牝耳無環穴使大墾隰北

荒地地闢而饑民以活願縣多部件經時難理君決之如流水凡督使

及諸道營將公同視折以君當皆是君所受決皆不恨三省諸詞多有

願質元城者督使嘗曰元城能吾欲覓元城一詞再訊之而不可得也

因以尤異

召爲工科給事中會畿盜充斥探丸鳴鏑無虛日勢家陰相杖爲賊囊
橐前撫請莊頭盧兒概行保甲不報至是發覺賊曹供義王家人買馬
資賊而廂白旗丁爲之因緣舉朝側目不敢問君獨抗言義王孫可望

無橫草功徒以去卑辱與濞來歸

本朝宜湔滌不暇尙敢收亡命作關通齎盜之事至身爲旗丁豈復應
桀鷲自居抵冒殊扞而刺奸簿理昭昭如是夫盜有根氏主者是也盜
有黨羽憑藉者是也臣請破柱索義王家人及旗丁主子窮詰之以清

盜本

上爲下其奏飭部臣嚴議抵法聞者皆屏息嚙舌去時

上厲官方以廉貪爲殿最巧吏並公借罰緩以濟其貪擣刑曲罰公行
追比君曰是暮夜而白晝矣吾向吏元城未嘗入一賊錢也而公私厝
費無所課今何便至此乃于題恤旱災時極言酷罰之弊謂年歲不登
咎在貪吏貪吏營私尤在酷罰向者贖杖分別有力無力其所輕重不
過銖兩之閒耳擣度之吏猶或畸重以峻入今者贖杖本輕緩而倍五
倍十不拘成數小不應而敲朴隨之是罰以省刑而反濟刑矣且其緩

未盡聞也近者直隸撫臣疏稱昌黎賊饑隱匿不報則其餘可知矣夫以大有之年需惟正之賦徵求稍急猶且痛剝肉而嗟補創況當水旱頻仍之後加之二麥不升之時鬻兒賣婦尙鋤口不給而加以重贖繼之敲朴民何以堪乃飭還前例永遠不改會西南方用兵舊給馬正有期限不及期而倒斃者有賠椿銀兩南方風土熱水穀不良易于顛仆加之征行之際汗血勞苦請大江以南概減其半而征行之地盡蠲之然而軍需孔棘南贛撫臣報曲江始興兩縣知縣同時雉經廷臣皆相視咨嗟然莫敢言者君曰人誰不愛生况見爲郎官已違一命而輕生若此必有大不得已于此者夫大兵所集米豆草束槽鋤鍋口自所必需然必先時傳檄使之豫備應用什器明開數目如一槽飼馬可容四疋一鍋更番可煮糲豆十馬芻秣祇用一鋤本縣不足濟以他縣事訖交還不許壞壞至于水程舟楫陸程舉轎亭餐驛飯各有限度此外則一絲一粒無容需索否卽坐主者以放縱之罪則供億雖艱何至絕吭而乃以前軍猝至之頃擗拄不及遂至捐償則其立法之不豫亦可見矣夫行兵不嚴責在督立法不豫責在撫二者必居一于是請咨察前件并圖後効

上深是其言既轉兵科右給事中旋轉左無何轉禮科先是諸王大臣立會計法凡錢糧完欠每項各限十分以定考成條件煩曠動輒羅網有司救過憚憚無數月留者君請總歸十分但以一歲之徵收統完一歲之條件頭訖既清稽核亦便嗣此部計稍紓有司得久任不致輕去又恐查欠未定應停陞轉者或不經稽核分數與例符合而先咨停止始行稽核保無已停之官其拖欠未及一分或已欠而卽行補完或欠有公抵相應免議者而一經停止則部撫咨覆動越年歲雖不停已停過畢矣是必先查分數而後停陞轉至于完欠責成祇在藩司府州縣官于諸道無與嗣後稽核諸完欠不并及諸道永以爲例願當時陞遷之法雖有一定第旌功獎能多有躡等如罕獲逃人開墾荒地漕糧報竣則不論俸滿卽行躡陞君子遷兵科時力疏止之謂此三者皆臣子職守所應爲之事倘翫潔不舉則自有罰以懲其後而紀錄不已又復加級前已驟遷後復躡躡此非

國家勸賢意也夫此二者非有異能卓犖可以膺不次之陞者也徒以地當畿輔官近轉解逃人漕糧得以施設而推之他省卽不能矣且國家縱乏人庸庸無勸農顯善敦禮興讓勤兵訓旅有什百踰于是者

而皆未聞有凌躐之舉獨于此三事斤斤加意如倖進何又其時有以捐率辭利紀錄勉名固亦良吏所可爲然而營俸外之金冒非分之級漁地斂民夤進不已是紀錄非旌賢捐俸亦獎貪也是豈

盛朝鼓厲之初心哉方是時

世祖章皇帝急于求治其于闕聰達明惟懼不盡而君又公忠敢于論事雖骨鯁侷僂每優容之故嘗得以盡其言前此太僕少卿吳允謙以參政內陞君已劾其貪列其贓私下部議法而山東兵備道陳德容由海寇歸命降授今官而君復劾之謂駟儉穿窬不當使冒濫名器爲用人羞至是進君禮科都給事中復糾禮部巢雲林及主考莊朝生科場指詐諸事而准倉主事熊焯權關病商特劾治之會

上以災異求言君連上六疏一時風采卓越無如君者

今天子登極君以禮臣職掌請諡號條典禮外謂天下無事惟道寇鄭逆以東海一隅游魂未滅遂使江浙閩粵沿海郡縣所在戒嚴墮名城毀要害東南海壖貽累無已豈賊之必不可滅抑任事諸臣不効力以馴致此也夫海賊之眾不抵東海一郡縣也其揚帆得意不過乘風汎之便逞剽竊之技者也彼其寄身命藏妻孥者獨廈門區區一中左

耳夫中左之距漳泉海面不過二十餘里何難多置艨艟相機進剿直入鼠穴而江浙左右則各謹守禦以防其衝突是闔兵任勦江浙任守而勢已定矣于是造船艦以馬足不蹈海也練水師以陸兵未嘗操櫓檝也敕矢石以摧其鋒設犄角以遏其軼置應援以制其變選游哨會哨以偵其來去賊眾雖狡斷未有不戢擒者時疏入值

世祖皇帝不豫已奉

密旨下該部議而遂巡未決暨

今上親政西南再闢遂決計行采入之舉距君所請日已閱十年前後廟算如合契券今已犁其族版其民郡縣其土地東漸之化遂越溟渤然後知君言之果先見也君內陞後遽回籍時水部公尙在堂承歡者八年至康熙九年始赴都候補值京堂關員

上諭

先皇帝言臣必能咬鬯舊事大裨于今政仍以原官補數月每入侍必溫言禮之嘗于班行呼君名詢君鄉居君乃具三疏一請增科員防耳目壅蔽一請撫臣仍筦兵防地方竊發一請緩期奏銷使催科不迫會浙撫范君承謨以疾告業奉有

俞旨而君疏留之乃由浙遷閩以總制監靖南軍遂殉難云既而補順天府丞以艱歸服甫除會奉天府丞闕

上念盛京根本地須君往就家補之三年以病請假歸杜門謝賓客立宗祠義學講習禮教之有裨于鄉邑者康熙三十七年五月十二日無疾卒西河太史爲狀曰汪司成有言司諫主封駁侍御史主糾彈今則條陳事宜一里師耳惟君不負此官云嘗讀君疏稿凡四十餘篇駮髒激切得古諫臣風其所抗疏必中綮要非大關國事民命必不言言不令可行不進且相其立意欲挽世缺刻而歸于廣厚故其疏刑罰惟恐失入疏清丈田畝惟恐溢故額疏舉人揀選法三年二年惟恐其不早疏勘合惟恐不復至于審法律商酌流徙其踟躕于寧古塔席北之閒徘徊排惻宛轉嚙嚙每一展卷未嘗不流涕也言事至此賈長沙陸敬輿睦平後矣若其居鄉之善白宗族鄰里鄉黨以及友朋無不藉藉然子曰賢眾人亦曰賢非阿好矣

又美司諫治外事狀

同上

美司諫君用治吏起家

世祖皇帝特召諸治吏二十三人各于兩省官令入諫而司諫君稱首

于是君得嘗嘗爲直臣凡五年

今皇帝踐阼念其勞以列卿詔進君乃乞假覲省水部君於堂鄉游而其友毛姓以避人故主君家會守越者來請君諫書兼錄君爲吏時事取其大都一二則可爲典者而屬姓以狀謹狀君自言曰治內者綱也治外者理也綱以制理往用意科以列紀往用事事之所在而政舉焉意之所至而法以張焉君筮仕司教在浙之溫溫於漢爲東甌王國其地北當海而環山可藪多寇君以司教攝瑞安縣事適寇至時寇輕瑞安用少嘗之君帥鎮兵之守門者數十人驟殺而出賊遁時戊子五月六月賊大至渠劉姓有名環城以營餘盡伏仙山間君帥眾登城未固稍爲補苴裂衣標於竿關舉門礮發城之南瑞城久敝也震之崩一角眾大恐君乃復檢諸門礮得最大者遍搜城稍炭及七十斤盡賣之大礮中關舉城中山發之以稍仰踰賊營不甚傷賊然賊乃大恐卻之環數里外君乃斂民家醢瓶凡百餘丹紙泥其脣以脣四嚮架障閉賊望見瓶驚以爲列礮不敢近然賊且剋期必三日下又益召諸賊眾恐甚君時登陴瞭望示無懼意安眾心而陰募丐僮裂竹衣方寸作告警牒覆以縣符綯履之蒯繩使夜出之丐經賊營而請於郡三日郡兵至乃

台諸門兵殺賊賊又遁君遷元城縣令縣西接衛河自衛輝達內黃河
受淇及漳及沁下與漳沁直沽合多水患而沁時暴漲入衛東下湯湯
縣故附郡之協守者率鎮丁隨郡坊築於衛之上流思遏之而留君
捍城君射先負芻結芻於枋之木閒以板以障城賴之燥而上流坊築
者不得成水怒且奔勢洶洶居民大恐忽一鎮丁狂言曰予河神也予
方請帝命將瀦爾城而元城令姜君仁長者也又善治水必姜君親禱
予瀦可免趣煨瑤瑤環首項閒當是時民固已望君至是聞狂丁言望
益甚踵請于路君夙不肯神且慮中狂諄不應顧民心宜慰也乃命潔
于社設水土神祠之若禱社者竟不一顧狂丁水平順治壬辰畿輔饑
且近畿下園田令施易民居遂多流民及其嚮諸郡而各不內也則流
益眾方是時立逃人法最嚴凡去旗歷人訟匿勿出勾稽者得之十家
坐故他部來無名數悉不敢以內而流者貫於道僵如毫毛鄉民既鍵
戶居即叢祠社宇亦閉以土流者多仆欄下君憐之召集諸父老諭之
使留父老如逃人何君曰可辨其攜子婦者耳三窟于環逃婦也否
則留而以卻其獨行者則且可無慮且獨身易生也且夫郡亦饒閒田
各任而亞旅而教以墾土待年升科是公與私均利也眾曰諾於是留

者以萬計井里皆滿既而督撫廉其事下其式諸郡使倣行之流民以
安及其既也流者或不得於其所主又其勢不可以去初以饑來附既
或飽而生其心則或自指爲逃人覲與所圍田之旗倖相認則坐主以
法不然則亦狎子婦還里可自便於是檢舉稱逃者時特設督部府
司逃事君每聞稱逃立爲文押赴府使不得瞻顧爲奸然猶懼審詐則
狡者猶得押還自便也君復移之曰審詐得還縣則嚴治以罪或從解
論之而於是稱逃者亦竟以息論曰司諫饒治蹟卽此觀之亦管樂之
材也或謂司諫對闈時多行仁以意如預積貯以備荒政緩並徵而甦
民貸傷心宅流告以祥刑目瘵士窮促之揀選皆惠愛也卽其他戢兵
弭盜調銓佐儲無一非實効而此悉不載獨載其治外者時復有催科
法最良至今西北俱效之見別錄

又上 誥授中憲大夫奉天府丞前禮科都給事中定庵姜公神道碑銘

姜京兆公以康熙三十七年五月十二日卒子扶服哭之且爲作事狀
附公所著姜氏譜後其明年卜葬於褚里福全山之陽禮君卿大夫皆
有二碑以下窆而墓門東南爲神道出入之所當以一碑移其地且勒

銘焉予惟京兆公以司諫內遷莫
天子都居作帥於京師首善之鄉然且舊京根本地並邀公坐鎮以倡
九有其爲中外所倚毗爲何如者乃湖公在司諫時疏數十上值
世祖章皇帝闢門伊始諸草昧荒略名法未備相視爲缺刻毛舉而君
以寬大處之會兩河地荒敕直指按視清丈諸衛所屯田歸併藩產廢
斥諸地君請稽舊額核全書所載而準其數勿令妄有增益使州縣弓
尺得上下其手夫增額爲益課計耳乃不思地力有限正課幾何在有
司不過誇一時智計之能而永貽朝廷以加派之名不可也
上深然之當是時地方新闢民錢多積逋催科者合新舊而並征之而
公任戶科力請勿征謂量地所出一年祇得當一年之輸移新補舊將
必并其新而逋之矣夫今年之新逋卽明年之舊欠也第有司考成旣
以完欠爲殿最而完欠之數定限十分凡十分所核不論煩條瑣件毫
釐偶闕卽議處隨之自順治十三年諸王會議以後勒爲令甲諸科條
件旣多而有司經承動輒羅網朝至夕行無半席煖者公請盡合諸項
之十分而總作十分則毫釐細故不致輕去且分各年之十分而各作
十分則捱年遞察不致重累

上既是其言而廷臣上下皆以爲便遂立敕舉行永爲定例其在今四十餘年無變更焉乃西南用兵兩廣撫臣報始與曲江兩縣知縣皆同時自裁不知所由在朝相視毋敢言公惻然曰人孰不樂生乃甫徼一命而輕生如此此非將隸吹索之卽守臣儲備之不豫以致有是務根株所由勿使行閒居守兩得委卸以飢國法書上聞者皆咋舌公嘗曰大學以理財爲本而理財之要實惟用人今

國家旁求亦云孔亟而一時吏治未登於古豈其賢實不足哉良由求治太亟進身之途寬而眞才反多蔽也夫弭盜催科輸貲辟土亦臣工恆事而乃開荒有陞捐俸有陞漕務全完有陞多獲逃人有陞浸假邑無荒田糧無漕件四封無旗人官貧無餘俸則既無與於斯數而苟其興賢勸功課農養士修禮制而興教化有十百於此者將何鼓舞然且捐俸急公本屬臣誼而獎之太過將必有糜費金穀竭他有以足此數者此非所以厲廉而適足以獎貪也至若逆賊歸命遽受顯職則屬民尤甚夫穿箭駟儉狂逞海盜一旦計無復之叩首軍門不過旬朝夕之死初非有湔滌被濯之能可立後效而乃監司守令冒濫名器夫居官必貴通經非謂柔翰之有良於弓矢也以爲天下惟讀書者始能明理

識義燭民隱而飭官邪而況錢穀之稽核獄市之裁決機務之參預無一不究之平時而施於一日否則茫然入官四顧無術勢必假手幕客諸請胥吏而後止此事權所由落而線索所由生也且用人之途亦既不

國家縱乏才亦何可使狡獪雜進至於如此其言皆侃侃切於時政而上方好賢力求敢諫故公得盡言稱一時盛事至於調繁簡轄兵馬窮私販廣會推清改折蠲賠椿緩征欠均銓法復勘合豫揀選重律例察關政凡三十八疏皆一一議行雖諸部所議偶有齟齬而上未嘗不反復其詞而念其直也乃公方入戶科時關西參政吳允謙以督撫專薦既已遷太僕卿矣公發其爲道時貪跡立下吏議而其在兵科則海寇陳敬容以僞軍門投誠授山東兵備僉事公奏奪之至畿輔失盜有供義王家人李進才及范二達子爲之因緣有司莫敢聞而公爲發覺請直清盜本而後愉快至旱灾求言公首以罰鍰入告謂早者歲不熟也乃民不苦凶歲之不熟而苦貪吏之酷罰向者贖杖分別有力者四兩稍力者一兩五錢擣虔之吏猶嚴刑以濟其惡今者贖杖一名動輒三十四兩然且以意眦睚不拘律令在

皇上不過期無刑之治而反開不肖者以貪黷之門甚非行法之意也夫年豐歲稔微需稍急猶或有剜肉補瘡之嗟況當災旱之餘二麥不登何堪重醵敲朴之下其不爲鳥獸散者幾何矣及海寇縱橫沿海震動公疏請撻伐俱有方略已奉

章皇帝密旨議勦未及果行而

今上克諱加以六師遂耕犁其地而版籍之與公之所告若合符契其先見如此公諱希轍字二濱別字定菴明禮部尙書箴勝公之孫工部都水司郎中紫環公之子也世居餘姚六世祖春軒公以工部主事劾逆瑾貶瑞州府通判高祖對陽公以行太僕卿忤分宜相公致仕曾祖翼龍公由禮部郎中出守以建國本上書罷職贈光祿卿遂徙家會稽爲會稽姜氏公少穎異善文崇正末都水公以出使張秋治故河註誤下刑部獄公徒步入京請救會是年舉京闈鄉試公以諸生例咨監入試中式乃出公於獄而奉之歸里會鼎革下令搜京闈見舉者授以官公以南歸免歲丙戌王師下江東大將軍貝勒檄公出授監司而公辭之乃循故例補温州教授攝縣事因以民兵大破海寇之寇温者陞元城知縣鄰郡饑流民至者如蝟毛時逃人令嚴曳街道路無收者殍殮

相望公憐之乃察其男無東人語言婦耳無三環穴者悉留之墾集北荒地受僱得食活者以萬計臺使下其法使鄰郡效之地之荒者悉以墾而饑民活者以數十萬計乃於順治十四年卓異

賜章服陞戶科給事中明年轉禮科右給事中十六年轉兵科左給事

中遂於是年冬陞禮科右給事中會

今上登極公以禮臣襄諸大禮充辛丑會試同考官康熙元年內陞京

堂官候補歸越八年始赴都

上以公為

先皇帝言官重之謂其言必有裨于今政破例仍補戶科都給事中乃

連具三疏一請增科員以防壅蔽一請撫臣仍轄兵以防地方竊發一

請緩期奏銷使催科不迫是年補順天府丞以憂歸又八年奉天府丞

闕就家起視事三年以母疾予終養歸旋丁內憂服闋不起自十八年

至三十七年凡十九年無疾卒公丰儀峻整瞻視越恆量懷抱犖犖然

見事敏捷如飛隼之及物而予人和坦好推解能拯人之急而出人于

厄子中於所隙流離展轉屢言諸臺使解之郡江防不守民居困於沈

湛設法救援其於宗黨之惇睦凡鄉祠義學墓田宗譜皆一身修舉無

稍遺闕至於友朋之相卹其得所告而去者踵踵也嗟乎賢矣公配朱
恭人爲行取科員澹明公女生子二曰堯曰坦庶子堯以年貢補杭
州府昌化縣教諭陞國子監學正生子七長公銓丁卯科舉人餘俱列
庠序有名公銓已有孫繼君五世稱極盛而堯以文章著自太僕公下
文章經術至公益大而堯克繼之坦早卒銘曰

保氏箴尹見周季時宋人無學謂無專司兩省四品補闕拾遺有未便
者因而去之不審鞞鐸所以納誨匡輿正軸全在子是是以十論不削
一二時謂良臣用使言事公之立朝侃侃盡職少具亮節更抱寔德每

事進言謂古遺直
聖本無闕諫亦有力矧當草昧朝陽始曦宜以忠厚開萬世基竭我愷
惻還于丕熙千秋

國史猶應鑒斯特公歷世累顯文教太史傳書夏侯作誥惟公有子繼
述大孝清芬是揚駿烈克紹況其成績早勒太常邦詞里頌亦云孔揚
惟此片石雖表未光拜墓下者思之難忘

謹案原編有敬陳一德之箴疏請禁躐陞疏二首已見經世文編
今不錄

詔授通議大夫通政使司通政使楊公籍神道碑銘 毛奇齡

皇清詔授通議大夫通政使司通政使楊公於卒之三月祔葬虎跑進

龍浦山先塋之傍遺命勿上謝疏勿乞

恩賜祭葬勿飾石人獸望柱于墓獨是東南神道有桓楹分樹仿延陵

題墓之意當有文字而以予舉

制科時爲三相公及翰林院掌院學士所讀卷掌院學士者今已故都

官尙書葉公公會試同考時所得士也重門相禪誼應操筆執其役又

以予曾職史事卽以此當史氏之誌因再拜稽首按狀公諱肅字靖調

別字西巖仁和人也其先籍江南合肥以勳衛授世職杭州曾祖諱憶

其伯兄諱恆由選貢生任山東臨清州教諭遂家於川公祖松坡公諱

大化諱贈通議大夫皆居杭州而仲卿公以臨清地勝會挈家人僦其

地故公母顧太君諱贈淑人生公於臨清別宅會顧太君父萍實公爲

山西平陽衛參軍攜公至任所至八歲而始歸顧太君膝下適仲卿公

遽棄世仍扶柩還杭州當是時公家以屢徙中落且親族鮮少公與長

兄峻明公考授經歷仲兄如之公邑文學相依如肩背夜共被晝易衣

以出仲兄每授學所得館祿僅八金必兄弟分之公幼不好弄數歲如

成人而天資高少有文譽既早年為諸生而以

國初鼎革毀儒服溷跡商人車仍傲居臨清別宅自分拋舉業為親知
勸重以臨清籍就童子試由州而府而道三試皆第一順治十一年舉
於鄉明年成進士除大名府推官先是遷臨清時閒以乏食應直隸王
參戎幕下之請至是參戎以誑誤落職而案尙未結公為白其冤得未

減且捐俸為折贖周恤甚備乃任甫期月

世祖章皇帝廉其能行取授戶科給事中會值鼓院有辨復降革官職
濫擊登聞者公大言鼓院之設所以呼大冤詔大枉軍國民瘼久抑不
治者藉是伸理豈容以一己子奪上瀆

天聽斥疏通政去而文武官開復舊有定例至是吏兵二部於開復之
例任意參變公特糾正之值己亥會試公以同考官取士十七人皆名
卿如馬光劉如漢蔣宏道葉方藹等已轉刑科右給事中明年轉工科

左給事中

今上登極充頒詔官至甯夏覘邊郡疾苦軍旅疲困謂西川初闢抽撥
秦兵鎮其地戍守之制豈容暫緩特其地叢箐險阨為獻賊所草殺自
晝千里無生人虎狼都其中倉黃戍守本屬艱難今復盡遷其家屬以

皇朝通志卷五十五

七十五

實其地夫鎮兵自月餉外原有田畝室廬以象家口今使捐田畝拋室廬于山萬水以填此虎狼之鄉劍閣棧道曳銜而行此非徙之實死之也古有踐更番休之法今一仿其制迭相轉調不必遽遷其家室而限期遞代亦不廢事至平涼屯地設苑馬一卿專司孳息原以備邊郡攻守及內地驛站之用今關塞所需取之茶馬而鄉亭郵遞動輒支驛站銀兩以補倒斃致孳生馬匹悉散之游牝蹴蹋之地水草旣不給而騰驥無用翻累閑牧夫市馬防戰畜馬亦防戰無以異也支銀買馬與領馬抵銀其相去不少閒也是必苑馬與茶馬一體分撥而附近驛站則直領馬匹以抵銀兩庶閑牧寡累而孳生不至於無用若夫邊兵月餉給之藩司而秦地遼闊邊鎮去省數千里每一領給動經歲月則邊縣解司似不如徑解軍前之直且捷也

上深然其言乃以覃恩封二代公捧敕徬徨念顧太君春秋高請歸省

觀上許之越一年假滿赴闕補吏科左給事中使稽察吏部事務乃以獄

訟繁蔓請

上飭部臣分別發審會康熙二年癸卯順天鄉試以經題訛錯諸生紛

紘訟闕下公上疏曰竊惟三載一試本求賢盛典故事凡闈中試題例皆本經同考官所擬今春秋經題則同考官羅繼謨擬進者也乃春秋第四題經係邾子而題訛邾人夫以春秋本經閱春秋房而題有誤錯其人固已疏矣且此第四題卽已亥科會試之第二題也已亥是題亦曾以邾子誤邾人隨經知貢舉與監試官題參而考試官亦自檢舉請

奉旨改正試錄因將同考官范廷魁孫承恩處分在案此人人共知者已亥至今相隔祇一科不宜遺忘而繼謨者又已亥春秋房中式士也以已中式題而擬以試士既屬可怪況已經誤錯之題而重爲訛錯在前此之誤猶曰坊本相沿偶失檢點故孫范參罰可從輕擬今已經更正敕改試錄煌煌然見勒功令而乃以是科中式之人題卽是題錯復再錯是前爲過誤今且怙終前固違經今復悖敕此其所係匪細故也然且前時舉人哄堂而爭則內簾受過凡反題紙寫邾子者概使錄今之諸生亦哄堂而爭而內簾必不受過凡反題紙寫邾子者皆帖斥不錄則遵經士子反受黜落去取盡乖詘抑誰贖毋怪乎叩闕之多謾謾矣上閱疏震怒著從重處去而公亦卽以是時

敕內陞京職需次回籍扶侍顧太君者又八年
上俯念舊勞特旨召用以四品京卿服俸仍管禮科給事中事且謂公
等係

先皇帝所用諫臣必諳練國事各進一言以佐盛治公乃極陳小民疾
苦連年蓄荒設救恤之典商捐助之法開罪犯折贖之例又且另疏積
儲定制經久并請追在官贓昧銀兩及中外所奪月俸以暨關稅溢額
鹽劬割沒總移之爲賑民之用仁人之言其專於惠民如此康熙十一
年二月

上躬耕藉田敕和碩親王以下文官四品以上各齋戒入先農壇公屆
期以蟒服侍班已而陞鴻臚寺卿值癸丑

欽賜表裏帑金充殿試執事官未幾遷通政使司通政使乃以積疾發
兼念顧太君在堂累疏乞予告蒙

溫旨許之會顧太君年八十賀者填門而
恩綸以榮封三代頒官誥適至太君冠帔拜於庭觀者羨之因願其堂

曰慈慶堂既而太君卒服闋卽具疏自陳衰老
恩准以原品致仕遂杜門卻埽焉康熙十八年

欽賜日講四書解義一部二十年

欽賜日講書經解義一部二十四年

欽賜日講易經講義一部二十六年值

太皇太后大行公扶疾赴闕哭臨越明年

上南巡狩公朝于行所及還宮特傳在籍大臣自開府以上十人使所

在宮存問公居一焉三十八年

上復以河工未成駐蹕清江浦公同在籍諸大臣恭請

幸浙卽迎送朝見如前時乃以暮年家居得重瞻

天顏喜溢過望舞拜卻杖一似較昔增健者越五月無疾卒公性孤介

而龐和與人齒遇無畛畛而未嘗有汎濫交孝親友兄弟情睦鄉族而

疏逖者不加薄固窮而不侈于宦達致身通顯而家無彫室榻棹不設

寶玩日食戒枯朽而棹無兼殺之饌所衣敝裘嘗解之以與貧者每讀

律講

寶訓公必往而非然者卽終歲不入府縣門一步遂安張公以巡撫使

浙雅重公嘗昏夜親詣公所居墟觀門巷無閑闕無屏繚管鑰無外宅

男兒警櫛蕭條如寒冰歎息而去公坐臥一室不出戶僅以小童住戶

外令司啟閉嘗曰人生幾何東牆之陰有寸移寸滅而已公卒於康熙

三十八年九月七日享年八十以順治十一年

賜進士出身授直隸大名府推官

欽取考選戶科給事中已轉刑右於十六年己亥充會試同考官越三

年轉工左宣

詔甯夏以覃恩教授徵仕郎轉吏左奉

使稽察吏部事務以考滿二等勤職內陞京堂官重以正四品京卿頂

帶食俸管禮科給事中事陞鴻臚寺卿康熙十二年癸丑充殿試執事

經筵侍班進今官元配沈太君誥贈淑人繼張太君誥封淑人子四曰

湘田濤曰濬皆國學生曰淇歲貢生孫六曰士楷士標士權士杞士榘

士樞女二孫女三所娶所嫁皆名族乃系以銘其詞曰

維此哲人生超於羣如鳥有鳳而魚有鯤其言可法其行可尊

兩朝耆碩受不次恩澤下海國身歸邱樊以其所居名通德門矧茲夜

臺爰藏衣冠過者下馬澆酒墳閒日月有盡其墳長存翳東南道時游

清神片言不泐敢告後賢

鴻臚寺卿劉君國徽墓誌銘

潘耒 節錄

劉鴻臚國黻字禹美江南寶應人康熙二十一年進士選庶吉士改戶科給事中遷刑科都給事外艱服除補戶科擢通政司參議歷督捕理事官其在戶科嘗建言民閒田畝有大地小地上中下地之殊起科輸稅或以二三畝當一畝或七八畝當一畝蓋土有高下美惡田有寬狹肥磽自古則壤成賦不能強之使同也今賦役全書所載或田少而賦重或田多而賦輕卽以揚郡言之高郵田二萬五千餘頃額徵銀四萬一千餘兩泰州田九千餘頃徵銀四萬四千餘兩興化田二萬四千餘頃徵銀二萬八千餘兩寶應田二千餘頃徵銀二萬餘兩非泰州寶應之田視高郵興化少至三倍十倍而賦重至三倍十倍也泰州寶應乃大地而高郵興化乃小地也小地則一畝爲一畝故賦輕大地則數畝折一畝故賦重而全書不明言其故吏胥緣以爲奸愚民以小畝而輸大畝之賦者有之恐異日有借言清丈欲以一畝作數畝民何以堪請敕纂修簡明全書諸臣將天下田畝等則詳覈折數具載書中以垂永久

上是其言時有建議請丈量淮揚田畝以羨地入官鬻之者君疏出乃寢在督捕刊布則例俾官民通曉往時以一逃人爲根連累至百十人

及以逃案爲市取所歷州縣官職名待劾者皆剔除之由是督捕事日簡案牘日稀

天子遂裁其官併歸兵部而禹美改鴻臚卿尋卒官

誥授奉直大夫掌河南道事山東道監察御史加三級又加四級沈公

愷曾墓志銘

胡會恩

侍御弱冠登第仕最早其歸也甫踰強仕其卒也亦未逮服官然居官十餘年忠愛達於上切直稱於時經濟見於用則侍御爲不可及也已丑下世越四年癸巳余請假南歸子世棟持行狀來謂將葬公於馬墅勾余志其墓余與侍御交獨厚且爲兒女戚知之最深不得以不文辭按公諱愷曾字虞士號樂存世居歸安之竹墩五世祖諱應登以明經起家歷仕甯國鳳陽青州三府別駕贈資政大夫南京工部尙書高祖諱子來萬歷庚辰進士仕貴州兵備副使祀廣平名宦曾祖諱倣焄歲貢生仕華亭縣訓導四舉鄉飲賓祖諱燕卿庠生贈文林郎山東濟南府商河縣知縣加一級崇祀鄉賢父諱鉞歲貢生以公貴封奉直大夫掌河南道事山東道監察御史加三級公幼穎悟善屬文丁巳特科年十七登賢書壬戌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以疾給假歸己巳赴館職

辛未改山東道監察御史本年四月喀爾喀率所屬內附

上以遠人來服安插撫綏務使得所詔以十二日親巡邊邑公上疏曰
人主執要不煩邊地馳驅非易其安插事宜遣大臣經理令逐一奏聞
足矣萬乘之軀豈宜輕出

上以書生語置之比駕還思公言召對賜宴丙子

上親征噶爾丹克之歲暮以餘黨未靖

駐蹕塞上公謂邊塞風霜視內地十倍徒以妖魔未淨翠華遠駐非所
以慰臣民也因力請回鑾公之忠愛類此相國李安溪督學順天丁母
憂有

詔奪情公首抗疏曰學臣爲士子師表使衰經者衣錦論文其何以訓
宜令終喪以隆孝治粵東巡撫高承爵聞母喪視事如故公以其戀職
忘親劾之北征總督中路糧餉于成龍輓運愆期公劾其任情玩忽違
誤軍需在大臣尤爲負恩一時震懼公之切直亦可概見初富民入粟
冠服許給三品公上疏曰

國家設事例雖出權宜要當爲名器惜量給七品以下庶不至忘分僭
奢

上是之逃人例捕獲三十人子擢失察一人褫其應擢而獲諳者准抵北城吏目某以失察落職先經議遷部不准抵公上疏曰朝廷有功過相抵之條三十當一不可謂不嚴并此不得是使朝廷失信小吏受枉也部議卒從公言太湖爲東南水利歲久淤塞失故道公爲指陳利害請疏濬并條設官募夫修築諸法詔下撫臣議時狃小害昧大計不果行論者惜之及巡視兩廣鹽課設拆舊完新法清積逋五十餘萬兩復兩疏奏免漁引耗鹽例御史巡鹺限期止一載至是以商民泣留令再任此公經濟可見之施行者也當公在臺省時總憲遂甯相國繩屬禮於諸御史公抗言非古制遂甯爲改容里居後每酒後興酣爲詩文輒矢口出令他人書之不假改竄其意旨清元爲經生所不逮天性孝友事父母備極恪謹素善飲嘗寓武林僧舍與客飲沈醉會封公至屏棄尊疊肅衣冠謁見不知爲既醉也其敬畏如此於同氣友愛甚篤伯兄三夏卒無子以冢子王晟嗣之客至已必爲拜哀戚之容弔者俱爲感動弟京曾爲諸生有文譽早卒公痛之以己子學志嗣其後爲置祀田其他敦本睦族賑卹里黨事不勝書茲特綴其大者公生於順治十八年辛丑四月二十八日丑時卒於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八月二十七日丑時年四十有九初配韓氏封孺人贈宜人次陳氏贈宜人次董氏男子九人王晟內閣中書繼伯兄三夏後世棟州同知學志歲貢生繼弟京曾後世楞州同知世業世栗世清俱國子生世奇尙志俱庠生女子六人孫男五人孫女四人姻戚詳載狀中康熙某年月日葬公及三宜人於馬壑敢爲之銘銘曰國之福兮惟其言地之靈兮惟其人茲佳城之旣封兮澤以貽其子孫

又御史沈公傳 姚世錄

仁廟有御史曰沈公愷曾字虞士號樂存浙之歸安人沈故吳興著姓元至正間有名子敬者實始居歸安之竹墩是爲竹墩沈氏沈氏自明迄今以甲科躋顯仕者相望明萬曆庚辰進士歷官兵備副使名子來者公之高祖也子來生做焯歲貢生仕華亭縣訓導做焯生燕卿庠生贈文林郎燕卿生鉞歲貢生封奉直大夫公之父也公少瑰偉絕特語出驚人年十七中康熙丁巳科舉人就會試以從兄宮贊三會閣學涵分校例引避壬戌登進士第選授翰林院庶吉士辛未改山東道監察御史御史有言職自明設爲十三道亞都御史而本朝因之其爵秩不甚尊然稱是職者率難其人若公者乃所謂真御

史矣

仁廟時朝廷清明官事無闕然公於其時疏慷慨數十上語皆切直其

最著者辛未喀爾喀內附

車駕親巡邊邑公上疏曰臣聞

皇上有巡行口外之典無非為蒙古諸臣定賞罰編戶口安插新附此

誠

皇上如天之仁欲使百萬生靈無一夫不獲其所但聖躬遠出閒關崎

嶇且其地風土迥異服食起居未必與時順適

乘輿勞頓於外羣臣宴息於家臣心何安況近命部院大臣先行料理

止須逐一奏聞於紀功錄過之中寓慶賞刑威之意仍與

皇上親行無異叩乞傳旨暫緩此行疏入一時大小臣工俱為震懼後

駕還頗思公言召對賜宴又丙子

上親征噶爾丹歲暮以餘黨未靖

駐蹕塞上公請回鑾疏曰欽惟我

皇上親政臨民睿慮周詳雖最勞最苦之事莫不躬親身歷寒暑備嘗

今聖躬親臨沙漠功成奏凱猶以小醜游魂未盡殄滅

皇上綢繆布算總爲蒼生計出萬全但邊塞沍寒十倍內地

萬乘至尊一年之閒戎衣弓矢數慝奇勞在廷大小臣工莫不引領

乘輿不遑寢處敢請

皇上俯允回鑾庶臣等負暄獻曝之私得以稍慰安溪李文貞公督學

順天時母憂有

旨奪情自陳請給假九月公拜疏劾之又劾閣臣票擬不當科員封駁

不聞謂臣思父母之喪天下之通喪也

皇上以李光地文行素著特爲簡拔原從維持名教起見方吏部題請

終制爲閣臣者職司票擬理應委曲奏請始不當有在任守制之票既

不當有仍遵前旨之擬試思學臣關係唯名教爲緊要

皇上方以禮義廉恥難進易退之義鼓勵再三而閣臣身居密勿正宜

以此爲進退百僚之準豈親喪大典反不爲緊要乎至於科臣職司封

駁閣臣有所未當科臣繳

旨覆奏固其職也乃科臣亦復默然臣不知其所封駁者何在也臣不

敢以妄擬閣臣爲嫌劾奏同列爲咎又請免富民納品疏曰

國家設官分職量才器用下至吏員一官亦必三考稱職然後予以一

命之榮所以慎重官方者如此其重也自事例既開遂有八品頂帶榮身之典此不過暫假微末之虛名以資鼓舞近者廷臣議覆陝西提臣孫思克請開事例一疏內開一款富民捐米若干與六品若干五品若干四品三品夫四品三品之官皆係大僚品級乃以目不識丁之鄉愚忽而紅頂錦衣與九卿巡撫大臣混淆無辨雖屬虛銜似與慎重名器之意不相合臣請

敕部停止未必於國體無少裨益他如假監之株累則請嚴局騙之棍徒而無知被騙者許以自首逃人失察之處分過嚴則請仍准功過相抵之條以明激勸北征大兵糧餉總督于成龍不當遷延輸運違誤軍需廣東撫臣高承爵已請離任守制不當於一切人命盜案仍然照常具題忘哀戀職其慷慨切直無所瞻徇多此類其請疏太湖淤滯疏則極講詳究於宋元明已來諸家如單氏郝氏蘇氏以暨夏氏原吉歸氏有光海氏瑞徐氏獻忠之議而分析條理窮竟源委以折其衷當時雖部議格不行然公所著東南水利議一書至今論者與公于世棟等所編西臺奏疏並稱碩畫焉蓋公官御史凡七年嘗以山東道監察御史協理陝西道事巡視中城旋掌山東山西事其明年督理寶源寶泉二

局又明年掌江南道事值東宮大婚監理

賜蟒是年又管理登聞院事甲戌監武會試今閱卷分南北試期各以三日准文閣公所請定者也尋又掌浙江道事越丙子監順天武鄉試掌京畿道事明年丁丑充殿試監試官掌河南道事加三級覃恩授奉直大夫戊寅又加四級及己卯巡視兩廣鹽課巡鹺例一年而代公獨留再任辛巳復

命掌山西道事丁外艱歸會以運使某望誤辭連及罷其視鹺兩廣也多惠政設拆舊完新法清積餉五十餘萬兩積引百萬餘道商困以蘇復兩疏請免漁引鹽耗商民俱德之故有再任之

命其在臺中也憲長遂甯相國以屬禮繩諸御史公抗言臺臣無屬禮援引侃侃不屈遂甯為改容屢薦於

上時同臺當湖陸公正色立朝不少假借與公雅相推重而河臣靳公入覲見公於班聯屬目久之揖而曰是沈御史耶真御史也其見重於當時諸名臣如此乙酉歲

聖駕南巡召試行在稱旨賜御書戊子己丑閒歲大饑議設廠賑粥然飢民匍匐數十里僅一飽及歸而飢如故或更有老弱不能偕來且來

而不能飽者更或有飢極而恣飽飽而反致斃者公按期給發計口授粟子弟持籌人無中飽惠均而全活者無算遠近效之至其敦孝友恤宗黨葺祠宇置墓田居鄉諸事都有可傳詳見家乘公狀貌魁梧遇事敢言節概懍懍及其與人則躬躬謙下雖淺夫孺子如貴客然平時詩酒自娛然與親朋談讖或至竟日人未見其號呶失度者詩有來雨吟稿若干卷四書義名蘋洲偶存長洲學士何公選入行遠集凡若干篇四方傳誦焉卒年四十九子九人皆以文學世其家

贊曰昔歐陽子有言司諫七品官爾而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係焉故學古懷道者任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官雖卑與宰相等如沈公者庶乎不負其官者歟

給諫阮公應商家傳

陸燿

公諱應商字次賡號越軒世為大河衛人幼有異稟特立不隨由康熙癸未進士授內閣中書典試粵西號稱得士歷刑部湖廣司主事山東司員外郎用法平恕不屈曲以阿上官遷戶部雲南司郎中所轄倉儲出納陋弊踵延根抵盤互莫能猝拔公至卽以葵服逾制撻其從事二人督治文案惟令抱牘待判不得出一語關說一司之人無不洗手奉

令惟時武進趙恭毅公清望爲天下所宗及爲大司農諸司從事多以貪惰退廢獨公所治雲南一司無纖毫過謫眾始咸悅薦擢刑科給事中掌登聞鼓逾年改吏科給事中時吏部選人或違例壓缺改易文憑臨選駁放除授不公公上書極論纒纒數百言指斥無隱被議人降黜有差直聲大著一日

上御門有所咨訪特指公名命對公從容敷奏眾皆屬目嗣是連次御門輒垂問阮應商在否益知公廉辦有節行將大用之也未幾以疾告歸其明年十月卒實康熙五十七年也所著有春秋彙傳析義如干卷藏於家余嘗讀公所劾吏部章疏想見公之生平在官必盡其職雖其所施止此以視世之紛紛求人兩衙門始既不任官守後且并廢言貨去不亦遠哉公之從孫葵生與予同年同官也爲之傳俾列於家乘云

郭御史金城傳

李崇

郭御史名金城字子固父盡忠仕至吏部文選司主事早逝盡忠養父顯名撫御史甚嚴遂自奮以學問官績著於時由旗官學生試特等授內閣中書陞刑部員外郎轉御史先是御史好詩文聞予言顏習齋先

生學盡棄之講求天文地理政刑書數射御諸學入刑曹精練刑名十四司稿皆倚定每決讞再四欲獻全活甚眾及官御史曰吏治不修由官繁亂人才不振由三代學校選舉之法不復因先疏請汰冗員行之而時逐宦利謂仕途減則阻滯羣怨謗御史笑而不辯也御史貌謙謹見人躬躬如子弟而中實不可一世非其道義所欲爲百方撼之不動也杜絕暮夜苞苴親僕從從與終不變公退則閉門不請謁人一日遇尙書甲於塗曰君何不一謁曰公有公地私無事何由謁曰時如此勿執曰時如此時而某人如此人也甲默然當御史十三四歲顯名使京西嶽山牧馬且牧且刈芻暮束芻馬上跨而歸艱苦備嘗嘗歎曰吾命貧安之且天子艱奈何力爲善卒不盡其用四十一歲卒三子卒之日囊錢不足百散衣布襪以斂

李暎曰御史篤孝弟能取師友頗嗜黃老謂予曰先生惡惡嚴傷和子曰怒哀中節亦曰和黃老玩世究爲酷烈非和也蒔花木適然曰藉以存吾心也予曰寄心花木無花木心安寄改容稱是嗟乎共學可深

神傳集卷五十四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五十五目錄

科道下之上

王原傳 王和

御史龔公翔麟傳 顧棟高

監察御史劉公子章傳 劉青霞

奉直大夫巡視臺灣吏科給事中汪君繼燦墓誌銘 方藥如

黎京兆致遠傳 監鼎元

陳檢討學海墓誌銘 謝濟世

廣東道監察御史顧先生楷仁墓表 王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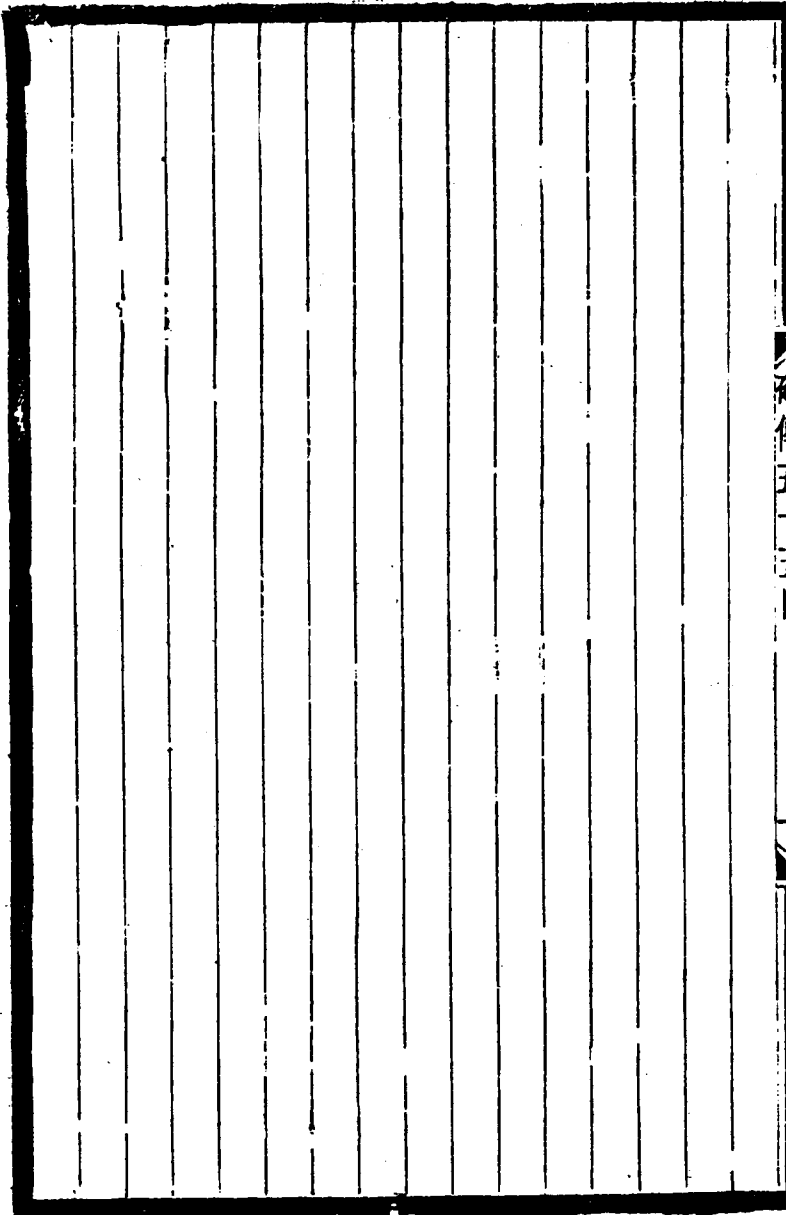
高都諫遐昌傳 蔣家駒

高玠傳 李志魯

四川道監察御史孫公紹曾墓誌 陶元藻

巡視臺灣監察御史李公元直墓誌銘 袁枚

又附讀侍御李公行狀書後 法坤宏



109-200

碑傳集卷五十五

嘉興錢儀吉纂錄

科道下之上

王原傳

王昶

王原初名深字仲深一字令詒居啟聖里父九徵明季歲貢生以學行為陳子龍所知原生八九歲能辨四聲十二三竊爲詩古文父得之喜其不凡年二十四爲縣學生康熙二十七年成進士未及用從刑部尚書徐乾學修一統志於包山三十三年選廣東茂名縣廣東徵糧舊責之里長而里長私派於民糧一石派至二三十兩民多棄田而逃原令里書編造業戶實名而里長之弊以革其業戶棄田而逃者遺糧派諸鄰戶逃者歸則并數年之所攤而責之故逃者卒不敢復原代爲捐辦遺糧不得攤派鄰戶而逃戶之歸者日多南橋有人市父鬻其子夫鬻其妻嚴爲之禁人市始除其餘設義學禁巫覡鋤強梁雪冤滯頒婚葬之式頌聲大作移署信化三十五年以解犯脫逃解任未幾弋獲復官三十八年補貴州銅仁縣縣舊爲苗窟荒僻殊甚原建學以訓子弟教治葛以爲布焙茶榨油以爲用溪水湍急教之造舟以興販又設保正

保副訓練鄉勇以禦苗患設苗寨長貳以約束羣苗銅仁大治四十一年行取試授工科給事中時平陽府知府馬思贊請以天下錢糧加一

火耗作為正供

聖祖問州縣之為科道者原奏言其不可

上是之議遂革尋以劾文選司郎中陳汝弼姦貪牽連降級以歸原壯

而力學老而不倦早年受業於平湖陸隴其已從睢陽湯斌問學精研

理道一以濂洛為宗年至八十四卒生平著作繁富詩有短檠北鄉闕

海寒竿過嶺潘州惠陽岫雲銅江鸞臺滄江都蔗南臆諸集經學有學

庸正譌論孟釋義春秋思聞史志有歷代宗廟圖考明食貨志補錄有

深廬劄記深廬集訓終志雜說雜柘集自著年譜古文若干卷

御史龔公翔麟傳麟高

公姓龔氏諱翔麟字蕩圃仁和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父佳育仕至光祿

寺卿公生而穎悟弱冠即工為詩古文辭曹秋嶽朱竹垞俱器重之與

為忘年交中辛酉順天鄉試乙榜故相桐城張文端公得其制策大賞

之曰此天下才也補兵部車駕司主事出權廣東關稅尋考選科道第

一授陝西道監察御史巡視西城稽察錢局歷掌浙江山西陝西京畿

河南諸道事致仕歸而閉門以詩詠自娛炊烟恆自斷絕年六十二卒
公性明敏長於吏事胥吏無所容其奸尤善應變至大節凜如也在御
史能言人所不能言者其權稅廣東也向例除省城及澳門發洋船然
船外其餘沿海各府稅口俱係監督親收遠者去省至二千里巡攔諸
役借端苛索商民重困公嚴行禁絕并移行縣官互相察究訖公之任
課額完而民不知困及入臺遂疏請以各府稅交與地方徵收解庫迄
今著爲令省城鮮積聚恆仰食於外省而民俗習用小錢壬申歲歉米
價騰貴而錢禁如故好事者乘機鼓煽商賈絕迹民情大擾公設法平
糶下令官私錢並收復遣人招集各商米日至而民困以舒其去也民
肖像武林書院以祀之洎受御史任益自奮厲同日上兩疏其一參銓
臣熊賜履欺罔事畧云賜履竊講學虛聲由學士晉參機務前日票擬
錯誤不思引咎嚼吞底稿卸過同官
皇上從寬放歸田里旋賜起用晉陞冢宰及受任以後毫無報稱伊弟
賜瓚包攬捐納事經上聞奉
旨傳問賜履曾不叩頭流血求請處分猶泰然踞於六卿之上乞賜罷
斥以儆將來其一參右通政張雲鵬忘親匿喪畧云雲鵬係故靖逆侯

張勇之子張勇于康熙十四年閒曾具題以妻李氏子某某移居京師

旨俞允後李氏隨伊子雲翌就養閩中于去年十一月病故而雲翮錦

衣紅帽出入自由借係雲翮非李氏親生亦當係嫡母或繼母誼同一

體並制三年豈可視為陌路伏乞嚴加議處以儆敗類疏上俱奉

旨熊賜履明白回奏張某交部察議當是時賜履以講學負重望雲翮

係功臣子尤怙勢公悉彈劾無所避忌直聲震朝野

聖祖寬厚優禮宿學舊臣于功臣子尤加意撫恤不即賜重譴而未嘗

不以公言為可用雲貴總督趙良棟恃平定吳逆功驕縱妄有求請公

疏劾之畧云良棟効力行閒之時悉由

皇上神謨廟算指授方畧蕩平後議功議過既經廷議重以

睿裁輕重無不允當事經十年而良棟一人猶嘒嘒不已妄肆薦揚市

恩於眾借矜已功且越例求賜莊田房屋言詞狂悖大不敬乞勅下所

司定罪良棟陝西人由諸生起為大帥擁節鉞父子兄弟為美官勢張

甚疏上尤震悚公性鯁介于廷臣無所附麗論列不避嫌怨亦不附講

學為名高知孤行一意而已已復列款彈奏吏部尚書熊賜履侍郎趙

士麟素亂銓政公莅任甫半載章奏至十餘上他所建白及釐剔姦弊處甚多以非世所指名故不著用是仇之者刻骨而亦深當

上意爲御史十年履蒙

賜御詩蘭臺扁爲額孝經臨董其昌五言詩恩賚稠疊然亦終不改官甲申獨局戶一室長吏罕得見其面貧甚至不能舉火蕭然自得常賦詩云宦裝兩世差堪詡沒箇人閒造孽錢公父光祿公素以清節著公所設施悉由庭訓故云公少有至性光祿公病亟割股和藥以進衣不解帶者累月著有田居詩稿紅藕莊詞行于世蘭臺疏稿藏于家子四人望之甫田有文行今爲邑諸生

論曰唐百官志貞觀初以給事中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官若宰相入朝議事則隨之而殿中御史之職則戴黑豸升殿蓋欲其糾正違邪而整肅綱紀也宋世宰相至奉行臺諫文書歐陽修論時政闕失云唐介言宰相文彥博貶春州別駕韓絳言富弼貶知蔡州夫以文富名賢歐公與之至相好也而不以言之者爲非至爲之申論豈非欲國家養直言之氣乎哉考公生平所抵觸大臣眾矣

聖祖神明不以爲罪較之有宋更爲得體故公得盡言無隱赫然爲世

名臣語所謂

主聖臣直者豈不然乎豈不然乎

監察御史劉公子章傳

劉青霞

公諱子章字道闇別號豹南貴州貴筑人也生而岐嶷五歲就外傳書不再授朗誦句讀如成人卅時屬文有聲年十五補諸生試輒甲等爲人骨鯁正直不避權要每遇義所不可輒力爭之必求直而後已其天性然也康熙辛酉以第一人舉於鄉兩試春官不第會黔初恢復教職需人遂授鎮遠府教授嚴操守不肯承望上官風旨時有學使寓意公爲營苞苴公艷然怒目視面折之學使恚甚推案起公卒不爲動已而學使內愧笑謝之又鎮遠守素貪婪公時相規勸守怒以上官相陵公遂絕跡不與通守不能奪久之督撫交列薦剡擢襄城令省耕開渠捕蝗弭盜多惠政而又建書院造士割俸置田以爲贍養襄舊有營伍駐防兵民雜處營弁偷安縱下而兵丁皆強暴不可制前令儒怯率遜避之以故兵益橫羣聚市中強奪民物不與值少忤輒鼓噪而起弁佯不知卽爭於其前亦置不問襄人苦之公至義不憤嚴戢之有犯者輒拘治且以其狀上聞弁憚公嚴正立置之法且戒曰劉公威嚴勿犯也於

是兵皆斂跡數十年之害以除先是有樊生婦寡居營卒王荊州王習武白晝強犯之不從竟殺死前令怵於營弁不敢理越四年矣公至慷慨曰豈有貞烈若此而冤不爲之伸者立逮捕之卒震懾一訊而伏公奮筆定爰書事聞烈婦得

旨表閭而罪人正國典當是時公以此名動中原大河南北因有白面龍圖之稱報最徵拜監察御史未幾以外艱歸庚辰起復補協理浙江道事山西道監察御史隨

命巡視南城公屹然以風紀自任論罷新設豬圈米店立法請禁私錢並請復飯場銀米而又上封事請復恤刑請限官員隨任家口時上御濬寧居召至案前面與商榷公具陳所以奏請之意敷對詳明曲當

上心皆蒙嘉納

上知公才可大用眷注優渥諸臺臣無與比壬午

特命公爲江西正考官先是臺臣未有典試事者而公又以鄉貢士膺上命蓋異數也公矢公矢慎務絕弊竇以拔眞才榜發翕然稱得人舉子例有牌坊杯盤銀兩後取爲二考官路費公峻卻悉召諸生面給之

事竣復命方在道而監試會場之

命下公入都憫士子場屋食用艱難下令供給官儲薪米潔食飲勿令

侵蝕以致困乏而謹飭防範尤爲時所推重甲申奉

命巡視河東鹽課抵任卽革扒子銀八千餘兩及諸陋弊一切可以裕

商利民者無不力爲又表宋司馬溫公范蜀公墓明講學曹都憲公殉

難汪忠烈公祠定其奉祀同年楊芳公與公素不相能後卒於京師妻

子流落旅邸公惻然移貲使使往迎之昇櫬歸葬聞襄城歲饑捐三百

金檄縣爲粥以賑皆義舉也已而以內艱歸丁亥服除將赴補忽遭疾

遂卒年五十二公生負軼才儻有大志遇義勇爲不以好惡爲是非

不以利害爲勇怯立朝丰采屹然名臣以故受

主眷最隆駸駸大用矣而公遽卒人以爲未竟其才深痛惜之方公之

初至襄也興除利弊慨然以古循良自勵憤襄之將驕卒悍爲民患痛

加裁抑弁若卒咸側目公杜門辭舌銜之刺骨久之見公持議平未嘗

文深小苛則又感公頌公至以父呼之蓋公雖以嚴正聞其實秉公持

正務極平允初不以悻悻沽直爲名高樊烈婦之獄公旣執法不撓營

弁人人懽恐且慮公並擠之以罪罷也長跼乞哀公曰罪人斯得已矣

何波及爲於是營弁感激流涕曰公長者也時有農夫貸銀於兵越數月見公素不直兵欲以重息訟兵惶恐使人居閒第勿訟願卻其息其人卒訟之公曰息雖重如不貸何既貸之復訟之人情乎卒令如數相償杖而遣之人服其公舊例營兵給發月饌守土官監放出結相沿既久前官率不往於是營弁多所侵漁公曰吾遵功令耳親至驗實而士卒所得倍於前皆歡呼相慶曰劉公所賜也丙子冬襄兵奉調北征公市牛酒犒之或諫公曰往年征楚兵執許令索金錢大肆辱詈公幸閉閣勿出公笑曰吾

天子命吏奴輩敢相犯邪至日公肩輿出兵遙望伏謁道左公命之前人給以賞且曰若殺賊立功報劾朝廷勿忘平日豢養恩有吾在卽妻子勿慮也兵皆叩頭伏地至有泣下者其嚴而有恩又如此公少貧讀書蕭寺中炊爨不繼常從僧寄食飲益發憤攻苦博極羣書久之其學益進經史大家外以及星命地理皆能通曉所著有同聲堂文集耐堂詩集若干卷藏於家子二復向復殷皆諸生以文名

劉青霞曰癸酉冬公令襄公枉駕下交余詩文相唱和者數年流連繼絕謬如推獎子竇竊自愧然未嘗不感公高誼也今者濡墨傳公而公

不可復作矣噫嘻可勝嘆哉

奉直大夫巡視臺灣吏科給事中汪君繼燦墓誌銘 方棗如

雍正六年四月初八日吏科給事中巡視臺灣掌河南道監察御史汪君以疾終於里第余聞而哭之其嘗同僚者咸歎息曰善人亡矣吾無與為質矣都城西人士尤行哭失聲既以道遠束芻莫致則纍纍持一瓣香焚蕭寺中曰以資公冥福如是連月不怠既而人從八閩來為余道安平鎮城中聞君訃往往為位而哭若與都人士相應和者太史公有言要之死日是非乃定君既沒而使人思之無教如此則其為人可八九得也憶君官御史時余長臺端察君勤慎踰倫等欲剗刺言之上以君數退讓而止君亦旋拜闕海之命私計遲君使還常為償此宿負而君已不幸卒於今五年所葬有日矣幽堂之銘非余孰當為者况又重以諸孤之請其又焉辭按狀君諱繼燦字倬雲號恬邨系出唐越國公後宋時有諱接者家休甯舊矣其遷禾郡之梧桐鄉則自君曾祖王父諱可鎮公始可鎮生洪是為君大父洪有四子季即民部碧巢公諱森君之父也而君之本生父中翰鷗亭公諱某行居二皆封御史如君故時官君於鷗亭公為仲子未產時

本生母太宜人黃氏禱於張亞子之神夢抱一丈夫子曰以乞汝既生頭玉嶢嶢宛如夢中兒碧巢公愛之因與黃氏太宜人撫爲己子年十四補博士弟子員戊子以越中司訓舉浙江鄉試踰十載選授兵部職方員外郎庚子充順天鄉試同考官明年改山西道監察御史巡西城

會

今天子御極歷掌陝西山東浙江江南諸道事遂掌河南道乙巳奉

命巡視臺灣轉吏科給事中旋奉碧巢公諱歸已又奉母黃太宜人諱春秋窀穸已於事而竣而君病病一年所而君卒君內行清備承事四親無間言平居摧鋒縮角飲人以和而正情嶷然巖巖清峙其居官所在治辦方略教導禁姦止邪遇職事有便於民者則一破崖岸爲之西城有孀婦者無失行而家饒於財或利其財不遂則爲蜚語謠詠之婦恚甚欲自殺君廉得實爲懲造言者以白其誣而無藉少年駕旗帖爲暴閭里或倚無名屍恣鼠嚇君持三尺法痛繩之卽求請百方不聽也

捧

聖諭廣訓陳中庭朔望講筵集遠近人拱聽之乃明約束與之更始有

犯者不貸舊習頓衰初巡西城時督米廠長安米如珠君爲言於大部
奏請預發八旗兵米聽旗人領者得隨糶其餘其在臺郡亦頗產米
歲運五萬石之漳泉糶之以爲常而是春厦門米昂君念所以紓其急
者合運戶於常例外艘增米二百石計增萬石有奇價稍減久之漳
泉復告急當是時臺郡麥秋過往早禾未登場既無可應採買卽檄各
縣倉貯給之非移時不達乃以便宜咨撥秋季兵米之留郡者事定買
償如其數漳泉之民以不饑君曰臺郡米騰雖如何吾聞鳳山有積粟
可碾也召團戶而諭之禍福使無扇其值復時時徼巡海口粒類無闕
出洋者於是臺灣米價平其設施多智皆此類也京師十月朔設粥廠
君嘗爲監恐賜之不咸也躬身料視不以委坊手且割俸置菜廩以侑
餐民德之賈閩海者或遭風失棹流宕不能歸君籍而廩之稍假以貲
使漸作歸計咸頷手賀更生居京師凡八年善於其職前後奏對皆稱
旨賞賚無虛月經筵耕藉大典頓仍率以身與其間以是益咸

上知遇唯

天子亦器之其使閩海以便道省覲爲請
上可之許留數日復諭以渡海有風信須謹伺乃行毋薄遽爲也拜

命抵家依子舍者浹日既首路作紀恩詩一章道其事其後病彌留猶
喃喃語諸子以爲使未反

命遽先溘露者目終何時瞑矣君之病也以營碧巢公殯事然恐貽所
生父母憂每強飲食從海上歸頗得輒脚病亦未敢令人掖以行卒之
月猶朝昧爽如平時也然竟以此不起人謂君蓋死孝云方碧巢公柩
在堂鄰人不戒於火延燒百餘家鬱攸載路君度無可奈何憑棺長號
欲遂以身殉無何風反火亦滅而先是舟過鹿耳門颶風發作黏天漫
汗舟中人五色無主篙師亦跌宕不得住至呼佛號以自救而君意氣
自如卒之破險而出人羨君數有天幸不知其乃心

君父至誠感神故卒不驚匕鬯如是也君少慧甫教方名曰肄可數簡
既長而九經三史通念曉析旁及百氏書皆能言其崖略最先爲大宗
伯韓公所知稱韓門弟子而一時學老文鉅如杜肇字宗伯其家堯峰
太史以及戴南山翰撰張匠門檢討皆譽之不容口所著自今時文外
有雙椿草堂集視臺草金鏗玉夏所謂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者雅有
知人鑒著錄者凡百餘人越中魯庶常曾煜同邑王主政應綵其最所
品題稱佳者也而繼此分校北闈則許君廷鏐王君之麟實出門下其

他假羽毛以高飛者不可屈指數而君獨不幸卒矣悲夫君生康熙十
六年十二月初四日卒之歲春秋五十有二以覃恩誥封奉直大夫配
張氏江南蒙城學訓大緒公女也誥封宜人丈夫子六宜人出者五側
室陸氏出者一廷英上堦上堦上堦其名也女子子三宜人
出者二側室陸氏出者一姚世寵程世棟邵士模其婿也廷英娶李氏
有子曰錯曰鈺曰鈞曰錕有女二上堦娶邵氏有子曰銓有女一上堦
娶祝氏有子曰銷曰鈞曰錕有女一廷芻娶金氏有子曰鏞有女一凡
孫男九人孫女五人乃系以銘銘曰

膚立尸居彭祖爲天惟忠惟孝後天地老於戲汪君豈曰非賢晨馨夕
潔娛我二天官是職方囊維脫穎

天子曰能袞袞臺省視我南服赤港紅樓逢天壯海會不驚鷗雪泣星
奔雞斯爵踊如何擊舟夜半忽從其能自壽不亡者存魁名碩實宜爾
子孫一片嵌巖有幽斯竈詩以銘之我當無愧

黎京兆致遠傳

藍鼎元

黎致遠字甯先福建長汀人名所居曰抑堂門人因以爲號父士宏字
媿曾歷官參政以文章更治名於時致遠年廿一登康熙丙子賢書時

參政已大耋矣長兄文遠辛酉舉人仕山東新泰令參政卒致遠遵遺教喪葬悉依古禮不用浮屠時人異之戊子春應闈撫張公伯行聘居會城修書講學者一載己丑成進士選庶常壬辰授翰林檢討時士風猶尙干謁通聲氣以詞臣當持衡門多如市致遠獨峻弗納終日扃扉絕奔競時人以爲高不可攀莫敢以私語者公卿閒雅慕才名冀投一刺不可得大學士李公光地己丑會闈座師也方宣白麻倡正學教誘後進門牆甚盛以致遠同鄉植氣節獨加敬禮致遠淡然每進謁起居數語輒負牆而退或以爲太冷不近情李公獨喜曰賢者也張公伯行任倉場總督屬吏有知致遠與張厚者願納交餽問慇懃致遠峻卻之戒闈者曰彼爲倉場張公來非爲我來也張公以正人待我我豈藉張公以爲利且我生平自命居何等可於此兩失之乎丁酉典試粵西願納交者踵其門說云與太史公面言留白金四十兩家用家人辭不獲置笥中致遠粵還甫踰闈行裝未卸詢家事家以爲言則大驚命送還家人請俟卸裝不可且嘗曰吾既知之矣此豈可片刻存哉聞者歎服庚子冬奉命督楚學政痛抑奔競先品行而後文藝一時拔擢稱得人成進士讀中秘書者甚眾雍正二年甲辰還朝復

命上疏通言路加意詞臣欲使敬歷中外明體用以備任使授致遠吏科給事中致遠忠誠慎密每奏輒焚草雖至親不得聞丙午春以保舉

山東巡察引見

上大喜謂廷臣曰此人可大用山東巡察未足展其長湖廣係兩撫地

大事煩命巡湖廣改溪德慎山東

上又言此人大有見識前歲年羹堯方盛他人未敢言獨密陳請加裁

抑深爲可取蓋致遠此奏留中舉朝無有知者至是皆竦然起敬且服

致遠之果不猶人也致遠奏請馳驛遍歷荒州僻縣

旨俞之賜紫貂錠子藥以行單車赴所部弊絕風清驛站塘汛皆肅然

盜賊屏息靖州有謬沖花衣苗怙險爲寇截商旅抄村落守令苦之然

畏及兵戈多遷延觀望致遠慨然謂宜亟治無使羽翼日多根柢深固

爲害滋大移檄督撫提鎮言謬沖花衣苗焚劫抄掠毒害州邑小民痛

恨深入骨髓環輿泣訴咸謂該州詳請會拏民皆鼓舞以爲更生不虞

黔省稽延推諉徒費文移肆惡猖狂日甚一日方今

天子聲靈四訖澤被遐荒當事文武兼資壯猷偉略盍爾不悛難于寬

宥所當殲而殪之以示創懲之威不徒驅而去之僅紓旦夕之憤不知

黔省官弁何以稽延推諉一至于斯以封疆之嫌耶則

天語煌煌罔分彼此以山峒之險火鎗之毒耶則楚人粵人亦重身命
況苗性至惡莫甚于謬沖毋論在黔在楚總宜發兵剿捕懲一儆百化
梗還淳倘再濡遲觀望致使生靈遭殃貽誤封疆咎將誰誘於是諸當
事感動奮發齊聲剿擒粵黔兩撫提督以兵四面阻絕湖廣官弁采入
進剿渠魁就擒旬月平定楚人嘖嘖歸功致遠不任受也明年報政
命往江南稽察河工錢糧未幾遷光祿少卿復遷奉天府丞俱未行比
役竣則丁母艱奔赴京邸哀毀不自勝復拜大理寺卿給假扶柩南還

己酉

命典江南鄉試庚戌夏六月授奉天府尹兼盛京刑部侍郎奉天爲國
家龍興地勳貴莊屯禁網疎闊屬吏多因循積習不能自奮致遠極力
振飭以興起士風民俗爲己任案無停牘官無玩愒遠近肅然又修舉
文廟禮制鄉飲酒禮刊圖式頒行各州縣講習在刑部則常以欽恤爲
心多所平反飭各司無濫刑出俸錢資囚米罪人多賴以全活年五十
六以疾卒于官囊橐蕭然無百金之蓄屬吏士民助其喪以歸舊屋數
椽不蔽風雨蓋致遠嘗言吾仕宦二十餘年不敢他有所積以玷先人

清白惟大參公文集失序編次訂訛刊刻成書吾願已畢子孫貧寒非吾所及也是以畢生未置田園半畝先世所遺亦于巡察湖廣及查河時鬻爲資斧不少留今妻孥饑粥不充而家聲弗替

論曰京兆性端介立氣節一生無所依附座客或涉勢利言某人遷某官則笑曰何足道或舉杯飲之曰後但言立身行己人以爲孤高絕物不可攀躋矯矯乎雲中之鶴也然和平謙雅與人無競舉動豁達開誠直爽以此人多愛慕之歷顯仕官九列無半畝田宅以累子孫可不謂大丈夫乎

陳檢討學海墓誌銘

陳檢討者卽余西北域記所稱陳侍御也定例進士入翰林留館二甲編修三甲檢討新例編檢考選御史獨君由御史入翰林以二甲授檢討蓋殊遇也君諱學海字二登世居江西之永豐稱顯族至曾祖某祖某父某始僅以孝廉秀才世其家康熙癸巳恭逢萬壽恩科君復聯捷舉進士其舉進士也出余舅氏翰林學士蔣石塘先生之門余之識君自此始雍正乙巳春余服闋赴京取道山東過恩縣時縣令已內陞去百姓尸而祝之曰我父母也或曰我師也亦有幸

其去者曰閻羅老子耳問令爲誰君也君內陞補刑曹由主事遷員外以熟律例能平反善稱凡部院堂官出差審事多奏請以從丙午隨欽差某某往河南審巡撫田文鏡參各屬員及河道佟鎮揭巡撫諸案歸擢御史余時亦由翰林改御史復相識於臺中君之在河南也與欽差持平執法盡得巡撫欺罔狀爰書定矣未幾欽差徇庇巡撫悉反之君力爭不獲且被偪畫題恚甚既入臺謀於余欲檢舉余曰宜哉君忽轉念曰事求有濟今堯方試蘇孔正取予無濟也余拂衣起曰濟則君之靈不濟則臣之罪子不爲看我爲之先是田文鏡密奏直隸總督李某將結黨爲被參諸進士報復既而李果面奏余復題參先帝疑之命九卿科道集刑部訊余與李某交關狀余不服辯勵大司寇命刑訊君踉蹌出班立庭中颺言曰與謝某交關者我也乃罷訊翌日九卿復

旨將並劾君時余已奉

恩旨釋放效力軍前君亦免然君幸免知終不免次年春以病告舊例遣官驗病先示期君在告日坐觀書一日兩御史卒然而來悠然以去於是都察院堂官劾君詐病並補劾前事亦奉

命効力軍前君胸襟灑落去官無異在官觀余記君失馬事可想見其
爲人生平好學多能尤精岐黃術在戍所所全活甚多嘗謂余曰吾輩
存心愛物而於人有所濟者此而已歲己酉

先帝垂念効力諸臣以問振武將軍將軍効余狂妄九卿又議余謗訕
其年冬同奉

恩旨余免死君馳驛還還授翰林院檢討君起罪廢之餘不忍遽言歸
亦不敢復言病擬以五年後援例省親不謂甫三年而太孺人凶問遽
至君戴星徒步返里門經營大事畢積勞兼毀遂病頭疽以歿歿於癸
丑年正月初九日生於乙丑年某月日享年四十有九配傅氏生子六
人大椿大桂大槐大樟大櫟大枋君

賜環後余留戍所又四年一夕夢君入門撫掌大笑曰田文鏡已伏冥
誅矣覽筆之遲數月有京使至問之信越二年乙卯

今上卽位余亦蒙

恩賜環甫至京卽遣僕訪君僕以君行狀至嗚呼孰知凶人不終善人
亦不祿而入夢之夕乃其蓋棺之日也乎出寢門而哭之又四年己未
余官長沙其孤某將葬君來請銘又哭而銘之銘曰

有狐跳梁兮在嶽之嵩二獫從之兮並離於凶獬折其足兮羸缺其牙
累累曠野兮互相歷蝨一朝泣別兮羸入雲中雖則雲泥隔兮夢魂通
豈意獬躡其後兮羸已變化而爲龍龍兮龍兮永螫幽宮獬兮獬兮仰
天嗥

廣東道監察御史顧先生楷仁墓表

王峻

先生諱楷仁字晉裴號見南姓顧氏長洲人孝靖先生諱天朗之孫河
南巡撫宗人府丞諱沂之子也世系事蹟俱詳京江張相國崑山徐司
寇所撰兩代墓碑中先生爲中丞公長子生而端靜勤業無綺襦紈袴
之習年十六補邑諸生早擅文譽康熙丁卯舉順天鄉試庚辰成進士
癸未以行人考選擢雲南道監察御史掌江南道事戊子告歸省覲庚
寅春以父命赴補廣東道監察御史協理河南道事辛卯秋丁中丞公
憂明年又丁母張夫人憂服闋遂不復出家居二十四年年七十一卒
先生之在臺每事盡職其稽察錢局也商人辨銅不以時至因倡收廢
銅以資鼓鑄之議先生洞燭其弊執正不撓議亦因之中止其巡察通
京兩倉也例以二八月支放時一至先生往視甚勤適京倉火災單騎
往救指揮得宜及奉處分遂獨得免議五城事繁南城尤甚先生巡視

南城剖決明敏治事悉詣公署未嘗一訊於私邸前此陋規力行裁革
夜巡非漏盡不歸一時奸宄屏跡事關民命尤加詳慎每當秋朝兩審
取各省揭帖摘錄小冊自隨少有出入卽力爭駁正時趙恭毅公官總
憲曰爲後生可畏溧陽史官詹贈以詩曰天下稱平于定國殿中執法
狄兼謨此其立朝之大略也少侍孝靖公在家四世一堂周旋左右能
得其歡心及隨父京邸遭曾祖母歿孝靖殉孝中丞公聞訃驚痛欲絕
先生宛轉扶持得以無恙旣連遭內外艱喪葬大事必誠必信歲時祭
享淚泫泫不止嘗手錄祖先忌辰生日酌定祭規以示子孫曰一部禮
經喪祭居半人知報本反始自去不肖遠初孝靖公之變一日兩喪其
禮爲先儒所未詳當日崑山徐公京江張公兩相國酌定設位之次訃
帖之序奠祭之主深得變禮之正先生慮其久而失傳爲著兩喪行禮
節略及連幕圖以爲遺變之式他如梓行祖父詩文集藏弄先世手澤
皆其承先之大者家居雖久屏跡不入公門嚴束家人毋預外事然遇
當事諮訪民間利病必昌言無隱厚遇宗黨周恤友朋善行不可枚舉
生長高門而性甘淡泊每戒子孫禁紛華絕奔競嘗曰俗奢示儉吳下
尤有關繫不必問外論云何也其家範之可法又如此嗟乎世道之交

喪也皆由士大夫寡廉鮮耻在朝則脂韋干進到老不休居鄉則驕矜縱恣見惡閭里求如先生之潔身勇退履行無玷者不少概見雖未究其所施亦可以挽頽風而繼前修矣先生生於康熙四年正月二十四日卒於雍正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娶李氏封孺人左都御史木菴公女子三長文煥前卒次文瑛文煒孫八士堯士基士圭士堅厚壘厚垓厚坤厚燁孫女四曾孫九曾孫女三先生以丙辰十一月葬於彭山距今十一年矣文瑛等以隧道之碑未立具狀來請余忝臺中後進素慕高風遂次第其言以為之表

高都諫遐昌傳

蕭家駒

高公諱遐昌字振聲號菴園河南衛輝府淇縣人天性孝友才氣通達由康熙丙辰進士歷己巳知湖廣常德府龍陽縣事縣屯賦最重公力請鄭撫軍端得與民田額同諸事明決鄭公重之庚午丁外艱去戊寅任廣東廣州府東莞縣知縣監支軍餉舊有銀七錢三之例時錢朽爛不可用公捐俸以銀易之恩威兼濟興革得宜已卯分校粵闈鄉試庚辰調高州府茂名縣治茂名如東莞彭撫軍鵬廉公才守辛巳信宜令缺曰大雪之後須繼以陽春高令可往署也癸未再署信宜適高郡缺

守閩郡呈請公署彭公謂以眾母而兼大父護理必有可觀遂使之至
今三邑一郡皆建祠奉祀乙酉內召丙戌三月掣刑部江南司主事十
月陞陝西司員外郎署廣東司事皆平情執法於時稱能丁亥十月陞
戶部山西司郎中別積弊清浮筭十二月授戶科給事中時提督九門
陶和氣恃權不法戊子七月公赴熱河

行在特疏參之謂陶和氣不能仰體

皇上和輯兵民至意以致叩關鳴冤者踵至稔知聖明自有睿斷伏念
所以橫恣皆緣握權太過今銷其不法之由者有三一則三營宜歸兵
部也自督捕裁而所轄之三營遂歸提督悍將驕兵毫無忌憚請仍歸
兵部派定司官督率查點考其勤惰禁其勒索營務防汛晝夜巡邏地
方卽有奸匪亦止嚴緝不得妄牽無辜私刑酷訊一則詞訟宜歸地方
官也自提督干預民詞而奸民構通弁兵擇人而食民不聊生請仍歸
大宛兩縣五城司坊巡城御史以及府尹治中逃盜命案歸於刑部一
稟國治一則街道宜歸工部也自提督管理街道縱其兵丁肆爲貪噬
威行滿漢勢壓官民請五城分界仍歸司坊每年工部保題司官督理
庶法官守制無復軼越此皆

本朝舊例當歸所司則防微防漸不致成積重之勢矣疏上卽

命管外城街道一年八月任事赴半截塔園上啟奏用戶科印信兼轄

五城司坊及大宛兩縣官隨帶筆帖式辦清字文移及募書役皆

允奏凡舊日陋規一概革除街道溝渠次第平洵兵民以安火盜皆息

柵欄更柝布置周密己丑正月掌登聞及秋街道報滿

命再管一年十月陞兵科掌印給事中適免直省錢糧公有兼免租戶

勒石永遠一疏京師煮賑止及三冬北地多寒民艱趁食公有展限三

月二十日一疏

上皆納之庚寅秋街道又滿

命再管一年陶和氣陰圖報復必欲伺隙中傷辛卯四月

上自暢春苑還見陶和氣所管內城街道被民侵占甚窄詰責之奏稱

外城高某所管尤窄奉

命內臣五哥會滿司空赫碩色清查陶和氣故將舊小僻巷瑣悉引視

凡侵占街道房三百餘間誣指高某任內所造奉

旨交刑部都人駭異聚觀洒淚皆指晉陶和氣爭出財物屬獄官禁卒

善視公且云無令公知吏矢不受陶黨司寇齊世武主刑訊主事今侍

御蔣晟持不可滿太宰富甯安亦云無革職刑訊之

旨遂會考功郎張聯元奏稱以朝廷之官街邀小民之稱譽應發奉天

安置已奉

命復任陶黨言高某係參人之人有無受賂尙未核明且議處亦輕此

旨不必載入本內六月夾訊家屬滿主事舒琳敘稿云據供雖未受賂

但風聞街道舊規凡鋪戶修葺每開與書役錢三二百文揆此高某或

亦得錢三二千文房三百閒計錢七百五十千折銀三百九十五兩應

革職依枉法贓八十兩律絞都憲今大司農趙申喬云風聞舊規懸擬

揆揣豈可據斷高某刑可加名不可辱九月朔審公具冤狀大宗伯今

相國王揆李司空天馥謂高某廉能

上知之首持寬典富相國與諸科道同聲稱是陶黨始無異議先是被

逮時五城罷市叩闕及亢暘祈禱諸人紛言高公釋陶黨誅天卽雨

上已悉聞十月陶和氣感疾子假

命隆科多暫攝尋命隆科多任九門提督事隆科多者三國舅佟國昌

子也既任事因言陶和氣罔上行私橫恣貪婪誣陷高某及諸不法事

俱覺

特旨釋高某陶和氣濟世武等鎖擊發刑部嚴審議奏十一月初九日

事也都人懼聲動地爭入獄昇公出羣擁赴闕謝

恩十五口出都傾城擁送喧填稠雜車馬莫能前味爽啟行日入始行

三十里有送至數百里始酒淚退者惟縣枉賊恩未免都人謀釀金

應少司空郝林太僕耿惇掌工垣劉士聰守戎司鉞約朝紳代楚行人

阮士琦素不謀面助金五十今鈞州牧錢世俊偕弟世藻刑部從事魯

溥已如數完庫矣其終始周旋不避嫌怨者諸公而外有右江道陳道

御史劉慎刑部從事徐書資其困乏者京尹屠沂少宰王承烈宗伯錢

以澄光祿陳允恭行人張崇禮劉恩沛戶部郎中口明淮安守趙之屏

鄧州牧尹椿永清令路永齡及張天贊李天亮黃維樾等時致慰問者

張相國鵬翮湯少宰右曾吳宗丞梁胡中允潤陳編修似源張檢討作

舟荆侍御時中鄒侍御汝魯陳通政汝咸陳侍御勳顧郎中芳宗兵垣

常紳馬之鵬僧格劉格員外宮夢熊王度主事戴佩州同祝錦中塗中

域也其鄉人羣赴城隍廟包孝肅祠祈默佑歸里時閩邑演戲謝神公

歸休養病未及

賜環遽卒其闔郡士民請祀學宮之鄉賢祠楚粵三邑亦請祀名宦陶

和氣及其黨刑部宗人府鑾儀衛審決經年擬極刑壬辰十二月賜死
癸巳三月

特旨陶和氣著掘墓挫尸焚骨揚灰妻子賜死家產籍沒天下快之

贊曰孟方則水方君聖則臣直高公疏三事今已行其二惟三營猶轄

提督耳夫提督隆公賢

上心方眷注然由兵部考核非專歸提督也要律以三事之行知

上意固躋公矣公之賢

上知之下則撫軍鄭公彭公知之於幸邑時相國王公富公司農趙公

等知之於都諫時士得

聖君賢公卿之知足矣尙何區區挫折之爲患哉且挫之者固將以成

之也公自誦曰雨露霜霆總

聖恩有以哉中州近有巨公三睢州湯公以理學顯儀封張公以清節

著及淇水高公以直道彰三公同時亦足見

國朝作人得士之盛矣

高玠傳

李志善

高玠字荆襄號芸軒性穎異就外傳一切陳腐時藝卽知鄙棄自取左

國公穀唐宋八家文成誦應童子試冠其曹以第一人補弟子員卽於
本年丁卯魁於鄉戊辰捷禮闈辛未成進士循例就中書入直則絲綸
檣簿料檢精詳既畢出袖中書觀之志歸爲京江相公所器重乙酉分
校北闈入設者十四卷先後捷南宮者十人得士之盛無逾之者遷刑
部山東司主事兼理江南山西兩司事其時司屬每事輒輕用三木玢
至矢曰張釋之言廷尉天下之平也平則不得因一時之喜怒生殺之
若不推情按律難言平允況又別有揣合乎有旗人告山西民郭興活
殺其子同事亟請刑曰此枉也姑緩之同事詰之曰吾聞其狀而知其
誣矣同事白尙書翌日又來爭而京縣申文至言告者之子同眾陷西
山煤坑死蓋窺郭姓愿者故架虛而控也事遂白又有江南民李才以
命案株連田七俱擬償玢曰一命兩抵可乎罪分首從力辯之田得末
減其用法平恕類如此戊子

御試暢春苑納卷蒙

恩特賞以第一記名尋典試山東榜發多知名士遷本部貴州司副郎
未幾有通州大西倉監督之差抵任見三百有厥可貯而漕糧則皆露
積積愈多苦蓋無術計兩倉有二百萬石之數而無數萬石之用此名

存實亡者也查旗丁舊有茶果之奉亟言之上官願以此項僱夫鑿場再製蘆蓆苦蓋則窮黎可活而天儲可保矣上官允其請一時誦聲不絕差滿遷禮部儀制司正郎一切典禮考據詳明以勤慎厲少宗伯景公之薦授廣東道御史協理江南山東陝西三道稽察戶刑工三部通政司等七衙事務首條陳倉務四款蒙

召問奏對稱

旨賜克食復命巡視東城東城爲大商巨賈會聚之處玠任後恣肆者悉斂跡去辛丑奏請建儲奉

旨西藏運糧居塞上六年雍正丙午始

召還以本職歸田閉門卻掃教子課孫外日惟讀書爲事後應郡守王

公聘主文正書院從遊之士雲集時柘邑舊城自前明嘉靖二十年黃

河水決官署民舍悉爲巨津而歲輸如例民困已久玠力言於郡守事

始得寢復立石以紀

聖恩時中丞舉行鄉飲採輿論延爲正賓甲子冬感瘵疾終壽八十一遺命不得作諛墓文以違志所著有聯捷稿課子文初二集行世軍前有增訂述史韵語四書析註藏於家子棟副貢枚舉人桐進士皆能世

其業

四川道監察御史孫公紹會墓誌

元孫

公諱紹曾字二乾號莪匪山陰陽川人也孫之先世自漢桓靈時有名
鍾者種瓜富春遇仙人授以葬母地遂生堅堅生二子曰策曰權策既
據有江南權稱帝國號吳三分天下之一吳亡子孫散處大江南北餘
姚之族實由富春其住陽川者則又從姚江所遷祖某父某俱潛德不
曜公六歲而孤依兄爲食兄業澁不樂交文士公性嗜書苦無師時時
從鄰塾中竊聽講論多所解悟臨頭王某聞公聰穎命蹇修招爲贅壻
延名師教之既冠學大成遊西粵寄籍馬平補博士弟子員秋闈應試
以土著攻擊棄走入閩康熙丙子值賓興仍往建陵登賢書公車四上
不能第丙戌夏奉

命就職蜀中掣補開縣令開民獷悍難馴公以禮馭之龍蛇俱爲赤子
八年邑大治撫臣以公能列上上考循行取例授戶部主事旋改授兵
部主事越三年

簡四川道監察御史巡視南城豪強斂跡街巷肅然辛丑恭遇

聖祖六旬萬壽給事中高儀倡言

天子春秋高宜立東宮以固國本因草建儲一疏糾同官列名入奏公與焉

上震怒盡降為額外章京限卽日起程赴軍前效力公乃戎服左佩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鞬馳騁走關外至蘇武牧羊坡昭君青冢等處嚴寒砭膚六月見雪酪漿糴肉旦晚充饑其地爲西北孔道差徭如織廚饌之供帷帳之設駝馬之應悉取給於效力人員公素清介橐無餘貲又倉卒啟行親朋無所贈羅掘雀鼠艱苦萬狀迎候趨蹌形容枯瘁論人事之常此生馬首不復隨陽鳥而南矣

憲廟改元推廣

先帝遺德詔諸臣雖不諳國體願心本無他放還故里計同時出塞十有三人僅存其六蓋死亡者過半矣公聞

命之下驚喜不寐驛中有白馬善走公愛之騰身而上每日疾馳二百里忽痰涎上壅抵歸化城而卒時年六十有五越中諸卉翦枝植地以水灌之輒得根而活惟桂則十不一生當公之肄業臨頭也齋有老桂偶折一枝植土中默禱曰吾他日能爲官人枝當生不則枝死旣而果生明年且茂有花遂以科名自負志愈奮勵迄今數十年此桂猶未萎

臨頭人呼爲御史桂云彌留之頃有遺訓數行藏於笈猶以老病莫支不能報效

朝廷爲憾其惓惓爲國之心終始如一有如此初授文林郎加授奉直大夫配王初封孺人晉封宜人公生於順治某年某月某日卒於雍正某年某月某日子一書玉太學生女二一適贈通議大夫通政使司通政使陳公某長子某一適國學生陸某孫二長祚蕃例入成均次祚昌孫女二長適山陰庠生姚大源次適會稽廩監生陶元藻曾孫六人皆公歿後所舉祚蕃由薊門扶匱歸厝張市又十易寒暑於某年月日始與王宜人合葬於張市之原屬藻爲誌適移棹嘉禾未之應而祚蕃入洛卽卒於旅邸又五十二載祚蕃子鳳翼持公遺訓詣藻如父請藻文雖不足重然迄今不言恐後竟無知其事者爰述梗概命鑽石埋於隧中允鳳翼所以答祚蕃也其詞曰

循聞於邑忠見於墀言官不言厥位如尸惟不位尸天終佑之龍荒萬里來歸窆斯有封有樹古否今宜後懷厥德視我質辭

儀吉謹案御史題名云康熙六十年御史陶彝任坪范長發鄒圖雲王允晉李允符高玠陳嘉猷范允鎬高怡趙成穠孫紹曾等奉

旨著於軍前照滿洲文官例委署額外章京卽此誌所言同官列名
入奏之事也是歲 聖祖聖壽六十有八此言六旬誤也高儀
當爲高怡聲近字譌爾陶彝大興人陳嘉猷溧陽人范允鏞錢塘人
俱庚辰進士任坪高密人辛未進士范長發秀水人高怡武康人俱
甲戌進士鄒圖雲江西南城人丁丑進士王允晉清苑人丙戌進士
李允符嘉善人癸酉舉人趙成穗吳縣人戊子舉人劉芳草青芝爲
高御史玠出塞集序謂高以雍正丙午 召還又云與高先生同
謫者十二人李揆山鄒挹青邵璣亭皆死於塞外與此誌又異詞當
更攷之

巡視臺灣監察御史李公元直墓誌銘 袁枚

公姓李諱元直字愚村山東高密人性介而剛少觥觥有志行以康熙
癸巳進士入翰林校丁酉戊戌兩科鄉會試乞養八年服闋仍補原官
雍正七年改四川道監察御史當是時
世宗憲皇帝喜昌言虛已聽納羣臣爭上封事公以天下爲己任居臺
諫僅八月凡數十章奏秘外不能知而其所最著者言朝廷都俞多吁
嗚少有堯舜無皋夔

世宗不悅卽召公并召大學士朱公軾張公廷玉等詰云有是君必有是臣果如汝言無皋夔朕又安得爲堯舜乎公免冠謝良久

世宗謂諸臣曰彼言雖野心亦無他次日

再召入諭曰汝敢言自好嗣後仍盡言毋懼會廣南貢荔枝卽賜數枚以旌其直未幾

命巡視福建臺灣監察御史取時憲書親爲擇日而行公感

上恩益奮甫到卽奏增養廉杜餽遺再奏番民利弊數十條

上皆是之先是臺灣爲海外荒服巡使者至自視如客闔門無所理高枕臥事壹聽于道府相習爲常公悉反所爲又時下所屬問民疾苦有

司恍其害已成嗾于大府太府以侵官奏

上命議罪遂鑄三級家居二十七年卒年七十三公受

世宗特達之知使稍貶其道和其節藏器待時則不數年必大用用亦必有所建立而公銳于圖報信道太篤不肯須臾從容致一蹶不起嗚

呼惜哉然而公之賢

世宗知之公之過

世宗亦知之赴閩入見時

世宗謂其同官奚德慎曰如李元直者可保其不愛錢但慮任事過急耳又嘗諭諸大臣云甚矣人之難得也如李某豈非真任事人但剛氣逼人太甚嗚呼知臣莫若

君信矣然古之豪傑得一知已即可無憾而公竟得一知已于

君父則雖不用老且死尙何憾哉宜公晚年說及

世宗知遇之恩未嘗不涔涔泣下也初公爲翰林時與孫公嘉淦謝公

濟世陳公法交好以古義相礪切一時都下有四君子之稱每談必申

且及孫公總督兩湖承審謝公事瞻徇撫軍公音問遂疎長子憲高以

主事簡發山西未一年連得大州公聞不悅高寓書公甥以自解其于

名義大節雖密友愛子不肯苟且如此乾隆甲辰余遊廣西公第四子

憲喬爲岑溪令讀余文曰班馬儔也願以先人之狀私于執事余重憲

喬學行而于公又爲同館後輩貞石之文所不敢辭謹按公父華國知

阜城有善政阜城人至今祠之母孫氏封宜人先後娶兩王氏一任氏

皆封宜人子憲高庚戌進士潞安府同知次憲噩憲嵩憲喬四女四孫

葬某銘曰

神羊嶽嶽誰折其角寶劍稜稜其鋒孰撓旣以試之又復置之非廢棄

之將老其才而徐俟之雖然幸而藏得全其光至今華表尙有寒芒

又附讀侍御李公行狀書後

法坤安

世宗憲皇帝臨御以來孜孜求治尤務通達下情開言路丕揚盛代昌言不諱之休風

勅卜御史臺謂侍御近臣朝廷耳目所司事關機要許非時密摺奏聞雍正七年高密李公元直補御史慨然念遭逢明盛內外羣寮不一乃心德其勤至治有君而無臣露章上奏歷詆用事諸大臣自滿漢宰輔而下無得免者

先帝還公疏持詣所論列者俾各自陳翌日諸大臣廷謝

先帝召公面詰公抗論不屈

先帝曰無禹皋臣安得爲堯舜君當是時天威嚴重殿上下皆爲公恐然

先帝卒諒公無他不之罪也一日從容語侍臣曰李元直眞實任事但剛氣逼人太甚耳蓋爲

先帝所特知如此公與廣西謝公濟世友善相尙以氣節謝事

聖祖仁皇帝爲御史以建言戍邊

先帝卽位與高密任公坪河南高公玠太倉王公杲等七人同日

賜環天下儀吉康高公栢城人江村未定廟中有其出塞集序謂

名高大臺在五十五年丙申江村蓋謀也非論公入臺已在高公自成

先帝時章邱官郎署與正郎喬世臣抵牾除外職

與公同時稱山東二李公為愼李故京師呼章邱為短李以別之

今上以道員召見陛辭曰

上問能詩否對以應舉時曾學作做官以後不復為矣因進言

皇上日有萬幾祈不以此勞聖慮

上嘉其言直改御史既拜命疏論大臣變亂錢法苛亟煩碎

上卽命停止萬公年茂湖北黃岡人乾隆丙辰進士翰林院編修擢御

史遇事敢言不避權貴後因幼事不實坐誣抵罪士論翕然以比李謝

三公稱海內四君子儀吉案四君子首李公謝公與於戲

主聖則臣直當諸公抗疏大廷批逆鱗犯

天顏擯斥放流志百折而不摧卒能留直道於人心表風采於朝著何

修而睹此純效耶余讀李公行狀取連類之事並及之見

列聖容諫之美四君子遭遇一時之不偶然也

碑傳集卷五十五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五十六目錄

科道下之中

工科給事中前翰林院編修曹公一士行狀 全祖望

陶太常正靖墓表 顧陳鼎

又太常晚聞陶公神道碑銘 全祖望

胡定傳 曾劍

都察院經歷王君荃墓誌銘 鄭虎文

故掌陝西道監察御史葛君德潤墓誌銘 余廷燦

給事中馬君宏琦事略 彭鳳豐

吏科給事中吳君湘墓表 張洲

任君大椿別傳 章學誠

又任幼植墓表 施朝幹

特贈副都御史掌陝西道監察御史曹公錫寶墓誌銘 朱珪

侍御錢先生禮別傳 袁文煥

This image shows a large rectangular area with a thick black border. Inside, there are numerous vertical lines, creating a grid-like structure similar to a ledger page. The lines are evenly spaced and run from top to bottom. The page is otherwise blank, with no text or other markings.

109-242

碑傳集卷五十六

嘉興錢儀吉集錄

科道下之中

工科給事中前翰林院編修曹公一士行狀全祖望

曾祖六龍諸生贈浙江遂安縣知縣

祖垂雲諸生贈山東道監察御史

父泰曾康熙戊午舉人福建莆田縣知縣贈工科給事中

本貫松江府上海縣人青浦縣籍年五十九

公姓曹氏諱一士字諤廷濟寰其別字也系本宋樞相武惠王後以明

成化閒始遷上海五世祖誠有隱德名在明史孝義傳公年十五補諸

生少留心於十四經廿一史連絲貫弗不徒以章句也尤潛玩洛閩諸

書旁搜曲證以求會通每作詩古文詞溫潤雅潔見者無不心折閒以

其暇選坊社經藝亦復風行天下蓋公之湛深經術綜覈儒先其於制

舉業眇然餘技耳而海內窮鄉下里兔園學究正以是靡不知有曹先

生者然而數奇不偶拓落於諸生者幾四十年三大比持節至江左

主試者莫不欲得公以為重庚子今禮部尙書景州魏公主江南試榜

後於鹿鳴宴中三歎以不得公爲歎河道總督湘潭陳恪勤公謂天門
唐南軒曰曹君連蹇甚矣將資送之入太學公以太宜人老不欲行會
左副都御史侯官鄭公以督學至用拔萃貢明經丙午始舉順天秋試
明年春試不第新例取貢士選其尤者授教職而公得江南直隸通州
如皋縣學教諭抵任修明蘇湖故事講求經術治道作爲詩文以旌節
孝未替年而上計遂成進士大學士海寧陳文簡公禮部侍郎華亭王
公交薦於朝改翰林院庶吉士公以文章掉鞅宇內已久垂老釋褐主
試諸公皆自以爲龍湖之得震川尋充順天壬子鄉試同考官得士二
十餘人今禮部尙書溧陽任公爲主司賞爲得人第一癸丑散館授編

修
世宗召見問公年奏事畢

上諭稱明白者再時大學士桐城張公宣

上意以山西太原府知府需人將於翰林中補用而公固辭願留館閣
刑部侍郎奉天王公薦充一統志館纂修官分撰廣東一省并湖南諸
府州發摘舊志之譌極多甲寅管內緝書房事乙卯充文穎館纂修官
五月改山東道監察御史八月

今上嗣位浹月之間純王善政不可指屈公既感

世宗知遇又值

重華繼照之時益思奮勵以報而有

詔羣臣輪班奏對中外所祈共望謹論公首言督撫者守令之倡願其中皆有賢者有能者賢能兼者上也賢而不足於能者次之能有餘而賢不足者又其次也督撫之為賢為能視其所舉而瞭如今督撫之保題守令約有數端曰年力富彊也辦事勤慎也不避嫌怨也其實迹則大略曰錢糧無欠也開墾多方也善捕盜賊也果如其言洵所謂能吏也乃未幾而或以贓汗著或以殘刻聞舉所謂貪吏酷吏者無一不出於能吏之中彼夫吏之賢者悃悃無華而已惻怛愛人而已事上不為詭隨而已吏民同聲謂之不煩而已度今世亦不少其人而督撫薦剡曾未及此得毋反視賢吏為能耶嚴吉案經世文編作毋亦以能更即賢吏耶臣恐所謂能者非真能也以趨走便利而謂之能則老成者為遲鈍矣以應對捷給而謂之能則木訥者為迂疎矣以逞才喜事而謂之能則鎮靜者為怠緩矣以武健嚴酷不恤人言而謂之能則勞於撫字拙於鍛鍊者謂之沽名釣譽才力不及而撫拾細故以罷黜之

皇朝通志卷五十六

矣至于所取者潰敗決裂則曰臣不合誤舉于前統聽部議而已夫有
誤舉必有誤劾誤舉如此則誤劾者何如誤舉者猶可議其罪誤劾者
將何從問乎臣以爲今之督撫明作有功之意多而惇大成裕之道少
損下益上之事多而損上益下之義少此治體所關也

皇上於凡丈量開墾割裂州縣改調牧令一切紛更煩擾之舉皆行罷
革爲督撫者度無不承流而宣化矣所慮者彼或執其成心則且飾非
以自護或意爲迎合復爲姑息以偷安臣敢請

皇上特頒諭旨剖析開導俾於精明嚴肅之中布優游寬大之政使能
者務勉於賢而賢者益勵於能如或

論之而不悟卽賜

乾斷以罷斥之將督撫無不洗心滌慮而守令亦無壅於上聞之患是
知人之哲卽安民之惠也疏入

上卽播告直省又請寬比附妖言之獄兼挾仇誣告詩文以息惡習謂
古者太史采詩以觀民風藉以知列邦政治之得失俗尚之美惡卽虞
書在治忽以出納五言之意使下情之上達也降及周季子產猶不禁
鄉校之議惟是行僻而堅言僞而辨雖屬聞人聖人亦必有兩觀之誅

誠恐其惑眾也往者造作語言顯有背逆之迹如罪人戴名世汪景祺

等

聖祖世宗因其自蹈大逆而誅之非得已也若夫賦詩作文語涉疑似如陳

鵬年任蘇州府知府遊虎邱作詩有密奏其大逆不道者

聖祖明示九卿以為古來誣陷善類大率如此如神之哲洞察隱微可

為萬世法則比年以來小人不識兩朝所以誅殛大慙之故往往挾睚眦之怨借影響之詞攻訐詩書指

摘字句有司見事風生多方窮鞠或致波累師生株連親故破家亡命

甚可憫也臣愚以井田封建不過迂儒之常談不可以為生今反古述

懷咏史不過詞人之習態不可以為援古刺今即有序跋偶遺紀年亦

或草茅一時失檢非必果懷悖逆敢於明布篇章使以此類悉皆比附

妖言罪當不赦將使天下告訐不休士子以文為戒殊非

國家義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伏讀皇

聖明廓然大度即古敷奏采風之盛臣竊謂

大廷之章奏尙捐忌諱則在野之筆札焉用吹求請

勅下直省大吏查從前有無此等獄案現在不準援赦者條列上請以

俟

明旨欽定嗣後凡有舉首文字者苟無的確踪跡以所告本人之罪依

律反坐以爲挾仇誣告者戒庶文字之累可獨告訐之風可息矣

上亦如公所請自公對班上五摺多見采錄舊例十三道御史以次

轉六科給事較資俸深淺公入臺勵六月

特轉工科給事中公之陳封事雖故交門舊莫得而探其緒故其所言

非經

皇上發總理諸臣共閱及部議者皆弗知也及劾奏原任河東督臣王

士俊既上而外人有竊聞之者莫測所自來

上聞不憚以爲公自洩之因

勅部議處部議左遷

上終眷公從寬留任公未嘗以此稍挫其敢言之氣侃侃如初尋又陳

工料之價值有定官吏之尅減無常查雍正十年刊有

內廷現行則例及物料價值一書巨細畢載成法井然惟是各省興作

或隨地度材或因時庀役當俟各督撫題達到日核議請
旨期於價平貨善廩稱工良

聖朝萬明作於考工小民卽子來以食力也乃其後有以浮冒効參者
有竝無工料數目籠統開載致千部駁者有駁詰之後始行冊報仍與
部例不符勒令追賠者有隨參侵冒隨罰重修者有勢難重修姑仍其
舊稍爲彌縫賠補者凡此皆冒帑誤工累民病役之大略也夫事後之
糾參不少則事前之防範宜周臣竊慮不符部例而冒銷者易知名符
部例而冒銷者難測也各省於未興工前確估報部已竣工後委員勘
實此常例也然九卿所定之例各工所估之數直省之官吏皆得與知
之而列肆之商買力作之匠徒則不知也夫旣不知工料應得之數則
物值之高者貶之就下工價之多者抑之就寡曰
國家之定例如是而節省之名歸於公侵漁之利入於私矣至如州縣
偶有濬築必按圖甲起夫票促籤拘始行就役使其果符部例窮民儘
堪餬口何不踴躍赴工致煩迫促則皆官吏隱祕成數以逞其伸縮出
沒之奸所致也臣以爲物當其值役償其勞

國家率作省成之事功豈可爲臣下出少入多之囊橐工程先經核減

成數復不全給若無扣尅何處冒銷未可徒以事後一參姑塞其責也
伏乞

勅下直省督撫凡一切營造開濬所須物料工匠遵照部例估有成數
一面題達一面卽飭該府州縣刊刻榜文懸示工作地方俾公平正大
之價眾目共睹眾耳共聞少有紳縮出沒人人得以指證雖有不肖官
吏包攬匠頭驅之明目張膽之徒各懷口眾我寡之思安有籠統開報
于事前侵冒追賠於事後之患哉又陳各州縣官獄獄胥吏上下其手
改竄獄詞之弊皆得

旨交部蓋公當言官不過一期而所建白皆有益于世道民生朝野傳
誦想望風采以爲行將大用乃忽于七月中得哽噎證自八月至十月
時發時愈又逾月而篤遂以二十一日卒距生康熙戊午十月十六日
得年五十九歲初娶宜人張氏泰安州知州錫懌孫女繼娶陸氏廣東
潮惠道振芬孫女俱無子繼娶劉氏生子錫端爲伯兄後副室朱氏生
子錫圖女三長適葉承雍正丁未進士池州府貴池縣教諭次適陸秉
笏諸生其一尙幼公於同輩中爲晚達顧其立朝大節煇煇可按雖不
竟其施以沒而其所樹立已不愧於古人仲兄老而得舉于鄉公計其

來親至蘆溝橋迎之夜宿坊舍閒同衾語昕夕時其飲食而親奉之其
歸也涕泗而別踰年仲兄卒縞素茹蔬者浹月生平聞人之善不帝口
出尤愛獎引士類噓拂無所不至其所成就極多然不肯苟徇人之求
壬子闈中累爲同考諸君言大江南北篤志窮經之士若而人洽聞之
士若而人雄文之士若而人幸各留意聞者擬爲通榜之習氣也乃有
同里姚生者少出門下公所飲食教誨以底於成者也暨榜發姚不豫
人以是服公之無私每語及國事尤惓惓不能自己吏部侍郎鄧江邵
公出撫江蘇公已病尙手草數十紙皆地方利害之大者在牀蓐閒強
起書之以貽焉公雖官於京七年而負郭之田猶止微時故業家屬在
南將遣人往迎未及而病作無一語及家事貌孤輒弱甫逮十齡奔赴
爲難捩擋殘篋僅得圖書數捆廩俸之餘未足具喪事生平述作多未
成編于散稿中一一收拾將與門下同歲諸生徐爲纂輯以行世而先
撮其生平言行大略述之以爲異日

國史家乘底本焉謹狀

謹案原編有請寬妖言禁誣告疏請停商捐并申鹽禁疏請核實
開墾地畝疏鹽法論請復六科舊制疏上陳中丞吳淞聞善後議

請分別賢能疏開肇嘉濱議八首已見經世文編今不錄

陶太常正靖墓表

陳堉

乾隆乙丑太常卿常熟陶公卜葬烏目山之麓其孤走百里謁鎮洋顧陳堉曰先大夫窆有日其藏諸幽有同里王侍御次山先生誌而銘之矣其顯諸明則有待於大行堉惟交公昆弟垂四十年犬馬之齒攀伯掇仲安敢辭表墓顧公之爲公奚待於表也某年月日左僉都御史某晉太常卿

召對便殿陳闕失不稱

旨左官歸一時海內共傳千載登記注

主聖臣直並見不相揜事在天下後世表墓一家言耳奚足云先是大

司空景州魏公老病乞休

上數其自擇便安無致身之義削其秩有欲論救者公止之謂當伺閒

啟沃及是獨對

上咨近政闕失公遽舉此當之心口相謀久不自覺其慧也魏與公座

主同年進士

上疑其黨公遂望吏議降謫夫乾綱初攬泰交渙羣苟大臣而持祿引

嫌迎合俛仰不則排訐異己以爲公忠宜非

聖明所倚毗而恬退不嗜功利不足以風匪躬其骭髀激昂敢任事出於性生者或不易得何怪乎

宵旰之殷殷求其人而又恐得其似也公諱正靖字柱中行四雍正庚戌進士由翰林改御史屢遷至太常卿父昌化令元淳康熙戊辰進士兄編修貞一康熙壬辰進士昌化公有文名當義門何屺瞻操評選柄多取其文入行遠集顧不得館選出宰海外邑人擬之東坡載笠踏屐時然斂華就實務興革利弊斷斷與上官爭不少挫又不得入爲臺諫宜償於後而編修淡宕遊戲殊無宦情在翰林十四年一旦引疾去時塋承乏行人亦以目眚旋里相踵也逮公庚戌通籍編修己林下六年矣壬子公以庶常分校北闈癸丑授編修修一統志乙卯

世廟上賓王大臣議禮需翰林習典故者二人推公及江右萬宇兆所議皆施行乾隆改元典試四川丁巳選御史時宰相兼掌院事以次詢諸太史願入言路否也公越次進曰宰相用人當視其才不才願徇其願不願乎公雖得改當軸者見其敢言意弗善也拜

命後首疏減昌化浮糧戊午

上臨雍許十哲後裔一體觀光並給祭田從公請也又疏論衍聖公孔
廣祭納賄鬻官或戲謂公渠祖與公通家有瓜葛何得爾公笑曰熟視
通家子弟有過失不出一言匡之可謂報師恩乎錢價昂疏嚴盜銷革
經紀輪奏引經史一引周禮陳殷置輔極言佐貳非材之害請聽辟置
一引周禮三德教國子極論學校敦養無法兩次召對嘉獎傳示閣臣
開議以難行覆事皆寢最後引易泰二爻指切時事釋馮河之義破難
行之說

上心違之己未遷鴻臚卿弭同官之釁遷右通政未匝月拜僉都御史
思大整風紀遇事稍持異同然勢孤地輒未能行其志姑上議禮一疏
卜時議向背中有言恆山當祭曲陽改祭渾源非是證以周禮鄭註漢
書郊祀志水經酈道元注而議者援廣輿紀細之公撫几悼歎知志之
難行矣然特擢清卿未必不由此故當兩對勤政

忍負

主知下不敢違先志故也公年十五隨父任值海氛不靖昌化公以事
上府公率數蒼頭與尉弁畫地巡徼積霖城圯謀動帑修築慮格不行

卽行亦緩不濟急公曰吾以私錢庀官事可乎請於母出爲公蓄者數十金不日工竣比昌化公返見睥睨一新喜曰兒乃能分吾憂昌化公以勤卒官目不瞑公祝曰明史彙昌化浮糧不敢忘後公在翰林蔣文肅行薦入明史館桐城不可及爲御史條陳滅昌化浮糧竟得請公於先人遺志一得一不常歎文字無福乃不如蚩蚩島中氓終身以爲恨困諸生日兩幕楚學校閱試卷專事拾遺揀枉白兩生冤獄士氣大伸客淮關發吏奸戒株累止添設柵口危言曲譬必得乃已主者憚而敬之公昌化公子耳而不畜身昌化令楚學淮關幕中客耳而不畜身學使關使無其責任其憂肯居是官而瘞乃職哉且意承考孝也忠謀人友也孝友事君之資獲上之道也公立身之始已如此旣降需次未得乃歸貧不能家食則爲經生師就館吳門蔣氏旣而粵秦交聘請主講席公曰吾非不知絳帳舉比愈於寒瓊東修羊亦肥然計榮利爲趨舍不已賤乎皆謝弗應甲子編修下世公哭之曰兄嘗自言博洽精悍吾不如仲仲他日所造遠大然性太果物所忌也兄達觀消搖宜享上壽而止此況胸多塊磊者乎遂飭終具書豫戒數則略記生平出處取庚賦中語命曰自序乙丑仲夏下澣二日以暴疾卒吳門館舍年六十有

四娶錢氏公未第時卒子三人敦安敦敘敦和

又太常晚聞陶公神道碑銘全祖望

乾隆四年工部尚書景州魏公罷官已而天旱四月十有二日新授太

常寺卿陶公入謝

上特召見問以時政得無有關失者當陳之以為脩省之助其無有所

諱公猝未及有所陳

上曰爾尚有直氣試據實言之公言近日庶政脩舉惟魏廷珍負清望

無大過近日放還

天語峻厲非所以優老臣尚望申求舊之禮

上霽顏聽之且曰爾朕所特簡尚當進用公辭謝出相去再旬突奉

嚴旨申飭下部議部議左遷公遂南歸貧甚無以為生則授徒自給先

是

上之罪公也獨申前論謂朕方欲用正靖以侍郎學士之選不料其妄

言至此世乃知公邀

上眷尚未衰勸入京補官公笑而不答凡六年以病卒其家未及赴予

也逾年予至吳始知而哭之又踰年其故人長洲陸君茶塢屬予以表

闕之文又踰年始克詮次其事嗚呼子序公父子兄弟而更重悲之公
之烈考元瀉學者所稱紫筍先生者也以古文雄於吳下時論比之范
蔚宗崑山徐尙書雅重之延之書局其後以冢兀致失歡而同里翁尙
書排之尤烈及成進士不能入詞館知廣東之昌化縣孤羈窮島竟卒
於官公之兄正一亦以古文世其家成進士爲翰林矣顧落落莫莫不
見知於世竟未獲遷一階以老公承其父兄之傳晚而得第浮沈中秘
者八年改爲御史以進經史講義稱

旨再賜對不一年累遷至左僉都御史改長奉常然公生平坦夷性成
不屑與時逐逐又疎略不治威儀古心古貌蓋父兄之餘風當路者素
不喜而事出意外忽膺盼睐無如之何公嘗上言學校科舉之壞爲方
今世道人心所關第一在官者旣無昌明正誼之心在下者遂無淬厲
束脩之志時風眾勢不過僥倖進取以爲富貴利達之地斯其可憂不
少急宜有所振起
上是之又言近日在廷諸臣似寬裕而實縱弛似詳密而無關體要至
樂因循而畏改遷尤其膏肓之病如一切條奏下部議者其說在可否
之間行之無益不行亦無所害而一紙空文可以塞責則姑議行以稱

上求言之心以示不拒人言之意若稍難行者則置之矣夫事但論是非豈論難易今之便文自營朱子所謂架漏牽補過日者也
上以公言宣付閣臣知之此論出聞者以爲切中時弊而公之不安其位始於此又嘗言設官太多則案牘文移日煩足以耗任事者之氣不獨廩祿之難周也宜詳爲合并而沙汰之又嘗草諫開捐疏力言贊郎之進先自居於貨取安能潔身以報主下以貨投上以貨授美其樂善好施之名而實則懷利以相接其弊也至有貨倍稱之息期以到任而還斯其心爲何如心其俗爲何如俗豈可以漢有張釋之卜式漫思解嘲乎會去國不果上然竟屬其門生奏之嗚呼以公之揚歷雖亦嘗登三品陪獨座簽書柏臺膺次對校之父兄似足稍吐鹽車之氣而豈知其不得少有發舒齋志以死則固多此揚歷者爲也公諱正靖字穉中一字晚聞江南蘇州府常熟縣人也生於康熙某年月日卒於乾隆某年月日春秋六十有四娶某氏葬於某鄉之某原予四所著有晚聞集如干卷公於經術最喜說詩其獨到處范逸齋嚴華谷不能過也古文淡簡有法尤熟於明史予之交公也其初相賞以文辭旣而以予之疎略有相近者遂成莫逆乃十年去國竟無再見之期諒亦重泉之所同

張也惟茶塢爲故人之篤於存沒者其銘曰

吾近接東狩之邸抄兮

天子詔魏公而復之官言竟行於身後兮孤臣定欣然於九原海虞之

山蒼蒼兮以表茲遺直之阡

胡定傳曾刻

胡定字敬醇保昌人生具殊質博通羣書年十五有神童之目雍正丙

午舉於鄉癸丑成進士選庶常授檢討轉陝西道監察御史遇事敢言

不避權貴參奏甘肅巡撫任意恣睢

欽差大臣審得其實湖南巡撫劾糧道徇庇縣令定奏巡撫之誣

命廷臣往鞫定偕行視審糧道果被誣於是直聲震一時轉兵科給事

中巡視西城訪得良善及惡棍姓名各爲一榜揭其事於衢以示董戒

民有訟者無論寢食時卽傳訊判結之西山臥佛寺被竊有御史誤奏

僧爲盜定廉得眞盜僧得釋而御史降官人皆側目以母老乞歸終養

服闋補福建道監察御史到任卽參奏臺防同知風烈如故旋以劾內

務府郎中剝削傷民事所奏不實褫職下獄久之案定罷歸乾隆丁丑

恭遇

南巡定趨杭州接

錫賜復原銜年七十九卒於家著有雙柏廬文集

都察院經歷王君荃墓誌銘

鄭虎文

故侍御王君介警余同年生也初未識君自君爲御史有聲始知君自
君左遷都察院經歷有人指君示余於眾中曰此卽新言事鐫秩之某
侍御也始一識君其後絕不相聞癸未春余歸自嶺南崑山顧孝廉爾
持君狀來則歿已及期矣越數月君之孤其昌走京師爲余言府君歿
貧不能葬某將告哀於府君之執友俾得歸骨泉壤死且不朽而以銘
泣請於余余悲其昌之不幸而心重君之爲人也君名荃字景芳號介
磐始祖夢聲任崑山州學正始遷自浙之分水時崑山台太倉建州治
未析爲縣十傳至恢始居崑山縣又再傳任用明嘉靖進士禮部主事
崇祀鄉賢又五傳詩生二子長崧卽君考也祖若考以君貴各贈如
君官考早歿歿四十九日妣蘇太宜人始生君君生有至性甫能言問
知考歿狀卽悲不自勝見遺書輒傍徨流涕見者異之旣就塾銳力於
學夜課漏下至數十刻不寢母憐之諭少休乃帷燈默誦往往達旦用
是年甫冠卽以文章名於時君之仕也用丙辰

恩科孝廉授內閣中書舍人歷遷內閣侍讀刑部安徽司郎中尋轉福建道監察御史所至以勤職聞遇事敢為無所瞻避其在刑部也有民婦陳氏其夫自外歸一夕死既殯疑死於毆控驗坐誣論死君謂例載誤執傷痕不得與讎誣者同罪民人王甲聞母夜呼救急握刀起逐賊既而知為伊叔圖姦母氏益憤遂殺叔論斬立決君謂叔已自絕於倫常不得以殺叔論並駁議上之得免死旗人色合臣年八十生子七格會其家奴亦生子不育即令奴妻乳七格妻詐言實已子族人據訟逐七格已定讞矣色合臣屢訴不省君為受理乃得實君之詳慎明敏率類此及為御史御史分得言天下事益自勵二載章數上被議左降者再輒奉

旨留任君用感激自奮風采益峻會歲大計奏宜責大吏杜奔競黜浮華以端吏治之本語尤切直聞者忌之未幾有廢官某起為郎故嘗巡撫某省以賊敗者也君抗疏力爭之下其章于部部以罷職請上特貸之遂左遷為本院經歷五年請假歸歸六年卒卒之前數日自題其照曰非松兮誰侶非月兮誰語非雁兮誰與影答形兮余與汝吁嗟介磐兮此其所此君之絕筆也而君之生平亦略見於是矣君事母

以孝聞喪偶獨處垂二十年如枯僧家故貧食取充口衣非甚垢敝弗
易也鄉居足不入城市當途雖故舊未嘗以名刺通喜讀書尤嗜朱子
綱目馬氏通考以爲有裨實用所作詩古文眞行草各書咸有古人尺
度兼通醫然都不屑屑措意蓋君務爲經濟有用之學思欲有所大用
於世而卒未竟其用連卷抑塞以至於死死之夕呼其昌曰吾一生無
愧心事死可不憾然亦苦矣雖然不苦不能以無愧汝其勉之嗚呼君
殆古之稱狷者與君生於康熙壬辰某月日卒於乾隆壬午某月日春
秋五十有一配陸宜人前卒子男子二長尚賓前卒次其昌銘曰
生非我存死不滅生哀死樂理互設匪今自今與世絕乃不絕兮固爾
穴

故掌陝西道監察御史葛君德潤墓誌銘

余延燦

君諱德潤字澤躬別字述齋姓葛氏河南某縣人性嗜儒書習詞章刻
礪鑽仰雍正癸丑登進士第官禮部主事大宗伯任公蘭枝敏其材遷
員外郎又遷刑部廣西司郎中秉火覈爰書夜以補日陞浙江道監察
御史歲連袂條列施罷事宜以振民畿輔完復轉福建道奏釋配所逋
犯妻孥積繫訟清是時直省大吏封章頗暗相攻許君以爲人心不可

不正力請塞之最後轉掌陝西道乾隆戊午甲子兩主雲南鄉試考官
 滇故去京師萬里士依君如歸多騰踏去督福建學政繩駁雜以法度
 文章一軌於正而天下州縣童子試閩中最夥因緣混殺浮奇疊射君
 初沿俗不革洞之以明既則裁之以法奏入著爲令既三年君所獎許
 士俱貢名禮部調湖北學政選拔十二年一舉君得人爲天下最是時
 君年始五十山進上累官臺諫凡三遷再轉四秉人文衡鑑嚮用方殷
 而君一自湖北解官卽壹意二十年堅不出竟老死於家蓋君以母蒸
 人訃歸自湖北痛不欲生因念中憲公老杜門承志歷十有三年婉婉
 愉愉事世父如父與從弟同居共財無閒語作廟祀其先室有正有祧
 祭有器有田營畫完整與鄉人行鄉飲酒禮鄉人隆推大賓莫不加敬
 愛初學使乘輜軒出務苛供張以自潤君在閩不肯豪髮侵有司湖北
 卷價合數千兩舊填學使私橐君獨閣貯在公惟恐浼及君家居推子
 人又人人得其所請歡出意外葛氏世遠不可譜自登禹公生君高大
 父諱天錫曾大父諱忠孝贈儒林郎大父諱鳳翔邑增廣生員工文翰
 宜達而滯誥授奉直大夫父諱儒性喜推解行載邑志誥授中憲大夫
 母某氏封恭人世父某亦以君貴貤封如其官妻馬氏邑庠生諱謙異

女封茶人先君卒孫文定公嘉淦銘其墓子二朝陽丙辰舉人任忻州
學正浙江常山縣知縣元陽邑庠生先君歿女一適崔龍光貴州貴築
縣縣丞孫男三孫女七君以乾隆三十六年十月廿四日卒年七十一
某年月日葬君於某岡朝陽使來請銘予與君同年進士迺按狀次之
銘曰

儉於取進豐於篤倫厥用未竟而出處完明最迹鑽石以留其嗣人

給事中馬君宏琦事略

彭啟豐

君名宏琦字景韓始祖自元末由山西遷居江南之通州遞傳至君曾
祖諱坤明嘉靖中進士歷官少保戶部尚書祖諱眉生父諱逢秋太學
生善治生產累讓田宅與兄弟君甫冠以第一名入學旋補廩膳生雍
正元年貢太學二年試補鑲紅旗教習四年中順天舉人明年成進士
殿試進呈卷第六

世宗賞其策置一甲第三授編修旋丁父憂歸服除補原官充八旗志
纂修九年以輔臣薦授陝西道監察御史輪班條奏多見施行十一年

奉命巡視淮安漕務以廉察著聲八月巡視中城嚴督諸捕吏鈎稽積賊

禽獲頗眾，姦宄屏跡。十三年，掌山西道事。明年，轉吏科給事中。乾隆四
年，巡視天津漕務。時天津方被水，君奉

命度河工，奏水師營八十里陸路淹沒，請修築壘道，分建水閘斗門，以
消盛漲。事下，直督孫公、河督顧公會議發帑興工。事竣，陸行無阻，農田
歲獲有收。六年，補刑科給事中，劾兗州知府沈斯厚失入舉，而山東按
察陳惠正亦誣君受被參，縣令李鮮賄

上命都御史劉公往訊事。白沈斯厚革職。九年，巡視南城，饑平糶。君
監糶蘆溝橋，奏添粟二千石。十年，巡視通州漕務。十一年，復巡視南城。
十三年，扈從東巡，還三月奉

命隨大學士高公都御史劉公及同官三人往山東督賑。務既至濟南，
聞漕船戢留德州者為運官所持糧，不時發君疾馳一晝夜至德州，責
數運官稽賑。臯運官泥首聽命，立督小車二百兩載米給州縣以賑。往
返才兩晝夜，論者咸謂微君往，更遲幾日死者過半矣。時蒲臺利津間
有殺人以肉為市者，君急往視，有老婦擄馬首訴其媳為子所誑，賣與
某店家，乃令老婦導下馬入店，中跡之不得，得之破害中，付縣嚴訊，得
實。斃店主杖下市者，遂絕。十月回京。十四年，巡視西城積勞成疾，有歸

志又以張太恭人年八十遂請假尋以終養告不復出十七年九月太
恭人卒君旦夕不離苦次一夕家中火且及正寢君伏柩下叩頭流血
誓與俱盡忽風起燄轉救者至火滅服闋或勸君起歎曰父母俱歿祿
仕何爲乎家居二十餘年年八十寓書于余求爲文以著其生平予與
君爲同年進士是科進士凡二百二十餘人其事功卓然可紀者首推
清江楊方來君之名位遜于方來考其所歷要爲能不負其職者與予
書以忠孝自名不虛也方來之卒余爲作事略恨其子所述多疏漏未
能詳也君在諫垣諸疏稿余亦未嘗見其所得而稱者止此他日諸子
儻欲列君行事上史館則諫垣疏稿未可略也予尙當論其詳焉

吏科給事中吳君湘墓表

張洲

歲在庚子恭逢

聖天子七旬萬壽於己亥庚子連歲特開

恩科鄉會兩試拔取四方奇傑之士用廣壽考作人之化有官山東州
牧一人陰使其兩婿冒山東運學籍兩試中式諫垣吳君者廉其事奏
之

上可所奏立黜州牧其婿亦褫革治罪且勅徧爲稽察嚴禁弊竇毋得

混濫於是人人快之無不知有吳御史者稱說如出一口時君已由御
史爲吏科掌印給事中有年其仍稱御史者草野人但知言事官爲御
史云蓋其人夤緣大吏倚勢表裏爲姦利山東吏民無不怨恨君於此
事發其端特小小者耳無何遽卒乃其後大吏果以賊敗誅死君顧不
及見也君諱湘字衡湘別字素軒雷化人子同年進士

任君大椿別傳章學誠

興化任君幼植與余同學文辭於大興朱先生筠君與余同乾隆三年
戊午生而學於朱氏則先於余余自乾隆丁亥旅困不能自成依朱先
生居咤際無聊甚然由是得見當世名流及一時聞人之所習業客有
自江南來者投遠書一鉅囊稱任君所寄朱先生爲之色然發緘得幼
植書論學甚詳而以所撰儀禮經傳考訂若干卷請先生爲之是正余
始有意於君己丑君登進士第以二甲第一人授禮部主事分曹學習
得儀制司禮部職事清簡進士分部多不願居然禮部四司儀制祠祭
號爲繁劇他司往往求兼攝之乃爲見才君願謁朱先生欲爲丐尙書
移司簡曹且曰曹閒多暇卜居近先生家每日中可畫諾歸邸卽假先
生藏書場半日一夜之力誦且習焉四分日力之三則十年守官猶得

七年強半讀書所獲豈不雋歟先生乃曰古人仕學不偏廢且知命者固不求熱亦豈有意求清冷耶君唯唯以退余於是時始得見君然余將家京師皇皇謀食不得時過君也已而余遊江南見顧君九苞於太平官舍顧君本末詳庚辛亡友列傳其母任則君之祖姑也言君孝友家無升斗儲然事親能盡色養非其道義雖銖黍不取於人乙未余復至京師君已徵爲四庫書館纂修因得寬假曹務校理之暇借窺中秘儲藏四方奏上遺書人閒所希覲者從而證定向所業編得以益信余訪君屬疾延見臥所則君方輯呂忱字林逸文散見蒐獵橫博楮墨紛拏狼籍枕席閒君呻吟謂余病不可堪賴此消長日耳君學淹通於禮尤長名物初欲薈萃全經久之知其浩博難罄因思卽類以求一類旣貫乃更求他類務使遍而後已所著深衣釋例釋經諸篇皆博綜羣書衷以己意皮傅之學不過視爲爾雅廣疏不知君乃經禮之別記爾學者能推君意擴其所未盡者不鶩遠而遽議全經不矜名而好爲獨斷博徵其材約守其例各盡所長以窮類之散然後徐俟其人以會經之全庶幾哉經學其有昌乎君之文長於辭賦少年爲文選學詩文時得其似不能精也然

讀書輒能知作者意不以己之所守槩人余撰通義言公之篇中有喪心故國斯傳塞外之書之語自注云李陵答蘇武書自劉知幾以還皆謂六朝僞作其寔僞者何所取乎當是南北分疆有南人羈北事類李陵不忍明言託擬此書以見志耳君見之首肯數四且曰今人皆重考訂必斥君言無稽不知君意固不以此拘也余著通義爲世所詆強半類此君乃平素不苟於名物者而所言如是以是知君可與微言者也乙己之冬余自保定暫至京師館同年生潘編修庭筠家時潘居興化寺街與君居衡宇相望談晏流連互爲主客自謂得窮途樂也余留旬日出都先一夕君挈壺酒就潘君書室酌且言別至街柝四嚴霜月寒冽砭人肌理從僕多欠仄思臥四顧無聲三人猶露立中達談款久不忍釋此境於今歷歷不謂君已溘然逝也余戊申秋爲庚辛亡友列傳自恨於顧君嘗諾爲其先人作傳顧君旣逝不可復詢端末其冬遇李君晉垆於毫之學舍粗識顧父崖略因爲顧傳書後並寄永清知縣周君震榮明年周君以余文付刻寄余印本且曰近何南谿任幼植相繼下世曾幾何時亡友傳成又當續其二矣哀哉何君余別有傳君又李君之同縣且戚屬也李君有子某甚才而文請余爲君撰傳諾之久未

報庚戌季冬晏歲風雪羈旅懷人因追述與君始末之交如是行自念
江湖落拓倏又三年長安故人落落如晨星之漸少索居已久學植文
章將求砥礪之無從而荒落日歸於無似也亦重可慨夫君諱大椿一
字子田官某道監察御史卒年五十有二無子議以弟某有子當爲之
後君貧無一宿春身後喪將不舉斥賣故書直尙千金乃得治裝歸觀
可哀也君所著書若干種具如別錄

又任幼植墓表

施朝幹

今天子崇尚經術海內士大夫講求註疏之學以余所識若王鳳喈朱
竹君錢曉徵諸先生及湯君文起任君幼植靡不勤搜典冊制度名物
文字音韻之屬研精覃思馳騁上下烏虜美矣君諱大椿幼植其字自
其王父諱陳晉者以通經聞吾郡所謂似武先生者也君紹厥緒益大
以博始爲詩賦幽深峭奇既乃專門考古學者宗之君以二甲一名進
士官禮部主事乾隆三十八年

四庫全書總裁大臣奏充纂修官禮經同異哀輯爲多是時奉

勅撰書目若干卷條分義舉鉤剔醇駁簡要該洽出君筆者什七僉曰
任君當改官翰林矣竟不果五十四年五月以郎中授陝西道監察御

史未泄任而病六月卒年五十二君宦京師久惟鍵戶讀書不肯謁權
貴人嘗謂余曰今考据家輒務取名鮮自得亦偽學耳所著書有經典
弁服釋例八卷深衣釋例三卷釋繒一卷吳越備史注二十卷小學鉤
沈二十卷字林考逸八卷詩六卷烏虛以君之才向使爲文學侍從臣
上之可以追蹤周佚魯克勒成一代不刊之典次亦不讓相如上林揚
雄羽獵之作而乃趨走郎署十有四年甫列臺官忽焉徂沒然吾觀有
明若歸熙甫六十登第猶且浮沈外吏逮以南太僕丞留掌制勅旋至
不起距通籍初僅六年爾或以無子爲君惜則近世若顧寧人魏叔
子輩老死無後者可勝述邪抑亦從古以來富貴福澤必萃於夸毗不
臧之身邪君既卒之四月弟某以喪歸葬某鄉某原余與君生同郡長
同學仕同寮爰詮次其大略而書之曰是爲吾揚州府興化縣監察御
史任君之墓儀徵施朝幹表

特贈副都御史掌陝西道監察御史曹公錫寶墓誌銘 朱珪

乾隆五十七年王子春御史劍亭曹公卒於京邸手書遺其子曰誌墓
之文必求石君朱中丞爲之蓋石君先生最知我而其文必傳也其婿
陳慤以其孤江書來告哀且求銘曰此先子之遺命也子泣曰我何以

傳我友哉然吾何敢遽銘吾友也愨屢趣之曰姑有待越嘉慶己未江
將扶其繼母趙淑人之柩歸合葬於公阡固以請珪曰我今可以報吾
友矣公諱錫寶字鴻書又字劍亭江蘇上海人祖贈公煜曾父贈公培
謙母張淑人以康熙己亥年十一月初三日辰時生公幼而穎敏絕倫
見愛於祖父母弱冠以第一名入學乾隆辛酉以國學生舉北闈鄉試
壬戌考取內閣中書丁贈公憂戊辰直軍機處庚午補中書時與莊殿
撰培因同直齊名莊既取大魁人望屬公傅忠勇公將奏擢侍讀力辭
忠勇公笑曰人各有志不可強也丁丑會試中式殿試二甲五名進士
改庶吉士丁張淑人憂扶喪南旋忽遭瘍疾委薊將十年手鈔經史古
詩文華嚴皆成部疊架作詩尤長於五古有陶謝韋孟真意丙戌散館
改刑部主事戊子遷員外郎庚寅充河南鄉試副考官擢郎中辛卯充
會試同考官督學山西乙未授山東糧道丁酉以旗丁鬪毆命案窒吏
議來京以部員用在辦黃籤考證書成議敘以國子監司業用乙巳與
四庫全書處行走分
千叟宴

特旨授陝西道監察御史丙午上封事劾奏大學士和珅家人劉全衣

服車馬房屋踰制先有竊知其事者漏言於和乃星夜毀其跡於是奉旨留京王大臣勘查僭妄蹤跡竟不可得而公危甚馳赴熱河待詢當是時和珅當路已十餘年中外無一人敢投鼠者聞公此舉皆咋舌噤不能吐氣一二有心人仰屋竊歎而已亦未敢頌言公賢皆曰曹公禍且不測然

上竟不以罪公也部議鑄三級奉

旨改爲革職留任蓋先帝保全言官故卒無敢中傷之者丁未充文淵閣詳校戊申轉掌陝西道巡視北城八月充鄉試同考官九月以他御史事波及降二級留任庚戌以後得嘔血疾自是貧病憊甚乃自作年譜壬子正月十九日亥時卒於官年七十有四越八年

今上親政六日而和珅下獄正月十八日賜死

今上於是追念曲突徙薪之功惟公一人而已二十八日

特下明詔曰前御史曹錫寶參奏和珅家人劉全倚勢營私家費豐厚時當和珅聲勢熏灼舉朝無一人敢於糾劾而曹錫寶獨能抗辭執奏殊爲可嘉不愧諍臣之職今和珅治罪後查辦劉全家產竟至二十餘

萬之多是曹錫寶前此所劾信不虛宜加優獎以旌直言著加恩追贈副都御史伊子照加贈官銜給子廕生於是天下聞之莫不吞聲心折呼

聖明萬歲而天道久而必信也嗚呼公真不朽矣何待珪一言以爲輕重耶憶珪初識公於丁卯八月公提學山右珪爲晉藩相聚者三年中間離合亦不數數見也而公獨以珪爲知我且遺言其子必求予銘子感公意乃以姪女孫許字公之子江公娶張性孝爲姑封臂生女一嫁海寧陳慤繼趙生女一嫁青浦肇嘉側室郭生子江三品廕生江卜以嘉慶四年己未冬某月某日祔葬趙淑人於吳縣七子山清涼塢背丁面癸公及淑人之墓所銘曰

鄧林夔霄萬族穴巢有孤鳳鳳翽飛哀號燎原一燧獸走鳥焦嗟鳳逝兮
帝命下招公今在天扶雲一笑噫我後死仰聞絕叫
聖人旌直豈爲一人闡幽彰瘴忠正氣伸榮袞誅鉞惟

皇福威垂蔭世世視此碣碑
侍御錢先生禮別傳

袁文揆

侍御錢南園先生諱澧字東注先世江寧人遠祖鑄明成化閒幕遊昆
明遂家焉會太監錢能使滇以同姓故欲引使附己鑄逃居迤西能去
始還父世俊家貧以冶銀爲業先生少有大志舉止岸然少長從塾師
遊聞古賢人傑士輒慨然欣慕既補弟子員肄業五華書院荷澤劉中
丞藻徵詩首拔之云此生獨往獨來必爲將來大開風氣而先後主講
席如趙州蘇侍御霖勸福清張太史甄陶建水陳閣學世烈尤器之中
乾隆戊子鄉舉辛卯成進士改庶吉士壬辰授檢討充
國史館纂修官乙未昆明大水壞民居無算先生亟歸省明年冬入京
供職庚子充廣西副考官號得人辛丑冬晉御史
特派稽查通倉蓋自是不僅以文章報國矣會甘肅有冒賑折捐事已
獄成論報誅竄幾及百人制軍皆坐罪獨不及陝西巡撫畢沅先生上
疏曰冒賑折捐之事固皆由王匱望飭法營私所致但查匱望爲藩司
之日畢沅曾兩署陝甘督臣豈竟無聞見誠使早發其奸則播惡必
不至如此之甚卽陷於刑辟者亦不至如此之眾是此案皆沅釀成之
也臣不敢謂其利令智昏亦復少受所餌惟是瞻徇前政明知積弊已
深特不肯發之自我甚非大臣居心之道章人

天子動容諭部臣若果如錢豐奏朕亦不能爲畢沅寬議上如先生言上奪沅職三級先是臺諫自李淑芳左遷後無人敢言事至先生甫入諫垣輒彈大僚一時有鳴鳳朝陽之譽或且有以第問狐狸責善者先生曰吾非敢以言爲借資嘗試祇盡吾職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已居無何復劾山東巡撫國秦驕縱無度借納貢名而爲貪婪官民皆患之無敢指目現在歷城益都數十州縣倉庫虧空累累請按問又力諫勿受貢辭頗蹇直

上命軍機處傳訊主使覆奏俟

命聞者咸爲先生危先生自知戇諫整歸寓呼僕治裝或遠謫則卽出都門踰時軍機處傳

旨命偕大臣和珅劉墉諾穆清等往訊及抵山東界和珅偵知東省已爲彌縫計危言以動先生先生曰彼縱能彌縫一處不能彌縫處處因易馬馳往廉得其實速國秦同藩司于易簡赴刑部治罪比還報上猶問爾何以知之深也對曰御史風聞言事臣聞言山東事者不可枚舉想來不盡子虛且旣有所聞不敢隱上頷之於是

上以先生敢言擢通政司參議癸卯四月晉太常寺少卿六月轉通政司副使頻蒙

召對有所見輒直陳於是大家宰劉壻宣言於國子監曰昨錢南園已將科場作弊事面奏矣諸生慎自愛而楊壽楠繼以章宗瀛南人冒北籍入詞垣昨已亥庚子順天鄉試兩蒙

欽點內簾同考試官皆遵例迴避南北皿北貝分閱中皿卷今癸卯宗瀛又得內簾不宜再派閩中皿卷疏上

報可士論快之則以先生爲之倡也當是時凡大臣簞簞不飭者莫不惴慄而竟有謂銀工子得志敢狂肆乃爾更陰伺其家事思所以中之微先生直誠上結

主知城未可以口舌爭矣是歲八月以本官兼湖南學政請訓得

溫旨有老實正經之目抵楚後按試各郡絕干謁一秉至公有闕學校事隨時具奏凡所甄拔士諄諄教以制行力學有不率者加以扑扶有錢來不要錢之語越三年期滿奉

命留任己酉丁母憂解任奔喪所過官吏無知者又丁父艱哀毀骨立營葬畢杜門課子弟不與外人往來癸丑七月服除次日卽北上先是

先生視學時湖北荊州水災城圯孝感活埋人

上責以近在鄰省不行查奏革職留任而湖南有匿喪應試及首違礙書籍者會先生聞訃交撫臣浦霖查辦不及奏聞而撫臣遂以爲己所發也參奏及先生部議甚嚴

上特勅部臣錢澧尙知持正加恩以主事用此選戶部江南司主事引見復奉

特旨以員外郎卽用既補戶部河南司員外旋蒙擢任湖廣道御史是時軍機大臣多不於軍機處辦事與舊制不合先生懷遠慮恐開角立朋黨之萌疏論諸大臣應同在公所辦事然後情可共見近惟大學士阿桂每日入止軍機處餘或入止內右門內舊許大臣暫止之廬或南書房或造辦處一切咨事畫稿司員既趨走多岐況內右門內切近禁寢向來因有

養心殿帶領引見等事

恩加大臣不令與百官露立是以設廬許得暫止不應於未辨色之先一大臣入止而隨從司員亦更入更出爲日既久不能不與內監等狎熟萬一有如從前高雲從者雖立正刑辟而所絿已多杜漸防微自宜

及早至隆宗門外直廬則各色應差皆得覘聽於外大臣於中辦事亦屬非體請

勅悉照舊規同止軍機處其

圖明園辦事亦同一體

上得奏切責諸大臣謂錢澧所奏甚是即命在軍機處行走於是妬忌之口又有以取巧非笑先生者而舊湖南撫適撫閩仍陽爲修好先生直彷彿交書笞之識者藏其稿焉先生既敢言語無戲謔又不肯附和相國和珅陰忌之且直詰之咄咄逼人欲窮以難處之事卒不能屈轉資商權因主駁長蘆請加鹽價又數言滇省諸事廢弛錢法尤壞疏已草會督臣富綱調任入京

上數以錢法壞切責且留內用乃止自大學士阿英勇公以下皆稱南園先生其見嚴憚如此乙卯夏扈

蹕灤陽九月還至十八日病卒於官年五十六先生性孝友自爲諸生奔走負米試高等則喜曰爲有所藉以養也季弟沆早世恤其婦必使得所雖遠遊必使仲叔善視之與仲叔曲盡親愛得廉俸無毫釐自私終其身如一日自奉甚約不以貴賤易在京師嘗攜一僕徒行蔬食大

布宴如也篤於故舊過其子弟禮遇不稍衰若見其尙華少實必戒之於戚友緩急極意周卹雖典衣鬻物不惜居湖南時所得京俸悉出以修日下會館又與里人增府縣兩庠鄉會試卷金壬子昆明復大水當路議修潛先生周覽源委獻六河說且倡眾捐資助公帑河工以成鄉人德之然時已兩丁大事所積廉俸之餘贍家猶不足實藉弟子束脩以自給也爲詩古文博奧精悍同輩並後生以詩文就正往往面規其失而私揚其善士論翁然宗之其卒也朝野悼惜部臣援例飭驛護送歸里軍機大臣阿英勇公等爲文以祭稱其有爲有守以不能竟其用爲恨子四人後五年三迺紳士呈請以先生從祀鄉賢經雲貴總督大學士書麟批司道查議云錢故宦亮節清風到處口碑宜無愧於俎豆會書節相旋以軍務調任兩湖事不果行又八年嘉慶丁卯總督伯麟適兼署巡撫會同學使譚光祥體察輿情詢謀僚屬奏奉
恩旨准以先生從祀鄉賢

外史袁文揆曰觀南園先生生平志節卓卓誠不附中貴之錢氏子孫也抑余聞南園徵時每於廢紙中拾殘編誦讀不驚虛聲趨走達者之門二軼事殆合於古大臣建樹赫然當其平居未遇時卽有一二表異

於眾者與然而薦紳先生鮮知之者及南園既遇乃無不稱蒔澤福清
諸君子爲知人使先生終老不過無所表見於世則彼數君子者亦將
不得以知人稱矣悲夫

碑傳集卷五十六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五十七目錄

科道下之下

掌廣西道監察御史管君世銘墓表 陸繼緒

宗人府丞儲公麟趾別傳 陸繼緒

江南道監察御史孫君志祖傳 孫星衍

又孫頤谷侍御史傳 阮元

鄭士超傳 曾釗

又監察御史鄭公傳 吳應達

山東泰安府知府沈君琨墓表 秦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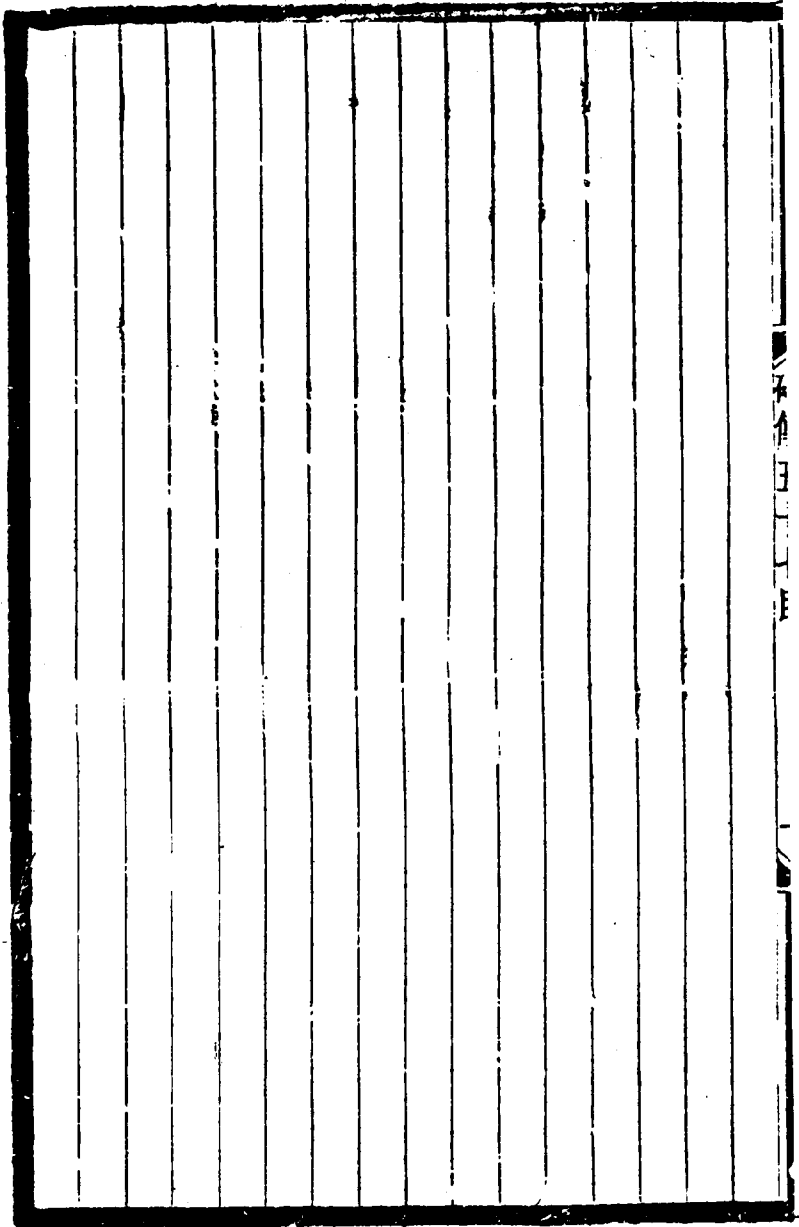
禮部員外郎前監察御史謝君振定墓誌銘 秦瀛

又禮部員外郎江南道監察御史謝公墓表 吳雲

又湘鄉謝公述 張士元

誥授通議大夫太常寺卿廣西提督學政梁公上國墓系銘 陳壽祺

郎中谷君際岐遺事述 陸繼緒



109 - 284

碑傳集卷五十七

嘉興錢儀吉纂錄

科道下之下

掌廣西道監察御史管君世銘墓表

陸繼勳

君姓管氏諱世銘字緘若所居曰韞山堂門下士因稱韞山先生故韞山之字特著曾祖榆刑部郎中祖嵩雍正間舉人廣東鹽場大使父基承國子監生祖父俱贈朝議大夫浙江道監察御史加二級祖母徐母王俱贈恭人君乾隆三十九年舉人四十三年進士引見以主事用分戶部行走旋補山東司充軍機章京擢雲南司員外郎山東司郎中六十年改浙江道監察御史奏留軍機處嘉慶三年轉掌廣西道故事部郎充軍機章京者改官御史即罷直或經軍機大臣奏留其儀注仍如司官不得專達封事君少讀史慕汲黯朱雲之為人及成進士金壇子文襄公實為總裁文襄好士所援引或數年至卿貳君旅進旅退未嘗獨求見以所能自異文襄薨和珅浸用事君益憂憤每與同官論前代輔臣賢否語譏切無所避和珅微有聞而章佳文成公方倚君如左右手猝未有以中傷君君既擢御史則大喜夜起傍徨中庭構疏彙未成

而仍留軍機

命下俞文成公請也君廢然入謁文成自言媿負此官文成知君意慰之曰報稱行有日耳何必汲汲以言自見耶蓋文成期君大用不欲君以擊姦獲譴其用意至深君亦感悟稍自韜晦而諷諭之意一以寓之于詩今所傳韞山堂集是也後四年

朝廷行大賞罰薄海臣民歡呼相告語而君已前歿不及見嗚呼可哀也已卒於嘉慶三年十一月十二日春秋六十有一配恭人張氏以五年十一月日合葬陽湖新塘鄉之原子學洛候選知州後君十一年卒孫繩萊慷慨尙氣節習君者以爲酷似君用形家言于君既葬之十八年始立石于君之墓而徵文于繼輅繼輅既與繩萊游處如家人又多獲交于君及門弟子熟聞君之志行不可以不文辭因系以辭曰君子小人消長固有時耶胡四凶之誅殛必有待于

重華嗚呼君雖齋志以歿而慶慰之意當無閒于死生後之人尙讀君之遺詩而信余言之有徵

宗人府丞儲公麟趾別傳

陸繼輅

儲公諱麟趾字履醇一字梅夫學者稱梅夫先生故宜興人分縣爲荆

溪人宜興儲氏世以制舉文名天下至公始好爲詩古文辭乾隆三年
舉順天鄉試四年迴避卷中式殿試二甲改庶吉士授編修遷御史給
事中最後官宗人府丞引疾歸歸又十餘年終年八十有二公之官御
史也四川督學某與張文和公有連賊私狼籍繼母死以爲父妾不解
任朝官頗有聞以文和故未之發也公疏請逮治語侵文和
純廟知公自此始然公爲人和平樂易亦初不以搏擊爲事每上封事
輒陳說經義其論易益卦彖辭疏云臣謹按損益二卦同爲損陽益陰
損實益虛而損下益上則卦名爲損損上益下則卦名爲益其義何也
蓋古昔聖帝賢君富厚之資則使在民而不在己儉薄之用則使在己
而不在民如土階松楸而昏墊爲憂菲食卑宮而隨刊是任自唐虞三
代盛時藏富於民薄征於國以至春秋補助行於耕斂故夏諺曰吾王
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後世如漢文
帝惜露臺而每行蠲租賜復之典蓋猶深明此義焉夫益之爲卦本於
上乾下坤乾君也坤民也損乾之四益坤之初乃爲上巽下震於是見
號令風行於上而歡欣雷動於下說之象也湛恩汪濊闔澤覃敷山陬
海澨由近訖遠故曰民說無疆言無復疆圉之可以限其所至也而臣

因思惟天之道下濟而光明惟君子之道體天而育物皆自然而流通
交暢而溥偏非如小恩小惠簞食壺漿煦煦要市於人人僅止一隅一
事而有所未徧也夫乾施一陽以益於坤而爲震則坤以一陰上應乎
乾而爲巽君思惠下之實政法天之下濟而爲益則民以孚感之實心
如坤之順應乎上而爲說天地交而爲風雷上下交而爲順動皆由上
卦之九四下於下卦之初六所謂自上下下也由是養恬之典頌爲經
制札瘥之政以備凶荒道不私於一二人而乃能不遺於人人不盡于
一二世而乃能充周於世世雲行雨施羣生各遂其性命法良意美邦
本永固于苞桑道之大光孰有過於此者此益之道所以與時偕行天
道君道相爲符合而功效捷於桴鼓者也又頤卦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論疏云臣謹按聖人首出庶物必以天地之心爲心天地以養萬物爲
心故聖人非徒以天下白養而必以養天下爲急焉其以天下自養則
玉食萬方而不以爲過也其以養天下爲急則無一夫不被其澤而非
勞也是豈必戶授之衣而人賚之粟哉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
以左右民順而施之有其序焉徧而普之無或遺焉蓋必至於參天地
贊化育而後爲養道之極功也易卦大有大畜鼎皆有養賢之義師益

井皆有養民之義而頤卦則兼言之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善乎程子
 之言曰聖人作養賢才與之共天位使之食天祿俾施澤於天下養賢
 正所以養萬民也夫生民之初黔首蚩蚩同於鳥獸雖有相生相養之
 道而不能自爲謀也有聖人者作然後仰觀俯察網罟耒耜舟楫牛馬
 宮室烹飪之利次第以興焉而又恐山陬海徼羣聚州處不能以一人
 之耳目徧也爲之選造以升之等威以辨之祿糈以優之期以導宣德
 化撫循焮庶俾湛恩汪濊無一民一物之流離失業而後卽安焉是故
 有憂勞不倦之堯舜而後有已溺已飢之禹稷而後有日孜孜之皋
 夔此固財之所由以阜愠之所由以解而萬民之所由以熙熙而皞皞
 也雖然反而觀之賢者能佐治以養民不賢者卽能罔上以病民聖人
 於此公聽並觀見賢焉則登而庸之見不賢焉仍復屏而斥之流放誅
 殛之條與命官分秩之典每並行而不相悖所以頤之爲卦與噬嗑相
 爲表裏頤口中虛九四一陽間於其中必齧之而後合先王治獄之道
 存焉然則聖人之仁育必繼之以義正而後全猶之天地之春生必濟
 之以秋殺而後備焉爾後世惟蕭何養民致賢以圖天下意亦與此相
 類而大小不同公私頓異彼就蜀漢一隅言之此則以普天牽土而爲

皇朝通志卷五十七

三

言也由蕭何之言可以知霸國之勝算由頤卦之彖辭可以識王道之大全意義差類而體用各殊固未可以同年而語也又詩小雅鹿鳴之三論疏曰臣謹按鹿鳴三章本爲君燕臣之樂歌而其後推而用之鄉飲太學蓋據鄉飲酒義工入升歌三終及學記宵雅肄三之說而云然而其詩實主於歡欣和悅賓禮臣下俾之鼓舞奮發悉獻其情而後已焉首以呦呦之鳴鹿與旅進之嘉賓食香草而呼召其類猶之食君祿而汲引其朋無競進之思無嫉妬之意是以其聲如此之也和也琴瑟笙簧雅樂以導之進承筐幣帛盛禮以考其終總以將旨酒樂嘉賓而成我君臣燕飲之禮焉人臣侍君飲禮不得過三爵故賓之初筵卒章曰三爵不識左傳陳敬仲亦云臣卜其晝未卜其夜特君之愛臣綢繆無已不欲以常禮限之自鼓瑟以逮承筐所云式燕以敖者此也所云和樂且湛者亦此也好我而示周行卽書君陳所稱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蓋自今以往要其終而勉之尤見樂善之靡倦夫人臣之言豈真有加於廟算哉特好之靡已故求之愈切耳其曰周行云者又以見夫君臣之相助以大道而凡兢兢小言槩未足以爲獻替之資也德音孔昭蓋言人臣有涓靡

安重之德而聲聞昭著下而待治之庶民式爲懿行上而同朝之君子
佩爲典型卽此可見殿陛之間風度端凝舉趾足法而無有越禮愆儀
者焉抑又以見夫人臣立朝回翔左右正君善俗自有其道而非徒語
言文字潤色鴻業遂足以塞百爾靖其之責也未章總結之曰我有旨
酒以燕樂嘉賓之心人君能得臣下之心則無論股肱心膂之寄干城
民社之司咸有鞠躬盡瘁無敢告勞者矣卽此三章反覆尋繹有以見
君與臣志同道合合相感在意氣之孚立政又民相求在德禮之化其意
和以厚而其音正以廣大序曰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三詩列於小雅
之首與夫恭敬齋莊以發先王之德者特體裁差異因有大小之分耳
夫豈有異指哉章上

上未嘗不稱善嘗大早有

旨特命公論時政得失公應

詔上疏其略云臣聞天道若持衡然故兩暘煥寒無時不得其平而氣
化偶偏必於亢陽伏陰示其象然往來推行久而必復其常者天道之
無私也君道法天亦若持衡然故喜怒刑賞無事不得其平而意見偶
偏必於用人行政露其機然斟酌損益終必歸于大中至正者君德之

極盛也漢臣董仲舒曰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天人相應捷於桴鼓春秋所以詳書災異也

皇上至聖極明一切措置施為雖堯舜無以加之豈復有纖芥之事足以召禳而致災者但愚臣叢測管窺以為自古人主患不明惟

皇上惠明之太過自古人主患不斷惟

皇上患斷之太速即如擢一官點一差往往出人意表為擬議所不及此則

皇上意見之稍偏而愚臣所謂聖明英斷之太過者也史臣之贊堯曰迺聖迺神宋儒朱子曰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夫所貴乎不測者錯綜參伍與時偕行而非於彼於此不可思議之謂也此雖不足上累

聖德萬分之一然臣尤願

皇上開誠布公太和翔洽要使天下服

皇上用人之至當而不必徒使天下驚

皇上用人之甚奇若云防微杜漸不得不爾則國法具在試問諸臣行事之邪正又誰能欺

皇上之洞鑒者抑臣又聞之唐臣韓愈曰獨陽為旱獨陰為水君陽臣

陰有君無臣是以久旱今

皇上宵衣旰食焦勞於法宮之中而王公大臣拱手備位曾不聞出一

謀獻一畫上贊

主德輔宣聖化是君勞於上臣逸於下天道下濟而地道不能上行其

於致旱理或宜然臣區區之忱願

皇上虛中無我一切用人行政不改鑑空衡平之體又於一二純誠憂

國之大臣時賜召對清宴之餘資其輔益必能時雨時風銷殄旱災矣

其他所條奏如商祖契宜崇祀典尤爲當時所傳誦以非

君德政體之大故不著公旣得告歸僦屋以居所寢室曰雙樹軒常有

鼓吹聲出階下家人夜驚公處之宴然歲餘夢一白衣人揖公言曰我

爲公守藏者也公不取致久淹于此公笑曰吾爲人無長物今老願需

是耶聽汝他往可也白衣人駭歎良久辭去後遂不復聞鼓吹聲也

陸繼輅曰公與先君子同舉京兆又同成進士交相善先君子以女妻

公之子一崧才而早逝女兄守志後一崧七年亦卒遺孤四人今惟季

在曰國屏公好養生家言獨坐輒閉目若瞑繼輅小時每潛至公側戲

挽公鬚公開目視之命背誦所業書唱以果餌不之責也一日課繼輅

作齊桓晉文誦正論大被獎譽今日思之警歎猶在耳也公之葬也墓誌外碑皆具時繼輅年十二竊讀其文惟某年擢某官某年奉使某省心不善之私念稍長當爲公別著一文遂從一崧假公奏藁一帙錄而藏之忽忽三十餘年學行無所成就文不足以傳公而夙心耿耿未之或忘會國屏書來云方有修譜之役爰爲公作別傳而以四疏綴于篇俾國屏刻之家乘後有出而仕者知所效法焉

江南道監察御史孫君志祖傳

孫星衍

先生姓孫氏諱志祖字詒穀世居餘姚五世祖諱隆遷仁和隆生紹武生子二人曰光祚有孝行曰昶雲南安甯州知州昶生庭蘭湖南岳常澧道庭蘭生子七人先生其次子也弱不好弄穎悟絕世讀書五行俱下一時有奇童之目浙中宿學全氏祖望厲氏鶚杭氏世駿皆器異之與往來質難焉年十八爲學附生中乾隆二十一年丙子科舉人三十一一年挑選知縣是科會試中式先生掇科皆以對策經文詳贍通古學爲先後主試莊侍郎存與裘尙書文達公曰修所賞拔置高第殿試二甲賜進士出身以部員用補刑部主事洊擢郎中先生鉤稽律令附合經義爲部臣倚重保薦坐糧廳嚴約束役革除弊規一時糧艘輸納稱

便轉江南道監察御史以親老不能迎養思慕成疾假歸里門先生天性恬淡不問產業既家居奉親杜門著述博物識古無書不覽所藏卷帙率皆校刊謬誤丹黃殆徧浙中之學自明季空談性命或分門別戶不求古經義好辨者則馳騁其詞無所歸宿國初經學有非周官信偽尚書不守漢儒注義者至先生以爲說經而不尊信鄭康成宜大道岐而卮言出也背康成由王肅信王肅由宋人王肅之背經誣聖由偽造家語孔叢子及作聖證論改易漢以上郊祀宗廟喪紀之制惜魏時王基孫炎馬昭難王之書皆不傳于是作家語疏證六卷集羣書之異詞以證肅之竄改謬妄以明家語之非古本刊版流播學者稱快又集駁聖證論及疏證孔叢小爾雅之非古本其書未成又病宋明人率臆刪削古書善本甚難購嘗輯風俗通佚文刊入廬學士文昭羣書拾補中屬子同元輯六韜佚文以補元豐七書刪本之缺又輯謝承諸人漢書五卷補姚氏之駟漏略凡平生心得手自錄記經史雜說若干條仿困學記聞考古質疑之例編爲讀書脞錄七卷撰文選考異四卷選注補正四卷詳論一卷一時服其學之醇而有本云平生至性澹篤自遭父母喪及兩弟物故哀瘁多疾不樂應接然許與氣類名公鉅儒造門問

難者必鑿其疑而去盧學士卒爲之編訂遺文勒成一集汪明經中歿于西湖旅舍集同志爲文祭之送其喪歸其篤于舊故類此晚年爲阮撫部元敦請主講紫陽書院辭不獲命乃應聘多士宗仰會遊疾以嘉慶六年二月二十九日卒于里第得年六十有五妻汪恭人先卒嗣子同元以名諸生傳家學孫世學

贊曰漢以來傳儒林者以通經詁守家法至晉稍衰焉有王肅起而亂之至改易制度故肅者經學之罪人也後世至祀之黷舍旋悟而黜之星衍嘗作六天辨五廟二祧辨又擬集馬昭叔然難王申鄭之說爲一編而未竟得見先生家語疏證爲之心折語云學如牛毛成如麟角國朝之學推本漢儒上考三代制作無師而有師法矣以予所識近代儒林若先生及邵學士晉涵錢校官塘武進士億汪明經中皆彬彬大雅之選不幸早世文猶在茲乎

又孫頤谷侍御史傳

版元

侍御名志祖字詒穀字或作頤谷號約齋仁和人乾隆丙子舉人丙戌二甲進士分刑部補山東司主事由員外郎陞雲南司郎中欽差通州坐糧廳擢江南道監察御史乞養父母歸里復少宦情不復

出以著書為事嘉慶六年掌紫陽書院教二月二十九日以疾卒年六十有五侍御性孝友雅近和平生而穎悟過人得毛西河全集鏡下讀之不寐累夕凡讀經史必求釋其疑而後已同時全謝山杭堇浦厲樊榭張曦亮諸君子皆相與質難以益所學以解經見重於督學汀州雷公補附學生其舉于鄉也禮部侍郎武進莊公策問李鼎祚周易集解惟侍御對最詳其以第六名中式禮部也工部尚書新建裘公試詩黍稷與與文惟侍御以黍稷分比數典不紊凡此皆稽古之力無所愧于科名任刑部時于庶獄必察至再三精覈與其治經史同管糧務革陋規以公治之軍民稱便居族黨重然諾施予無德色嘗云但願一生常助人不至求人助亦幸矣侍御幼寡孀戲所樂讀書而已羣經文選成誦易而熟精其理似素所習者卒之前歲病中夢金碧樓殿勝字非民間所有又夢見故友趙鹿泉先生握手曰來日苦少豈非天性和正讀書多而為政舉吳越閒固多靈氣其生也有所秉其死也有所歸與侍御所著書有家語疏證六卷謂王肅作偽難鄭誣聖背經既作聖證論以攻康成又偽撰家語飾其說以欺世因博集羣書凡肅所勦竊者皆疏通證明之如鞠盜之獲真贓也其有功于鄭氏似孫叔然文選考異

四卷據潘稼堂何義門諸校本參稽眾說仿朱子韓文考異之例以正本之誤文選注補正四卷仿吳師道校國策之例輯前賢評論及朋輩商榷之說以補李注所未及又輯風俗通逸文一卷又補正姚之駟輯謝承後漢書五卷讀書勝錄七卷考論經子襍家折中精詳實事求是不爲武斷鑿空之論愨然如其爲人又謂孔叢子亦王肅偽託其小爾雅乃肅借古書以自文作疏證辨其妄惜未成書又勝錄續篇亦未成侍御無子以兄景曾子同元爲後同元好學能文得侍御教傳其家

法
鄭士超傳曾刻

鄭士超字卓仁陽山人少力學家貧攜書而牧誦弗輟不知牛之逸去也舉乾隆癸卯鄉試又十二年成進士授工部主事補都水司兩充嘉慶辛酉壬戌會試同考官歷營繕員外郎郎中浙江道監察御史轉廣西道又轉河南道見有屈膝迎謁上官者因劾稱國家之制六部司官見堂官揖不屈膝典章不可不守廉隅不可不勵權勢不可不防得旨可其言而責不指實具奏遲翼日具疏所以再上

上釋弗罪于是人服其誠時粵東盜賊未靖士超疏陳弭盜之本凡五款三千餘言條舉剴切

上嘉納之士超貌甚豐腴自居喪哀毀遂終身骨立好講社倉法門下

士官縣令者必以告後遂舉行於鄉年五十有四卒于官

又監察御史鄭公傳

吳應達

公諱士超字卓仁一字貫亭其先福建永定人十三歲隨大父遷居廣

東陽山遂為陽山人家貧挾書而牧一日薄暮不歸家人往視之則牛

已逸而公讀未輟也陽山有李濟堂者見公文而奇之妻以女其後濟

堂以亢直忤眾陷死刑公徒步百二十里赴連州訴於官中途遇虎從

者戰慄無人色公不為動虎忽搖尾去而濟堂竟得昭雪焉年二十二

始入籍陽山補弟子員乾隆癸卯舉於鄉乙卯成進士官工部都水司

主事升營繕司員外郎再遷郎中轉浙江道監察御史公在部十年悉

心綜核吏無所上下其手遇長官議不合必據例力爭既任臺諫益思

報稱念本籍海盜未靖而番攤館最為盜藪具疏切陳又奏劾違

旨屈膝長官不加訶禁者由是直聲大震乙丑請假修墓建祖祠置祭

田若干畝於本族立義倉卽以供祭餘穀公諸族眾春貸秋償著為例

明年假滿入都復補原秩乃上疏曰臣籍隸廣東請假回籍竊見各府州縣盜賊充斥奸宄橫行風俗敗壞民生窮蹙地方官不肯認真整頓誠恐日久患深非所以仰體

皇上肅清吏治綏靖海疆之至意臣職居言官誼切桑梓謹就見聞所及臚列五條敬爲

皇上陳之一粵東海盜向在外洋肆劫近年以來沿海口岸及內河之盜較外洋爲尤甚從前地方官規避處分遇報劫重案逼令改盜爲竊改多爲少改白晝爲黑夜今則諱有作無輒擲還原詞不爲伸理或反坐誣控留難事主不顧冤抑是以盜風愈熾劫人取贖公然於沿邊港口設立稅廠商船俱納洋稅上年關書王洪被劫地方官束手無策捐銀貳千兩贖回通省詫爲異事又於離省六七十里之荔枝園汛獅子寶汛一帶育賊船十六七隻沿海大掠炮傷客民拆毀營汛經途二三百里爲期兩月有餘所過塘汛十有餘處掠心腹之地如入無人之區實爲從來所未有就現在情形而論治內河之盜較之外洋尤難刻緩一奸徒結會拜盟言語舉動皆有暗號以自別識其尤兇悍者身帶雙刀橫行無忌名曰大貨手廣州南雄韶州等屬尤甚清遠縣官親鍾姓

至小西鄉征糧調戲婦女被毆會匪乘機搶劫王水生等家擊眷奔逃
迨事定回歸又被英德會匪邀劫財物並婦女多人此案並未聞該縣
作何懲辦又英德縣闕姓二十餘家亦被土豪羅壽元帶領會匪數百
人搶劫一空至今案縣三載並未將被告拘到一人質訊一次縱盜殃
民莫此爲甚黨類繁多布滿腹地勢必釀成大患如博羅之陳爛屨四
一案其明證也一棍徒開設賭局名番攤館招集無賴凡勾通洋匪之
土匪及四鄉漏網案犯多溷跡其中前經臣具摺奏明請
旨飭禁不過數月此風又熾現在城廂內外開設紛紛附郭南海一縣
卽有七八十處佛山鎮亦四五十處前者荔枝園劫掠一案經各紳士
等聯名以此案盜匪明係土匪接引欲除土匪亟治賭場等情具控乃
各衙門祇以飭拏究等語批示塞責開設如故各衙門長隨吏役人等
互相盤結收納贓銀以四十五日爲一衙名曰納衙銀歲計巨萬足抵
一歲錢糧當盜賊充斥之秋閭閻切齒之事而布滿於耳目其昭之地
屢奉飭拏竟置不理何怪盜賊橫行殲除無自一鴉片烟乃淫藥之一
種而爲害尤烈例禁昭然豈容藐玩近者省城內外公然開設烟館工
商士庶靡然成風宴會則以之款客嫁娶則用作妝奩廉恥喪盡可爲

痛心現由閩粵延及各省以至京城內外亦均有私販私銷之處粵海
關監督稽查洋船貨物是其專責聞該處把口書役人等遞年坐抽私
稅盈千累萬因而擅放入關直行無阻該監督亦難保無收受陋規通
同放縱情弊應請
旨飭令該監督砥礪廉隅認真防範毋許絲毫透漏其從前已經私運
入關者恐一時未能淨盡查該國夷船一年一至應請以一年為限倘
一年之外仍有私販私銷者無論何省破案不惟照例議處必嚴究該
關監督及書役等賄縱情由無使不肖之員冒輕罰而貪重利以至流
毒無窮一粵東浮收錢糧積弊多端臣籍隸陽山請以陽山一邑言之
陽山每稅一畝無閏年額征銀一分六釐五毫舊規納銀二分有閏年
額銀一分七釐舊規納銀二分二釐又每稅一畝額征米四合八勺一
撮舊規按觔數核算納赤色條米四兩零銀則自封投櫃庫房取割票
銀一分米則赴倉交納倉房亦收割票銀一分惟零星小戶統計米銀
及割票準銀匠包收銀二分六釐自乾隆三十年以前照舊投納無異
至三十四年以來歷任遞有浮收年加一年任加一任現在每畝例收
銀一分六釐五毫者收至三分八釐至四分不等其征收米石自四十

八年後改爲折色每米一石折銀二兩六錢現在折至五兩三錢較之時價極昂年分亦多至一倍有奇其零星小戶向準銀匠包收銀二分六釐者現在收至一錢五分至二錢不等銀米割票從前收一分者現在收至六分至七分不等通邑錢糧銀不投櫃米不交倉皆係圖差及銀匠包攬而銀匠公然於鋪而張掛錢糧總局字樣所收錢糧彙總交官官既取足浮收之數又復短價發給採買該匠勢難賠墊因而浮外加浮官則剝匠匠則剝民以致貧民無力完納積欠愈多而地方官催征積欠尤肆橫行一戶未完輒勒令同戶殷實之丁代爲完納名曰掃戶甚至拆毀民間門樓房屋鎖縛民間祠堂木主當街笞責往往一家欠糧數家破產催科法變人人自危重斂虐民伊於何底伏乞皇上飭下該督撫轉飭該縣嗣後一切遵照定例銀則自封投櫃米則征收本色其銀米割票仍照舊規取銀一分毋許多索其零星小戶雖準銀匠包收務照舊規二分六釐之數不得再有加增倘是年米糧價值實有不能循照常例之處請令該督撫榜示通衢示以確數令民遵照輸將至征收舊欠務將實欠之丁按數催追不得拖累別丁並通飭各州縣有似此包攬浮收及拖累者一體嚴禁庶苛政不行小民得均

沾樂利於無窮矣以上五條臣在籍年餘見聞確鑿事關地方積弊伏

乞

皇上嚴飭該督撫悉心查辦並將何如實力整頓緣由先行分晰具奏

庶封疆大吏認真一分即地方受一分之益矣疏上奉

旨申飭督撫按款明白回奏其催科非法之知縣即行革職是年冬又

奏封事一件

上命軍機大臣面宣諭旨公感激

聖恩益思有以建白隨轉廣西道署禮科給事中轉掌河南道事忽得

疾十日遽卒年五十有四公天性嚴正生平未嘗作草書即爲學徒評

騰文字亦無率筆弟國超早失明同至京師病亟日叩頭籲天願爲之

腫會考試差以弟新喪堅不赴體本豐腴自兩遭親喪遂至終身骨立

云

吳應達曰上而至於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與宰相爭得失凡天

下之利害其親見者吾言之其未親見者吾亦得言之言之而果是

天子以爲忠言之而未必是

聖主不加誅宰相不以爲忤位諫官者榮矣哉而世之依阿澆忍者乃

隨俗俯仰瞻顧嘯嘯抑獨何也公體不及中人其言訥訥不能出諸口而遇事敢言不避權貴乃若是殆不愧古之直臣矣

山東泰安府知府沈君琨墓表

秦鑑

沈君舫西既葬之明年其孤如鎔以書抵京師乞為表墓之文余與君久故方哀君之沒而君生平居官亦自有不可沒於後者爰不辭而為之以歸其孤刻之石君諱琨字兼三號舫西歸安人沈於吳興為右族曾祖涵康熙丙辰進士歷官內閣學士祖柱臣康熙甲午舉人廣東試用知縣父榮昌乾隆乙丑進士歷江西督糧道妣姚氏封恭人是生君少負絕人之姿為詩文輒工乾隆辛卯中式順天鄉試舉人丙申官內閣中書旋在軍機處行走丙午授廣東佛山同知丁父憂服闋仍補中書遷工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擢陝西道監察御史掌京畿道授山東泰安府知府逾六年以病告歸歿於徽州之紫陽書院方君之在軍機也與余同直隨人步趨無表倬余輒易視君比為御史方值今上親政闢言路君遇事直陳刺舉無所避其最著者蘇州總捕同知李焜以嫌捕繫諸生牽連下獄君奏白其冤劾常州府知府胡觀瀾及鹽政家人高姓不法狀復請令司道大員毋得藉軍興奪情各直省倉

庫虧缺不宜責令見任彌補人咸趨之時教匪未靖
上將詣盛京謁

服君之言不嫌其官也君既出守泰安先叔父蓉莊公方官濟東泰武
臨道君爲所屬會水決大清河蠲賑之事悉以委君而君遽以病告嘉
慶九年三月余入都過泰安君已去職握手道故君固無病也十年九
月余道揚州見君於梅花書院則羸然尪瘠而君家貧藉脩脯自給乃
又就紫陽之聘而沒沒之歲爲嘉慶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年六十有
四余因念君曩直軍機其與君同直諸人多出入爲大官惟君僅知一
郡然諸人中能有以自見不朽於世者蓋寡則後世視君其爲輕重何
如也君好爲詩文詩尤工著有小筠樓詩集十六卷文集三卷奏議一
卷娶章氏監察御史寶傳女封恭人先君卒子如銘徐州府通判寵嘉
勳女二適候選訓導章蘋候選縣丞姚紹嘉孫二元冲塲長源孫女三
人如銘以嘉慶某年某月合葬君與章恭人於歸安之某原
禮部員外郎前監察御史謝君振定墓志銘秦漢
嘉慶元年監察御史謝君薌泉方巡視東城時某公爲滿洲大學士權

方盛其妾弟與其家人乘車違制譁於道過者辟易君見而擒訊之其人恃勢無狀君立燬其車將窮治之越二日有劾君者竟由是罷職君鄉人諱振定字一齋號薊泉其先由江西吉安遷湖南祖如渾恩貢生父再詔舉人兩世皆以君官贈朝議大夫妣劉氏贈恭人生君兄弟五人君其季也少穎悟十歲已讀十三經善屬文弱冠爲諸生名籍甚乾隆四十二年舉於鄉四十五年成進士改庶吉士尋以父喪歸復丁母憂五十二年授編修五十五年充江南鄉試副考官五十九年改江南道監察御史旋巡視南漕事竣越五月復有巡城之命以燬車事落職君遂出都徧遊東南諸名山水又肆力於詩古文學

益進嘉慶四年九月

上特起君爲部主事補禮部儀制司主事九年充陝西鄉試副考官遷員外郎十一年授通州坐糧廳逾年而病以十四年五月十五日卒於京師年五十有七君勤於職業務持大體其視漕瓜儀也糧艘因阻風不能發君默禱於神風轉盡得濟請於

上建風神廟自後君渡江輒得順風京口人有謝公風之稱及爲坐糧廳時倉務叢弊久君裁革陋規諸所厝注不激不隨會夜半火發於漕

船甚熾君親赴救火遂息性忼慨好談時務其由起廢用爲部主事時嘗應

詔條陳數事居平與人議論觥觥嶽嶽不屑苟同以徇俗遂能踰籍貴勢有所著聞於時而於詩文尤篤嗜每以古學衰歇見儕輩中有能爲古文者輒手錄其文而存之余向未識君君罷官後遊杭州過余余觴之湖上始與論詩既見余古文乃大推服其後余自粵東入爲卿貳得常與君聚以是深識君之爲人君娶周氏太學生某女封恭人子興曉舉人興垣太學生興堃蕩女一適李家茂孫二興曉等將葬君於某鄉某原而乞余銘其墓余故就所知於君者書之君所著詩若干卷文若干卷未刻銘曰

有眈者虎忽攫其怒信信之口遂鍛其羽緊天日之照臨兮魍魅遁藏度有爲於斯世胡年命之不長嗟斯人之云殂吾將致憾於彼蒼

又禮部員外郎江南道監察御史謝公墓表

吳雲

乾隆癸巳雲佐湖南學使褚筠心先生幕時公始入學讀公文重之越十有五年戊申公主江南鄉試雲得出公門下都人士盛傳其事而公故愛雲賞花命酒必召與俱一文一詩成輒令商權侍左右者垂廿年

洎病卒之前一日猶命二子興曉與垣彙所作詩文彙付雲手嗚呼公
之於雲知之深而畀之重何如哉其孤屢以表墓之文爲請曷敢辭公
謝姓諱振定字一齋號薌泉系出會稽其後由江西吉安遷湖南之湘
鄉祖如渾恩貢生父再詔舉人皆以公貴贈如公官妣劉氏贈恭人公
兄弟五人次居季生有異稟十歲讀十三經弱冠爲諸生試輒冠軍乾
隆丁酉舉於鄉庚子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越七年改江南海
監察御史尋巡視南漕事竣巡視東城當是時權貴某方得志勢張甚
家奴飛車騁於衢狎遇公隸呵止不可狀且橫公怒立燬其車奴逸去
無何有同事者劾公竟落職嘉慶元年三月十八日事也公性好書
兼好山水遂出都徧覽吳越諸名勝益肆力於詩古文而捆載百數十
年名公遺集以歸四年九月

上特起公爲部主事補禮部儀制司主事遷員外郎奉

命理七省糧務駐潞河句稽出納裁諸陋規會天津漕船火公倉皇赴
救禱於天忽桅折擊所焚船兩截火遂息其築康家溝壩隄及開果渠
溫榆河尤盡心力而公亦自是病瘁不支矣嗚呼公爲御史勇於任事
轉以果敢見擢其再起用應

詔陳時務數條在儀曹風議嶄然及理糧務剔釐叢弊卒之病且困而
以身殉綜計生平言論設施俱抑鬱而未償厥志至於篤嗜學古思欲
網羅當代文章爲一書叢殘摭拾亦徒託諸空言此則長逝者私憾無
窮而門下士所爲愴恨而三歎者也公配周氏有賢德封恭人子二興
曉與垣興曉舉人興垣太學生女一適李家茂官洛陽縣尉孫男二邦
鈞邦鑑孫女二人公生於乾隆十八年癸酉五月四日卒於嘉慶十四
年己巳五月十五日年五十有七兩充江南陝西副考官官翰林時與
修

國史嘗以未得視贈公含斂孺慕終身與諸兄同學甚友愛性好施葬
比鄰胡氏七櫛撫其女如己出其諸細行不具書詩文共若干卷雲將
悉心校訂付刊以完後死者諾責云

又湘鄉謝公述

張士元

公諱振定號鄰泉湖南湘鄉人乾隆庚子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院編
修戊申胡文恪公高望典試江南公副之轉監察御史巡視南漕還而
巡城嘉慶丙辰春出遇勢家奴治服馳騁爭道命燒其車痛杖之明日
他御史有用媚道入奏者遂落職辛酉

詔舉遺逸公起爲禮部主事甲子典試陝西丁卯監天津倉旣得代歸京師坐事降一級己巳某月某日病卒春秋五十有七公天懷坦白與人交始終不易篤于故舊時解贈以周之雖常貧窶無絲毫吝惜之態性喜詩能古文時開筵召客行觴交錯繼以唱酬詼調至深夜不休其居官又極廉謹出納不苟故家尤窮空或客至不能設食亦坦然處之不以愧謝士大夫以此重公無閒言方公典試江南時士元幸獲收錄後一再至京師客居最久蒙公之慰誨亦最厚戊辰三月謁于天津館舍見公泄事甚勤顏色憔悴若恆有所憂者非復往年寬樂之容矣退見門下客問公所以用心者曰公蓋憂倉米之腐也天津漕糧年輸歲斂向時司其事者常以陋規之納不究米色其弊浸久非小臣所能入告而目擊倉廩之情形又無以自慊此公之所以深念至于病也自公受命堅卻賂遺各省兌運者望風肅然不敢以私奉公然已無救于前數年之濫收矣公之心如是固士元所深知不敢沒也公位猶卑國史或未得立傳其歸葬也當有有道而能文者銘之士元非其人也乃就平日之所知者私籍之俾後之論公者有考焉

誥授通議大夫太常寺卿廣西提督學政梁公上國墓系銘陳壽祺
太常梁公既卒之明年丙子九月將窆於福州西郭外祭酒嶺之陽其
孤來請銘且曰將託是以獻史館壽祺乃謹系其世次諱官敘而銘之
敘曰公席十餘世逢掖之澤鬱久而光篤生賢儁少爲學使者紀文達
公所賞顏其堂曰書香世業迨入翰林習

國書散館當改除金壇于相國惜其才請仍留庶吉士故公於

國書最明鄉後輩經公講畫皆掇高等既丁內艱尋以父疾乞養居里
十二年而後還朝當是時公有弟五人侍奉非不足而公獨不忍貪
祿以違其親可謂孝矣公質直好學不蹈脂韋不設戟級與人交必信
面規人過而人不怨自陟臺垣厯宮詹所建白多詳至方楚蜀用兵累

年

詔臺臣極陳得失公上疏言平賊六事曰正罪名以申國法尙謀議以
籌勝算設統帥以一兵權添士卒以壯軍威杜冒濫以收實用妥招撫
以淨賊根

上覽疏動容趣令更立法紀悉如公所畫軍政由是始肅卒所以翦除
芽蘖保大定功自公發其謀也閩南奸民結鄰通兵役號曰天地會蔓

延他郡肆抄掠有司匿不聞公從鄉人訪得其實疏請飭大吏密察掩捕獲其渠餘卹解散一方賴以安巡視南城以爲所轄六門郭外遼闊多岐徑奸慝易溷因請分卹落定坊戶以便稽察汰冗役設鄉約以資講諭參用保甲法而通變之格更議不果行後十餘年逆賊林清構煽營窟適在近郊乃服公之先見比於曲突徙薪焉巡視清務釐積痼革陋規裨僕隸復濬引河施遏壩運道以利勘泉於盛暑中奔馳數百里雖疾不輟

上聞嘉悅之稽察旗學條上四事曰專教習則偷曠除立多師則迪導廣增學額則勞來周修黌舍則規撫整其他落落大者若請續修大清會典收撫臺灣山後噶嗎蘭皆見施舉裨國家大計公之事

君忠而能謀如此所交鄉鄰諸君子及輦下賢士大夫每從之博咨當世急務與桑梓利病汲汲以濟時爲心故不爲矯激沽直之行而謹論未嘗不見納於

明聖也公分校鄉會試得士多知名今東河總督九江李公鴻賓其顯也服官四十年廉約如韋布顏所居曰四知爲學政黜浮詭勤考校剔弊習試期輒終日冠服坐堂皇夜分少假寐或兀坐待旦無倦容有諂

公自苦者而公卒忘身盡瘁以歿嗚呼哀哉壽祺於公爲後進又與公諸從子交習見公生平無嗜好持躬接物一出於禮蓋優爲鄉人士式公逝而典型不可復覩矣嗚呼哀哉公所著有駁閩氏古文尙書疏證五卷駁毛氏大學證文一卷進御詩賦一卷山左遊記一卷遼瀋遊記一卷粵西遊記一卷詩文集十餘卷又

餘卷又

國朝閩海人文五卷數目通典十餘卷未完書

系曰公姓梁氏諱上國字斯儀一字九山其先福州長樂人

國初徙居省治十五世皆爲郡縣諸生曾祖澄漪祖邦柱考劍華並贈

通議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妣林氏贈淑人公於次四未弱冠補縣諸生

乾隆三十三年與仲兄同舉於鄉四十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散館仍留

學習四十四年冬丁母憂歸服闋以父疾乞養尋丁外艱五十五年再

散館授編修分纂

國史五十七年八月分校鄉試得士林芬等十三人嘉慶二年擢山東

道監察御史六年分校會試得士冉永淦等十七人是秋充會典提調

巡視濟甯漕務七年秋遷工科給事中冬除內閣侍讀學士九年夏除

太常寺少卿秋拜奉天府丞兼提督學政十二年內遷詹事府少詹事稽察覺羅官學十四年奉

命祭告北嶽河濱及歷代陵寢是冬以前失察通倉盜米里吏議十五年冬補授內閣侍讀學士十八年夏擢太僕寺少卿秋八月提督廣西學政晉太僕寺卿十九年晉太常寺卿明年夏五月二十八日以勞卒於嘉遠試院春秋六十有八娶許淑人山西聞喜縣知縣崇楷女子三雲銑乙卯舉人雲鑲附貢生雲鏞太學生女子子三婚姻皆名門孫三堯辰口辰拱辰

銘曰性之溫德有隅志之潔行有樞學之篤刊皮膚言之忠安樂孟好正直天所孚發文章

帝所愉古醇聽執其符身可滅道不渝名山岩岩諡自前儒此吾九山先生之系廬

郎中谷君際岐遺事述

陸繼希

嘉慶四年

今上初親政川楚教匪方蔓延給事中谷際岐首論奏諸封疆大臣老師糜餉狀

上震怒立罷秦承恩等而專以破賊責額勒登保德楞泰教匪以平當是時谷君直聲滿天下谷君雲南進士由翰林歷官科道先是尹壯圖錢禮並以敢言效忠

高宗朝谷君實其鄉後進雲南去京師萬里而名臣踵生如三君子者可不謂賢乎予以歎聲教之所及遠也君之左遷也乾隆閒有蔡永清者兩湖總督陳輝祖家奴擁厚賞居輦下以財市名號稱善人至是復以助賑請優敘冒加五品銜出入輿馬揖讓公卿閒君疏劾之自大學士慶桂尙書朱珪以下多所指斥有

旨卽命君會同刑部鞠訊而責問文正及諸大臣明白回奏惟於傅察公恣

殊批此必該給事中妄奏旣得實刑部奏革永清所冒職銜而君坐參奏失實議處果如

聖諭降補刑部主事旋擢員外郎郎中數年以年老致仕貧不能歸主講揚州孝廉堂會尙書初彭齡奉使至江南江南大吏觴之巡鹽使者署中并邀君君初公座師上坐不讓酒閒爲初公言江南利弊宜興革者甚備君在孝廉堂垂十年竟以疾卒于腐舍君與涇縣包世臣爲忘

年交世臣嘗攜其文藁一束示余塗改殘缺而二疏獨皆完善又有告
關忠義文自言邊省下材雖抱忠悃而文筆蕪庸往往不能逮意今將
具疏論兵事冀神力開悟俾得暢達上邀

聖聽益卽上前疏時所作也其誠篤如此

陸繼輅曰雲南自以鹽務歸官官料民戶若干口市鹽若干蓄馬牛羊
者一馬一牛一羊各當一口貧鬻其馬牛羊者不得減民之老病死者
亦如之百姓大擾君奏請歸商議久不決適初公巡撫雲南堅持其師
說事乃得行百姓至今德君雖然非初公力君豈能獨成之耶然則條
奏之格于部議者多矣此亦言官之難也

碑傳集卷五十七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五十八目錄

曹司上

劉公光斗墓表 毛際可

李工部允楨傳 灑未

吏部考功司員外郎顧先生予咸墓表 韓英

侯戶部抒懷傳 王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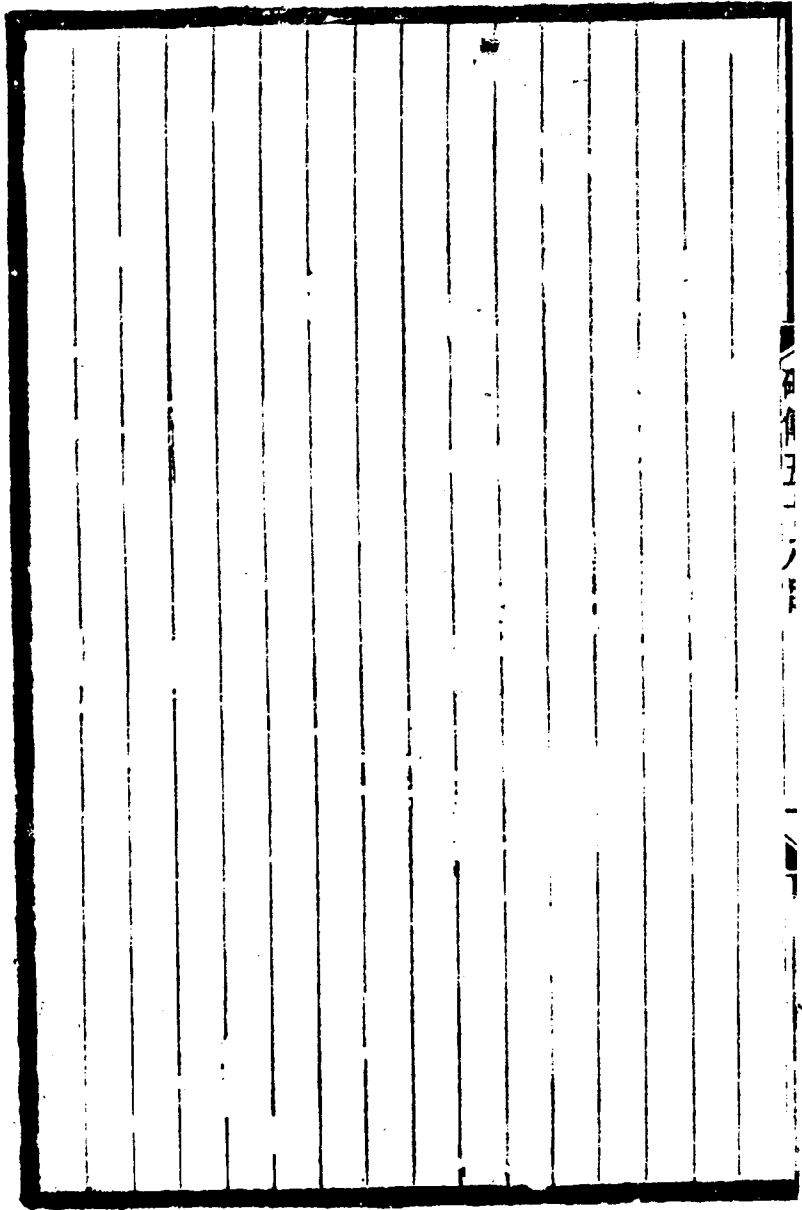
禮部廖公玉墓誌銘 張貞生

戶部郎中李公溥墓誌銘 謝嶺

蕭家芝小傳 喬騰鳳

孫枝蔚小傳 蘇方坤

吏部考功司郎中孫公宗彝墓誌銘 錢陸燾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written in a vertical orientation.

碑傳集卷五十八

嘉興錢儀吉纂錄

曹司上

劉公光斗墓表

毛際可

康熙庚申同年劉子維烈以大行奉使河南訪余官舍以王父訥韋公墓表見屬曰家大人之命也余嘗道過三吳其賢士大夫暨田夫野老往往道公軼事有泣下者以為微公則吾郡生齒幾無子遺時已心識之竊欲紀載以附不朽況重以通家世好之誼乎按狀公諱光斗字暉吉訥韋其別號也世為常州武進人公少敏慧能文章弱冠餽於庠甲子舉鄉試乙丑登進士第授紹興府推官分校浙闈內擢廣西道御史視長蘆鹽政未任丁外艱服除巡視中城及巡視屯田督保河餉以內艱歸里辛巳內計中仇者搆乙西南中薦補河南道御史尋陞大理寺右丞入

本朝以大理丞安撫常州經略洪公承疇駐江南議江甯建設三部首推公及祁公逢吉梁公雲構又為忌者所抑左遷行人司司正頒詔江西復頒

詔福興漳泉四府逾年陞工部屯田司郎中壬辰典廣西試卒於江西
南昌之行館方王師之初下江南也以蘇州逆命欲屠其城公毅然曰
蘇州漕運甲海內苟無民安有賦況鼎革後工作方興而天下巧匠盡
出吳中殺之恐無以供內府之用於是內院鄂公傳王語曰公言是遂
不戮一人公後讀廉希憲傳笑曰吾初率胸意言之不謂合古人也及
奉使泉州困圍城中巡按周世科多疑嗜殺賊假爲紳士內應書以搖
撼當事巡按欲按籍以誅公諱視良久曰書中策記如出一手必贗也
會郡守在座立命取平時某某札合之果不符事遂解後移駐興郡寇
益熾郡城左廂失火延燒數家巡按疑其舉火應賊密檄鎮兵露刃以
待聞炮聲卽盡戮之公奔告曰一廂之人豈盡應賊且日方中雖叛何
能爲巡按內慚而止嗚呼公之功一在三吳一在八閩所全活皆不可
億計可以觀公之大矣公尤精吏治司理越郡捕妖僧置重典一郡翁
然巨寇劉香山踞海上公率檄追襲之於羊岐焚賊五百餘艘僅以數
十艘遠竄閩界兩攝邑象皆創興水利民世世謳思之時明神宗倦勤
日久士大夫門戶之習牢不可破每臺省舉劾一人必有所指授以爲
報恩怨計公爲御史章疏數十上皆孤行一意竟以此兩遭譴意泊

如也居鄉好行其德待宗族有恩從兄綿祚公疾革公視之囁嚅若有
所言公察其意取三百金券毀之榻前凡里中利弊知無不言未嘗有
所瞻望顧忌鄉黨倚以為重公歿後尚書白公貽清太息曰訥章死吾
鄉無人已其生卒世系備載志中謹舉其大略以表于墓之原

李工部允楨傳

補未

李君修菴諱允楨字貞甫其先自江西贛縣徙山東之德州數傳至達
時嘉靖中為御史官至山西左布政使二子長洪洞知縣汝材次舉人
汝棟汝棟以哭父卒是生煥煥生嗣美君之父也君生而篤孝祖患痺
證轉側需人左右多不稱意得君乃安力學工文章中崇禎癸酉鄉試
丁內外艱哀毀骨立遺田千畝悉推與其弟順治元年起家知故城地
當舟車之衝軍興郵傳驛騷君一切按符以給貴客不得苛取有強直
聲邑丁舊二萬餘兵疫死徙過半額征不減君緝審得見丁七千有奇
具牒乞除舊額會調知豐縣吏胥遷延為姦君鎖閉一室集眾焚舊冊
於廷晝夜治文書竟得請而後行民去重累豐俗喜告許豪民與姦吏
通囊橐有睚眦輒控上官使所厚吏下其事逮繫株連事即白輒破數
家產君廉得其情甫視事有姦民通詞監司吏持符來索人君持不發

吏出不遜語君怒杖之堂下立見監司言狀請自今始越訴者盡予縣
鞫監司素重君立發十數事按治具得誣罔杖殺劉某等數人縣中帖
息初到官庫吏陳設有金銀物君愕然曰此何爲者對曰庫中例有羨
餘君怒曰庫中秋毫皆官物若奈何以此餌我杖而斥之終君之任不
支一錢吏無敢乾沒者有富民某甲挑其儼壻某乙之妻乙造門訾之
甲因賂盜引乙乙不勝拷掠自誣服君至錄囚見一囚瘠甚手足俱破
創心疑之暮微行見獄門半閉有二人切切語君曰此必有異搜
獄得外人詰之則曰某有親在獄來饋食耳命呼囚來則晝所見瘠而
創者問之曰彼誠親也但嘗挑吾妻吾嘗之絕不相往來是安肯食我
君閱成案見他盜賊甚多乙獨有布一疋歎曰知此布是誰物而可據
以殺入乎鞫甲具服構盜誣引并賄獄吏斃乙闔中語者懼新令覆讞
趣斃之也因釋乙而論甲及吏如法有孀婦富而子幼其夫之兄欲嫁
之而不可乃謀於其黨使一人踰垣入掩獲之言於縣其人自承與婦
姦婦號慟言爲伯氏所枉垣外卽伯氏家也君繫踰垣者遣婦與伯氏
歸遲十餘日不訊令吏給繫者曰彼婦與伯氏分財相睦矣且獨坐汝
比訊呼伯氏至案前語良久引去呼其人前叱之曰爾罪應死知之乎

頃某言隔垣聞婦叫呼因捉獲是強姦律應斬趣下重囚獄其人惶急
 曰本無姦渠令某賄我為之今乃陷我死令逮某至一訊而伏三人者
 俱論坐有兄弟爭田者直在弟而官常直其兄弟不服數訟不休君判
 田與弟而切責之曰奈何訟兄兄曰我亦久悔欲歸田與弟臨訟畏曲
 故不敢耳弟曰向因不直故訟今直矣願以田與兄相持慟哭即為兄
 弟如初河決徐州縣當致柳萬束期以五日吏請責里甲辦輸君曰是
 必擾民且懼後期嘗見某所有柳林數頃伐之可立辦也官僦牛車送
 之四口而畢事民寂不知碣缺令國子生吳某作亂引賊破城君攝令
 勦賊出不意夜掩擊賊走之撫安居民自吳某外無所問全活若干家
 數日濟寧軍至聲言且屠城中盡哭君曰無怖吾當自往即具牛酒
 迎數十里外犒師言賊遁已久可不煩兵即有事攝令者當之兵竟不
 至自碣破後民動相告以反君一不聽有言某監生盛作兵弩將以某
 日舉事君馳往視其家見積錢甚多兵刃數事皆缺鈍君曰是無反形
 若輩無妄言既而言者不止君召某諭之曰汝以多藏見憎吾去將不
 免可去為兵官自全其人竟以軍功顯其保全善良多此類也遷南城
 兵馬司指揮擢工部營繕司主事新作

端門君督琉璃廠董作有勞晉一官有文綺名馬之

賜九年抽分清江浦督造船船政百弊所叢君銳意剷除侵漁破冒之

奸無所容工匠衛軍咸便安之關無無名之征隱漏者補稅而已不取

罰鍰向之猾吏身無完衣在官三年凡所興革皆為後法蓄漕使五集

數十卷歲饑出穀數千石為粥賑民立碑頌之既事有羨金數千悉

表上諸朝歷虞衡屯田二司以郎中遷廣西左江道僉事舟行至岳州

而病致仕家居又五年而卒君天姿英敏應機立決丰裁峻厲人不可

干以私而用心樂易表裏洞然不為崖異之行所至有惠愛人皆久而

思之始公之去豐夜渡河遇劫賊君大聲曰我豐縣官也賊競言此清

官勿犯遂解去江行過小孤大風晝晦舟如磨旋君出立船上祝曰李

某生平作吏無私神其鑒之不然者舟速覆祝畢天清風順瞬息百里

寓岳陽樓數月忽夢中聞人言宜速去質明而行其夕樓燬于火州人

至今傳以為異君卒若干年有司祠之學宮子三人長浹芮城知縣次

壽翰林院編修

贊曰余久客淮陰往來徐沛見樵關使者及諸守令率齷齪鮮能以風

節自樹而後乃今知修菴君之賢君去今僅三十年跡其行事已為古

人悲夫吏治之日下也世言廉吏多矯飾若君之治行至于格凶暴通神明非至誠而能然哉余於編修爲後輩得悉君之生平採其大者著之家傳異日傳循吏者庶有徵焉

吏部考功司員外郎顧先生子咸墓表 韓英

順治十八年

大行皇帝遺詔至蘇巡撫以下大臨府治諸生從而訐吳縣令不法事被繫者五人翌日諸生羣哭於文廟復逮繫至十三人俱劾大不敬而當是時海賊入犯江南衣冠陷賊者坐反叛興大獄廷議遣大臣卽訊并治諸生而吾鄉吏部顧先生誣指使論至死蓋先生素有直聲巡撫朱國治時方暱令畏先生造而請焉若求援狀曰令無罪當罪諸生先生正色曰諸生訐令事皆實何罪當罪令乃愕然去及獄具榜掠諸生萬狀必欲引先生不承乃強入之十八人者竟傳會逆案皆斬坐先生

較率

旨復官尋入以奏銷案竟落職嗟夫直道之難明如是夫古之大夫致事居於鄉者爲鄉先生仕其土者無不與之相參而治載於禮者猶可考而知自鄉先生之氣不伸而清議不立大小吏益無所畏憚而治日

壤然其致此有由矣毋寧自處以卑而取輕焉如先生之直而得禍何
害一直禍而眾直不已直者不孤其亦可以少振乎然而亦難矣於是
益歎先生為不可及也先生顧氏諱子咸字小阮松交其號長洲人順
治丁亥進士其強立不肯阿屈蓋天性始為寧晉知縣畿南多盜廉其
魁數人捕弗誅厚衣食之為耳目他盜悉驚散縣地多不耕賦例應除
上官徵如故爭之乃免而豪家之匿田以累貧弱者率胥主之乃閉胥
室中使盡書所匿又令民得自首實而賦役平居數月縣大治調知浙
之山陰時浙東初附山藪多不靖官兵所至殺平民為功而俘其婦女
先生悉縱遣之請於督撫但罷兵以屬令一月可辦不則令死如其言
兵罷而民歸舉卓異當內擢以催科不及格竟寢又三年復舉卓異第
一乃擢刑部主事母憂服闋補官調禮部尋授吏部轉考功司員外
郎時當大計郎中適闕官先生曰吾其處不競之地可乎遂堅移疾歸
歸三年而有諸生之獄先生既出獄名益高風采益厲忌者亦遂莫能
難也既罷官無所施設惟以行己矜式於鄉求人必己所有非人必其
所無也里中有以他途得官至監司者每進見謹畏甚然未嘗假以辭
色其峻整如此教諸子以義方課以舉子業甚勤然不求苟得也奉教

真若嚴君卽他家子弟聞亦慄然或儻不自拘檢者嘗畏先生知也
今去先生之歿未及三十年而風俗已屢變矣父兄之教子弟之率或
未必盡先生若警彼舟流安所屆乎夫誰與易之而惜先生之不可作
也已先生子皆賢而能文康熙三十六年子用霖官禮部將奔生母金
太宜人喪泣而來請曰惟先大夫墓上之石未有立也敢謁辭於吾
子余因略具服官行已有裨于世教者而書之且曰非私子之先君也
以勸直也其世系生卒子姓之詳已具誌狀中弗並書

侯戶部扞懔傳 王萃

侯戶部公扞懔字爾謨號古渠河南之襄城人也始祖自晉遷汴自汴
遷襄城累傳至公父奠邦舉丈夫子二人長扞暉次卽公公性謹愿孝
友而篤志於學十二能文章藻思盈涌金春玉應每下筆不能自休比
長讀書續言視流俗摹擬剽賊以爲深恥中順治乙酉副榜選拔充國
子生舉戊子順天鄉試壬辰乙未成進士故事進士謁選人率得大令
以去公請就學博穿穴經史搜討掌故以資史事乃授河南府教授河
南自兵燹後學校鞠爲茂草公至新學宮闢講堂日與生徒研究二程
之學考滿以卓異第一陞山東濰縣知縣瀕行諸生孟長安劉兆麀等

勒石紀之。濰劇縣桑深土沃，民以殷富。公行次白浪河，顧左右曰：「吾爲吏當與此水同其清矣。」至濰，洗手受事，治行清苦，絕脂膏分毫之潤。時令甲嚴窩東，奸民因以爲利，構僞東陷人，公廉得其狀，窮百道以治之。邑賴以甯，大賈某甲爲怨家，所訟薦紳爲其請者以十數。公閉閣不與通，迨對簿事卒，得白。某以千金餽公於家，公峻拒焉。同年爲萊州守，遺書徵責於公，公若不喻其旨，爲書以復，守意沮，欲中傷公會。巡撫劉公芳躅悉公廉幹，特牘薦於朝，始得與行。取擢戶部主事，初公以卓異遷濰，人士皆爲扼腕。公謂數年之學正於此，見及治濰諸政績，煇煇炳炳，原本儒術，蓋自河洛講學時基之也。公羸質在濰，以勞致疾，入郎署，益甚踰年，卒于官，貧無以斂，公之諸同年官京師者，醵金購之，得歸葬。令武山下，公少好讀書，明末流寇曠中原，重以饑饉，千里無誦絃聲。公擁書如故，家貧常躬耕，卽又掛書牛角上，且耕且讀。人笑其迂，獨其師田先生起龍奇之。壬辰會試，田亦與公同榜，中式云。論曰：戶部公幼孤，受學於兄，擘擘事之甚謹。令濰日擘擘語公：「吾家世清白，若以一錢歸吾，不東視若矣。」故戶部公歷著廉卓兄之教也。擘擘以學行爲人師，晚年居柏泉山，著采山效，曾十三韻諸書，學者號爲栢。

泉先生戶部以循吏顯柏泉以文學傳巨門監者之後固多賢者哉
禮部廖公玉墓誌銘 張真生

春王正月之三日時方遵令甲新禧往來不通一刺忽廖生迪恂衰麻
造天咫堂以其先人簡齋公新故來告兼持行實句銘子歎曰異哉當
獻叔稱慶之辰廖生不以不祥為忌諱而擗踊哀乞情見乎詞觀其孝
思之誠號泣之慟能以不文辭耶公姓廖諱玉字田生別號簡齋始自
遠祖諱謙起家汴梁幸文水有惠政卜居於邑之東溪傳廿一世至少
渠公諱堅是為公王父子三贈文林郎位我公諱廷棟其季也是為公
父積德昌後稱鄉祭酒初艱於嗣禱峽之玉笥山乃生公因以玉名公
甫離襁謹飭無兒態長就外傳沈潛力學補弟子員旋食餼殿撰晉卿
劉公謂讀書如廖君他日必當遠到性孝友位我公捐館殯蕭寺公廬
其側三年後八上副車不第膺順治九年恩薦
廷試擢當縣令出學士厚菴曹公門時曹公留心正學經其拔識者實
繁有徒獨以公緘默恪醇有儒者風叩以所藏咸中款繁嘗偕子言及
豫章學者輒以公為可造就及謁選得粵東永安新安增邑處復湖
簪林中有負嵎患公力請諸兵憲分師招徠遂願就撫至釋難民數千

餘邑故多山田又毒草叢生服立斃後版圖散軼以阡陌訟者日見告甚且刁民乘閒借人命峻之爲利有司亦爲所惑公悉心清釐舉民間頃畝數目授受鱗次證以各子戶印契註一冊開卷井然百姓無敢懸揣構爭端者閒有借田土小忿以輕生告輒訊鞫反覆由是人心感悟風稍衰息且歎人文寥落新會主靜之學無復講明爰重修紫金書院及學宮集諸生肄業月課季程親加校閱沐其教者皆知孔顏造就之力居多後因錢糧有爲上司撥用部款不及奏銷歲參議禡隨經撫軍憐其冤爲之疏辨復職得補高陽高陽地僻事簡與永安稍異公深喜謂與寧靜之性相宜且曰南北風氣不一吾所以父母斯民之心則何可不一加意撫字一以前所以治永安者治之勸輸勸讀外行所無事以邑誌歲久版蝕近徵未備爰徵諸文獻校訂付梓又圈佔區雜旗佃頗煩調劑且地畝經歲輒更賦役乘除爲地方累公上遵功令下順輿情每朝使至同親歷田間惟公惟均不欲偏累小民雖拂朝使意不恤也又念水滂爲患爲築欽堤指畫估計民不費力堤工告成耕耨無憂若其廉以守官箴慈以綏民生蓋行之兩邑如一邑持之八載如一

日云倅深當遷

上復廉知其能擢儀曹未幾以邑人投充一案註誤解任時長安凡以
被議降革者往往自陳辨復公獨以傳舍視官謂處分皆

朝廷之恩何容自辨行李蕭然惟作故鄉之想然使稍假之年安知無
為公白冤如前粵東撫軍者而公則已蛻骨長逝矣仕籍之難莫難於
作吏非功令之責成則上司之追求而公獨能奉公惟謹務殫厥心不
求援於人而人亦諒之且既棄職後復有代為辨白者非其一腔至誠
有以感人哉嗟乎是不可以不傳公生明萬曆丁未十月三十日戌時
卒於今康熙庚戌十二月十七日卯時享年六十有四禮部儀制司主
事其生可紀其逝可銘銘曰

操刀使割枳棲塵擁割以牛刀惟儒者勇錯節小心如盈斯捧舒卷浮
雲簿書非穴冀北嶺東垂涕文冢

戶部郎中李公溥墓誌銘謝楨

公諱溥字靈澤別號曰方洲順治乙酉舉於鄉明年捷南宮起家為陝
西三原縣知縣當是時叛將姜瓖為逆亂於雲中偽令四出民惑於訛
言不知所從有司莫能制公調度鄉勇諭以大義為戰守之備請之總
督某公假佩刀以制不用命者眾心以寧蒞任六載積勤勞撫按交薦

壬辰秋

天子嘉其績以卓異徵賜袍服一襲奏對稱旨已除戶曹主政籌財賦
為民部推第一監督天津糧餉歲饑捐俸煮粥全活甚眾在通州倉務
尤有聲遷湖廣司員外郎再遷江西司郎中晉階奉直大夫以母老請
終養歸居喪哀毀骨立遂成耳病益復無仕宦意終喪遂請致仕在籍
凡十九年閉戶不通雜賓所與者布衣之交數人偶一晤對開尊小飲
論唐人詩談古今書法不及世務不與聲伎燕樂之會小院閒房植竹
蒔花藥無園林亭榭之侈幽然我愛其靜而已易簪時命其子具衣冠
受遺言正襟端坐而卒康熙十五年三月六日也銘曰
此惟李公之阡生有聞於朝而無競於野嗚呼先生後有聞者

蕭家芝小傳

喬騰鳳

蕭家芝字紫眉為人慷慨負氣不侵然諾少好三傳及司馬遷書文章
道潔高古力追作者河內令王公漢甚器重之督學黃公閻中奇其文
呼為蕭兄而不名以順治丁亥進士授刑部主事遷員外陟郎中將恤
江左刑大司寇某陰屬以事芝持不可曰公欲我殺人以媚人乎大司
寇尋亦悔曰君言是也明年恤刑三晉行部郡縣縣役密持三百金以

獻曰此重囚金也芝怒呼至廳事重扑之仍謂讓縣令由是人不敢干以私開釋大辟七十人直指使者今司空關東高公詰以有多狀芝正色曰君當論公私不當論多寡果私雖一人亦多否則累千百何傷乎直指偵果康反深相結用其言濁罪者賊贖巨萬每下筆卽曰此蕭使君活汝晉人大悅事竣垂橐之都爲忌者所中以失出降一級遂拂衣歸居丹林三十餘年不求仕進地方有大徭役大利弊往往建白中機宜當事亦多傾聽有丹林集六卷卒後刊行於世

孫枝蔚小傳

互見方坤鄭文學

孫枝蔚字豹人三原人世爲大賈饒于資崇禎末年李自成破潼關中原事不可爲則散家財結客集義勇數千思殺賊自效旣乃爲賊所敗隻身走江都折節讀書交四方知名士遂以詩名世康熙己未歲公卿交章論薦舉博學鴻詞科時大司寇崑山徐公乾學通賓客盛聲氣士之附驥驥而攀鱗翼者莫不幸趨門下京師爲之語曰萬方玉帛朝東海一點丹誠向北辰東海徐郡也豹人恥之屢求罷不允促入試不終幅而出

天子雅聞其名命賜銜以寵其行部擬正字

上薄之特予中書舍人始豹人以年老求免試不得至是詣午門謝部
臣見其鬚眉皓白戲語曰君老矣豹人正色曰僕始辭詔公曰不老今
辭官公又曰老老不任官亦不任辭乎何旬日言岐出也部臣愕謝之
豹人貌魁梧身長八尺聲如洪鐘龐眉廣頰衣冠甚偉與尤梅菴初未
識面一日者梅菴客揚州集某公處豹人甫入門於稠人廣座中望見
卽趨赴曰此孫先生耶吾固識之相與握手大笑籍本秦川遭世亂毀
於賊流寓邗水遂卜居焉家無負郭田環堵蕭然左對孺人幼抱稚子
長年刺促乞食於江湖閒入幕府爲諸侯老賓客晚播遷在外不克遂
其鄉廬之思則築室數楹顏曰漑堂烹魚釜鬻隱然寓西歸之意其懷
抱從可知矣嘗游焦山中流遇大風鼉作鯨吞舟中皆戰慄無人色豹
人獨從容扣舷賦詩曰風起中流浪打船秦人失色海雲邊也知賦命
原窮薄尙欲西歸太華眠時人服其雅量所爲詩衝口而出搖筆而書
老幹紛披天真爛漫而調古格高不作一塗澤語固未可與貪常嗜瑣
之徒同類而並觀之也

吏部考功司郎中孫公宗彝墓誌銘

錢陸燾

順治十五年孫公罷其吏部郎中之任歸而養母於家布衣蔬食居林

下闕二十三年因愍州人之墊溺上狀有司詞連夫役之苦忤治河使
者以致奸利小人乘隙造作飛條遂據以入告下所司致公於理案勘
連年不惟其平亭所閱之實主張誣覆將曲殺公會公得利下疾卒於
獄或曰公死於獄爲辱夫獄國之獄也彼且以獄爲辱公平公則以國
之獄寄史魚之直至今巖巖然王尊魂魄立金隄水上也於公則何有
乎陸燦交公父子間幾六十年今老而後死抵命奮筆書公江湖廊廟
爲國憂民精忠至計藉文字傳人閒懦夫小儒謂公不引閒局外據孟
子閉戶之文又謂公爲善近名違莊子養生之主此皆未足窺公一生
學問經濟之萬一者也至邪足惑正德不勝妖則天爲之而豈人也哉
嗚呼初公乃祖乃父皆有世德在其州人之口公赴善如嗜慾性也亦
家敦然矣既起家進士與州之父老約凡除民所疾苦請先州紳士言
之或不得請於州牧郡伯則請之司道督撫其後督撫司道之賢者皆
向慕公州牧郡伯往往因公之力以得請於司道督撫故德之利及於
人者東南蒙公力焉而本州尤其切膚之効也先順治五年請除優免
之害高郵通田賦近五萬其應差者半免差一惟其勢力公首請於當
事吏胥大族槩不得優免神衿僅免一身請託不行詭寄無所於是優

免之害遂除六年請除馬差之害本州驛馬有額設之官銀而馬戶胥役歷詐里民加貼計至萬餘兩民不堪命公揭告題請改民養爲官養於是馬差之害遂除十三年請免房差之害地當衝繁供應派之民房輪當名保長紳衿胥吏借名影占而窮民孤露一室日費百金其後至獻房於豪以逃公請裁浮費若干項總計城市之屋三等曰閒架卽紳衿止免其棲止餘悉輸閒架之錢於官官給吏代民應差於是房差之害遂除十八年請免田差之害富室田廣糧多充一甲應差之首貧家糧少者亦然且田畝踰越村豪強每以零星之差累庶民而庶民則分應不勝其煩公請以每戶田糧編彙一處每甲錢糧以四十餘兩爲編額則甲均而差亦均矣是時本州尤病現催之害每里差頭曰現催豪猾之人當現催借端科派以交官吏而容其奸貧弱之人當現催人止按數而輸納已則罄田房無所逃其命公請核算民間之差若干項每兩糧銀出若干差銀輸於官官給吏代民應差於是現催之害遂除是時本州又病丁差之害州有田差有丁差有田之家曰里長有丁而無田者曰甲首甲首如里長附庸轄制如廝役甲首終歲之傭不足填里長一月之壑公請差從田起而人丁免焉曰非征租獨廢庸之征蓋

已納每丁官銀矣於是丁差之害遂除凡如上所除之害至今累爲令公所請除民之害者除平民之害然亦除奸民之利故至

今上三年有里胥謀廢均差者鄉紳亦以其時請於公謂例應免差公

拱手曰鄉紳不與里民一體應差則民差之苦鄉紳不得而知矣且我

輩能保世爲鄉紳乎今日之鄉紳免差以累里民則異日之里民有爲

鄉紳者又免差以累鄉紳之後人矣天道好還非計也明年有里猾秦

苞者訟州佐漕費一案遂及均差事上通政司下督察審有嫉苞臧公

者明年督臬理刑反覆駁訊以苞罪罪苞公請曰赦前事也釋之蓋公

以誠心待物以公心應物以廣大心包容含容物如此其後十五年爲

今上二十年而河工之難作河工者因河而有工因工而有每工所給

之金錢河一日不治則工一日不完則一日所給之工銀

踐更乾沒故河工以工完爲效雖然繇九年不治禹元圭告成此各有

其所以治與不治之故使者狃於河之不治而有工而未嘗精求其所

以治之之故糜費金錢斬艾民命徒然漢帝作瓠子之歌六塔無仲昌

之既不亦可哀也哉先

今上元年公具呈總河朱之錫云周橋與高堰爲一帶之堤乃淮泗之

障也成語云東去只宜開海口西來切莫放周橋今海口久塞而周橋
擅開則淮從中潰力不刷黃勢必清口淤墊運道阻塞而高寶之湖勢
不受水槽堤必且常決并作治河全議以上七年
上遣戶部侍郎穆成格勘災到州公具言民災狀與淮水不入河流之
故十年總河王光裕問治水之策公又具言其故且教以開清口刷黃
沙之車式其論不可得聞要其著於文集州誌者略曰治水必治下流
是大禹之故智治河必先治淮乃古人之成法水性有強弱緩急地勢
有高下紆直古人之成法有本末精粗紙上之陳言有不可不用者賈
讓上中下之三策有必不可不用者潘司空聚淮敵河之說也今之治
水用鯀智不用禹智黃河屢決桃宿之地清口淤阻故也清口淤阻周
橋不閉故也又曰渾河沙重所向必淤專借淮水合流以刷其沙全淮
以敵河尚恐強弱不抵况分淮而東注乎淮不能刷沙而河流不迅清
口必淤上流必潰今之五險工不險矣沙壅故也今之清口不清淮
弱故也又論周橋曰人知周橋不可輕開尚不知必不可開也周橋建
於明萬曆中年因時雨暴浸泗陵一暫開耳故前賢潘總河黃南河爭
之甚力我

朝順治十年大旱暫開半月以濟漕壬寅年周橋好人營開放船遂至大水衝決當事反執宜開之說不週曰高堰防決也不思二十年前周橋不開高堰曾決否又萬厯未建周橋以前高堰曾決否高堰高於周橋二尺周橋又高翟壩二尺高堰水滿早已漫周橋翟壩而入湖矣何待開闢蓋平時常開則晝夜不舍湖水大漲潰堤而沒田矣其親厯考核辨駁詳確如此至論治河之工曰會計不過百萬三歲可以成功舊制歲修有額何嘗不足於用從來用民力冒銷到工不過毫髮廉吏但求古人之成法循其故而治之則清口可使之清險工可使之險堤可使之成其堤開可使之成其開其論似奇而至平其策甚簡而實要惜未采而用之然皆治河者所不樂聞也十九年六月高堰掘開西水直灌高寶湖州之田廬盡沒城垣水浸數版公遣子弓安衝水奔告州牧州牧白登明癱瘓臥醫為家人劉文學所蔽而不知及晤弓安痛筭之劉奴遂衙公父子刺骨是時城內死於溺者已數十人矣淮揚道差吏勾提河夫搶築北堤死於覆舟者又數十人矣白州牧詳請罷斥公率里民請留賢牧具旱申訴水災語連夫役事因忤某者一公又上書撫軍慕天顏請發銀覓舟濟渡擇地結茅以救城中未死之人城以西凡

造廬五百七十餘間督院阿席熙至河干邀公晤談稱賢紳者再於是
率藩司府州又共造廬千百間活災民共幾千萬口分立匾額顏曰安
插被水災民所此又忤某者二明年正月總漕帥顏保過州相訪以易
學詢公與語久之抵署丙寅出示曰河夫一項奉
旨現給工銀每日四分今止給數釐反追曠工以致百姓賣男鬻女生
離死別本部院遙聞髮指等語疑公之嫉之也遂忤某者三矣怒不移
晷辛未出示指名曰劣紳孫宗彝播散流言吠影吠聲云云以府辜嫁
禍准揚萬萬人眼哭口詈手笑皆不暇顧矣李有功者揚河營守備駐
劄高郵受某命掘高郵之堤爲滾水壩者也劣生張拱辰爲其幕客適
以縱妻弑母事發有功曰無如託孫紳足以逃死某遂飭知學道格學
案不行先以拱辰訟公父子入告俾爲欽件之主据所列贓款一日搶
築夫銀也搶築水關州牧偕公親督之所需物料官給銀與鄉約顧簡
而拱辰誣公爲經手人也一日溢解銀也奉
旨設法賑濟州牧集紳矜里民共議詳請溢解之一千兩充賑費藩司
給付里民朱永思買米若干石當官給飢民尙餘五百兩零貯米市永
思料理未竣而拱辰遂以誣公父子領用也一日未給夫銀也白州牧

未給之夫銀扣除民欠里民劉天生朱玉海等已經銷算具領及白州
牧死家奴劉文學卽囊之銜公父子者今又受拱辰賄而誣告曰有八
百一十九兩交弓安袖出也於是下公父子於獄就勘問七月知府崔
華審州之里民水陸至者千百人望見公出獄號呼跪拜不能止已而
柱香號哭於府門之內香烟高數尺手瓦石擊拱辰款證叫冤聲徹堂
上死不肯冤孫紳以逆天太守據供赴江寧按察司金鎮再發江寧
知府陳龍巖陳素廉吏且有剛直名因抗言曰寧可得罪於河院不可
得罪於清議拱辰恐邁告某某遂飭知按察司奪江寧府審而鎮親審
之坐公於案前夾訊鄉約顧簡審搶築夫銀夾訊朱永思審溢解銀夾
訊劉天生審未給夫銀被夾者爭呼公救民賢紳不可冤爭先求夾以
未夾爲恥次日復傳揚州府獨審未給夫銀一款夾訊朱玉海死而復
甦大呼勿改我口供一字司亦無如之何明年四月再提白州牧子浩
弓安請同夾訊白浩俛首無辭因出勘語昭雪解赴新撫軍余國柱又
批江寧府會陳公病卒署印同知朱雯如實勘親筆供入卷牘方上先
獄之起也州民哭罷市州學諸生撞鐘播鼓爲文告文廟守備李有功
報聞河院檄聞姓名學官曰文武二生全冊在拱辰籍其異已者數人

有功據以上至是聞誣案盡露無實驗某親審哭廟諸生指公獄中詩
爲詛祝又袖中忽出一紙曰此碑文是孫家父子所做諸生昂首問此
文何人送來便知是何人所做遂夾訊諸生三人死不妄供也於是碑
文妖言一網打盡之計又不行復賄屬按察司一夜改口供解撫牌
駁云據孫弓安訴該司與江寧府詳報口供悉係張拱辰與經承商同
捏造仍下司候訊又明年提到白州牧管糧人張伯瀆供是知州未給
里民夫銀因里民欠州代解一項官民抵兌與孫紳何干五月撫又親
審伯瀆辨冤如前撫亦爲之太息及與督院于成龍會議河工事向某
曰孫某一案事皆不實奈何某怒形於色直言不殺不休撫婉諷曰知
其冤而強坐之真譴何逃某謂刀山劍樹已所甘心不累及君也于督
從旁艱然向撫曰尸之餘息耳某不之解於是撫軍竟用按察司改詞
奏坐公侵用官銀一千三百餘兩天下冤之七月復下公揚州府獄八
月感利下疾弓安奔走延醫治不效公亦搖手勿復進藥坦然如無事
人九月癸酉索筆書遺訓一篇具敘其入塾鄉賢公以隨處體認天理
六字鐫爲印令佩之十二歲補諸生爲解維桑與梓之詩謂桑梓本原
之地仁民愛物皆由此推古人立朝名節有假立者居鄉道德則假不

得故也又讀書先讀通鑑論世知人不過先辨君子小人與義利二字
 其次論列諸子及諸孫質地當如何為學明日作詩獄舍中有善不可
 為人絕種天如難諗日銷光求仁得我應無悔任訝纓冠感鬪鄉等句
 乙亥午刻作札致舊交某撫軍繼之以詩書畢索湯浴者三端坐移時
 而逝是為康熙二十二年九月七日也太守崔華傷公死非其所命弓
 安以禮斂丙子訃至州道路人號咷大哭孫公為吾輩合州百姓死耳
 罷市如前壬辰弓安兄弟扶柩回州境三十里外紳士居民哭而迎者
 不絕城幾為之空至鄉村男婦扶老攜稚持香哭聲數里甲午停喪北
 門外合州八十六里八百六十甲里民大抵河夫之刺骨飢蓬之遺骸
 相聚為萬民哭奠之詞來哭公劄肝為紙瀝血團辭不知百萬人推誰
 主筆賈生所謂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昔端木子美夫子曰其生
 也榮其死也哀觀於此州人送公之喪蓋哀榮具矣彼辱公者不轉所
 以榮公也哉獨惜公所論治河會計不過百萬今幾百萬矣三年可以
 成功距今又幾三年矣上無以紓
 聖主之宵旰下無以拯吾人於沸鬱勞臣義士齋志長往儉人得氣不
 許插齒牙樹頤頰於其間土崩魚爛蜩螗沸羹其可哀也公諱宗彞字

孝則號虞橋其先故新安之裔世居高郵則自惟善公爲別子高祖諱堂善施予人號西城城以西人德之曾祖諱樂祖諱滋是爲千泉公也千泉生鄉賢公諱兆祥少業儒旣補諸生益以德行聞於州州人以爲王烈陳實之徒也前公一年貢上京先萬歷四十年舉壬子大比鄉賢公冠其軍將赴鄉試行有日夜夢祖塋生香草伯氏鳳村公夢塋上進賢冠朱其頂者自天墮下相駭語秘卒驗母姚氏以六月十三日生公其卒也年七十二歲妻王氏子弓安原中丁酉科江南舉人王氏出弓和弓聖側出孫專孫濩孫雲孫弁孫覲孫諸子孫皆廩增名諸生並嫁娶名族詳公年譜行狀公由崇禎八年拔貢生應順治三年再行鄉試中式江南第六名明年丁亥科中呂宮榜下進士六年除授內府中書科中書舍人掌科事七年頌詔徽寧池太四府明年分考順天鄉試易二房是年遇覃恩鄉賢公暨姚太孺人王孺人受勅封十年擢吏部考功司主事明年轉驗封司員外郎旋以文選員外郎充河南典試正主考十二年假歸籍爲母稱七十觴十四年再覃恩鄉賢公暨姚太宜人王宜人並膺誥命轉稽勳郎中旋補考功郎中明年外陞薊州分巡道副使隨以疾

予告歸里距二十五載而卒公居官竭忠盡職其梗直要爲時所忌在中書請明職業疏以立術著又請歸職掌疏專司誥勅又請遣官催辦誥勅疏凡三上在吏部歷任四司主政員外郎中苞苴竿牘無一跡故事內外職官請誥勅者必向封司取照驗以例饋遺公謝曰此朝廷需恩何庸私覲概卻不受其別司意所賄屬見公輒不敢啟口而退時吳剛思以城工授推官冀出類以城工授知縣公在選司力持不可堂官劉正宗垣中宋牧民皆以不得請怒遂以索詐中公公以遵例陳言先上疏日以財求官者必以官求財判千金而博百里之封疆可乎同日下部而質家宰議各罰俸一年

上直公免之獨坐牧民其分考主考所得士皆爲國額俊洗手奉職無毫髮之類在中州榜旣放設鼓轅門講座主者擊以進不許吏役取寒士一錢丁酉之役公之弟宋臣奉母兄在長安試得售而弓安亦舉於南側目公者假手陞轉之例出公於外余與公交則自同舉拔貢時明年公廷對回至新城聞鄉賢公之訃倉卒不暇擇舟行舟人輒私語後見公嘔血號哭狀因共歎爲孝子行至某所置酒食勞公告以不忍害孝子我等從此逝公心知其大盜願哭謝之徒步十餘里迺得改舟達

於南十二年春公挈其弟宋臣讀書舊京雞鳴寺而余與潘學博取臨
顧大令其言孫推官永祚皆來會此五人拔萃科同年也而公與取臨
陸燦又同王于年生尤暱其六月公歸高郵葬鄉賢公吾輩作序送之
余主其筆公讀余文泣而行襄事畢則又挈其弟泣以來謂先公已往
雖旦晚一第奉老母歡止寫慈侍下言已又泣公旣以弓安聘學博之
女而要余主其塾傳弓安兄弟余見公之專奉太宜人其語念動靜益
未嘗一刻離太宜人左右其赴文選之召奉太宜人裾不肯行太宜人
叱之登舟旣登舟又上抱太宜人哭曰兒罷此官敝屣耳不忍別膝下
一步決矣太宜人亦爲之感動遂母子偕行道路觀者皆歎息謂真孝
子太宜人卒公排簾年譜手疏其內行遺弓安詣余金陵曰吾之爲是
也血淚墨汁俱下手戰魂悸不能復措筆作一字請於汝師爲行狀周
元亮侍郎吾知已故入也可以銘踰年葬太宜人於虞家橋合鄉賢公
之兆旣期將封公幾以身殉撫穴叫號呼天兒孫爭抱持之會葬者千
餘人無不揮涕掩袂晚以虞橋自號識不忘親也此皆余所親見聞公
之孝於其父母然也公與人無妄交其在仕路吾不詳二百里外聘學
博女爲婦前後以千金請余爲諸子師故貧賤所交遊白首過從患難

相調贖無間言其於家庭骨肉之際如撫恤次弟宗傅之後如季弟孝
 廉之成立宜人王氏婉婉有婦德孝於舅姑太宜人待子婦嚴衣食百
 須不許婢使每侍立終日深夜無跛倚公既鄉舉宜人病卒公謂宜人
 十九年糟糠庶有以報遂舍六歲兒去耶誓不更娶為永訣衣帶之言
 卒終身不移也至教其諸子一一本鄉賢公之家教具見遺訓中語當
 難之始作弓安弓聖詣獄弓和赴闕奔南竄北上告下訴擣椒舛概萬
 死一生弓安妻潘氏傲居獄旁朝夕進蔬膳刺血寫金經冀白翁冤次
 孫漢孫年甫十三四每遇庭鞠伏地攤紙書兩造供詞效秦廷之哭其
 竈下媪廟上兒人人至今欲報主人之冤而食讐人之肉豈非公家教
 天性之淪於肌膚而入於骨髓者哉嗚呼其又可哀也已公既少受鄉
 賢公之教其於儒學身體力行晚年學易精研於圖書理數無所不貫
 通故其於患難死生之際灑然自得如此蓋嘗謂吾輩從儒林立脚而
 不究極於性命之根柢此俗學也從心體立脚而不擴充於經世之作
 用此迂儒也故以天下為己任以萬物為一體以與人為善為其實際
 體用同歸三才兼兩豈後之學者所得而擬議哉所著有易宗十二卷
 圖說一卷歷數四卷愛日堂文集十二卷詩集四卷今以二十六年十

月朔日葬公於江都縣七里店之北原蓋坐冤款至貧不能葬非緩也
以余與公之交既不克如古者大夫三月葬同位至之文又老不復能
出疆姑援無車之例以塞責庶幾公之屍視而貰厥罪特書其墓中之
石以應弓安兄弟之請焉銘曰
猗篲社湖有珠沈底其光燭天緬彼鮫人築室其上夜織作焉珠可照
乘淚哀吾人織以相宣有波斯胡剖腹藏之不慎於淵婉變孫公正織
珠者鮫淚所灑沐日浴月仁經義緯輕綃錦纏登於隋掌弄印子之察
於璣瓊徐勉風月山公啟事廣廈細旃按劍在旁無助珠者罷其內銓
在家憂國思庶葛藟仰佐平平如賈運米米笑珠饑伺覆其船嗟彼夜
光澄於魚目眾不謂然道長食盡來日大難口燥唇乾於乎孫公淤泥
不辱珠潔且圓采珠之論戲於空中雲霧為先老蚌所貽珠孫珠子如
九曲穿公何憾哉買橫還珠抱珠長眠江都縣西七里店北山光墓田
我作銘詞附采珠論欲至萬年

碑傳集卷五十九目錄

曹司中

誥授奉直大夫工部虞衡清吏司主事葉君封墓誌銘王士廉

刑部主事汪君懋麟墓誌銘徐乾學

奉政大夫刑部雲南清吏司郎中王公澧墓誌銘王士廉

朝議大夫刑部山西司郎中李公振藻墓誌銘陳廷敬

湖廣提學道僉事郜公煥元家傳邵長蘅

馮舍人廷樾小傳鄭方坤

介休梁先生欽構墓表張伯行

裴先生裴誌銘呂履恆

周綸傳王昶

唐先生孫華傳顧陳垞

江都王先生復衡墓誌銘趙執信

戶部郎中馳封監察御史汪君森墓誌銘儲大文

和州府志

碑傳集卷五十九

嘉興錢儀吉纂錄

曹司中

誥授奉直大夫工部虞衡清吏司主事葉公封墓誌銘王士禛
 吾友楚葉君井叔以康熙丁卯五月一日卒於家將易簀顧謂子道復
 曰我即死必奚先生蘇嶺狀吾行王先生阮亭誌吾墓石庚午道復舉
 於鄉公車至京師來謁泣將治命且授蘇嶺之狀予諾之而未暇以為
 癸酉冬又至再拜申前請曰父命也非先生言無以慰地下乃感亡友
 之意而序之按狀君諱封先世王氏籍浙西之嘉興父錦林公諱長青
 嗣於中表葉翁始氏葉錦林二子伯王守字正則君次也崇禎末錦林
 自高要丞遷黃州衛經歷巡撫都御史何公騰蛟才公檄攝黃陂令時
 賊張獻忠陷黃陂民流竄城覆于隍公安輯萬方民稍歸城亦完固
 舉最遷知永明縣未赴殉節死陂人德公留占籍焉久之徙居武昌縣
 痛父死官守奉母至孝母歿家益貧讀書益自刻苦所居在樊山下黃
 岡王宗伯澤宏以翰林里居月夜泛舟樊湖聞有書聲出菰蘆中先悲
 惋而後怡悅如懶瓚之在衡山者覺有異曰必井叔也述之果然順治

丁酉舉人已亥成進士康熙癸卯除延平府推官君自爲諸生固窮至
是冰樂自矢吏畏而民愛之俗爲一變延有巨猾善持官府短長吏不
敢問君按誅其魁餘皆屏息靖南王駐閩旗丁肆虐八郡君繩以法不
少貸其不畏彊禦如此而矜慎折獄每斷一重囚中夜執筆踟躇不忍
下前後減殊死罪二十八人他郡有冤者皆願得君獻之漳州有大姓
同室鬪終訟不已君決以片言訓以友恭遂相持泣下爲兄弟如初嘗
曰古者刑以弼教吾敢以鉤距爲能事哉未幾裁理官改知登封縣其
在登封也勸開墾革火耗平徭役厚儲俸息爭訟禮學校興教化一切
以經術治之登封治嵩山下有虎患君齋三日移牒於神引咎自責自
是患絕縣距河五百里歲派河夫民費不貲胥吏夤緣爲奸利君條十
事上之巡撫佟勤僖公鳳彩納其言疏改民夫爲官雇鄰郡悉歌詠之
嵩陽書院舊祀二程子其側有宋崇福宮故址廢且久君稽史籍得司
馬文正公以下曾以宰執領宮使者凡十有二人爲主祠之時其祭祀
選博士弟子有文行者講肄其中又置田若干畝以爲俎豆飲食之需
自爲之記手葺嵩志二十一卷又考搜漢唐以來碑版文字別爲石刻
集記二卷辯證精博人比之劉原父薛尚功焉已酉爲同考官甲寅滇

逆變作禁旅四出踐更秀午羽檄沓至君勞心撫字事集而民不知乙
 卯遷西城兵馬司指揮號俗吏清流率恥為之君一以清靜為治暇即
 與其僚蒨田林君堯英賦詩相倡和今刑部侍郎田公雯都御史宋公
 舉前國子祭酒曹君禾故給事中王君又旦吏部郎中顏君光敏輩相
 與推輓風雅大興子嘗評次為十子詩海內談士以為口實戊午有
 旨中外官舉博學鴻儒以備顧問君與焉是時諸號為名士高蹈邱園
 者率宛顏卑詞望走朝貴之門伺闚人喜怒以為欣戚君獨處委巷雀
 羅在戶明年卒報罷需次補部主事歸里壬戌再至京師未幾又歸往
 來杯湖退谷之間自號退翁君性澹泊無紛華之好惟嗜讀書尤精爾
 雅說文訓故工於篆隸其自登封入為兵馬指揮也介其宗人文敏公
 方薦以詩賞子終卷告之曰君延平以前詩未也嵩山諸詩格高韻
 絕不減古人當別為專集以行為之序而傳之於是諸君子交引重名
 動薦紳間矣君之放歸又嘗寄己未庚申之作及郢中懷古詩二十篇
 屬子論次其風格益高凡子所不可君應手竄改或竟刻削不自愛惜
 虛懷善下交游中罕見其比所著嵩山詩集嵩山志嵩陽石刻集記已
 庚詩郢中懷古詩皆予所論次辛壬詩則自廣陵寄予未及卒業而君

死矣悲哉又以韻書謄舛編緝刊正未成書而病且革謂道復曰吾母終時求一縑素不可得斂我當以布衣又曰喪葬一遵家禮勿事浮屠勿惑風水語畢而逝及部授工部虞衡司主事君已前歿生以天啟癸亥十二月十六日得年六十有五元配張氏封宜人與君共貧賤憂患有盡德先九年卒君命予誌其墓君知登封遇覃恩敕授文林郎官兵馬司指揮奉恩詔加一級誥授奉直大夫妻封孺人再封宜人子男子五道復康熙庚午舉人道臨候選州同知道謙道恆道豫子女子二人適王一鯤楊廷燕孫男三人德潤德潛德溥以某年月日葬某阡系以銘曰

本聲叟解巾仕用經術飾吏事延津劍緜山笙鑿臣心如水清翔僑林涿文苑給筆札開東觀譬于田志獲禽詭而遇非我心歸去來樊山下釣洄中招退者歸去來兜率天留遺蛻此山邊

刑部主事汪君懋麟墓誌銘

徐乾學

嗚呼天之予人以才果將推其餘以被之天下乎抑厄塞屯閉之以使不得用其遂已乎國家之以爵祿官人固將享其道以利濟生人乎抑姑試之而姑已之使不免於憂患戚嗟而終於無所成乎若吾友汪君

季角之生也其稟於天也良厚而又嘗以其所學應有司之求連舉於
禮部矣然年僅四十有九位止於郎署其施也不廣其志也未竟計其
生平之所得獨其名在耳則夫名也者非夫人之所以自窮而以文詞
得名者尤其所以窮之具乎以天之賦君之厚國家之知君者不可謂
晚而其所以傳君者止此則意者文辭之工尤人之所不易得君之豐
於此而蓄於彼非不幸也嗚呼是足以銘也已汪氏其系新安數遷渡
江爲揚州人曾祖諱某祖諱某至父某生子五人君行第五君之好古
文辭也自其離成童時已篤志經史康熙十二年鄉試中式又三年成
進士得釋去舉子業考授內閣中書年少也職閑無事益發憤讀書常
攜筆研就閣中校讐或月夜循殿階行吟誦聲聞直廬爲文摹王荆公
得其峭潔而君之所自許也於詩尤得力始嘗出入於漢魏六朝以及
唐人猶爲未足以盡風雅之變乃合杜韓蘇陸四家詩爲一集及宋諸
家詩無不研練揣摩疲精力於斯余嘗駁之宋詩第博其旨趣足矣不
足學君執其說益堅予亦不能難也然君詩自取材於經史其於宋人
所見爲佻巧傷雅俚率無蘊藉者君洮滌揀汰率變其體格而新之他
人學之者不能及也君文之最有名於時者爲辨道論是時妖人朱方

且被逮至京旋出獄妄爲人言禍福走者如驚君辨之略曰國家幸太平無事得此輩以資談諧玩弄足矣今傳者崇奉太過或謂孔氏復生或謂大禹再見甚謂移檄玉皇則祈雨立應不惟上侮聖人亦且獲罪天地此亦士大夫之過也且京師奸邪雜處易於動搖萬一朝廷震怒問以妖言惑眾之罪吾不知山人安所逃死文出吾師孝感公掌翰林聞之卽往訪其邸與之定交而返君爲中書三年請終養在道聞母喪已復丁外艱服未闋適

朝廷詔中外舉博學鴻儒薦者以公名上不果試已未舍弟起監修明史所特薦纂修者七人君與焉君在館討論嚴密撰述最多旣補刑部江西司主事兼管纂修君雖好學如不及特盡心於吏事有武某者以一車一馬販米南花園宿於董之貴家董殺而取其貲明日載尸車上鞭馬縱之去至劉氏門止焉其父謂劉殺其子也訴之坊吏鍛鍊成上於部君視之曰劉殺人而以車馬置諸門乎白尙書請緩獄三日自步行南城外縱所獲馬馬至之貴門跳躍悲鳴直奔入其庭中則所載米囊猶存也一訊而服海戶某故兇悍王氏兄弟五人與鬪懼不勝拉殺其病弟誣之罪人皆以其素兇也信之君廉問鄰人旣得實有二人稱

親王使者來取囚曰王與夫也君曰是犯國法宜死卽王與夫當啟奏
二人懼而逸去時尙書蔚州魏公大器重君卽君所定彙輒不復議雖
天子亦知之屢訊其名一日出金箋命侍臣能書者書唐詩進擇其工
者爲屏風君書在二十四幅選中眾且謂不日當召見改官侍從忽有
以蜚語陷君者

中旨問九卿皆愕眙不知罪狀所擬坐且不測幸

天子寬仁詔下奪官而已君歸後杜門不入州府日坐其所謂十二研
齋者朝課經夜課史將沛然大發之於文所作史論甚夥暇則布袍芒
鞋散步田野閒從里老談話終不及世事然其抑蓄無聊之衷遇物振
觸往往見之歌詩旣而悔之猶不能自禁至其所鬱而未發者人不得
而知也以是竟天其天年以康熙二十七年四月十八日卒君諱懋麟
別號蛟門季用其字性剛激不能阿邑流俗人遇知已傾肝腑向之盡
切磋之道孝於二親太公得君最遲及見其貴奉養至九十三云與兄
叔定少同學友愛尤篤叔定流涕爲余道其臨沒口占二絕句其一云
惡夢虛名久未閒孤雲倦鳥乍還山半生心事無多事只在儒臣法吏
閒蓋君充纂修未授史職爲東西曹非其所好其齋志以沒而情見乎

詞如此聞者無不悲之君所著百尺梧桐閣集八卷詩十六卷詩餘一卷行世既死叔定又集其遺藁十餘卷藏於家配張氏子一兼女八一適進士程文正一適胡恆期方伯存仁子也餘皆許字士族君既沒而方伯涖吳經紀其後事問兼曾聘乎曰未也卽流涕以少女許之兼之以狀謁子銘也僅數歲歟然衰經對余哭泣執禮如成人君之所詒庶其在此銘曰

君昔權厝在平山堂左攀文正右挹歐陽二公峩峩與爲頡頏有封若斧卜爾永藏生鬱不舒沒吐其芒魂兮其歸往來蜀岡

奉政大夫刑部雲南清吏司郎中王公澧墓誌銘 王士禛

公姓王氏諱澧字楚先別字蘭陔吳之常熟人曾祖有德祖先龍世以隱德重鄉里父中恬先生曰俞登明崇禎癸未進士知餘姚縣餘姚二子公次居長少就學外塾同學富人子持梁刺齒肥公方貧窶并日而食已然不屑也文譽顧日起毋周安人謂中恬先生曰公小時視兒子今日何如先生徐笑曰似不如也中恬先生老於公車壬午署六合縣教諭流寇躡安廬閒淮東震驚公渡江省侍因下帷金陵鷲峰寺是秋舉鄉試明年癸未與中恬先生同舉禮部初公鄉試名第與中恬先生

同至是成進士又同時人異焉順治九年以巡撫周中丞薦除行人司
 行人兩奉使江西河南以廉慎稱十四年分校順天鄉試明年舉禮部
 者七人方是時南北科場議大起同事者率不免公孤潔自持卒超然
 是非之外遷工部營繕司主事會設專官采木塞外乃以公往木產朵
 顏三衛地蒙古諸部落散處其間東自一片石西迄潮河川邊城干有
 餘里高山穹谷長松茂林虧蔽天日其隘口有三曰桃林曰潘家曰古
 北終明世無輪蹄跡順治初商人始請出塞伐木供內地之用工部購
 其巨者以備大工一株不啻二百餘金廷議以為非計特設滿漢司屬
 各一員予敕印專往采辦而禁商人毋出關官既創設無掌故可稽公
 躬歷三險擇其近溪澗可開場者數十所計材木之巨細人夫之多寡
 道里之遠近以定工費絲分縷析著為章程歲省水衡錢亡算十七年
 改都水司主事權關南新關多市猾飛而食肉率以漏木稅為詞訟牒
 旁午關使者亦利之為寇蓋餽遺地公慨然曰即如是萬金入賓客之
 橐而善良破千家之產矣吾不為也自是雀鼠頓絕是時閩方用兵十
 八年郎將軍帥所部三萬人駐杭屯江潯薪蒸匱乏闕取商木公力言
 將軍下令厲禁軍中肅然亡敢犯康熙元年使竣還朝旋有治河南旺

命遷屯田司員外郎尋進刑部浙江司郎中異時泉關分司爲優游吏
隱之地使者每歲三月巡行有泉十七州縣高坐行署中召吏受成命
循故事而已公曰泉源興廢河漕攸係使者受
命於朝敢自暇逸乎單騎遍歷諸泉履巉巖窮幽窅水縈路紆無弗至
視其源之通塞流之疏滯而從事焉往往佳泉殊境搜廢泉若干浚新
老死不識軒蓋者見公來皆驚詫駭觀以爲異三載搜廢泉若干浚新
泉若干排其支速其匯使岱峽之水涓滴皆入運河於是漕艘便利東
南歲漕四十萬石銜尾抵通潞無愆期者公之功爲多四年報
命入京師始蒞西曹甫旬日平反死罪一人立斬者五人物論翕然而
公以兩尊人皆年七十遂堅歸養之志歸五年連居內外艱終制起補
雲南司郎中遇恩詔加一級未幾復以病乞歸歸十七年乃卒公性孝
友祖母戴順治中被旌而綽楔未立餘姚之歿也以屬公公泣受命及
葬落成告几筵而後行待弟漢恩義兼至漢署溧陽諭有疾公挾良醫
晝夜倍道視之漢尋愈而公病作遂以不起居家有禮法朔望日子弟
勝衣以上以次揖拜規重矩疊儼若朝典族子弟欲粥先塋宰木以完

官逋公聞之代完逋仍償其直木得不伐凡族之婚嫁喪葬皆取辦於公無倦色尤篤故舊問座主之喪爲位而哭盡心喪之禮江西朱生者座主子也年三十貧未授室公力任之比公之歿宋已抱孫乙卯僑寓任城適常熟舊令鍾某子以訪故人漂泊逆旅公慨然曰奈何使吾君之子流落至此分客裝資之行歸田後時邀致二三老友相羊山水閒以爲娛樂親故造門雖鷄衣百結與講鈞禮其厚德類如此有司重其行誼鄉飲酒禮五爲大賓其歿也祀於鄉校君子以爲宜公生以萬曆丙辰卒以康熙三十一年壬申得年七十有七配徐安人生子三人世裴奕堂世傑孫十有三人曾孫四人銘曰

虞山之松丸丸爾寢孔安尙湖之水湜湜爾神游息生爲典型歿祭於社來耆矜式過車斯下

朝議大夫刑部山西司郎中李公振藻墓誌銘

陳廷敬

始余從蔚州魏先生游得交李公父子其後公之子旭升今給諫君以文字及吾門因益愈知公平生甚悉後久不見時時從給諫君問安否無何以訃至給諫君爲狀謁銘於予按狀李氏十世祖自孝義遷蔚累世以武功顯然多厚重隱德至父太公敦行仁義好善樂施尤稱長者

遂大積於厥躬以造其家公生而早慧爲博士弟子員食餼上庠數踏
省門試不利於有司以選拔貢太學省其父歸里中魏先生方謫官家
居以古儒者學行自任倡導其鄉公旣天質沈摯近道聞魏先生講說
益淬礪於問學家禮譜牒近世所弗急者公皆服習而修舉之選中書
舍人內閣地深嚴關機密公恪勤盡其職毋怠毋洩遷戶部雲南司主
事會用兵於滇賊壘未拔郭甫定封疆之吏以人未就業請免夏稅
以蘇民或言士馬供億必資近境議不可免公爭於庭中卒如公議宣
屬順懷安蔚衛頻年苦水沙冲壓民屯田有司請捐其賦議不決公盡
言無諱卒違其說督理右翼興平倉奸人窟穴其中弊不可究詰前後
繫訟纍纍彌历年歲人憚其役公則精心釐畫潔身犯艱大猾屏跡進
廣東司員外郎攝四川司事蜀自兵後歲賦日耗議者令增賦日急公
曰養殘黎如養劇病宜急培其元氣疾痲年而重以狼厲之藥鮮不
斃矣今惟責大吏招徠流遺田闢賦增毋俟重督於是議寢遷刑部山
西司郎中榆次民段某奸黠誣祁縣范某謀不軌公得其情黜者服上
刑而無辜皆釋會
命重臣清刑獄公檢爰書可矜宥者司得八十六人雲中飢多掠賣人

子女公察其僞券爲斷還者甚眾公感官其事蹟皆此類公純孝友
悌行於家施於族黨比閭皆足爲世儀旌人之善成人之名保人之
孤復人之產終身汲汲如營已私衛守備何君出倉粟賑飢未及上請
而病以歿法當坐侵欺籍孥公力白得免蘭溪丞徐詰舊有貸於公徐
後罵賊死公急遣使持其券焚而用之儉歲盡出所積粟散施遠邇以
爲常至若建社學設義冢築垣堡諸鄉大夫之所得爲者無不爲事不
可殫悉公雖謹厚僕直而天懷坦逸寄託高邁自爲郎出守黔中以缺
裁不赴林居徜徉泉石詩酒以自陶寫嘗過龍門觀太華適吳越芒屨
竹杖有灑然出塵之思卒之日猶驅款段尋舊所釣遊處歸而與家人
論文談藝日夕不倦至夜分而形神離矣康熙三十四年六月二十日
也春秋六十有八子嘗聞蔚州歿而有異雲氣覆其冢上其爲天人無
疑今公無疾化去其騎箕尾厯星辰而亦與天遊乎公之子六人昉辰
行人司副旭升壬戌科進士戶科給事中與余有文字之知者也暉
吉貢生暄亨甲戌科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映乾光祿寺典簿曙畿廩生
女一適太學生劉羸孫十四人嗚呼公之所得於天全於人者如此此
公可以無憾而世或謂天之報施善人或不盡然者然觀於公亦庶

幾可以明於天人之故矣公諱振藻字天葩號約齋初配史恭人繼配沈恭人銘曰

蔚州宿學不可捫寒松晚節今彌尊流風百世尚可敦名家清切連高門韋相傳經遺後昆范公幕下羅瑛璠少翁堯夫可等倫矯矯介復何騰掀隴西世業堪重論維桑仙李深蟠根仲也耿耿登星垣季也詞館初高騫其餘頭角皆軒軒咸池迭奏如笳塤公胡不樂歸精魂隴岡樵牧無敢喧

湖廣提學道僉事郤公煥元家傳

郤長蘅

明季詩學榛蕪歷下竟陵爭燄互熿寢淫五六十年

國初猶沿餘習江北七子出然後詩道寢昌長垣郤公其一人也公既以聲詩鳴河朔閒海內知與不知皆曰郤公今詩伯也跡公生平弱冠通籍逾壯懸車家食垂四十年士論之重公者謂公澹榮利難進易退高於世所稱名士一等而不知公固具文武才饒幹濟厘一試而歸未究其用而竟優遊泉石以老有識者所以歎公之難及而不能不為當代用人者惜也公歿之明年公子驥遵走使二千里來請予為之傳公諱煥元字凌玉學者稱雪嵐先生先世自山西長治縣徙大名府之長

垣遂占籍爲長垣人曾祖永春明嘉靖壬戌進士累官按察使祖和鳳
蚤物父獻珂崇禎庚辰進士官吏部主事予告不仕晚更號潛庵公幼
穎敏崇禎己卯登賢書年甫十七爲竇林劉公所拔劉公才士每語人
曰吾得一小門生髮方覆眉蓋自詡得人也由是小門生之號籍籍京
師入

本朝丁亥成進士謁選得山西太原令太原故土城庫不及尋而地當
汾潞衝公至議增築甃以甗石眾迂之公不爲阻未幾有姜瓖之亂城
西南隅未完者尙三百丈時值嚴冬公捐俸三百金命熾火爨炭於陴
間烘輒炬灰出凍堅以沸湯沃之晝夜趣工三日而城成當是時大同
告變甯武應朔相繼陷遠近震驚公嚴飭守禦申條約練丁壯三百人
可以戰烏銃三百杆可以擊俄有傳僞檄至縣揚言招安公大怒立命
索賊斬以徇賊逸去乃手碎其檄焚之詰朝集眾關壯繆祠下剖羊歃
血自誓與城俱存亡詞氣激昂吏民感奮公乃奏記撫軍曰職按今日
賊勢以西山爲盤踞之窟開邑諸口爲出掠之門萬山崎嶇紆迴五七
百里官兵進剿實難爲今日計惟於開邑諸口屯勁卒數千建大將旗
鼓聲足以奪其魄實足以扼其衝太原汾潞俱可恃以無恐若如今日

侯去侯來兵疲於調發民受其騷非策矣是歲順治五年十二月也
明年正月忻州定襄陷巡道王公死之未幾交城陷未幾清源又陷徐
濟祁縣太谷相繼陷太原益孤立公再奏記撫軍請援兵畧曰太原距
省四十里爲省會門戶無太原是無省會也今清徐祁太盡爲賊有孤
城危如累卵且賊游騎薄城者職輒奮擊遁去賊憤必謀大舉乞速發
滿兵揀援背城借一事猶可爲不則職死不足惜如封疆何撫軍見事
亟先遣三百騎馳至將軍羅某率滿兵三千繼至與賊遇戰於花答村
互有殺傷大軍入城賊亦逼城下夜半攻西南隅城上礮矢如雨賊不
得登五鼓復焚南門門燬堞亦圯公急調西門精騎五百引滿外向張
兩翼待之賊遽巡不敢入又身率烏銃手從城隙擊斃數賊賊稍卻乃
運木石撤門扉窒隙塞瑕誓死守諸將見賊勢張甚議棄城走公爭之
力又以乏芻辭公曰城外青麥足供芻秣脫慮病民吾請於臺以貯麥
易之諸將語塞會端重王統兵至忻口公遣使告急王率師日馳二百
里賊嚴陳以待王躍馬麾兵從山巔馳下大呼陷陳賊披靡刈其眾數
萬遂解太原之圍餘賊遁晉祠王命刊木豎柵環賊壘列營困之公募
黨民數百穴其墉傳以火藥震迅如雷從地中發當者糜碎血攻三

晝夜拔之盡殲其眾積尸滿山谷晉水爲之不流王師尋下清原交城
汶水諸郡縣漸次告復自去冬至是年五月公城守凡六閱月不解甲
併日而食者動累旬日是役也微公捍孤城以當賊衝全晉幾殆王呼
勞曰封疆危而復安紆

天子西顧憂實公功爲多隨列上功狀得行取會新罷巡方改補刑部
貴州司主事久之以考選出視學湖廣公至則釐正文體蒐拔寒畯絕
苞苴竿牘所賞識多知名士前後成進士爲名臣不可枚數今大冢宰
熊公賜履宮贊張君希良其善也撫軍某以童子百名屬公公拒不應
曰以朝廷名器媚當道吾義不敢撫軍銜之造蜚語中公罪且不測臺
諫交章訟公寃

上敕廷臣會勘事得白撫軍以言事不實鑄九級謫外而公亦竟投劾
歸矣

今上初追錄晉中城守功樞部以公名上公歎曰二人春秋高吾奈何
以三公易一日耶堅辭不起家居以著述自娛閒出遊訪名山水秦晉
齊魯以及大梁吳越閒足跡幾遍後若干年卒於家年七十三嗚呼使
公得竟其用其功名豈僅著一邑與世言文士虛聲鮮實濟如公者豈

歷歷文士乎哉初與公竝稱七子者多一時偉人尤著者彭禹峯而述
中州人宋荔裳琬山左人申鳧盟涵光與公同畿輔人皆崛起大江以
北故稱江北七子云

論曰憶庚申予客青社與公邂逅逆旅論詩投契辱與公爲忘年交常
竝轡登雲門山踞崖石把麩賦詩甚樂也屈指十六七年予幸後死乃
爲公作傳可感也夫公事吏部公篤孝迨老孺慕不衰吏部公捐館公
年六十六矣躡踊哭泣水漿不入口或援家禮六十酒食如常以勸公
涕泣不應嗚呼非純孝能乎哉狀又稱公令太原時親王嘉公功賜以
一女子趙氏公詢知爲士人婦訪其夫還之是亦足傳者

馮舍人廷樾小傳

鄭方坤

馮廷樾字大木德州人康熙壬戌進士甲子授內閣中書舍人十年不
調癸酉秋假歸里門便欲作遂初之計嗣爲人事所逼未得堅臥庚辰
再入都一夕病卒才浮於位而年不副其名漁洋公嘗嘆息謂近今文
士之厄未有如大木者也舍人生平深相契者惟趙秋谷宮贊一人蓋
以同鄉同年又在館閣晨夕過從其探六義之旨而詩乃大昌風灑
乎笙磬之同音桴鼓之互應矣朝官或得諸葛銅鼓兩人者各賦長歌

七百言光怪陸離發皇耳目諸名士皆閣筆漁洋公尤心賞不置遂欲
哀兩人唱酬之篇爲二妙集行世兩人各固謝乃止時新城主持文柄
風流宏長雅道大興士之攀鱗附翼落殘膏而丐臍馥者幾于指不勝
屈兩人近在鄉井不肯作翁翕焚公卽號好賢能得士而以禮爲羅要
未能致之門下也舍人詩隨年編次初授官爲京口集校士於三楚爲
晴川集薄遊近畿爲雪林集假歸卜居於厭次之墟爲曹村集身後散
佚殆盡後四十年里人有留心風雅者爲之上下求索得五百首總名
之曰馮舍人遺詩而宮贊尙健在作序以傳述往事感舊遊掩抑低徊
猶深抱無與爲質之痛焉全詩神韻冷然論者比之斬新花葉益越軼
山左門庭而又不墮辟支小果正與宮贊同其旨趣然宮贊澄曼而舍
人峭蒨固不妨分別觀之

介休梁先生欽構墓表

張伯行

嗚呼某先生門下士也於先生之德之功知之最詳於先生之沒也聞
訃獨遲未及爲狀茲窀穸已營遺徽未表某雖不文又焉敢辭先生姓
梁諱欽構字煥堂羽宸其別號也世居山西介休縣父贈公諱正雅志
嗜學有聲上舍先生其第五子也生而穎異不事嬉游甫弱冠餼於庠

旋選貢成均贈公抱疴在牀每勉以立身行己為揚名顯親地先生敬
 承命湯藥之餘即治經史形勞神瘁授以成疾遵父命力疾應試登辛
 卯賢書亡何贈公見背先生抱疾居喪盡禮盡哀柴毀骨立幾不能生
 康熙丁未登進士第乙卯除直隸長垣知縣初下車即興學校勤講藝
 禁雜差免火耗嚴緝捕慎刑名凡有益於民者無不早為之所而於藉
 命干連一弊尤極力痛除於時民之受其賜者口碑載道比丁內艱哀
 毀一如喪父服闋補授河南固始縣招募墾荒發倉救旱民有逋賦不
 能償者悉捐已俸代之徭役不均貧民獨累廉知其弊而均平之眾以
 先生之功德不可忘遂立祠而尸祝焉循聲達於朝擢吏部主事遷員
 外郎再遷郎中絕苞苴嚴請託清操介節名震一時乙丑會試同考得
 士十人某與焉其在垣固二邑物色楊公綠綬聞公錫爵於諸生中皆
 相繼登第或選詞林以疾故乞歸閉戶家居非公不出惟有事於先墳
 則雖風雨不避作家廟置義田議者謂有文正遺風丁丑
 聖駕西巡召見先生於行在
 賜御書匾額仍命肩輿回家蓋先生
 聖衷故寵賚之榮如此也先生少以
 清節久達於
 學致疾以善於頤養老而彌強

生於天啟三年四月二十三日卒於康熙甲申四月二十一日壽八十
有二諸封奉政大夫贈父如職母某氏妻董氏王氏田氏皆宜人子三
人長于蕃拔貢生次于垣國學生次于乾郡學生孫七人曰彬曰棻皆
增廣生餘俱業儒曾孫五人皆幼學女二人孫女三人曾孫女二人惟
幼者未許配餘皆適名家子嗚呼先生之功之德可謂盛矣先生之遇
可謂隆矣先生之福可謂備矣世有先生之遇者未必有先生之福有
先生之福者未必有先生之功之德又況克家有子踵武有孫繩繩未
艾復將有以光而大之也哉某門下士也非敢阿其所好特以其卓卓
人寰者言之而知其垂名後世久而益芳者蓋有自也惟是蔡光烈之
得朱紫陽也曰是能措置朝廷大事者某不能為朱子有負先生知人
之明則又因表先生之墓而深自愧感者也

裴先生表誌銘

呂履恒

吾邑自孟雲浦先明德後蓋多君子云其窮而在下者得二人焉曰邱
方山裴華池方山以文無害為掾吏清節聞於後世而華池亦終於文
學其為人多忠孝大節嘗率眾保聚拒賊仁而有勇者也又得哲祠蘆
院先生顯揚其遺緒學者得以稱述之不倦予少時嘗誌華池之墓於

今二十有五年而盧院卒於里門易簀時謂其子虹曰吾生平學不求名汝曹若不沒吾行事則莫若同邑呂子之知我深也其訃而屬銘焉嗚呼先生往矣其嘉言嫩行益不勝書書其大者以嘉惠來學俟諸史氏是後死者之責也敢不承命先生諱表字九章居蘆院里因以爲號系出唐晉國公度後明初諱成者爲先生始祖自聞喜遷河南之新安世有淳德六傳至高祖洲以德行賜儒官曾祖光前諸生祖椿以孝友稱父翰芳字華池以諸生贈奉直大夫兵部員外郎祀於鄉娶高氏生表繼黃氏生褒先生自爲兒時動中儀則事父母定省不踰時出入跬步必告侍大母疾無閒蚤夜及長與弟褒友愛彌篤先生旣遊庠序隨父館澗池得悉讀曹月川集乃嘆曰一代真儒也弗是之學亦虛生耳明末避難山中躬汲爨以奉親愉婉承順猶日三復月川諸書心私淑之

國朝丁酉舉於鄉己亥成進士自是學日進然簡穆寡營人或易之初不謂先生能官也初授粵西貴縣知縣時逆藩倡亂道塞或沮其行先生曰甫爲人臣而卽以趨避爲自全計謂所學何卒往抵粵東肇慶從總制議軍儲以圖恢復會粵西盡陷乃之吉安道中數遇賊祕其符以

智得脫開府佟公雅重其節概代咨部得改授江南溧陽溧陽稱劇邑
難治豪黨繁有徒令至卽啗以利因挾其短長不則市逋逃奸盜以中
之鮮有解免者或爲先生難之先生曰昔人以盤錯別利器事無難顧
力行何如耳旣至吏果以千金進先生誓而卻之將置諸法吏泥首膽
落乃已因摘發邑中豪猾及漕弁之數爲奸利者翦其魁百姓安堵歲
早勸富室出粟或躬詣其家爲陳說利害人無不立應者復泣請於兩
臺奏免額稅前後三萬餘金設糜全活者以億計其他善政率類此政
成被

召命以丁太宜人艱歸讀禮時益潛心孝經日取先明德所著義疏尋
繹之欲集爲成書未就服闋授兵部督捕主事在官逋逃無株連者督
儲通州卻餽遺漕運如期庚午貳江南典試得人爲盛晉武選司員外
郎尋以足疾假歸在籍十餘年乃終時康熙四十三年九月十七日也
距生年天啟壬戌得壽八十有三配韓宜人邑善人韓惟新女子男四
虹岨嶸峻女一娶嫁俱詳狀中孫七紹祖縉祖緒祖繩祖纘祖統
祖曾孫七人凡三世彬彬文學稱其家兒也先生之學內慎獨而力行
仁孝根心順達而不窮旣私淑曹正夫月川尋其墜緒復矩步於孟雲

浦先明德之芳躅以儉居德以禮善俗喪致哀祭致誠履信撝謙恂恂
若不能言然賦性剛介有一介不取之操以故有志必爲爲必成雖位
不酬德其設施亦畧見於世矣其在兵曹也有故人以五百金越例求
官先生曰予不忍自汗而忍汗故人乎求者慚而退同邑陳心齋先生
以書勸講學先生辭曰某自度生平爲所不爲欲所不欲者多矣復何
敢然嗚呼自聖言微而講義繁好名者咸奔走如鶩甚者恃其資力自
託於坐忘頓悟騰口說而遠事情宜乎儒效日疏而謠詠者眾也若先
生所謂不言而躬行者乎韓孝廉君翼次其年譜謂先生爲真學術信
夫子侍教先生久亦竊有志於學矣而志不强立遂穫落無成先生之
屬子銘也繁豈重吾言俾知所謂學者在此不在彼耳卜於明年月日
葬先生於方山祖阡而以韓宜人祔銘曰
先生之德柔惠且直教起於家政施於國人擷其華我落其實羣飲爾
和罔不充溢惟蒸則壽乃甯爾室山蘊百靈水鍾百脈以利其孫子世
象厥德後有願學者視此銘石

周綸傳王昶

周綸字鷹垂茂源子隨父客京邸已有名董含董俞田茂遇諸人俱重

之康熙十八年歲貢廷試第五名授國子監學正爲新城王士禎所知生平以經世爲志嘗上巡撫湯斌請官收官兌書云松江地丁漕白明朝有北運有收兌有經催

本朝定鼎一革白糧北運再革漕精收兌均田均役復革銀米經催小民按畝輸官卽各甯家鼓腹此眞生逢堯舜頓離火溺獨漕白二糧不比銀錢輕易況起解條銀扛費水腳不致官爲民代若旗丁由單石數內有正有耗而外船隻有給行月有給五米十銀有給所患層累扣剋軍卽以病運耳至官爲民收官爲民兌前此里排會議松江澤國米性潮濕民閉倉棧積下旬日不加搗颺卽便沓爛故議揚揚風刮量加三升潮無乾縮量加三升恐納戶不能粒粒揀剔以稽開兌以誤准限也貯米在厥湖水地面土氣上蒸務備蒲包墊草又加一升二合鼠糧三合至華婁兩縣除白糧官廳係屬公占而漕米倉房俱借之民其地基糧白理須給價完課故每石又加五合而修倉房買蘆席礮糠鎖鑰風車笆斗拷栲斗斛籌斛單弗張油硃及倉夫執單紙張貼旗軍臨兌駁船發挑夫開兌腳價與凡僱募書算僱募斛手工食等項原議七分前此上下分肥斛斛淋尖高至四五指每石加八升之米變爲官加一

私加一而七分之費大戡秤收起籌出弗項項勒索誠如今總漕請釐
三害等事疏內收米一石止作七八斗腳價江浙反無額設民間私貼
尙止銀三五分米三五斗乃湖北編有折銀三千九百餘兩每石復幫
貼至一二錢江西已編腳價銀三萬四千五百餘兩每石復徵收水腳
銀三錢五分及三錢二錢五錢不等均宜查革部議湖北江西既有額
編腳銀何得又行分外私徵贈貼等項傳述之頃歡聲雷震獨是我松
幸賴廉明知府魯於康熙十五年下車以來怡值華亭知縣南婁知縣
史兩賢令接踵蒞任革去種種陋弊俯准芻蕘荒區另編緩比秋成儘
頂十銀爲數適足相當不至蒿萊日甚且詳明督撫官斛之上釘置斛
攛形如卜字上下兩銀復將七分之二詳減二分八升之米詳減三升
此時傳里排黃髮皤皤交口稱頌咸謂米色畧可通融使民易得上納
則此三升之減猶懼不可經久以累官長今華婁上青一概不收誠恐
賠累在官一朝卸擔官何取償變爲區收區兌則向來蘇州之官爲催
比民自備厥攢費及至出兌之後纔給印弗風雨火盜時刻憂虞陽奉
官收官兌之旨實則官僱民收官兌松爲樂土相去霄壤爲此呈具松
江官收官兌原議并均編要畧均役成書三冊伏乞主裁又爲松江土

民陳明浮糧云恭讀

論旨故明洪武因有仇怨于民或一處錢糧徵收甚重我朝並無仇怨何可踵行爾部詳察具奏旋聞江西瑞州袁州浮糧隨奉豁免則是江西億萬年生靈皆

本朝特賜骨而肉之也茲蘇松待澤於

聖天子準諭減額惟繼因軍興旁午未敢比例上瀆今海宇盡歸版籍

康熙二十三年

大駕東巡賜蠲賜賑二十四年直隸郡邑復免現年錢糧是

朝廷加意撫綏誠求保赤今以蘇松浮糧上告

宸聰必蒙矜閔因思兩浙田稅錢氏時畝至三斗宋室耆定遺王方贊均稅方贊以爲兩浙旣爲王民豈當復循僞國之法悉令畝出一斗若以松江論之宋時特華亭一縣耳屬浙之嘉興明祖取張士誠時田主佃入租額責成完賦較九升之科多至四倍雖守令考成纔及六七分竣局然三百年來不能無致痛于洪武也況起科米石止二錢五分折徵而金花銀一兩一錢準科四石四斗三梭布一疋準科二石五斗名浮實約尙有壓欠彙彙丑年之正供徒糜費于年之杖比日復一日

仍歸豁免公家本不得百姓之實額而會不得百姓之感恩掛欠之久
民脂民膏仍耗于胥吏之谿壑冊籍之游移耳今不敢全望減額第願
臚陳蘇松情形聞於

聖天子將松江三斗六升五合等起科平米比照本郡之四錢五錢一
石折徵田畝加三斗六升五合除本色米外應折若干概引四錢或五
錢一石折算卽是故明初定之額而一轉移閒邀恩已渥至故明初定
二錢五分一石之價不敢覬覦也若萬厯以後就事加編量行酌免按
萬厯年間松江徵糧田四萬三千七百二十頃九畝零本色米四十六
萬二千三十六石零折色銀四十三萬七千七百三十九兩零康熙二
十三年會計除去坍荒松江徵糧田四萬七百四十四頃三十五畝零
本色米四十四萬二千二百四十石零折色銀六十七萬二千一百七
兩零伏乞一一剴切聲明則東南民力起死回生也言雖未盡行時論
賢之綸著述繁富有芝石堂文稿不礙雲山樓稿八峯詩稿石樓臆編

諸書行于世

唐先生孫華傳 廣陳序

先生姓唐名孫華字實君江南太倉人也居臨東港別號東江晚又稱

息廬老人東港者城中斷渠不容刀而東江者震澤分流入海三江之一也卽小思大因居顯人指東港而緬東江自命可知也人亦稱東江先生天下無不知有東江先生者先生之言曰性靈天與學問人取不可偏恃而相抵拒也蠻吐氣爲樓暫與目謀鏤冰塙雪見明則滅庀豫章聚瓴甌儲丹聖苟無慘淡之心雖大匠可得而妄作乎故曰讀大家之文而襲其形貌不可謂之文曰誦名家之詩而摹其聲調不可謂之詩必也根柢經史貫穿百氏融會變化一以我法御之大風濟而眾竅應秋水至而百川知庶乎可以云爲文爲詩矣九歲織簾先生顧麟士見而奇賞之稍長從朱昭芭先生遊十七歲補博士弟子員三年兩試恆爲諸生領袖時復社餘波判二派曰慎交曰同聲各植門戶張旗鼓而慎交差盛爭欲致先生慎交得之而彌振里中張氏有學山園邱壑絕勝主人延先生坐園中順康之閒文風初變操選政者輩出無慮數十家坊買爭請刊布牟利視行否分贏絀先生乃衰名流傑構評騭爲學山園選本自學山園選本出而諸本悉廢雷行風動業科舉者人抱一編若金緘寶筏熟其程度取青衿登上第猶掇之也而先生顧浮沈諸生中且三十餘年省試入場屋常自晦匿不欲人知鄰鋪生有問

字者竊窺先生卷端見籍貫姓名驚曰乃唐夫子耶招手相告語傾號
舍聚觀羅拜請教益年五十一始以明經貢入太學崑山徐健菴司寇
一見禮重握手咨嗟既而曰君太倉一人太倉故吾崑之分地也弇州
棧村軌轍相續而又有君移吾崑地脈令震川孤時健菴以文章聲氣
籠蓋一世海內名士奉爲宗工既盡出所輯經解付門生納蘭容若校
讐而梓之輔註疏而行十餘年矣謂先生曰惜未與君一一商榷也納
蘭容若者北門相公之子也負軼才不永有弟納蘭愷功方求知名士
爲師而先生方客長洲宋文恪所會文恪薨北門相公遂禮先生而致
之賓館愷功年富志銳慧辨過人每舉史傳僻事疑義以相質難先生
引端竟緒答無留滯大叩大鳴小叩小鳴愷功心厭氣折後位至六卿
久長翰林其視諸翰林莫先生若折先生解組後存問不絕爲刊詩集
若干卷晚年寄艸堂資而先生始有息廬之築當丁卯之在北門館也
先生初舉京兆試明年成進士年五十有五矣念太翁春秋高遽歸侍
時健菴司寇亦去官歸奉

詔修一統志以書局自隨開局洞庭東山廣集賓從招先生往同事一
時湖山詩酒縹緗翰墨之樂望而生羨者歎爲神仙中人健菴卒而局

散北門復移書固邀先生入都癸酉文恪之子藥洲學士與江右試浼先生同行爲入幕賓是榜解元卽高安朱文端也以故文端交先生在師友之間而先生意亦重文端文端長柏臺當先生之暮年先生謂胸中蓄三事舍朱公無可告者蘇松浮糧宜援袁瑞之例官司虧空宜施曠蕩之恩州縣城垣所在積圯宜乘無事修繕公清節重望

至尊倚毗必可得請也書成方脫藁而先生疾作不果發惜乎先生平日留心民社而未得一試也甲戌太翁趣就選得陝西朝邑令適

上咨訪實學廷臣多舉先生以應遂

召對乾清宮西暖閣稱旨改授儀曹兼於翰林院行走蓋異數也明年調吏部考功又明年典試浙江撤棘有考功司註誤處分卽愴然而歸自是不復出太翁亦不復強之太翁號丹崖湛深經術爲復社眉目先生歸之明年爲太翁舉九十壽觴先生年六十有四斑衣華髮人謂老萊子復見於今也未幾太翁及繼夫人趙相繼徂謝先生未嘗以不毀之年自寬假蓋自十齡喪母孫致哀盡禮如成人信乎仁心爲質劭德不倦雖當悼耄與人殊矣先生之沒也年亦九十父子大耋若秉符券致可異云先生爲諸生蓋三十年而羸登第仕宦不及十年而優游林

下則亦近三十年然先生之所以見重者初不在十年之中前三十年
績其學後三十年畜其德繫先生之重於前十三於後十七人徒以先
生晚達位卑不竟所用爲先生病假使先生老於布衣何減於先生以
先生而視彼席豐盛履通顯敷歷中外數十年歸而門生故吏滿要路
附餘炎者若環堵豈不極當時之榮哉然相去何如也既歸田謂人曰
吾結髮受書五十餘年顧於經學未歷其堂與吾將從事焉吾以懸車
之日爲鼓篋之始其可哉敢以老自謝而甘讓彼精進少年也遂肆力
於經由是學彌遂文彌醇門無雜賓花晨月夕酒籌詩益相於者屢三
四老宿喜獎借後生然節弛浮薄者不敢至其前自奉至約食不兼味
輿服耻新麗戒子弟曰節儉乃處約之方彼不免妄取妄求者不約失
之也故先生子弟咸敏飭如寒賤閭里安之當道重先生然未嘗以事
請謁遇有地方利弊則侃侃言之無所避人有爭曲直者輒就先生質
成先生一言實牖之或陰爲不善亦畏先生知則中輟是先生戶之也
癸未

上南巡先生迎蹕於吳門納蘭愷功以掌院學士在左右私于先生曰
上注意先生先生亦有意復出乎謝曰吾年七十矣卽在位義猶當退

願且出何所求耶先生不講道學而見微名理踐履平實不談宗乘而深達諸相空視一切不禮星斗而棲神澹泊超超元箸飲酒不能盡一卮食恆不令飽嘗言吾見人腰腹偉然善嗽兼人率不過中壽衛生要術肥不如瘦故先生雖末年耳目聰明手足便利對客劇談危坐竟日未嘗欠伸徙倚生平不服藥亦無疾苦或云七十以後令少女同起居長則遺之皆宛然處子也視漢張丞相尤不可及焉

外史氏曰余少時及見諸鄉先生自黃太史忍菴以逮吳黃門西齋一
一心數之忍菴而下東江先生年最長次王太守冰菴唐王兩公里居
日久親炙爲多冰菴簡於叩倉意度閒遠東江則掀髯抵掌議論風采
傾四座每尙論占人或評時事語蟬聯不可斷無敢僂言者誦史策成
語輒數十行如寫瓶水雍正改元余頌

紹浙江事竣便道省墓鄉先生凋謝欲盡惟唐王兩公在若魯靈光柱
過握手相勞苦余爲言臨安父老訊丙子明主司紹興賢太守都無恙
耶比雍正三年余謝病反初服而兩公相繼下世矣又廿年而考功文
孫祖裕求爲乃祖立傳前此余已傳冰菴矣今更傳先生雖病廢之餘
筆荒腕弱亦弗敢辭老成云遐典型不再彌令後死願影旁皇三歎息

也

江都王先生復衡墓誌銘 趙慎信

嗚呼余誌岸圃先生之墓而深有慨也自昔有大德者不必食厚報享遐齡者不必獲令名而先生兼之世豈復有是人哉謹按先生諱復衡字山公別號岸圃姓王氏本太原之世也自周迄秦而與瑯琊別族東漢彥方公始居太原之祁九世而爲晉北中郎將藍田侯坦之二十世而爲梁征東將軍僧辯存歷唐宋傳代久遠名德相接史不勝書明初有金吾正千戶福二者以佐命功世襲錦衣占籍儀徵垂四百年於茲矣由金吾公而下七世爲文學公諱昆是先生曾王父也王父明經公諱世輪以儒行顯考諱業濟文學公諱昆是先生曾王父也王父明經公都先生少穎異好學早遊庠序聲動一時順治末貢入太學康熙中授內閣中書先生第邀恩例爲親榮不復求仕進家法修整爲一郡所推子孫旣多莫不攻苦窮經謹厚制行去時習遠矣而科第森然並起第

二子誥以進士入翰林督學四川卓有名績官至司經局洗馬兼修撰封先生如其官先生初無溢色也敦篤內行長姊適車氏夫死於兵姊矢節不二先生迎於家事之盡禮年九十餘乃終季姊適林浪遊不歸

先生亦迎姊且教育其子二十餘年如一日居喪致哀歲時祭享必誠必敬年彌高而彌不倦焉尤好施與宗黨中貧者周之病者醫療之死喪者棺斂殯葬之戚友或以孤幼相託者先生力為護持遇患難則以身任之務安全而後已至於修葺祠廟育嬰救生諸事有觸即行不計其費雖棄產弗恤也儀徵有排年里長一事為民大患且十餘年蓋他邑所倚辦於公者茲獨取諸里民名項猥雜科斂橫濫其始沿故明里長之號日益而歲新之相呼曰五股差徭一曰徵二曰解三曰漕米四曰鳳米皆正供也每當其時上自長吏下逮胥吏與阜於常額外恣攫貨賄人人視為固有五曰雜派則大兵大役奔命送迎及送柳河工茫無定數隨事取足而已計通邑十四里歲出萬五千餘金貪吏喜於自肥其或稍知修飭者以備非已作時久勢重非力所及豪強積蠹又從而堅持之上官有問則曰民便之也屹如功令不可動搖萬姓嗟咨比戶離析先生仁結於心義形於色會海內底定政化翔洽大吏皆以廉能自見於是痛切言之無少顧忌隨牒往復首尾五年中閒事勢紆曲或巧避其名而陰存其實則申訴益力至於再四必得當而後止積弊洗然乃立石縣署之前絕其芽藥到今四十餘年省民間金錢近百萬

邑之老幼恆對其石而泣下嗟乎世風日漓矣登仕路者徒知財利耳
 孰有優閒林壑從容琴酒而肯冒不測之謗損無限之貲以為民請命
 如先生者求之古人豈能數數然哉天乃報以遐福得壽八十有六歲
 康強無疾有子十一人孫男三十有四人曾孫男二十有九人五世孫
 男二人女稱是婚嫁莫非望族蓋並世所希有也先生生於故明崇禎
 庚辰正月十八日卒於雍正乙巳十二月十七日以雍正己酉某月某
 日與元配盧恭人合葬於某地余久客江南屢遊二邑飽聞先生大德
 又與先生第三子文範第九子文奎以詩結契今二君不遠二千里請
 為先生誌余竊自比之蔡中郎之於郭有道反有愧色何者文不足也
 然不可以已則因狀次述而系之銘曰
 緇其祖武為德於鄉復覩彥方子孫盛多邁荀之龍競步江東天豈難
 謀仁必有後太上不朽大江盤迴永奠斯土以名萬古
 戶部郎中贈封監察御史汪君森墓誌銘 儲大文
 汪氏始析支於姬姓魯成公之仲子生而彙左右手文曰汪爰以命名
 賜采平陽卒葬潁川城南實晉陳郡陽夏之靖仁里故世謀書潁川侯
 汪孫誦爰以王父名別為汪氏誦子錡實載於禮經其裔孫代仕魯周

秦漢徙洛又徙長安至三十一世龍驤將軍文和以建安二年南渡江
家會稽當吳中郎將賀齊之平山越也開新都郡治始新迺復家始新
後五世道獻當晉永昌二年令於歙迺家歙後八世華當唐武德四年
籍歙宣杭睦婺饒地以歸於朝授總管六州諸軍事歙州刺史封越國
公其勳庸實載於唐史後聞徙涇源至六十一世接當宋初復繇婺
源回嶺徙休甯邑治之西後四世迪功郎漢生七子胥有聞於世而平
陽系望乃彌高西門汪氏柳塘先生莘嘗上書於朱子繇潭赴講筵之
時而朱子深器其言定齋先生一龍嘗佐淮東李制置幕於德祐時者
西門裔也至七十八世憲明天順七年恩貢試第一銓判眉州憲孫新
南昌衛指揮僉事新生應亨贈承德郎應天府通判應亨生麟英萊州
府經歷

皇朝贈中大夫麟英生可鎮明季游梧溪鳳里愛其風土迺復繇休甯
徙浙今嘉興之桐鄉郡延鄉飲大賓行義載嘉興志可鎮生淇行詳嘉
興府休甯志兩世胥以碧巢君暨君仲兄紫微貴贈徵仕郎晉贈中憲
大夫妣金氏封太孺人晉贈太恭人生子四伯高州通府名蒲仲紫微
舍人名文桂季司城名文柏胥以才望顯而碧巢君叔子也蓋繇潁川

侯迄今凡八十有五世矣君名森字晉賢碧巢其號少而警穎尤嗜學
借紫微司城昕夕勛礪年十七丁中憲艱慟寢絕而出侍大賓公強爲
慰解壬子年二十貢入國子監崑山殿學徐公時任祭酒激賞季試卷
拔第一京輦名籍甚而過歸侍大賓公疾其卒也毀瘠彌甚君嘗承金
太蒸人誨曰學宜精進志宜遠大迺營碧巢書屋築裘扞樓庋書萬卷
部次校勘不輟出而請益於曹倦圃王邁人曹顧菴三先生胥印可時
劇論文章源流利弊傾倒無遺繇是君之學日進聲馳響附丹澹歸
大師黃梨洲王玠右朱長孺竹垞潘稼堂呂晚村暨汪鈍翁諸先生月
輒緘札推藝業朱黃甲乙羸篋玠右先生卒前十日猶賦詩并札訣別
期以歲寒俞右吉鹿牀犀月徐臞菴周簪谷沈藍村浦樗岡率館浮溪
去而亟返西江彭躬菴魏冰叔粵屈翁山陳元孝閩余澹心趙雙白江
南北宗定九鄧孝威肯堂賀拓菴王惟夏葉星期董蒼水顧迂客俠君
張日容何仲雲浙陸冰修毛稚黃大可會侯姜西溟黃晦求徐野君吳
孟舉歛孫無言吳蘭次畢雨稼汪蛟門尤悔菴叔定東山暨海寓諸名
宿士詩札往復歲無曠郵其造訪華及堂者趾日疊至清談雅詠賡翰
紛綸雖元顧氏玉山草堂倪氏蕭閒不是過而桐泖帶水檣檝視他壯

縣滋盛君且斷依術於范由黃奉肉里之間營小方壺益羅放佚書借
紫微君暨它雋賞士嚴奇鉤與不少怠曰吾以祇母誨也先是通府君
性爽邁署高州代僚屬債通數千金丁卯秋卒君挈猶子司馬君耀走
嶺瀧六千里達高輿輒遣司馬君護厥車先歸而獨留粵綜畫受代諸
務訖迺歸金太恭人哀差解癸酉選注判桂林府司糧兌君念紫微君
業戀太恭人養不就銓命黃恭人并留養而急衰以行秋八月蒞任立
償興安修廡舍臨桂供器料費坊里始紓是時糧販圯捐貲營葺中建
平衡亭立出納規條十二則簡而易曉密而難犯糧三萬石輒先期辦
院憲才之凡滯贖胥檄訊又檄攝臨桂永福陽朔篆三邑胥理永福獯
羅扶養出入率以甲士從君畫策勦捕迺鼠竄又建聞嘯亭於鳳巢山
外示游眺而陰以備斥堠烽燧之警氓始安堵陽朔歲歉中丞宛平王
公檄啟廣儲倉人賑斗米一日率發數千石中丞撥銀糴補什之三其
餘則君捐貲以贏益之而陽朔氓始不饑是時衡靖盜竄於苗
詔楚黔粵會勦制撫檄隨營監紀君偵渠馬奇三等百餘人繇靖奔北
復遁生苗楊灣波浪地提士卒兼程進越牛岡丁嶺伶仃雞心諸峻隘
涉龍勝驚灘徑逼龍坪察督永甯營參將李君桂戰且合圍賊多俘

而半逸山峒迺息士都乃密遣隸密偵至三冲見箐茅中鐙微熒曰此
賊爪探可用也飭令馳報苗頭而塘報營卒胥備械石以搗巢馬三奇
勢迫出戰中石斃餘胥就縛君走筆草凱牒并蠻邦盾壘以上制撫郊
勞曰武弁擁鐵騎千百建功迺在文士邪已叩又檄攝桂林府轄東
江門永濟浮橋稅盡汰耗以惠商全州官道松亘三百里時多緣颶風
仆諭民補植而運仆松材新橋暨五十三橫艘以杼鹽埠例修之困商
民胥頌先是桂林多材詰君建義學延經師以誨之雋者滋眾是秋佐
承宣試遇士尤厚桂林舊無府志君延翁山元孝二先生於東粵漸備
靖江掌故既而不果迺輯粵西統載一書紀風土人物暨耳目覩記之
荒杳瑣雋者以廣驂鸞錄虞衡志焉庚辰遷判太平府司糧捕君禁苞
苴斥耗羨鉏強培弱鎮南上石間風采赫然檄兼攝思明壬午春又攝
太平府土司承襲舊淹三四朞以需賂君飭吏無少稽不贏六旬而茗
盈羅陽羅白之系牒胥定二月擢知鄭州君官西粵十年前後獲代民
胥環輪轍不聽去比達桂而金太恭人訃遽至泣血行喪闋起補刑部
山西司員外詳駁讞牘而要之以矜恕監督舊太倉重恤漕卒輦戶尋
擢戶部江西司郎中癸巳恭遇覃恩獲贈兩世如其官而君以積歲勞

神慮寢耗又雅念華及游集諸君子知止知足之訓迺亟乞身以歸時年六十有一矣君性敦恪誨猶子暨誥嗣給事君肅而有節嗜賑施休甯整宗祠首書若干緡以倡迺克葺工桐鄉歲歉議賑眾胥協復發家困二百石迺克贖當留高州時守王公業擢督豫學而六州縣道糧萬石有奇君胥代儉民幸脫追呼守亦以獲代去桐令蜀劉君卒子無以飯母君遺上田三十畝省大吏胥義之昭慶戒壇火飲宜潔律師二百緡以護四公之學鹿牀先生卒君偕紫微君設位於華及堂哭以詩復走支硎治窳窳訖乃歸嘗鈔穎仲黃君文可大師詩刊之他工譔述而無力以刊者多代爲開雕又刊汪氏先賢方壺水雲詞方壺柳塘先生樂府也君手鈔經籍數百卷雅嗜古鏡碣摹帖覈體象尤朗析聞元明書畫暨古器云回款輒詣藏弄家敬觀而退君嘗輯蟲天志名家詞話又輯粵西詩載文載叢載其偕友銓次者鹿牀唐詩正懼補

國朝詩風竹垞詞綜而克牢籠而漱滌之以扶古作者之奧竅故所詣尤遠始刊桐谿三子集澹歸大師梨州鈍翁序後有華及堂彙長孺冰修序續彙西溟序其它詩彙吟彙外彙日記胥有序晚而合爲小方壺存彙十五卷竹垞序桐扣詞藎次序今彙存合詩詞十八卷嗚呼昔汪

氏文詞尤高烏聊片石至宋顯謨學士公文定公水雲先生元文節公
明則高郵右相弋陽宗伯山陰給事歙縣司馬胥以文傳世而
國朝南克東吳望實滋懋至君拔起浙右晉而與海寓才士角其辭淳
汎演漾不爲歎石宛蕩之音而味炙而愈出吾知近日詩蘇南海新城
樂府絲鹽官荆溪以外實克力闢一家言以上躋浮漢學士大猷司馬
之列而彌永平陽系望而俎豆之也當君乞身歸不預戶外事築知足
軒獨借紫微司城君從容談詠閒對客奕落子聲鏗然比司城卒根觸
滋感雍正丙午四月得末疾而劇是日軒前風拔木五月三日卒距順
治癸巳正月二十九日生年七十有四娶居安黃氏上舍贈石埭教諭
振采女穎仲君妹始上舍僑濡須君就婚匝月乃偕歸大賓公歎其賢
洎金太恭人之慟中憲也手湯茗侍左右雖日迄下春夜迄雞鳴不敢
離太恭人苦痰嗽晚彌劇扶掖撫摩尤謹碧巢君聞客刺至輒倒屣出
恭人立辨醴茗營畫水陸供具移日浹旬不少倦而中歲輒長齋終身
雅不御綺繡嘗以君艱於嗣勸娶副室陳厚遇之又娶劉吳徐慈育所
生不翅已出劉生子元焯四歲而殤於桂聞之慟甚恭人年二十五卽
撫紫微君仲子給事爲子慈而善誨丙午碧巢君捐館舍哀慟甚以十

一月八日卒距癸巳十月二十七日生生卒胥偕君同歲而雍正五年
丁未六月復合葬於海甯縣硤石鎮之紫微山陽君誥授中憲大夫晉
三級勳封監察御史黃恭人膺誥封勳封宜人子一卽給事君名繼燦
戊子舉於鄉今任掌河南道監察御史改吏科給事中晉三級以清慎
著娶張氏封宜人孫六廷英上廔上靖廷萼上培上埤胥工文會孫九
錯紆鈞銀銓銷鈔鎔錢女四長適朱八甥胥工文次字吳次字李又次
字陳胥望族孫女三胥適士族曾孫女五嗚呼昔許文穆公嘗志指揮
公墓宗伯本甯李公傳承德司寇王公狀萊州行甯都冰叔先生譔大
實公傳而秀水大宗伯杜公實誌其墓且爲之銘吳江南牀先生又嘗
傳中憲而贊之今予承給事命誌碧巢君黃恭人墓而推本於西門世
系暨君師友淵源所以著平陽之望繇宗彥思明比部二公而起雋科
班曹司至給事而班臺掖當益振宋明僕射元樞端明家宰業而碧巢
裘扞之學實克流傳海內以焜耀於無窮今孫曾胥秀出且錫羨承休
而莫之少艾也銘曰
維梧桐鄉實翔鳳凰碧巢是叶其鳴鏘鏘出而試政厥聲載揚懿彼壺
則展鞠琚璜今胥逝矣勳章焯焯詒嗣始雋文山芝芳爰登會省爰秩

望郎南臺左掖司邦之綱炎微載巡荒澹水洋聞遽而歸孝思不忘卜
壤筮吉紫微山陽天崇黃都水象漸江爰以甯神實閎實藏爰兆幽窆
永永克昌以貽休陽系望之光曰維平陽長發厥祥

碑傳集卷六十目錄

曹司下

顧陳埈傳 王昶

馬樸臣小傳 鄭方坤

孝潔周先生吉士傳 沈大成

吏部考功司主事閻君循觀墓誌銘 韓夢周

宛平鍾先生晚事狀 王芭孫

刑部山東司主事陞補廣西司員外郎加三級李公堅行狀 武傳

又附書李敬堂先生逸事 同上

刑部員外郎褚公寅亮墓表 任兆麟

又褚比部寅亮記 江藩

書樂郎中廷鈐事 王焯

虞東先生顧鎮墓誌銘 袁枚

工部主事陳君鶴墓誌銘 秦瀛

駕部許君宗彥墓誌銘 陳壽祺

戶部主事馮公敏昌傳 吳蘭修

汪德鈞傳

東壽

碑傳二十

碑傳集卷六十

嘉興錢儀吉纂錄

曹司下

顧陳埤傳

顧陳埤字玉停太倉人少有文名康熙五十四年舉人以薦入湛凝齋
 修書書成議敘授行人司行人出使山東浙江所至得大體還督通州
 倉雍正三年以目疾乞歸陳埤有絕學三字學樂律俱極精詣尤
 敦於內行居喪不飲酒食肉不處內學宗陸九淵自命為象山後人性
 侃直繁修時總裁以文屬點定一日盡駁其稿總裁怒擲地陳埤徐起
 拾之明日總裁悟卒從其說監倉洗手從事官吏經紀不得恣侵牟里
 居非公不至官府留心著述教授生徒質疑問難者滿座乾隆元年
 詔起官以親老不出又時舉博學宏詞詹事王奕清薦之巡撫顧琮亦
 將論薦而時議當俟巡撫偕總督學政考試遂辭不赴時論高之年七
 十卒

馬樸臣小傳

馬樸臣字相如桐城人家貧力學少即工詩與同里方貞觀南堂友善
 馬樸臣字相如桐城人家貧力學少即工詩與同里方貞觀南堂友善

楚尾吳頭聲稱籍甚一時有瑜亮之目焉迨南堂以事隸旗籍踽踽獨
 行遽焉寡和則益牢落無聊時從諸貴游子弟授經轉徙於閩粵楚蔡
 之郊如是者久之年五十始登賢書屢上春官不第推擇爲中書舍人
 乾隆元年徵天下鴻博士詣京師大臣有薦之者
 御試復不遇不兩年以病卒京邸亦詩人之坎壈失職者也蓋嘗聞諸
 前輩詩本於風風之爲物遇水而成漪文之至也遇木而成籟聲之至
 也皆極其自然而無所矯飾於其間故淺率不可也去淺率而出以矜
 持則離矣鄙俚不可也鑿鄙俚而加以塗澤則妄矣昔者康熙之季戶
 競談詩館閣諸公尙存唐製一二軼材之士復跌宕自恣於眉山劍南
 之閒墨守輪攻元黃戰野方氏矯以清真有若彈丸脫手相如接踵而
 興抗袂而起風格雖微遜一籌要自有其君形者存非苟作者南堂寄
 懷有云自入秋來常中酒一從君去斷吟詩雅道交情溢於楮墨亦可
 想見林谷之同聲而流瀝之一氣矣相如詩未授梓故外人罕識其姓
 名余從魚臺令成君處乞得鈔本亟爲錄人以俟後之續龍眠風雅者
 孝潔周先生吉士傳沈大成
 孝潔周先生吉士字藹公明儒萊峰先生六世孫也幼穎異旣冠

爲諸生旋居太公憂執喪孝聞里中周氏自萊峰以來家屬清素至是益貧困先生刻苦讀書授經奉母自課其兩弟老屋短籬門外卽田薄暮學徒散去獨步阡陌日黃欲墜顧影太息皇然思紹先世之學行其未達時已然矣雍正癸卯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改庶常世宗憲皇帝欽卹岸獄選廷臣有清望者爲部曹遂授廣西司員外升廣東司郎中兩充丙午丁未外廉官其在刑部提牢也嚴束獄卒毋許虐罪囚躬給衣糧周視萃枯爲省其疾苦冬月被做羊裘一隸攜鐙夜巡行園土中曉鐘動始返冰索索滿身也性仁恕所讞爰書當於法而止惻然膏欲求其生督撫閱實而情有疑者尙書或卽據爲奏則執之甚堅嘗語其僚曰迂吾自知吾守三尺而已其兩爲外廉官也闈吏皆浙人猾賊叢發在事者鄉一切委之先生旣受命晝夜不交睫親督羣吏目營手理心力並至吏出告人曰周公當官明察屹不可搖宜在刑部有聲也先生身雖立朝而時念母久之積勞疾作瞻岵益切明年遂請假蓋自甲辰通籍至戊申歸家居奉親又三年而申太宜人沒先生自是遂不復出矣先生旣歸環堵依然餽粥不繼而處之晏如閉門掃軌未嘗一人公府日與子姓門人說經論文以

爲娛海上富人之喪持五百金請往護視是時冬盡大雨雪窘甚或勸
姑一行先生笑不應其人持金去迺曉家人曰吾豈不知留金可佐衣
食邪然吾守先人遺訓久吾不可一旦辱先人先生脩髯高顙戍削骨
峻矜目炯炯有光交友接物藹而春温于利與義晝然刀截水決母疾
露禱北斗下兄弟同居至老彌篤視從子如子子爲諸生將授室而殤
從于苦學繼殤明年復有吳宜人之戚死喪之戚哭泣之慟故齒止六
十而鬚髮盡白體血枯瘠以至于遽殞焉生平手鈔易書詩三經俱有
發明族父某隱千山博學君子以是嘗往來山中閒與故中允黃公之
雋及里中同志聯吟樂志晚納妾生二子曰之潮之濫先生素病瘁庚
午轉劇而誦誦不廢今夏六月三日猶能與客燕語送之出戶夜二更
漸覺氣促呼兩弟椿培士前曰明晨我當別若去矣生死故有數骨肉
情深不能不墮淚耳端坐至雞鳴奄然化夫以先生官翰林不得典
文章爲尙書郎不得出領郡居薦紳列三十年不得葺一椽置一田飢
寒拮据以終其身始一子才而天晚幸有二子幼而不及見其成立也
於乎天可問乎系以贊曰
先生嘗官西曹矣不書其官嘗自號漁山矣不書其號而書孝潔先生

者詩白華言孝子潔白也先生天性孝友凡一介不取皎然獨善其身懼辱其先人也可謂潔矣

吏部考功司主事闕君循觀墓誌銘 韓夢周

乾隆三十一年余需次都下得來安令將行闕君懷庭送至郊執手流涕別去是歲君成進士補吏部考功司主事踰歲書至言部務殷繁至不暇寢食且曰將告歸余心憂之知君有夙疾恐以勤勞增劇也戊子秋余供事闕中九月回來安而君之訃至嗚呼其可哀也已君少孤未諳葬事墓地卑隱水嚙冢既長以爲大戚陰雨輒號泣不食繞墓走達夜後墓雖遷終以此致羸疾浸淫至於無救在考功日汲汲於國計民生之大者議有不合侃侃與上官爭又規畫多遠略時益以爲迂闊不得行其意遂告歸先是齊魯之士文學質行相向而道學鮮傳人君德器渾成本於天植又探習先儒得其所以用力之方其大要以忠恕爲根本以倫常爲實際毅然以絕學爲己任後生晚進被其教化皆知聖賢可學而至旣壽不得長所蘊未及一施然識者以君德業成就無愧古人君學無所不統而好爲精思著有尙書讀記毛詩讀記春秋一得困勉齋詩記西湖草堂集名人小傳見聞隨筆共若干卷藏於家方君

之告歸也距支俸期三日友人謂曷少遲可為資斧君曰吾懼貪位懷
利以事君故告若爾是懷利也友人歎息而去君平居溫溫若無以異
於人至遇事人所糾結艱苦不可為者君處之暇豫不感不阻蓋其中
之所養如此君諱循觀號伊嵩先世太原人諱均大者始遷昌樂會祖
諱世繩官至詹事府左春坊左諭德祖諱愉以翰林出知長興縣行取
主事父諱廷倩太學生母吳孀人生子一即君也卒於乾隆三十三年
六月二十九日得年四十有五娶姜氏繼娶郭氏子四人學夏學高學
宓學游女三人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營邱黎家村先人墓側從子
學賜學朱以余知君為切來請銘義不敢辭銘曰

植其德聖賢師年雖未永稱不衰吾質既亡將安歸

王世孫

宛平鍾先生晚事狀
芑孫所及見先生長者其質行可書而學有間乎古無過宛平鍾先生
先生與先大父交善晚就其子光豫養來江南延大父課其孫光豫知
松江府時芑孫年十四從大父讀書其靡以是得見於先生迨大父補
官宣城以別則芑孫年十六矣後二年先生卒其子孫不能歸遂葬先
生於蘇州於今二十餘年子孫繼逝獨曾孫華泗尚居嘉興以嘉慶二

年來過芑孫於官所因從求先生遺書弗得也又一年檢理家中故籍得舊所寫藏先生文字及光豫當時行述念芑孫之年又且四十有四及是無傳誰當爲先生傳之者迺剛取光豫所述又略載先生之文而爲之狀曰先生姓鍾諱宛字勵暇先世自浙遷京師爲宛平縣人年十三讀庾信哀江南一過成誦十八補學生有聲與故王吏部澍徐編修葆光爲忘年交舉於鄉與桐城方望溪先生相友善益治經殫心三禮而兼及於詩書春秋以雍正六年彭啟豐榜成進士當得知縣以親老不就選往省其親於兄曙宿選官所望溪爲文以贈言君子之學始於慎獨而終於獨立不懼先生終身服之故其功尤嚴於人所不見每晨起正衣冠危坐無寒暑皆然乾隆三年

詔修三禮以鄂文端公張文和公及望溪先生薦充纂修先生主周官望溪謂曰朱子言周公運用天理爛熟之書非子莫能罄其蘊以是屬子矣未幾與河南孫用果河間王之銳偕薦以國子監助教用先是有以進士在館補外留改中書者或勸先生用其例先生曰奉詔修書而乞外補又謬爲去者以邀其留非正也不可及周官書成聞父病卽日戒行不待奏以是不得敘上考又逾年還京孫用果當次補

助教而先生名在其先遂不以名自列於吏部迨父母考終始就職
在監六載教人以忠信篤敬爲本十五年遷禮部主客司主事又四年
進祠祭司員外郎先是嘗與薦於經學
上以內外所薦多俾大學士擇其尤以聞會推之前一日海甯陳文簡
公到門索見先生疑於名在舉中辭以疾不獲命見而詢孰可者先生
乃言某某明日疏上竟無先生名其在部遇察舉累苦辭二十二年冬
遂致仕先生性剛介其於義利之防雖小必謹在國子監卻諸生費見
或曰是師弟子之禮也先生曰不然吾堪爲人師自有負笈相從者師
其人也今承乏於此師其官也而可貨取乎一日分俸誤有所贏召主
吏趣持去吏竊歎美先生嗤之曰是直不爲盜耳何淺視而公耶居恆
服御非甚敝不輒易光豫自知縣緊擢江蘇松太兵備道祿入豐家人
怙侈獨先生無異少時常曰吾一日所作事與所享用不相稱則怒然
負疚於吾心光豫嘗私爲先生置妾已入門不納令歸之而不索其值
居父母喪蔬食三年盛寒不衣裘人以爲難家祭宿齋戒祭畢乃敢嘗
食又通酌古禮參合儒先之說度今可行爲祭禮纂三卷以示子孫病
革不能言惟數舉左巨指蓋先生有兄子某在泰州家貧歲資光豫以

自存先生至是彌留意慮光豫之以憂去而弗克兼顧也烏悖亦可以見先生生平孝友之誠雖至危劇而猶鬱結不忘於其心有如是矣先生中年編有春秋比事又剛取呂氏詩紀嚴氏詩緝爲若干卷晚年輯春秋義疏未及竟卒於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四日年七十九當芭孫見先生時年已七十餘篤老讀書猶立課程所撰春秋義疏亦已繕校得數十卷垂成光豫述先生所著別有經說數十篇芭孫未前見故以問之華泗而華泗僅取先生晚年爲光豫官中應事代手之作以至無足存其可存者二三篇皆先大父當時寫得卽今所獲之故籍中者是也然篇少難以專行故爲具錄著於篇其與尹亨中書曰前聞吾子自山左移節入闈遽罹大故竊附道義之末爲寢食不甯者浹日在太夫人秉德懿又及受教於先姑氏年過七十榮哀終始亦復何憾惟是吾子仁孝得於天者獨優永違色養知鮮民之疾未有窮期然禮云五十不致毀又曰喪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先儒以附身附棺者必誠必信爲敬固已然衷乎禮而無過不及愛自待以盡大事乃敬之大者也故曾子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而子思謂之過末俗居喪鮮克由禮惟患其不能哀與瘠也而吾子則當以聖賢爲法若徒異於眾人豈僕所望哉

伏惟節哀順變異日立身行道無忝所生其分量正未易充滿也尊甫
之喪吾子廬墓三年今年非少壯當自度其精力之能與否古人之事
親也無所不盡其誠夫依乎天理而有絲毫之強勉非誠也故樂正子
春之母死五日不食而自悔其不情豈必徇人欲而有欺德然後謂之
不誠哉官中無未清事此時當御柩以還山河縣異不克馳奠附將薄
少望爲市蔬果致告殯宮臨書愴結又答亭中書曰得告知已歸盡竈
空大事居喪克盡其誠而動中禮節並世中如吾子者蓋不數見子思
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僕前札所爲引禮經以節抑之也
來教疑於戴記喪敬爲上哀爲次之語謂記禮者失實僕竊謂敬者未
有不哀而哀者或未能敬此喪以敬爲上也親始死主人啼又如中路
嬰兒失其母哭無常聲此時削鉅痛深似不暇計及能敬與否然三日
不食而鄰里爲糜粥以飲食之懼毀而滅性也哭泣必擗踊三日杖而
後能起踊也杖也本於中心自然之哀而聖人制爲禮設中情不應必
有不自得而此心慍慍常存者矣朝夕奠而不祭葬日虞以吉祭易喪
祭始立尸而有几筵以鬼事之不忍遽死其親也虞杖不入於室耐杖
不升於堂杖之長短視哀之隆殺以爲度不敢作僞於其親也期而練

再期而縞冠素紕初喪朝一溢米糝一溢米既葬蔬食水飲期而食菜
果祥而食肉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類此者望溪先生所謂哀心以久
而平常道以漸而復皆本天理而卽乎人心之安不使人陷溺其心亦
不致人毀傷厥體其文委曲繁重其意旁皇周浹非主一無適或一時
之懈或一念之肆鮮不愆於禮而哀情不能以自遂矣他如不羣立不
旅行不弔哭言而不語對而不問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父喪居墜
室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諸禮節皆易於忽不及持者非故何以中克
有主哉若徒以哀也則烏獸失其羣亦知號咷焉躑躅焉然彼朝死而
夕忘之矣故惟敬也斯哀可至於三年之久推而至於忌日爲終身之
喪霜露降雨露濡而悽愴怵惕何莫非一敬之所貫注而百年之哀有
如一日乎記又引夫子之言喪與其哀不足而敬有餘不若禮不足而
哀有餘以禮易敬則敬者卽禮之文非此記所謂根心之敬也周末文
勝夫子言此卽喪與其易也甯戚之意夫言固各有當也至謂耐祭既
服衰則時祭入廟亦不必易服又竊恐未安夫耐祭耐禘於廟也吾高
曾祖固亡者之祖若父也見孫子之入廟其心戚矣故不變服可也若
時祭則精意以享也曩然縞素而饋獻焉先靈有知其厭飫之乎記曰

祭天地社稷越縵而行事蓋以尊者臨之卑者可暫屈也喪三年不祭禮之正也後世他事皆不廢而獨廢祭悖矣此先儒所爲通變古禮而朱子折衷焉卒哭以前準禮且廢卒哭以後以常服祀於几筵以墨衰祀於家廟其說爲不可易也僕衰損日甚旣學殖荒落又中心煩然賸亂率復吾子是否望有以開我不宣其與劉包之書曰南行辱吾子賸言稱引過當豈韓子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與今雖日暮塗遠而一日視息人世尙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如吾子所期不然是僕貽吾子以懲言也又嘗念晚近之務誦習者多溺於功利而失其所以爲學之根源卽思自樹立亦祇期文采見於沒世已耳求其篤志於內行之修者無有也吾子不求名達志在學禮雖未知所造於古人何似而其不出於爲人也斷斷然矣望溪先生答蒿廬賢尊書曰一人一事或違於禮一時之心或不在于禮則吾性之信智義仁皆虧而無以自別於禽獸而吾謂學禮之要則惟在於慎獨書曰以禮制心慎獨之謂也不然卽日取古禮經之節文度數仿而行之亦所謂薄於德於禮虛者也惟常自謹慍於幽獨之中而後禮之質始固結於吾心而不搖禮之文亦附麗於其質而非僞蒿廬善承父學吾子又事蒿廬則所以堅定其德性

而深之於人道者當日進而不自知矣如僕者又何足以益吾子晚再拜烏庠先生之學以窮經為主究極乎天地民物之故而反求於身心敦飭於倫紀發其餘以為文章則又斬與古之立言者相應而不苟為毀譽故謹於著撰蓋其生平所作固不能多又重之以軼失所可見者止於是然即是而存之後之人將必有所推見其本原而慨然興起故為之狀如此

刑部山東司主事陞補廣西司員外郎加三級李公堅行狀 武信

公李氏諱堅字敬堂號琴浦其上祖諱伯皋當明永樂中自山東遷順

天東安之新店世居新店入

本朝者諱蔚然以孫貴貤贈中大夫戶部江西司郎中加三級再遷籍

大興蔚然四傳至諱輝者更隸河南開封之祥符今為祥符人公高祖

思恭諱贈中大夫戶部江西司郎中加三級曾祖溁根諱授中大夫由

戶部江西司郎中出知江西瑞州府明敏多惠政拔高安朱文端公軾

於寒微教之卒為名臣瑞州有子十一人其長松乾候選州同是為公

祖考諱贈朝議大夫刑部江西司主事加三級配高恭人撫孤有奇節

生五子其次曰輝任山東單縣主簿歷河南獲嘉丞署獲嘉陽武襄

池知縣凡四縣所在人思之最後終於獲嘉丞署是爲公父公既位於
朝並贈如公官詳公先大夫行略獲嘉娶海甯衛守備曹公鵬飛女累
封太恭人有子二人公於次屬長生有奇質術者推其算云壬戌丙午
庚申生與宋文信國符貌又嚴毅不苟嬉笑父由是大異之方五六歲
時公父官獲嘉署有園僻潔綠土多空穴蟲蟻蠕蠕橫道上公隨父步
且四望誤置足蟻閒父不怡曰屬之公懼因長跪固謝其幼已善承教
如此乾隆庚午父沒公九歲弟坊亦五歲與母歸祥符自痛孤弱勤日
夜刻苦旣而行益修謹有聞其所爲學資力殊絕日記數千百言遂於
經史百氏記注疏義博通無所不窺然求爲內蘊不一覲知於世如是
者又五六年人重之如宿儒庚辰應河南提督學政試入爲府學生受
知學使故翰林院編修武進湯公其後應督學試輒異等更爲增廣生
丙戌丁亥連館舞陽典史范君署教其子舞陽縣某者雅重公會縣以
歲試校士屬公閱卷公初移縣署夜分方假寐如物頓撼之遽卽坐中
起立恍惚出覩見女子遂巡簷下再拜且泣曰氏不幸爲某所污以死
願因公雪之公驚悟當是時縣故有獄富人某逼鄰劉氏女女詈不從
遂縊而某狡悍厚假胥隸多爲地因詭曰舊有染獄頗不決公稔知之

未發也比夢益感其烈卽懇知縣事者覆案益力案之具如指立實凶於法一縣爭譁以爲神庚寅

詔開恩科公得中鄉舉座師翰林院編修南康謝公刑部直隸司員外郎今候補國子監司業上海曹公房師舞陽縣知縣湖州沈公越歲辛卯報罷再應壬辰會試獲中式座師故文淵閣大學士兼工部尙書武進劉文定公故兵部右侍郎滿洲奉公故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鎮洋汪公房師爲今翰林院編修海甯祝公廷試賜同進士出身引見以主事用時例進士分部學習者唯戶刑二部得

特簡不由吏部掣籤公翼日再引見復邀

上知擢用刑部分授某司額外主事其年十月遂移病歸省奉母居里第間微示意欲引例終養母力不從閱兩歲乃入京師任山西司額外主事復迎養京邸後改江西司再兼提牢廳滿歲授山東司主事陞補廣西司員外郎時

上駐蹕熱河需回鑿引見然公自是已億矣公初不樂爲法吏旣任事亦無所避其斷獄務持大體遇不可必爭之而性尤厚於慈凡值有疑

議多爲所曲宥者自在總辦秋審處近七年閱四方奏牘中之構連叢
結冀有罅豁可求生累終夜不寐有閒輒上之雖數遭訶駁卒不屈公
居部試事三年期滿議奏留故刑部侍郎嘉興錢公意獨遲未決謂曰
吾故不識某柰何人或導公至會所錢公遽起曰是某曹邪是向好斷
斷爭致辨卻者吾久識之今因奏題乃始知名某誠宜留卽手押贖以
上他日江西民爲縣豪毆死獄輾轉不可詰民婦屢上訴始獲飭員檢
骨得情而縣具獄猶執律文載誣告蒸檢者律婦罪遠徒宜準入贖公
遂削贖爲白其誣又獨抗言曰民冤慘至此旣獲實而婦猶不免以罪
抵自後人親死其孰奮身爲理者議再上遂決婦竟釋無他逆犯王錫
侯伏誅其族屬牽連被逮抵京師更末減赦歸人惴惴無敢闌歸必欲
邀文爲符迫歲盡印空不可得眾議且置獄公獨不可謂此繫囚已顛
撼數千里設再入禁數日瘵死矣乃視解官某可屬因降階紬禮宛轉
屬之遂仍與俱歸凡公所爲爲人曲折請命不避委瑣者此其一也始
公與同官謁故刑部尙書滿洲德公諸進見者屈半膝依外有司禮德
公素抗直不樂曹吏趨媚嬖一見輒驚顧自推坐拊掌呼曰諸曹大誤
諸曹何爲至此時居後者惟公長揖而已德公尤異重之公喜接後進

讌談必盡其情或數請謁亦多不納以故士無賢不肖識公卽知自引
重至有爲公擯棄絕不與通者亦歎曰君子退無後言與人交不爲面
訐有失則引他事規之不聽必自引過云此吾誠或不入同官有他誤
情迫急欲屬累公而公且挂吏議獨引身任之又隱護終不以明平居
危坐竟日與客言笑亦未嘗見有惰容旣疾聲暗如嘶氣衝逆公度將
不起念母老且過戚乃用託醫者言居宜靜攝自寢室移居庭之北偏
日強入內慰安疾甚猶遣人數走報且云勿驚太蒸人母或過省起迎
戶外斂氣支吾與母對移時面色充盈一如常比歸臥喘汗若吼唯餘
息存矣然母徒望其貌幸無他以故垂沒母獨不知增劇方公之在假
少有起也夜治燭披牘周覽覽已悉摘其深文引律卻之會所司有成
獄公一見卽命車或阻之曰公憊甚公曰命也吾不可以病辭由是活
二人釋無辜者又數人初公從父兄增歿單縣厝黃龍寺寺垣圯於水
棺陷淤土中朽敗不可識三十九年公訪其葬有老役指之發視果驗
拾遺骸自負以歸時盛暑公在道顛蹶傷甚聞歲復入官又積瘁遂迫
於歿其歿也自河南官京師與凡在京之士及四方與知公者皆悼喪
出涕書史僕隸走役哭之如哭私親獄罪徒某聞公卒憤踊大哭曰仁

人歿矣率諸被繫者在獄爲公制喪遣人走弔詞尤哀公生乾隆七年
五月初二日卒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年四十有二葬祥符
谷家莊先塋之次以張恭人耐寘四十九年閏三月十八日也配張恭
人國子監生諱文炳女誥封恭人先公卒側室沈氏子一大軫今四歲
送公喪意皇皇如慕見者歎息且喜公宜有後女四長適丁丑進士內
府中書科中書汝州王君巨源子孝方次字庚子
恩科進士偃師武某子穆瀆三未字四後公之歿八日始生今猶未晬
也公生平力古文詞未嘗一言人亦無知者余居京師強求之終不出
後余歸二年始以書抵余曰堅少時私學爲古人之文未敢一出求正
於人何日得借足下正之余大喜詫於眾曰公不棄予今歲閏三月赴
弔哭公之喪從其家求遺稿得詩文若干篇文皆少作詩多近所爲亦
非定本然讀之簡直雅奧皆由致誠而發足稱其學唯所著錢譜旁搜
曲證有補史志之闕者竟逸不見錄嗚呼公之所蘊不幸其不盡試於
事而在事又重不自衒然私冀於公遺文內有以抗志述懷庶可想見
公之崖岸今且淪散至此嗚呼此於公固亦無負而世之重公惜公者
頗引用爲憾故予謹以所知見與聞之公故舊游從略所傳道者綜列

一二用祈當代通人大儒以表公墓乾隆四十九年八月二十日
又附書李敬堂先生逸事同上

敬堂先生壬辰成進士授刑部額外主事移疾歸歸三年母命之起乃
起乾隆四十年復入京師居曹署稱職益有名性多介特不羣與貴勢
動相忤然終舉任無所避金川既平羣酋在獄獄號難治富某獲譴慮
罪不測自戕死前司提牢廳坐疏縱被重劾眾方洶洶引避莫敢當事
上官某舊為先生所抗思以難事中之卽命先生攝事攝事三月獄無
他例當補實先生恥為某所舉卒力謝已由是益與左久之提牢廳需
員故刑部尙書滿州德公會議主以先生具題某意別有屬知議不可
奪難之且云李司官向不屑是役今肯復出耶德公曰吾正樂引恬退
吏以諷諸曹幸如議議上獄卒隸皆走賀得人時四十口年七月某日
也先生既泣所司周視牆垣檢刑具錄眾囚畢次及某犯當驗如他囚
某犯久貴重自司獄提牢廳凡任曹事者常絀禮事之先生躬入獄命
役走報曰新提牢廳某者願有謁某犯不為動再命再不出役色懼遂
循欲引去先生立叱役曰趨去告制府吾奉
命來視囚幸屈為一出某犯聞之乃荷鎖具出導先生入室拂正席設

坐自偃俯引坐東偏故謬為曲謹守罪人禮以窺先生意先生視之殊
無人則大驚奪氣既坐某犯謾為大言曰子倚國家重任出守封疆三
十餘年今垂就木矣何顏復受戮俟少閒即濺頸血汙此土然念公起
家成進士例將補郎官慮見累柰何先生笑曰誠如制府言制府為國
大臣義不辱然當被逮不早知裁既迫入獄向隱忍幾不死又欲不即
市刑漏顯誅何惜惜也某犯氣沮喪顧言他事以自解其後在獄乃斂
戢不復為橫及出獄躬詣先生謝先生竟不一見某遂赴甘肅有副行
者出都抵良鄉宿館驛某輒先入自據牀倚枕以下吏禮屬副行者副
行者旁睨愧恨故知某為先生綰服即強謂曰公識提牢李堅邪某曰
故識之副行者曰此鄙人幸以族屬得弟蓄之也某笑曰渠自堪畏慕
足折老夫爾君輩安能望此人傳以為語

刑部員外郎褚公寅亮墓表

仕北魏

公褚氏諱寅亮字摺升一字鶴侶系出漢少孫之後世居河南至宋高
宗時有官平江令者其後居吳遂為長洲人五世祖於仁為長子知縣
有循聲祖思縣學生治穀梁春秋父省曾歲貢生治毛詩兩世皆有論
著公生而穎異九歲有諸葛武侯論父見而心喜之比入塾手一編晨

夕吟諷足不出外戶溽暑沍寒未嘗輟習舉業從先大父孝廉府君游
大父門下多績學敦行士獨深器公曰他日爲經術醇儒者褚子也年
二十一籍郡校食餼旋舉優行肄業紫陽書院邵孝廉臨夙負人倫鑒
以女妻之乾隆十六年

上南巡召試行在賜舉人授內閣中書從總憲梅穀成研求算術洞悉
句股少廣三角八綫之原充方略館纂修二十一年遷刑部主事西曹
事繁一司奏讞歲以千計公平心研鞫無冤濫旋監督本裕倉慎出納
剔除吏胥克扣弊復請增設厥座以備儲積尋陞員外郎三十六年丁
父憂時公年近六旬哀毀盡禮嘗語其子曰自先人見背常夢見之未
有過三昔者居喪日讀儀禮以鄭注精深非後儒可及遂以宗鄭自號
爲服闋補刑部員外郎公久在西曹明於律意尤戒刻深每述其父之
遺訓曰苟存一分張湯杜周之心者於臣爲不忠於子爲不孝侍郎杜
玉林嘗以疑獄相屬曰君才大心細必能得其情否則恐成齏粉矣四
十年夏以病假歸旋應有司聘主講常州龍城書院久之又以病辭公
雅尚恬退服官二十餘年不游貴要之門屏除聲色之好公退門無雜
寶惟偕同志陳說經義引掖後進多所成就不爲標榜聲氣自名其學

古稱爲君子儒者公庶幾無愧矣其致政歸里也汲汲以著述爲事所
撰儀禮管見十七卷答問三卷推闡鄭學糾正教繼公集說之謬春秋
公羊傳釋例三十卷以時月日爲例分別部居悉本何邵公說而引伸
之謂三傳註解惟公羊爲漢學孔子作春秋本爲後王制作或嘗議公
羊者實違經旨四書自課錄補遺廿卷摺摭經傳續先大父書之未及
至天文推步測算之學尤有神解撰句股三角術圖解嘗借錢學士大
昕讀晉書至永嘉六年七月歲星熒惑太白聚於斗牛公曰七月日在
鶉尾之次去星紀極遠太白在日前後最遠不過四十五度何緣違日
而在斗牛閒七月當爲十月之譌錢深服之又有訂定朱子年譜一卷
周易一得四卷周禮公羊異義二卷穀經一卷十三經筆記十卷諸史
筆記八卷諸子筆記二卷諸家文集筆記七卷雜記四卷文集八卷四
六賦四卷詩集十六卷並藏於家男子三鳴唯國子生鳴臧邳州學正
鳴階國子生公以乾隆五十五年卒享年七十有六卒之明年十月葬
吳縣十九都珍珠隴之兆公於兆麟爲通門先執解組歸兆麟常侍公
左右親承訓教於公道誼學術梗概頗悉爰詳次其大者遺其孤俾碣
之墓隧以諗來者且以志麟之景行有任也謹表

又褚比部寅亮記

褚寅亮字摺升號鶴侶一字宗鄭長洲人也乾隆十六年

召試舉人內閣中書官至刑部員外郎與錢宮詹大昕爲同年友深於
經學從事禮經幾三十年嘗謂宋人說經好爲新說棄古注如土苴惟
儀禮一書爲樸學空談義理者不能措辭而晦菴勉齋信齋又崇信之
故鄭氏之學未爲異義所汨至元吳興敖繼公撰集說雖云采先儒之
言其實自注疏而外皆自逞私意專攻鄭氏學者苦注疏之難讀而喜
其平易乃盛行於世蓋君善之意不在解經而有意與康成立異特其
巧於立言含而不露若無意於排擊者是以入其元中而不悟至於說
有不通甚且收竄經文曲就其意不幾於無所忌憚乎著儀禮管見四
卷其說之最精者如鄉飲酒記北面者東上敖改東爲西駁之曰注明
言統於門門在東則不得以西爲上也鄉射記勝者之弟子洗禪升酌
南面坐奠於豐上降袒執弓反位敖以袒執弓句爲衍駁之曰勝者之
弟子卽射賓中年少者以是勝黨故袒執弓非衍文也燕禮媵觚於賓
敖改觚爲解駁之曰凡獻以爵者酬以解燕禮宰夫主獻旣不以爵則
酬亦不以解矣安可破觚爲解乎大射儀以耦左還上射於左敖依鄉

射改爲於右駁之曰上射位在北下射位在南鄉射大射所同但鄉射位在樞西從樞向西則北爲右大射次在樞東從樞向東則北爲左款比而同之味於東西之別矣喪服記公子爲其妻纁冠款改纁爲練駁之曰練冠之紕亦飾以纁故闡傳云練冠纁緣就其質言之曰練冠就其紕言之曰纁冠母重故言其質妻輕故言其紕非有二也士虞禮明齊醲酒敖以醲酒爲衍文駁之曰註明言有酒無醴據下文普薦醲酒亦專言酒不及醴豈得妄解明齊爲醴輒刪經文乎特牲饋食禮三拜厭賓厭賓答再拜敖改再爲一駁之曰鄉飲酒眾賓答一拜者大夫爲主人也有司傲之答一拜者大夫爲祭主也此士禮安得以彼相例乎寅亮精天文厯算之術尤長於句股和較相求諸法作句股廣問三卷錢少詹著三統術衍寅亮校正刊本誤字如月相求六劫之數句六劫當作七劫推閏餘所在加十得一句加十當作加七少詹服其精審早年爲公羊何休之學撰公羊釋例三十卷謂三傳惟公羊爲漢學孔子作春秋本爲後王制作訾議公羊者實違經旨又因何邵公言禮有殷制有時王之制與周禮不同作周禮公羊異義二卷又著十三經筆記十卷諸史筆記八卷諸子筆記二卷名家文集筆記七卷藏於家乾隆

四十年以病告歸五十五年卒

書樂郎中廷鈔事

王焯

君諱廷鈔字待卿膠人也乾隆庚午以第一人舉於鄉逾歲成進士授戶部主事積擢郎中凡二十餘年官不出其部資循而無躐級焉方為員外郎相國某公至其部日將夕使視諸司闕無人獨君在手一編傷如也相國異之召而問之曰郎無事乎無友戚乎胡寂坐此對曰公事不劇郎郎無事矣友戚有之聞相詣亦無事坐此以待公事耳相國歎息去後郎中缺員相國閱籍得公名曰是坐署觀書者耶遂以君名上京官俸薄通識之士多營得差遣以求贏羨部侍郎某公君座師也憐君貧使視漕通州授以意但正色言米不佳千金可立致且使僕佐之君至漕所當事者呈米君默然僕目視君君不應竟空手歸僕告侍郎侍郎責君君不能對良久乃曰願其米誠佳安得謂之不佳耶左右皆粲然笑侍郎亦笑已而歎曰子誠廉士吾不能復為子謀矣某歲例推某府知府未赴任而卒於京邸同鄉之官於京者醵錢以歸其喪君門人王夏蜀子與余友為言君事而使余紀之

虞東先生願鎮墓誌銘

袁枚

乾隆十五年

天子詔舉窮經之士公卿大夫知膺此選者之難也舉海內士僅五十餘而大學士蔣文恪公首以虞東先生薦先生姓顧名鎮字佩九居蘇州昭文縣縣有虞山學者因號為虞東先生乾隆戊午舉人甲戌進士補國子監助教遷宗人府主事充玉牒館纂修年老乞休以原官卒於家先是虞山陳見復先生以邃學清望設教紫陽先生往執弟子禮惟敬一切經解史義往復辨難穿穴詣微得古人所未見見復先生死先生駕其說而恢張之以經師名天下先設教金臺書院再設教游文書院白鹿書院而終之以鍾山書院先生惇良介朴善誨人每閱文數百卷旁乙橫抹蒿曰龜手一字不安必情思而代易之至燭灺落數升血咯咯然盈湧而蠶眠細書猶握管不止余嘗勸其少休諾而不輟然學者領其意旨往往速飛以故遙企塵躅踟膝腕足而至者如望日光聽建鼓而趨

本朝庶孫為祖庶母服功令無明文崑山徐氏通考言人人殊先生為定三年服引禮經曰父之所不降子亦不降也作兩議千餘言辭甚辨羣儒無以難也貌端厚有腹尺豐下而髯恩從子寡嫂甚孳常夜坐有

鄰人子窺其垣先生應使去不以告人其人慙卒為善士所著虞東學
詩十二卷三禮劄記十帙古文詩若干其先為吳丞相醴陵侯之後妻
吳氏誥封恭人長子言遠次詢銘曰

年之不如而京兆同舉才之不如而臨終推許曰以吾生平累汝嗚呼
先生抱經而處無失於今有得於古壽七十三葬正月五門生書碑門

童貢土支村之西露字之塢

工部主事陳君鶴墓誌銘 秦嶽

余在京師聞工部中有三君子曰棲霞牟松巖昌裕陽山鄭貫亭士
超及元和陳君稽亭三君子者余皆與往還而於稽亭尤習松巖貫亭
先後遷御史以歿而稽亭為額外主事者十數年不得志浩然而歸逾
年余亦自京師歸而稽亭已前一月逝矣其孤德勉等將葬君於硯山
祖塋之次而先期來無錫泣請余銘其墓按狀君諱鶴字鶴齡又字馥
初稽亭其號明成化宏治閒有諱璠者官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與
吳文定王文恪善以直節著是為君十一世祖本生曾祖樹珏諸生積
學勵行鄉黨所稱獨行君子者也祖燦張增貢生妣沈氏張氏本生祖
燦策妣胡氏父廣勤諸生早世未娶以序立君為後本生父曾懋亦諸

生妣郭氏唐氏自祖及本生祖而下並遇覃恩贈奉直大夫妣皆贈宜人君唐太宜人出也生而穎悟始能言卽能讀杜詩稍長爲文輒工旣出後家難遽作貲產蕩然尋丁本生父憂哀毀骨立雖降服終三年要絰不除年二十五補博士弟子員有名嘉定錢竹汀先生大昕雅重之乾隆壬子舉於鄉以第四名魁其儕時年已三十六矣將應南宮試以大母春秋高不欲行大母強之報罷歸而大母隨歿哭踊盡禮丙辰成進士以主事用在工部虞衡司行走告歸居於家者一年丁巳自家入都庚申學習期滿得旨留部而君又歸壬戌再入都而余以乙丑冬因蔡御史維鈺以識君君操行修潔不屑奔走競進出無車馬入直則假之於人其於人亦落落寡諧交游自松巖貫亭而外不過數人而余以居相近越宿必過君君亦樂就余門巷蕭然僅蔽風雨居平不肯受一無名錢惟以教授生徒自給君於余遇事備侃直言輒以古人相規切余媿君君不余媿也松巖貫亭之歿君臨其喪哭之慟其歸也余送之猶以兩君表墓之文相屬余未及爲而今乃先銘君之墓悲已君善爲古文辭熟悉史事而於前明治亂得失尤留意嘗仿李燾長編體例欲勒成一書垂成而沒

沒以嘉慶十六年四月九日年五十有五娶朱氏贈宜人繼娶汪氏封
宜人俱先卒子四德勉朱出德範汪出德沅德聚側王出女五陶璐錢
師慎其壻也朱出餘未字孫男二克家正德勉出銘曰
烏庠志足以立事行足以勵俗無所施於時而天又奪之促嗟人命之
靡常莫不有生而卒歸於無何有之鄉翳斯人之云亡不獨為斯人傷
而有感於世道之茫茫

駕部許君宗彥墓誌銘 陳壽祺

國家自康熙己未乾隆丙辰皆有鴻博科以羅天下賢俊瑰奇之士嘉
慶己未雖未試鴻博然是科進士人才之盛論者謂不在康熙乾隆兩
大科下其中卓犖兼賅眾長者莫如武進張皋文與德清許周生舉文
從修撰歛金輔之問故邃於易禮為古文詞上追楊班韓柳周生孺梁
其鄉黃太冲萬充宗季塾胡渭生毛大可朱錫鬯全紹衣杭大宗諸先
進之澤又與當世通儒名德程易疇錢曉徵段若膺姚姬傳王蘭泉諸
尊宿遊上下議論益湛深經術其學務求六經大義深觀自漢以來二
千年治亂得失究古今儒術隆替文章真偽不屑屑校讐文字辨析偏
旁訓詁不樂掇拾零殘經說不感於百家支離曼衍迂疎寡效之言討

論經史多精詣考周五廟二祧以爲周制五廟之外別有二祧爲遷廟
之殺以厚親親之仁宗廟之外別立祖宗與帝郊同爲重祭以大尊尊
之義諸經無文武二廟不毀之語誤始於韋元成而劉歆因之鄭康成
又因之祧者遷廟乃謂爲不遷之廟名實乖矣考文武二世室以爲周
文武皆配於明堂太室故有文武世室之號孔穎達誤謂伯禽稱文世
室武公稱武世室以公羊傳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證之
舛甚考太歲太陰始以爲太歲者歲星與日同次斗杓所建之辰也太陰
始寅終丑太歲始子終亥漢律志曰太初元年歲前十一月朔旦冬至
歲在星紀婺女六度歲名困敦此太歲始子之確證武帝詔曰年名焉
逢攝提格此太陰始寅之確證漢書天文志始誤以甘石之言太陰者
係之太歲而與太初之太歲遂差兩辰乃以爲星有贏縮非矣說六書
轉注以爲從偏旁轉相注說文曰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
也後序曰其建首也立一爲耑卽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
之偏旁注爲神祇等字从神祇注爲祠祀祭祝等字展轉相注皆同意
爲一類戴東原指爾疋詁訓爲轉注而不知詁訓出於後來非制字時
所豫有也段懋堂申戴說又言爾疋字多假借而不知假借者本無其

字今如初哉首基之訓非本無始字而假初哉諸字以當之也其闕辨
卓識披抉紕繆雖大師魁儒卒無以易之君通天算在嶺南嘗問西法
於富郎濟亞之以其學來者援書緯考靈曜說四游以疏本天高卑而
知不同心非渾圓之理考周髀北極躔璣以推古人測驗之法七政皆
統於天而知東漢以前用赤道不用黃道爲得諸行之本論日左右旋
一理而知戴東原分黃道黃極爲二行王寅旭解黃道右旋赤道平行
之失詳所著太陽行度解洞徹微妙皆言天家所未及君又工爲古文
詩詞善鼓琴幼至冠隨父宦游既通籍念親老兄亡不敢違養而仕就
官一月遽引疾歸親歿卒不出此其仁孝而遺榮利也今宮保總督儀
徵公君座主也撫越時尤重君繼之以婚姻然君歲時未嘗輕至府門
也還觀君所以立身制行具有本末所論經誼未嘗不發千古之覆文
章深博實抗有明作者嗚呼是於越士足以躡梨洲而跨堇浦豈獨一
時之魁能冠倫者哉所慨者君與張皋文咸天才絕特慨然有用世之
志而兩人位既不顯年又止於強艾不得施其所學以濟於時斯不能
不爲天下人才惜也君少多病四十以外漸衰傷於哀樂臥疾久枕上
自作挽詩二章庶幾趙臺卿陶元亮之風易簣前一日作詩詞意恂恍

若有所見嗚呼君其奚適耶安歸耶抑亦精靈不可磨滅仍返於崧嶽
 之閒耶是未可知也余辱與君同譜相知愛君既逝其孤延宋等赴於
 閩且諗余曰先君子有集二十卷生時錄其半其半方屬諫菴舅氏編
 校它日將寄請刊石之文於長者踰年餘君良執金匱孫平叔以福建
 按察使入覲道過杭州攜其集還授壽祺曰君宜為周生志墓壽祺不
 能辭乃撮君文學之大者著於篇而為之系與銘系曰君諱宗彥本名
 慶宗登第改今名字積卿一字周生浙江德清人寓杭州如松坊先世
 自明初居湖州烏中山號烏山許氏六世祖孚遠南京兵部右侍郎諡
 恭簡載明史儒林傳少弟紹遠始居城東號縣東許氏曾大父鎮康熙
 五十一年翰林江西南昌府知府大父家駒乾隆十二年舉人十九年
 明通西安教諭考祖京三十三年省元四十年進士由內閣中書歷官
 廣東布政使妣胡夫人生子二君其仲也舉乾隆五十一年鄉試嘉慶
 四年進士兵部車駕司主事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卒其生以乾
 隆三十三年正月元日春秋五十有一夫人梁氏內閣大學士諱詩正
 諡文莊公孫女工部侍郎諱敦書女生子延敬延珪延吳氏生子兆奎
 延棠延澤遷陳氏生子延凱女四長殤次適監察御史休甯孫球之子

承勳次適阮福儀徵公子也遷崔氏生女一字翰林院侍讀學士胡敬
之子琮君卒之六年爲道光三年以十月二十日葬杭州留下鎮之花
家山銘曰

出不違親處不干人孰汚其身學善言天文如淵泉惡逃於禪抱才懷
寶未行吾道如何速老花山之墟下馬山隅行人勿渝

戶部主事馮公敏昌傳

吳爾修

馮敏昌字伯求欽州人乾隆庚寅由拔貢舉鄉試戊戌成進士改庶吉
士授編修充甲辰會試同考官大考改官刑部主事乙卯辛酉丁外內
艱廬墓六年每月朔望必肅衣冠向

闕稽首轉而拜於祖及其師終身如一日惇篤至行而兼眾長中外士
大夫無不知有馮敏昌者其論學有云聖門之學大抵就事上見心又
順理成章至公無我可以處處推廣又知權達變無歉於己而有濟於
人此之謂仁耳其論詩云詩者心聲也高下抗墜擘緩嘒殺各有一偏
惟天地之中聲流於人心而發於詩有中聲必有元氣詩者元氣所爲
非一切區區格調之謂能知元氣之鼓萬物此之謂大家故其詩由昌
黎山谷上追李杜又穿穴諸家而自闢面目開闢動盪不名一體歸然

為嶺南一大宗也書法由褚入大令尤精研蘭亭平生遍遊五嶽皆造
巔題其厓壁他如匡廬龍門砥柱壺口雷首中條首陽無不遍涉晚講
學於鄉學者稱魚山先生著有孟縣志華山小志河陽金石錄小羅浮
草堂詩鈔師友淵源集覺羅文敏公桂芳受業於敏昌卒為名臣嘉慶

己巳奉

旨入祀鄉賢

汪德鉞傳 陳壽祺

汪德鉞字崇義安徽懷甯人性孝嘗割股療母疾以拔貢生舉乾隆五
十三年順天鄉試嘉慶元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改禮部精膳司主事遷
儀制司員外郎充會典館總纂修以書吏繕寫錯誤奪職鄉人為鳩貲
復需次久之貧甚卒於京邸年六十一初大興朱太傅珪巡撫安徽政
體寬大君獻書略曰天子代天治民天之元氣也封疆大吏代天子治
民天之雨露霜雪雷霆也霜雪之遏抑也不因雨露之滋生也亦不茂
疾風迅雷之散陰氣也不力和風甘雨之宣陽氣也亦不暢使吏離慈
母之懷侍嚴師之側而吏不望風惕息盪滌宿弊者未之有也今宜法
子產之治鄭不宜如曹參之治齊宜如蜀相諸葛武侯不宜如東海相

劉寬抑鄭僑諸葛之不同申韓也公稔知之如強悍之族不黜於鄭游詞巧飾之吏不斥於西蜀子產豈得爲惠人而忠武又何以亞管蕭哉故貔虎不除麟無以爲仁鷹鷂不逐鳳無以爲威稂莠荼蓼不薈嘉禾無以爲生無賢愚知之公不忍於頭會箕斂之人而獨忍於纍纍然匍匐入井之赤子邪太傅善之及今上親政太傅被召君上書言四事曰輔盛德教皇子慎用人以舉眾職辨上下以定民志故事曹司見長官皆長揖後權貴專軸乃易爲半跪因仍數十年君啟座主尚書紀昀爭之以爲自古宗社鞏由士大夫氣節植氣節植由廉恥豫廉恥者何不苞苴以營利達不胥肩詔笑以羞妻妾而已昔人制禮每析之於毫釐君子守禮亦爭之於微末尚書違其言卒復長揖山東巡撫議以肥城邱氏爲左邱明後據廣韻引風俗通證之咨部請立五經博士君議駁曰唐林寶元和姓纂於邱氏云齊大夫封於營邱支孫以地爲姓左傳有邾大夫邱弱於左氏云齊公族有左右公子因以爲氏後乃出左邱云齊國臨淄縣有左邱明之後舉左雍左思爲證林寶唐博聞士姓纂獨不用應劭說必證據明白始削之邱氏譜近出去林氏又千餘年乃反引風俗通爲證誤矣廣韻姓

纂於邱左二氏迥別姓纂以倚相邱明別族今譜乃以倚相爲邱明祖
又載漢光武時裔孫邱堂左氏精舍志跋鄙陋紕繆僞託顯然何可信
也或謂善善欲長然欲報左氏窮經之功而俾非種冒承左氏有靈其
式憑耶事遂寢其說經曰尙書惠不惠懋不懋康叔所以服宏大也此其
王王當爲大左傳引周書曰惠不惠懋不懋康叔所以服宏大也此其
證毛詩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夏楚也革鞭也書鞭作官刑扑作教
刑古以與通此謂聲與色夏與革耳士冠筮日卦者在左卒筮寫卦筮者執
以示主人特牲饋食禮筮日卦者在左卒筮寫卦筮者執以示主人書
寫皆卦者事執筮示主人皆筮者事士冠不言筮者文不具耳鄭注以
士冠書卦爲筮人事特牲書卦爲卦者事誤也士昏親迎北面奠雁再
拜稽首者女筮於戶西上右几以先祖之遺體授人故也壻拜主
人不答者亦假先祖之靈以授之不敢當其禮也鄭注謂主爲授女敖
氏謂以女在房失其義矣馬季長注論語以三綱五常解因以文質三
統解損益朱子集註因之然三綱五常定之自天者也非夏殷先王所
制也不可謂之因且孔子言禮一而已馬以爲五常則益之以仁義知
信信如其說曰殷因於夏之仁義知信周因於殷之仁義知信可乎蓋

因與損益爲一事損者損其禮益者益其禮禮也者吉凶軍賓嘉之謂
 非指其辭讓之心之爲禮之端而言也董子曰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
 世者其道異湯武革命故禮亦隨之然革其節目而不能革其大體故
 同一始加冠而牟追章甫委貌異其制同一三加而收啤弁異其名同
 一尸而夏立殷坐周旅酬同一降神而殷先求諸陽周先求諸陰同一
 牲而異其黑白赤同一祭而異其心肝肺同一飲而異其明水醴同一
 尊而異其山著犧象乃因風氣之清澆而有盈縮鑿前人之得失而哀
 益其多寡是聖人之善其因也禮也者人之隄坊也其因與損益亦若
 是而已故君臣父子之名不可卽名以禮而仁義知信之德不可獨以
 禮當之也嘗言君子立身務厲廉恥刻苦自治日之所爲夜必書之揭
 經書要義撰箴銘以自警又言浮薄以厚藥之躁率以靜藥之傲誕以
 敬藥之不能精進病在因循因字銳齋又字三藥未達時隱居其鄉之
 雲田坂自謂與俗迕瞻我者琴書山水四友也因撰四一居士傳所著
 周易義例一卷周易雜卦反對互圖一卷七經餘記一卷女範一卷銳
 齋偶筆一卷日記六卷文鈔六卷古今體詩二卷

碑傳集卷六十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六十一目錄

國初督撫上

朱延慶傳

入旗通志 節錄

蔡士英傳

盛京通志

李少保棲鳳傳

潘挹奎

又兩廣總督李公傳

孫曾煜

劉武元傳

宛平縣志

張璿傳

山西通志

又通議大夫福建督糧道參議前巡撫陝西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伯珩張公墓表

魏象樞

白撫軍如梅實政記

翟厚嘉

又附陽城縣除荒記

李繼白

國初督撫上

朱延慶傳

八旗通志節錄

延慶漢軍鑲藍旗人在文館辦事天聰八年十二月

太宗文皇帝詔臣下各抒所見條陳時政延慶疏言伏觀

天威東服朝鮮西滅察哈爾今秣馬厲兵馳驟中原實大事將成豪傑

効力之日也臣不才株守窮約以書自娛今年從征大同親見我國士

馬驍勇

聖主指揮神武竊思我國之攻城破敵斬將奪旗者實不乏人守地治

民安內攘外者概未多見往年遵化永平之役得有四城隨以鮑高甯

范分守其地假使再獲數城即揀擇于漢官中倉卒之際恐難名實相

稱臣聞盡忠莫如進賢故陳平非魏無知不得封列侯管仲非鮑叔牙

不得為伯佐此猶往蹟即今事亦有可矜式者甯參將以貝勒家僕薦

舉數人一旦從征俱獲顯官固由才能超軼亦

聖主鈞餌賢豪之計善也臣實庸愚不敢自薦臣有二友不敢蔽賢佟

三牛象下陳極新剛果鄭重明理知幾且友于弟孝于母一家藹如夫能治其家未有不能治其國者刑部放心郎申朝紀溫雅正直練達世務處家儉而守身約訥于言而敏于行視之若木實足肩任鴻鉅茲二人者願

特召至御前詢以時務攜之從征試以任使若臣言差謬願甘欺罔之罪臣又聞建大厦者非一木之力成大功者非一人之略是以竭忠冒死而有此奏

太宗覽畢召延慶並所舉陳極新申朝紀至謂延慶曰爾所奏之言俱善凡人建言必實指曰某也賢某也不肖於任國政諸大臣必實指曰某大臣能稱厥職某大臣惟利是圖某狗庇所私之人某傾害所惡之人務直指其名而奏之再朕躬或有過失亦實指其事以入告凡人于國之賢才皆得薦舉毋曰賢才何如眾多朕猶以爲未足也爾等知其賢而舉之彼或變其初心後爲不善亦彼自爲不善耳於舉者何與焉於是錄用陳極新千史館申朝紀原係部臣仍令在刑部辦事後朝紀仕至宣大總督極新仕至陝西巡撫並有政績人服其知人順治二年延慶由內院出任兩淮鹽法道尋陞浙江嘉湖道浙當兵燹之餘尙多

伏莽招徠撫循修學校濬河渠百姓賴焉五年擢江西巡撫疏革加派
免羨餘絕株連招集流亡完葺漕艘七年卒于任浙人請崇祀名宦

蔡士英傳

盛京通志

蔡士英字魁吾漢軍正口旗人世居遼東錦州崇德七年鄭親王濟爾
哈朗征明至錦州士英同明總兵祖大壽來降八年從征山東順治元
年授牛彖章京世職以署甲喇章京擒流賊掃地王於霸州灤河廟三
年從征福建有功五年四月授僉都御史九月陞右副都御史六年總
管八旗紅衣礮往山西征叛鎮姜瓖破朔州及汾州府敘功授阿思哈
尼哈番世職九年四月奉

命巡撫江西時海宇初定流亡未集江西田地荒蕪前撫臣夏一鶚請
豁荒田稅糧事下督撫核查實數士英到任加意覆查據實繕疏題報
言江右地方夙稱土瘠民貧兼之連年兵燹加以天災流行死亡相枕
腴產拋荒其極慘極殘之狀已經前撫臣備悉陳請惟是錢糧係朝廷
之額課而土田實錢糧之根本必野無不闢之土斯國有惟正之供苟
荒蕪之數不清催科終為無術臣自受事以來卽首以此為重務實欲
殫竭微忠上報

聖主之恩下拯江民之溺敬將覆查前撫臣夏一鶚疏報全省荒數南
贛撫臣劉武元疏報南贛二府荒數嚴行查報隨據百姓呈告荒蕪疊
案盈几觀其人無非菜色聽其聲莫不哀號臣自以為前此報數已定
豈得復有遺漏及詢之司道訪之父老始知從前查報之時尚有地為
賊踞今始恢復者有民徙他鄉今始歸來者有闔門遭戮開報無人者
又有誤聽謠傳恐報荒即作官田者前撫臣痛念羣莽請命之心過切
故汲皇人告以希早沾浩蕩所據者僅各屬申報之文未經委官遍勘
所以冊中不無遺漏以致廣昌有續報之咨前撫贛撫各報有參差之
殊而九江府屬之三縣竟有未報之數也臣復閱前撫臣疏中亦有江
民拋荒之慘亘古罕聞司道未能悉行臚列之語則知前報之荒實有
未盡因思全省之民莫非朝廷赤子一夫不被其澤終非溥博之
聖恩於是更委各府刑官互相踏勘令其單騎履畝遍歷坵墟逐一清
查確數具報臣已於微臣歷事方新一疏內悉陳
聖鑒今各刑官備造清冊通省有主荒蕪田地山塘七萬二千二百二
十二頃八十五畝八分四釐七毫二絲五忽八微六纖四渺無主荒蕪
田地山塘三萬五千三百一十八頃四十二畝九分六釐八毫九絲五

忽一微一纖六渺較前撫臣所報實多二萬五千六頃六十七畝三分
二釐四毫九絲八忽六微六纖六渺以通省合算十分爲率其荒二分
九釐九毫臣又以錢糧係國課所關嚴行駁查又據司道取具該縣不
扶甘結呈報前來反覆推勘實無隱情則至清且確無如今日覆查之
數臣思除荒之政見今江南等省俱久已奉行獨此江右殘黎累遭焚
殺其慘倍於他處未蒙

恩豁兵餉壓欠京運積逋日甚一日而窮民徒受催科之苦究無補於
國用朝廷亦何樂有此紙上之虛數哉夫有荒而不除與除之而不盡
均貽累於百姓故不得不徹底清查以廣布

聖主如天之仁亟解斯民倒懸之厄也再查十三郡所屬在在皆盜良
民甘心相從以至撫之而叛殺之而亦叛者豈盡樂於走死如鴛哉正
恐今日歸來明日卽追徵荒逋死於鞭筆與死於鋒鏑一也故甯從賊
而不悔耳且貪官污吏因荒熟未分始則借荒爲口實繼則緣荒而作
奸問徵解不足則曰有荒在問輸納不前則曰有荒在夫錢糧重務上
無一定之考成下無一定之賦額牽混不清以致逋欠無已惟除荒一
舉在朝廷不過減數年有名無實之虛賦自後按冊而督有司就熟而

徵里民再有拖欠臣得以白簡從之彼復何所託詞哉料司農歲入必
有大勝於今日者矣至八年分貴溪贛信豐定南瑞金五縣已經開墾
田地山塘二千七百二十一頃四十二畝五分九釐五毫七絲三忽見
造入冊其未墾者再行嚴督有司每年務開墾若干畝遵例起科附入
考成則數年之後依舊仍完原額也臣日夜焦思不遺餘力逐畝澄清
分別等則各取印結移送戶部查核其衛所屯田荒數俟按臣查報外
臣更不揣愚昧代民呼籲除見查成熟之田自應照數徵糧其無主荒
田見督興屯道募人耕種有主荒田責令本主自墾其一應荒蕪錢糧
照臣所查之數懇邀

聖澤概與開除庶國計民生兩有攸賴且江民望澤已久自題荒以來
又經三載恐再遲延終於沐

恩無日臣已殫精竭力往返批駁今據該司道會詳前來覆覈無異臣
謹會同江南督臣馬國柱南贛撫臣劉武元江西按臣米襄合詞具題
伏乞

軫念殘疆立沛殊恩敕部速行議覆准予除豁行臣等遵奉施行尋經
奉

旨如所奏行民困大紆十年江西有布政使莊應會等因入京朝覲奏
瑞袁二府科糧獨重遺累已久議請浮糧與各府相準部臣以內部並
無元季明季冊籍可考覆準敕下該督撫按備查冊籍確據逐一勘實
具奏士英卽行司道府縣確查旋據該司道府縣查具士民具控苦累
緣由及瑞袁二府志書疏覆言瑞袁二府介在山阜聯亘之區土壤素
稱沙瘠提封悉屬山隘中多不毛之土其地之可耕者皆山之畔澗之
濱沃野平原無幾可耕者窄而科糧偏重者蓋緣瑞屬三縣自明初姦
民黎伯安妄徵爵賞以僞寇陳友諒索餉倍徵之冊抱獻遂爲定額今
雖灰燼之餘無冊籍可據幸瑞郡志書尙存考其田糧則元至治開其
編糧一十二萬五千七百四十餘石至明洪武開則增至二十二萬五
千三百五十餘石迨後少有增減猶額載科糧二十二萬四千四百四
十一石至今相沿者卽此舊明全書之數也臣再稽其戶口元至治開
編戶一十四萬四千九百五十有四至明宏治開僅戶七萬四千二百
四十有四矣自元至明田糧額增一倍戶口逃亡一半夫向以十四萬
之戶完十二萬之糧而後以七萬戶之民而完二十二萬之糧此輕重
之數難易之形固自昭然可見者若袁州四邑偏重之故亦由袁郡鄉

斗與官斗不同因明初偽將歐祥歸附之時投獻冊籍誤以二升之鄉斗報作官斗之十升今元明二代冊籍兵火無存幸獲明之志書其所載重賦顛末昭然可證查其田糧均係一則每畝科至一斗六升七八合不等較之接壤之境如臨之新喻上則田每畝科糧九升三合吉之安福上則民田每畝科糧七升二合夫同一地之土而賦稅重輕倍相懸殊此尤易見之事也再稽袁之戶口在宋崇甯開編戶一十三萬二千二百九十有九迨至明宏治閒止存六萬六百一十九矣其逃亡減損之數亦與瑞州相等此二郡之志班班可考按戶口之數自宋元至明宏治年間已消亡過半而自宏治迄今又經百五十餘歲近來屢當兵燹疫癘其消耗之戶又不知凡幾而額載之糧未減毫末人愈少而賦愈覺其重則錢糧愈覺其難完所以年復一年轉相拖欠民徒受其敲撲官徒受其降罰究亦何補于國此在曩昔承平之時猶多積逋從無完期故牧斯土者曾定七分考成尙不能如期如式今聖躬親政以來洞切民隱咨諏博訪百度惟新更令覲臣各陳利弊與民更始此右布政使莊應會巡南道僉事安世鼎以身親目擊之大累而爲應

旨求言之直陳也倘沐聖恩大沛洪慈軫恤二郡三百年之積困將瑞屬之糧二十二萬四千之浮數仍復宋元一十二萬五千之原額袁屬之糧每畝一斗六升七八合之誤科減照新喻上則每畝九升三合之實賦庶現在子遺得以安心茲土後來生聚必且盡力正供田野日闢國賦日增實大有裨益矣旋奉

諭旨如所奏豁免於是瑞袁兩郡民困頓蘇亦永無逋賦先是有言江西廣信府封景山出木植者工部覆奏請

旨救該督撫按確察具奏是山險峻實係盜藪民閒採材木不敷輒聚爲盜士英深悉其弊疏覆言封景山原係封禁山初名銅塘因其險峻屢爲盜藪削平之後卽請封禁其來舊矣唐代黃巢倡亂僞賊借勢流毒一方明嘉靖閒奸民葉宗留賃居燒炭覘險立穴鑄冶甲兵謀爲不軌而鄧茂七爲之附援三省搖動幾爲信州此前鑒昭然而有據也目今山賊楊文蟠踞其閒未經蕩平今一旦輕議開採益啟奸人之亂謀況其中所產木植不過臃腫樗櫟原無合用之材兼以巉巖險峻猛獸叢居溪澗不通道路曲折有百害而無一利其山在山饒永豐二縣之界距玉山縣二百餘里歷代以來皆行封禁粵稽舊籍議開數次然

卒以無佳木可採有害于民中止今臣奉

旨行查其峻峯峭壁溪澗之水不通外流而且毒螫猛獸聚以為巢附

山百里人烟杳絕即所產者盡係良材亦且人苦于登攀木難於出水

况據該屬所報不過楓松檇櫟並無棟梁者乎若開採一行其徒費金

錢罔裨實用猶可言也誠恐驚魂甫定之赤子一經騷擾其害更有不

可言者今湖東山逆如楊文等依巒負隅尙繁有徒方恐搜殄之難覓

若此幽深險峻夙稱盜藪之處一啟其釁將來恐難收拾伏乞

聖恩俯查往事軫念地方天語嚴飭特加封禁安民戢寇兩有攸賴除

取具先朝封禁圖說送部查覈外臣謹會同具題尋奉

俞旨民賴以安時有閩賊周立流禍江界偽總兵霍武等相為犄角福

建江南浙江附近居民俱被殘害士英遣湖東道安煥及守備陳天珍

等勦撫並用霍武等率眾降十二年陞漕運總督加兵部尙書十四年

以疾告歸十六年

世祖章皇帝特起漕運總督十八年復以疾予告歸尋卒

賜祭葬諡襄敏碑文稱其性行端良才猷亮敏所著有撫江集督漕奏

議崇祀江西名宦淮揚亦祠祀焉康熙四十四年

聖祖仁皇帝南巡駐蹕金山御書奏績東南匾額賜其祠云

謹案原編有請罷長運復轉運疏一首已見經世文編今不錄

李少保棲鳳傳潘把奎

少保李姓名棲鳳字瑞梧武威人明四川總兵官太保李維新長子維新官薊遼時生少保於廣甯遂籍廣甯爲文學仕清秘書院副理事官順治元年除山東東昌道遷湖廣布政使未幾擢安徽巡撫時天下初定土寇往往竊發程國柱者嘯聚休甯婺源間我兵輒爲所敗少保旣蒞任檄總兵李仲興副將許漢鼎會剿禽獲僞總兵江烏鄭恩祥招降僞總兵張天騏江周土寇望風畏之而其黨趙正及子捷應復犯宿松少保怒曰蠢爾者將嘗試我耶非大創之損國威殘民命朝廷烏用巡撫爲乃親督師進勦師至洿池斬賊千餘級禽趙正父子及僞瑞昌王朱誼貴會屬吏或濫徵錢糧少保失効參坐徇縱鐫職五年起爲浙江杭嘉湖道六年授廣東巡撫當是時明桂王由榔居隆安廣東鉅寇附之連陷郡邑平南王尙可喜靖南王耿繼茂奉詔往征少保駐南雄策應耿尙皆驕橫平南尤恣少保多方調護民賴以安七年會師攻克韶州勦平雷州廉州諸賊寨八年僞國公曹志建

犯韶州少保擊卻之九年檄副將先啟玉陣禽叛鎮李成棟之子元允
於欽州十年張獻忠遺黨李定國由廣西梧州犯肇慶少保徵廉州兵
馳援敗賊於龍頂崗遂檄總兵徐成功吳進功分兵恢復羅定東安又
檄副將陳武李之珍勦賊於高州至沙江賊沿河設伏我兵衝擊禽獲
偽副將姚奇俞元璣乘勝抵化州吳川焚毀賊巢殲無算以功進兵
部右侍郎是年李率泰用輔臣洪承疇薦起爲兩廣總督值定國犯粵
東率泰禦之敗其將高文貴而靖南將軍朱瑪喇亦至大破定國於新
會遂克高州雷州是役也少保參贊之功爲多十三年率泰調任浙閩
少保以巡撫超拜兵部尚書行兩廣總督事十五年授兩廣總督時桂
王竄雲南其僞將軍陳奇策結僞江夏王朱蘊鑰僞德陽王朱儼錦踞
上思旁掠屬縣少保檄總兵栗養志進勦禽奇策蘊鑰儼錦又招降那
綿諸寨於是太平思恩皆平十七年加太子少保十八年分設廣西廣
東總督少保改廣東尋致仕康熙三年卒於家
賜祭葬如制祀廣東名宦祠少保爲人侃爽秀才時已以天下爲己任
及任封疆控德戎馬謀斷兼長其收復羅定東安也
世祖御書知方略三大字褒之又御書兩河巨室表其閭爲所寵顧如

此兄弟八人棲鳳字光梧儀容俊偉

國初召用前明大臣子弟棲鳳官至漕運總督能於其職加太子太保
棲鴻兵部武選司員外郎棲鵬江南總兵棲鸞密雲總兵棲鵬都司棲
鳴廣東提督棲鷗泉州副將棲鳳子鎮鼎廣東提督以功加太子太保
鎮邦鎮圻鎮域皆任副將鎮國雲南維摩州知州鎮坤廣西梧州同知
鎮垓山東青州同知鎮基河南禹州知州皆以循良稱子孫先後任偏
裨者又二十餘人衣冠之盛甲於河右而鄉人最稱棲鳳祀鄉賢祠
潘挹奎曰李維新當明之末造持節西川碌碌未有奇績棲鳳棲鳳入
國朝各以勳名垂竹帛子之賢於父歟抑所遭之時不同也易言雲從
龍風從虎於虜豈偶然哉

又兩廣總督李公傳晉晉煜

李棲鳳字瑞吾奉天人為諸生即以天下為己任由內院副理事官授
東昌荆南二道遷湖廣布政使巡撫安徽皆有功德可稱道順治六年
平靖兩藩統師平粵廷議粵東巡撫事大非有文武威風可畏愛者必

虧損朝廷體勢

世祖簡棲鳳持御史中丞節往踐其任棲鳳與兩藩簡卒徒立軍政兵

乃不羈棲鳳曰昔漢武帝擊南粵用會稽樓船宜師其遺意乃修戰艦以木爲城建樓櫓開四出門其上得馳馬火攻器械悉具先定南韶揚颯直下廣州遂平棲鳳容貌成重其鋒不可犯諸將廩廩謁軍門莫敢仰視然心公而和勒撫隨機未嘗厲人兩藩並駐極熾張棲鳳力抑威戩民受其福撫粵八年名醫島夷貨貝日至明珠異香翠羽象牙犀瑋瑁奇物溢於儲胥棲鳳不入其橐尋進兵部侍郎巡撫如故順治十一年粵東西始開制府以李率泰典軍事而禮樂刑政專倚棲鳳理棲鳳曰宰久甯之國以禮治初定之邦以法故其治民必揃除凶猾而無鏗薄酷政之制十四年秩滿管兵部尙書賜內府錦繒皆有副十五年率泰遷浙閩總督去以棲鳳代其官棲鳳以粵西潯南兩郡未靖粵東寇盜根株不能痛斷召梧柳高廉四鎮責戰不則如律四鎮懼分北東西三路大戰十六潯南平而粵東岸大海鄧耀黃占三王興楊二蕭國隆蜂屯蟻雜於洲島隱伏空闊處颯風一日踔數千里莫能蹤跡棲鳳離其黨以仇攻其仇或誘之岸上或殪之海中無脫者我國家無南顧憂棲鳳功實居首交趾外藩烏巒上司亦款關入貢焉十七年加太子少保十八年予告歸卒於家棲鳳在粵凡

十二年

劉武元傳 宛平縣志

劉武元字鎮藩京師人授某旗甲喇章京拜刑部侍郎以病免

世祖入都顧天津爲京左要衝起公參政備兵本鎮彈壓之未逾歲擢

右副都御史巡撫虔南其地兵驕民困荒殘難理公戢兵撫民恩威並

用地方賴以少定未半載江西提督金聲桓與其副將王得仁以南昌

叛全省響應兩粵八閩皆遙爲聲援贛以孤城介處其閒將士作觀望

計向背莫可期必入情洵洵罔知所屬公張筵召諸將飲問戰守策眾

皆嘿然公憤懣填胸手卮酒顧諸將曰

君臣分誼順逆關頭請決于今日諸君願效死者盡此卮不爾斷予首

以示賊毋顧慮也聲與淚俱眾乃感動爭前飲酒因其插血呼天矢不

與賊兩立而後一城有固志矣未幾賊號二十餘萬來侵公開門迎戰

部將徐啟仁遽降賊賊遂乘勢圍城百計以攻公皆應手破之凡三閱

月糧盡無援公乃悉出貲財並脫夫人簪珥以享士約以背城一戰士

皆感激思奮大呼赴敵塵戰竟日無不一當百者賊大敗伏尸遍野退

屯東山猶思誘我兵空城出擊乃設伏陰襲之公知其謀明早選銳卒

百人持炬前驅大兵繼進賊伏見前驅者果突出大兵力敗之東山賊望之亦遁追奔四十餘里斬獲焚溺無算棄甲與山齊圍遂解公欲乘勝北下以復南昌聞廣逆李成棟謀取贛以助聲桓公復堅守以待之三月後成棟果率十餘萬眾水陸並驅而來其鋒甚銳公先馳兵數百以撓其氣迨夜縋城出敢死士襲其壘連劫十餘寨公親以大隊乘之賊乃大潰成棟僅以身免事聞

上嘉其績遣近臣持手詔慰勞之賜賚甚厚晉階大司馬李逆收散賊圖再舉公復統滿漢兵下信豐大破之斬成棟以徇後又以恢復廣東功進太子太保公以賊平與民休息政甫成而以積勞致病矣七疏告歸家居六月而卒

上聞震悼諡明靖贈少保賜葬予祭于例加渥焉

張椿傳 山西通志

張椿字伯珩陽城人幼聰敏端重不嬉戲其祖教以總章法卽了悟就外傳過目成誦終身不忘未講解遂能行文十五歲爲邑庠弟子員十九登壬午鄉試聯捷癸未進士乙酉授原武知縣邑初隸版圖數值兵燹招撫流亡勸墾荒蕪緩催徵省刑罰革火耗蠲逃糧嚴保甲興學校

戢盜安民加意緩輯申閉河口免騷驛之煩裁汰冗役無追呼之擾其
 年同考得十二人後成進士者八屢經薦剡以卓異徵為御史百姓遮
 道擁留立碑建祠入祀名宦已升按四川時版圖所入止保順二府鼓
 勵將士漸次開闢論吏以潔已愛民勅將以東兵守律請撥牛種五萬
 散給兵民本年奏報除接應軍需外貯粟六千八百有奇又疏催學臣
 以興文教頒憲綱以肅吏治化草昧為文明之鄉辛卯再巡淮鹽革積
 弊除陋規絕請謁嚴夾帶禁私販過關過橋皆親行盤掣抽掣引鹽計
 十三萬又完正課帶徵進額溢二十三萬疏言因往歲委官之故所以
 夾帶甚多今臣親行盤掣照例革沒倘以後諸商能凜遵功令則割沒
 不必為例不然則臣今日之舉反為後日厲商之階臺省交薦晉大理
 寺丞轉順天府丞歷大理寺卿工部右侍郎特旨以兵部右侍郎兼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褒封三代如其官以清忠見任前此所未
 有也秦當破傷災沴之餘又值軍興煩費之日凡饋餉鎧甲之需或取
 辦正供或支給贖緩或裁充以廩米祿俸綜理緩急悉合機宜表率文
 武正直廉明御饋遺抑貪墨簡易儉樸蔬薪之需每取于家秦人戴之
 如天地父母辛丑調福建督糧道去之日百姓輒轍郊原頂香成雲揮

淚成兩祖帳壺漿數百里繹絡不絕祀名宦抵閩通商買禁侵漁塞漏
厄革羨耗蓄儲饒裕拮据二載以積勞卒於官年四十有二中外惜之
瑋天稟既優尤得力于學沈潛渾厚精練吏事喜覽典故諸書隨人訪
納問途於已經留心世務是以厯煩劇而不亂肩鉅任而裕如矣陝西
通志云

國法督撫機務皆用親舊大臣瑋受知特達羸馬蒼頭入關首飭廉法
以儉貪墨文武將吏承風丕變會督府移節川中秦省軍國倥傯瑋隨
事裁決迎機力辦不敢恃智矜能時藩兵駐劄漢中鳳翔民馳驅雲棧
負運軍前米豆費至兼倍物力俱困瑋毅然報罷請以漢中額賦辦納
且行其法於他鎮著爲甲令由是秦人復命舊制甯甘延三鎮典兵朝
議撫臣不攝軍務瑋疏割所轄臨鞏慶延平五郡民務分隸三撫使錢
燿刑名便民易處至弭大患消逆萌疏鄭白二渠澤及萬姓文武綱紀
爲昭代名臣調閩訃聞秦人望思而泣康熙六年提學道博采輿論追

崇名宦歲享祭祀

又通議大夫福建督糧道參議前巡撫陝西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伯珩張公墓表

魏象樞

余與陽城張公伯珩同舉于鄉復同仕於朝日以所學相砥礪余先養
母歸闕八年公卒於官余在蔚聞訃爲位而哭誄以言者再蓋爲吾道
惜也既卜葬其子茂生勾東谷先生誌且銘走書屬余表其墓余知公
頗久不忍辭乃西望拜手而言曰此墓也是海內所稱清介君子
世祖嘉其實心任事不愧風憲者也公自起家縣令歷侍御擢亞卿特
改巡撫以迄謫補少參所部吏民將士有一不德公者耶卒之日自朝
至野暨鄉里故老有一不悼傷涕泣者耶公之人品德業表諸海內久
矣余胡表表者躬行實踐之儒而狂狷之流亞也公爲人篤於孝非法
不言非道不行可謂孝矣行孝先以忠去其私正其色可謂忠矣與人
略短而取長得人一善若己出可謂恕矣平生不立崖岸不苟同流俗
不矜名飾節以欺謾朋友不爲急言遽色以凌轢屬吏事無巨細求其
心之所安而止嘗自言人能於五倫中遭逆負屈真心忍苦不求人知
卽此是陰德又語余曰願學孔子萬古不易家法尋取所爲下學者何
在其正己而不求於人乎又曰顏子之屢空武侯之淡泊入道本領在
此公於躬行實踐誠爲得力若第謂才守過人而著書未聞也豈知公
之學者哉公壬午列賢書纔十八齡余從八十人中竊窺之凝重如山

嶽對同譜無一戲謔語其居鄉也聲色玩好了無所喜邑俗故尙奢公
默寓維挽懼墮先世清樸意雖官至中丞僅置一區構家祠爲烝嘗地
耳余見世之爲大僚者甫膺華廡輒廣結納競豪華諸凡宮室輿馬僕
從優伶田園器具服飾宴飲之類無不侈然嗚得意然而怨惡隨之弗
恤也公有一馬否且人有廉未必才而有才或反以佐其不廉卽廉矣
才矣又或一念一事之勉強而非其心之所安也視公之心爲何如耶
昔人有云所不取也可使貪者矜而非雕斲以爲廉所不爲也可使弱
者立而非矯抗以爲勇惟公有焉嗚呼儒術不明一二講學之士徒騰
口說觀其取舍大抵時所好耳違俗而適已獨行而特立如公者乃可
至於聖人之域而無難憶昔與余論學有中行不可能狂狷亦非易之
語蓋素心也擬之以狂狷之流亞匪敢抑公云余不敏謬辱公知亦竊
自附於知公獨以不獲其學中行爲憾安在公之朝聞而夕死而余非
罔生也吾道其不幸矣夫公諱璿字伯珩澤州之陽城人若家世行實
生卒年月子女已詳誌中不復表

白撫軍如梅實政記

程鳳翥

撫軍三韓世家也順治丙申以從龍舊人

特簡巡撫三晉晉稱素沃自流寇之變城邑屠戮田野荒殘繼以姜逆
加以水旱祲厲軍需孔亟差役繁重哀鴻流雁而民賦二東矣公以仁
明惇大鎮之曰晉累惟荒自順治八年至十三年積逋六十餘萬爲籍
荒畝之數折章請豁以去就爭始得

俞旨民賴以甦大寇李虎負嵎拒命佐以蘇喬健黠屢勦不能平公方
進困關約諸將曰賊以我新至必易而備乘其不意成擒矣授方略去
檄諭解散脅從不二旬次第就禽獲甲器馬騾無算復曰五臺諸賊聞
靈霍之敗必伏山峪其乘勝襲之已而偽副將張三娃偽遊擊牛養彭
猷獻麾下髮猶離離長也高鼎勢窮乞戎索晉寇全平上黨張妖人以
任俠聞自言能役鬼神談人吉凶奇中臂塗乾坤日月字煽動不下萬
人各授偽銜銅符鵠印如王者婦高后矣公得其狀有議兵勦者公曰
彼事未舉一聞兵是趨之烏蟻合也密邏者假商貿偵聞縛之諸從者
置罔問遂自解民心以安晉城古號金湯重樓飛雉麗譙中歸年久多
圯且爲寇毀頽垣鼠瓦四望蕭然公聿起而更新之郡縣兩學名賢牌
坊南北關城以次修舉改建三立書院于城東亢爽地以寶賢堂楊實
之他如滿城雁塞忻口雲橋以迄西河郡庠咸乃績尤大者請祀北嶽

子渾源恆山之時歷代大典始正非深于學者能之乎秦楚大餉歲解

獨先
褒嘉進秩懸膺殊數非過也其接士紳以禮節屬吏以寬御將士以恩

如梅號茂韓藩陽人

野史氏曰白公有古大臣風晉人謂公為人無他異惟不誅求下吏不
煩擾百姓不赫赫為威不煦煦為德率真任素務為實事而已於戲此
其所以為大臣也方外老人續晉志志公歷政朱太史謂呂甯陵而後
一人諸歌紀已詳之嘻今之為節鎮大臣皆公其人焉天下不足平矣

又附陽城縣除荒記李繼白

陽城前此無荒也始於闖寇之變桑田遷易姜逆繼之蹂躪更多失業
又復有收元邪教之亂雖翦伐告平而屋廬非故矣計明代丁口十萬
有奇今雖生聚數年供億者不過二萬餘凋弊之象不敢矚目也其東
道諸鎮稍見蕃衍西南山居一帶如北林大樂長興游仙南村台安諸
里陶居穴復身處於豺狸狐兔之間寥寥烟火行竟日不見村舍故山
田闕板複道盤蛇石積榛封竟不可問舊藝矣以故闔里不過百餘丁

更有一里一人供役數年不節息者蓋額課全徵以熟地之人包荒亡之賦歲以爲常雖每年尙多拖欠而官民俱困勢必至於居者亦逃熟者亦荒困苦呼天九閻何極前當事者亦屢爲籲呼告急而事幾有待終未蒙恩

今上之十三年撫臺白公以重臣開府三晉利與弊革中外肅然覈其戶口凋斃荒亡有據也乃早夜繕封事爲民請命

上可其奏下司農於是方伯彭公憲副吳公實協乃心力贊翊厥事其查駁再三部覆無異於十四年二月疏上免傷亡五頃七十四畝於九月疏再上復免續荒九百七頃四十七畝前後共九百一十三頃有奇並人丁加增共免銀四千五百四兩零

天語煌煌一時清豁數十年婦子哀號官胥瘁瘡而不可望者公竟毅然舉行於捐顧間陽民何幸際此也蓋公恩流全晉陽城不過如黑子之蒼面而月落萬川隨境照徹陽邑如此全晉可知也全晉如此天下又可知也況今司農告匱動勤支度無不議裁議汰以佐內帑或上羨以報首功者誰其以蠲除數十萬請之不懼披鱗撻忌時勢難行者乎公惟見之旣真奏之必篤而事果有濟可見朝廷未嘗一事不愛民也

或言事者數陳未切鮮中機宜耳夫以萬不能應之徵冊籍空存催科罔效坐使鞭扑日斃何益國家何如大賜恩蠲民見其永無貽累也從此招徠力墾以自實其身家假之數稔則荒者可盡熟而戶口蕃殷課徵充裕可復當年之舊孰知夫多費用者之所以養財也廣蠲賚者亦所以足國也留富於民而報反在上萬世之利也近日江南大困情事如此奏章數見何日以我公之撫晉者撫之同歌
皇仁之浩浩也公此舉蓋功德在世澤被兆民陽邑之吏茲土者亦爲息肩釋累愧未能竭蹶從事觸類引伸以宣
上德意嘉惠一方也爰採輿情而記之

碑傳集卷六十二目錄

國初督撫下

總督川陝軍務勤襄李公國英傳 四川通志

張中丞公自德傳 毛際可

浙閩總督張朝璘傳 八旗通志

浙閩總督趙廷臣傳 入旗通志 節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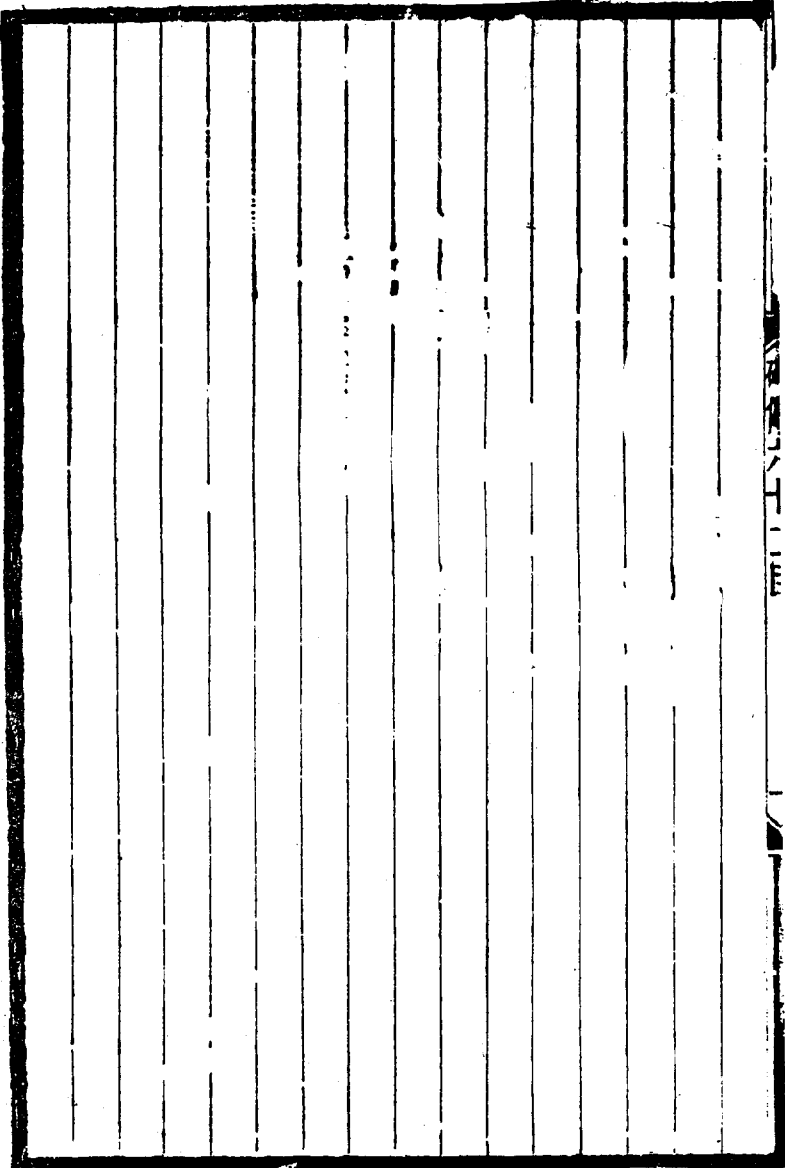
又附趙清獻三事記 馮景

鄂廷佐傳 盛京通志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賈公漢復墓誌銘 陳錫振 代某

又附龍玉泉山煨灰紀事 衛周祚

又附賈公生祠碑記 王宏度



109-464

碑傳集卷六十二

嘉興錢儀吉纂錄

國初督撫下

總督川陝軍務勤襄李公國英傳

四川通志

李國英漢軍正紅旗人順治三年隨肅親王取蜀殲流寇張獻忠大兵
凱旋留國英以總兵官鎮保順開剿平餘賊尋擢四川巡撫事六年勦
安解流寇餘黨擒斬賊將解應甲等晉兵部右侍郎尋加兵部尚書銜
八年巡撫王遵坦卒

世祖命國英以都御史任巡撫治兵閩中劉文繡引眾來逼漢沔震動
國英舉兵破之偽桂王遣偽都督魏勇來犯順慶國英偕川北總兵盧
光祖擊破之十二年四月以四川亂後民生凋敝疏言建治平之畧在
蘇民生之困蘇民生之困在祛其致困之源今滇黔未靖徵兵轉餉因
一隅未安之地累數省已安之民曠日廢時師老財匱此坐而致困之

道也我

國家兵威無敵而小醜弗靖非兵不强餉不足也封疆之臣畏難避苦
利鈍功罪之念先入於中耳臣聞非動不足以致靜非勞不足以求逸

今湖南兩廣俱有重兵平西王及固山額真侯墨爾根轄之兵現屯漢中蓄銳甚久誠能分道並進首尾夾擊賊力有幾豈能四方支持是誠一勞永逸之計也萬一機會有待請先

救平西王及固山額真侯墨爾根轄率兵駐鎮保甯為各路之主宰遣將先取成都資其肥饒且屯且守次取重慶以扼咽喉然後乘流東下掃清夔關以通荆襄之氣脈撤滇黔之門戶即為收滇黔之張本從古取滇黔未有先取蜀者也疏入下部議施行旋加太子太保授兵部尚書總督陝西三邊四川軍務兼籌荆襄康熙元年奉

詔帥湖廣陝西河南四川四省兵會剿茅麓山賊李來亨袁宗第等國英師次夔府伐榛莽開道以進遂奪羊耳山敗宗第於茶園坪追及巫山據其城宗第又合郝永忠劉體純引眾數萬來攻我兵出戰體純潰自殺乘勝追至黃草坪永忠宗第以次授首遂進兵圍來亨於茅麓山來亨窮蹙偕妻子自經死復勦平譚詣郝承裔朱奉鎰各數萬眾攻破建昌猥夷十有九寨恢復內地酌定營制增減兵額保釐全蜀者二十有一年康熙六年以勞瘁卒於官士民巷哭

賜謚勤襄人祀賢良祠一統志列名宦

張中丞公自德傳

毛際可

公諱自德字元公姓張氏潔源其別號也世爲順天豐潤人少穎異讀書寒暑無間年十六補博士弟子員十九隨王師而東遂隸籍藩下尋從龍入關由丁亥貢士授慶都令地瘠而衝公整飭郵驛乘傳使客無敢需索以選者邑多吏胥爲姦完欠混淆公盡法繩之逋賦釐然畢清更以餘力修葺學宮數載後風化丕振公庭不聞捶楚聲也報最奉旨行取補貴州道御史視鹺兩淮時秦楚軍需旁午多取給于淮刻期轉解士馬得以飽騰而豪右斂手課額培增商民交口頌焉旋入掌河南通政司左參政大理寺正卿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尋罷官家居

今上

御極仍起復原官巡撫河南大梁自闖逆灌河城郭墟莽諸大吏

皆暫駐雍邱公倡議捐輸晝夜巡行板築閒不數月樓櫓屹然且公署

重建宏麗甲于諸省不費民間半菽晨起坐堂皇以伸理冤抑爲已任

如房有才輩十有三人爰書久定大辟公廉得其枉疏請原宥復得齒

于平民其他如叛案之株連藩產之蔓引一經訊鞫園室爲空性忼直

不能容人過以此得嚴厲聲然遇廉能之吏則殷勤獎掖未嘗見其疾

言遽色也丁未循例自陳

溫旨慰留屢以捐助城工墾荒賑穀漕運全完諸政績特晉工部尚書

加正一品又加五級奉

旨巡歷郡邑勞瘁邁疾享年六十而終崇祀河南名宦公留心國計民

生章奏尤爲剴切往者西山構亂夫役協濟豫省爲之騷動公抗疏爭

之謂西山隸楚境向因所屬房竹諸邑爲賊盤踞道路梗塞不得已令

豫省雇募以濟軍興今房竹已通而雇募如故民不堪命敢代爲呼籲

以請事下部議浙川鎮平各屬得以息肩又茶馬院請將監馬分給河

南各驛公謂八九千里外奉領煩費且領馬必償價豫省蠲荒後驛站

現在之額銀尙不足以養舊定之額馬更以何者充新馬之價乎議遂

中寢公又諳習河務所著四要六弊諸篇與蒞任時修築遙堤縷堤之

屬所言若合符契工程省什之三帑金省什之一允爲治河之準的云

贊曰際可司李鄴郡蒙公國士之知竊謂從來封疆大臣以實心任事

府勞任怨者爲難惟公庶無媿焉二十年豐功偉績照耀貞珉謹按長

君見陽行述略爲詮次猶未足以盡公之生平也

浙閩總督張朝璘傳 八旗通志

張朝璘漢軍正藍旗人父士彥仕明為廣甯巡撫中軍官天命七年
太祖高皇帝兵臨廣甯明巡撫王化貞等遁去將士爭隨入關獨士彥
留城中大兵至即來歸天聰八年授三等甲喇章京是年乞休以朝璘
承襲崇德八年隨奉命大將軍饒餘貝勒阿巴泰征明至山東次膠州
城遇楊都司兵朝璘與吳納機擊敗之九月隨鄭親王濟爾哈朗等攻
明中後所及前屯衛二城以本甲喇紅衣破克之順治元年敘功加世
職為二等甲喇章京旋補戶部理事官二年隨定國大將軍豫親王多
鐸等平河南江南與吉山擊敗偽總兵黃蜚等自蘇州府回兵與努山
遇賊眾敗之黃蜚等率賊兵奪蘇州府河橋復與努山擊卻之蜚等尋
以舟師來犯朝璘與梭爾敏擊敗之獲其舟三艘從圍揚州府及江陰
縣皆以本甲喇紅衣破攻克其城四年隨平南大將軍恭順王孔有德
等平湖南時偽桂王據武岡州朝璘與固山大烏赫等率兵夜進遇偽
曹總兵梗路敗之賊兵奔人木城朝璘督兵擲火藥焚其城偽國公劉
承廕以賊兵萬八千至夕陽橋朝璘隨孔有德等奮擊承廕敗走偽桂
王遁去遂克武岡州偽伯張獻瀾據沅州府其部下偽總兵據黔陽縣

八旗通志卷六十二

三

分立五營朝璘與梅勒章京藍拜等敗之復敗之于沅州克其城六年
隨睿王多爾袞討叛鎮姜瓖于大同復渾源州左衛及朔汾太谷等州
縣皆督放紅衣礮有功是年以考滿稱職陞一等阿達哈番七年遇
恩詔加一拖沙喇哈番八年敘江南湖南山西功加世職爲三等阿思
哈尼哈番九年兩遇
恩詔加至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十年六月授左副都御史十三年四月
陞戶部侍郎閏五月授江西巡撫時江西當金聲桓叛亂之後田地荒
蕪陞科多屬虛額而南瑞二府尤甚經巡按御史重光題請豁免事
下督撫查議朝璘覆疏言南昌爲省會首郡正當日金逆盤踞之處而
瑞州亦密邇省會二郡之民受禍最慘故二郡之田拋荒獨多若循序
勸墾使熟者常熟荒者不致久荒此自然之理自入官之議與前撫臣
蔡士英恐小民頓失恆產是以有十二年編派起科之請蚩蚩赤子有
無知而自認墾者煌煌功令有縣官而代認墾者始焉包荒于熟漸至
熟亦仍荒皮穿骨立之眾視死如歸有司嘔血椎心敲扑何忍前按臣
笄重光痛哭上陳隨准部文恐有以熟作荒情弊令臣等確查再奏若
非加意密察何敢草率具聞於是嚴檄司道履畝勘明復經勸諭小民

盡力墾種今據冊報南瑞二府十四年分勸諭百姓墾過入官荒田及前按臣筮重光題報未墾荒塞田地二項共見墾四千一百八十七頃有零外尙有未墾荒塞田地山塘共二千八百七十四頃二十五畝零取有花戶文冊前來臣具有財用出于田賦一疏已彙冊報部此按畝稽察之實數也反覆駁勘委無情弊但此項荒糧勸之民而民之血肉已盡責之官而官之捐輸無計惟望

聖恩之大沛耳若仍責以包荒取盈於原額則官民交困夫復何言臣知國用浩繁曷敢再議請蠲然民命所係早夜寒心與其責紙上空道不如沛朝廷之德意倘邀

聖恩浩蕩將已墾者三年起科未墾者槩允蠲豁由此鼓勵開荒則殘民漸保生聚而國賦歲有常征矣尋奉

旨豁免十八年陞江西總督康熙元年江西右布政使王庭入覲奏稱南昌屬甯州一州南昌新建豐城進賢奉新靖安等六縣計浮糧折銀一十九萬五千一百二十二兩浮米一十四萬九千一百三十一石零

與袁瑞二府同請旨一體豁免部臣覆言既係浮糧先日何以不與袁瑞二府一同彙題

何得至今始行具奏且臣部無志書可稽難以懸議請令該督撫備查
元季明季編科緣由果否與袁瑞二府同事同情有無確據備查明白
具奏以憑覆請定奪五月十一日奉

旨依議部咨到江西朝璘即移巡撫并檄行布政司會同守巡南昌二
道確查得實即據布政司左布政使俞應魁及南昌府南昌新建豐城
進賢奉新靖安等六縣甯州一州詳文又詳查舊志十一月具疏題覆
言江西一省地瘠民貧所屬十三府田糧起科原不相遠其南昌與瑞
州袁州三府糧額特重者緣昔年偽漢陳友諒竊據時地少兵多重斂
倍征明初因之而未改也士民歷控請汰未免因循為成額所拘惟官
以六分考成民以六分報完寓實蠲於虛額之中究之終明之世官無

報最民鮮報完我
朝定鼎順治四年閒前巡按御史吳贊元俯察輿議洞矚荼苦首以三

府浮糧上聞部覆俟賦役告成另為頒示奉有
俞旨在前五年省鎮金聲桓叛變一郡人民經賊屠戮存者皆遠逃異
鄉九年右布政使莊應會入覲時瑞袁以兵燹未甚故牘多存遂具備
呈揭因陳言入告南昌以人民未盡歸集志牘無稽未得並陳前巡撫

蔡士英止據陳言所及以瑞袁二府題覆即邀浩蕩迨後

聖恩屢布除荒豁欠之旨日下曲盡撫綏故南昌士民樂歸有土志贖

復出南瑞袁同一壤土俱為偽漢所據浮糧本同一體有志書可考有

前巡按御史題疏奉

旨之案可憑恭遇

上諭詢察明朝讐怨地方錢糧科重情由是以右布政使王庭目擊民

隱據實奏明實有所不忍見聞不得不哀鳴者也今奉

俞旨行查元季明季編科緣由果否與袁瑞二府同事同情有無確據

隨經司道府州縣查報覓有府志細查宋時賦役備載南昌縣稅苗米

三萬八千七百八十四石四斗六升至明額共米一十二萬六千八百

二石二斗二升八合九勺內比宋額浮米八萬八千一十七石七斗六

升八合九勺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銀五錢七分三釐四毫五絲九忽

六微四纖其該編折色糧差地畝等銀七萬二千七百一十五兩九錢

六分八毫照以明額銀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銀五萬四百七十四

兩六錢三分八釐二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本色米四斗六升三合

五抄九撮三圭九粟二粒其該本色米五萬八千七百一十六石九斗

六升三合照以明額米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本色米四萬七百五十七石四斗五升四合五勺新建縣宋額稅苗米二萬二千五百五十二石四斗七升五合內職田米一千三百五十九石二斗五合至明額其米六萬三千六百七十石七斗二升一合內比宋額浮米四萬一千一百一十八石二斗四升六合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銀六錢一分八釐八毫四絲八忽八微其該編折色糧差地畝等銀三萬九千四百二兩五錢五分四釐四毫照以明額銀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銀二萬五千四百四十五兩九錢八分二釐一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本色米三斗九升三合六勺四抄七撮八圭九粟四粒其該編本色米二萬五千六十三石八斗四升八合照以明額米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本色米一萬六千一百八十六石一斗一升三合九勺豐城縣宋額稅苗米三萬五千三十石七斗一升至明額共米一十二萬二千七百一石二斗三升八合四勺內比宋額浮米八萬七千六百七十七石五斗二升八合四勺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銀六錢六分二釐七毫一絲二忽五微九纖其該編折色糧差地畝等銀八萬一千三百一十五兩六錢五分五釐三毫照以明額銀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銀五萬八千一

百兩三錢六分二釐六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本色米五斗三勺三抄九撮四圭二粟其該編本色米六萬一千三百九十二石二斗六升六合五勺八抄照以明額米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本色米四萬三千八百六十五石二升一合二勺進賢縣宋額稅苗米一萬七千六百九十四石九斗七升至明額共米四萬八千三百五十五石六斗六升七合五勺內此宋額多浮米三萬六百五十五石六斗九升七合五勺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銀七錢七分四釐三毫六絲四忽二微一纖其該編折色糧差地畝等銀三萬七千四百四十一兩二分七釐一毫照以明額銀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銀二萬三千七百三十八兩六錢七分五釐六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本色米六斗八勺七抄七撮四圭三粟五粒其該編本色米二萬九千五十二石八斗二升五合四勺九抄照以明額米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米一萬八千四百二十石二斗一升七合三勺奉新縣宋額稅苗米二萬二千五百五十二石四斗七升五合內職田米一千三百五十九石二斗五合至明額共米五萬三千七十七石三斗一升九合九勺內比宋額多浮米三萬五百一十七石八斗四升四合九勺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銀六錢一分三釐二毫

一絲五忽六微八纖其該編折色糧差地畝等銀三萬二千五百四十
三兩五錢五分二釐四毫照以明額銀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銀一
萬八千七百一十四兩二分一釐一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本色米
四斗九升九合七勺二抄二撮五圭七粟六粒其該編本色米二萬六
千五百二十石四斗三升七合一抄照以明額米數科算內比宋額多
浮米一萬五千二百五十石四斗五升六合一勺靖安縣宋額稅苗米
七千五百石四斗六升二合至明額共米一萬四千二百八十五石二
斗二升七合六勺內比宋額浮米七千二百三十四石七斗六升五合
六勺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銀八錢一分七釐三毫二忽九微九纖五
紗其該編折色糧差地畝等銀一萬一千六百七十五兩三錢五分九
釐一毫照以明額銀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銀五千九百一十二兩
九錢九分五釐六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本色米五斗八升七合二
勺四抄一撮共該編本色米八千三百八十八石八斗七升一合五勺
三抄照以明額米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本色米四千二百四十八
石五斗五升一合一勺分甯縣即今之甯州宋額稅苗米一萬五千五
百四十九石七斗六勺二抄至明額共米三萬一千三百八十九石二

斗一升六合內比宋額多浮米一萬五千八百三十九石五斗一升五
 合三勺八抄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銀八錢四釐八絲四忽六微八纖
 共該編折色糧差地畝等銀二萬五千二百三十九兩五錢八分七釐
 五毫照以明額銀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銀一萬二千七百三十六
 兩三錢一分一釐五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本色米六斗五升六合
 七勺八抄一撮共該編本色米二萬六百一十五石八斗四升一合四
 勺五抄照以明額米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米一萬四百三十九升
 三合一勺以上該府屬除武甯外六縣一州宋額稅苗米一十五萬九
 千二百一十五石二斗五升二合六勺二抄內職田米二千七百一十
 八石四斗一升明額官民扣改併夏稅新陞牛租等米共四十六萬二
 百六十九石六斗一升九合三勺實比宋額浮米三十萬一千五十四
 石三斗六升六合六勺八抄見沿明額編折色糧差地畝等銀三十萬
 三百三十三兩六錢九分六釐六毫照糧算浮折色銀一十九萬五千
 一百二十二兩九錢八分六釐七毫除浮外該徵折色銀一十萬五千
 二百一十兩七錢九釐九毫見共編本色漕南米二十二萬九千七百
 五十一石五升三合六抄照糧算浮本色米一十四萬九千一百三十

一石七合除浮外該徵本色八萬六百二十石四升六合六抄惟武甯縣係友諒生身之地科糧依然宋額則七州縣之倍加重斂不問可知况順治四年前巡按題疏今所獲志書確爲憑據與瑞袁二府同事同情又不問可知矣再查現在賦役全書武甯上田一畝科米五升四合零南昌上田一畝科至一斗五升四合零此又彰明較著者此六縣一州前明六分考成之時尙不能完敲扑徒斃今例十分全征且每奉撥餉有司惟遵功令嚴比更不能顧惜民命在有司無敢緩征在百姓無敢緩納浮糧之苦目擊心傷不忍隱忍而不告者也幸遇

聖恩如天又奉

上諭查詢明朝仇怨地方錢糧科重緣由此誠洞見萬里視民如傷臣今備查志書南昌一府除武甯縣係友諒生身之地原無浮糧外其餘一州六縣共浮糧折銀一十九萬五千一百二十二兩零共浮本色米一十四萬九千一百三十一石零伏乞

聖恩軫念一方民困已極將此項浮糧與瑞袁二府一視同仁則萬民咸沐

聖恩世世無疆矣除將志書送部查考外臣謹會同江西撫臣董衛國

合詞具題伏乞

睿鑒勅部議覆施行十二月十九日奉

旨該部知道二十六日戶部議覆言備查志書內載南昌府屬南昌新建豐城進賢奉新靖安甯州等六縣一州明季征米折銀與宋額磨對浮米折銀一十九萬五千一百二十二兩九錢八分零浮本色米一十四萬九千一百三十一石零案查瑞袁二府浮糧先經前撫蔡士英覆查題奏臣部具覆奉

旨減免欽遵在案今南昌府屬浮糧查與瑞袁二府事同一體其所浮銀米似應請減但歷年舊額相沿已久事關錢糧臣等未敢擅便伏乞睿裁恭候命下臣部遵奉施行等因二十八日即奉

恩旨袁瑞二府浮糧既經減免這南昌府浮糧也著照二府例行三百餘年重困一旦恩免部行知照江西榜示曉諭士庶歡呼仰戴

聖恩若出湯火焉朝璘在江西十餘年士民愛戴尋以裁江西總督缺回京候補康熙五年補任浙閩總督加太子少保兵部尚書七年乞休

子聖鐸襲其世職

浙閩總督趙廷臣傳

八旗通志

卷一百一

趙清獻公廷臣漢軍鑲黃旗人初為江南江甯府同知順治九年經略
洪承疇督師入楚題授分巡下湖南兵備道按察司副使時士馬雲集
征調煩苦守令多避匿清獻一身任之緩急立應遇刑獄多所全活嘗
秉燭治文書曉起百函並發左右不得行私十五年從大兵平定貴州

秋九月

特命巡撫貴州下車日諮訪父老盡得民間疾苦狀定賦蠲賑勸農興
學禁貪橫嚴騷擾殘黎如出湯火又疏言貴州古稱鬼方自大路城市
外四顧皆苗其貴陽以東苗為夥而銅苗九股為悍其次為獬獠曰狎
獠曰八番子曰土人曰洞人曰蠻人曰冉家蠻皆黔東苗屬也自貴陽
而西羅羅為夥而黑羅為悍其次曰仲家曰米家曰蔡家曰龍家曰白
羅皆黔西苗屬也皆專事鬪殺不講孝弟忠信絕先王禮義之教尙強
凌眾暴之習其來舊矣故馭苗者往往急則用威威激而叛緩則用恩
恩溢而驕稽古舜用干羽漢武封夜郎武侯縱孟獲非故寬之也皆有
深意存焉蓋教化無不可施之地而風俗無不可移之鄉苗性至詐而
可以信孚苗性至貪而可以廉威其梗路也宜倣保甲之規其劫殺也
宜立鵬勦之法賞罰之條必信餽送之陋必革凡此皆臣所當悉心力

行不敢贅陳惟是

聖主創大一統之業乘此遐荒開闢之初首明教化以端本始其大者莫如作養世祿今後土官應襲年十三以上者令入學習禮由儒學起送承襲其族屬子弟願入學讀書者聽補廩科貢與漢民一體仕進使明知禮義之爲利則儒教日興而悍俗漸變矣又莫如預制土官今土官私相傳接支系不明爭奪由起釀成變亂今後每遇歲終令土官各上其世次之籍於布政司布政司上其籍于部其有爭襲者按籍立辯斯方策既明而釁端預杜矣此馭苗根本之圖折衝樽俎之計奉旨下部議覆准行擢雲貴總督逆賊馮天裕等犯湄潭又犯甕安調兵擊斬之十八年以勦土酋龍吉兆功加兵部尙書是年調浙閩總督康熙元年以督墾荒田功加太子太保時僞魯王餘黨在浙江海洋者尙多清獻疏言逆渠張煌言盤踞浙海多年其下僞官節次招降獨煌言抗不就撫臣與京口將軍劉之源先後發書遣使諭以禍福勸其去逆効順張煌言之死不悔徇洋海外三年臣親赴定海會商水陸提督哈爾庫張杰分三路出洋搜勦毀其巢穴偵知煌言披緇遠遁密令驍勇將徐元張公午僞爲僧服潛伏普陀山一帶七月二十日瞭望朱家尖

有赴緝船擊獲林生陳滿等知煌言在懸山范澳徐元等卽駕所獲賊艘尾隨入槳兵船令林生等仍爲差回原船使之不疑乘夜進一小港自山後覓路突入帳房遂擒煌言及其親信餘黨僞視師兵部銀方印一顆以百折不回三省出沒之逆渠一旦生擒從此奸宄絕望海宇肅清共仰天威震疊奏入

聖祖深嘉之時海宇初定官民流寓者多遠地戶口多耗因嚴廢官回籍之令清獻疏言革職解任本身現在者應照例回籍其官員已故子孫或願留任所及士民遷移丁口土田已附入他處版圖者請聽其自便戶部議覆如所奏尋得

旨漢軍著速催回旗餘依議時又聞度支不足輒愀然曰天下有化無用爲有用者錢法是也今二十四監皆停鼓鑄國用何由而足乎乃拜疏以請奉

俞旨諸監復鑄泉源貫輸不絕浙中亦賴其利五年招降福建海寇僞都督李順等八年卒于官

賜祭葬如典禮諡清獻廕一子入監讀書

又附趙清獻三事記

馮景

凡發姦摘伏如神者其才識得於天邪抑學於古有獲邪於童時所覩
記鐵嶺趙清獻公附錄判三事至今杭人以爲敏有盲者與屠者
善一日入屠室虛無人手摹祭中有錢五百懷之走屠者覺而追於路
盲者撫膺大謂曰天平無辜吾自積錢吾不盜若錢乃欺虐吾膏利吾
錢而要劫乎眾皆信公過控焉命益井水投錢浮脂熒熒也乃斷錢歸
屠者法司鞠殺人者既自誣服矣公驗屍與刃疑之曰傷不及寸而刃
盈尺此必冤後果獲真殺人賊夏大旱山中人相驚以旱魃見若頰顏
赤鬚絳衣冠者入門人伏匿而財物失公笑曰非魃也戒遲者謹捕之
果獲暴卒伏法焉然而三者古之人有行之者豈其才識皆得於天
乎如張舉余良肱張田之屬其智頗相類載在前史夫又安知清獻之
弗學斷斯獄於古也邪三事可傳予恐久而忘焉故記之以爲惟良折
獄者法

謹案原編有疏錢法以濟民用疏請寬臣工小過疏請定催徵之
法疏三首已見經世文編今不錄

耶廷佐傳

盛京通志

耶廷佐隸鑲黃旗漢軍先世居廣甯父熙載爲明諸生天命七年征廣

甯熙載率遼河西四堡兵民來歸授備禦尋予三等輕車都尉世職廷
佐其次子也崇德中以官學生授內院筆帖式順治二年官國史院侍
講三年從肅親王豪格平四川六年從英親王阿濟格平大同誅叛鎮
姜瓖是年遷祕書院學士十一年擢江西巡撫江西自明末洊遭兵亂
逋賦鉅萬廷佐再疏請蠲緩以蘇民困土賊洪國柱繆我章等剽掠饒
州廣信閒遣將勦平之十二年擢江南江西總督校閱江南賦籍積逋
至四十餘萬曰此非盡民困不能輸也必有官吏侵蝕之而詭稱民逋
者民困可矜官吏之弊不可不革覆覈之果盡得侵蝕狀而其弊相沿
已久有司每視其所急以新舊賦互相抵飾愈糾紛不可釐治又令甲
本任徵賦未完者皆予降調去官屢更代吏益因以爲姦以故逋賦日
積廷佐乃籍之爲三曰官侵曰吏蝕曰民逋專責右布政使分別督催
而以新賦責左布政使鈎稽其收納俾不得相抵飾並疏請征賦未完
應降調者令戴罪留任催徵以課實效於是宿弊頓爲之革江南故無
備用船大軍經行皆取估舶以濟商賈頗觀望不前廷佐請視江西發
帑造船備用江南之有備用船自廷佐始也十六年巡閱江海以海賊
鄭成功方寇浙江沿海郡邑一揚帆卽到江南而江南汎兵單弱水師

未習舟楫未具請撥鄰省勁兵以重海防部議以鄰省無可撥者寢其事不行已而成功竟陷鎮江襲瓜州犯江甯江甯兵少不足禦會副都統噶楚哈等自貴州旋師沿江而下廷佐與駐防總管喀喀穆邀入城其擊賊挫其前鋒獲舟二十餘偽印二成功旋率眾大至屯于岳廟山連營八十有三艘艦蔽江廷佐等登陴固守及所檄援兵俱集遂與諸將定議以騎兵繞山後攻其背以步卒開神策門攻其前以舟師斷其歸路而令副將梁化鳳夜穴儀鳳門出銜枚襲偽總統余新營新就執成功已氣奪比旦前後兵並起夾擊陣擒偽提督甘輝偽總兵張祿郭良玉縱火焚賊艘五百餘成功遁入海捷聞下

詔深褒獎之

聖祖卽位分設江南江西總督二以廷佐專督江南康熙四年仍兼督江西七年以疾解任十三年逆藩耿精忠據福建叛

特遣廷佐爲福建總督廷佐受命發憤矢志殲賊上言臣孫娶于耿氏臣與精忠有連然臣誓不與賊俱生願力疾前驅縛精忠歸獻闕下聖祖嘉之賜鞍馬甲胄以寵其行廷佐至浙江賊已盡陷福建不得進乃從康親王傑書駐金華以禦賊十五年卒於軍

賜祭葬如典禮祀江西名宦祠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賈公漢復墓誌銘

陳錫綬代某撰

自古一代之興必有個儻奇偉之材乘時拔起俾功在斯人名垂天壤為旂常鐘鼎之光然開創之初其人率慷慨多大略未必明習吏事或善於撫御綏輯宣布恩威至若文章儒雅潤色太平之事每謙讓未遑也我

國家定鼎垂三紀一時攀鱗附翼之臣霞蔚雲蒸指殆不可以一二屈然數十年來敷歷中外功烈卓卓可紀述天下無閒知與不知聞其名或傾心歎服以為異人者則莫過於吾晉賈公公諱漢復字膠侯別號靜菴曲沃縣大莊里人明季時為淮安副將順治二年豫王下江南歸命入京隸籍正藍旗為牛彙章京甲午簡授都察院理事官掌京畿道事丙申陞工部右侍郎丁酉以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晉兵部尚書庚子謝事康熙壬寅以原官再起巡撫陝西戊申改用回京候補丁巳七月十五日卒于私第享年七十有二公之在工部也方修治關左

諸陵公於風雪中馳數千里經營相度告厥成功復由喜峯古北口巡

視邊牆爲綢繆固圍之計僕夫告痛弗顧也適三殿大工並興公潔己
釐奸省金錢鉅萬計有昌平灰戶挾私請以西山老虎洞爲燬地者奉
旨命公往畫地界公至其地大驚曰此爲玉泉山迺都城龍脈何物奸
民妄言敢爾與主其事者力爭

上卒從公言事得已中州當四方之衝兵燹子遺凋殘未復公一意與
民休息平刑簡賦拊循而噢咻之然念安民必先察吏飭有司懲胥役
斷斷持三尺法由是民樂公之寬而吏憚公之嚴驛遞久困疏請與東
省分路民得以息肩勸墾荒地至一萬八千餘頃

溫旨優敘然衛輝實荒地一千四百餘頃積歲賠累者則又未嘗不題
請豁免也撫秦七載民安吏肅如其撫豫時民力稍暇以其時修廢舉
墜漢南棧道爲寇所毀公捐資募工授以開鑿之法自寶至褒六百餘
里閒補葺如舊公私便之濬長安龍首通濟二渠以爲民利昔人所稱
且慨且冀長我禾黍者迄於公再見焉尤留意文學事其在豫省以私
錢創造貢院延儒開館各成兩省通志全書嗣後衛文清相國奏請天
下通行修輯實自公啟之又補刻西安學宮孟子石經重葺關中書院
予嘗聞公少時闊達不羈以任俠雄閭里閒瀕危獲濟一旦擁旄仗節

當官蒞政願悉心吏治擘畫周詳乃爾且公嘗補武庠弟子員彎弓躍馬往來行陣從韜鈴起家乃不欲效武夫悍將長鎗大劍之爲而篤好儒術羅一方之文獻續千載之遺經其有功于名教甚大賢者固不可測如此此則公之度越羣材而卓然爲一代從龍翼運之冠者也予因之竊有感焉公在明季嘗從秦督白谷孫公幕下與李自成轉戰邠廓聞公方先登陷陣餘眾無故自潰公於亂軍中掖孫公北渡河收散卒保潼關又嘗奉同邑閣部李公檄責高傑兵勤王公疾馳至邗江上見傑洒泣陳大義驕弁爲色動而燕京已早破其時明運方衰又上下好持文墨議論不能破格用人如公之才足倚辦天下事顧尺寸無所建

豎自公入

國朝不次登用內佐冬官外控兩省乃得一發抒其胸中之奇功業彪炳聲施爛然由此知大丈夫雖負過人之略非遭時遇主無由自表見而國家用人循資按格引繩批根可以得常材而不可以得度外之士者皆於公一人之身見之矣公歸自秦憩所築之雨翠莊澆花種樹彈碁讀書與二三同志爲笑樂雅不問仕宦事然聞西南用兵廟堂宵旰則撫掌躍起據鞍願盼有馬文淵趙翁孫之思當其酒酣耳

熱鳴劍慨慷爲歌烈士暮年之句意氣橫厲望之如三四十歲許人而忽溢焉捐賓客矣鼓擊在耳壯志未酬公報國之心老而彌篤其必有不能忽然于泉壤者哉予以桑梓之誼嘗從公遊習公生平公沒數月嗣君國榷國彬國棟國樞等將奉公喪以葬而屬子爲墓表子惟公生平美不勝書其生時世系詳誌銘中不具述而但表其服官之大節足爲後世法者俾刻石而列於其阡彼過公之墓讀予之文想見公之爲人九原可作其以公爲隨武子乎是又吾晉之勝事也

又附罷玉泉山煨灰紀事

衛周祚

世祖章皇帝紀元之十三年內三殿一時鳩工工繁費浩有昌平灰戶欲乘便爲姦利倡言灰用不支取諸近地恐不給遠致之他方工用益糜詭云西山老虎洞石良宜灰且地近易致費省無算包衣總大人通公然其說爲入奏奉

旨是時膠侯賈公副余爲少司空往福阿喇查閱

祖陵大工甫歸已有總督宣大之

命會通公條上三大殿工必得工部堂上官有大才幹者非賈某不可

因寢前

命既又奏煨灰西山須盡明地界宜遣工部堂上及內官監員往隨奉
旨命公偕本部啟心廟雷公虎暨內官監大人以行公至西山履視其
地大驚曰此玉泉山也昔余會同相國范公遊知係都城龍脈何物奸
民誑言聳聽以傷

國本灰戶語塞不能對內官監大人憤然作色曰奉
旨來爲分地界非爲看風水何不遵

旨而行公曰

旨安敢不遵但此山乃都城來龍發源之基斷不宜毀昔周王營鎬卜
洛俱以形勢爲依據況此山環護都城大有關係且其下有泉流入內
城爲御河從東便門出入通會河五壩之水皆源於此漕運賴之茲豈
細故而鹵莽從事雷公與偕行者相顧錯愕公竟不分地界馳歸通公
一見怒謂公曰風水妄言耳何深信至此公理前說抗辯再四通公又
曰山即燒毀水故在也公曰山之有水如人身之有血身既無存血安
從生議不決而相持者旬有餘日忽通公邀公會議變色曰此山既不
便鑿石爲灰亦當不便取煤爲薪公曰然通公怒甚曰都人炊爨惟煤
是賴信爾言則斷卻百萬家烟火矣公笑曰據公言都城百萬家烟火

之煤盡取足于此則此山之煤值與金等不能給也渾河迤西房山縣諸處綿亘大西山歲出煤何限固不藉此耳通公默然徐曰業有旨爾自往回奏公卽草疏要略云玉泉山都城來龍若使燒毀御河隨涸五壩水渺漕運難矣通公聽手裂其稿曰何將漕運亦入其內公曰玉泉之水卽通會河之源頭如何不入通公蹙額良久愠氣稍息服公言爲是遂復面奏

命公更閱他山而玉泉之議迺寢是役也非公獨斷力爭則水脈必斷水源必絕都城必大受害異曰

聖天子追咎從前妄奏誤事之輩卽寸殛奸民不足蔽厥辜而同行閱視者議亦難道今玉泉之山屹然以甯玉泉之水蜿焉以通而

國脈永培民生克遂所全者實多卽同事諸公陰受其賜又豈淺鮮乎古來大臣必求有經濟學術者爲其能知大體也公歷仕二十餘載內而卿貳外而節鉞鴻猷偉烈未易更僕數而斯舉則上關國脈下及民生厥功甚鉅甯僅消患於未形而已哉余忝同官且同督大工目擊其事甚悉竊恐後之隱而弗彰也故特紀其始末以備史氏之採擇云

又附賈公生祠碑記

王宏度

今上龍飛之元年在廷諸大臣軫念陝西重地係天下安危且于兵燹之後民生日蹙為封疆隱憂需才德大臣往撫之而難其人已而僉推

我大司馬賈公以公撫中州時政績炫赫朝野共聞上之

天子制曰可公捧敕匹馬來即進父老詢疾苦而次第施行六載之閒

豐功偉績章章人耳目閒如火耗禁矣私派革矣刑罰省矣獄禁寬矣

郵置清矣行戶恤矣刁訟息矣濫差止矣此人視為難而在公其易者

也進而肅僚屬以明紀綱優作養以崇學校懲豪強以安良善嚴捕緝

以靖盜寇蠲無名之關稅以利往來刑積年之胥役以清衙宇申屠牛

之法以重農功立塘丁之禁以除民害備舟楫之利以濟徒涉廣賑發

之惠以醫啼號此人視為大而在公其小者也至如免白土關之運糧

而民之死者生緩宜川縣之正賦而民之逃者歸折延安之地畝以復

舊額豁邠州之錢糧以省包賠皆不憚補贖為我

后告之此人視為奇而在公其常者也再進而補石經以傳七篇建高

坊以表四知修書院於積貯火藥之後百計經營以為多士資誦讀纂

通志于屢遭兵火之餘五載拮据以為三秦傳文獻若此者皆不避勞

怨不吝俸資毫不及于民而卒以成之此人視爲不能行而在公必行之者也而更有神者如修棧道而險平數百里之功成于三月禱靈雨而天應億萬畝之膏沛于一時此實非人之所能爲而天若有以助之也秦省爲形勝之地小民當凋敝之餘公如是以撫之民有起色封疆因無隱憂公固無負

朝廷之付託矣今茲奉

命遣朝三秦之人皆失二天有不思公而祀公者乎而更有異者公治裝在卽囊無餘資而猶濬通濟渠以益風氣鑿放生池以廣仁愛俸捐自己累不及民此又于人所必不肯爲之日而倦倦爲之者也公去矣民有不思之而祀之者乎攀臥請留之不得而立祠以祀固情之不能已而亦理之所必至也公昔撫豫而豫之人稱公篤孝似陳元方忠盡似司馬君實經畧似范文正節鎮似羊叔子崇學似韓昌黎省獄似歐陽觀恤士似謝仁祖愷切敷奏似陸贄安恤流移似富弼釐剔關節似包孝肅綜理圖書似蕭鄴侯裕田墾荒似趙營平嚴戢兵戎似郭汾陽治盜安農似龔渤海澤及鳥獸似楊宏農嘯咏詩酒似謝東山裴綠野以今日觀之公以廉而惠以聖賢而豪傑如修棧一事直爲神禹之功

臣矣甯僅如豫人所稱者哉今公去矣秦之人以新恩而思之豫之人以舊德而望之天下之人盡聞風而願見之願獨以公未得卽爲相爲憾耳乃祠旣成而秦之人於歲時伏臘及公之誕期扶老攜幼羅拜祠下而祝之曰公其爲

天朝元輔澤施天下而因以及吾秦乎余在公樾蔭中知公稔茲膺萬姓之請雖不嫻于文敢直書之以泐諸石且俟他日職太史者上石室焉公諱漢復字膠侯號靜菴滿州籍山西之曲沃人

碑傳集卷六十三目錄

康熙朝督撫上之上

直隸河南山東三省總督朱昌祚傳人傳通志

節錄

巡撫山東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公有德救荒碑周亮工

中丞佟公鳳彩題獨夫柳德政碑記李元振

又附大中丞佟公復修萬金渠碑記王伯勉

巡撫慕公天顏免役碑韓葵

直隸巡撫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金公世德墓誌銘廣濟

又附金中丞特疏豁荒紀事郝裕

通奉大夫巡撫貴州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一級曹公

申吉墓誌銘張貞

誥授資政大夫巡撫雲南兼建昌畢節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督川貴

兵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翁菴伊公關墓誌銘王士禛

The image shows a large rectangular frame containing a grid of vertical lines. The grid consists of approximately 15 vertical lines, creating 14 columns. The lines are evenly spaced and extend from the top to the bottom of the frame. The frame itself is a thick black border. The overall appearance is that of a blank ledger or a table with many columns and no rows of data.

109-496

碑傳集卷六十三

嘉興錢儀吉纂錄

康熙朝督撫上之上

直隸河南山東三省總督朱昌祚傳八旗通志節錄

總督朱公昌祚字雲門世居山東高唐州

國初入鑲白旗籍初由京職歷宗人府啟心郎順治十八年任浙江巡

撫時寇盜未靖撫勦悉當機宜減嘉湖白糧經費復台溫軍儲本色杭

甯諸處災傷拜疏請賑民賴不死者數十萬康熙三年遷福建總督丁

憂未之任四年六月

特起直隸河南山東三省總督請終制不允五年蒞任銳意任事十一

月以鑲黃正白等旗撥換地畝小民失業者眾上疏請罷其役曰竊見

七旗控告當年圈給近畿地畝內有水積不堪積荒難種蒙

恩軫念旗下艱苦特遣都統貝子溫齊等遍閱原給各地勘明可以耕

種及不堪荒業並鑲黃旗地比別旗甚不堪者分別具疏請

旨復荷

勅部查議將鑲黃正白兩旗地土房屋酌議圈換專責戶部尚書臣蘇

納海待郎臣雷虎會同臣與撫臣王登聯商議圍丈臣奉文星馳駐劄
薊州野外每日督率各官從城壕邊起由近及遠逐一圍丈迄今將及
一月茫無就緒蓋圍過地畝肥瘠不同各旗官丁視擇厚薄相持不決
而被圍夾空民地之百姓哭訴失業者殆無虛日伏念直省州縣田地
之腴薄賦稅之上中下則本自異同豈能盡美都統貝子溫齊等親勘
七旗舊給地畝同村共井之內卽已肥瘠參差祇因鑲黃旗下地畝甚
不堪種酌議更換又以正白旗下地畝當日分撥不符

祖制次序故令兩旗更正欲其相安垂久之策也但鑲黃旗行圍正白
旗薊州地畝今皆呶呶有辭或因新圍地瘠反不如舊地肥美者或因
舊地不堪今圍得新地仍最不堪者相率愁歎苦形于色臣窺其本意
實不樂有此易地之舉卽勉強撥給或苟且隱忍難必其異日不出而
告苦又如今日重煩

聖明一番經畫也夫安土重遷人之恆情兩旗莊地房屋二十年來相
安已久靡不有父母墳墓在焉一旦更易豈能互相移徙又值此隆冬
棲止草舍曠日持久守候行圍裹糧食盡不免飢寒此旗下困于易地
之苦情也又州縣百姓自聞奉

旨圈地所在驚惶奔竄臣露處野外每日環門哀籲有稱州縣熟地昔年圈去無遺今之夾空地土皆係圈剩荒蕪年來招墾成熟當差辦稅者有稱關廟大路鎮店房屋所居民人皆承應墊道修塘供

皇陵運料車輛及一切公差雜役者有稱新被圈地之家卽令般移無從投奔者有稱遠徙他鄉恐地方官疑以逃人不容棲止者有稱祖宗骸骨父母邱冢不忍拋棄者哀號乞免一字一淚臣雖一一慰遣第閱其情詞失業可憫覩此景象繪圖難形此又百姓困于圈地之苦情也臣職在安民而民隱至此曷敢壅蔽不以實聞乎又薊州自本年秋收

後一聞奉

旨圈換盡數拋荒不耕四五百里閒二麥全無播種明年夏初安得有秋且時已仲冬分途丈量約計竣事難以定期明春東作必又失時則來年秋收又難望矣京東各州縣換地兵丁失業窮民合而言之不下數十萬田荒糧絕資生奚賴豈無鋌而走險者地方有事此又臣之責

任安敢畏忌不以實聞乎伏請

聖明斷自宸衷毅然停止俾旗下官丁各隨所願仍守故土而京東一

十二城老幼億萬獲免流離播遷皆沐

聖主浩蕩生全之德矣其部覆都統貝子温濟等勘實鑲黃旗甚不堪地畝若遇早滂荒年應否少加優恤伏乞

勅部確議定奪疏入輔臣鰲拜等以其越行干預矯旨革職交刑部立絞死旗民哀之

聖祖親政下詔雪其冤予祭葬諡曰勤愍立碑墓道廕子入監讀書以大四品京堂用三十三年浙人請祀名宦

巡撫山東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公_{有德}救荒碑_{附卷一}粵自警泮水禱桑林以來聖帝賢王不難消彌天變以成盛治者繁一人力哉乃通達下情而承宣其德意惟二三老是賴

今天子踐祚削平亂略烏耘象耕之區無弗精穎而內惟天降鑿欲以覺悟君心亦以見災示警辰巳之交山左右赤地數千里而山左亢暘

尤甚濟水以西青海以東六郡鱗比野無青草民至食榆皮緩旦夕大中丞周公_{儀吉案公名有德}惻然憂之於是肅壇遺潔牲牲徧禱之羣

神修故典也周公曰神民之依也神弗福民曷賴焉不可以冥罔不可

以文市爰捐二千金為庶僚倡庶僚以下各捐金有差於窮簷餽粥是繼民稍稍賴全活周公曰是涓涓者曷其有濟哉延數日生耳俾民胥

養以生其亟叩之

帝廷乃焚香盥祝草狀以聞

天子因命重臣四人往為按視公與偕行恐民旦夕不及待暴烈日中

不旬餘遍六郡及報命

上為動容深憫之急發帑金六萬兩米六萬石申命重臣十六人分行

以賑賑之日公嚴諭所司覈實戶數務急貧困無飽奸胥橐尤以民稍

蘇無以供正賦再請蠲六郡今歲田租

上念公言痛切詔如所請六郡之民歡聲雷動咸慶更生夫人臣事君

循循奉職盡其所得言然或言矣未必聽聽矣行之未必實則以積誠

無素無以感動之也公視民如子視民飢由已飢中夜憂危形之顏色

其前後為民計者勤勤懇懇推赤心映皎日矢夢寐而靡他能籲通

帝命朝上章而夕報可有以也且公之誠感又不自茲昉也初山左撫

臣缺

天子念東南咽喉地宜慎簡其人廷臣咸推公以應

天子曰往欽哉受事未幾疏請蠲全齊逋賦六十餘萬暨察荒虛額為

增戶口海叛遺產于寇之亂民逃亾土地荒蕪者又不下四十萬有奇

他若折漕精開海禁不憚數數爲民入告

天子曰允若茲克副朕命蓋其精誠交孚於

一人者非一日於茲矣於是百姓咸樂更生曰周公生我青紳士及郡
邑大夫請勒石記其功編戶之民咸願輸一錢以竣事者無虛日遂勒
石時歲則有秋

天子以公德動天宜晉秩司空懋哉以需後命余旣拜手紀其事爰作
頌曰

皇帝四載聲教遐暨薄海內外臣服罔二上天眷佑期於長治宜日之
中永保匪易先幾而圖災祲警示維茲山左人情惴惴自冬徂夏風霾
吼吹雪不委噉兩無點潰日出杲杲麥枯於地飢不得食無所逃避時
哉周公再生之賜緬昔癸卯

新恩甫顯念茲東土畿輔裏表襟帶南邦控制匪小撫綏之責得賢爲
寶吝爾羣工孰應民禱僉謀其同周公是保

帝曰予聞欽哉往造銜命東來央央旂旐不知其他民是襁褓衣者得
溫餐者得飽三尺童子得訴懷抱不待告訴亦以意曉猶廛如傷中心
是悄悄是薦飢遍野號啼雖有號啼旋相慰期周公生我必不我遺周

公曰噫數郡顏繁自非涓滴所可挹茲匪沛大澤何以溉之匪叩閭闔
何以濟茲乃繪流民乃告燃眉露章既就俯首寤思民命攸係不盡乎
詞仰望

聖聰居高聽卑何以感格渺不可窺陳之丹陛

天子曰嘻克稱乃職果不朕欺爰命重臣分出賑施帑金數萬膏澤下
垂假手胥役恐實漏卮周公不憚嚴檄所司隨其土地各有便宜稽覈
下戶條爲令規務沾疾苦繼富何爲

朝廷德惠益著汪濊猶謂石田曷勝賦稅因賜田租與民休憩全齊父
老扶杖而會皆周公力回天所逮方入告矣雖止千里尙需時日恐不
及俟倡爾僚屬捐金由已饘粥以繼以待

皇社感動上天霖雨亦瀰先憂雲漢有秋後喜

君恩高厚緣公并被室家如故不覺荒否飢饉所鍾衣食道窮父難子
顧弟莫兄恭雖在骨肉浩歎徒庸公計朝夕家給戶豐一人請命萬姓
其同在青言青撫我則隆聚族而謀刻石紀功泰山峩峩海水淙淙微
猷與并靡有所終億萬斯年奕奕熊熊傳之後賢永焉可風德飽千祀
公心則充公心則充懷哉周公

中丞佟公鳳彩題獨夫柳德政碑記

李元振

國家承平日久寓內阜康經費諸大典視

世祖章皇帝龍飛之初黔滇海澨軍興師旅之需十減五六

今皇上如天好生公美利於四海一時在廷諸執政復能愛惜物力以

仰承德意凡夫郊廟壇墀禮樂燕饗祿廩賞賚以及殊方異域重譯而

獻琛者類皆錫予優隆彰柔能之化度支之臣持籌而計未嘗言有無

焉獨治河一事迄今三十餘年發內帑權商權厘

睿慮殆無虛日議者謂積儲大計藉轉運於東南黃河淮揚間爲運道

所必經豫省潰決無常豈特封疆攸關更係漕河此治河所以獨甚於

豫也夫柳之費有加無已膏脂既竭追呼方殷歷歲拮据固已支持維

艱矣近復協濟江南諸工柳束水陸之費計河臣奉部估所發者奚啻

倍蓰柘隸豫省之東偏地瘠民貧困苦尤甚譬諸焚溺之人復督以拯

焚救溺焉其不淪胥以沒也幾何哉公下車之初咨諏輿情力爲萬民

請命謂夫柳莫若官購協濟萬不能支

詔下廷議僉善公策不旬日間悉荷

俞允一時士民懽呼謂公於中原有再造之功矣余惟古人臣之致主

也有遲以歲月而始得信其志者矣有俟乎悔悟而始得行其說者矣昔趙忠獻啟事補牘再進呂文穆薦人三問不移皆遲而見信公之撫我豫也時未歷乎期月毅然爲蒼生造福舉通省之殘喘甫奏請而登諸衽席固我

皇上神聖卓越千古而公之惻怛下周乎羣黎精誠上格於朝廷愈於趙呂兩君子多矣邵子謂寬一分百姓受一分之賜公之寬我民力恤我民命爲何如也嘗觀唐之都督節度使得入同平章事今督撫大臣亦入爲部堂宰輔漢王衛尉謂高祖曰有便於民而請之眞宰相事公准政無幾已惠被嘉師如此許見功德洋溢膺內詔贊機密澤及普天旋將珥管而紀其盛矣豈徒曰豫省之慶一時之揚扞云爾哉公諱鳳彩字高岡奉天遼陽人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兼理河道維時涖茲土者則藩司金公鉉臬司李公士楨管河副使崔公維雅守道參議上官公鑑柘令則潛江李旣祝是皆爲地方申請者也因得並誌焉

又附大中丞佟公復修萬金渠碑記王伯勉

昔宋孝皇之讚蘇文忠曰手扶雲漢幹造化機氣高天下迺克爲之此

語不獨爲文人黼黻卽事功亦不外焉從來名臣用世以氣爲主韞於
莫窺動于莫禦如泉珠之坼地而出其始泡涓耳及其淳泓灑浩浴日
稽天溉灌飲濯者席其澤罔識其功若固有焉者泉之莫窺莫禦者澹
如也今觀于大中丞佟公益信矣彰德之有萬金渠相傳爲西史遺績
至唐刺史李公景復開之宋忠獻韓公琦廣濶之前明萬歷丙戌壬辰
之間郡守常公存仁邑令劉公宇劉公道亨李公蒼門朱公冠先後疏
治之渠遂大通郡人安侍御故碑可攷然皆爲灌溉計地方之風氣災
害不與焉迨天啟丙寅大雨水幾入城亦二百餘年所僅見今康熙七
八年閒水害遂三至堤岸皆沒樹僅見杪怒濤挾雨撼風排西北二城
之趾暨半圯水突入城闔者丈餘居人之不爲魚者幸爾究厥禍本由
於渠道淤塞輪瀉無歸故也漂溺甫定乃圖疏濬會當事者遷陟不常
持議築舍渠且日墮壬子之歲撫軍佟公開府中土詰戎考牧填惠兩
河几境內之利弊廉問而力行之勲勩劬劬如治其家事然者于是紳
民合辭以修復控陳公隨渡大河弭節洄澣履溝塍察形勢謂此渠不
修地方之巨害不已況一綫之水旋分旋合於漕流何損乎亟繕疏入
告事下司空詳覆之而行河使者亦以漕無害如公言遂奉

命旨焉疏詳渠志不賚也于時郡守邱公祗奉憲檄馳詣渠源相其分
級堅厥堰埭煉鐵冶石計里鳩工部署僚屬各敬其事起于李春迄于
初夏工告竣矣渠水東流滔滔如奔抱城環流氣脈拱衛毫雉豫悅游
泳鼓歌相與加頌曰微撫軍之賜不及此宜勒豐珉以志弗設嗟夫造
物之大施而不德民之恆性感而弗忘斯何可以無紀乎公曩督豫儲
駐節于彰渠之利害悉之已久今恭讀大疏懇摯之氣溢於言外可
格於

一人下不怵於浮議蓋淵然而浩然者更知公之善用其氣也公方以
五兵六蠶暢揚威靈三立四維表率羣吏望在廊廟譽擅人宗行且曳
履泰階施潤四海莫窺莫禦之用自當銘諸五熟釜與嵩雒同其高深
茲役也蓋其餘緒云公諱鳳彩字高岡三韓名世也

巡撫慕公天顏免役碑

韓英

太子少師兵部尚書副都御史慕公撫江南承民困久拊循休息扶傷
救敝張弛緩急大綱萬目咸劑其宜蓋上體

聖天子愛養元元之盛心而行之以誠濟之以權其憂民之憂若急焚
瀾其形民之力若護元氣凡督撫重臣所不敢請者公必力言之或言

之而格不行者公常獨奉

中旨報可以行于中外皆蒙其便者比比也始公當官卽有濟天下之志既受重任念當世民之積困在賦與役而江南賦甲天下公爲之請減請蠲請緩既更罹水旱力請賑往往不待報而以便宜發粟所全活無慮數百萬役法人壞自公均役以便民事簡費輕減往時十之五會滇黔閩廣相繼煽亂王師四出舳艫蔽大江而下所需夫役牽挽動以千萬計公所以調護之者萬方所全活又無筭而調發煩數民猶不堪其苦康熙十八年秋公乃疏於朝力陳其狀大略言自軍興以來絳夫率雇募民間給銀夫一錢民間兵來爭逃匿不應募不得已計里均派先期拘集封閉公所守候日久官錢不敷里中賠貼又不敷以致饑寒踣頓相屬此兵未臨而備夫之苦及兵既到計船給夫悍兵及刁惡船戶橫索財物搜剝衣糧沿途鞭撻多致死傷莫可究詰此兵既臨而當夫之苦臣今酌議緊急軍機呼吸難緩者仍給緯夫外其凱旋回京及各省調遣歸標官兵每船應夫若干以其直給船戶令雇足水手則夫可罷凡民間貨載無夫亦行兵船無夫不行坐水手不足船戶得夫之直於雇募易且資日用有餘自樂從事此法若行直省一例循照無

誤師行以恤民力甦積困便

上命廷臣集議皆是公言行直省著爲令自是之後王師取道荆湘江
廣閩浙以至山東西河南所過相望不絕而民閒或不知或相扶攜以
觀無何問者而江南當孔道師尤旁午又屬屢被民之丁男老弱須臾
未死亡之身得無調發之煩以復從事于南畝或就旦夕之餽粥以生
以養無驚恐者孰非公此舉之賜乎蓋公之規畫不於其一時必其可
久不獨惠一方必及天下如是也塗於舞卷於歌皆曰公活我四方遠
者傳誦公之疏皆泣下曰公活我葵無奚斯吉甫之才職在史氏側聞
民之驩聲可懷也爰寫其情而韻之其辭曰
五材迭用金行爲兵蠢茲不譴桓桓徂征宵旰拊體怒以安民一夫不
獲軫我

皇仁黃龍青雀在河之隈疾若使馬如霆如雷百丈邪許厥聲喧壓警
警役夫亦孔之哀走藏無所吏呼何怒公家有程死生前路飢寒皸瘵
彊行旋仆執扑以扶黔首誰訴三年鬼方磬鼓怨咨哀我憚人命委鞭
笞舟人之子職勞不來敢告司僕遑恤我私藹藹我公敷求民瘼觸目
隱心妙用盤錯昔也鳴絃曾試其略浥彼注茲譬若洞酌舟流靡屈下

上自如估客萬斛甯有後期篙師好手罷民何爲官益爾緡爾自度之
上章得請征夫歸止率土之殯式狂以喜夫完其婦父拊其子流亡得
還庭羸以起昔我往矣誰藝誰樹今我來思爲農爲圃昔我往矣市塵
其空今我來思舉袂成風公仕東南公澤侯甸嘉穀膏雨崇朝而遠公
仁自今功及世世斟酌泉源其流不匱謀猷爾嘉於惟顯良公謝不居
聖心無疆一德會合動罔不臧曷不和羹平我萬方

謹案原編有開濬白茆修閘疏疏河救荒議浮糧坍荒二弊議治
淮黃通海口疏四首已見經世文編今不錄

直隸巡撫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金公世德墓誌銘 願洲

直隸大中丞三韓金公卒於官其孤宏聲等奉其喪歸葬於京師以余
忝桑梓之雅備員史局稔知公勳業聞望且以余素性迂拙未嘗出片
言浮譽於人庶幾其言信而有徵乃排纘行略而請銘於余余惟
輦轂重地賴公休養而安全之者歷十餘載何敢以弗文辭爰自退食
之暇据見聞紀實蹟以載於隧道之石焉公諱世德字孟求其先江南
鳳陽人徙家遼陽祖玉軒公以軍功累遷禮部尚書殉難河北遂襲世
職父振寰公歷官兵部侍郎娶郎氏生公振寰當國家締造之秋入贊

機務出秉節旄公以長子侍左右習聞典故閒有大疑公獻一言可否輒中事宜振寰每謂是子能繼吾志以報國者蓋其諳練國是於家庭閒者固有素已公弱冠以勳階考授翰林院編修陞吏部文選司員外郎尋擢兵部郎中歷通政副都御史會直撫員缺

天子以畿輔重地思得一經文緯武不競不綵者以膺其任特簡昇公視事以後勞績升聞旬服又安天下以是頌公之功而服

天子知人之哲也公博學洽聞精於國書五經諸史靡不手自翻譯書成進呈

世祖御覽未嘗不歎嘉每夜分趣召顧問從容恩賚優渥雖賈誼之入對宣室令狐綯之蓮炬歸院不是過矣其奉

命招撫海寇也單騎臨境宣布明威遂令騰波嘯浪之眾一旦投戈戟棄兜鍪航海來降者連檣接械總計投誠官千員兵十有七萬人乃入告於朝自鄭鳴駿以下封侯及伯者若而人厥功茂矣至其疾趨泉州擒渠魁宥脅從不煩一矢海疆賴以綏謐當是時微公幾無泉民矣仁者有勇斯言豈不諒哉

天子嘉其功由是屢遷其官而序加以直撫之重任也夫畿輔民困久

矣所屬州縣半旗民雜處之嗟此細民爲莊戶之侵侮者有之爲奸民
之倚託以逞報復之私者有之是以伏莽之戎每倍他省而逃人貽禍
亦甚烈其荒田絕戶重累斯民者又比比皆是自用兵以來動煩禁旅
儲芻茭備糗糧虎賁羽林之士咸於是取給比歲旱魃爲虐地震數
處民之得起於溝壑而免於壓埋者望澤之心不啻切於倒懸也而公
之加惠斯民者至詳且盡矣設戶長稽避籍則有疏嚴立柵修牆濠則
有疏知亾丁缺額之不可以攤賠也則疏請除之念老荒在養兵爲之
豫積侍以贍用疏在恤驛爲之慎調護以供其驅馳疏在裕餉爲之裁
冗員節浮費以佐司農之所不逮歲飢則有請正供以賑給之疏民露
處而離析則有請捐輸以拯濟之疏方廷議之添設駐防田土也部檄
已頒而公動色抗陳其不可疏人輒報罷非公之精誠格天民力豈有
瘳乎真定大名河間愚民煽亂幾爲肘腋之患公不動聲色首惡殲焉
兵不煩而民不擾一如其保障泉郡之民也公之潛移默化有事爲
無事類如此蓋其宏才鉅量如河海之大且深故能靜以鎮之利以導
之終莫測其際量之所至也凡世之好事喜功矜張勞擾以自炫其長
者類皆賦量未宏執德不廣者爲之故自公開府以來其屬吏之受公

教以顯名於朝者指不勝屈皆能縷陳其表率之方引掖扶助之力至於一門之內孝友祗肅又近世之罕觀而可風者無何以勞於王事移疾陳情屢奉

溫旨慰留而卒以死勤事易簣之夕猶自草遺表唯以稽查旗民蠲免口北荒糧爲請嗟乎其忠

君愛民之心雖一息尙存不容稍懈如是也公卒於康熙十九年二月三日享年四十有九娶佟氏繼娶郎氏生男子二宏聲宏道女子子二葬於某所褒崇優卹彝典具在余懼公之良言碩畫抑沒而弗彰於後世是亦邦士大夫責也故濡筆摛詞而系之銘曰

光岳閒氣於昭有融挺生偉人在遼之東練習國政家學可宗駕車就熟以代天工乃登中秘墨妙斯邕乃晉郎署三命滋恭外將朝命醜類向風內秉國憲綱紀肅維此嘉績達於

帝聰中丞乏員簡畀我公

帝曰往哉予嘉汝功京輔艱大懋乃始終公拜稽首厲節匪躬正色率下爭自磨礪災祲疊告哀此困窮抗疏賑恤心與天通甘棠蔽芾章甫雍容載歌載誦自西自東盡瘁報

國褒封顯庸佳城巍巍松柏蔥蔥先民有言肆外閔中勒石篆銘聲實俱隆

又附金中丞特疏豁荒紀事

郝

家天下者無不以輦下千里爲奧室故其民視天下之民爲重而福之也常厚考後三代於三輔十望給復廩贍史不絕書

今上經筵時御二三講臣有不以此道進者乎願

本朝用唐宋府廩之制以治兵曾環畿取五百里民田以分給旗甲田解而糧不割又分取衛廠諸田以遙償前民坐是五百里內外失業而畿內之民反視天下爲獨苦兼以開創用兵司計官持籌催科以措二十年六詔八閩之餉在下吏無不垂頭塞耳懼虧課之誅勢且何暇及

民又視天下而厚之也年來

聖德日著天下益以太平無事兵且漸撤竊見萬幾之暇巡遊畿輔每傷民生之薄有吏來謁必愛民爲囑在吏方得稍稍親民大中丞金公仁而明屢觀

至尊於田親承天語知聖人之真以愛民爲心也退而言曰畿民苦矣與夫求賑求蠲無甯豁其賠乎夫燕趙閒泉高水猛風厲沙寒田于此

士者爲艱來牧之賢無不聞之比秋深木脫中丞公方一騎數從蕭然
儒素遍履八屬之籍而稽焉親見唐縣等三十七州縣中有田六千一
百餘頃見爲河流沙擁茫茫無復犁隴計歲包銀二萬五千二百九十
兩穀豆三百九十石嗚呼其輸之也始于質鬻漸于溝壑小吏不言大
吏不知大吏不言

至尊不知以一累十以十累百五百里內外將倍蓰無算矣輦下之重
如此誰爲爲之而坐令若是極也乃抗疏入告凡一再上

天子竟可其奏爲之永豁計此數之在公家如拔一毛而下全災民且
不啻千萬家嗚呼不圖

至尊之仁大司農之明眾有司之勤因中丞公之一言有豁然下及于
畿民之一日而竟若是渥也

天子至聖大臣至公願爭重吏之一言耳所謂重而視天下之受福爲
厚者不且日進而益圖其大哉固知中丞公之功不在蒼生而在社稷
也敢大書于冊以詔天下之重吏而並以告政府諱名臣或默有芻蕘
之采未可知也

通奉大夫巡撫貴州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一級曹公

申吉墓誌銘 張貞

曹澹餘先生既卒之二年歸櫬里門予爲辭哀之及其葬也其兄實菴舍人復持先生自著年譜徵銘于予因念實菴昆季爲中外顯官二十餘年所交名公卿稱能言者何限而獨以屬予實菴之意固別有在歟其何忍辭謹按先生諱申吉字錫餘澹餘其別號也山東安邱人中順治十二年進士選內翰林庶吉士十四年授國史院編修旋擢日講官充扈從十五年出爲湖廣右參議分守下荆南道十六年歷河南睢陳兵備道副使十七年轉左通政晉大理寺卿十八年以疾告歸康熙三年疾痊還故職六年殿試進士充讀卷官遷禮部右侍郎以
上親政遣祭南嶽九年會試天下舉人知貢舉旋調吏部右侍郎十年改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遭吳逆之變殉節雲南先生生而神氣秀穎八歲屬文拈筆輒就爲父贈宗伯公所喜旣孤與兄貞吉奉太夫人教益勵于學卒皆成進士以文章行誼名于時先生願早達十七領鄉薦二十一成進士二十四官方面二十六躋九列當其應庶常之選

世祖章皇帝方鄉文學親閱其卷擢第一自慶得人錫以錦袍令內侍

量其長短等身衣之每兩月一

御試先生仍屢居第一金帛羊酒之賜無虛日

上在南苑嘗使使召先生以字不以名搢紳榮之亾何

上擇詞林才堪外用者十五人先生與焉是時先生方膺殊寵皆望其

有不次之擢乃被是命中外莫測一日

上謂胡學士宛委曰朕慮曹某年少未習民事姑試之耳儀古案胡光龍字宛委浙

江山陰人順治丙戌進士官眾始知

聖意所在詞林外轉例許為學使者同列多縱臾之先生曰

上命將試以艱難而臣下遽請清華可乎遂出鎮鄖陽地處楚西北部

亂山層峙郭外十里皆盜區先生以計撫之歸版籍者二千餘家海寇

圍江甯三楚大震鄭正缺餉士卒洶洶勢將應賊先生以他餉給之重

鎮以安先生所至得敏練聲而尤長于聽獄廷尉案牘山積疑信錯互

先生亭質各當人以為神會地震肆赦殺人者皆得不死其為十惡牽

連雖笞罪不免先生以為非法之平請宥之著為絜令及貳秩宗磨勘

場屋試牘前此多毛舉細故致干吏議者眾先生悉酌復舊章以寬之

復取士用經義法請州縣得歲貢士于廷先生前後多所建白或

報可或報聞或過時仍用其言莫非朝廟典禮國家大計也入佐邦治
時銓事煩襍胥徒因緣為奸先生持之甚嚴使僥倖者不得行甫三月
而有撫黔之命黔中軍衛多于郡縣自文武途分事多掣肘先生悉心
區畫奏改龍里等五衛為縣併安莊等三衛所于所近州邑以一事權
凱里有苗警諸將欲張其功爭陳搜剿之利先生力持撫議招生苗雞
講輩數十寨刻木約降乃安堵如故又以其地荒野人不知書遂刊房
牘頒行所部復行月課以獎誘之不三年文教大洽十二年冬吳逆難
作近制撫軍既不得握兵柄而黔南大帥又已從賊中潰遂束手被執
當聞變之初先生夜遣家僮飛章入奏疾馳六千里儀吉案史以爲疑
與部二雲十六日而達都門
上始得吳逆反狀命將出師扼險固守故雖寇氛披猖終不能越西津
關南尺寸地先生陷賊中無日不伺間圖賊儀吉案吳三桂以永七年
貴陽安順石所等府皆降庚申之夏蠟書赴闕密陳機宜為賊所覺劫
歸雲南竟遇害于昆明之雙塔寺實康熙十九年十二月五日也年僅
四十有六越三年癸亥四月二十五日葬于先塋之次以兩夫人耐焉
嗚呼當先生之赴黔南也

上臨朝遣行兩宴于保和殿温文誥誠錫予便蕃謂此行稱職當必大

用之所所以知之眷之者至矣而所遭適竟如斯然先生能從容就義死

不忘君其亦可稱無負也夫先生高祖諱一麟丙辰進士吳江知縣曾祖諱

應垣太學生遵化縣丞贈徵仕郎光祿寺大官署丞祖諱銓太學生光

祿寺署丞考諱復植諸生兩世皆以先生貴累贈至通奉大夫禮部右

侍郎加一級妣劉氏相國少傅公女累封至太夫人初娶鄒氏封淑人

贈夫人前先生十九年卒再娶魏氏封夫人後先生九月卒子男五人

長沈次湮廕生候選七品京職次潘俱早卒次激次通女三人享孫男
曾衍先生長身玉立風骨稜稜好孤行一意意所不與屹然如山嶽不
可奪卽嘖笑之微不肯輕以假人然性純孝家政非稟太夫人命不敢
行與兄處終身無閒言又推其意以厚外家外王父少傅公沒兩舅氏
羸棲京邸左右萬端疾痛苛癢若身受之其為文章清道粹美而尤長
于歌詩早學右丞嘉州自南嶽回沈鬱頓挫人比之少陵夔州以後蓋
先生酷嗜讀書日新富有遂臻絕境非盡得江山之助也所著有澹餘

南行黔行黔奇諸集若干卷凡此皆先生立身學問之大爲政事節義
所由基者故備著而銘之曰

畢如者邱在彼東郭草堂之前回環岡道丸丸松柏哲人之阡哲人伊
何芒寒色正其氣浩然弱冠脫穎踐敷中外踰二十年恭承

帝命專城秉鉞檣柱南天逆孽忽送刑天相柳踏眞拮黔公抱

國恥伏節死義風烈攸傳史有金管朝有愍綸銘以俟焉

諾授資政大夫巡撫雲南兼建昌畢節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督川貴

兵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翁菴伊公闢墓誌銘

王士禛

世祖章皇帝御極之十有二年予與翁菴伊公舉禮部爲同年生閱二
十六年康熙庚申予在翰林而公以大理卿拜都御史出撫雲南明年
六月訃聞京師予與其弟望江合嘯相向哭又踰年公子作霖走千里
匍匐乞誌其墓一夕大雪被酒回憶三十年間與公游好聚散死生之
際有足感者因反袂濡筆而爲誌按狀公姓伊氏諱闢字盧源別字翁
菴系出唐僕射慎之後元末始自棗強徙新城數傳至澤始爲公曾祖
生效吾公覺民是爲公祖贈中大夫通政使司右通政加一級有子二
人長太恆公光前贈中大夫通政使司右通政加一級是爲公父次開

雍公光啟贈中大夫通政使司右通政加一級是為公生父公生而岐嶷與母弟巘同學齊名順治甲申乙酉閒邑人士倡為曉社公兄弟為職志人稱二伊戊子領山東解額第一文傳四方乙未成進士

世祖章皇帝留意人才初破館選分省故例駕幸南苑引見諸進士改庶吉士三十二人至公名

上顧左右曰此山東解元有文名公之受知自此始既入翰林每御史唱名及公輒語左右如前丙申四月

特授科道若干人公授廣西道監察御史在翰林甫歲餘蓋異數也丁酉奉

命巡按山西六月遇覃恩加一級公自念受

上不次恩清白自矢冀報稱於萬分一適前政以毛鷲為能公矯之以寬大而人皆肅然尤矜慎庶獄疏請減釋者前後至七百餘人凡有薦達必衷於公議如彭中丞有義卞司馬三元後皆開府為時名臣差竣遂掌京畿道事己亥九月與李御史森先同日內擢京卿公自授御史出按山西歸掌京畿道事以至內擢皆不次計資僅三載其受知之深如此尋宅母賈太淑人憂以生母耿淑人卒請假治喪皆盡誠敬勿悔

卷六十三

七

康熙庚戌閏二月補光祿寺少卿轉通政司右參議是年十月擢右通政戊午九月轉左己未八月進太僕寺卿十月進太常寺卿屢遇

躬祀郊廟諸大禮執事有恪上目屬之是年十二月遂拜大理寺卿班於九列會王師入滇滇撫需

才

上環顧廷臣惟公謹慎可任遂以庚申三月拜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雲南建昌畢節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公感激

兩朝恩遇又以遐方新附陞辭兼程而南時方溽暑歷五谿毒淫之地

上霧下潦不遑啟處及抵昆明諸道大帥畢集主客兵以萬計所需靡

屢糧糗芻芟之屬稱是咄嗟取辦公手口拮据頭鬚畢白未幾而疾作

然猶殫心區畫密疏請禁擄掠以收民心辛酉五月初八日病革遺疏

以奉職無狀不能報國恩不及見滅賊為憾又疏薦雲南布政使王繼文自代蓋是歲十月

而雲南平去公之卒僅五月耳

上聞震悼賜祭葬如例以繼文代公巡撫公素廉謹及歿于軍中遺橐

祇十餘金行李蕭然雲南提督桑格公與貝勒將軍督撫諸公共飲助

之始開關萬里歸于故園悲哉公性情退與物無競淹卿寺十餘載處之夷然泊拜撫滇之

命雖慷慨赴軍義不返顧然微察其顏色慘澹與故人言若永訣者予心訝之蓋是時公生父通政公年八十矣絕裾而行陟岵而悲公之懷

抱有不敢以告人者卒之以身殉國未竟厥施詎不痛哉公在臺三載屢有章疏率多削稿所存按晉奏

議若干卷嘗輯錄本朝四十年來名臣奏議若干卷未成書皆藏於家喜樞晉人帖合處

入能品生以天啟癸亥五月十七日卒以康熙二十年辛酉五月初八日年五十有九配何氏累封淑人子三人作楫作霖作德女六人王啟

澤李嗣貞王啟大王啟演李瓊鮑秉謙其壻也孫六人應聘應徵應召應麒應掄應舉曾孫二人清濤清溥以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葬于

新城西北五里那莊之賜阡系之銘曰

井鬼之墟王良策騎希蹤曩翫效尤吳淖鐵橋開道金精呈瑞帝咨上卿持節往帥維此遺黎庶其有說舟無弭權駟不頓轡馬革疆

場誓平僭偽齋志未伸歿而猶視哀哉勞臣以死勤事北極
恩綸東園祕器華表嶙峋石闕最屢後有觀者視吾銘誌

碑傳集卷六十四目錄

康熙朝督撫上之下

麻勒吉傳 八旗通志

兩廣總督吳公興祚傳 魯曾煥 梁清標

粵撫中丞郝公浴本傳 趙士麟

又巡撫廣西雪海郝大中丞公傳 趙士麟

又光祿大夫巡撫廣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四級郝公碑銘 熊賜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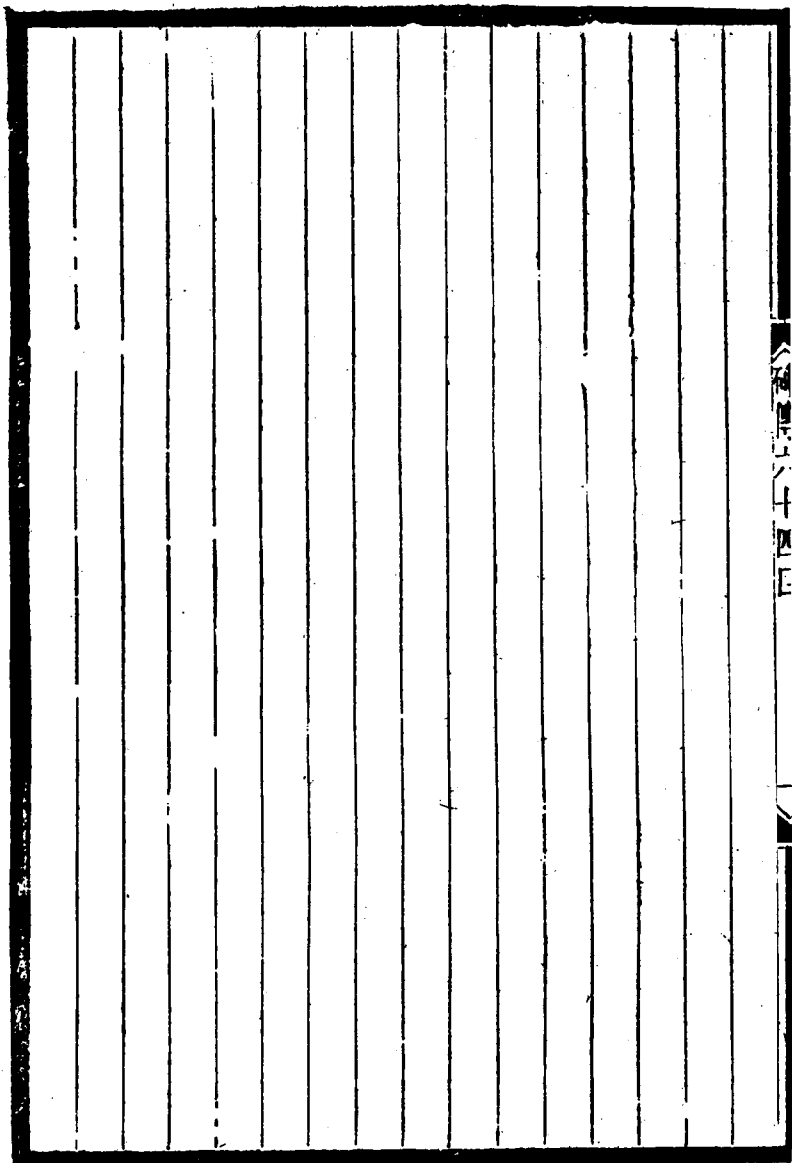
又廣西巡撫右副都御史加四級郝公墓誌銘 汪瑛

又光祿大夫粵撫中丞復陽郝公行表 法坤宏

又巡撫廣西等處提督軍務兼理鹽法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四級復

陽郝公行狀 李呈祥

又附條陳陝西進兵事宜疏 郝浴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written in Chinese characters.

碑傳集卷六十四

嘉興錢儀吉纂錄

康熙朝督撫上之下

麻勒吉傳入旗通志

麻勒吉滿洲正黃旗人順治九年壬辰歲初設滿洲進士科麻勒吉廷試第一甲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文學侍從卓有聲名

世祖章皇帝眷注特隆疊有陞轉十一年七月遂陞補宏文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十三年正月修通鑑全書麻勒吉充副總裁官十八年辛亥

歲正月辛亥朔初七日丁巳夜子刻

世祖賓天先一日丙辰
世祖大漸時召麻勒吉與翰林院掌院學士王熙至養心殿降旨定

聖祖仁皇帝御諱立為皇太子並諭草遺詔以大臣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四人輔政麻勒吉與王熙遵

旨於乾清門撰擬付內廷侍衛賈卜嘉進奏旋奉
聖諭詔書著麻勒吉懷收俟朕更衣畢麻勒吉賈卜嘉爾二人捧詔奏知

皇太后宣示諸王貝勒大臣至是麻勒吉與賈卜嘉捧詔書奏知
皇太后卽宣示諸王貝勒大臣侍衛等中外翕然安定任大事不震
不竦朝論以爲難康熙五年七月陞任刑部侍郎七年十二月陞授江
南江西總督興利除弊政無不舉十年四月疏言吳淞江劉河口係蘇
松常杭嘉湖六府洩水要道應建閘開濬請以各府漕折銀十四萬兩
留充河工經費卽均派六府所屬之地分年按畝徵輸還項奉
聖祖仁皇帝特旨被災州縣復令多派還項恐苦累小民著免其派徵
餘如議於是建閘疏河以通水道而六府膏腴之地無衝決之虞隨因
鎮江兵丁侯進孝許告將軍李顯貴鎮江知府劉元輔弗通扣饟牽連
總督
聖祖命吏部侍郎覺羅勒德渾等往京口審察獄未定勒德渾等遽將
京口將軍李顯貴知府劉元輔兵丁侯進孝總督麻勒吉並械來京聽
勘戶科給事中姚文然疏言江南百姓羣集鼓廳保留總督麻勒吉且
云麻勒吉自被鎖挈顏黑面削腰項拳曲臣聞之惻然竊思官列大僚
素叨豢養免冠帶鎖愧辱難堪伏乞
特沛恩綸寬其鎖繫至於所犯事審有實據自有合坐之罪則朝廷一

定之法與法外之恩並行而不悖矣奉

聖祖特旨這本說得是以後官員犯罪鎖禁鎖拏並永行停止七月部

議降三級調用奉

旨著削去加一級仍降二級免其調用仍還江南十二年五月又緣事

降調解總督任補督捕理事官十三年逆藩吳三桂反日久未卽平定

十六年

特詔麻勒吉隨揚威大將軍簡親王喇布在軍前辦事尋奉

旨著同簡親王酌遣幹員齎諭招撫原任貴州提督李本深巡撫曹申

吉廣西提督馬雄將軍孫延齡等十七年閏三月揚威大將軍簡親王

喇布疏言麻勒吉等抵吉安稱孫延齡爲吳三桂所殺馬雄病死得

旨馬雄孫延齡雖死其餘黨尙踞粵西理事官麻勒吉仍同簡親王軍

偕行以朕赦罪論功之意槩行曉示其被脅從賊之人有悔罪投誠者

卽行招撫十八年五月丁未

聖祖以定南王孔有德屬下兵丁數年以來分散各處收聚甚難令麻

勒吉前赴廣西暫行統轄定南王藩下官兵有分散者令其訪察料理

一切調度軍務會同將軍莽依圖等商議舉行其廣西文武各官並定

南王藩下各官職名麻勒吉俱察明繕冊以聞五月辛酉奉
命統兵鎮守桂林本年冬月撫蠻滅寇將軍兼廣西巡撫傅宏烈統兵
進剿吳逆至柳州提督馬承蔭已降復叛宏烈至其署議進兵事承蔭
卒起爲變執宏烈送吳逆不屈死
聖祖乃命麻勒吉署撫蠻滅寇將軍兼廣西巡撫維時柳州再叛民多
奔竄田畝荒蕪糧賦淆紊麻勒吉多方招集令歸舊業晝夜調度籌畫
漸次就理尋承蔭復來降授昭義將軍加伯爵十九年正月承蔭標兵
復以餉匱鼓譟簡親王撥餉給發兵始甯戢麻勒吉復疏言馬承蔭黃
明葉秉忠在賊中俱係僞將軍今同來歸誠承蔭授將軍伯而黃明葉
秉忠未授職銜故陰嗾兵眾肆行葉秉忠已年老乞休無復異志惟黃
明強悍爲柳州官兵所懾服若不調用他所終恐爲患
聖祖用其言授黃明爲援剿總兵官率馬承蔭兵一千赴將軍莽依圖
軍前隨大兵進剿雲貴葉秉忠授總兵職銜許其休致是年征南大將
軍賴塔等軍自南甯啟行進取雲南奉
旨著麻勒吉委賢能司道官運致糧餉麻勒吉措置得宜軍餉無誤十
月疏報七月十四日逆賊攻陷養利州新泰營參將昂三等率領官兵

於閏八月十一日敗賊於養利之大橋賊棄城遁麻勒吉任粵一載治績大著會王師四路進剿雲貴粵民漸獲安靖凡難民被擄子女麻勒吉檄行通省悉令查放完聚者甚眾二十年春循例釋奠

先聖孔子見儒學堂廡不治兵馬踐踏乃免冠頓首自責曰是吾之過也卽檄飭有司凡學宮之積敝者急行修理由各郡縣承意補葺文教肆興又嘗撰平樂郡學碑謂道莫大於五倫五倫莫首於忠孝以名節禮讓教粵人不徒文藝士子至今傳頌二十一年凱旋回京師尋卒

其流風善政江南士民思之勒三十八條於雨花山石上康熙四十五年公請崇祀江南名宦祠

兩廣總督吳公興祚傳魯曾煜 節錄
興祚字伯成號留邨浙江山陰人入正紅旗籍以貢知萍鄉縣改無錫康熙十四年耿精忠據福建反和碩康親王帥師平閩薦伯成從征以才超爲福建按察使時吹逆已降鄭經遁歸廈門朱統錫亦敗走贛伯

成陽曰贛非我土不奉詔義不敢越尺寸遂班師陰察降帥中有智計者令誘統錫來遂擒之擢巡撫總督姚公啟聖與伯成同里開殊相得鄭經將劉國軒圍泉漳

二郡啟聖禦漳州興祚援泉州從亂山育谷中斬藤葛以進連敗賊眾
 復永春德化二縣國軒夜遁泉州獲全遂與啟聖謀掃廈門伯成議分
 兵三路每路各萬人曰可入則三道並發使賊狼狽首尾不能救不可
 入則下碇固守以逸待勞彼此互應啟聖從之經遂潰走晉兵部尚書
 予世襲二十一年遷兩廣總督甫至部以廢藩綠旗官兵分左右翼左
 鎮廣州右鎮韶州制府據上游有隱然碁布之望逆藩尙之信伏誅遺
 孽猶擁鹽鐵重利伯成釐剔其奸民困大甦東安有步曰河頭者賈區
 也百貨集其地大豪胡從據市籍率二十而算一緡伯成萃而徙其家
 潮之廣濟橋閩粵孔道圯而民病伯成曰吾猶不忘閩況粵耶予白金
 四萬兩橋眠前愈益固在粵二十年民便之伯成風致甚俊爽出則重
 髻吹螺大帥戎服帕首袴鞞以威見憚入則衣輕衣從小僮二懷鉛提
 槩與騷人雅士酌酒分韻所著有宋元聲律選史遷句解粵東輿圖後
 徙占北口都統卒於官
 粵撫中丞郝公浴本傳 梁清標
 公諱浴字冰滌又字雪海後更號復陽先世由山西洪洞遷定州之唐
 城歷數世至恆瞻公大鈞以恩貢考授通判隱居不仕則公之父也公

少有異稟年十六輒高自期許有澄清斯世之志崇禎壬午癸未
 兵亂避難山中猶讀易不輟夜步河十尋味義理值狂飈疾雪浩
 歸留心世務慨慕古人不屑為俗儒章句之學順治丙戌舉於鄉己丑
 成進士出灤州石公申之門石公不輕許可獨稱公國士起家刑部廣
 東司主事兼攝浙江司郎中事爬梳弊孔老吏不能欺言論風采傾動
 一時尋改授湖廣道御史巡按四川是時巨寇劉文秀盤踞滇黔川中
 尚多伏莽屠戮之後一望邱虛有司率皆營弁委署職業不修公至披
 荆棘立約束數徼行廉得其狀力事清釐兵將斂手先是歲屢歉撫臣
 請贍以牛種後每牛輪租八石歲運軍前烏道險阻人牛俱斃川民苦
 之哀籲撫臣噤不敢應公特疏言當日給發牛種意在救民非以謀利
 若再責牛租勢必流而為殍散而為盜是無蜀也
 世祖允豁民困以蘇吳三桂方握重兵駐蜀軍無紀律每結隊逃亡肆
 劫憚公嚴正令各路不發塘報公疏發其奸三桂意陰忌公迨兩路敗
 劾東西川俱陷三桂棄川北退至綿州欲回漢中會方補行辛卯鄉試
 公當監臨聞賊且至官吏士子倉皇思竄公密令兵將環守亟檄司道
 馳騎慰諭逃卒揚言秦兵旦夕至人心稍定而公在鎖院中剖析經義

談笑自若卒竣聞事蜀中賓與之典實自是科始也又遣健兒飛檄邀
三桂等赴援責以大義謂不死於賊必死於法一晝夜凡七往三桂等
不得已始回保甯然猶豫未決公多方譬曉面授方略乃決策固守俄
賊至保甯踞錦屏山勢張甚公憑堞指揮矢石過耳屹不爲動賊夜渡
嘉陵江繞出城後公輕騎遍歷行間激發忠義將士踴躍背城迎戰無
不一當百竟奏大捷是役也公功居多

世祖知公才堪辦蜀詔問收拾全川實著公具疏前後數十上皆荷采
納詳載錦江疏中三桂挾王爵驕貴意持兩端莫敢誰何而公以少年
書生獨挺身與抗不爲小屈且密陳其跋扈狀逆折奸萌而三桂銜之
切骨矣

朝廷頒賞酬功公以得不償失疏辭不受益與三桂忤思有以中之先
是董顯忠等類以將弁改授公奏劾改武用至是三桂摘公疏中目不
識丁之語嗾顯忠訴於朝云能識字公竟坐降調甫歸里適閩臣涿州
馮公銓深陽陳公名夏大名成公克鞏武進呂公宮掖縣張公端五人
合薦公才堪大用三桂恐公柄用乃摭拾前疏指爲冒功欲置之死
世祖察其枉流徙盛京公至徙所益潛心聖學深思密證期於表裏瑩

澈或中夜有所得必披衣秉燭書之謳吟達旦不知身之在窮荒也故
侍郎董公國祥同在徙所公讀書琅琅笑曰我輩尙思復用乎何攻苦
乃爾公曰顯晦何常假一旦位卿相何以救天下蒼生董公嗤其妄公
灑然不爲意每凜四十無聞之懼或奮身自擲幾於傷股其厲志如此
尤嗜孟子及二程遺書築室三楹顏曰致知格物之堂危坐研究其中

垂二十年

今上幸奉天公謁道左具述按蜀始末奏對詳明

上改容慰勞者久之及三桂果反如公嚮所言部院大臣及言路爭訟
公冤謂三桂之所仇正國家之所取部議皆格不行

特旨取還錄用仍補御史侃侃論列尋遣巡視兩淮鹽課槩謝請謁嚴
立科條私販屏迹差竣以稱職復留差一年裕課數十萬加太僕寺少
卿淮揚大稜道殫相屬公倡議設六廠賑飢全活數十百萬人在差卽

擢僉都御史未閱月再晉左副都御史前此所未有也明年遂

命巡撫廣西陞辭日面奏畿內重地宜厚加培護秦民輸輓頻年勞倍

他省宜破格優恤兼條析粵西事宜皆稱
旨賜賚有加單車之任粵西甫脫兵火閭閻凋敝官斯土者漠不以吏

治民生爲念公乃大示懲創設匭通衢許被害者控訴特糾十餘人屬吏始各奉公又疏請汰虛糜之馬裁添設之兵預防要害簡練精銳四

事皆

報可往者滇中班師例由黔楚後乃假道粵西公力言土司並無郵傳馳驅瘴煙毒霧中未便又粵西灘高舟小入楚往往覆沒舊例於永郡接換後令送抵長沙公亦請照往例交卸兩者皆荷

俞允粵人如釋重負至裁兵相聚思亂公捐米千餘石以資口糧遣官沿途押送定藩舊旅歸旗道路訛傳人心風鶴公與同事者審定去留悉心區畫遠近晏然又言標兵不可去於是各省撫標俱獲半留他如

請卹死事諸臣以勵忠節資給鄉舉衣冠以作士氣建立書院以勸來學稽覈支領以清浮冒諸政將次第舉行而公以積勞兼苦瘴癘病且

卒矣士民巷哭者三日喪之歸也炷香叩送千里不絕公所至設施有方得民之深又如此其先巡撫傅公宏烈在軍中那移帑金七萬餘兩公請以庫項扣抵未及補足公旣卒布政崔維雅與公稱同年生有夙

嫌適當護印遂修前卻誣爲侵隱部議革職追賠上特嘉予公巡鹽巡撫兩任潔己愛民免其追賠並予祭葬益異數也

公孝友真篤少時念祖喪未葬輒自搯左臂以志痛爪痕深入膚理其
至性有過人者負才卓犖有膽略憂患之後更邃於學勇於爲義赴人
之急不啻疾痛之在身獎借人才惟恐不及雖歷艱難而用世之志彌
久不衰至當大事他人張皇失措公不動聲色處之裕如爲文奇崛單
詞片語妙絕天下門以內嚴若朝典生平刻苦自厲有運臂之風自少
至老所遭多苦境嗟乎殆性近之矣公有五男子其仲子林王戌成進
士沈毅類公諸子亦能世其家學克昌厥後知熊熊未有艾也
贊曰嘗觀古來欽崎磊落之倫往往多嶮巖非常之遇如雪海公殆其
人與余與公交數十年疊聯姻婭嘗過所居唐城覽其風土經理井然
知此中有人焉翰林灌亭王君素未謀面讀公錦江十六疏驚且歎曰
當吾世乃有此人哉輒造公邸舍值他出乃登堂設座再拜而去公夙
具奇癖足跡所至窮幽陟險毫無恐怖好訪古今人物以及山川阨塞
靡不周悉當按蜀時微行山谷見一大鳥張翼蔽天世所罕覩嘗登華
嶽宿其巔候瞻嶽靈中夜見白光自空來道士云此卽白帝公非有夙
緣莫能見也粵西之役舟過南嶽冒雨登祝融峯頂天忽開霽遂縱觀
日出沒以爲快噫嘻亦異矣憶公居塞外時偶入關共余剪燭抵掌劇

談經濟恆至夜分窺其英氣無少摧挫公誠偉人也哉

又巡撫廣西雪海郝大中丞公傳

趙士麟

公諱浴字雪海號復陽取大易尊陽義也先世山右洪洞人始祖成寅
公移中山遂為定州郝氏云十一世至恆瞻公順治辛卯恩貢考授別
駕不仕積學力行世有令德曾祖父俱以公貴誥贈光祿大夫崇祀鄉
賢妣俱一品太夫人恆瞻公生子二長即公次內閣中翰莊臨君也公
生而穎悟負異材年十三即以希望希賢為務丙戌領鄉薦己丑成進
士觀政工部即上書指陳利弊次年授刑部主政辛卯
世祖章皇帝親政甄別臺班以公才改授侍御史旋巡按四川時流寇
劉文秀等盤踞滇黔東西南三川悉為草竊存川北一區屢遭屠戮一
望邱墟公招徠綏輯民生未遂而武弁董顯忠等以投誠題授司道目
不識丁百姓苦之公疏請改還原職仍以副將用民困蘇壬辰吳三桂
統兵進川南屯劄軍無紀律多逃劫掠公具有逃兵劫殺疏三桂銜之
後兵敗三桂棄川北不顧退漢中時補行鄉試士子倉皇思竄公密檄
總兵嚴自明等城守兼請大兵由兩路屯保甯激發忠義背城力戰遂
奏捷三桂握重兵封王爵中外莫敢忤公獨毅然不少屈為密奏言其

跋扈狀三桂恨無從泄乃陰令董顯忠入都摘前目不識丁之疏具呈
展辨賄通胥吏謂識字參虛降一級調用川民冤之爲立祠三桂復慮
公用乃披拾前疏指爲冒功必欲置之死地
先帝察其忠從寬流盛京僦居奉天益潛心聖學灑然自得時同徙者
贈以詩有祗愁深夜裏凍殺蠹書蟲之句結書屋額曰致知格物之堂
述懷詩曰天心祗許歸龍塞消受周公孔子書父恆瞻公卒於定訃音
至慟幾絕請假西歸祭葬如禮越二年太君張又卒請假祭葬如父辛

亥
今上幸奉天調

陵公具陳蜀中始末

温綸慰勉下部格於議癸丑冬吳逆叛朝野皆服公早見甲寅刑科給
事中棠溪劉君蜀人也題薦謂功在蜀疆至今尸祝宜及時進用又
上諭三品以上官保舉人才大司寇蔚州魏公時任京兆力薦謂學守
才識骨鯁血性尤爲過人且三桂之仇正爲
國家今日云云時大司馬今內閣宛平王公亦薦蔚州少司馬再薦奉
特旨郝浴著免罪取回錄用計受謫至今二十二年仍補湖廣道御史

首言

聖學聖心爲戡亂大本兼請召對滿漢閣部諸臣推商大政其利其弊其緩其急又言民生困苦亟宜下詔軫恤以培元氣因條列休養百姓四事時平涼鎮臣王輔臣受吳逆僞劄全秦騷動公疏設防進剿皆切中機宜

上可之下其疏於諸鎮尋改掌陝西道事疏籌餉勿過急宜飭吏治吳逆必破勿以討賊故致病民今武臣縱部兵而戕民命有司藉供億以傾民家又督撫提鎮坐名題補半屬行私非盡從地方人才起見急宜停止章數十上皆通達國體侃侃無所隱丁巳命巡視兩淮鹽課隨修鹽政五疏咸下議施行陋規盡革諸弊肅清差竣例更奉

旨郝浴巡鹽稱職再留差一年從來未有殊恩也公懼覆餗懇辭復奉有才子品素優特簡留差一年已有成命不必控辭之旨尋以增課議敘兼太僕寺少卿准揚大饑捐賑施粥賴以存活者數百萬歲復早設闡引潮歸帑一無所私增課六十餘萬五奉實心任事深爲可嘉之

旨僉憲缺奉

旨陞補多所建白皆奉

俞旨允行時粵撫竹君傅公入滇遇害貴陽

上以粵西新復為滇黔楚閩襟喉必資才望重臣彈壓因簡公往哀鴻

未集百困待蘇公除雜派加耗且調劑四事謂虛糜之馬宜汰添設之

兵宜裁要害之設防宜預撫提之精銳宜簡

上嘉之悉聽該撫酌量區處自是屹然大定民有起色公處雪塞二十

年又遠歷炎荒夙疾間作日漸加劇癸亥秋七月卒惟以

君恩未報學道未成為憾民止春罷市聚哭轅門為肖像立祠以祀之

先是傅竹君統兵恢勦需餉急奉有不拘何項錢糧儘其動用之

旨故軍餉不繼挪借以應及傅陷身貴陽所挪銀七萬餘未清公逝後

藩司崔惕菴署篆事弗察有侵隱之疏荷

上洞悉奉有郝浴前差兩准巡鹽恤商裕課有裨國用後在廣西巡撫

潔已愛民免其道奪之旨嗣又特頒

上諭原任廣西巡撫郝浴前差兩准巡鹽潔已奉公恤商裕課後經簡

任巡撫粵西清廉愛民克稱厥職其所動錢糧非係入己從寬悉免追

廣東通志卷六十四

八

取以昭朕優恤廉吏至意其受

上知如此公生平孝友備至樂善好施濟爲文有奇氣嘗歎聖學無真傳上下數百年惟兩程之學得其宗餘子或章句或禪悅皆非也日夜服膺兩程書尤酷嗜孟子曰非孟子無由識孔子之面非程氏無由升孟子之堂居恆身體力行戒欺求謙所蓄周易孟子諸書不卽授梓冀復有所精進也何遂中道殞哉公生卒年日及元繼配子女諸孫所配所適悉載家乘行狀中此不贅請余文者公次君名林字中美辛酉舉人壬戌進士任中書科中書學行悉類公子之良友也

論曰在昔燕趙之間多奇偉倣儻之士今其人已往其聲猶存也吾自南中來頓轡於境上者久之卽其人雖未純於先王之道然以効節不顧身盡公而不徇私有足多者又復有誦讀詩書稱引先王知學矣令之受事識不能洞微慮弗克遠及卽奇偉倣儻無取焉以季世滋僞上皆務華標而疎於寔蹈羣羣然絲土舟而行江河也不亦殆歟雪海公生於燕趙閒聞道甚早侃侃正性生平慕二程卽胸襟似大純公巖巖氣象似次正公嗜孟子卽不移不淫不屈類子輿前後所歷皆耳目官多所條例奏議夫奏議者啟

宸聰而達幽遐者也言弗中款智弗機先陳設利害而弗情推抑大奸
而或私縱厥論懸懸為章秩秩威弗揚紀弗振豪弗抑奸弗戢也漢賈
生一代之英也談說治理辨而且當乃竟竽瑟於文帝公擢臺班按蜀

天子嘉其議卿士讓其美三方頌其德西陲流其聲大異賈生者以賈
挾練達之才公抱閎偉之節賈恆移情於功名之會公忘籌於福祿之
塗而又忠誠體國不二其德夫九信而一違難以語誠始守而終渝難
語不二故誠百嘉之宗也不二萬事之紀也本乎性而成於學者也故
公疏炳乎煌煌赫焉盛矣吾獨重其錦江之議為識先而慮遠吳逆畜
異謀尾大不掉內外憚之不於其叛早兆於屯川之日矣公首疏其縱
兵劫殺再密陳其跋扈狀逆衝而陰傾之又撫拾以陷之幸

先帝察其忠東徙逆卒叛
皇上特宥而錄之此其膽其識其才其智惟社稷之大計是圖豈尋常
好修之士才辨之流敢望其肩背哉其他若言邊儲陳防勦興大利滌
大弊沛恩膏捐賑施在蜀蜀祀在淮淮頌在粵粵祠當世稱之後世颺
之皆足以列於不朽之途矣吾未暇悉而特著其大節如此云

以	一	蘇	上	袖	俞	命	內	磷	王	天	先	動	膽	踰	贊
用	棺	公	簡	鐵	旨	督	潰	性	赫	任	皇	撫	寒	冰	曰
兵	囊	私	才	面	再	鹽	得	若	斯	運	鑿	拾	跋	雪	巖
遂	止	交	望	紀	展	課	此	桂	怒	隗	厥	罪	扈	氣	郝
致	清	濟	俾	綱	一	除	頗	薑	我	器	素	戾	武	表	公
缺	俸	福	靖	之	期	陋	枚	煌	武	背	悃	干	未	蒼	嶽
額	蔭	囉	封	司	旋	規	足	煌	惟	叛	始	交	穹	始	嶽
會	無	何	疆	臺	陞	心	勝	奏	揚	吳	謫	綏	授	人	
因	斂	煦	遙	閣	問	清	熊	疏	服	淚	陪	聞	刑	宗	
稽	錢	陽	瞻	之	卿	如	熙	侃	公	曲	都	誇	曹	周	
庫	閭	春	節	選	晉	水	見	侃	先	全	曲	貽	繼	程	
幾	里	丕	來	時	秩	額	黜	條	見	軀	全	一	除	克	
疑	罷	被	饋	惟	司	羨	彼	對	黜	命	一	篋	侍	紹	
乾	市	詎	壺	粵	憲	不	鴟	悉	彼	特	篋	或	御	孔	
沒	士	意	漿	撫	賑	虧	張	中	鴟	搆	扇	三	出	孟	
噴	民	宗	甬	遭	濟	爰	鴛	機	張	茅	軍	軍	巡	是	
有	聚	臣	汜	變	有	荷	行	宜	鴛	蘆	賴	我	巴	宗	
煩	旆	竟	八	貴	條	黜	立	深	鴛	潛	心	漸	川	為	
言	泣	以	駟	陽	陟	陟	薦	明	烏	古	訓	般	遠	子	
莫	同	勞	祇	眞	守	守	烏	國	府	訓	格	民	越	則	
之	樂	卒	陳	黔	典	典	重	計	重	物	致	懷	楚	孝	
能	社	離	四	是	提	提	光	且	品	致	知	其	豫	為	
白	碑	家	事	穴	衡	衡	無	策	無	樂	樂	將	令	臣	
重	比	萬	瘡	閩	繡	繡	淄	逆	爾	樂	樂	忌	肅	則	
荷	峴	里	痍	廣	衣	衣	淄	臣	淄	樂	樂	其	驕	忠	
	山	漸	漸	同	領	領		必					兵	操	
	時	漸	漸	同				爾							

聖明得免追奪講學患難抗疏階墀威攝叛逆言炳著龜生既正直沒亦靈奇河津而後非公而誰

又光祿大夫巡撫廣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四級郝公碑銘熊賜履

丙寅冬十月進士郝君林白中山走書幣至秣陵以其尊人復陽公狀來乞文於予書辭曰先君以勞瘁卒於官四年所矣不幸身後望議幾

成不白賴

聖明洞察特賜昭雪追卹泉壤孤等將以明春歸先君於窆惟先君曾辱交於先生願得一言以信後世先君死且不朽予願譴陋何足以銘

公憶戊申歲與修

國史具悉公昔年按蜀被謫狀後於綸扉常讀公所上章奏及放歸寓

居江左又頗聞公之督離淮上與所以撫粵西治蹟甚悉則余不可謂

不知公者是為可以不文辭按狀公姓郝諱浴字冰滌又字雪海復陽

其別號也上世出山右洪洞自始祖成甫占籍中山之唐城遂為定州

人八世至汝卿以孝弟力田稱生維榮維榮生大鈞順治辛卯恩貢考

授府別駕不仕公之考也娶張氏生二子長卽公公生而機警負異材

年十四五能通六籍百家言尤留心世務高自期許講求古今治亂興

亡之故而慕諸葛忠武李鄴侯之爲人丙戌領鄉薦己丑成進士廷對
後慨然謂所知者曰自吾先世遺訓必惟忠愛是囑今敢不以此身爲
天下衽席遂上書指陳利弊媿媿數千言識者躋之明年授刑部廣東
司主事辛卯改湖廣道御史奉
命按蜀時巨寇劉文秀等盤踞滇黔川中屢遭屠戮一望邱虛公至則
豁免逋租若干石罷斥長吏之不法者而民困漸蘇王辰二月吳三桂
統大兵由東西兩路進屯川南軍無紀律泊秋兩路兵敗東西川俱失
三桂棄川北不顧退至綿州將回漢中時公方在保甯有事棘閣聞賊
且薄城下乃密檄總鎮嚴自明等提兵環守仍遣健卒星夜要請大兵
於梓劍由是兩路兵始回劄保甯公爲指授方略與賊拒戰大破之捷
聞
世祖嘉悅公因條析蜀事且密陳三桂跋扈狀三桂深銜之先是有武
弁董顯忠等以投誠題授司道所爲恣睢公因民怨劾罷之三桂恨公
之軋已也乃嫉顯忠等入都展辨三桂陰爲左右之公坐是遂降調歸
里矣甲午春湖北撫軍缺當路爭言公文武全才可用且援異時守
保甯爲據三桂益側目於公忌公再起與己爲難乃復摘公前疏指爲

冒功將置之死

世祖特從寬宥流徙盛京安置時六月初一日也公至鐵嶺傲屋潛居

研窮聖道日手周易一編哦咏自得不知身在冰天雪窖中也如是者

十有八年辛亥冬

今上幸奉天公伏謁馬前面陳蜀事始末

上為改容而聽癸丑三桂反朝士遂交章薦公蔚州魏公言之尤力謂

郝某才守學識臣皆愧不及即讓職亦所心願且曰郝某三桂仇也賊

之所仇我之所取又何疑焉於是奉

特旨召還錄用乙卯仍補湖廣道御史公上章首言

聖學聖心為戡亂大本兼請召對滿漢閣部諸臣商推大政勿待事至

而後議詞甚剴切時平涼鎮臣王輔臣從吳逆受偽劄跳梁秦隴閒公

疏請駐兵麟寶以固棧道兼防隴寇東下然後坐困平固之賊更令驍

將急趨西河扼其衝要以為奇兵再這才力重臣調撥河南之甲從南

陽入武關攙斷商洛之路以取漢中而於袁吉一帶聲言進取長沙以

牽制賊之全勢

上深然之下其疏於諸路當是時各省用兵籌餉孔亟

上特遣公巡視兩淮鹽課以佐軍需願淮政積壞久矣公乃潔已率屬
殫心釐剔宿蠹一清商民交便差竣以上考再留任一年蓋異數也無
何淮揚大飢公則為捐輸勸賑平米價設藥局開粥廠所全活甚多而
又親履各場隨地設閘引江海潮水以灌河渠通鹽艘自是百廢具舉
轉餉大有賴焉庚申還朝會粵西撫軍缺
上曰是非郝某不可遂以命公公單騎就道踰月抵桂林念此邦為黔
楚襟喉犛獠雜處哀鴻未集所以撫綏安輯之者當倍於他省矣乃條
陳善後事宜大略謂粵地鳥道猿蹊水多瘴毒養馬十斃八九又新經
添設宄兵數千糜餉無算併宜裁汰至鎮安泗城二土府界連滇黔土
賊出沒田州為安籠門戶龍憑馘燾二營係控禦交南鎖鑰梧州一郡
居兩廣之中扼三江之要皆宜增兵防禦而省會重地尤須良將勁卒
以資驅策
上是其言悉聽公酌量區處公又為省郵傳停鼓鑄以休民力補鄉試
留學租以培士氣於是粵境大定而公則猶時時上下巖澗出入煙霧
無少息遂中瘴癘疽發背癸亥七月十五日也得年六十有一初公
之泣粵也值王師凱旋經費不貲藩司請暫動庫金若干兩又前撫傅

公因軍餉不繼亦多所那移皆未及補足而公已卽世後署篆某竟誣
公侵隱坐落職追賠

上曰郝巡撫廉潔素著其所動支非係入己著免追取後其子林復上

疏訟公冤

詔追復原官賜祭葬如例嗚呼公一儒生爾當三桂手握重兵聲勢赫

奕公毅然與之抗衡至身被搆陷投荒九死而不恤及逆賊鷓鴣張海內

騷動公乃生入榆關請纓激切卒能折衝樽俎收拾殘疆佐成

國家戡定之業豈不偉然烈丈夫哉蓋公夙負奇氣卓犖自命不幸中

遭困阨用能痛自刻厲以至於成人第見其險夷一致指揮裕如其歎

為倜儻非常之器而不知其崎嶇挫折於炎荒雪塞之鄉諸所以更嘗

而淬礪之者殆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記壬子歲公自關外託蔚州公致書

於子意極懇洽乙卯丙辰閒與公同朝時過予邸執手論學語及時事

輒愴然泣下嘗曰學者於倫常實際處體驗方可入道不則猶虛談也

公所見之親切如此嗚呼宜其過人者遠矣公三世考妣皆以公貴諾

贈如其官元配李氏癸未殉節繼配王氏先公歿謫所俱誥贈一品夫

人繼配蔣氏側室張氏樊氏子五長相貢生娶王氏次林壬戌進士候

補中行評博娶張氏次椿庠生娶梁氏次楨次枚女一適拔貢生梁穆
孫男二誠雙誠燕孫女四俱幼公居官持己嘉言嫩行具載

國史及家乘中子特撮其生平大節之表著者而爲之銘曰
常山峩峩誕茲傑士釋褐登朝精忠自矢鷹服循行叱馭直指建策徒

薪逆折奸宄觸彼強藩功成名毀白狼投竄羝旄如筓啖雪吞羶阜帽
頰頰逆豎弄兵勢同封豕先見何人

當宁拊髀生入玉門繡衣猶始請纓擊笏裂毗切齒乃督江淮乃巡粵
鄙蠻烟埽淨瘡痍振起奮武揆文上報

天子銅柱勳名庶幾可擬薏苡謗騰沈寃誰理
恩綸特降卹及蒿里九原有知目瞑色喜表忠禱善昭彰如此我作斯

銘用示來紀
又廣西巡撫行劄都御史加四級郝公墓誌銘 汪琬

順治中吳三桂等入川奉
詔統東西兩路兵駐劄川南以圖進取而定州郝公亦以御史巡按川

中三桂方挾王爵擁重兵自衛驕橫日甚而部下尤淫般不法公性嚴
正三桂頗忌之輒禁止沿路塘報公疏言臣忝司朝廷耳目而壅闕若

此安用臣為實陰刺三桂也三桂益銜公既而東西兩路兵俱為賊所敗三桂等遁至綿州公是時適監省試於保甯賊劉文秀前鋒且抵城下保甯士民洵懼公親率文武諸屬吏登陴揚言秦兵大至士民賴以少安因遣使齎啟及飛檄走邀三桂等赴棹責以大義謂不死於賊必死於法三桂等不得已始自綿州至公面授方略具言賊可破狀訖奏大捷蓋公功居多

詔令三桂次第頒賞公獨疏辭不受由是益三桂忤又上封事力言三桂跋扈有迹策其必反三桂遂銜之刺骨潛使詞公陰事無所得先是參議董顯忠等或以投誠或以旗下皆用副將銜改授司道等官率貪虐為民害公劾其不識文義遂還原職三桂乃嗾顯忠走訴於朝自謂識字公竟坐降一級調用矣復命久之三桂猶銜不已又撫拾保甯城守誣公冒功必欲置之於死

世祖燭公冤特從寬流徙盛京康熙十年

今天子幸奉天公迎謁道左具述按蜀始末
上改容傾聽慰勞者良久三桂既反如公言中朝諸士大夫爭訟公冤
府尹蔚州魏公至謂為三桂所仇者正為

國家所取奈何棄置不錄尚書宛平王公復繼言之最後魏公再疏保

舉部議皆格不行
特旨取遺錄用仍補本道御史出巡兩淮鹽課以稱職留差一年其年

五月擢左僉都御史未閱月再進副左其明年遂
命巡撫廣西陸辭日召對便殿屢奏軍國事宜皆當

上意賜御殿良馬一之任踰二年以勞卒於廣西是歲康熙二十二年
某月日也諸孤以公喪歸擇於某年月日卜葬州之某鄉某原具行狀

及公疏稿寓書堯峰山中屬銘其隧道之石按狀公諱浴字冰滌又字
雪海復自號復陽先世自山西洪洞徙居中山遂為定州人曾祖某祖

某父大鈞恩貢生考授府通判累贈某官公舉順治三年鄉試又三年
成進士除刑部廣東司主事改授湖廣道御史自少好學博通六經百

家言留心時務數講求古今治亂興亡之故每發論則原原本本洞見
前賢精蘊尤諳悉累朝典故居官慷慨有志略見四方猶未甯一獨以

澄清寇亂為己任其在保甯園中也
世祖詔問公收拾全川實著公疏略曰秦兵苦於轉餉川兵苦於待哺
是兩敵之也故必秦不助川而後秦可保川不翼秦之助而後川可圖

也成都地大且要灌口一水襟帶三十州縣開耕一年可抵秦運三年
錦城之外竹木成林結茅爲廬不難就也錦江之魚繞岸小之蕃於雞
豚此又富饒之資不當棄也若以眾兵家口悉移成都照籍屯田命總
副參游畫地計口授之其他流移土著亦令各道招墾文武殿最專準
諸此所難者牛種則見今諸土官繳印邀襲已蒙恩給矣倘令每司出
牛若干撫臣與之立券俟豐年卽還其值當無不聽命者嘉定據敘重
上游獨饒茶鹽更令驛傳道暫易穀種則牛種俱不難辦也臣故謂開
屯便又曰川之所患者滇寇也滇東南連黔粵北連楚又西北連蜀五
省山水環紆嵐瘴紛錯軍需不能輸騎兵不能突此跳梁小醜所以得
少延餘息也臣知滇賊所恃不過皮兜布鐵鳥銃刷刀善於騰山踰嶺
而已而蜀中土官士兵其技猶嫻於此若拔其精銳以當前茅而用滿
兵雄騎爲之後勁則賊險不足以自固賊技不足以制人疾雷迅霆之
下咸鳥獸竄矣臣故謂用土兵便其再補御史也會總兵官王輔臣等
叛附三桂公旣細陳各路出兵曲折則又曰兵有虛實策應如用秦隴
寶雞平涼固原之兵以制賊之命所謂實兵也如從西河及從武關取
漢中從鄖陽取興安從袁州取長沙之兵以掣賊之肘所謂虛兵也如

用西安潼關之兵以破賊之狡謀此所謂策應預備之兵也又疏言武
臣縱部兵以戕民命有司藉謀叛以傾民家大吏雖有糾劾屬員提督
軍務之柄往往廢闕不行將何以收效萬全乎前後章奏數十上悉皆
諳練兵事通達國體類此及在廣西諸屬市脫兵火土民凋瘵最甚狼
狽獠獠諸蠻所在睥睨公因疏陳調劑四策一曰虛糜之馬宜汰一曰
添設之兵宜裁一曰要害之設防宜酌一曰撫提之精銳宜簡
上是其言悉聽公區處又言宜停鼓鑄又言宜酌復南甯太平思恩諸
府縣行鹽舊制又言滇南班師例由黔楚不當假道粵西土司中馳驅
數千里不毛之地又爲故死事撫臣馬雄鎮傅宏烈請祠爲故知府劉
浩故知縣周偕生請卹闔省皆悅服而便安之設施未竟公願已卒矣
享年六十有一土民奔走巷哭者三日旣而喪將北歸炷香叩送者延
道數千里不絕語及公必流涕太息云當公之卒也護印者左布政崔
某爲公同門生故與公有隙先是前撫臣傅公在軍中以軍興不時凡
挪移庫金踰七萬兩公旣至乃請以庫項扣抵願諸務倥傯猶未及扣
也護印者遂劾公侵欺部議落職追補奉
旨特稱公前任巡鹽及後任巡撫皆潔已愛民免其奪職已又奉

旨稱公如前論免追庫項且曰以昭朕優卹廉吏至意蓋異數也公學
既淵博居奉天時益潛心義理之說尤嗜孟子及二程遺書嘗曰非孟
氏無由入孔子之門非程氏無由升孟子之堂旣而築書室三楹闢顏
曰致知格物日夕危坐讀書其中其學以主敬窮理爲工夫以身體力
行爲究竟如是者垂二十年而始歸歸而所得彌邃其見諸章奏政事
者直公緒餘耳元配李淑人以前明崇禎未殉節死於井繼王淑人尤
有賢行從公在奉天凡五年而卒皆與公合葬子男子五相廩生貢生
林康熙壬戌科進士俱王淑人出榕州學生楨枚女子子一適諸生梁
穆俱側出孫男女六士大夫咸謂

天子之於公其相得章矣旣簡諸生前又卹諸身後曰廉曰潔稱許再
四儼然如家人父子何其知公之深也婉則以

今上固知公矣然勿謂
先皇帝不知之也三桂兇醜方張公以一書生顧獨不揣而與之抗微
先皇帝則公之元已喪而肉已芗矣假令不示薄譴以稍殺其怒則三
桂反必速速則內煽川盜外連滇寇秦楚之閒滋未易定也以故譴公
於遠使避三桂其緩三桂之反而留公爲

今上腹心股肱之佐

先皇帝之心豈易測也哉故因敘次公事行而詳論之銘曰

顯允郝公奮譽諤諤迅擊亂臣如鷗如鵠幾二十年邪謀不作國有人焉彼殆膽落郝公顯允學與識雄

世祖是儲

今皇是庸兵籌民瘼言出必從一月屢遷寔簡

皇衷皇曰汝諾汝撫西粵諸蠻睚眦遺黎杌隤之咻之資汝廉潔以死勤事純臣之節生則庸之歿又卹之小人污公鬼則誅之墓門桓桓

幽堂巍巍瘞此銘文勞臣之思

又光祿大夫粵撫中丞復郝公行表

法坤宏

蓋聞聖王御極岳降哲人光挹紫微之虛穎分黃洛之墊汲龍門之宏濤引鱗翔於二水鍾燕山之瑞氣攀羽儀於千秋於鑠郝氏肇域西晉徒履中山一傳數傳家紹孝友乃祖乃父世篤忠貞爰及光祿中丞公諱浴字冰滌又字雪海別號復陽誕降岐疑就傅慧解陳辨毫髮卓遮車之歲橫吹玉律驚洛濱之年嘗大言曰士君子生斯世當作天下第一流人行天下第一流事信斯言也終如其志胸洞淮南早晰九師之

變化望風冀北定策六氣之經綸負母氏避兵甲外一劍寒光沈蓮花
於玉井乘新運發篋隆中五雲耀日隨莫莢於金階是則公之夙負英
姿當作秀才時已任天下事於一身者也我

朝開國特辟人文丙戌領鄉薦己丑成進士初歷政冬官卽上書極陳
利弊謂治天下必先立紀綱紀綱定而後建開創之規模旋授事赤棘

能獨任本曹艱鉅謂服人心必先理民命民命活而後成堯舜之雍熙
以故京師爲之語曰姚若侯首開言路郝冰滌大整西曹恭逢

世祖章皇帝甄別臺班特鑒異材改授御史卽拜詔按四川時巨寇劉
文秀等橫踞滇黔武弁董顯忠等僭署司道賊多於兵兵多於民錦江

森森洗峩眉之新月赭山蠹蠹留巫峽之片雲別馬上之攝官而黃童
白叟泣乾刀鋸除牛種之稅粟而霜旰雨陌火照籌車是則公之始奠

邊陲保釐西郊得土必以得民爲先正疆必以正官爲本者也洎壬辰
春

上命吳三桂將滿漢兵削定全川軍無紀律恣行劫掠忌懷綜察陰塞
塘報公發其奸疏稱兵力之勦撫係民命之生殺民命之生殺係地方
之安危不得戮民獵賞不得壅蔽上聞未幾三桂兵敗兩川俱失竟走

卷六十四

緇州將退漢中時方補行鄉試而風鶴驚聞士民潰竄乃檄將嬰城收
軍散芻聲秦軍之三炬申蜀檄於重圍鎖關較士枕柝傳經得人報國
舉典稱兵既珠生月魄亦鐘應秋霜煙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淪
於荆棘而丹集應阮輪侶龍淵掠飯菁羹光生丹穴葭篲艾席采振藍
田而且邀雄兵於梓劒而且踵移符於保甯而且指戰守於城下而且
伏火攻於錦屏而且撫譎寇於嘉江而且激義旗於玉壘遂鼓滿漢勇
騎背城力戰無不一以當百因之昏以繼晨捲旗大捷鳴桴奏凱血濺
車輪石斲五丁之頂書封馬背雲空八陣之圖簡登司馬喜動天顏乃
敕奏收拾全川之實著卽詳具緩急西南之二疏所憾者吳弁擁重兵
擅王爵我公破鐵面鎮危疆獨抗贊虎於軍中密陳跋扈於簡上忽恣
奸究之誇篋遂來投抒之三言以故華嶽白毫夢人孤臣之枕誓臺紅
淚風吹旅雁之書流沙欲響塞草不青骨摧雪凍灰甯霜凝望墨幃於
雲嶺踏覺花於龍窪亦惟援神敘教運斗譚經序三百八十四爻四十
有九窮神而知達化應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五十有五成數而行鬼
神更得與宮詹吉津李公少司馬昭華魏公諸君子修兩程居敬之學
用橫渠砭愚之功長歌午夜敲句曉天其詩有云天心祇許歸龍塞消

受周公孔子書蓋自得於患難者素也辛亥
今上幸奉天謁

先陵獲觀天顏具奏平蜀始末侍從爲之泣下

聖主爲之改容溫綸慰勞天語輝煌有你是讀書人豈不明白之諭自
是雙親繼歿請假歸葬身勞羈旅于職勿虧虛溝水匪將慰純孝於荒
天青海波平欲送忠魂於紫塞未幾癸丑吳逆驕叛上背

聖恩金甕玉桶蛟盜昆明之浪貂尾狗續犬吠星沙之波雖神堯仁愛
姑緩舞干之羽幸伏波知幾早識井底之奸恭奉

上諭保奏人材大司寇蔚州魏公大司馬宛平王公先後疏薦材兼文
武學醇忠孝奉

特旨郝浴著免罪取回錄用嗚呼二十二年之鐵骨再沐

恩光萬有餘里之銀罔遙封書篋是則公之忠銘海嶽孝動風雷已死
更生固得瀝血吞毛志定之日更生不死實見揅著治彖易成之終者

也是年卽改授御史首言

聖學聖心爲戡亂大本休息軫恤爲生民至計條悉安秦制楚諸路之
要害簡將練兵滅寇之先籌所急請禁者武官縱部兵而戕民命有司

藉謀叛以傾民家言官糾劾而內外諸吏廢格不行督撫權重而坐名
題補多涉私人清買漕以蘇運餉停捐納以養人材皆通達國體敷治
萬年之遠猷也仰荷
聖鑒命視淮漕停車拜表有甘貧厲行三十餘年誓不做半截清官之
疏清白一心卽剔弊歸公六十餘萬盡輸爲兵餉急需之用至割粃賑
飢立場者二十七舍輸米煮藥全活者數十萬家借才一年祇遺磬階
官梅數本破格晉秩差咨淮陽棠樹千章立馬明月峯頭清澈大夫之
松柏停舟衡陽江上威振赤水之雲霞受冊粵西簡鎮楚南
聖主得人賢臣重任誰曰不宜遽念哀鴻旋斂封豕軫故藩遺家起昏
夜哀聲於比戶調獐豨異種收白口露刃於長街檢降寇攝官不使綠
林參朱轡之路察巧吏虐政將見銅山去金馬之賓鳥道猿蹊瘴烟毒
水虛糜之馬宜汰添設之兵宜裁要地之設防宜預撫提之精銳宜簡
言一入而次第施行事再舉而山川耆定計及於灘高水淺粵艇楚船
酌千里之轉運曲籌夫峒峽猺司水航郵馬蘇諸洞之艱危知天下雖
安忘戰必危故撫臣留標兵一半而居重以馭輕思人臣報國惟有文
章故粵省補秋闈再舉而偃武以修文更念炎荒未瞻

聖表因祈諸道咸頒
 御書將見樹洒霜空共切紅腰之舞指車日出重飛白雉之朝捧清慎
 勤三字龍文共覩天威咫尺清秦楚粵八萬餉金爭知民力艱難建廟
 祀雙忠使食祿之臣子猶知君父留學租千畝俾殊方之俊秀不廢詩
 書讀史斷與南征詩洵奇文而兼經濟耕廢畧作因而園羞大吏而下
 窮儒嗚呼天心不愛才哲人不再生水雪炎天煉盡忠臣之骨江清魚
 淡饞枯廉吏之胸昊天不弔恆嶽將傾公於癸亥七月十五日卒止春
 罷市墩哭戟門者數千人肖像立祠祈福粵土者百萬族嗚呼何事貝
 錦不投北鄙而織七萬之侵漁憤逢天霽洞見南江而馳一言之優卹
 不然公歷官來雖馬如羊不以入廩雖金如粟不以入懷其將何以解
 天下人痛哭流涕者哉是則公之廉以治己忠以格天武侯之拱柏
 不瘁霜色汝陽之社酒無問醉顏固知人心思德歷千百年而不死者
 也嗚呼公之生也資秉三善其歿也政垂六條惠秦楚澤流江漢西
 連劍閣南被衡陽風動神行七星雲斷麾旄秉鉞三莖氛消臣心如
 聊從尹敏之交素履攸貞自拭國子之淚余以吉津公得識其人復以
 庸齋公更景其行班懸紫禁情親白水今日者三君子皆先亡而公之

哲嗣與樗兒同學伯仲偶自長安載行略乞片言嗚呼三十餘年故人
落落二千餘里賡素疎疎余猶得以八十年之枯骨寂處空山或亦
天之下靈忠貞不殄素友將以行哭致禮於晏平列邦揮涕於昌國借
射鹿之一老傳大鳥之哀音悲黃金之難化錯刊鐘石痛朱軒之靡駕
自鬱蘭茵尚標銅柱永流峴水豈徒綴悲曲於江上懷大道於谷風已

又巡撫廣西等處提督軍務兼理鹽法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四級復

陽郝公行狀李呈肅

公諱浴字冰滌又字雪海後自號曰復陽先世成甫公自山西洪洞占
籍中山之唐城遂為定州郝氏八世而至通議恆瞻先生大鈞辛卯恩
貢考授府通判不仕生二子長卽公次沿候補內閣中書公生負異才
年十五六卽高自期許有澄清當世之志抗懷古人視庸輩不屑為也
刻苦向學無閒晷夜寒暑嘗於中夜沿河徒步庶幾一遇異物如所謂
黃石公者丙戌領鄉薦己丑會試中式賜進士出身次年授刑部廣東
司主事兼浙江司郎中篆務爬梳積弊老吏斂手言論風采傾動一時
大司寇竇雞黨公宛平劉公皆器重之辛卯

世祖章皇帝親政甄別臺班奇公才以部屬改授湖廣道御史秋七月

奉命巡按四川當是時逆賊吳三桂握重兵封王爵狃養寇之故智蓄膺

眾之狡謀外効馳驅內懷觀望以致賊多於兵兵多於民巨寇劉文秀

等既盤踞滇黔而東西南三川亦屬草竊所存者川北一區耳有司皆

營弁委署公微行采訪廉得情實以柱後惠文治之吏懾民蘇兵將始

知顧忌按視秦魏裔介作傳載日拜領史巡按四川奏疏亦云臣等

初五日入別境受斷情疏言非秦道聖人蜀痛此信東裝就道十

不保與四府百與姓聚滿中誰有赤子而越在劉於窮

一援洗十餘年暮死縮賊習使有昭屬實鳥之魚潰臣職身一羣而

十之九使朝屠之省後中十邱墟各一開荒又疏言保舉順聖所

佛三李武及諸孽高縣望分橫莫成於安以蜀民軍出所塗聖熟

九室千九別委軍滿之見十糧乃臣司別歷莫成於安以蜀民軍出所

運千九別委軍滿之見十糧乃臣司別歷莫成於安以蜀民軍出所

又峽法不苦修城及十滿之見十糧乃臣司別歷莫成於安以蜀民軍

復而言肅王入川文武滿漢相授官兵臣給軍需而滿籍民軍出所

日相又峽法不苦修城及十滿之見十糧乃臣司別歷莫成於安以蜀民

先五年

大荒撫臣請給民牛種以贍目前其後每一牛起租八石逐歲運至軍
 前鳥道輸將人牛俱斃川民同聲哀籲撫臣噤不敢言公特疏請豁
 世祖覽奏立賜豁免武弁董顯忠等四人皆以投誠題授司道儀吉案
義兵備道及右布政吳之茂安編道梁一湖川東道王興國安
 公疏請改還原職以副將用壬辰二月三桂統滿漢大兵東西兩路進
 至川南屯劄軍無紀律結隊脫逃肆行劫掠又憚公綜覈陰令各路不
 發塘報公具有逃兵劫殺及移會中止等疏以發其奸及八九月間兩
 路兵敗東西川俱失三桂等棄川北不顧退至綿州將回漢中時方補
 行辛卯鄉試公監臨鎖院官吏士子有事場屋者皆倉皇思竄公密檄
 大將整旅環守急令司道安慰逃卒且聲言秦兵大至以鎮風鶴暇時
 仍爲士子剖析經義雜以諧笑遂連場並校得士七十一人蜀省開科
 盛典自此始也關中例不拜疏公以事闕封疆特疏題參隨遣健卒星
 夜齎啟要請大兵於梓劔迫之以不死於賊必死於法之語仍慮寇深
 路阻一晝夜七次移會踵發要其必歸由是兩路兵始回劄保甯儀吉案
言於九月十九日平西王固山額真墨勒根蝦撫臣李國英一書夜按
臣七次移會迫之以不死於賊必死於法之言已統大兵回劄保甯
 意猶遲疑公面爲指授戰守之策有進步法無退步法譬曉竟日始決

計固守十月賊從綿州一路尾至保甯踞錦屏山沿山放銃據險憑城
勢張甚公與司道議事城頭火矢藥彈時時從耳邊飛過蓋義皆碎不
爲動賊復潛兵夜渡嘉陵江遶出城後公巡歷行間激發忠義十一日
滿漢兵背城迎戰無不一當百賊殲焉文秀走免遂以大捷聞據其
所以勝者三桂初非不能戰也彼蓋以滇黔之藥不靖則秦蜀之甲不
解專制漢中坐食餽運財賄日積羽翼日廣右臂以撼峭函左足以窺
襄洛冀投閒而抵隙耳
世祖手定太平四川久無成效見公年未三十區畫備有條理且奏事
以實因勅以收拾全川之實著詳細奏聞隨拜緩策西南急策西南二
疏奉有緩策急策俱有可採之
溫旨詳在蜀人哀輯錦江疏中他如禁土豪擾害驛遞革有司無名雜
派等疏痛切直陳川民至今感頌
世祖以保甯之捷頒賞軍前聽三桂酌量賞給併賞督守城池巡按御
史公以三川陷沒得不償失又賞從藩貶特疏懇辭奉有
俞旨公既事事與三桂抵牾又密疏言其跋扈狀三桂恨無所泄乃陰
令董顯忠入都摘前疏目不識丁之語具呈展辯賄通胥吏自謂識字

公遂以顯忠之故降一級調用矣七月入京復

命十月旋里侍養父母幸庶幾得在膝下矣甲午春二月安厝大父口

口公於祖塋祭葬儀節致哀盡矣適湖北撫軍缺大學士涿鹿馮公溧

陽陳公大名成公武進呂公掖縣張公五閣臣合薦公才堪大用疏內

有挽回大兵固守保甯收兵措餉轉敗為功文武才猷一時僅見等語

三桂深銜舊恨又慮公將柄用憚汲黯之在朝廷乃撝拾前疏指為冒

功必欲置之於死

世祖章皇帝洞察始末特從寬宥流徙盛京安置時六月初一日也是

時三桂逆節未著

世祖若以公之薄譴專其閭外之寄實以公之盡言杜其不軌之萌古

所謂強藩悍帥其始也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其既也以干戈取之而不

足者固已早鑒而預防之矣九月至奉天僦茅屋數椽以居編籬為門

予與利禪師往過之坐語移日不聞人聲儀吉案魏傳安置遼左聖賢

為宗百家諸子天竺柱下之說無所不涉乃益發憤讀書其學以聖賢

無放誕者焉生平慕諸葛武侯劉靜修王新建之為人嘗曰士當有無

聞於後世奈何閉目蓬頭襲取縉紳衣冠少長皆愛之王公大人每親

至其草屋談笑竟日遷論焉旅或無急難困頓非雪海不能為之排解

拯振當坐講寺中講易至於天地鬼神人物變化之所以然剖露殆盡

不歎異公痛懲猛省至奮身自擲皆人所不堪兩子方孩幼督責甚嚴
子與剽師每從容及之公之義方宜也獨不慮堂上兩老人聞之乎公
垂涕以謝然亦不能改也時同流諸公與剽師往還無閒師恆舉東坡
先生語譬如原是嶺南人以相開釋迫己亥秋杪剽師病亟子與公守
視之因問曰師有何未後句師張目曰吾思吾嶺南耳嗚乎出世之人
初不遠於人情而臣子之罪何所解於君父也公之學則殫心於易由
兩程子以上遡於孟子手所纂記積數十帙間以示予予曰孔子以前
作者備矣故曰述而不作由孔子而來至於今述者詳矣是當讀而不
述所謂江海之浸膏澤之潤煥然冰釋怡然理順者尙其優游以俟之
凡公之致知格物洞悉當世之務者得於冰雪之中爲尤深戊申秋公
聞通議七月二十二日訃音一慟幾絕適以民例請假奔喪哀毀骨立
祭葬一準古禮子往唁之遠近會葬者數千人事畢復返鐵嶺辛亥
今上幸奉天謁

陵公獲觀

者天顏具陳蜀中前事奏對詳明音吐洪亮侍從之臣相顧太息有泣下

上勒馬改容而聽温綸慰勉有你是讀書人豈不明白之諭勅下部議
偶以他故有阻自是公絕意西歸曰吾生平心跡既得昭雪於

聖人之前吾卽老死大荒無恨矣九月二十三日母張太夫人訃至慟
有加益不欲生蓋自公出關以來每夜必拜禱於天以祈高堂雙壽而

不意兩抱終天之痛至於斯極是冬再請假奔喪一如通議公禮哀毀
莫支公自是病而予亦不得復見公矣癸丑冬吳逆背叛騷動各省甲

寅春刑科給事中棠溪劉公首疏題薦謂公功在蜀疆宜及時進用三
月奉

上諭三品以上官保舉人才前大司寇蔚州魏公時爲順天京兆力薦
公爲學識才守皆所不及又曰三桂之所仇正

國家之所取大司馬今內閣宛平王公亦具疏保薦謂公能果敢任事
精白乞破格召還部議俱未覆允時

皇上銳意人才益心識之矣乙卯蔚州魏公晉少司農再疏保舉部覆
仍執前議奉

特旨郝浴著免罪取回錄用時閏五月十三日也計公自甲午受謫至
是已二十二年矣是歲十月仍補湖廣道御史公齋沐積誠熟籌詳慮

首言

聖學聖心為戲亂大本兼請召對閣部諸臣商權利弊緩急以預事應

變且言休養百姓正為裕餉破賊之本因條列四事時平涼鎮臣王輔

臣受吳逆偽劄跳梁秦隴間全秦為震公疏陳各路固防進剿方略尋

掌陝西道事疏請督撫提鎮坐名題補現行之例宜止河南山東漕糧

買運宜停布政司新舊交代宜清至捐納知縣一途尤宜早罷清仕路

實所以安民生也章數十上業次第施行矣其事關軍機不當宣洩者

輒密疏以聞人莫得知丁巳八月奉

命巡視兩淮鹽課戒裝就道既入境條陳鹽政五疏奉

旨九卿詹事會同確議以行自是私販屏絕百廢具舉相沿陋規為之

盡革詳在淮政集中戊午秋一年差竣例應更代奉

特旨郝浴巡鹽稱職着再留差一年公悚惶具疏懇辭復奉有才品素

優巡鹽稱職特簡留差一年已有成命不必控辭之

旨尋以增課議敘兼太僕寺少卿是歲維揚各屬大饑道殣相屬至有

閉戶自經者公慨然割粲首賑諸商倡義捐貲開設六廠頒示條約依

次授廩肅然無譁計五閱月又於通奉淮三司分發米三千石遍賑二

十七場賴以存活者數十百萬備於捐賑之書已未自春徂秋旱甚河渠皆涸鹽艘沮梗公親履各場設閘引水畫地授工凡月餘乃得展期竣事累年所存羨金罰贖悉歸公帑各商捐梳者三捐課者七約增課六十餘萬兩五奉實心任事深為可嘉之褒五月奉

特旨陞補左僉都御史未閱月再奉

特旨陞補左副都御史庚申春復

命抵都履副憲任諸所條議如考選科道舉核部屬部選宜用正途捐

納盡應停罷諸逆漸平內外俱宜安靜至流徙烏喇永行停止公力持

其議得如律著為令是年粵撫竹君傅公援勦入滇遇害貴陽

上以粵西新復為滇黔楚閩咽喉必資才望重臣彈壓因特簡公以往

辛酉春陞辭

召對便殿問所欲言公既條析粵中事宜及優恤秦民因謂畿輔根本

重地宜厚加培護蓋以元臣海口萬戶之制可酌明臣潞水客談之議

可採水利可興漕運可減樹蓄欵養之政可舉化行俗美之效可期固

將推廣言之未及竟也欵奏移時

天顏開霽首肯者數四隨賜殿馬鞍轡銜命單騎就道抵桂林受事時

城中皆故藩家口埤垸之外蟻附而羣行者盡搖擻也有司率投誠委署吏治蔑如民困待蘇公乃審察其貪婪尤著者剝劾十數人各屬始稍知潔已奉法隨陳調劑粵西四事謂虛糜之馬宜汰添設之兵宜裁要害之設防宜豫撫提之精銳宜簡

上是其議悉聽該撫酌量區處自是全省屹然以定公慮所裁冗兵流落嘯聚乃捐米七百餘石資其口糧更遣官沿途押送遂免他虞定藩舊旅奉撤歸旗其有貧民投靠傭贅者預爲題請察釋及遣發時日與部堂麻都統包公審定去留一乘至公滿漢稱便遠近晏如粵西灘高水淺船止三四輪一入楚江多至覆沒公力請照永州接替舊例交卸又滇中班師例由黔楚時黔省以供應不給欲假道粵西公力言粵西從無郵傳萬難供億兩疏皆蒙

俞允壬戌部議以方隅敕甯各省撫標應全裁以節餉公特疏請留謂巡撫常有軍務之權標兵之設則提鎮參游而下無事不有關通無人不可其奏勅九卿會議爲留一半他省亦如之二月補行辛酉鄉試公所謂文恬武熙真正太平也

上可其奏勅九卿會議爲留一半他省亦如之二月補行辛酉鄉試公

職任監臨手自擘畫條約衡文主司公慎自矢獲雋三十人冠帶衣履
公皆資給之鹿鳴之歌彬彬成禮西粵人文由是奮興後為建立書院
以處四方之來學者兩廣總督金公解任回旗移篆相授公疏請別賜
裁酌不允勉署旬日為前撫馬傅二公題建雙忠祠請卹殉難潯州太
守劉浩平南令尹周岱生他如停鼓鑄留學租改米徵銀等疏皆先後
報可公以銜署西偏藩口所遺廢屋一區因陋就簡更為小圃即以因
而名園公餘吟咏坐臥其間丹黃舊史著為史斷及門為梓其南征詩
百首公顧而笑之風雲月露固非其志而公亦以艱辛劬瘁畢智盡力
年未至而慮已耗矣瘴癘侵蒸夙疾開作時患瘡癩乞休之疏屢繕惟
以粵疆新造正須緩輯
君恩深重未敢言歸癸亥閏六月瘡發於背日漸加劇七月十一日伏
枕草遺疏自陳病勢危篤乞早簡賢能代理疏既發偃息床褥間惟以
君恩未報為憾無一語及家事十五日洒然長逝距生於明天啟三年
癸亥享年六十有一先是傅竹君統兵恢剿需餉甚急奉有不拘何項
錢糧儘其動用之
旨故或軍餉不繼輒挪移借貸以應及傅被陷貴陽公初履任校閱案

賄傅所挪借未經扣除者多支銀七萬餘其孤孀以遺累未清日夜泣
訴公爲數請於朝以庫項扣抵又是時大兵凱旋親王重臣雲集省會
及藩兵家口移送旋京所需舟車糧糗浩繁如以南甯各郡大饑部議
令地方官設法賑救嗷嗷待哺者立填溝壑公不得已暫動庫存羨金
濟一時之急未及補足而公遽不起其後署事者乃以庫項虛懸莫可
究結者盡以屬之公部議革職追補甲子口月部議追奪誥命奉
特旨寬免乙丑口月復奉

上諭將所追補銀數全與豁除丙寅公仲子林以公櫬旋里具疏叩闕
恭謝又奉

特旨復還原官嗚呼公於是始爲全人

國家之待公者恩禮至矣方公之按川北也所指摘者深隱識者以爲
防微昧者以爲激變倘非

世祖章皇帝恩同覆載獨賜生全雖曲突徙薪而何暇策後效迨公之
撫西粵也所布置者闕疎信者以爲經費疑者以爲侵挪倘非

今上皇帝照並日月疊加湔洗卽飲冰茹蘖而誰與理前勞斯蓋
主聖臣直之殊遇錄功賞諫之盛事漢唐以來所未嘗有也公天性孝

友篤厚人倫沈深雄駁曉暢古今盱衡抵掌雅以經濟自許憶與剩師
煨榑柶度寒宵子嘗曰人之精神有所用必有所不用人之營立有所
成必有所不成是其所得爲者人也其所不得爲者天也禪師太息向
公後當事任其將有味於斯言迫於今公以二十餘年之寒塞生入玉
門六千里外之瘴鄉魂歸邱壠所謂問白帝之眞源眺祝融之出日銀
崗書院之聲磬階梅花之什復何有哉予是以感痛俯仰漬筆流涕而
不能自己者也當公歿於官署相守視含斂後以庫項身受追比林洒
血呼籲撰述公之行實將請銘於巨德大夫謂予與公患難之窮交以
狀爲屬子七十殘年煢煢在疚蕪陋無文哀不容辭詳爲論次上之史
館謹狀

又附條陳陝西進兵事宜疏

臣竊以全秦爲

國家右臂見今王逆未下川逆盜出正在議剿然統計我全秦之兵七
萬七千有餘內有馬兵四萬兵不必再加已足辦賊若以兵一萬割秦
州以遏關隴徼階之奔衝以兵五千割隴州寶雞一以固棧道賊口一
以防隴賊東下然後以兵一萬死困平涼以兵一萬死困固原此先爲

不可勝以待賊之可勝也賊雖聲言虛數實少馬兵汎路險餉運爲難而平涼固原一帶全未秋收掠食又難賊之無糧了然在我目中矣今秋獨西安一帶大收我兵見食此有餘之糧是兵與糧皆倍於賊此皆以強制弱之兵也願慮隴坡東連秦嶺延袤直至商洛蓋西安府之南山卽漢中府之北山也其出入閒道小路不下六七十處賊兵處處可以出沒然不足深慮者必賊非土寇以爲疑兵分我兵力使不得盡向平涼也今除進鞫平涼外止應於西安潼關兩處用重兵屯劄以待策應蓋屋藍田新安等處出沒之賊此以靜制動之兵也然尙有奇兵可用當以靖逆侯張勇移劄秦州兼顧肅甘而以總兵王進寶急趨西河縣扼賊衝要聲言自略陽直攻漢中此亦制賊一奇也又計河南綠旗之兵尙有一萬五千襄陽鄖陽亦有滿漢提督當以鄖陽之兵急攻興安又遣滿州才力重臣調撥河南之兵從南陽入武關攙斷商洛之賊直取漢中擣穴擊尾則逆黨王平藩必不敢復踵商洛之後潛出藍田整屋等縣矣至於興安均房之賊亦不敢復踵商洛之後潛出藍田等縣矣如是則西安府泰然無事逆黨吳之茂雖抵秦隴聞我西河武關之兵交取漢中必撤賊回顧漢中矣又於袁州一帶聲言進取長沙

以牽制賊之全勢使不敢肆出川賊以病秦則全秦之勢既安而王輔臣巴三綱尸居釜遊於二城之中計日成擒矣蓋兵有虛實策應如平涼固原秦隴寶雞之兵以制賊之命所謂實兵也如從西河取漢中從武關取漢中從鄖陽取興安從袁州取長沙之兵以掣賊之肘所謂虛兵也如西安潼關之兵以破賊之狡計所謂策應預備之兵也以上數處提兵大將務彼此相通互為聲擊不必各請師期徒候在內會議而後應則我之受惠不過一二處而賊之受惠反有五六處先人以奪人覺我兵用少為多如數百萬矣王逆就滅勢如破竹孰與各守一處直待賊犯而後請兵之為得乎據臣愚見如此至廟算深微又非臣所能測也

謹案原編有備述全粵情實疏敬陳調劑粵西戎務四策疏二首又附李呈祥復陽郝公巡視兩淮鹽政序一首已見經世文編今不錄

碑傳集卷六十五目錄

康熙朝督撫中之上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江南江西于公成龍墓誌銘熊賜履

又兵部尚書總督江南江西清端于公傳陳廷敬

又于清端傳戴震

又附請于清端入三立祠呈詞范麟鼎

光祿大夫巡撫山東都察院副都御史二等阿達哈哈番郎公永清墓

誌銘金德嘉

又郎大中丞傳陳克峻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姚公締虞墓誌銘

徐乾學

巡撫湖廣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楊公素蘊墓表邵長蘅代某

碑傳集卷六十五

嘉興錢儀吉纂錄

康熙朝督撫中之上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江南江西于公成龍墓誌銘

總制兩江大司馬北溟于公卒於官卒之日金陵人為之巷哭相率燭香燈祭於寢日幾千百人衙舍至不能容遠近聞之皆輟市如喪其親

訃聞於朝

天子大震悼給與恩卹有加公卒之三月孤廷翼等將扶櫬歸里門卜葬於某所於其行也謁銘於予予以謂公之清德令望即海內孰不知之而子又辱公肺腑交與聞公生平甚悉則銘公者舍予而誰謹按狀公諱成龍字北溟別號于山山西永甯人先世業儒潛德不仕父時煌授鴻臚寺序班居鄉力行孝義有長者之稱生二子公居次公生而莊毅異於凡兒稍長鬚髯如戟即嘖笑不苟見者憚而敬之性善喫辛苦諸人所不能堪者一處之恬如為學務敦實行不屑屑於詞章之末常曰學者苟識得道理埋頭做去不患不到聖賢地位識者趨之順治丙

申公年四十矣以明經謁選授粵西柳州之羅城令羅城在萬山中又
屢經兵燹無城郭人民四時毒霧迷天豺虎晝行於市人頗爲公難其
行公曰君命也獨不聞義不辭險耶遂跨蹇驢從二僮僕之任至則滿
目荒烟野狼嗥而己公坐臥一茅廨以一蒼頭執爨招集殘黎每夜
月啼猿饑猩嘯雨聞者淚下而公弗顧晨起著芒屨出郭省農事衝烟
觸瘴上下懸崖絕澗中如是者七年而治成異時獲雜椎髻之子且漸
知所禮義矣報最遷西川合州守其清風惠澤如在羅城時未幾轉楚
之黃州郡丞時吳逆叛亂賊逼荆岳
國家以江漢爲巖疆而黃郡南瀕大江東連廬皖光蔡諸境所屬蘄麻
數邑中多崇山峻嶺歷來盜賊盤踞伏莽未靖上官欲借公才望以鎮
之遂題陞黃州守無何有盜魁何士榮等嘯聚東山謀爲內變人心皇
皇莫知所出公曰黃爲襄漢襟喉東山又黃之左臂也無東山則無黃
無黃則無襄漢卽江以北危矣天下事尙可問哉於是躬擐甲冑敍率
義勇直搗賊巢比至公挺身對壘礮火燎鬚不爲動士卒爭先血戰陣
斬士榮等降其餘馱東山以平以功陞監司駐防下江尋遷閩臬未數
月遂晉本省左轄時閩海方用兵公曰此則惟軍需重矣乃日會計八

郡正供及江湖各省協餉數百萬按時輸轉以濟饋饑仍爬梳鱗比鉤稽出納剔革飛詭破冒郡墊諸弊盡斥羨餘若干兩還民間官吏不得名一錢軍民用是兩便而公自茹淡素如空門老衲卽親友贈遺惟攬果蒲葵而已僚屬爲公苦之公曰我生來無他嗜好布衣蔬食纔免饑寒足矣不知世間有受事亦不知饋遺交際欲何爲計俸入自給有餘要錢何用聞者歎服是時外計舉天下清官第一

天子固久知公見公名喜謂侍臣曰如于成龍方不愧卓異二字特晉內臺副憲巡撫畿輔畿輔固

帝邦也滿漢軍民雜處其黠者假投充侵奪民田勢豪恣爲囊橐以取奸利所在盜賊縱橫充斥白晝殺人莫可窮詰而八旗莊頭尤多不受理卽民間有訟莊頭輒上堂呼噪把持之有司莫敢誰何惟仰天太息而已莊頭者屯莊之頭目也公曰我奉

天子命來撫茲土以惠養斯民也豈怯佃伯哉若雖悍獨不畏三尺耶於是編保甲嚴連坐以清盜源鋤豪強覈隱占以甦窮困令下各屬奉行惟謹公仍不時單騎行旅肆中密切廉訪諸有抗違立置之法無所假貸自是人入惴慄無敢有干公令者而盜以息民以安溥沱易水之

開洋洋乎頌聲作矣

天子聞之咨嗟歎息曰朕獨不得盡如于卿者而用之爾甯憂百姓哉

庚申春二月

召至行在所溫綸獎慰錫子便蕃御製詩篇親灑宸翰以寵異之明年

滇寇平四方底定天子念吏治爲重遂特晉公大司馬總制兩江以風羣吏公聞命感激涕零曰

君恩至此難爲報矣乃星馳就道語所親曰江左承八代之餘習尚浮靡奸弊牢不可破

今天子命我我必思所以易之而南中人聞公簡命則亦駭汗股栗轉相告語曰于青天來矣吾儕尙如此裝飾耶于青天者異時楚人所稱號公者也無何金陵闔城盡換布衣卽婚嫁無敢用音樂士大夫減騶從毀丹堊至有驚怖喘臥不能出戶者長干朱雀雨花桃葉舊時歌舞遊樂之地一旦闕寂如僧舍奸人猾胥各挈妻孥鳥獸竄蓋公未入境而江淮閒已大改觀矣公至則繩之益力略無假借懲刁頑抑僭濫禁苞苴革加派舉廉劾貪勸學講約期月之閒兩江數千里蓋駸駸乎不

變焉而勢家豪右則多所未便爭構爲飛語以撼公公略不爲意笑曰
直道在人爾彼嘔嘔者惡足恤哉居無何有巡海之
命公襍被扁舟以行月餘事竣旋治所偶患嘔吐不食數日而卒時康
熙甲子四月十八日也公之清操姱行不可枚舉姑就予之耳目所睹
記者數事述之黃州有巨盜一夥漏網且數載矣百方緝之不可得公
察知其窟穴所在則常匿聚深山古廟中乃密帶捕役若干名伏廟側
身易丐者衣往來廟前羣盜見而餉之公故稱病進臥廟門內已語盜
渠願入其夥渠壯其膂力而許之變姓名曰楊二以公髯因縛號楊二
鬚子與羣盜雜處者旬餘盡得其平時所爲行劫狀公度再不可久遂
如廁而出密召所伏捕役入廟盡縛之盜覓楊二鬚子不得則意公且
遁矣捕役械諸盜至公治所盜問役曰拏我者何官也役曰青天于二
府及進見則廟中行乞人夥楊二鬚子也盜始知爲公所策叩頭服罪
無異詞公乃下堂親破其械命酒滿引各手一盃盜詫曰我等死期至
矣不死我而飲我胡爲者公笑曰汝等自作不善罹於法網我不能代
爲之寬念廟中一日之雅薄具觴酒一巡識故人意爾言已復笑既乃
又泣卽諸盜亦泣公曰無庸也獄已成矣第不忍見汝曹之羣卽於戮

且以株連我良善爲也命舁棺若干具至竝活埋之表之曰某府某官某瘞盜處於是楚人咸服公之神羣呼公爲于活埋云公之自江防遷閩臬也瀕行僅襍被一囊朝衣一襲爾公趣僕人買蘿蔔數石舁上船舟人曰是賤物烏用多爲公曰我沿途供饌也載之且可以壓船既登舟日啖蘿蔔一二枚至閩界乃已其赴任江甯也僱驢車一輛與幼子其乘之各袖制錢數十文宿飯店不入公館公在制府兩載餘日食粗糲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終年不知肉味江南人又號公爲于青菜僕從無從得蔬茗則日採衙後槐樹葉啖之樹爲之禿夏月盛暑公以疏芋布爲帳不能避蚊諸子衣藍布袍侍側汗透背不敢脫亦不敢揮箒冬則皆衣褐或棉絮襖無裘也公嘗微行或肩輿或徒步早晚出入僧舍中於是人人轉相驚愕各有一公在眉睫間彷彿如或見之舉凡面赤鬚曰形貌微似公者卽皆指目以爲公兒女牀第閒語亦不敢高聲曰于總督得無聞之夢中醉中喃喃語亦或大呼于青天于青天云而公之歿也子以一瓣香哭公於喪次仰瞻几筵惟青燈布幔冷落茶羹而已問其篋笥則敝衣破鞵外無長物蓋公之素履卓絕類如此嗚呼子考傳記三代而後以廉幹稱者代不乏人然類多矯飾沽激流

爲刻覈以納於偏畸故措施建豎表裏初終之際往往難言之未若公
之狷介性成質任自然略無矯強刻厲之迹而誠意感孚無不服教畏
神不疾而速直有超越於古人之上者然後歎公爲真不可及而益信
誠中形外之爲不誣也公倅黃時子卽耳公名屢爲言於朝士故公亦
以子爲知己初至金陵卽乘輿與過子廬坐雙梧下握手款語論及地
方事則任之甚力無何稍以直道難行爲憂予曰公而亦慮此也大丈
夫勘得透時雖生死亦不可易何況其他公曰先生言是也愚意亦如
此嗣是公餘常枉過子而子則常不在家今年春公意興甚索頗有請
告之志一日訪子於清涼精舍相對欵欵者久之其中隱然若重有憂
者予厲聲曰遂忘梧桐樹下語耶公應之曰唯唯唯唯唯唯唯唯唯唯
歿後公友人鄭君某爲子言公近有所忤於時貴時貴實陰中之公懼
爲所誣陷將無以自白坐是憤恚以歿實無他病也江甯郡丞朱君某
亦云子聞之太息泣下以謂公之清忠獲
上而猶遭迴矣且有如此自餘有志者又焉望其能特立而不懼也耶
然觀

上之遇公恩禮終未少替則知公之所以結

主知者良有素而

聖明初未嘗以浮議而有所參聞之也嗚乎公亦可以自慰於九原矣
公生於丁巳年八月二十七日丑時得年六十有八娶邢氏封淑人三
子廷翼貢生廷勸廷元竝諸生孫三俱幼公有文集若干卷行世易名
曰清端於法皆宜銘銘曰

嗚呼噫嘻爲苑中之芝爲鷲中之騏驎之益蕤繼之益馳物理既如斯
天道其易知嗚呼噫嘻廉吏不可爲也而可爲如或疑之請視茲辭

又兵部尙書總督江南江西清端于公傳

陳廷敬

公諱成龍字北溟永甯人先世仕明者諱坦有聲宏治朝官至大中丞
父時煌里中稱長者明末盜起西疆里中築堡于公先壘傍形家者言
堡成不利于氏公笑曰我里千家保聚獨我家不利害少而利多堡當
築矣堡成卒無害公生而才智絕人中崇正己卯副榜人
國朝仕爲羅城令羅城秦桂林地故多瘴癘又猺獍頑黠不可治仕或
自罷去公喟然曰荒徼皆吾民土惟國家所使人生仕宦豈擇險易哉
且羅城可遂無官耶單裝徑往羅城無城郭廬室居人數家公廨在叢
篁深箐中披草木入得微徑插籬棘爲門牖虎嘯猿擲白晝行庭中陽

陽穿壞壁去公卽庭中累土爲几案其傍置爨一釜一盂炊烟併日召
吏民來前從容問所苦喻以急公敬上之義申令行事吏民皆鳥言呶
嚶與之語心耳遠絕公解析譬曉神色愷易良人皆欣然拱聽旣去則
據案讀書以數錢買惡酒獨酌醉則隱几而臥或竟日不冠履旣數月
吏民樂公坦懷益樂就當是時西粵數叛服羅城民皆竄山谷而獠獍
與大姓相仇殺民旣失業則阻險爲盜他令或飾威規利民益疑畏不
敢前公至則悉除諸禁拊循殘氓誠意憐惻感人人皆自至以田賦親
輸公手或留數錢置案上公問何意曰阿耶不要火耗不謀衣食甯酒
亦不買耶公感其意爲留數錢計得酒一壺而止民益親愛因與朝夕
問地方利害悉得其要領編置保甲約束獠民盜皆屏跡先是鄰獠殺
掠我人畜歲二三至以爲常至是鼓勒鄉勇將進搗其巢獠大震懼自
誓不敢犯界上歸所掠人畜夫然後民得安居盡力於耕稼之事矣每
春時命兩獠舁竹兜行田野中見力耕者輒呼與語相勞苦民知公來
皆率婦子環公羅拜或坐樹下與飲食笑語歡如家人嘉其勤而穫者
愧其惰者荒蕪者民大勸悔穰穗被野牛羊滿山公以其暇日增陴浚
隍招民入居新築室者公手書題額或門聯以示獎異立學宮教民其

中能讀書應舉者免徭役民俗輯和獨數大姓者負勢不爲下其人皆號總戎侯伯嘗指揮長吏恣爲殘虐公曰此曹向皆倚恃徭獯盜賊爲之爪牙一逆其心則立致亂變是故他令多匿意阿忍之今吾威令已行民服禮教此曹可令終不悛耶會一大姓執其僮子公屬致之死公訊當與杖視之已杖矣因怒謂爾旣歸之官則有朝廷法在何得先自擅刑藐官蔑法乎叱之跪將杖下之獄大姓大恐叩頭謝死罪移時始得免公乃爲陳順逆禍福之理遂大感悟自是數大姓皆奉法以公事至者望籬門股栗項縮無復跳踉桀驁于公庭之上者矣三年政成臺使者敕粵中令以羅城爲法公乃牒上竟征徭疏嗾引諸利弊所宜興罷者行之民愛敬如父母焉公自來羅城從僕皆散去二僕病不能去旋亦皆死羅人憐公每晨夕視問安否閒斂金錢跪進云知阿耶苦我曹供些少鹽米費耳公笑謝曰我一人何須如許物可持歸易甘旨奉汝父母一如我受也眾怏怏持去居數年家人來羅人則大喜奔譚庭中言阿耶人來好將安家去又進金錢如初公又笑謝曰此去我家六千里單人攜貲適爲累耳磨使去眾皆伏泣公亦泣卒不受丙午秋試辦事外簾公布袍數浣破被如鐵一蒼頭從眾簾官皆美服盛飾儼從

妓好公衣敝垢藍縷諸吏人皆指目挪揄之大吏夙聞公名指衣敝垢藍縷者曰必羅城令也諸吏人皆相顧愕哈於是大吏委公以試事使專督之事無不精當者因與極論時事所宜及古今成敗是非得失之跡公掀髯抵掌詞氣激昂語有倫要大吏甚器重之交章舉公卓異在羅城七年遷知合州公復牒十事上幕府皆爲公行之去羅城羅人遮道呼號公今去我儕無天矣追送數百里哭而還一叟者獨留不去公問故曰民習星卜度公橐中貲不能及千里民技猶可資以行也公感其意因不遣去會霪雨貲盡竟賴其力得達合州州領三縣合計纔遺黎百餘人正賦十四兩而供役繁重不支官有騶從之費公盡除習弊畜一羸馬以家僕自隨府帖下取魚公曰民脂膏竭矣無憐而問者顧乃欲漁吾魚吾安所得魚乎卒不與府中魚因極陳荒殘疾困狀郡守笑謝爲裁革十餘事公念合州民多流亡往時新歸流戶便卽力役而墾田旣熟土著訟而爭之以故集者復散公皆爲區畫田廬牛種官立案籍復三年而後同新集者旣知田業可恃爲己有而復無征發倉卒之憂遠近悅赴旬月之閒戶以千計未幾用前卓異遷黃州同知分鎮岐亭岐亭當黃麻偏界地多汊湖幽壑盜所窟巢時急盜案官文法頗

繁長吏至諱忌不欲聞盜盜反持長吏所忌白晝行劫莫敢何問公捕
得九人集諸父老謂之曰此皆巨盜彼恃捕後上解則牽制官吏長短
往往得脫今以示諸父老有能保後不爲盜者吾將賞之否則盡吾法
諸父老願以身保者二人立命銀鑰游首繫七賊卽諸父老前爲坑坑
之盜自是驚匿嘗草笠蹇驢微行村堡以周訪山川要害閭里之情僞
實大盜責以捕盜自贖捕輒得無脫者四方來謁者無貴賤皆接以恩
禮延問利病咨訪人物是以所興舉悉中人情黃州境壤蒸蒸樂土矣
攝漢陽黃安通城事皆先絕火耗飭保甲所至輒著異跡操守益自危
苦惡衣疏食以圖民之急巡撫張朝珍雅重之特以卓異聞會滇逆亂
作檄攝武昌事問禦亂之策公對以安人心莫先停徵求時朝珍草疏
欲奏公意與合以故凡兵事皆倚公以辦公悉意擘畫羽書交馳師旅
雲集軍資億萬皆咄嗟而具惡少憑依禁旅罔敢指問公立置之法白
大將軍申明軍令甲士十餘萬擁公忿諱公不爲動詞警理解神色抗
厲知公不可奪皆徐斂去或謀得武昌大姓與賊交通指藏器仗爲證
朝珍欲發兵捕而召公公言自烽警以來武黃諸巨家多盡室避兵良
子湖中家人藏兵械以備他盜耳若遽加兵人人恐矣跡之果無他公

之鎮定知大體多此類也用卓異遙知建甯朝珍奏改武昌時逆賊陷岳州長沙我師進剿取道蒲圻朝珍檄公往造軍所渡橋賊鋒迫近蒲圻人驚潰城郭爲墟公入城嚴斥候戢逃兵招集居人城以不墮通我師岳長之徑旬日成橋山水暴漲橋復壞公以此去職會東山亂作朝珍謂公極知君勞苦然非公莫可辦賊公曰

國恩至重公知遇最深敢辭艱乎但黃州東連廬皖北接光固據三省形勝控制七十二寨其人剽悍善鬪阻險跳梁難以猝勝若公見委須便宜行事方敢受命朝珍大喜自起酌公曰君肯任事吾無憂矣剿撫一以聽君需兵幾何公曰賊眾我寡兵多適資亂以前守蒲圻數人與俱足矣遂嚴裝以行初東山之亂也妖人黃金龍詭言得天書寶劍來往興甯山中煽惑愚民匿跡黃麻劉君孚家君孚黠猾多智數收召亡命亦數數能禽獲盜賊守令多其能每撫而用之公鎮岐時君孚亦嘗居門下後得溟逆偽劄遂與金龍潛結河南江西諸渠魁私立將帥眾號十萬約以七月起事會有人欲發之君孚恐事泄遂以五月望反於曹家河黃守將王宗臣率所部兵駐興福寺麻城令屈振奇率鄉勇駐日杲約日進攻君孚夜遣七騎斫黃將營鄉勇亦自潰退保麻城賊勢

甚張而諸盜所在益蜂起公行次陽邏偵知君孚雖反以眾未合猶豫
持兩端遂兼程抵白杲距賊十里止宿榜示脅從者自首免罪誣陷者
卽赴訴過三日以從賊論於是投訴者日千計公皆宥之賊勢大孤君
孚及其黨素服公恩信聞公來皆莫有鬪志欲卽降恐見誅惟擁眾自
固公度君孚倉卒反其眾未聚可就撫若旬日黨合則難圖矣遂命白
杲鄉約一人持檄往布太守來待以不死之意度已至賊所公則獨騎
一黑驃一蓋一鑼與二人徑趨賊寨未至二里許命鳴鑼前導者行呼
太守來救爾山中人君孚不虞公自來倉皇匿後山令數百烏鎗弩矢
夾道伏望見公皆燃火控弦向公公不顧直前賊亦卒不敢發至寨門
門開公入舍下驟卽廳中坐眾賊環列其黠者率眾羅拜公問老奴安
在老奴君孚也以舊居麾下故易暱之眾云暫出頃可至矣又姁姁問
今歲山中雨暘禾稼若何若良民何作賊取屠戮耶時酷熱若父母妻
子匿何所得無苦乎眾皆泣公曰熱甚須少憩令賊爲脫鞵取水飲或
支榻揮扇餘四圍牆立公熟睡鼾聲如雷賊驚異不知何爲移時寤又
謾罵君孚老奴何爲人不出豈有客至不設酒脯者君孚初意公必以
兵來且懼見紿故深自匿及見公推誠無猜趨出叩頭訴所以激變故

公爲開陳利害順逆許以招撫約日而還至日盡降其眾數千人黃麻
數縣皆解嚴朝珍上其事於朝再命公知武昌朝珍檄公留麻城公親
歷村落度地形所宜分立區保籍其區之有勇力若火藥兵械者爲烟
民以愨者長之曰遇警而集踪跡疑者區長白逐之容隱者同罪於是
前與君孚金龍潛結爲賊者皆隸烟民樂爲用秋七月經畫有緒行還
武昌當是時金龍留君孚所君孚旣無所用金龍因縱之逃與紙棚河
賊鄒君申合公次岐亭移檄東西區長得二千人率門下諸生數人督
兵進討駐望花山君申初謂公已還武昌今忽聞以兵來大驚退保山
寨公策賊新反未穫食少利速戰而我兵躡集攻之不如困之乃分軍
軍其三面度賊走必徑黃岡馬鞍山故不守而陰伏兵嶮巖間君申金
龍果糧絕夜走馬鞍山遇伏盡禽公坐山上受俘金龍縛急欲以妖術
遁公手劔叱之術不得施遂斬其首捷至武昌朝珍持露布示寮屬曰
人謂我不應用醉漢今定何如公酒無量嘗爲簾官與大吏抵掌論事
時觴公公飲輒數十巨觥露憤揜袖酩酊目而語吏人皆竊笑公酒
狂及往東山或以爲言故朝珍云然也疏聞晉級八月調守黃州時荆
岳兵事急公外輪供億內靖奸宄郡壤以甯十月江西賊犯湖口旁掠

興甯新州戒嚴又滇逆密布偽劄書湖北地復大亂陳鼎業合逃兵掠
驛馬反陽邏何士榮反承甯鄉劉啟業反石陂周鐵爪鮑世庸反白水
販各擁眾數千人號稱十萬遙連湖口甯州諸賊約以七月上旬取黃
州遂及武昌漢陽高山大湖烽火相望城門皆晝閉墟里寂無人各鎮
援兵悉隨大軍進攻湖南黃州餘吏民才數百人至不能備關拆議者
欲弃黃州退保麻城公曰黃州爲湖北七郡門戶我師屯荆岳者數十
萬水陸轉運取道於此且瀕江而城控制阻險前倚興甯廬阜後壓天
堂金剛諸寨實東南關鍵釋此不守則荆岳有狼顧之虞七郡成瓦解
之勢所繫非僅一城已也吾誓死不能去此然吾坐困以待不若相機
進剿猶可僥倖以圖存賊勢雖眾皆取士榮進止若先破士榮餘可不
戰而下於是徵各區鄉勇又分守山隘令逃民不得入合賊別遣黃岡
令李經政攻鼎業禽其父子陽邏平十一月二日率諸生及吏卒二十
二人前進時千夫長百夫長李茂昇羅登雲吳之蘭以所部來會各區
長讀公檄皆感憤灑泣屬鄉勇以同仇之義漸次輻輳得二千人於是
立什伍標旗幟號令明整卒如素習部署甫定謀報士榮已據黃土坳
公遣登雲偕武舉張尙聖以偏師往偵自率大隊遂發七日尙聖等遇

賊前鋒與戰賊小卻公疾馳抵尙聖營眾見公來歡譟請賞公無以應
惟用言語意氣拊循慰勞眾感泣氣益增下春鄉勇大集有眾五千人
屯箔金寨下與賊對壘八日黎明士榮賊數萬自牧馬厓分東西兩路
夾攻我師賊皆手揮紅雜色旗照耀山野公著舊絨衣匹馬仗劔當營
門立見東路賊少命登雲牽千人禦之自以大軍當其西命尙聖攻右
之蘭攻左公衝其中堅戰甫台之蘭中鎗死賊鬪益急礮火如爆豆著
處皆穿左右勸公盍少避公叱之曰今吾死日也敢言退者斬我軍見
之蘭死又被傷者眾少卻而箔金寨後民素爲賊誘見我軍卻鼓掌譁
譁袖出小紅旗相摩麾公見勢益急鞭馬徑前迴顧茂昇曰我死可歸
報張公茂昇恐失公急發一矢翦其大旗我軍少進茂昇馬被創倒茂
昇步射殺二人鎗洞衷甲乘他馬以進短兵相接復手刃數人而尙聖
自右山繞出賊後我軍急擊盡奪其旗賊遂大敗士榮手長矛殿後左
臂斷猶力戰陷泥中遂被禽登雲擊賊東亦追奔數十里是役也斬賊
數千山谷填溢溪水盡赤獲軍資器械無算檻送士榮於朝珍公得賊
名籍立焚之眾心以安乘勝進至呂王城茂昇等欲少息公曰白水石
陂諸賊本以士榮爲盟主今士榮旣禽諸賊膽落掩甲疾趨將自崩解

矣所謂破竹之勢不可失也若淹留畧刻賊據險致死矣時諸營才干
炊公命盡覆其釜以進據鞍草檄有能禽賊來獻者重賞投誠者待以
不死脅從而歸者但閉門坐家無軍器者卽從賊概不追問身無鄉勇
印號家藏兵仗卽良民亦誅死於是眾賊聞士榮禽旣大悔懼及得檄
書又知毀其名籍一時解散略盡師至白水販鐵爪世庸等尙有親兵
數百人欲保什子寨公已先令人守隘不得上脫身走君孚十一日軍
定惠寺遣追盡禽之而石陂等賊亦皆平公駐黃市撫戢軍民東山大
定散各路鄉勇歸農勒石黃市旗亭閒班師而還自出軍至是僅二十
四日以鄉民數千破賊數萬不費公家粒米不煩師旅徒手奮身摧鋒
陷堅而奏膚功此近世所希有也當此時荆門岳湖燧火相望對壘連
疆耕戎交跡內患旣消邊圉孔固公之功在天下而不在一隅矣十四
年春湖南兵久不解公于征斂轉輸重紆民力而行開所需物用器什
文檄橫飛旁千絡繹公皆躬自購造不假胥吏省民費以千萬計嚴飭
屬邑禁羨耗絕私派懲誣告杜饋遺以其隙招致文學之士講論經學
興起廢墜人若無兵秋大饑發廩賑卹廣募輸積嚴冬冒雪計口受賑
全活數萬人十五年水旱游臻訛言復起公謂人心易搖宜示以暇豫

與爲鎮靜修治赤壁亭榭日與文武寮吏歡咏飲射其閒士民相與慶
日我公如此吾屬何憂又以秘計禽詰奸細撫定兇黨流蠹頓息會丁
繼母李夫人憂士民數萬人伏撫軍轅門號咷請留制撫亦心知公不
可去疏請奪情公勉起視事十六年制撫以蘄州上接荆武下臨潯吳
南連大治與國東鄰宿松太湖水陸要區奏復江防道以公爲之三奏
而報可公規復沿江墩戍繕治戰艦練習水師計禽僞官渠盜江境肅
然十七年遷福建按察使士民請留不得朝珍曰公去失吾所憑公條
便宜十餘事乘五兩小舟蕭然去楚去之日蘄黃及旁郡人沿岸遮送
至九江者數萬哭聲與江濤相亂公亦垂泣不忍視十八年春抵閩時
耿精忠亂新定海寇犯漳泉四郡連數歲用兵徵役煩苦又數起大獄
繫滿囹圄每一卷牘重辟者輒至數百人獄皆已具公視之怛然
謂民命所關甯以獄旣成而可不慎乎時以親王主兵事語聞王令公
會滿漢大臣覆錄公言通海數案所牽引半皆平民遂白王釋不問或
有持輕重兩可公已盡得其狀侃侃面折不爲屈指庭下婦人孺子曰
此曹皆何辜乃搜斧鑕皇天在上人命至重吾誓不能緘阿從事王久
聞公名至是愈益傾折每疑案子公專訊讞決明允所生全以千計其

久繫得白貧不能歸者皆給資遣還淹滯爲之一空逆亂時多略浙東
江右子女及後投誠沒爲奴婢老弱轉奔溝中僵尸相屬公設法勸募
贖之歸籍小兒女不能歸者養之署中積數千百人計滿一舟則給口
食歸其父母親戚公退食羣兒皆環繞膝前爭索果餌喧譁以爲笑樂
初占匿者猶眾至是皆願化多自遣還者矣爲臬司官吏懾服閩俗翕
然一變未及募遷布政使閩地久駐兵重資民力莖夫月計數萬公白
王軍人芻牧本有常役今民困方殷矧忍橫派悉索耶力爭請免或謂
非所職何自苦爲公曰設兵以爲民無民設兵何爲調停者復議改折
公爭之益力王卒是公言向所科莖夫數萬一日盡皆罷去民既樂公
德愛而凡軍中所需乃益趨事恐後八郡正供及江浙協餉不下數百
萬皆司庫收公大書揭庭中命皆應時收正供外不增銖黍卽令原解
官役計項支撥略無虧累署中薪米不給至無衣可典或終日一食隨
征滿漢大臣朝使者有時來過徑入臥內或繞署閒行曲房阿閣無不
歷覽几案閒蛛絲鼠跡一竹筭貯朝服一釜備炊爨文卷書冊數十束
此外都無一物戚歎曰于公清苦天下第一也外番貢舶或有所獻公
飛 斥或呈樣香一襲卽持還去貢使皆嚙指作禮謂譯使曰

天朝洪福我儕實未見此清官也將軍制撫交章論薦舉卓異十九年春開府畿內去閩亦如前去楚時也駐節上谷郡邑吏望風爭自濯磨求稱公意會早步禱時雨大沛禾麥重岐三穗民號曰于公穗立保甲申約束緝劇盜懲豪強政大修舉所條上利病興除前後數十事皆朝

上夕
報可語在奏疏中不具載二十年春督理

孝昭皇后梓宮前詣山陵過闕請陞見

上久知公清忠著有勳勞而魏公象樞又嘗特薦公眷倚特甚至是間

公入見命侍衛持席於午門中傳

諭巡撫年老不勝步宜少坐公拜謝坐少頃入見

賜坐賜茶問勦撫東山時事溫語移時賜食於御書房賜內帑金一千

兩天閑馬一匹既數日

上御製詩一章及御書手卷命閣臣宣賜

山陵還過闕賜鞍馬一匹馬

上所乘也蓋自是隆禮異恩不可殫紀惟

上知公之深故尤重之如此是年冬請歸葬母夫人得

俞旨數日

命總督江南江西單騎孤裝如赴羅城時方公之節制兩江也初被命
卽已廉得陋習數十事比至則揭之通衢數翦除豪吏大猾隱蠹舊弊
神明洞察如親至目覩墨吏日數十驚出見白髯偉軀長者輒膽落謂
爲公微行公亦數微行以實之檄郡邑條具便宜皆爲興舉郡邑吏無
不畏愛趨令南中風俗素侈麗厚自奉美服游治聞公來公私皆爭衣
布褐布褐價騰貴而賤綺縠文繡公知人心漸卽于善遂專用德化誨
導之凡文議爰書皆手自批勘第其甲乙以示褒貶自雞鳴至夜分不
休寢食爲廢或勸之少息輒曰吾非不知食少事繁養生所忌第吾受
國厚恩兩江官吏多至千百何可盡劾耶所以爲此者冀其見聞知警
歸於廉慎吾雖盡瘁國家所得不已多乎性善飲至是累月不一醉嘗
中夜苦飢索少米作糜不得遂笑而起視事達旦時上下貺遺都絕端
午日遣視察吏無敢以黍角諸節物相饋者童孺攜金錢過市門交易
而退無敢欺吏民安恬有歌笑而無管絃有醉飽而無羞錯商旅輻輳
關市流通每一令出父老扶觀有讀之垂涕者公之清嚴忠直勤勞國
家利濟民生者大較如此二十三年春被

命巡海還護理安徽江蘇兩巡撫印四月十八日晨起視事未出戶疾
作召諸司語不及家事端坐而逝至夜漏四十刻坐不欹倚顏色如生
年六十有八將軍都統竄吏來至寢室皆見牀頭徹笥中惟綈袍一襲
鞞帶二事堂後瓦釜米數斛鹽豉數器而已無不慟哭失聲士民男女
無少長皆巷哭罷市持香楮錢日至者數萬人下至菜傭負販色目番
僧亦伏地哭盡哀公鞠獄多所平反銜恩者皆設位于家至是皆奉以
來觀歸士民數萬人步二十里外伏地哭江干江水聲如不聞公之得
吏民之心江甯人謂數百年來無能如此者士民立祠于清涼山如黃

州之赤壁云計聞于朝

天子震悼祭卹有加已而
上東巡還謂內閣九卿詹事科道曰國家澄敘官方首重廉吏其治行
最著者尤當優加異數以示褒揚故江南江西總督于成龍操守端嚴
始終如一朕巡幸江南延訪吏治博採輿評咸稱居官清正爲今古第
一廉吏應加褒卹爲內外大小臣工勸其詳加議卹具聞於是集議加

太子太保諡清端廕一子入監讀書蓋

上於公禮意盛隆初終罔替由公以來士之以風節著者皆知慕效公

皇朝通志卷六十五

則豈獨公之爲幸也與公剛介沈毅彊力多智正直自持不少回曲而臨事決機應變無方蓋其誠與才合識與力并故所至能集大勳而著令名焉初東山亂時劉君孚爲逋逃主黨羽甚眾公欲用其力而實患之會黃金龍就禽公亟典衣分俸得百金賞之眾皆不平謂君孚匿金龍何反被賞公曰金龍之禽實由君孚密計君等不知耳其黨以爲然又見君孚果得百金不讓於是益疑君孚實賣金龍其黨各稍稍散去而公又因以縱閒離其親屬君孚計益窮遂鬱鬱以死其坑七盜也其魁初以盜降爲游徼每進見公輒賜酒肉慰勞之曰吾深知汝能汝爲我盡心禽盜吾貰罪旌汝一日又見賜之酒問羣盜數名魁唯唯不盡言因復飲之竟醉矣出公微服伺之魁意得甚與其徒大飲肆中出橐中籍厯指其名別其勤惰狡拙公悉暗聽之明日召魁盛賜之酒食遂益歡恃無所忌復大醉放意盡言諸盜狀公曰吾聞汝橐中有籍可取視否匿不肯出接得之大小盜名皆具公因謂若此行不可立於人世矣宜速歸曰小人從公復何歸公曰汝歸黃壤耳乃惶懼言死自其分幸與母訣不許取篋中俸金一兩俾寄其母立斃之公自得其籍按以緝盜無不得者公嘗曰人命至重上天好生自非精察確訊若冤殺一

人便應以命償之故多徒步獨行或策蹇疾驅雜田夫旅人中偵聽野
籬邨店樵牧童叟之語以是疑情細事無不如犀燃燭照遣使往察事
人亦不敢欺也而往往蹙額哀矜多所減宥一日捕一盜盜殺甚公
曰吾知汝已改行矣汝傳語若黨改行與否官必知之賞誅隨之矣賜
以酒食放歸一竊者公訊之曰汝竊也未至死汝所知某某皆巨盜罪
應死然能自新吾亦赦之今釋汝歸語若輩羣盜聞之皆大畏斂跡一
營弁餽餉軍前其弟無賴子也久客歸而是夜盡失其餉遂執弟歸之
官弟不勝拷掠因誣服株引平日交游市井惡少十餘人問其賊皆云
用已盡獄具公適以江防來謁巡撫偶舉此事公曰無賊則案終疑且
數千金何得遽盡乎巡撫曰吾固疑之今以屬君公承命秘其事不發
越二日引眾囚至略訊即釋去復巡撫曰江夏盜案無一人實者問囚
安在公曰盡釋之矣巡撫大驚恚公曰囚被刑已極若再訊即恐立斃
誠不忍其無罪就死且上讞須得真盜留此屬何所用之巡撫問真盜
安在公指撫軍帳下一校曰盜主家也縛以付公公曰眾盜數日可盡
致也既數日果皆就縛賊在校家封識如故巡撫問公何術能爾公笑
謝而已他如此類皆神變不可測閩囚數十人當斬公察知其枉白王

王下其事獄詞六七返不決公度此終不得卽脫卽取囚出坐之階下
與飲食去桎梏凡囚臨刑給食脫械眾囚謂卽死皆相對啼呼忽聞傳
語冤已白令歸復業乃驚喜不自持狂叫叩頭出血時滿漢吏方有事
至公署亦感激雨泣自是羅織之風少衰當事聞囚已盡釋亦無以奪
之也公之緝盜惟善用人所畜游徼及降盜恆撫以恩威四方有盜此
數人皆得來先白公帶閒繫一布夾袋得盜名卽投其中自劇盜偷兒
踪跡畢具探袋中名旬捕無不得開府時袋已敝左右請去之公曰此
袋昔貯盜今以貯酷墨吏未可去也公自言人見我發奸摘伏疑有他
術不知皆古人成法第因時宜行以誠心求耳公每論事輒稱曰上帝
式臨或曰天鑒在茲蓋往往夢寐與神明通故其斷獄制事亦若有神
相之者公旣苦節好施與每聽斷時民有當償人錢物力不能則倒囊
代之償歲饑得俸多少悉施予不顧已罄矣惟一騾公所出入騎者鬻
之得十金施一刻而盡公日食粗糲年飢更甚舉家食粥以少米爲之
雜以黍炒糠令微焦屑之粥垂熟入糠屑其中客至亦出此粥勸令依
此法爲食冀得存餘蓄以濟飢者客皆不能堪爲公強食之有膏梁子
不下咽公謂之曰貧苦士之常富貴人之幸今民不飽糠粃而汝忍獨

飫肥甘乎若不節食及人吾罰汝賑飢矣時人謠曰要得清廉分數足
惟學于公食糠粥公在岐亭公子來省及行暑中惟一醃鴨割其半與
之時人有半鴨于公之謠先是公每晨市豆腐二劬許故又謠曰于公
豆腐量太狹長公臨歸割半鴨半鴨于公過夜錢五釐酒價何處拈蓋
公飲酒每夜以半壺爲準楚酒半壺價五釐故云爾公軀幹修偉紅頰
隆準美髭髯精神炯炯四映平居與人交不擇貴賤談讌終日略不拘
忌及常大事若羣議會讞有所可否雖王公大人不爲少貶性極慈易
而御物整嚴賓客故人有時過存蔬食菜羹言媿媿不倦或當歡笑一
語涉私卽正色斥詰諸吏望公威若負霜雪及論說籌諮輒霽顏商確
務盡事理以是雖見嚴憚愈益親樂之其喜怒哀樂本乎天性得乎學
力如此公嘗語人曰人當惜福爲子孫留餘地布衣蔬飯享受無窮膏
梁紉綺實不解有何可戀凡公語言文字單詞斷紙皆可以感人心輒
習俗不悉載其與友人荆雪濤書書言羅城事略曰廣西柳州羅城
偏在山隅土司環繞山如劍排水如湯沸蠻烟瘴雨北人居此生還者
什不一二土民有猪獠狼狽之種帶刀執鎗性好鬪殺父子兄弟反目
操戈恬不知怪順治十六年冬初入版籍成龍以十八年之官選授後

親者不以爲親故者不以爲故行李蕭條次清源同年生王君吉人所
其人忼慨好義反覆開譬謂粵西非吉祥地夙知成龍家食尙可自給
勸之勿往成龍時年四十五矣然英氣有餘私心自度古人利不苟趨
害不苟避之義何爲也俯首不答王亦默知其意揮淚別去抵舍別母
及妻兒典鬻田屋得百金攜蒼頭五六頗勇壯可資瀕行族屬老稚相
餞歡飲至夜扶醉就枕而天已曙矣大兒廷翼爲諸生已久猶謹朴如
處子以田產文券歷歷付之但命之云我爲官不管汝汝作人莫想我
而已拜別先祠不覺腸斷門內外但聞哭聲不復回顧此時壯氣直可
吞猺獠而餐烟瘴也行及湖南冷水灘臥病顛連扶掖陸行至桂林謁
上官見羸體伶仃驚憫特異皆勸以善調治勿亟赴羅城抱疴之人至
是膽落往日豪氣不知消磨何所矣病幾危苦孽未盡不速死及柳州
稍瘥尙不知羅城在何許也羅城與融縣沙鞏連界行至沙鞏遇鄉老
細詢之乃知對山卽是羅境登山一望蒿草滿目無人行徑繞山都如
營壘陣場瘴雲慘淡苦霧悽迷回憶同年生之忠告不置也入縣中居
民僅六家宿漢壽亭侯廟支牀周桓侯背後永夜不成寐明日到縣廷
無門垣草屋三閒東斷爲賓館西斷爲書吏舍中闢一門入亦屋三閒

內廡支茆穿漏四無牆壁鬱從中來病不自持一臥月餘從僕環向而泣了無生氣張目一視各不相顧無加咎孽未盡死而弗死乞歸無路扶病理事立意修善以回天意凡有陋弊清察釐革自以分死一官而已命不殞累及僕從黃瘦如壁畫陰鬼相對而泣莫能救無幾何一僕死餘僕皆病成龍自忖一官落魄復何恨諸僕無罪何苦貽累叮嚀令各逃生一僕蘇朝卿仗義大言若今生當死於此去亦不得活奔主人流落他鄉卽生亦何爲餘僕掉頭不顧當時通詳邊荒久反之地一官一僕難以理事乞賜生歸當事者置之一笑而已無何蘇僕亦死其年逃僕歸家大兒續覓四僕來而三僕又前後皆死止存一僕晝夜號咷如風魔欲遺之則一人難以遠行且此僕歸則子身更苦無奈其思歸日切遂聽其浩然長往萬里唯餘一身生死莫能自主夜枕刀臥牀頭樹二鎗以自防然思爲民興利除害囊無一物犛獐雖頑無可取之資亦無可殺之仇也事到萬不得已時只須勉強爲之申明保甲不得帶刀攜鎗咸遵無犯間有截路傷命無踪盜情必務緝獲隱昧情事盡心推詳必得真實立時誅戮懸首郊野漸次人心信服地方甯靜而上官採訪真確於是有大事招擬解省小事卽行處決之通行羅城雖安而

地與柳城西鄉接境其人祖孫父子生長爲賊申明當事輒以盜案爲
艱置之高閣竊自思漸不可長身爲民父母而使子弟罹殃咎乎約集
鄉民練兵親督勦殺椎牛盟誓合力攻擊先發牌修路刻日進攻此未
奉委命而擅兵自揣功成亦在不赦之條矣但奮不顧身爲民而死勝
于瘴病而死也渠魁俯首乞恩講和擄掠男女牛畜皆送還仍約每年
十月犒賞牛酒敢有侵我境者竟行勦滅蓋僮人不畏殺惟以剝皮爲
號令而鄰盜漸息至上官採訪更確反厭各州縣之請兵不已報盜
不休爲多事也嗣後官民親睦或三日或六日環集問安如家人父子
言及家信杳絕悲痛如切已膚土謠云武陽岡三年必一反比及三年
甚憂之蓋人旣和謠不驗矣又云三年一小勦五年一大勦比及五年
又復無事而民俗婚喪之事亦皆行之以禮感之以情羅城之治如斯
而已自數年來本非爲功名富貴計止欲生歸故里日二食或日一食
讀書堂上坐睡堂上毛頭赤腳無復官長體夜酒一壺直錢四文無下
酒物亦不用著快讀唐詩寫俚語痛哭流涕並不知杯中爲酒爲淚
也回思同寮諸人死亡無一得脫興言及此能不寒心赴蜀之日益勵
前操至死不變此數年之大概也偶書寄以發知己萬里一嘅余昔過

上谷公自言一生得力在令羅城蓋其淡泊之操堅危之節始卒不渝老而彌厲者已預定於此故余獨載此書以見公之志焉余見公時當公巡撫京畿逆旅深夜執余手而語有知己之言蓋康熙二十年冬十月也後七年公孫戶部郎中準從余游得公傳略及軼事雜文摭掇而爲此傳

陳廷敬曰異時吾陽城楊公繼宗天下稱清白吏所首指名者也予爲史官時陽城田侍御在京師京師一老嫗往來侍御家閒嘗謂語云某不受錢豈楊繼宗耶楊公去嫗時三百二十餘年矣而嫗能稱說之蓋當時名聞天下後世婦人女子猶皆習聞其名而尊美焉凡爲士者可不嚮慕乎哉予感嫗言而心識之其後與衛文清公周祚魏敏果公象樞布政畢公振姬數公者遊數公天下之所謂廉吏也皆晉人在陽城二三百里閒夫天下清白吏不易得而爲世所指名者乃獨多在於晉可謂盛矣乃今又得于公于公之清操偉烈章章如是千百年下必有如老嫗之稱楊公者可無以余文爲也獨是余公之鄉人也旣多賢人之迭出于其鄉而又嘗職在史官親見聞公之行事廢名臣之烈湮鄉先生之蹟咎莫重焉故次敘之傳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

心嚮往之余生賢人之鄉而志其操行亦將以為取斯也

又于清端傳戴震

于成龍字北溟永甯州人順治十三年以副貢知羅城縣儀治十八年

到羅城見公與其友縣數遭兵燹後拊循殘氓稍稍相習因問地方利

害悉得要領編置保甲約束前時鄰徭歲率二三至般掠人畜成龍勒

鄉勇將搗其巢咸懼自投不敢犯界上歸所虜掠然後民得事耕稼縣

有數大姓恃強盜賊為爪牙一逆其心則召亂成龍善撫民恩威並

用數大姓皆奉法惟謹居七年遷知合州往者新歸流戶墾田既熟土

著輒爭之故既集復散成龍為規畫立秦籍三年而後稽旬月閒報歸

千戶未幾遷黃州同知駐岐亭岐亭當黃麻偏界多汊湖幽壑盜所集

窟時急盜案官以盜為諱白晝行劫不問成龍遣捕得九人集諸父老

曰能保後不為盜者賞之保二人即諸父老前取大索連繫七賊阮之

盜自是慄遁又獲大盜彭百鈴拔置左右責以捕盜巡撫張朝珍器重

成龍舉卓異會吳三桂亂作檄攝武昌事問禦亂策成龍對以安人心

莫先下令停徵朝珍已草疏而成龍意與之合以故兵事皆屬之成龍

謀指武昌大姓與賊交通以藏器仗為證成龍言大姓多避兵良子湖

中家人藏兵械備他盜無足怪迹之果無所得用卓異遷知建甯府朝
珍奏改武昌檄造軍所渡橋于蒲圻賊鋒迫入城守而橋以山水暴漲
圯罷職會東山寇作朝珍復委除賊成龍曰黃州界三省控七十二寨
其人剽悍阻險難猝勝請得便宜行事許之問需兵幾何成龍曰前守
蒲圻數人與俱足矣先是妖人黃金龍亡匿劉君孚家君孚得吳三桂
劉書與金龍潛結賊渠周鐵爪等期七月竝起會麻城人欲因以陷其
讎家事泄君孚恐遂於五月反于曹家河成龍行次陽邏偵知君孚雖
反眾未合遂趨白杲未至賊寨十里止宿榜示脅從者許自首免罪誣
陷者赴訴不按捕投訴日千人皆有之賊勢孤欲卽降恐見誅成龍知
其情遣一人持檄往諭而自騎一騾一人張蓋一人鳴鑼前導未至二
里許命行呼太守來救爾山中人君孚匿後山夾道伏鳥鎗弩數百人
成龍鞭騾直前入抵賊舍坐廳中賊環列黠者因相率羅拜成龍問老
奴安在君孚嘗隸岐亭役故呼以暱易之又問山中雨水禾稼遂曰汝
等皆良民何作賊自取屠戮父母妻子藏匿賊皆泣成龍曰熱甚須少
憩遂熟睡移時寤曰客至何乃不設酒脯君孚初懼見給及是出叩頭
自訴許招撫而還如期盡降其眾數千人以功復官留麻城經畫行村

野分立區保擇謹厚者爲區長還武昌聞金龍逃合紙棚河賊鄒君申
則移檄區長徵得二千人進駐望花山度賊食少彼利速戰緩以困之
必自潰分三路守象碁山大崎山及布袋均以賊走必經黃岡伏兵馬
牽山險陘閒君申金龍糧絕夜遁走遇伏盡擒成龍坐上受俘疏聞
晉級改知黃州府江西賊犯湖口旁掠興甯吳三桂密布劄書陽邏陳
鼎業合逃兵掠驛馬永甯鄉何士榮石陂劉啟業白水阪周鐵爪鮑世
庸各擁眾數千爲亂逼趨黃州是時各鎮援兵悉隨大軍進攻湖南議
者欲退保麻城成龍曰黃州爲湖北七郡門戶我師屯荆岳者數十萬
水陸轉運取道於此且瀕江控制險阻前倚興甯廬阜後壓天堂金剛
諸寨雖祇一郡實江南關鍵不可棄之去然徒坐困莫若相機進剿賊
雖眾皆取士榮進止先破士榮餘可不戰而下於是徵集各區鄉勇有
眾二千人別遣黃岡縣知縣李經政擒鼎業謀報士榮已據黃土均分
眾以把總羅登雲武舉張尙聖領之往遇賊前鋒戰少利成龍疾馳抵
尙聖營鄉勇大集共得五千人營箔金寨下與賊對壘士榮數萬人自
牧馬崖分東西兩路來攻東路賊少以登雲領千人禦之而成龍率千
總李茂昇當其西尙聖攻右把總吳之蘭攻左戰始合之蘭中鎗死賊

鬪益急成龍鞭馬徑前回顧茂昇曰我死可歸報張公茂昇奮而進發
 矢折賊大旗軍隨進茂昇馬被鎗棄馬射殺二人換馬進戰復手刀數
 人而尙聖自右山繞出賊後相與合擊賊大敗士榮左臂斷就擒得賊
 名籍焚之登雲擊東路亦追奔數十里乘勝至呂王城據鞏草檄馳諭
 賊聞士榮被擒又知毀其名籍各解散至白水阪鐵爪世庸等欲保什
 子寨成龍已先令人守隘不得上脫身走追擒之又分眾平石陂賊自
 進剿至此纔二十有四日東山亂定此康熙十三年冬也十五年水旱
 瘠臻謠言復起成龍以人心易搖宜示以暇豫乃治赤壁亭榭與文武
 官寮飲射歌詠其閒而密得暗奸流釁頓息厯官江防道福建按察布
 政使直隸巡撫江南江西總督卒年六十有八贈太子太保諡清端廕
 一子入太學其遷按察使也時耿精忠初平罹重辟者眾獄已具成龍
 力言通海數案所牽引半皆平民遂白於親王釋不問成龍清嚴忠直
 勤勞治事官吏無不敬畏歸於廉慎及卒將軍都統寮屬來至寢室見
 周身布被一箇中袍一襲鞞帶二事堂後米暨鹽豉數盎而已平時心
 憚成龍者俱感動流涕士民立祠于清涼山

又附請于清端入三立祠呈詞
范蔚鼎

呈爲

本朝第一鄉賢懇祈轉申上臺確採輿論俯察行實近考康熙二十一年事例准入太原三立祠以光祀典事查得太原三立祠之設肇自故明山西巡撫魏見泉先生成于山西督學道袁臨侯先生共得七十一人各有所傳名實相副朝莖交孚後世允無異議未及數十年竄入名宦二人鄉賢七人康熙二十一年督學道劉訓夫公祖感物議之滋騰稽增續之失實止存名宦二人另錄鄉賢二人于七十一人外其補四人鼎按此四人者名宦如蔡忠襄鄉賢如幸文敬後世允無異議至于名宦若桂鄉賢若白或遠而不及考或考而不及詳自有公論不敢置喙茲因

本朝兵部尚書總督兩江于公諱成龍諡清端者原係崇禎己卯副榜貢士念乃父龍溪公年高不仕其孝既加人一等順治十八年父歿服闋乃赴部選其身不仕二主既加人一等選得廣西羅城縣令羅城獠獠雜處邑無城郭下車之初城內居民六家廡宇大堂編棘爲門公夜宿關帝廟安牀周倉背後相隨四僕亡三逃一枕刀一口隱几而臥晝則誘兩獠舁一竹兜巡行田野勸民耕種徵賦收租與民親兌力行保

甲瑤獐斂跡應試者免其役築室者獎以扁投誠大姓爵列侯伯尙多
負固如黃姓者擅刑家僮經公審理黃姓畏服未及三年縣治旣成城
隍云理學宮漸修本省鄉試聘入外簾公獨衣被藍縷隻身徒行撫軍
金公藩司金公一見與語大悅交薦卓異尋以俸滿陞四川合州撫軍
仍令條陳十餘事次第舉行居羅七年其善政大略有如此者去羅之
日羅人送至三四百里窺公清風兩袖明月一船不能赴合令一眇者
素善星卜偕公而往以其技藝佐公資斧乃得赴合合則一州三縣入
額正供一十四兩公招集流亡不旬月得七百戶設法安插會
詔採楠木撫軍張公委公稽閱公單騎入山省費無算頃以羅城卓異
陞湖廣黃州同知其治合善政大略無異于治羅有如此者黃州同知
分鎮岐亭岐在郡極西地逼湖遂積盜出沒公得渠魁湯卷九人術馭
恩結紿得情實然後正法羣盜屏息其詰奸宄大略有如此者旣而攝
武昌補武昌翦吳逆之羽翼成蒲圻之浮橋水漲橋壞隨以身殉沈水
不死革職不恤其致身大略有如此者革職之後黃州蠢動撫軍張公
仍援公往禦命以便宜行事慷慨任之數日內兵不血刃而數千大慙
泣涕革心其誠能感人之大略有如此者撫軍嘉乃績上其事于朝還

公武昌太守吳逆未戢紛紛渠魁若黃金龍若何士榮若周鐵爪勦者
勦撫者撫十一月初二日出兵二十五日班師鄉勇凱歌以寡制眾其
善師善陣大略有如此者武昌甫定爲之禁火耗杜私派嚴誣告絕餽
送招致文學之士敦詩說禮明年飢設法全活數萬人自食糠粥高人
魯屢聞風越七十里來嘗于公粥其救荒恤災之大略有如此者繼母
李夫人卒制府蔡公等公疏奪情頃陞江防道

上特簡八閩臬司爾時耿逆新服脅從多有公開釋無辜俾宅爾宅老
羸黃口之不能歸者養之署中計滿一舟授之乾餼復其原籍其老老
幼幼之大略有如此者爰陞藩司會禁旅未旋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收
稅兌餉一絲不染自矢一聯于藩司紫薇堂曰累萬盈千盡是朝廷正
賦胸有侵欺誰替你披枷帶鎖一絲半粒無非百姓脂膏不加軫惜怎
饒得男盜女娼其履乎羶途而終不能污其操守大略有如此者在外
則親王將軍誠服之制府姚公撫軍吳公等誠服之在內則大司寇魏
公等誠服之前後疏薦

上特簡巡撫畿甸彈劾權要激揚羣吏最著者申飭保甲不拾前人唾
餘心裁十二款積增五款滿漢雜處之地捆載者千里不持寸鐵條陳

利弊疏數十上朝入而夕
報可陛見

賜坐賜茶賜銀千兩馬兩疋賜御製五言律手卷是秋

駕幸雄縣賜魚賜兔賜鹿賜上親服銀鼠掛其明良喜起之遇大略有
如此者忠盡之餘復我孝思請葬繼母而歸不數日有兩江總督之
命聞命起程行李蕭然宛然當年初至羅城行徑入其境輒為微行以
察下情關防清嚴難以筆述五日佳節並無敢瓜粽相過存者特薦江
防道孔公通州守于公鎮江守高公揚州守崔公薦則真廉劾則真貪
吏治丕變嚴飭學政十款相兩江時勢另立保甲法三十八款念奢靡
之敝製節儉歌一百二句痛強暴之橫製忍字歌一百六十句惡私派
之濫初指五十九款繼指二十款坊刻肆傳家絃戶誦其移風易俗之
大略有如此者康熙二十四年四月十八日端坐而逝其面如生同城
將軍寮屬偕入寢室牀頭敝笥綈袍一襲鞞帶二具食內米數斗鹽二
器四壁蕭然無異寒士將軍寮屬相哭失聲其節操至死不變之大略
有如此者

今上聞訃惻念殊深賜諡賜葬賜祭詔從其優明年二月十五日

御製碑文御筆貞珉俾立墓上若夫江南一十四郡邑之神衿請祀名宦也永甯等州縣紳衿之請建特祀也尤直道之難掩懿好之不容已者也其沒世而名稱益甚大略有如此者鼎生也晚其於千公生平未謀一面未通一字僅從拙選晉人晉文晉詩晉語內拾其大略未免掛一漏萬聊以兩言蔽之曰若于公者有陽城白東谷之經濟而猶限于資格有絳州辛文敬之學術而非託之空言幸遇老父母獎進廉節嘉予善類懇祈轉申河東道督學道平陽府正堂採輿論而察行實依康熙二十一年劉訓夫公祖附入白東谷辛文敬之例准入三立祠中並立一傳刻板續後以垂永久有光祀典上呈

謹案原編有彌盜條約與友人論羅城事書慎選鄉約諭申明保甲諭四首已見經世文編今不錄

光祿大夫巡撫山東都察院副都御史二等阿達哈哈番郎公永清墓誌銘 金德嘉

中丞郎公以經濟顯名天下自入官以來敷歷中外所至皆有聲績可紀其巡撫山東蓋未竟其志而卒踰二年令子廷模以狀來請誌其墓余不佞逡巡辭讓不獲乃爲誌其大都焉狀曰公諱永清字定菴世籍

廣甯人廣甯故多世家而郎爲甲姓

太宗朝選大臣子弟肄業國學公以父廕補國學生

世祖章皇帝御極初授禮部筆帖式尋除渾源州知州會姜瓖餘孽高

山等竄伏山谷開爲羣盜公至料丁壯躬擐甲跨馬率先討賊賊望風

潰迫逐多所斬獲由是相戒不近渾源界而鄰縣往往告急輒發兵倚

角潛遣敢死士出賊不意戰屢捷賊平績聞陞江西贛州知府下車輒

平反廖安民等冤獄政聲籍甚會明帥李定國郝尙玖等逼兩粵大兵

進勦延議於贛養馬令甫下有司錯愕懼難應民閒譁言大兵且入城

爭挈孳竄避公相視城外教場地爽塏區分八旗筭營所構棚廠具芻

茭積峙如山又構大將軍幕府供張器具甚設躬前迓大將軍至萬安

將軍至大喜下令兵毋得入城於是贛民安堵如故粵平大將軍旋師

道贛檄贛民數千人挽舟十八灘灘水湍激公念緯夫中道乏食且逃

輒載米大艦尾其後是役也軍行夫役無缺而贛民亦忘其勞虔撫以

爲能特章薦值公從子廷佐撫江西例當迴避

詔留贛候代贛民立祠肖像祀公兩廣總督李率秦調閩浙道贛廉公

治行題補福建海防道而銓部已除知山西汾州府汾地富庶而俗故

廣甯縣志卷之六十五

七

惟魯公至用廢王府改建廟學徵藝考業士風翕然一變舊治渾源境內有恆山距城南十五里古北岳也前朝乃祭真定之恆石國初遣官致祭亦於真定北岳廟漸圯公至汾捐俸檄渾源新之工甫竣議奉

旨改祭渾源其興舉廢墜如此守汾秩滿還山東東昌道副使海師圍江甯大將軍統領禁旅往討道臨清樓船鱗集公履河干鼓舞牽卒不寢食凡五晝夜而舟師早達江甯未幾奉有參藩湖廣下荆南之命時餘賊盤踞房竹閒鄖陽僅附郭一鄖縣隔河城壘相對垂四載未下大兵四面會勦陝督王公領兵來饜餽取給鄖襄時軍食乏絕將士至食馬陸路挽運由均州均距大兵營且千里僉議派民夫十萬公憂之察水運舊有小河久湮塞乃建議濬河倣古轉運法安塘遞運而四鎮之軍民遂克有濟陞山東按察使山東當亂後牽染至七百餘案公矜疑省釋多所全活比擢湖廣布政使瀕行猶有盆香泣送於路者湖南之有分司自公始公經營指劃戶口田賦條目井井皆爲後來法衡永實三郡苦粵鹽爲累公詳請改食兩淮至今便之康熙甲寅改河南布政司吳三桂叛禁旅南行征討征南將軍穆公議養馬南陽公請移

牧于楚馬將軍養馬開封府城內公請移營近黃河大兵之在楚也楚撫請豫省協濟米糧至十萬石豫距楚不通舟楫陸路挽輸懼弗前官民縮項搖手無善策公請撫軍密題於江西江南採買解運軍前費省而事集公布政河南十二載謀最加級至三十二尋拜巡撫山東之命方以治河南者次第施於山東迺甫下車而疾作遂卒官矣當是時長公廷樞官嶺南布政公寢疾馳諭曰吾自起家渾源歷官至今艱難險阻備嘗之矣國恩未報惟兒曹勉諸廷樞又曰癸丑冬都城有揚起隆黃才逢者糾聚奸人謀不軌先中丞覺察立擒之不孝廷樞赴部言狀上俯念犬馬微勞詔從優議敘廷樞詣吏部言發縱指示廷樞父也先中丞聞而譙讓廷樞曰縛賊臣職也何功之有而喋喋分疏爲廷樞以是具疏未敢上先中丞不伐其功皆此類也嗚呼若中丞者庶幾古所稱社稷臣哉公生于天啟庚申年九月廿七日卒於康熙二十五年十月二月廿八日享年六十有七祖國仕廣甯諸生父一鶚皆以公貴累膺誥贈公元配毛繼配賀皆贈一品夫人子八人長廷樞前授階光祿大夫二等阿達哈番加四級官廣東布政使司布政使次廷模候補知縣次廷極柯南都轉運鹽運使司加飭管鹽法道次廷棟候補知縣次

廷槐次廷樾次廷樾次廷枚女三人孫男三人孫女五人廷模等卜以

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某山之原銘曰

於赫中丞卓爾幹濟屢策奇勳馳驅王事渾源之南北岳峩峩公舉廢
墜秩祀無訛公功良多書其大者薄海遙誰其匹也所積既厚其流
孔長於何而徵跡此銘章

又郎大中丞傳陳克峻

公諱永清號定菴奉天廣甯人也少警敏有識及長博涉羣籍以父少

司寇蔭補國學生備案郎位官刑部

世祖章皇帝御極授禮部筆帖式除刺渾源州值妾壤餘孽高山等伏

山谷為亂公募鄉勇討平之遷知贛州府時李定國等寇擾兩粵出師

南征輓漕絡繹供億浩繁公酬應各當不累屬邑大軍將牧馬於贛公

先營城外教場具芻藁盛供張以迎將軍及至大喜約一兵毋入城贛

民獲安軍旋檄夫數千拖舟十八灘水湍激日過僅數十舟公慮役

久乏食載米尾給之虔撫劉公以為能薦之朝俄以從子廷佐撫江右

例迴避民不忍捨其肖像祀之補汾州見汾俗椎魯乃興學校尙文雅

士風丕變舊治渾源境內有北岳古祭壇前朝廢之公復新古蹟甫竣

卽奉有改祭渾源之

命咸服其先識焉秋滿遷東昌副使海寇犯江甯出師討之道出臨清樓船鱗集公親爲區畫緯夫凡五晝夜而舟達江甯調赴鄖陽值王二王三盤踞房竹開大兵會剿四載未下先是糧運必由均州陸輓均距營數百里駝夫疲斃而軍呼庚癸公倡濬小河倣古遞運法於是軍楫足而民不煩進山東按察使時方窮治于七叛獄株連甚夥公悉爲平反全活過半未一載擢湖南布政使楚省南北分司自公始綱紀未立又值兵燹後民逃地荒哀鴻遍野公廣招徠勤撫字嚴立章程以蒞之時西山餘孽未平公以計殪其渠魁境內遂甯湖南衡永寶三府皆山縣溪流悍激漕運歲爲民累公厯陳民隱詳請改折竟邀俞允三府萬姓懽躍湘潭以南舊食粵鹽灘險道遠鹽每不繼公又請改食淮鹽地方便之在任修城建學清戶口均田賦凡所經理皆傳爲法尋調豫藩時吳三桂叛亂羽書旁午荆南制省檄豫糴米十萬石公曲爲規畫得以折色起解出師西征將養馬開封城內公請移近黃河以便水草而汴民獲安豫省糧多包荒如靈寶尤甚公請獨萬餘石汴地瀕河有司嘗議增攤田稅公卒不許旬宣十三載報最擢山東巡撫

未入境而焚香以迎者載道公詰所自皆所活于七案內人也抵任未幾疾作卒於官公性愷直事父母最孝遇事迎刃即解善識舊事不爽時日自奉最儉所拔屬員多清白吏尤不喜奔競之習癸丑冬公長子廷樞以變告楊起隆逆黨得議敘公猶以過分爲戒仕宦所至皆有聲蹟及尸祝之楚南德公尤甚士民合詞請配祀春秋

徐乾學

公諱締虞字厯升別號岱麓其先世自江西徙楚黃陂之灑源里曾祖大諒祖定世有隱德至考懷賓公始以學行顯累贈中憲大夫妣詹氏累封恭人皆以公貴故公中順治十一年鄉試越五年成進士授成都府推官蜀經明季亂後省會邱墟殘民保聚爲寇盜相告言牽成大獄厯歲不決公用平恕讞鞫輒得其情辨冤囚數百家出之死督撫以爲能康熙六年舉卓異加賜蟒服會裁缺改授陝西安化令行取御試第一授科員丁內艱歸服闋補禮科給事中所上封事多見施行十七年典試江西還奏江西被賊殘破州縣其在丁闕田荒案內者請敕督撫臣酌量輕重或限三年或五年勸墾以漸升科其全省逋賦二

百二十萬歷年追比僅報完三萬此二百一十餘萬者雖敲骨吸髓勢必不能復完惟

皇上早獨一日民得早去死亡一日若稍遲一日民痛亦日深一日矣

疏上

報可又疏請停選擇才能之例以絕內外夤緣之弊十八年轉工科掌

印直鼓廳事次年

上親試言官乃首擢公且諭吏部以條奏詳明稱言職尋內陞鴻臚少

卿歷光祿少卿通政司左右參議督捕理事官二十四年超擢都察院

左僉都御史疏請錄宋先賢周惇頤後爲五經博士如二程氏又請復

優免廩糧培士氣

詔皆從之會四川巡撫關

上以命公賜宴寵賚有加數瀕行召至乾清宮面諭以四川先罹張獻

忠屠慘重之吳賊蹂躪宜加意撫綏公先爲司李有聲百姓聞公來則

大喜公至勝

上諭於廳事爲科條約束蓋自私征雜派納賄受饋皆有禁以至承直

供應頭人土豪之類一切爲蜀患者厲禁悉除之民慶更生方公之

初被命行也余贈之言謂前代採木之害於蜀人甚劇歸太僕有光所
爲李都御史行狀及吾族祖嘉定州知州學周所條陳採木六難者言
之尤切以今日之蜀度之難且百倍公往宜按明洪武永樂殿工事例
亟請罷斯役蜀庶其有瘳公陸辭首言其害

天子以爲然會松威道王公隲入覲亦舉是言

上竟從公請又請免白蠟諸雜稅事皆施行先是十八年七月地震求
言公以科臣疏言故憲臣艾元徵請禁科道官風聞言事自此進言者
益少臣請

皇上檢閱

世祖章皇帝時諸臣奏議是時言官何如謇諤今者相率以條陳爲事
輒熟成風蓋平時無以作其敢言之氣一旦臨事必無肯爲

皇上盡言者疏留中久不下至八月某日下廷臣會議某日宣
旨令面對敕令九卿臺省集殿廷且命內閣以

世祖時章奏上次日

上御乾清門問公疏意云何公對云臣心無欺但以言官是
皇上耳目若

皇上稍寬言官處分臣等便敢盡言無諱

上曰朕爲天下主欲聞讜言但恐臣僚涉私欺罔如明季宣贊不成國體不容不加禁飭朕親政以來諸臣何嘗以言獲罪公對曰皇上明聖從不譴罪言官但有此處分條例踟躕惶恐惟懼一鳴輒斥誰敢捐其軀命爲陛下發姦指佞

上曰條例眾臣所議如汝言便廢邪公對云科條雖設當辨公私誠僞時羣臣跪立者驟聞

嚴命無不脅息震悼公反覆辨論辭氣益發舒微視

上顏愈霽諭以人臣論事當擇其大者不惜死者纔是忠臣且徐云魏象樞彈奏程汝璞亦是風聞已鞫問得實本朝原未有風聞之禁也自是羣臣始喻

上意咸感悅叩首退將退

上獨呼公前指內閣所呈

章皇帝時章奏示之曰爾以朕爲未閱此乎公對曰惟久經聖覽臣故不憚盡言

上令以所言宣付史館次日復命公入起居注授紙筆記之會
上躬偶違和不視朝公疏言人主一動一靜雖有神靈呵護而操存省
察於深宮宥密之中調攝葆養於寒暑風雨之際此則

聖心所自知者又云目今黔蜀蕩平滇中一隅計日授首臣聞趙襄子
得兩城終日而憂晉文公定三國側席懷懼故聖人安不忘危治不忘
亂願

皇上留意於苞桑之戒時

中旨召用通醫術者二人公以

旨不發科鈔請申明六科封駁之例且力言某某非端人不當出入禁

掖

上雖降旨詰問竟寢召命其撫蜀也以蜀初定非公不能安集將大用
之而公已死矣公未病時遺余書所以期許者甚至聞余掌憲則益喜
其意蓋將挈余以共濟太平之業報

聖明之知遇而不知余之老而將衰而又不自意身之賢勞以溘先朝
露也悲夫公以二十七年四月日卒配戴宜人子六人諧讓徵誠謨諮
諧吏部司務女四人長適貢生陳大羣餘未嫁孫二人之瑾之瑜某月

柩還卜葬於某原誥哭稽顙拜書以使來曰公辱知先子宜賜之銘銘

曰

靈瑣九閩閩闔遠清漢置給事實司糾繩暨暨姚公起家明允廉平中

律早踐華省

帝重審諤闢門諮詢公感榮遇知無不言封章數十傳頌闕下脫略煩

苛獨舉其大西江千里寇禍最烈瘡痍流攜哀此遺子積逋百萬祇困

此儻公行見此還奏獨之在昔六朝風聞彈事任昉虞曠震聲殿陛誰

為厲禁公謂不然無拘文法壅蔽乃宣

帝嘉其忠清班屢陟畀之旄節往撫梁益梁益阻險久困於兵公車戾

止朱旗陽陽峻立義程以肅羣吏請受一錢必寘諸理建章始營徵材

西南邛笮之產厥惟梗柎木自窮山牽挽以出緇橋互引進寸退尺明

作慈甯民憊而吟竭我資產寸木鋌金公廉得狀趣以入告湛恩霈施

忡踴載道公年半百膺力方剛矢節官下盡瘁以亡惟忠惟勤可風有

位爰勒貞石以志幽竈楚黃之阡有邱壘如遺愛所藏過者踟躕

巡撫湖廣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楊公素蘊墓表 邵長蘅代某

公諱素蘊字筠潛別號退菴舉順治壬辰進士除東明令東明當河決

卷六十五

五

後敗官亭城垣民廬殆盡居民依邱阜僅數十家公至設法灑濬繕完城堞招還流散三年閒戶增至萬餘山東羣盜任鳳亭王小岡聚眾數千人剽掠旁郡漸擾害畿南制府密以屬公設計招降之餘黨解散久之以治行卓異入爲御史公亢直敢言前後條上章以十數皆切中時弊而尤著者在直糾逆藩一疏先是逆藩吳三桂開邸滇黔海內財賦輦輸軍前者歲亡慮數百萬計守令以下皆得自辟署珍貝犀象明珠南金之寶充物私室勢傾中外羣失職之士及亡賴少年多歸之三桂寢驕漸至題用朝臣無復顧忌公毅然疏斥其姦大指謂爵祿者人主之大枋綱紀者朝廷之大防枋不可移防不可潰疏末有防微杜漸語閣臣咋舌持其章不敢下會

世祖章皇帝晏駕輔臣外遷公爲川北道以前疏也而三桂猶銜公不置具疏辨必欲罪公而後已有

旨令回奏公奏略曰臣所爭者朝廷之體統至防微杜漸語不過期該藩每事盡善爲聖世純臣非有他也故事外吏拜疏必先具揭撫軍佟公見疏語直懼且得罪疆公竄易二語奏上以糾參無實坐貶公拂衣歸閉門不出者十年嗚呼古今事變之所伏每患深識之士知之而不

敢言或言矣而不用語曰熒熒不救炎炎奈何使公言獲用則曲突徙薪之功可勝道哉康熙癸丑冬三桂反書聞人始服公先識於是四部交章薦公可大用以外艱辭服闋赴湖廣軍前題補分守鄖襄道當是時賊軍據川東襄陽總兵楊來嘉副將洪福相繼以城叛應賊房保之閒與賊相犬牙而王師餽饑自襄至房保路險陘舟車不通歲調襄陽安陸德安三郡丁夫擔負率餽十致一夏秋霖潦溪水漲冬雨雪徑滑顛墜漂溺死者相望丁夫缺仍檄郡甸補三郡大困而饑若不繼公訪知穀城有小溪可通舟乃親按行川谷燒石翦木數十里開漕船道於是水運通利省三郡丁夫十九而軍無乏興公之功爲多遷山西提學道滿考內陞凡四遷康熙二十六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安徽會歲飢特疏請賑甫拜疏卽檄下州縣開倉賑給吏或以爲言公曰若上須報則濡滯時日是棄民也且

皇上仁聖必得所請尋

報可所全活飢民無算明年夏叛卒夏逢龍據武昌全楚震動而安慶當三省衝訛言屢驚婦女爭出城走避有司訶之不止公大書榜四門曰願出城者聽而徐以塘報殺賊情形曉諭遠近數日人情安堵出城

者復歸十月奉移撫湖北之

命時湖北新熾於寇夏賊雖誅脇從者尙眾人情恒擾或一夜數驚公
至首嚴告許之禁以安反側會上元節許民間張燈火陳魚龍百戲元
夜坐堂皇戟門洞闢令士民出入縱觀明日市井熙然矣公定變大略
多類此是歲又旱疏請緩徵漕糧又疏請兵餉免搭放制錢先後得
報可入秋得末疾寢劇遂以康熙己巳十月卒於官距其生爲前庚午
得年六十先是湖北郡縣疾苦最甚者爲沔陽州衛之沈場田地江陵
縣之沙壓空壓漢陽嘉魚之崩坍咸甯黃陂景陵之穀折江夏崇陽武
昌通城漢陽漢川雲夢孝感應城之穀田科重監利之一年兩賦凡六
事而受害者十七州縣蓋積數十年矣公悉廉得其實條爲兩疏未及
上會病甚遂口授於遺疏中切陳之就枕上作叩首狀曰此疏行臣目
瞑矣嗚呼孳孳爲

國知無不言公殆無愧歟楊氏系出弘農至震而大著自是代有顯人
公之先世居宜君縣之石堡村不詳所始徙高祖諱時宜舉明經不仕
曾祖諱彩諸生祖諱國俊歲貢官三水教諭卒祀鄉賢父諱清明經延
對前明天啟閒避璫餒不仕以公貴累贈如公官兩配皆劉氏先公卒

累贈淑人又繼田氏誥封淑人子男子二長綱候選知縣次維國學生
女子四孫男一尚幼旣葬綱函書狀遣使走四千里來請表公墓石余
禮辭不獲乃掇其大者而書之

碑傳集卷六十五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六十六目錄

康熙朝督撫中之下

廣東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公士楨墓誌銘

世象

光祿大夫巡撫貴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閻公興邦墓誌銘

上照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湖廣總督徐公國相神道碑

張英

蔡毓榮傳

人旗通志

光祿大夫總督福建浙江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郎兼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加四級朱公宏祚行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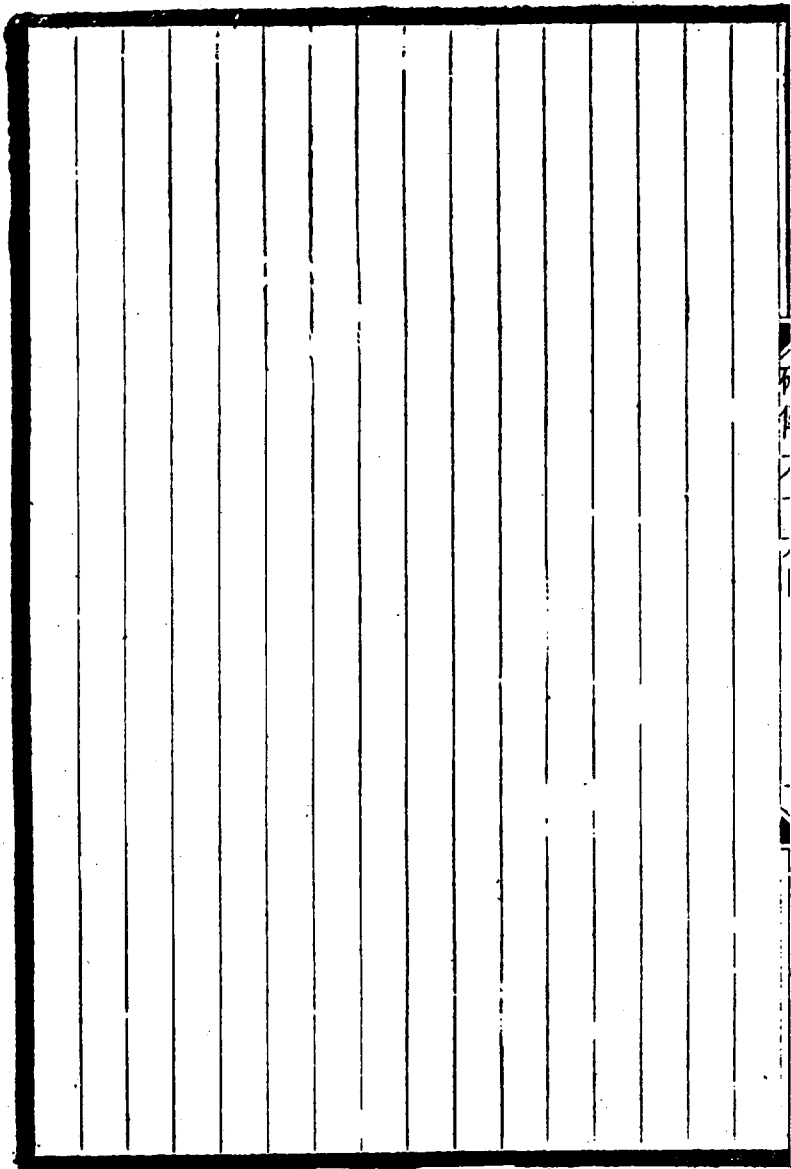
張貞

巡撫貴州右副都御史猗氏衛公既齊墓誌銘

李振裕

光祿大夫巡撫江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馬公如龍墓誌銘

張玉書



109-636

碑傳集卷六十六

嘉興錢儀吉纂錄

康熙朝督撫中之下

廣東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公士楨墓誌銘

杜璣

公本姜姓世居東萊之都昌素治經業代有聞人生而異質過目成誦

宗黨咸器之壬午從

龍遼左繼正白旗佐領西泉李公卽以李為氏丁亥八旗掄才以第十

六名中選授長蘆運判京東接壤山左彼時潢池陸梁王師南下滄民

驚恐公力為調護賴以安全更疏引益課至今尸祝不衰遷河東運副

值姜瓖之變運城失守玉石俱焚時公護篆簡徒卒謹斥堠哀鴻咸集

辛卯陞兩淮運同關橋稱掣積有侵蝕公請剔充餉後無貽患癸巳陞

皖守皖當水陸衝繁軍興旁午公調劑井井心血幾枯操撫李公日苑

節省驛站銀三萬餘貯庫適暴疾捐館掾吏覬啖之公義形於色卽清

查題報卒纖芥無敢隱夫能砥清節於前始能保令名於後非獨守足

以勝之亦識足以裕之也己亥擢山西陽和道副使詳豁各屯戶包賠

荒糧三萬餘石民困以甦庚子陞冀甯道參政歲餘裁缺歸省甲辰補

江西湖東道時荏苒充斥公首嚴保甲夜戶不驚丁未陞河南按察使
前臬註誤司李新裁事冗煩如亂絲公逐案親鞫奏讞全活者以萬計
中州有青天之頌癸丑會推福建布政使是冬入覲甲寅之浙值閩逆
亂仙霞梗阻總制李公之芳題留贊畫運籌悉中軍機適浙藩出缺內
而大中丞魏公象樞特薦外而將軍督撫保題奉
旨俞允時滿漢官兵十餘萬分闡需餉甚急公咄嗟而辦卒至士馬飽
騰仙霞克濟不久蕩平雖師武臣力實公與李文襄公文德之助議者
謂蕭何之漕關中劉晏之轉江淮殆不過是且浙數年兵燹糧道無徵
公屢具城陷地荒民逃之詳請題允免經徵被黜者二十八人皆得互
全辛酉內陞京堂旋奉
特旨巡撫江西監臨棘閩內外嚴飭尋調廣東壬戌二月總督征滇師
旋呼癸而謀全省震焉公單騎入營慰勞眾始帖服孟夏入廣藩黨遍
郡壘利害民尙沈二案變產株連公題豁三十餘萬案牘爲之一清以
及分還民屋創建貢院粵人至今賴之省北有花山爲明季巨憝入踞
積寇未盡殄公發徒旅選軍乘不血刃而醜類皆入軍門降遂請設花
縣嶺南一帶始廓清矣憶余甲子春奉

命之粵東展界海墾自欽廉高雷至肇高廣惠潮與公聯鑣同事晨夕
奉教者三閱月而告竣公之留心民瘼周詳懇至迄今猶記其萬一於
日紀中至於題瓊州之積逋造鎮海之巍樓其餘事耳年六十九致政
歸士民輟耕罷市無不奔走哀號而不能捨總之公一生行事炳若日
星經營南北幾四十年顏色瘁於驅馳精神竭於案牘惟期上可以報
君父下可以答蒼生祇此一誠而已及歸卜居潞河杜門謝事栽花藝
圃爲娛老計喜讀書手不釋卷其與人以信御下以恩綺麗不設於身
奇珍不適於口雖宦跡遍九州而寒素如一日尤人所難也辛未秋
皇上從口外回有臨幸公第之旨公匍伏恭迎
上喜動顏色慰勞再三出尙方之膳以賜癸酉春又頒賜清書綱目一
部真一時異數云公諱士楨號毅可生於萬厯己未歲四月二十三日
亥時卒於康熙乙亥歲三月二十二日申時享年七十九元配王氏系
出山左望族今封夫人子六人長煦文氏出前內閣中書隨征補廣東
韶州知府改補浙江甯波府知府今授督理蘇州織造府事次耀陳氏
出原任貴州貴陽府修文縣知縣次忻現任內務府會計司員外郎次
燦候選知縣俱王夫人出次爇白氏出分理暢春園事次煒陳氏出候

選州同娶皆名族女一王夫人出適周承詔佐領孫男十五人以燻國
學生燿出以墉以墉以墉以墉俱國學生析出以坦以墉以增俱燿出
以墉以墉以墉俱燿出以墉以墉以墉俱燿出以墉以墉以墉俱燿出
營造司掌印郎中參領兼管佐領事佛公保子阿廩煦出次適原任營
造司郎中參領岳公陽子六十七燿出餘未字煦等將以康熙三十八
年二月六日某時奉公葬通州城西之王瓜園以臻忝舊治知公悉屬
爲銘誼不敢辭謹據狀次第行實而系以銘曰

鍾嶽之英應運而生濟川之楫與時偕行簠簋是飭齶政惟均畫籌羽
檄禦變如神匡扶三省倚毗一身丹墀書帛綠野稱航天悲星隕人嘆
箕乘不朽偉畧鐫石永貞

光祿大夫巡撫貴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閻公興邦墓誌銘 王照
康熙三十六年正月光祿大夫巡撫貴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閻公卒

於官訃聞

天子閔惻下禮官議予祭葬如何其明年公之子絃璽纒璽奉公柩歸
葬於宣化府之祖塋以狀乞銘於余余交公久絃璽余壻也朋友親戚
之誼均無可辭謹詮次如左按狀公姓閻氏諱興邦字弢仲梅公其號

也先世山西太原府忻州人始祖海明初以武畧從常開平出居庸關
 戰柳河有功授宣府前衛指揮使世襲指揮同知遂為宣化人至六世
 祖璿由世職仕至甯武總兵璿生一棟一棟生正名仕至遼東義州副
 總兵正名生師舉累官大同副將是為公父自師舉以上三代皆以公
 貴贈如公官閻氏世以武功顯至公始勵志於學治舉子業少從舅氏
 游江浙間與東南諸名士為文字之會才名籍甚癸卯登賢書謁選廣
 西馬平縣知縣旋以艱歸起補直隸之新城新城為畿南北孔道輪蹄
 絡繹驛馬或不繼輒僉里民公出私錢買驢數百養之民間役至以應
 官暇則俾民自收僱直為芻牧費民咸便之邑有集場多假旗豪為壘
 斷公時時策騎行村落中奸宄屏迹儀古案畿輔通志云公革其年以
 才能擢知通州州視新城尤劇甲寅軍興旁午公修橋梁平道路餼糧
 芻茭無不夙辦戊午陞工部員外郎監收崇文門稅課風清弊絕囊不
 餘一錢壬戌奉
 命從大學士伊公等往視河工公至測河身之淺深相地形之高下度
 決口之緩急目數心識繪而成圖及入告公隨諸大臣後指畫井井
 上心異之呼公前問姓名具以對未逾月改授監察御史蓋駸駸乎大

用公矣拜年陞鴻臚卿扈蹕南巡乙丑光祿卿缺

上廷語諸臣曰光祿弊大而費繁非閭某不能辦也乃越次用公公省
浮冒嚴濫給平價直歲省大農錢不貲戊辰陞順天府尹會湖廣叛卒

夏逢龍構逆

上念中州與楚疆接壤思得重臣填撫之特用公陞見賜鞍馬星馳之
任公至問民疾苦察長吏賢否紀綱肅然而其大指以潔已率屬奉公
愛民為先兩河左右千里戴公若慈母豫省漕糧久行改折會部議仍
徵本色公疏爭之凡再上始得請又以歲旱民困疏請緩征豫民大悅
秦中存饑詔撥江南湖廣漕米數十萬輸之秦車運驟負晝夜不息公
親駐洛陽躬自督率閱三月事始竣已調公撫貴州貴省素僻遠苗彝
雜處或為公難之公曰同屬朝廷疆土何僻遠為即日就道既下車首
以禮讓化道其俗而嚴飭各屬勿侵擾諸苗念貴陽地狹民寡則有請
併縣治之疏儀郭新貴縣人貴陽府附以黔省防兵困苦則有預撥協餉之
疏儀郭案檢某公以三十二年撫黔豈前疏未行而繼請邪其最善者則
請廣鄉試之額其言曰同文敷澤已久遐方人材漸盛黔粵皆同邊服
今禮闈既分中右而鄉試中額多寡有殊乃援粵西額數以請

上建之尋令天下鄉試皆增額有差實公疏啟之也官莊疏略言故提

臣陳奇舉報安順等處官莊一案原任撫臣高士奇疏啟之也

再與查今查前項地入莊因案逆李本深占踞莊地共收租銀六十七者悉歸

有與民均分耕植者有給牛種全收其租者有分收共租六十七者悉歸

苛斂小民判請以德放租四部議所起科米二萬八千有司丈明實止

成熱兩千錢百並十餘三十四部議所起科米二萬八千有司丈明實止

十餘兩錢百並十餘三十四部議所起科米二萬八千有司丈明實止

仰懇允照丈編用丁按則徵輸苗民俱免向隅之泣矣又疏言前總督

甘文焜將軍王之鼎皆殉吳逆之難宜建祠於黔

上俞其請為御書扁額以賜所以表揚忠節而風厲殊俗意深遠矣公

性孝友與人交終始如一尤好周人之急自九族以至交游惠澤無不

需被雅好為詩得大厯閒風味所為古文詞皆端雅有體所著有冰玉

堂集公素康彊無疾病戊寅元旦望闕叩賀禮甫畢仆於地臥疾十有

五日而卒將革之夕猶口占謝

恩遺疏神明蓋終始不亂云公生於天聰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卒於

康熙三十七年正月十六日春秋六十有四娶彭氏誥封一品夫人側

室高氏趙氏子二長絃璽聘王氏卽熙女高氏出次纓璽聘張氏趙氏

出女一適熙子克昌彭夫人出以康熙某年某月某日葬於宣化府之

祖塋銘曰

裴裴上谷京師扞蔽地脈蟠聚人材英異惟公之先世濟勳庸桓桓赴
 赴策名鼎鐘累傳於公始用文顯賢書高擢經綸茂展盤根錯節赤縣
 神州含香持斧克壯其猷鴻臚清秩禮儀是司句陳嚴肅公實先之爰
 自膳卿升華京兆綜核保釐詳而有要屹屹中州厥惟重地畀公節鉞
 撫綏是寄仁心仁政覃於兩河潔已奉公清而不苛移鎮黔西受命而
 趨深箚重獻勿憚馳驅禮義漸摩詩書教育文風翔洽苗民悅服黽勉
 夙夜不敢告勞竟殞厥躬乘箕絳霄
 帝念忠勤國典用卹豐碑鼎峙邊豆有秩惟功不忘惟德不朽奕奕繩
 繩永綬厥後奮施於身篤祐自天泐詞幽宮垂千百年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湖廣總督徐公國相神道碑 張英
 大司馬制府徐公以康熙己卯歲壽終京師里第葬于某地之阡堂斧
 嶽嶠松楸鬱蔥逾年其嗣君以隧道之碣來請余向頌遺愛思之至深
 而知之亦悉其曷敢辭謹案公諱國相號行清襄平世胄門第清華生
 而奇偉負性高爽明通有經濟才際
 國家昌明休隆之運早年筮仕登朝起家司農擢刑部郎中度支明允
 克著賢聲陞山東右布政使尋遷安徽布政使江南財賦甲天下地廣

民殷政繁役重持籌者率多隕越公稔其弊銳意滌除省徭役禁苛索
釐然一歸于正雖時值旱蝗迭見軍儲浩繁而閭閻樂輸供億無缺獨
稱最焉
特簡大中丞巡撫安徽察吏誠民風清澤溥爲政以安靜和平休養民
生爲重由藩臺而開府其措施爛然未易以更僕數爲舉其康濟時艱
功在民生之大者言之當公之經理江左也在甲寅乙卯之交時滇閩
變亂江楚戒嚴皖郡據長江咽喉爲舟車絡繹之衝王師駐江右三楚
者以數十萬米穀草豆之屬大抵取辦江南徵發驛騷軍需旁午公畫
理儲蓄不事征派近饋遠輸芻騰粟翔士有宿飽之樂而無庚癸之呼
卒之東南半壁金湯晏然皆公之運籌轉餉有以給足之也廬鳳滁所
屬州縣康熙戊午己未閒浚遭旱勞民不聊生挈妻子逃竄四方者接
踵公時節鉞安徽日覩災黎曰此皆吾赤子也安忍其流離失所乎自
捐宦俸併勸諭察采紳士輪助購買米菽振揀之復拜疏請賑殫心區
畫所活飢民不下數十萬咸安故業至今民猶頌之江左古屬揚州之
域汝陰鍾離一帶地廣而荒蕪不治又庫下瀕河近淮常受水患民間
罔知蓄洩以致無歲不災公時因勘荒按行其地蒿目焦思審度形勢

特疏請行溝田之法得

報可遂勸諭百姓築堰疏渠招徠開墾多方鼓舞民皆曉然知水利之所在無不爭趨樂赴期年而五種俱熟既富且豐向來斥鹵汗萊之地盡變而爲桑麻杭稻之區至今百姓食水田之利而思公之德澤不衰焉及其移鎮于三楚也仍以治皖者治楚下車察諸俗問民所疾苦而湔除之正己率屬首在激揚吏治大法小廉百僚肅然舉動惟持大體不事苛細而又能洞悉情偽豪猾皆屏跡莫能肆時楚中新離兵革事在休養公調劑兵民整飭綱紀而宜民之政次第舉行如修建學宮設立義館所以崇教化也革除鄉保里役差役行頭所以杜煩擾也禁止火耗整肅官方所以澄吏道也釐正名分嚴懲刁訟所以安善良也楚人被其德鑄諸貞石以垂不朽猶憶公將之楚子時以葬親請假在里與公握手言別余爲楚人賀公曰湖南北襟帶江漢包絡溪峒蠻獠雜處其閒兵悍地曠最稱難治惟當以鎮靜寬恤爲政然心竊鯁鯁慮之余謂公鴻才厚德固無慮此公去位後楚地果屢年多故此皆公之明智所預料也投簪北上所至攀轅皖與楚擊柝相聞兩境之人感頌愛思者如一歸京師蕭然簡素子猶得見公神觀清明步履壯健未幾而

捐館舍惜哉公之子食清白之貽有象賢之美公生平以公正報國以寬厚與人以明敏決事以慈惠及物節鉞江楚遺澤至今未泯可謂一代偉人矣其家世官爵年壽子孫詳家乘中余惟舉其所素知畧述梗概竊比古人昭德之義使鏡石以表之而其餘亦可以類求矣

蔡毓榮傳 八旗通志

蔡毓榮字仁菴漢軍正白旗人原任漕運總督蔡士英之次子順治十三年任牛录章京旋以才能拔補刑部理事官兼本旗甲喇章京擢京畿道監察御史康熙元年陞祕書院學士兼禮部侍郎五年九月陞刑部右侍郎尋轉左七年十二月遷吏部右侍郎未幾仍轉左九年四月聖祖仁皇帝特簡總督四川湖廣駐劄荊州十一年九月疏言川湖二省移駐弁兵既經安插即同土著伊等子弟有讀書者似應准其入籍考試事下部議得

旨如所請十二年十二月飛疏馳奏言雲南貴州總督甘文焜手書與臣密報吳三桂反臣隨調沅州總兵官崔世祿等疾赴貴州守禦彝陵總兵官徐治都永州總兵官李芝蘭各率兵繼進復慮楚省兵單檄汝南總兵官周邦甯赴楚應援下兵部知之十三年正月癸酉疏報賊兵

碑傳六十六

六

已抵清浪衛逼近沅州亟請大兵馳救
 聖祖諭令提督桑額領兵疾馳赴沅協同固守大兵卽至庚辰疏報賊
 於十二月二十九日陷沅州總兵官崔世祿被執澧辰路梗先是
 聖祖已命都統巴爾布等率禁旅先驅以順承郡王勒爾錦爲甯南靖
 寇大將軍統大兵繼往征勦至是復於所領兵內每佐領先出驍騎二
 名以都統一員領之繼巴爾布之兵速往荆州并令都統巴爾布護軍
 統領伊爾度齊額司泰等於所領護軍內簡選肥馬以護軍統領一員
 領之繼前鋒統領碩岱之兵並馳赴荆州二月辛丑加統榮兵部尙書
 銜以從前招民議敘也丁未疏報吳三桂遣僞總兵楊寶應犯常德其
 父原任廣東提督楊遇明家於常德遂爲內應知府翁應兆從逆常德
 潰壬子疏報吳三桂兵至澧州城守官兵以城叛降于賊提督桑額總
 兵官周邦甯自常德還至澧州城外以孤軍不能迎敵退回荆州乞大
 兵星馳勦禦甲寅疏報長沙副將黃正卿參將陳武衡以城叛降於賊
 巡撫盧震棄城遁三月壬辰疏報襄陽總兵官楊來嘉據殺城叛副將
 洪福亦叛四月吏兵二部會議蔡毓榮聞吳三桂反叛不能安民心固
 疆圍又不令提督桑額往守常德致常澧長岳相繼陷賊應革職雲南

貴州總督鄂善既奉命與蔡毓榮公議軍機地方失守罪亦難道應降五級調用得

旨蔡毓榮革職鄂善降五級俱留任戴罪圖功八月己未

聖祖諭兵部王師進勦湖南須用綠旗官兵總督蔡毓榮管轄通省可

率所部兵隨王師協力平定地方是月毓榮報丁父憂

特命在任守制旋報吳逆賊黨盤踞南漳縣天門寨等處遣襄陽總兵

官劉成龍分守下荆南道參政石琳率領官兵攻勦斬殺賊眾獲馬騾

器械安撫各寨洞九月疏報叛鎮楊來嘉等出犯南漳官兵奮勇力戰

大敗賊眾陣斬偽弁兵因獲偽割器械等物並下部議敘十月奉

命率兵會同都統范達禮等協勦楊洪二逆旋奉

命赴岳州會勦湖南俟大兵平定湖南仍進勦楊洪二逆十四年正月

壬午毓榮疏報南漳縣點子龍虎等洞寨偽都司夏之琪等率兵民三

千三百餘名投誠下兵部知之尋以吳逆賊兵固守岳州暫停進取奉

命以所部官兵仍回荆州二月疏言賊船往來長江狡謀叵測請令候

補副將華善爲岳州水師副將設兵一千五百名尙之禮爲荆州水師

副將設兵一千名各爲左右二營以資防禦

詔從所請三月疏報叛鎮楊來嘉犯南漳縣襄陽總兵官劉成龍擊敗
之斬偽都司陳國俊焚賊屯糧逆眾盡遁又疏報三月初九日襄陽總
兵官劉成龍進剿叛鎮楊來嘉逆黨偽總兵陳宗啟等於馬良坪燬其
巢並下部議敘七月吳逆偽將軍張以誠王會等勾連叛鎮楊來嘉等
侵犯南漳毓榮會同都統宜理布分率滿漢官兵奮勇鏖戰陣斬賊兵
三千有奇九月丁亥甯南靖寇大將軍順承郡王勒爾錦疏請設綠旗
精兵七千名分爲援剿二營設二副將統之
詔從所請其副將等官聽會同該督酌選才能補用尋令二營援剿兵
俱聽毓榮管轄十五年正月毓榮疏報副將四十六等破叛鎮楊來嘉
於黃寶山殺獲無算九月疏報叛將洪福等出犯均州駱駝嶺地方副
將四十六等率滿漢官兵破之追至芝河大殪賊眾奪回難民並下部
議敘十七年三月庚子安遠靖寇大將軍貝勒尙善請調綠旗兵五千
入湖破賊奉
旨令毓榮率標兵三千并荊州隨征綠旗兵二千馳赴岳州與尙善協
力攻取岳州閏三月疏報叛鎮楊來嘉等雖經剿除餘孽未盡臣隨遣
襄陽總兵官劉成龍招撫偽官兵丁共五千八百餘名下部議敘六月

毓榮兵至岳州初三日同討逆將軍鄂內等進泊柳林嘴君山二處賊兵乘風齊來毓榮等令各路兵船分道迎擊用礮擊沈賊船擒斬偽官兵丁獲鳥船及偽劊器械等是年吳逆病噎隔死於衡州賊兵敗退猶據險相拒毓榮疏言大兵進取辰龍關必由楓木嶺一路齊進請專責一人總統至是議政王大臣等以蔡毓榮周有德二人請

旨簡用

聖祖命毓榮爲綏遠將軍賜勅諭曰大兵進剿雲貴各路綠旗官兵必須專責一人總轄調遣始克允濟特授爾爲綏遠將軍總轄常德武岡等處所有各省調撥官兵及湖廣全省綠旗兵馬聽爾酌量調度前進底定疆圉總督董衛國周有德提督桑額趙賴周卜世俱聽爾節制一切平定雲貴及勦撫事宜惟爾專責至楚中現任文職官員聽爾遴選賢能攜赴軍前調用如有能備芻糧克濟軍機及官兵有能首先奪關冒險直入擊敗賊眾者爾卽開列勞績具疏奏聞論功加等議敘如有臨陣退縮運糧遲誤者副將知府以下各官卽以軍法從事其以上各官指名飛章參劾從重治罪水陸兵將不相習者爾卽具奏酌行更調爾定期恢復地方將破賊事宜密行知會廣西陝西等處王將軍提督

等齊乘機會而行爾須嚴督兵將相機前進力行剿除毋得遲誤坐失
時會仍嚴加偵探毋致疎虞爾膺茲重任宜據忠竭力籌畫周詳剿撫
兼施早奏膚功以副朕簡擢至意十九年二月十三日我兵取辰龍關
抵辰州毓榮疏報恢復銅仁府瀘溪激浦麻陽三縣得

旨嘉獎下部議敘八月甲子疏請招撫逆賊吳世璠兵部議從其請

聖祖切責之旋疏報叛鎮馬承蔭遣偽總兵劉應龍擁眾駐札梅塞地
方貴州提督趙賴遣官招撫劉應龍親率所部呈繳偽劄來降是月滿
漢官兵進取貴州定遠平寇大將軍固山貝子章泰疏言蔡毓榮奉有
調遣漢兵之

旨今進取貴州滿漢既以合兵若各自調遣彼此不相知會恐於事機
無濟

聖祖特諭蔡毓榮進取貴州凡屬軍機俱關白大將軍商酌行之九月
毓榮疏言臣已統兵入貴州境恐大兵進征之後內地兵單請調提督
徐治都駐常德防守

詔從所請時瀘州永甯敘州諸處俱為賊陷已降之總兵譚洪等復叛
夔州府民亦變亂徐治都奉

旨會同將軍噶爾漢等勦賊乃令襄陽總兵官劉成龍往鎮常德汝南
總兵官周邦甯往駐襄陽十月毓榮同大將軍等領兵前進抵鎮遠府
偽將軍張足法楊應選等夜遁恢復府城十一月甲申毓榮疏報山西
提督周卜世等於本月十四日進兵攻奪塘頭隘口十五日恢復思南
府得

旨嘉獎並下部議敘二十年春二月大兵嚮雲南進發三月毓榮等疏
報臣等統兵先後至雲南省城營於桂花寺二月二十一日逆孽吳世
璠遣偽將軍胡國柄等率馬步兵萬餘人出城列象陣拒戰我兵分隊
進擊自卯至酉大敗賊眾追至城門陣斬偽將軍胡國柄劉起龍及偽
總兵九員生擒六百餘人獲甲仗旗幟馬匹無算十一月逆孽吳世璠
自殺逆黨以城降雲南平疏聞

聖祖特諭吏兵二部總督蔡毓榮率兵勦賊直抵雲貴勞績茂著可復
其原官二十一年六月特授雲南貴州總督加兵部尚書雲貴督標向
設四營兵四千名毓榮以總督節制兩省險要之地況當新復之初苗
蠻錯處非設重兵不足以資彈壓八月疏請照各省總督設立五營
詔如所請九月又疏言金甸在金沙江之外舊係麗江土府所轄從未

吳碼俱六十六

九

安設兵汎自吳逆謀叛將地方割與蒙番為交好之計通商互市今互
 市雖經禁止而蒙番所設喇嘛營官尙未撤回欲議設兵撥防必驅其
 人復其地而後可據土知府詳稱願遣土人進藏致書達賴喇嘛宣示
 聖天子德威令歸還原地似應如所請藉此往回之閒寢彼番目前狡
 謀備我師進取實計部覆如所請初吳逆鎮滇特設十鎮總兵官平定
 之後俱就芟除營協荒缺汎防空虛十月毓榮請酌定全滇營制疏言
 滇省東接東川西達猛緬北拒蒙番南達安南四圍邊險而中開百蠻
 錯處如猓獍熨民野苗等種類繁多最為叵測故無在不須控馭之兵
 臣等量地設防從長佈置分扼要害然後可經久無患如迤西舊設三
 鎮內鶴麗一鎮通臨西域控制金江獨當一面自應復設仍駐永昌查永順鎮
 順一鎮守在天末地交緬甸並屬要區自應復設仍駐永昌查永順鎮
 兼轄之騰越一協順雲城守一營今遵部議復設無庸更議鶴麗鎮江
 汛綿邈緊隘甚多設兵二千四百僅足濱江守禦二郡彈壓其他要汛
 勢難兼顧查劍川州逼近石鼓一帶地方界接蒙番為迤西藩籬要地
 應設協守副將一員千把總六員兵一千名駐劄劍川聽鶴麗兼轄
 永北一鎮原由楚雄蒙景改為鶴麗永北既又由鶴麗分為永北彼時

楚雄設有援剿前鎮洱海設有援剿後鎮故永北鎮與北協同駐州城
今援勦鎮營既裁則楚雄乃迤西九府咽喉且左有蒙化景東右有姚
安接通建會而楚屬南安等處又係野賊剽劫之鄉誠為喫緊應以永
北鎮改為楚姚蒙景鎮移駐楚雄控制姚安景東蒙化以北勝協改為
永北協仍駐北勝州控制永甯土府並歸鶴麗鎮兼轄其洱海當迤西
孔道楚雄蒙景鎮統轄四府鞭長不及若非另設官兵則一路塘汛虛
懸而地方曠野無備應設參將一員守備一員千把總六員兵一千名
駐劄洱海聽楚姚蒙景鎮兼轄迤東舊設四鎮內開化一鎮向以羈縻
之域改為節制之區護山深箐接通交趾自應復設仍駐臨安查開化鎮向
江一鎮當四達之要會控三府苗蠻自應復設仍駐臨安查開化鎮向
無兼轄協營臨元徵江鎮兼轄之元江一協新營守備一營合遵部議
復設無庸更議曲尋武霑一鎮向駐尋甸控制曲武二府霑益一州彼
因汎廣隘多土司黠悍故武定仍設援勦左鎮曲靖仍設援勦右鎮今
既奉裁則曲靖乃黔楚通衢滇中東北門戶應將曲尋武霑鎮移駐曲
靖但自曲至尋一路險僻自易隆抵普安衛數站要衝而尋城密邇東
川有樹撤秧田空山伊吾打鳥等十數隘口俱關利害雖有兼轄之尋

霑遊擊一營而霑汎荒廣猶苦兵單計合鎮營之兵不能兼顧武定接
通建會有他頗普度撤馬等隘而祿勸則連撤甸猓羅元謀則通金江
有亦資等隘亟須守險且武汎上至祿豐接楚撤之塘下至安甯接雲
南城守之塘若不另設官兵何以分汎應亟設參將一員守備一員千
把總六員兵一千名駐劄武定並聽曲尋武霑鎮兼轄廣羅一鎮原駐
羅平控制廣西廣南均屬要地但前六鎮旣以難裁故臣等於無可裁
之中仰避

廷議酌量裁此一鎮惟是各鎮勢難兼併而一州二府境土遼闊且羅
平路通黔粵汎接安籠彌勒十八寨爲土夷之藪時有跳梁應改設協
守副將一員守備一員千把總六員兵一千二百名仍駐羅平兼控廣
西其廣南瘴癘之區直接泗城思恩等處而皈朝皈順富州一帶儂人
野類叛服不常且由皈朝以達架村直通交趾協兵未能兼制應設遊
擊一員守備一員千把總六員兵八百名駐劄廣南聽羅協兼轄此
又視鎮兵較減而於各地方必須者也以上除六鎮暨原設協營之外
凡應改設增設官兵皆臣等審量形勢萬難缺少且雖有增設之名而
較之滇省舊日官兵已多減省亟請

聖恩特允臣等所請早定經制於以建威消萌久安長治無難矣疏入
下部議並如所請毓榮在雲南撫綏甚力其尤關繫地方者有籌甸善
後十疏一曰請蠲荒賦言滇爲逆踞竊有八年自王師南征遺黎飛芻
輓粟黽勉急公今弊政悉與革除康熙二十年夏稅已蒙蠲免然積患
既深療治匪易去歲軍精召買米價日貴賠累日多買價已倍于正供
運費更浮於米價每運米一石輒費至二三石不等每協夫一名月需
工食銀十數兩數月之閒斗米三兩無從購買迄今人無粒食野有餓
殍觸目憂心救時無策伏查順治十六年開闢雲南蒙
世祖章皇帝蠲免錢糧復發帑金賑濟滇之父老猶有能言之者今日
之引領待命固急於開闢之時自逆賊踞滇按地加糧按糧徵兵播虐
萬狀民不勝苦廢田園轉溝壑者已過半矣及我兵深入以來築壘挖
壕環營列柵近郊阡陌悉作戰場遍野榛蕪徒堪牧馬重以逆賊四散
潰奔如馬寶夏國相尤廷玉王緒胡國柱等所至輒屠其人火其居掠
其子女殺氣蒸爲疫癘死於刀鋸又死於疾病夫有人斯有土未有戶
口既非而出疇無恙者今二十年秋糧二十一年夏稅暨兩年條邊銀
兩凡係成熟之地現在之丁民既不遺餘力矣其各府州縣衛所申報

無徵地丁若復按原額追呼則滇民既無賑卹之恩而反得包賠之累
勢必使未復業者聞風裹足已復業者馴至逃亡相應亟請蠲除陸續
招徠開墾二曰請制土人言滇省漢土交錯最稱難治土目擅土自雄
爭爲黠悍子之以職使各假
朝廷之名器以攝部落長子孫然武不過宣撫宣慰文不過同知知府
悉聽流官節制故不爲大患自吳逆搆叛悉徵土兵濫加土秩僞總兵
副將僞參遊都守遍及諸蠻甚或充僞將軍僞監軍狂逞無忌迨我大
兵深入鼓舞招徠各照僞銜換給割付尾大堪虞查土官應否需用武
銜業准部咨行查仍照舊換襲土職無庸復贅其大將軍等所給銜劄
無分文武槩行追繳惟祈
特沛恩綸各照舊襲職銜量加一等服色既奪其器凌之氣復牖以章
服之榮此制之安之一大關鍵也若夫善後事宜有當亟請
睿裁者往則逆賊用土兵之力一任土人邀截道路搶掠莊村俱置不
問土人有犯俱不關白流官徑自處決土人知有土官不知
國法今請著令犯罪至死者械送督撫明正其罪至土司互相讐殺叛
亂隨之故明沙普之禍可鑒請著令毋相侵犯其有稱兵構釁者搗其

巢穴用遏亂萌或一土司有犯卽令眾土司環攻其有事而徵調不赴或觀望遷延者立逮而置之軍法如果著有成勞仍准論功行賞再請以

欽頒六論發諸土司令郡邑教官月朔率生儒耆老傳集土人講解開導又查土官以世系承襲不由選舉勢利相傳不知詩書禮樂我

國家六法計吏土官不預無所懲勸請嗣後土官應襲者年十三以上令赴儒學習禮卽由儒學起送承襲其族人子弟有志上進者准就郡邑一體應試土官歲終開列所行事實申報督撫查核不肖者降革賢者增秩或賜袍服以示優異又兩迤土司中昔爲沙普併吞繼爲吳逆殄滅者變亂之後枝裔各回故土土人俱以主事之今若編入里甲則漢夷雜處必有隱憂若以歸附鄰近土司尤恐所附者多強大難治臣請稽其宗派取具鄰司保結果無虛冒准其一體報部襲職伏冀按臣所請

特頒天語飭行斯遐荒之觀聽一新而夷俗之身心交戢矣三日講端述逃言

聖恩下寬仁之令凡逆屬舊人及副將以上悉令進京參將以下分插

四省是於容保庶頑之中寓肅清邊境之意甚盛典也但賊兵四出原不盡在圍城之中各路陸續投誠多在賊黨解攜之後其閒觀望而逃匿者正不乏人迨馬寶等四散潰奔則鳥駭鼠竄之人又不知凡幾廟堂之上早已洞鑿故逆藩旗下官兵等事一案部議如有遼東舊人隱僻山林者令總督招徠又

恩詔普頒凡受逆賊偽劄畏死逃避今來投首者俱著免死臣宣布皇仁越今半載未據一人投首而已經起發者不無中路逃脫未經起發者輒復多方展遁大都迫於疑畏展轉遷延又有征兵奉裁將弁不能復制一經發遣乘閒免妾頗多缺望之私已絕懷歸之念無衣無食不兵不民脫有便利可窺豈甘枵腹自斃更有八旗僕從人等竟不隨師凱旋潛逃滇境或甫出境而拐帶行裝尋復逃回故滇省逃人獨多於別省雖屢獲解絡繹在途而林莽潛踪正復不少臣自受事以來通檄各鎮協營嚴飭諸路塘汛一體盤查并責各村寨頭人互相稽查更行各有司編立保甲按戶挨查煙戶既清奸宄無容身之地遁歸夷穴勢所必至則土司誠今日之逋逃藪也臣遍諭諸土司令清查境內懸首報之賞嚴容隱之罰亦既各分責成稍知禁令但此事關係甚大必

祈

特降明綸使知勸戒凡滇黔土司首解逆屬舊人暨入旗逃人至三十名逃兵至五十名者准其加職一級六十名百名以上遞加陞賞其所首解之人除逃人照例歸旗外餘仍仰冀

聖恩免其誅僇毋使其以畏死之故轉而竄入生苗則根株永靖矣如果無容隱卽令具結存案具結之後別有拏獲供在某土司潛住者立逮該司治罪功罪一定逋逃必清至現在駐鎮入旗逃人仍祈

勅下鎮安將軍隨卽移知督撫立行追捕毋致流入土司難於緝獲且逃人之姓名與逃出之月日俱有檔案可據則旗下指逃擾民之弊亦不禁而自絕矣四曰請議理財言滇省賦稅無多每歲供兵俱仰給于

協濟而遠道崎嶇未能朝發夕至今制兵歲需餉七十餘萬重以駐鎮大兵歲又需餉二百餘萬

國家戡亂之餘度支告絀難乎其繼臣周諮博訪因利於滇以佐協濟者有四一鼓鑄宜廣也銅鉛滇之所自有而滇人俱已用錢爲便業准部行開爐鼓鑄矣今省局設爐十座蒙自局設爐十六座祿豐局設爐三座大理下關局設爐七座鑄錢無幾臣請省局蒙自局各設爐至二

十座祿豐局設爐十座大理下關局設爐十五座再請於迤東之臨安
曲靖等府迤西之楚雄姚安永昌等府酌量開局約可設爐三四十座
各委府佐一官董其事專責藩司總其成委官歲獲息一萬兩以上者
作何紀敘其有耗費工本剋削匠役廢壞錢法者作何處分著爲定例
以示激勸凡銅鉛悉令委官就各廠自行採買每百斤不過銀四兩毋
許分行州縣辦解苦累小民至民間應納條銀概以銀七錢三爲則制
營兵餉宜令銀錢各半兼支官俸役食及本省一切經費俱給全錢銷
算則錢之用日廣錢之息未有不日贏者再查蒙自一局前此吳逆鑄
出偽錢專發交趾以易交條銀兩蒙自迤南二百里卽交江之蠻耗設
有關口又水路二百里至地名壩灑立市賣錢交人喜於得錢蒙局因
以爲利自大師恢復滇省嚴行禁止臣思安南素稱恭順若因其所利
便使

本朝錢法通行蠻貊之邦尤見一道同風之盛合請設蠻耗巡檢一員
領貯蒙局制錢聽交人赴官平買或請

勅部行文安南國王將每歲需錢若干納價若干預行報部准令一年
二次委官赴蠻耗納價領錢隨到隨卽發回旣俯順乎夷情仍無傷于

國體一礦硎宜開也滇雖僻遠地產五金先經廷臣條議開採部覆將
可否可採之處令督撫查明具題臣愚以爲雖有地利必資人力若令
官開官採所費不貲安從取給且或礦脈衰微旋作旋輟則工費半歸
烏有卽或源源不匱而山陲之耳目難周官民之漏卮無限莫若聽開
採而官收其稅之爲便也今除全書開載蒙自楚雄南安新平之銀鍋
等廠易門之三家老銅廠定遠之苴芄鐵廠仍應照額徵課無庸置議
外查呈貢之黃土坡昆陽之母子營羅次之花箐尋甸之迤曲里建水
之魯苴冲老鶴塘石屏之飛角甸路南之秦來廣通火把箐定遠之大
福山和曲之白露順甯之老陰坡俱有銅廠易門之新舊縣馬龍之江
路口尋甸之白土坡石屏之龍朋里路南之小水井陸涼之三山大姚
之小東界武定之只苴馬鹿塘蒙化之西窰俱有鐵廠羅平之槐澤河
建水之清水溝姚安之三尖山俱有鉛廠尋甸之歪冲建水之黃毛嶺
判山廣通之廣運南安之弋孟石羊趙州之觀音山雲南之梁王山鶴
慶之玉絲順甯之遮賴俱有銀廠鶴之南北衙金沙江則有金銀廠或
封閉有年或逆占旣開尋復荒廢目今固米珠薪桂用力維艱然有此
自然之利而終棄之良可惜也宜專責臨元洱海永甯三道各按所屬

親行察驗分別某廠可開某廠不可開報部存案一面廣示招徠或本地殷實之家或富商大賈悉聽自行開採每十分抽稅二分仍委廉幹官監收務絕額外誅求額內侵隱之弊凡有司招商開礦得稅一萬兩者准其優陞開礦商民上稅三千至五千兩者酌量給予頂帶使知鼓勵又嚴禁別開官硎嚴禁勢豪霸奪民硎斯商民樂於趨事礦夫既集礦稅自盈且予此輩以逐利之途而漸息其爲非之念是理財而兼弭盜之一法也一莊田宜變價也故明沐氏世鎮滇省置買莊田厥後沐氏淪亡凡據滇省者必貪之以爲利

本朝開滇之始撥給逆藩遂致地爲藩莊民爲藩役藏奸納叛有由來矣既奉

旨悉歸有司給民耕種將數百年銅弊一旦掃除人心共快然而民賦之外另徵莊租則莊之名猶未革也查各莊額載籽粒原係折色銀兩自吳逆暴斂每銀六錢徵米一石勒令運解民不堪命茲已蒙恩悉除弊政則歲入本自無多且小民一種莊田便屬官家佃戶既非已產安能必其久遠臣查各省廢藩莊田俱經變賣滇南更始之會尤宜照例而行況滇人變亂數年多無恆產未有不喜於得業而勇於急

公者也今撫臣現委道員按莊丈勘臣請俟勘明冊報之日
勅部速行變價按地則每畝可變銀四五錢至一兩有奇按糧則每石
可變銀十兩至二十兩有奇各按等則納價免租與民田一例辦糧當
差永除莊田名色約可得銀數萬餘兩其有逆中投入與賣入各莊之
產一趨逆勢一受逆價既入莊冊卽係官田但除霸佔者還民其餘應
一體變價又有先年入官叛產歲徵租穀無幾亦宜並行變價以佐軍
需凡此所變價銀仍請酌量留滇永作錢本一荒地宜屯墾也屯田之
法一以增賦一以節餉利莫大焉查兵丁有父兄子弟餘丁請將附近
各鎮協營荒田每名酌給十畝或二十畝臣會同撫提督率鎮將營弁
設法借給牛種及時開墾俾在伍者無俯仰之憂有田園之戀斯兵心
固而邊備無虞矣三年後仍照民例起科至於投誠兵丁安插爲民者
既鮮恆業迄無生理宜令有司量撥荒田給令墾種爲業起科之後編
入里中將見賦額日增奸回日化以上四事仰冀
聖明採擇下令舉行則滇餉漸充而邊疆永賴矣五曰請酌安插言頃
准部行凡逆屬真正家僕舊人俱撤回其滇省別省投靠之人釋放爲
民奉有

俞旨欽遵在案若投誠副將以上無分新舊悉令進京參將以下亦無分新舊安插四省者以彼爲逆賊濟惡之人務使離逆賊舊踞之地期根株清而萌蘖不復生也惟是偽參遊都守之中有外省客民阻留邊境賊執其人籍其賞給一偽割羈縻之者有土著居民爲賊按戶抽兵尋復按兵給割而籠絡之者更有偽將軍總兵副將當賊兵潰散之後未便子然投誠遂不論是兵是民坐給一割倉皇投報希邀率眾反正之功者凡此偽割悉係虛名既非領兵助逆之徒或並未嘗食賊糧充賊伍今一概驅而去之似非矜全之意且此輩或有丁徭田賦現須供辦或有廬墓家園無從變鬻或有父母妻子未能攜帶又或無衣無食不保朝暮一涉長途殆無生理是既生之而復死之也自奉遷移之令紛紛泣愬臣思邊疆初復亟宜安定人心乃數月來人心皇皇俱以迫於遣發展轉逃竄官差四出捕亡騷然靡甯當亟議變通以副朝廷息事甯人之意臣請將偽參將以下果會領兵助逆者仍陸續遣發以符四省安插之部行其查明偽給虛銜委未領兵助逆及虛加偽遊都守實管僞干把總事者取具各鎮協營保結存案俱照僞干把總之例免其遷移以符雲南所立新人准其爲民之議此輩居滇日久深

識地理習知夷性置之行伍可以控苗蠻誰無鄉黨各有室家安於田里可以供賦役其有客民自願還鄉者給以印照聽其回籍事竣之日造冊送部查考既以目前之紛擾仍無貽日後之隱憂矣六日請收軍器言滇省賊遺礮位藥鉛硝磺一切器械俱經查收題報而臣竊慮逆中先後潰散投誠冊內無名與投誠而自願歸農之兵原給器械未必盡行投繳且吳逆搆叛悉徵土兵給與軍器及各項火器甚多土人得未曾有投誠之後曾無一繳至軍前者臣已通行合屬文武衙門曉諭各軍兵互相稽查自行首報並通飭各土司及各投誠偽土將軍土總兵等一體清查然眾志難齊夷情多詐徹底搜求又慮地方驚擾合亟請

嚴綸誥誠勅部頒例俾漢土同遵臣非不知私藏軍器之條律文甚晰但邊疆初復與承平內地不同尤貴因時立法嗣後民藏兵器與非民而擅帶兵器行走者俱以賊論漢人私賣兵器及硝磺鉛斤與夷人者以通賊論各土司私藏軍器火器不即投繳者罪亦如之其有私造軍器火器並擅差舍把出境私買硝磺鉛斤及成軍器火器者以謀叛論仍責成該管提鎮道府不時稽察按季取結存案一有失察嚴加處分

則兇器既除可以弭盜患遏亂萌矣七日議捐輸言積貯爲天下之大
命沉滇省山多田少民鮮蓋藏官無餘積雖界達黔蜀粵西三省而水
不通舟山不通車從無告糴鄰封借資商販之事一遇軍需緊急則搜
求易盡接濟爲艱或罹水旱災傷則兵民皆困臣受事以來惟以積穀
重農日與吏民孜孜勸戒而流亡未盡復業田地尚多拋荒小民方爲
旦夕之謀豈能餘三九之蓄卽令倣常平義倉故事嚴督有司實心舉
行捐積不過三五石十數石而止何補籌滇萬一臣查
國家未用兵之先各省恤災修城曾開捐輸事例事竣卽行停止但納
粟拜官名器冒濫若生員俊秀捐納監生固係承平舊例監生捐納而
免其坐監免其考職則事例盡有可行至現任官員捐納加級紀錄或
遇過准其抵銷均有裨乎公家實無傷于政體合請
勅部於先後諸例之中擇條款之可行者酌爲滇南定例亟賜頒行惟
是萬里遐荒米價數倍他省必將各款應輸之數酌減十之二三斯足
鼓舞急公但得捐輸米十萬石分貯兩迤郡邑之間每歲出陳易新無
憂紅腐遇征調則酌動以濟兵年饑則平糶以濟民稍俟民殷物阜更
籌積貯抑臣更有請者全滇郡邑城垣自罹兵燹率多倒塌誠恐外番

生隙萌猥生奸亟宜及時修葺又各鎮協營兵舊日營房毀棄佔住民
房甚至城內有兵無民若不將制兵另行安插百姓終無棲止豈能復
業當此國用浩繁瘡痍未起公帑民力並難舉行臣請將事例定為銀
米兼輸米以備積貯之需銀以供修城之用誠為兩便其營房或令地
方官捐造照例邀紀敘之恩庶廢墜舉而財不傷邊備修而民不擾矣
八曰請弭野賊滇省自恢復之後流亡漸集耕鑿方興乃滇人猶竊
為慮者以魯魁山野賊未除終非久安長治其初係新嶠阿蒙土人嘯
聚窮山為盜因其出沒不常居止無定故名為野其倚魯魁為狡窟者
魯魁在萬山之中跨連新嶠蒙元景楚之界綿亘廣遠林深箐密其內
則新平新化元江易門礪嘉南安景東一帶地方賊皆可入其外則車
里普洱孟良鎮元猛緬交趾一帶地方賊皆可入其外則車
亦不易明時流賊入滇沐氏勳莊之人趨附入山賊黨益熾剽劫鄉村
殆無虛日小民畏賊如虎相率納保頭錢保其不來劫殺自
本朝闢滇南賊稍斂戢然索保未已滇人之苦莫此為甚康熙十年經
前督臣甘文焜具題部覆定期進剿而吳逆包藏禍心養寇自重詭言
蒙番入犯此案俟之來年及來年吳逆反授賊首勒昂為偽守備改名

楊宗周尋復授為兩新偽忠順營副將而以其頭目普為善李商義方
從化為偽都司每年按季額納皮盔銀兩縱賊四出每村給一木刻派
定包頭銀十數兩二三十兩不等猪羊雞酒索取無厭稍有不遂劫殺
隨之於是流離之民暨相近野賊之民樂於附賊八年之久亡命愈多
全滇各府州縣村莊聽其索保者十之八九至康熙二十年二月大兵
入境吳逆賊黨潰散野賊乘機肆掠兩迤男婦子女牛馬財物擄入賊
巢無算仍將人口勒銀取贖及大兵已抵雲南城下楊宗周乃呈繳偽
印偽劄普為善李尚義方從化亦各呈繳偽劄遣人投誠大將軍貝子
因換給楊宗周兩新士副將銜劄普為善等各給土都司銜劄令其約
東夷眾督辦兩新年額錢糧一年以來震懾
天威固有越志臣更開誠布公飭令洗心滌慮安分守法據報逆中竄
入之徒悉已解散回籍從前被掠未回人口亦經陸續查出逐一開報
送交新平收養諭令難民認領甯家彼果回心向化則莫非天家赤子
可以以不事征誅如其故志復萌一有蠢動一面題報一面調集土司選
撥官兵分道進討奪其巢穴斬其根株仍擇其可以駐兵之處移兵坐
鎮永除後患九日請敦實政滇省界在邊荒甫離兵燹迥非承平內地

可以優游坐理一切整頓地方撫綏民生務以實心而行實政無如官
斯土者以瘴癘易侵荒殘難起率多旦夕求去之思否則守邊俸爲待
遷之計自非嚴申課績之條未易起積惰而成長治也夫所謂實政者
一在復丁田一在廣樹畜一在裕積儲一在興教化一在嚴保甲一在
通商賈一在崇節儉一在除雜派一在恤無告一在止濫差凡此十事

臣既董勸兼行然非
天語特頒無以發其震動恪恭之氣卽其閒已有通行定例尤必部行
申飭特示勸懲嗣後凡邊俸已滿二年卽按十事考其實蹟果其田疇
關戶口增樹蓄積貯裕化民成俗靖盜弭奸市肆殷盈奢侈不作正
供之外纖悉皆除無告之人全活甚眾官差終歲不及州縣鄉村是爲
真正循良督撫臣查明奏聞部臣核實請

旨優陞以示鼓勵如其以上十事爲具文閱二年之久而迄無成效亦
聽督撫臣題報分別處分斯邊吏爭自濯磨共勉於實心實政而殘疆
日有起色矣十曰請舉廢墜殘疆初復必百廢俱舉而後庶績咸熙臣
前疏捐修城垣捐造營房之請俱從整理地方起見准部覆遵行乃更
有定制久湮闕乎政治之大亟宜修復者又有原無定制易於病民與

雖有定制不可以久急宜斟酌變通以免廢墜者如郡邑之有學宮所以興賢育才滇自吳逆之亂八年之久僅存斷瓦頽垣當此大告武成之後正誕敷文德之時若復聽其榛蕪不爲整頓非所以昭示遐荒振揚聲教臣雖勉力捐資倡率而物力凋弊甚費經營自必特行鼓勵之典使出其好義終事之誠合無請

勅部議如地方官有能獨任興修勿煩旁助勿動民力捐銀一千兩以上及大小各官捐助銀一百兩以上紳士捐助錢穀工料值銀三十兩五十兩以上者作何分別敘錄頒示遵行仍俟通省告成將各捐修數目職名動用工料價值核實題報斯文治重光而太平有象矣又如官僚之有衙署所以臨民出政自吳逆移駐之初省城大小衙門悉被逆屬佔爲私第奉

命而臨茲土者驅之城外僦居關廂失蠻貊之觀瞻毀朝廷之體制今恢復之後城內基址茫無可尋臣與撫臣暨各文武官弁不得不住賊房爲一時權便之計然衙門之規制未備殊礙關防僚屬之居處既分恐荒職掌倉廩監獄不能附近未便稽查如苟且因循非百度維新之意臣思賊遺房屋業經撫臣造冊報部例應變價入官但省會必無承

買之人有司更無求售之法與其日久傾廢何如撥爲衙門如蒙
睿鑒先行除逆藩僞府外容臣與撫臣酌量大小從公分撥聽各官自
行捐資修改永作衙署餘者徐圖變價分折報核斯創建不煩而規模
永定矣此二事臣所謂定制久湮關乎政治之大亟宜修復者也若夫
通省稅糧既有成額其閒本色折色起運存留應有定制乃全書開載
則有九錢一石七錢一石及五六錢一石不等之例謂係本色則既分
列銀數於米數之上謂係折色則又仍列米數於銀數之下本折似無
一定官吏因以作奸米賤則徵折色米貴則徵本色罔上行私有由然
矣況稅糧歲額無多不過以本地之糧供本地之兵故從無起運之累
前此大兵進剿責令隨地應供事出權宜今底定之後留滇大兵暨督
撫兩標官兵並駐會城一郡之米不敷一歲之用不得不令兩迤各郡
運省接支然各郡同一額糧誰宜留給鎮營誰宜輓輸協濟民間謂非
成例告苦告免而派撥之閒吏胥易於操縱臣所謂原無定制易於病
民者此也合請

勅部按滇省全書九錢七錢等米三錢二錢等麥確定本色折色行臣
曉諭各屬軍民以杜有司擅改徵之弊仍請

勅下撫臣按通省制營歲需兵糧若干將各鎮營同城及附近二三百
 里內稅糧照數撥給餘米及不係官兵駐劄並與營鎮寫遠地方之米
 每歲照省城時價報明戶部改徵折色解省專責糧道就近買米供支
 大兵以免殘黎遠運之苦先將派定撥給折解數目造冊報部著為定
 例或俟大兵全撤之後將折解者仍徵本色聽各屬貯倉以備邊儲再
 俟二三年倉廩既盈永行折解充餉斯國計民生兩有攸賴矣又如站
 夫工食各省雖多寡不等要在足餉其口在站應差偶有逃亡截曠募
 補滇省非民稠之地別無應募充夫之人往例悉由里民派出赴站而
 食用之資常數倍于他省故里民幫貼之費亦往往數倍於工食今兵
 燹之後募夫尤難里民在食未充無幫貼站夫之力是必工食足贍而
 後上不誤公下不累民乃自省城以至平夷各堡額設工食每夫止日
 給銀三分不足買米一倉升以彼背負肩擔櫛風沐雨度山越嶺尙不
 謀終日之飽豈違願及妻孥勢必夫逃站倒臣所謂雖有定制不可以
 久者此也合請
 勅部俯鑒時艱大破成例酌量增給各夫工食所費無多而所全於民
 命者大矣至黔省站未其困苦視滇尤甚今每名每日止給米一升草

鞋銀一分五釐并祈一例酌增永著爲例是尤黔民呼天延頸以待者也十疏俱奉

俞旨下部次第議行雲南至今賴焉先是大兵凱旋之後以鎮安將軍馬緝酌留禁旅駐防旋即盡撤綠旗兵力單薄毓榮疏請增兵部議准增六千九百名或於緊要營汛內兼併或另立營汛防守毓榮會商雲南撫臣王繼文提臣桑格等復加籌酌疏言滇隅要隘環數千里非邇鄰外國卽控馭蠻方若以准增之兵零星均布則勢分力弱非扼要制勝之策查援勦四鎮舊係總兵今當節省之日應止設援勦左右二協每協分爲二營設副將一員遊擊二員守備二員千總四員把總八員兵二千名以左協駐尋甸州右協駐省城用供迤東緩急策應則防守者各得其汛可無調遣之憂而四應者另有勁旅可收電擊之效提臣駐劄大理獨當一面三營官兵未足敷用應仍設前後二營每營照設遊擊一員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兵一千名足其營伍之數則迤西緩急可資策應鶴麗一鎮爲第一要隘現設制兵止左右二營勢力輕弱今應設中營增中軍兼管中營遊擊一員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增兵六百名共成三千之數則沿江隘汛可締防維撫臣

制居省會與臣同城然臣總制兩省緩急有當躬行之處無臣即磨居守之責現設兵一千五百名難藉防禦應增兵三百名將弁仍舊此臣等僅就准增兵六千九百名議設議併量爲居重馭輕之法若照邊隘均攤增置則此兵未數分布至於撫提二標鶴麗鎮標所增兵丁馬步戰守各照該營制額其援勦二協非株守一隅之師所

恩全准戰兵馬三步七庶營制雄整而呼吸可資實用疏入並如所請二十二年十二月復會同

欽差兵部侍郎庫勒納題定平遠大定黔安官制言三處原係永安宣慰司安坤所屬咸甯一處原係土知府安重聖所屬自康熙四年改爲

四府設立流官相安已久糧差諸務並未違誤不便復設土官

詔如所請二十五年內轉倉場總督戶部右侍郎又轉兵部左侍郎尋以罪革職發遣口外未幾

召還康熙三十八年卒毓榮任雲貴總督時值逆藩初滅地方新定地皆赤傳檄招徠令民各復舊業每戶給銀三兩助其結宇仍給牛穀

勸諭耕種俾不至流離失所滇之士民感其恩德公請崇祀名宦祠光祿大夫總督福建浙江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郎兼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加四級朱公宏祚行狀

張

曾祖志高妣劉氏祖仲卿妣劉氏繼劉氏父美先妣姚氏

本貫山東東昌府高唐州

公諱宏祚字徵蔭一字厚菴姓朱氏朱姓出邾子國卽今鄒縣高唐地近之故知其爲公族也曾祖以來隱居不仕皆以行誼有聞于時兄弟五人長諱光祚選貢生封儒林郎內閣中書舍人次諱昇祚副榜貢生次諱昌祚仕至總督直隸山東河南三省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階光祿大夫謚勤愍次卽公次諱不祚州學生早世公以崇禎庚午正月五日生于州里之居第當其始誕里人張蒙來告太公曰吾夜夢入東嶽廟見帝君閱簿云朱家積德生一舉人矣太公遜謝之公生值喪亂崇禎壬午

王師徇山左勤愍公相從北去兄弟分析家室漂搖竄身南北不常厯邑順治乙酉我

朝定鼎始返故鄉適勤愍公扈從入關旋以假歸家人復得相聚丁亥里有寇警遂移居會城於是朱氏又爲濟南人及秋省父兄于都門時桐城程太常一見奇其貌曰此國器也能從吾游當有以發之公因請

業其家未期年而學成明歲歸山東遂補博士弟子年十九舉戊子鄉試張君之言至是而驗辛丑勤愨公巡撫兩浙復總督三省以八旗屯田事爲民請命迺權輔指被逮公相從請室視飲食臥起出則納橐餽詞緩急營救百端竟不免丁未

上親政復勤愨公官諭祭賜諡授嗣子大理寺卿公之事始畢庚戌乃就選人爲盱眙令僅四年以治行卓異徵戊午授刑部廣東司主事庚申遷貴州司員外郎辛酉遷兵部督捕司郎中癸亥陞直隸天津道僉事乙丑晉直隸守道參議總理八郡錢穀丁卯

特命巡撫廣東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己巳署兩廣總督事壬申又命總督閩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甲戌以大計繕疏失

辭免歸庚辰奉

命分修南河九月九日薨於淮安之高良澗年七十有一公之居官也以廉飭勤自約敕所至有能聲初莅盱眙知其所苦在徭役卽爲正冊籍清弊覈隱使不偏累無藝之征並耗銀悉除歲爲邑省雜費萬餘兩俗尙氣好鬪民閒或詬誶輒自殺諍訟無已公嘆曰是不可以柱後惠文治也反復諭以律例俗大變且聽斷嚴明兩造之頃不數言而決咸

搏頰稱快故終公任無投府辭者旱曠歲歉公已爲申請邀有蠲賑之旨公度民飢不能待公自假貸二千五百金煮糜飲之鄰封就食者常數萬人訖無流殍是時蝻生滿地飛蝗忽至蝻皆附翼以去歲則大熟有麥秀三歧之異督撫會薦下

詔褒之大計復舉卓異

賜蟒服尋以臺省闕人被徵入都時從子紱官大理卿應避親嫌遂補西曹發摘奸伏如神冤獄多所開釋律無成例者亦參伍情法衷而濟之高下稱平秦中有逆案其所牽累應流者身故無子巡撫咨請何以厝置其妻公曰按律謀叛知情者杖流之獲罪旣同則獲免不應有異是後本人身死有子者流無子者免遂善爲令又有殺人者身死其妻應戍巡撫以其舅姑年老請留養大司寇曰例有子養親亦有婦養親乎公曰卹及莞獨

朝廷法外之恩也父母舅姑等耳子與婦何擇焉竟得留養旗人有典民戶全家者後易質劑賄掌吏竊印鈐之將乾沒爲奴公取驗司城印厯知其僞吏及旗人抵法十三人皆得脫去其矜慎庶獄皆此類也當任督捕僕區法嚴告密旁午一涉株連家立毀公執法嶽嶽使不得逞

保全甚眾在天津時有繪畫與圖之

命撫軍才公俾領其事公戒車疾出東極海西盡邊城陟嶮巖陵迅湍
曉霜宿霧不敢告勞凡阨塞要害名區殊境居人有自少及老不能攬
其奇名其勝者纖屑必錄稱職方善本焉保定衙署舊設銀工用別真
贗其人多奸猾且與蠹胥及舍人子內外勾連索賄不至雖精鏐必爲
再鎔折閱無算公曰銀之美惡吾自能辨何須若輩立斥去之丙寅
命蠲直隸八郡賦部文誤遺宣府公謂此亦直隸地也爲申請並蠲任
縣水淹地七百八十餘頃甯晉一千四百餘頃皆請除其田租地近輦
轂有應供尙方及協運灰車等物皆取辦俄頃動數千金悉爲釐正裁
革陵工米豆時直踊貴內部奏銷仍循成例致遵薊豐順諸州邑有司
遺累代償或萬金或數千金至有不能保其妻孥者爲原赦獲免宣永
諸郡兵餉舊撥順德廣平大名三府運給道遠期迫艱于奔命公請先
借支道帑以大名諸餉補之公私稱便公歷官既久聲蹟茂著不惟公
卿推轂亦且簡在

帝心故粵撫闕人卽以命公旨自內降不由廷舉陸見之日

上屢命之前霽顏清問公奏曰廣東要地大亂初平臣肩此重任至彼

當爲人所不肯爲不敢爲者以圖報稱

上諭曰大法則小廉源清則流潔要須從容安靜始終如一又

召入內廷密諭良久賜殿馬以寵其行又賜千金爲行李費抵南雄首
革庾嶺役夫役夫原無額設用則取邑民充之恐不時集日係累數十
人以待過客不勝其苦公勒石永禁並咨兵部使者出有驛站公費不
得于僱役外輕用一人先是粵東軍興芻蕘屏履之需征至百萬餘金
公亟罷之臨高澄邁吳川諸邑殘于兵燹邨舍爲墟疏請蠲賦以招徠
之流亡者得復其故業鹽法之壞由于藩下奸人逆藩雖平其害猶烈
公分剖利病以八疏入告一革除陋規一革除三年換阜一量地撥引
以清壅課一驅逐流棍另募殷商一巡緝私鹽當嚴專責一生熟鹽引
宜從民便一盤掣夾私偷販一酌定遠近鹽價皆切中機宜衛所屯田
舊例每畝徵米三斗三升公疏請照民田起科止徵八升二事格於部
議皆奉

特旨允行藩司錢穀有成數而無條目官吏得上下其手公令設簿籍
絲分縷析逐項割記多寡之數犁然紙上矣廣惠潮肇閒有駕舟行劫
者用藥迷人殘殺屢屢公嚴緝莫獲禱于城隍之神不三日其同伴自

首殲其渠而散其黨又以他盜尙多爲設五約以弭之域內遂靖公固嚴於緝盜尤惡誣良以爲盜者陽山阜商以倍稱之息沒人子女爲奴黎王璣輩糾結三十餘人入其家以快私憤有司以盜論傳大辟公鞫得實竟從末減逆藩尙之信就平逆屬已槩正法奸民猶告訐不已公上疏請嚴妄首株累之例其畧曰當藩馘方張投冒係藉者實繁有徒迨逆藩平定經刑部侍郎宜昌阿來粵察藩下人員應歸旗者悉已造冊解京冊內無名者釋放爲民二十三年兵部奉旨定南藩下官兵家僕及貿易人等除真正遼東舊人及價買之人外逐一清理發出爲民臣詳繹前後

詔旨無非以諸人皆朝廷赤子不忍株累且十餘年來或經補伍或已歸農或死亡遷徙地方官無籍可考乃奸宄之徒視爲奇貨非在部出首卽赴有司告訐牽引欺誣不可窮究及事得白而官民之被害已深敢請皇上垂仁格外下部定議後遇此輩除不准行仍治以妄首之罪則率土官民益頌天恩之浩蕩矣疏上得請人心始定有訐某詩文語觸忌諱者公察其

作于前代法不應究立焚以消文字之禍

上念公勤勞于外壬申秋特遣內務府營造司員外郎董君殿邦暢春苑總管李君煦至粵傳

旨褒嘉勞問甚渥時以爲榮及總督閩浙飭營將整部武覈糧饟嚴扣剋東南壁壘一時改觀監司守令察有貪汙立挂白簡前後彈劾不下二三十人會兩浙薦饑有司議報富戶捐賑人情洵洵幾成大變臺灣孤懸海外土著之民多業耕獵往往爲奸弁侵蝕公皆嚴禁乃止時有廣東撫軍及鹽使者互訐之案

上命公往勘明年秋臺臣條陳太湖水利

上又命公相視報命悉稱

旨二役舊例皆差部堂大臣

上謂一時廉正無如公者故特旨命之未幾以大計疏內有地瘠民佚四字不稱

旨罷歸公雖退而家居日以報

上恩爲念丙子大兵北征公輸馬羸二百餘匹以助轉餉庚辰春奉有永定河急公之

旨公一至都旋奉

命分修南河地在淮安之高良澗公身自督理時當盛暑立烈日中不
去七月大水居室漂泊公坐案上以待水消督修益亟積勞成瘡遂不
起公爲人簡坦闊達矢口見臆望之毅然有不可犯之色中實樂易不
藏技過卽自解樂取人善不畜如己出今中丞彭公鵬公知之在其爲
令時一見卽語於撫軍于公論薦之遂成名臣居家極孝慈遭太公之
喪教禮盡哀以致毀得疾幾殆及太夫人喪亦如之其先兄弟羣從之
急逾于已從子紋早孤撫之恩意甚備婚聘費至千金他子姪輩成就
其功名婚嫁者非一人周給嫗戚故舊多至不可數性尤澹泊無聲色
玩好惟喜讀書卽通鑑一編亦歲必兩周焉奏疏書牘口占立就文移
案牘皆目閱手批不假他人所著族譜簡而有法識者貴之公娶姚氏
贈一品夫人後娶蔣氏再娶王氏封一品夫人子男五人緇候選部主
事絳刑部貴州司郎中綱兵部武庫司主事九齡鶴齡尙幼女三人長
適候選州同知李庭蕙次未字次許字孫叔讓孫男五人崇簡崇道崇
謙崇勳崇敬女九人皆幼公薨之明年卜以十二月初九日葬高唐之
先塋諸孤以貞與其兄弟論交最久知公家事宜詳因出行實俾次爲

狀將請碑銘傳贊於當世立言之君子且以告諸太史氏貞不得辭遂
歷敘其履官行己出處始終之大節著于篇謹狀康熙四十年九月乙
酉朔安邱張貞狀

巡撫貴州右副都御史猗氏衛公既齊墓誌銘

李振裕

吾師中丞公卒之明年子訥將以某月某日葬公某原某阡走京師屬
振裕爲銘振裕公之老門生也於公卒爲位於寢以哭葬有日矣繫官
不得蒞葬中心戚焉追惟公立朝事行眾所共見願或未知其微宜爲
公銘者莫振裕若也其何辭公諱既齊字伯嚴姓衛氏世爲山西猗氏
人遠祖有諱庭芝及邦直者繼世爲學官以孝友教其家祖諱中夏以
子及孫貴累贈通奉大夫山東布政使司布政使父諱紹芳起家進士
累官至浙江巡海道按察司副使誥授朝議大夫提督貴州學政士人
感之祀名宦祠以公貴累贈如其祖公弱冠成進士選內宏文院庶吉
士授翰林院檢討調霸州判官擢山東布政使遷順天府尹轉都察院
左副都御史改巡撫貴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謫黑龍江奉
特旨還里命分修永定河改修南河卒於淮上公少穎悟及長嗜學子
史百氏無所不通發諸心措諸事表裏洞達要歸於至誠毫髮欺妄之

萌人所忽不戒者公怵然若墜於淵至於禍福利害交乘猝至極天下
驚喜之變而無以加公處之恬如也以誠自結於

上故

上之知公者特深當其幾有所窒勢有所絀形迹且無以自白而肫摯
樸實的然無可疑其濱於危而卒以全由

上察其中也方公之撫貴州也黎平高洞苗金濤殺傷人吏捕不得反
殺吏公初至黔而知府副將日上書數十請剿專闢大帥主其事兵既
出疏聞於朝將吏張虛捷冒功公未暇覈遽以聞旣而廉得其實卽疏
自劾

上怒前後語不讎遣部院二大臣往按之會大帥已死乃決知府副將
及金濤而議削公官

上以其事重逮公抵京廷臣會議謫徙黑龍江此公得罪本末也夫將
士貪功罔上情所必有公非不能知然甯受其欺而不敢稍文飾以幸
無過蓋以爲一念欺主卽朝廷寬貸之而天地鬼神不勝誅也蓋
上方罪公時已鑒公之誠矣踰年遂釋公歸及命諸在籍大吏效力河
工亦及公

上之意何嘗一日忘公哉初公在翰林卽矯然思所以自立杜門誦讀規切當世之務嘗上書有所建白議論侃侃

上於時已識公名以太母歿念父乞假歸居久之赴京補官

上欲試以事命視原品改外吏得霸州判官公奮曰判官職雖卑可見諸行事不徒託空言乃召里秀良曹試而敦誨之成就其業以導愚者民皆向方上官高其行數俾攝長吏篆至輒有惠政旗丁取子錢過倍稱橫索無已公手批其頰將牒刑部悔服罪乃止是時于清端撫直隸特器重之會公丁父艱去欲薦未果比總督兩江薦四人其一則公也公連丁父母艱服未闋一日

上御乾清門引見講官王學士尹方問其籍山西也願大學士宛平王公曰山西有一翰林會外調憶姓名否王公以公對隨傳問九卿居官何如僉對曰賢卽論吏部服闋仍以翰林用由是知

上之議公久矣及補官吏部以公名奏

上曰此人宜於外任特授山東布政使由從七品遷從二品超十階前此未有也公感

上知益自奮甫到官剗剔蠹弊老吏宿猾無所容其奸帖帖然洗手受

事郡邑長官正供外不煩輸一錢易於爲廉而又恥以墨聞無顏以承
公皆變宿習作清白吏公又念教化爲治本建厯山書院講學課士其
中設奎壁二齋略仿胡安定蘇湖學規之意朔望集父老子弟講說
聖論十六條旌孝子節婦以示獎勵他善政次第舉行文檄案牘旁午
錯互中夜植燭省覽不少休護巡撫印者再殺人及盜重囚凡八十餘
案屢更法吏時有所輕重株累廢業者數百人公裁其中奏當悉報可
數百人者釋去皆泣曰生我者公也居三年山左大治遂擢尹順天公
具疏請按行所部黜陟賢不肖

上以爲無益不從然未幾遂擢副都御史會畿輔山陝蝗平陽以南尤
甚令長虞勘驗率不報公奏議恤蝗災疏

上以懸揣切責之然未幾又下撫黔之命一歲三遷皆不由廷推公方
以懸直不得當

上意顧眷公益深公拜命泣曰

上之知我至矣以身報國違他恤乎至黔謁父祠吏民指目曰此故賢
君子也其治且教且養大約如山左之政而詳密過之未及一葦且有
端緒被逮之日小民巷哭如失慈父母擁部使者車卻不得前隨其後

而送者千萬人抵楚境不絕向使公久於是職垂永利於無窮其得民
更何如也然公蒞其地不久民乃追思患難中跋履駢痂不少意非惠
愛所布出於至誠能如是邪夫公起州佐典大藩光華發抒極天下之
喜無以喻由是而志得氣溢者不少也而公之自下也彌甚及夫桎梏
囹圄流離竄逐於荒沙絕域之地雖疾雷震霆極天下可驚者未至如
此而未嘗怛容變色失其故常也大抵公存誠主敬之學本之孔孟程
朱德性堅而涵養定其事與心協則行吾之所欲爲有徑遂而無委曲
其機窒而勢絀則亦不肯趨利避害而惟矢吾心之不欺矢我心之
不欺而後禍至而不懼害生而無悔罪讐積而神氣甯也
上之所以用公與所以怒公者固因乎公所自致而信公之不欺則始
終無異焉嗚呼此可以定公之生平矣公在淮分修高家堰募民夫築
周橋橫堤及清水潭隆冬盛暑風餐日炙督治無倦色病且殆猶強起
視工可謂鞠躬盡瘁以死勤事者也公廣額豐頤秀眉疎髯爲人和且
莊燕處一室中窮經纂言無虛日雖顛沛未嘗廢書居家建先祠修家
譜置祭田義宅賑族之貧宴友愛同氣官二十餘年有祿俸輒推與之
無私蓄與人交無少長貴賤皆得其歡心所著四書心悟二十卷小學

家訓四卷道德經解二卷南華經刪註二卷韻通一卷藏於家公生於順治二年至康熙四十年九月十七日卒年五十有七夫人荆氏子四人長議先卒次即訥增廣生次諫歲貢生次詢庠生女一孫女一銘曰世風之漓玉表碁中公一其趨完然樸忠培塿之趾倏躋華嵩雪漢之衝粹當雷風乍窮乍通大吉大凶守道愈篤以始以終惟公不欺惟皇鑒衷釋罟滌瑕展能功效公如有年其不有逢歸誠修門返真太空書銘薦辭泐於幽宮

光祿大夫巡撫江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馬公如龍墓誌銘

張玉書節錄

如龍字見五陝西綏德州人壬子舉於鄉出葉忠節公之門逆藩煽亂其黨朱龍將寇綏見五授兵登陣及大帥至爲設攻守方略城賴以完事聞即

命守綏以桑梓固辭改守灤灤有殺人而埋其屍者四十餘年矣見五一夕宿逆旅恍惚有人訴冤掘其地得白骨詢之土人云此屋已十易主矣詰最初一人遂吐實立寘於法昌平衛民有父子被殺者莫知主名郡守使治之見五於道逢白馬少年云殺人者叔也公至其地詢民旁有張劉二姓張即其子之中表叔也訊之不承令私跡之二人相語

曰誰謂馬公察者易欺耳卽執之一訊而服遷戶部員外郎刑部郎中
蔚州魏公爲司寇眞定梁公爲司農皆深器之薦樞北新關秩將滿會
天大寒見五下令弛關禁譏察之外不收錙銖於是商民往來無稅者
一月擢杭州知府杭民稱貸于軍營期滿不能償則以子女爲質因沒
入之見五白于將軍請覈其子母虛實命悉持券來官爲代償一日盡
給之無留者民尸祝焉己巳起拜浙江按察使海寇潘三者假買易聯
絡鄰境欲謀不逞見五密偵得實白制府設策擒之殲其首從六人牽
連者七十餘人赦不問西興渡船貪利重載遇風多溺死見五立禁一
船無過三十人至今無漂沒者其仁而有威皆此類也踰年進本省布
政使故事屬吏有歲餽悉禁絕之康熙二十九年紹興大水公私赤工
莫可存濟見五檄十一郡合輸米二萬餘石按戶賑給曰是踰于歲餽
多矣伯儀吉錄黎洲有方巡撫江西時其柔剛與民休息仿白鹿洞遺法
建書院以教士之秀者嚴溺女之禁分給常平倉羨米以使無告者有
所養雪廬山白石菴僧冤獄脫無辜者三命再疏請罷追轉漕腳耗己
卯陞見

御書老成清望堂額以寵其歸時淮揚薦饑見五以西江連歲豐穰救

災恤鄰道也遂倡僚屬捐米十萬移賑之方見五守杭也以爭冤獄與
當事有隙後其人倉卒遇事舉重賞託見五事定還之封識宛然其人
婉謝欲以千金爲壽不屑也少嘗游榆林道中拾遺金四百訪其主還
之見五廉以律已而寬于責人急于豪強而緩于小弱康熙四十年十
二月卒于官

碑傳集卷六十七目錄

康熙朝督撫下之上

廣東巡撫彭鵬傳 廣東通志

又彭無山遺事 杭世駿

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前總督湖廣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

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蒲陽李公輝祖神道碑銘 王士禛

王繼文傳 入旗通志

大中丞張公泰交傳 新讓

又巡撫浙江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孚張君墓誌銘 陳

節錄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河南巡撫李公國亮墓誌銘 嚴虞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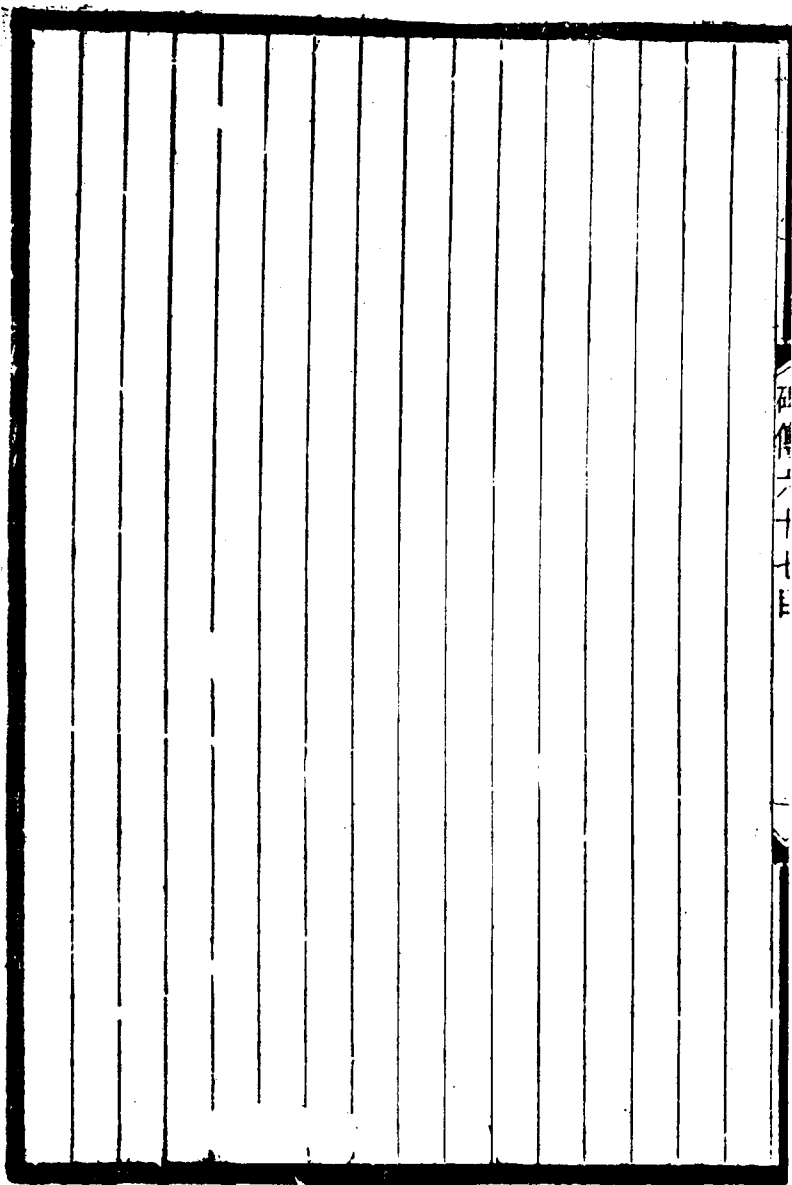
光祿大夫總督浙江福建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尚書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劉公兆麒墓誌銘 張玉書

原任安徽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高公承爵墓誌銘 嚴虞惇

光祿大夫太子少師吏部尚書宋公肇墓誌銘 湯右曾

又宋漫堂傳 顧棟高



孤傳二十七

疏請免之一統

又彭無山遺事杭世發

彭鵬字奮斯號九峯福建莆田人九世祖漳江遷錢唐曾祖從野公文質復徙興化郡城之刺桐巷家世甲科清白相嬪從野公厯官廣西左參政贈兵部左侍郎祖憲安廣東陽山令汝柏處士鵬六歲授書處士晨夕抱置膝上方春晝與以天時將作雨五字屬對即應聲曰地氣欲為雷聞者咋舌九歲操觚十歲山寇竊發圍郡城大掠劫人要贖賊蔡某與處士有隙發卒圍其家處士他出得免又以孺子早慧必欲殺之復來圍室鵬登屋急走逃於族叔祖母牀下二日得免母戴孝子文學應禱女也告處士曰食盡矣稍延俱隕屢告輒呵阻一日處士宿從兄家母乘閒黎明率鵬兄弟偕伯母伯兄潛出南關將奔錢唐祖居行未數里遇長髮二十餘人裹頭持械恫喝而上眾皆戰慄伏地有蟻姓者長矛衣甲後至呼曰老者家姑餘吾中表也乃釋之送至渠頭橋橋斷獨木為梁鵬怖不前蟻姓負而渡既渡乃言曰過此可無慮伯兄年二十餘剃頭短髮母泣懇護伯兄至家蟻毅然無難色挈伯兄先眾緩步更闌迷失道蟻與伯兄返尋遇夜巡伯兄以短髮被執蟻亦受縛達

且始釋而彭氏家世姓名蟻初不知也蟻以救鵬母子兄弟寇遷怒逐之旋爲營丁所戕後鵬哭以文所謂吾母子兄弟伯母伯兄之命君生之而君之命吾母子兄弟伯母伯兄死之也而究不知其名也處士入自外室虛無人閒道走南箕遇寇拘執文學吳某走賊壘請而脫之逃至吉蓼城陷從吉蓼潛至舍鵬與母亦稍稍聚寇跡知復來圍室無所之仍走吉蓼鵬從而後十歲兒徒跣八九十里備嘗艱苦其時麥五兩一石處士自磨麩作糜漿寢席濕鹵地夜不能寐爲人畫一袍購麥一斤八兩父子止一餐寇退始返躬自割麥日烈鵬持大葵扇隨母掃落葉代薪鵬負筐隨乳母俞誇於眾謂鵬爲非常兒爲人礮米線囊貯果餌遠來啗兒赴童子試入城城中戚串見彭氏貧無有舍鵬者俞嘗在沈家棲止攜鵬宿於沈鵬年十二弱小不勝衣遇試日五鼓俞襦至試場前門闔始去日午必竚俟襦而歸年二十試於學使者冠一軍順治庚子舉於鄉出永嘉王錫瑄之門有國士之日錫瑄時方李福清也康熙十三年靖南王耿逆以全閩叛幽總督范忠貞公承謨於請室囊韃從公入者城守營千總廖有功也以大義責逆力竭而死同日死者福州府知府王之儀建甯府同知喻三畏侯官縣知縣劉嘉猷繼此嬰城

死於福甯鎮者總兵吳萬福也閩門死於漳州者巡海道陳啟泰也繫
 組死於不赴召者龍溪縣知縣李垣也范公以下七忠鵬嘗為文祭之
 後皆為之立傳閩中搢紳及舉人進士未銓授者逆檄偽州縣敦迫就
 道聞士恥為之用進士葉有挺走山中經於古木朱翰春焚右股毒藥
 攻潰肉腐殆見骨舉八游標佯瘋劉渭龍麻衣徒跣以丁母艱免皆鵬
 密友也鵬猖狂臥病日啜綠豆一杯去渣存汁絕粒飲水鬱為枯腊偽
 曹院偽樞密偽都督偽布政節次檄催偽府縣偽同知偽縣丞親臨相
 視三年中死去二十五度或盡兩日夜灌以藥不甦以火不甦穿鑿
 牙關滴以湯水不甦魂歸白石山遇神僧稱本師其侍者郝頭陀稱渡
 和尚號以無山無山本師所命也處士遂削髮為僧裝鵬臥牀千日逆
 平蹶然而起計凡五上春官入試者三不得已謁選人得三河令三河
 為畿東劇邑旗民雜處驛路衝疲鵬至革火耗革陋規嚴保甲減驛累
 平冤獄建黻宮設義學禁拷索車夫之旗人詰冒充黃帶子之游棍實
 心任事不畏強禦
 御前放鷹者至縣使來索餼牽鵬於庭鞭之齧鹽自矢有時絕糧然歷
 任一十四年降級者十有二議調者十議削者二

聖明洞囑皆邀恩免巡撫于成龍特薦

召對時問及家世并拒僞狀賜金嘉獎命吏部郎赫申兩日馳七百里口傳

上諭詢撫臣彭鵬爲人何如居官何如居官好處是如何好九卿列薦十一人大司馬李天馥啟奏鵬名

上曰朕召見久知之於十二人中特簡四人鵬第一邵嗣堯陸隴其趙蒼璧皆御史鵬特以給事中用需次回籍卽家補授工科給事中時歲在甲戌會試充書三房同考得士九人相國高文良公其倬其一也旋以原銜河工效力國帑絲毫勿預幫築大墩草壩等處挑濬帥家莊淤淺運行無誤秋濤齧隄止宿其上誓身同去留以病乞歸不得請時上親征準噶爾奉有爲國家公事捐馬卽與爾等本身出征效力相同之旨捐馬二匹請以馬代身乞假暫歸旋以原官起用劾奏元輔直聲震天下出爲貴州按察使有

詔過家上家主僕行李裁二肩遷廣西布政使歷廣東巡撫舊史曰錢唐馮景素仰重鵬聞諸客言鵬黃面白鬚而齒盡禿遂附會其事云甲寅閩變賊欲污公公罵之賊怒擊齒盡落夫鵬居興化郡城

逆據福州不相見也。逆檄鵬鵬堅臥不起拒偽三狀見刻古愚心言中辭甚婉款而致偽參軍偽治中偽郡守書皆以病未嘗一言抗也。鵬示疾牀頭置錐穎客至省疾覲面藏指縫暗刺牙齦隨手見血含津液伴示血咯凡十餘日齒血凋竭牙齦崩露其事詳上其房師永嘉王錫瑄書中齒禿之故以此此確證也。景又言鵬為給事中劾奏癸酉順天主考不公至請斧劈臣頭縣太學以謝士天下壯之按古愚心言訖於康熙丙子此言果實又在丙子前三年何以不刻入心言中然以其目考之凡二十八類獨無奏疏意其奏疏未刻而景所見者邱抄有無不敢決也。

謹案原編有保甲示一首已見經世文編今不錄

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前總督湖廣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

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蒲陽李公輝祖神道碑銘

王士禛

鐵嶺李氏自甯遠伯成樑以閩闕顯勝國時勳庸世及貂蟬相映至

本朝其門益大人參帷幄出為將帥代生偉人虎步龍騰風雲際會非

偶然者也李之先出於朝鮮其徙襄平自英始英以軍功授鐵嶺衛都

指揮使有子文彬文彬子五人長曰春美春美子溼是生甯遠自文彬

至涇皆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傅兼太子太師次曰春茂春茂子潤潤子
成功成功子三人長曰如樞知太原府子思忠自成功至思忠皆贈光
祿大夫太子太保總督湖廣兵部尚書三曰如梓如梓子恆忠歷階資
政大夫官副都統世襲一等阿達哈哈番資政子三人而光祿公最長
諱輝祖字元美別字蒲陽幼凝重和厚不苟言笑事父母特以孝聞起
家佐領以才望推擇爲兵部員外郎康熙十二年滇逆變作逆孽吳應
熊居京師潛結羽黨謀以歲除發難事覺多所連染有姚彥際者誣引
平民三十七家公廉其冤盡釋之遷郎中出督淮安三關會軍興旁午
商旅不通關推多缺公潔身釐弊商至如歸比歲滿額外贏金二萬有
奇悉以歸之縣官十八年擢貴州按察使黔疆初復藩伯暨道府咸缺
公一人攝四象會大將軍貝子進討雲南駐兵貴陽糧糗芻芻皆取辦
于公咄嗟立應無後時者巡撫楊中丞雍建倚之如左右手又請于大
將軍嚴禁軍中樵采無得出五里外又請以道院佛刹居兵無侵民舍
于是大軍數萬駐黔而市不改肆羣歌舞之尋擢湖北布政使以內艱
歸久之起補四川布政使蜀賦額舊九十餘萬明末獻賊蹂躪之餘僅
盈四萬而仰鄰省協濟至六十萬公敷政寬簡屏除煩苛通商惠工哀

鴻漸集蜀諸郡有霸荒霸熟之弊公廉知之將釐正以均徭賦顧欲速則民將弗堪行之以漸則民不驚而事易集乃下令民得自首餘田一切勿問七年之間復賦額二萬六千餘兩而民若不知某中丞繼之欲邀功利驟增且四五倍而民始病矣公力爭不可當事者銜之劾公阻撓公屹然弗爲動蜀民以是益德公如畏壘蜀亂後劍門路塞豺虎宅焉行旅取道聞梓諸州公請開葭萌驛路以通商便郵減闔中路三百餘里歲省驛遞金錢無算署巡撫事疏免額解白蠟若干又興庠序旌節孝政聲藹然流聞京師內擢太常寺卿進大理寺卿上器重之屢有持重練達之褒未幾特簡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陞辭詢家世甚悉公感激知遇思所以報稱副上意者謂續民膏在除雜派肅吏治在重監司而表正影直尤在潔己率下力絕苞苴于是糾彈藩臬大吏無所鯁避一時羣僚肅然豫漕歲數十萬石以衛河有巨石不利漕艘遂采辦于大名之小灘軍民苦之公驗河道巨石所經才一二里里不逾三四丈未廢行舟疏請復衛輝兌運舊例得旨允行三十五年

車駕三征漠北公親部車徒至京師軍糈大集而民不擾會平陽蒲阪閒有亂民之警隔河相望而豫境晏然人益以是多公之得民也先是公從兄廕祖以大司馬總督湖南北楚人懷其恩威且三十載至是復擢公少司馬兼憲職以往

特賜彤弓旅矢副以甲冑公仰荷

國恩俯念家世至卽肅綱紀飭吏治詢疾苦核將領蒐軍實楚多私鑄蠹錢法者特嚴其禁令以絕根株又疏請均湖南賦以爲舊之丈田率派文非清丈也請立簡要之法使州縣人自爲丈其實于官而官抽覆之有不實者論如甲令

報可會有掣之肘者公志迄不得行茶陵人陳丹書倡亂流劫安仁公策其必犯衡州亟飛檄提鎮夾勦而發標兵馳赴果敗賊衡州城下逆渠以次就禽會以刑部侍郎內召而公已病矣公之自楚藩歸也或言淮三關應增稅額者

上召問公可否狀公對曰關稅贏絀視商旅之多寡多寡無恆而取贏焉商旅必困

上是之稅額得仍其舊公持議寬平類如此也公事繼母臧盡孝愛異

母弟儀祖與母弟方伯興祖無異以世職讓之內行醇備三郇無閒言
生崇德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卒康熙四十一年三月十七日得年六十
有二子三人銀正黃旗佐領鉉池州府同知候補僉事鐸筆帖式孫六
人某某銀等以四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大葬公于完縣西北望都坡
山陽祖塋之昭來請銘神道之碑銘曰

仙李盤根隴西贊皇爰及銀州柯條益昌戕戕甯遠功書太常山河帶
礪與之久長奕葉蟬貂遐哉未央

眞人應圖虎變龍驤攀鱗附翼耿鄧頡頏維大司馬建節楚疆維公繼
之節鉞相望北綏雲夢南奠衡湘漢有二馮立洎野王政如魯衛歌誦
洋洋公家二難于漢有光蒲山巖巖蒲水湯湯鬱鬱佳城名臣之藏

王繼文傳 八旗通志

王繼文字在茲漢軍鑲黃旗人順治八年

特詔禮部考選八旗通漢文者任內三院官繼文由官學生應試入選
授宏文院編修十年升兵部督捕副理事官十二年以才能保舉
特授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十四年差滿回京都察院考核稱其實心任
事善政最多以稱職具題照例升轉十五年升戶部固山司正理事官

十八年外補江西按察司副使分巡饒南九兵備道時值
欽差部員至饒州南康九江鄱湖一帶清丈蘆洲使者頗作威福濫增
蘆稅又供應紛然民不堪堪雉經鼠竄所在多有繼文急爲撫綏諭以
無恐細心調劑凡屬童灘秋冬水涸始露而春夏仍淹不產蘆葦者概
免科賦日單騎走烈日中與使者丈量外泯異同而中爲補揀民人感
悅康熙四年升浙江布政司參政分守甯台道六年裁缺回京候補十
二年冬逆藩吳三桂反于雲南王師分道南征繼文以簡選人材奉
旨往湖廣軍前協辦糧餉尋以官兵破叛鎮楊來嘉在事有功議敘十
四年雲貴總督鄂善于軍前題補雲南布政使仍贊理招撫糧餉等事
二十年三路官兵進取雲南定遠平寇大將軍貝子章泰以繼文軍需
無誤贊畫有功題補雲南巡撫繼文率兵追賊至晉甯昆湯海岸地方
獲米八千餘石十月親率標兵同勇略將軍趙良棟攻取玉皇閣新橋
上橋東寺西寺等處奪三市街得勝橋直逼雲南省城南門會同各路
官兵攻城二十日逆孽吳世璠自盡逆黨以城降繼文入巡撫衙門視
事雲南自逆藩變亂苛政以應糧餉民不聊生者八年于茲流亡載道
瘡痍滿野繼文會同督臣撫綏安集並見蔡毓榮傳又特疏請修河壩

碑傳六十七
六

為生聚根本言雲南省城外東南舊有金汁等河從松華壩借水于盤
龍江自嵩明州流入昆明境遶城之北過雲津土橋趨入昆明池兩岸
築隄高二三丈不等而水流其中蜿蜒六十餘里有壩有閘又有過水
涵洞蓋以積水灌田几城外數十萬頃皆藉此河之利民生國賦均有
攸賴焉自變亂之後沿河隄埂壩壩未修葺日久傾積上年大兵圍
困逆孽周圍壕塹不得拆毀挑挖以致水利阻塞灌溉不通田畝荒
蕪居民失業昆明額賦莫可催徵自克城至今臣多方招徠而流離之
眾見此附郭膏腴成棄土未免趨趨不返哀此殘黎欲歸則無資生
之策不歸則有溝壑之虞臣不得不早為之計也夫以滇省軍餉取給

外省頻經請撥仰塵

宸衷而昆邑應徵之賦可耕之田豈可坐視拋荒聽其虧額臣檄令地
方官踏勘估計需用椿木間枋灰石各項材料並匠作人夫等項約需
銀萬餘兩查全書內開載歲修松華等壩額銀八百兩每年十一月中
起工至次年三月初止往例可稽似當亟議興修以復民業然動支原
額銀兩萬不敷用值今財用艱難工程浩費何敢于額外輕動正項錢
糧請于通省官員及各屬土司酌行捐助新定之區人力拮据非有以

鼓勸之恐難必其樂輸伏查捐納各例業奉停止臣不敢復爲陳請惟是紀錄一款既無礙于名器又可鼓其急公合無仰懇

聖恩敕部酌議捐銀若干准與紀錄仍比照各省往例量減額數庶眾擎易舉便于興修至工竣之日臣造冊送部照例敘錄則河壩固而水利可通俾四散之民咸圖歸計漸次開墾將見生聚寔昌而昆邑糧賦可以望其復舊矣事下部議如所請於是地闢民聚漸有起色二十五年以母憂去官二十八年服闋適雲南巡撫石琳升任員缺奉

聖祖仁皇帝特簡再任繼文星馳赴滇欲舉向所未及行者悉力講求時諸廢頗已修舉吳逆苛政亦釐剔殆盡惟黑鹽井加課銀兩已經豁減部臣復行令徵收民情惶惑繼文卽繕疏入告言黑鹽井月增課銀二千兩歲增銀二萬四千兩向緣吳逆自秦入滇官兵家口不下數十萬食鹽眾多行銷稍易因而題請加增原非行鹽舊額迨全滇恢復之後民多流散戶口寥寥課額虧欠難徵於康熙二十一年經臣會疏具題已將月增課銀二千兩遵奉

俞旨減除今于奏銷康熙二十七年鹽井課稅案內准到部文仍將此項銀兩令自二十九年照舊徵收查滇省自平定以來仰荷

聖恩遐播商民安享太平固已有年但逆屬家口盡行起發投誠人員已經安插各省現今戶口所增無幾食鹽甚少行銷實難現在月額銷鹽四十七萬斤徵課七千八百餘兩尚苦積年鹽壅課逋商受催比官雇參處歲不能免曾經前任撫臣石琳于全書案內將課重價貴情由請照琅井課則議減在案今若將此項課銀照舊增收則增課勢必增鹽鹽愈壅而有司無地疏銷卽不增鹽必增鹽價愈貴而窮民益難買食商民滋累較深各官徒受參處國課仍然虧欠究無裨益是現在之額端望議減而已豁之銀萬難加增茲據司道府州縣詳具商竈軍民紛紛籲訴前來所當仰體

朝廷愛養商民至意據實入告伏乞

敕部查議將此項銀兩照前豁免則井竈商民均沐聖恩永永無極矣又以雲南屯糧額重軍逃籌請屯荒減則貼墾疏言滇省每年額糧通共米麥等項二十六萬餘石而屯糧實居其半累年其撥兵精關係甚鉅第屯田一畝之科幾納民田十倍之徵是以拖欠逃荒年甚一年臣自再莅茲土以來訪求民隱圖布聖澤惟此屯田一項最爲滇民苦累近蒙

朝廷沛無疆之德將康熙二十一年起至二十七年止屯賦參欠錢糧
盡行蠲免一時老幼咸懷再生從前重困已得暫釋額賦豈容再寬而
輸將實無遺力臣再四籌畫惟有老荒重額田地一項小民終年畏棄
已成廢土若使減則貼墾尚可藉補虧懸行據布政使于三賢署糧儲
道事永昌道參議畢忠吉議將前項老荒地凡係連年見納軍糧之
人承墾者將屯田地上中二則六年後悉改爲民田地之下則起科
屯田地下則十年後改爲民田地之下則起科以補賠累之苦其不
係見納軍糧之人承墾者六年後將屯田地上中下則悉改爲民田
地之上中下則起科仍令地方官量借牛種及出陳米石務使力耕有
成至于民間荒廢田地其上中二則做照豫省六年後係中則者照下
則納過三年再歸中則係上則者照下則納過五年再照上則之例起
科其下則田地請于六年後減半又三年再照本則起科並承墾後卽
爲己業用備貼墾事宜臣伏見
聖恩有加無已凡重農廣粟之例莫不一一舉行必使四海無不獲之
夫九宇有蓋藏之富今滇省田地本屬磽薄屯民尤困追呼若以拋荒
不墾之田補其重額難支之累及民荒地一概極力勸墾不但正額

可以充實新賦亦可稍增矣疏入並得請軍民稱慶焉三十三年九月
升雲南貴州總督督臣專理軍務而雲貴邊地籌餉爲艱貴州田少餉
尤難備繼文疏請再

賜豫撥并准季首掛餉俾得按時接濟言黔省山高土瘠夷多漢少比
他省爲最苦各營兵丁晝夜防禦保固地方專盼月餉按時散給庶堪
餉他省于四月完半之後始解遲至六月中方到迨布政司移令委員赴省
于九月全完之後始解遲至十二月中方到迨布政司移令委員赴省
領支未免又需時日各兵俱屬赤貧且一兵名下尙有家口旣無可耕
之田又無可營之業望餉不到枵腹難支勢不得不重利揭債及至餉
銀領到盡還他人禁之則兵無所藉不禁則法實難貸欲遏其流必清
其源此豫撥夏季兵餉之請撫臣閔興邦所以兩疏入告而臣受事之
後亦經題請部議俱未覆准臣深悉情形又不敢卽爲緘默上負
朝廷愛卹士卒之至意也卽如上年地丁錢糧叨蒙
聖恩蠲免秋收尙未成災而黔地產米有限一時米價騰貴兵丁便稱
艱食臣嚴禁遏糴查拏積囤並示有米之家乘時發糶兼飭兵丁不許

邀商攔買米價方漸平復兵丁不致困苦總緣黔省在深山舟車所不能到設餉銀愆期各兵若不重利求借則債主難覓較諸他省民間有無尙可相通者實屬懸殊在部議因他省協餉係本年地丁銀內解送而四川雲南亦止豫撥一季故未議准耳第撥給協餉原屬大省在彼省藩庫有銀可動而貴州省分尤小又與四川雲南不同臣節制兩省不將雲南夏季兵餉豫期邊撥而獨將貴州夏季兵餉再疏題請實有見于貴州兵丁更苦不敢不爲籲陳也相應仰體

聖恩恭疏題請如蒙將貴州餉銀添撥十萬兩預于頭年冬月解黔湊發春夏二季之餉俟他省四月完半餉銀解黔湊放秋冬二季之餉四季皆得照依秦省之例季首關支則國帑無所損軍需實有所裨士卒頂頌無極邊方不無小補矣又貴州普安等處原食川鹽其後改食滇鹽課重稅繁民苗困苦歷年課額並未徵解前任督臣范承勳題請減免部議不准奉

旨這事情著將舊欠銀一萬九千餘兩免令賠補其普安等處應作何行鹽四川雲南貴州總督巡撫會同議奏繼文疏言普安等處崇山峻嶺夷民散處窮苦鹽引難于派銷滇鹽每百斤課一兩六錢稅銀六分

二釐五毫曲靖府稅銀一釐四毫薪銀九錢腳價銀一兩七錢八分即
使賣銀四兩三錢尙屬不敷再加黔稅銀三錢更無從出滇商苦于遠
運黔民苦于價貴又川鹽不拘斤數零星可買滇鹽必須整塊川鹽不
拘米布皆可易換滇鹽必須紋銀川鹽價賤每斤不及三分滇鹽價重
溢于四分三釐之外以黑井最貴之鹽行于普安等處最窮之地不特
苗民告苦即商竈亦不免賠累相應凜遵

聖旨議將普安等處改食川鹽川省照依課例歲增課銀二百四十五
兩一錢零黔省照依部頒全書所載歲增稅銀八十四兩零遇閏加增
銀七兩二分零滇省無鹽課稅照數豁免並得

旨允行三十五年魯魁山賊首擦捏等劫掠夷村伏弩暗傷新嶺營守
備張廷柱繼文會同臨元總兵官王洪仁遣發流土官兵勦撫斬賊首
擦捏于磋都溝事訖上聞并言魯魁山山林小賊在事人員無庸議敘
得

旨魯魁山賊眾盤踞總督范承勳巡撫石文晟俱會明晰面奏官兵勦
殺擦捏等賊可嘉在事有功人員俱著議敘以示鼓勵三十七年八月
疏言魯魁山賊首擦捏雖滅餘黨猶存新嶺一營孤懸賊窟請設汛增

兵巡防要害查江內慢于壩乃新平縣治適中之地應撥千總一員駐防江外舊哈跨東大口三家坡等處請增設四汛增兵三百五十名臨元鎮原設楊武壩一汛就近歸入新嶺營添設參將一員原設守備改作中軍守備又野賊非入新元即奔楚楚姚一鎮最爲緊要查援勦兩協乃策應之師各撥千總一員各帶兵二百名一駐南安州界牌一駐景東府福都責令防守部覆如所請施行是年入京陛見以年老乞休

聖祖許令原官致仕三十九年奉

命督修直隸子牙河功成特恩加兵部尚書銜四十二年卒于家

賜祭葬如典禮雲貴軍民共請崇祀名宦祠又江西南康九江士民以

繼文秉公清丈蘆洲實有功德亦公請崇祀名宦長子用霖由廩生筮

仕累遷至河東副使道康熙四十九年陞廣西按察使廉靜不擾能以

禮讓教其俗尤加禮士子政簡刑清獄無冤濫尋升任山東布政使既

卒廣西士民德之公請崇祀名宦祠

大中丞張公泰交傳

張公諱泰交字公孚一字洎谷音澤州之陽城人居於縣東北鄉屯城

村其先世多賢達近代傳聞尤顯有所謂太宰公諱慎言者明萬曆庚戌進士累官至南太宰乃公之族祖父也高祖昇初登嘉靖庚戌進士歷官河南布政司參政後以孫太宰公貴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尙書清白無貲產貽子孫曾祖天與增廣生祖慎思貢生父履祥庠生皆手一編家固貧公生有異徵羣驚非常兒八歲受學於從兄讀三字經至揚名聲顯父母句慨然有志授以千字文不屑讀學舉子業文卽成章然筆楮書籍貧無以具也稍長貧益甚晝則操作維勤夜讀無燈燃柴照之幾欲廢學服買適從兄下第歸鍵戶攻苦攜公與俱公處破壁食藜藿晨昏誦習不少懈每當霜天雪夜星月交輝未嘗不仰天唏噓感慨奮激也余郡張平倩先生令於陽城閱公文以國士許之公由是益決意於學次年補博士弟子員平倩先生授以春秋經義康熙辛酉卽以春秋舉於鄉壬戌登進士第澤州陳相國時以翰林掌院學士副總裁得公爲門下士頗自喜公爲文疏暢坦夷氣沛而詞達見者無不歎賞以故名動一時公竊念人當貧賤時或驕人及登一第輒預他事通刺郡邑關說希求頓喪生平者往往而是用是益自勵嗟乎公蓋能處以約者因授舉子業於高平張某讀唐宋八家文涉獵羣書日求

其所未至者及有關政事諸編無不記覽初選滇之太和令太和爲大理附郭凋殘疲敝民不堪命舊令註誤者纍纍也至公爲之多所設施盡革眾弊以紓民不以上官喜怒爲向背勸學興利治行獨最詳載譜誌中公去時老幼男婦塞道號泣有詩云五年心血枯將盡百里瘡痍起未全是豈不關民瘼者語耶可以知公之爲政矣其由太和而召爲御史也獻替諸大政奏對詳明巡視北城發奸摘伏更赫赫有能聲戊寅山左饑人相食泰安州尤甚巡撫李某將泰安等州縣積貯之米變價移補他州縣公上疏請賑并劾撫臣

上遣官往賑饑民二十八萬有奇革撫臣李某職用公之言也初公謁選京師寓天甯寺同邑衛慎之與公爲文字忘年交一日過訪屬對云身有餘閒心無俗累覺生平受用惟斯現在公曰民是吾胞物是吾與看眼底痾瘵難緩須臾噫公之志蚤見乎斯語矣

欽差巡視長蘆鹽政鹽政故多陋規而商人豪猾者習以賕賄鑽營饗燕贈送之資甚厚以故居是官者往往見利而動恣封殖以自私商課且至困絀焉公獨申明條約其已甚者革之其無礙者仍之課以辦而商以蘇故雖贏餘頗足以自潤而公猶能持廉名以自全也內陞太僕

寺少卿未幾

命提督江南學政公於是本平日之所學者以勸戒多士課試之文險怪提穿空疏糾纏者皆抑不與文風以變一切幕費取諸家囊凡所爲情賄弊竇者絕之必嚴其豈弟作人者固甚寬也公大要以慈恕簡靜爲體

上亦以此知公特陞大理寺卿已而陞副都御史又陞刑部右侍郎上蓋急欲以巡撫用公故三遷其銜而不遷其任迨試差報滿而巡撫浙江之命下矣癸未

上閱河工幸浙公蒙賜賚甚渥由是愈感激益相率以廉靜其於杜奔競清吏治察水旱勸農桑宣教化慎刑獄以及海汛關津禁暴懲貪抑豪靖盜諸務所以經營拊循緩急輕重之際無不盡瘁以圖使吏不得以爲姦而民不苦其擾也其留標兵築江塘則又未雨綢繆之計所以備豫者遠矣公在浙一無所染歲費悉取之家如督學江南時其自敘譜云妾不衣帛廩無一馬蓋實錄也乙酉

上復幸浙召對温文錫予稠疊眷公者甚隆是時公病已漸作監文武兩闈皆力疾視事事竣病愈甚然猶扶病錄囚親鞫審定病隨大作維

公亦自知其不起也急疏請歸田

上差內閣中書噶爾泰問疾比其反疏未下而公病革享年五十有六

既薨遺疏上聞

上命有司給銀五百兩供葬事並賜祭銀若干所以哀卹之者厚矣公
爲人寬和廉慎不爲崖異之行及至有所特立固有人不能及者其蚤
年居貧奉母撫弟勞身苦志無倦色喪母時一慟幾絕以致兩目努肉
攻睛亦其天性然也嘗館於陽阿書舍竈底得遺金公持以還主人館
高平時有富家子禁於獄縣令欲得公一名刺釋放令謝公四十金公
拒之人服其守此二事亦足以覘公矣公自樹宏達不肯碌碌故其爲
政所致民多立祠自會祖以下皆用公貴贈光祿大夫如公官曾祖妣
已下俱贈一品夫人妻潘氏石氏喬氏亦俱贈封一品夫人繼潘者有
暢氏例未得贈公數舉子不育以從兄泰來之子汝欽爲後娶配詳行
狀中公病亟時追敘生平自爲年譜并其歷官撰著統爲一集凡十二
卷卽以

御書受祜堂名之鏡板藏於家澤州陳相國旣爲銘以納於隧侍御田
克五又爲文以表於墓而汝欽復求余郡張平倩先生爲公作傳以示

其傳是數君子皆深知公其言信可徵也

尉氏靳讓曰余昔未仕時至陽城登侍郎田夫子之堂嘗與公一晤見其循循雅飭儼然儒者及歷官由粵西督學調三浙竊幸得悉公之治行而常炙其風度也迨乙酉歲迎送

聖駕則又與公接舟邸其晨昏飲食起居者凡四十餘日公之性情亦頗覩焉見其日侍

宸幄不通津要不交近侍不以容悅事主余實心折之彼夫夤緣以希寵狐媚以固位者其視公爲何如哉往余問公疾望其形神癯憊不禁泣數行下也人固有居一官效一職介然自守操同冰潔卽稍躋通顯猶勉強守之甚者處映而矯能不潤焉以此得廉名亦似眞能廉者一旦致高爵厚祿撫有封疆之責多積然自喪其所守前所爲廉者祇以爲富貴之階耳若公之潔已率屬不改其操此余得之耳目之際者蓋公處貧賤而不苟故履富貴而能廉不激不隨可不謂君子人與公攻苦爲文章思以功名自顯卒登開府顯親揚名繼太宰之休光後先輝暎公亦可以無憾矣然以余所聞於公云幼時贈公出遊不歸徧蹤跡之迄不知所在言之若痛不欲生者公於此得無遺恨乎是則余與公

亦不可謂不相知者故列其事於篇而并紀余一時之所以知公者如此

又巡撫浙江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孚張君墓誌銘

廷敘節錄

張君泰交字公孚山西陽城人明南京吏部尙書慎言從孫康熙壬戌進士恥干請授徒數年爲太和令太和大理附郭民苦供億多竄亡而悍卒以縣廷爲營房前令莫敢問僦屋以居公孚方視事營兵來校射公孚謂縣令臨地非兵校射所語不孫鞭之諸營讐伏永昌道轄七府大理轄八州縣而太和獨困煩役提學道臨試及提督道府公廩修葺諸所需皆累太和民公孚曰民曷以堪耶請以府歸五州縣道署歸八州縣提學道歸十三學使供其費提督則自葺其廨莫有違者兵糧由府佐給公孚曰有司責也縣收府放徒煩轉運何如縣收縣放之爲便大吏聽其請里民苦徭役力除之雖上官皆出貲募不復輕役一夫營兵占民居男女雜沓爲擇地立屋使兵民異處歲編審了戶例有心紅千金公孚誓於城隍之神而革之行取授廣西道監察御史有疏通選法山左饑民諸疏賽黃彪李三者巨猾也以私怨殺人誣張乙所殺

獄成矣鞫得情乙釋焉巡視長蘆鹽政申條約革陋規遷太僕少卿督學江南絕交遊卻私函雖家書必使人察無他始取視焉而待士惟寬士皆稱之未一年遷大理寺卿數月遷左副都御史又遷刑部右侍郎皆在學政差未幾巡撫浙江濱海玉環東洛南鹿諸山盜依以出沒公孚編保甲謹斥堠盜遂絕修築江塘易上以石四十五年正月卒于官浙人肖像祠於孤山公孚居虎谷里傍沁水沁水一曰泊水故又字泊谷其去太和詩云點蒼石在無船載洱海風狂有岸登其流風可想見云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河南巡撫李公國亮墓誌銘 嚴虞惇

公姓李氏諱國亮字朗菴世爲奉天海州衛人考諱逢茂以從

龍入關累官至驃騎將軍都督僉事沅州總兵生子二人公其季也公

少好學折節讀書中康熙壬子科舉人選授陝西蒲城縣知縣土寇唐

文義橫行鄜延同華閒公單騎造其營諭降之奉

旨加軍功紀錄時漢中新復大將軍圖公薦公有文武材卽擢漢中府

知府公發倉賑飢招流亡實戶口儲芻芟修烏江堰灘田積穀歲大旱

公禱於神大雨時注民歌舞之陞西安督糧道時王師已克川南奉

旨運糧於敘州敘距秦三千餘里公請於制府曰千里餽糧士有飢色秦民甫出湯火而復使遠餉恐重困且誤軍需盍選賢能官齎折色赴軍前准時價給之則彼此交濟制府從之於是軍得宿飽民獲蘇息壬戌陞四川按察司使旋丁內艱服除補江蘇按察司使不三月清理舊案三百餘事獄無留者平反周之楨等冤獄雪數十人會

大駕南巡公料理前站自淮揚至蘇杭行在水陸儲頓皆俱備無缺

上深以爲能卽擢江蘇布政司使江蘇富甲天下公私那欠動計數十萬胥吏因緣其閒多至乾沒公爬梳鉤貫盡剔諸弊舊例漕項及兵餉俸工等皆解藩庫以次出納公悉令歸該管官司收給洗手奉職不名一錢屬吏畏公法亦莫敢染指公精強明敏應事立斷故能使豪強斂手奸猾屏迹長老言數十年以來官茲土者莫能及會公以舊任事註誤降級去之日百姓攀轅號泣立石建祠以紀公德旣入都謁

上於通州

上素知公賢顧問再三其年九月復用公爲河南布政司使先是秦地

饑

上命運楚漕以賑秦豫當孔道車牛任輦絡繹相繼至是復有協運楚漕之

旨公念豫民彫弊不堪重役乃親詣楚與督撫酌議令楚民運至淞川豫民運至龍駒寨各就近轉輸運速而費省民以不困河北旱蝗率僚屬往捕道喝無水公以鞭指其地令浚井水既鑄所至湧出適有黑蜂食蝗俱盡民以爲神名其井曰應瑞井丙子春

上親征噶爾丹河南主給馬騾車輛期會迫促公悉捐俸工治辦應時而具民閒不知又出私財養新滿洲具橐駝騾馬以助軍

上嘉公忠勤特命以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公益自奮發思報恩遇河南漕運舊例衛輝起兌明季以部臣監兌駐大名遂改大名之小灘道里遠隔遞送煩苦公相度形勢疏丹河水以通運道仍請改歸衛輝民以爲便榮澤城逼黃河水波衝決歲糜金錢築堤捍禦公請遷縣治於古榮陽郡爲新城城成不數日舊城壞老幼感泣曰微公吾屬皆葬魚腹矣河南土曠不治田之未墾者以頃數之得三十七萬餘公請令各省官民之以罪而入於軍流者僉發豫省開墾數年之間賦稅日增民食益裕蓋公歷官所至無不以興利除弊爲己任凡事之益於國與便於

民者毅然行之莫爲持難而又廉以律己勤以率屬明而不刻嚴而不苛故雖當繁劇倥偬之地而事至立辦處之裕如其於吳於豫尤厯時最久政績最著而施德於民最深民之戴公者亦最久而不忘也庚辰秋以薦舉失人部議革職奉

旨原品致仕公感

聖恩寬大隨請自願於永定河效力共修築郭家務舊堤五十三里山東饑復請於沂州養飢民一萬五千餘口明年復送回飢民八千口有零皆殫心盡力黽勉從事公雖去位而倦倦不忘

君國憂公如家又如此公前後疊蒙恩寵有御書鞍馬果毅緞幣之賜丙戌三月公旣病矣命子某迎

駕於涿州

溫旨垂問公年齒及病狀公聞而伏枕叩首感激涕零知

上之始終眷顧不衰也公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年六十有六曾祖某祖某考都督公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妻董氏封一品夫人夫人有婦德葛覃樛木螽斯采蘋之美兼而有之先公十年卒年五十有四子男五人夫人出者三元壽昌縣知縣元龍元璋

候選府同知庶出者二元樽十七兒皆先卒今存者元龍也女八人孫一人公既卒之二年元龍將啟夫人之窆合葬於某原具狀來請銘銘曰業業李公實邦之桀文武隨宜智勇具設盤錯不懼應機立決於秦於黔吳豫更迭刑平賦均軍戢民悅惟忠與勤終始一節

帝念勞臣寵綏不絕

恩霑三世年虧大耋龜筮告祥崇岡巒岬休烈遠垂視此刻碣

光祿大夫總督浙江福建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尚書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劉公兆麒墓誌銘

張玉書

康熙四十七年夏六月前浙閩總制兵部尚書寶坻劉公年八十終於里第越一月公長子湖廣巡撫右副都御史玉伯先生聞喪釋官歸庀大事寢枕苦塊凡三閱月將以十一月之下旬奉公體魄藏于縣豐臺之舊阡欲紀公立朝居家庭鄉黨諸大節於窆竈之石偕其季弟灑淚具書以來乞銘於余惟公鴻名偉績彪炳宇內甲寅以後當用兵之際常以大帥持節駐海濱江浙晏然得安枕席者皆公之賜玉伯先生司藩江左五載中兩遇

翠華南幸經紀秩然有條

天子稱之曰才其他緩征減耗惠政尤多是公之父子爲福于桑梓者至深且厚於茲麗牲之文其何敢辭按狀公諱兆麒字瑞圖曾祖信祖國楨父世則皆以公貴階光祿大夫如公官曾祖妣李氏祖妣褚氏王氏妣魯氏皆一品夫人先世江南徐州人自曾祖洛臺公始卜居寶坻縣東之豐臺封光祿善徵公生二子公其季也公幼而端重寡言笑舉止如成人讀書過目卽成誦爲文皆有理法年十四時遇

太宗文皇帝觀兵畿輔亟收人才見公異之令入官學讀書年十六隨世祖章皇帝入關又七年

詔選漢軍滿漢文藝以范文肅公爲考官公名列上卷遂授翰林院編修公起布衣爲侍從感激知遇勉勵職業

世祖屢幸內院見公年少敏練心喜之十年中歷進都察院啟心郎又改宗人府隨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時公年未三十而丰采整暇每奏對輒當

上指人知旦暮將大用公矣順治十八年滇黔既平餘黨散入楚省安輯需人遂擢公湖廣巡撫

今上卽位大兵雲集征勦命公料理軍需齎送芻糗公調度有方不數載而伏莽悉定蒙

特恩加授工部侍郎楚人新羅兵燹公撫定喫咻寬嚴交濟仁恩被于江漢越三十餘年而玉伯先生繼官此土遺民故老猶有擁馬首問公起居者可以知公德澤之入人深矣康熙七年擢四川總督任事未久以裁缺回京師而在蜀數月招徠流移緩輯凋瘵不遺餘力嗣後進秩兵部尙書加從一品仍以撫川民功也八年授浙江福建總督時海氛未靖兩省皆稱巖疆公條上防海機宜老謀碩畫鑿然洞中肯綮兩省賴之以安十二年入京陛見適當三逆叛命廷推將帥之臣皇上特用文臣三人改銜以往公其一也初任直隸援勦提督僅一年三輔清晏改授江南崇明水師提督崇明密邇海氛地稱險要公請自擇偏裨預儲糧餉壯我之威伺寇之隙

上稱善再三悉俞所請由是坐鎮十年內地甯謐人不知兵二十三年俄羅斯犯順大兵深入征伐

命於大臣中擇賢能諳練之員以掌軍事遂以公爲黑龍江總管督兵三次克奏膚功至三十一年邊塞旣靖而公亦以年踰六十母老在堂

拜疏乞歸

優旨俞允自是徜徉林泉遂初樂志於功名之際可謂報

國保身兩得之矣乞休後六年以致政大臣監修北河工既竣

聖心嘉悅仍復公總督兵部尚書從一品玉伯在吳中迎駕時屢頒賜

公尚方珍物兼問公年及提督海疆歲月幾何公之上膺

主眷久而彌篤真人臣之殊遇也以余考詩書所載若方叔召虎仲山

甫諸人皆入爲卿尹出爲牧伯無事則任旬宣有事則兼將帥未嘗不

歎文武成康之化蘊釀有本故其人才之盛至于如此今觀劉公一身

培養於諸生之中者

太宗皇帝也歷試於侍從執法之列者

世祖皇帝也用以經文緯武敷歷中外者

今上之識拔也而公之才無往不宜視昔方召山甫亦媲美無愧自公

歿而中朝故老零落殆盡求

太宗朝之舊人不可多得矣公孝友性成家門雍穆可爲當世法生平

守不欺之學上自僚友下至故交皆終身如一利人濟物之事見無不

爲不能盡書特書其大者嗚呼公道德事業備人世之極盛壽躋八十

而神明不衰身見子之爲大官繼前業餘亦存歷郎署待綰邑符且身後踰兩月而長孫復舉京兆公存順沒甯無復餘憾而玉伯昆弟猶必假余一言以傳信永久余益歎仁人孝子之心之不忍自己有如也公生於天聰三年己巳十月十九日子時終於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六月十二日午時享年八十歷官總督浙江福建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尙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從一品康熙九年五月覃恩進階光祿大夫初娶陳氏繼配鈕氏贈封皆一品夫人又娶郭氏以子貴推恩勲封孺人皆先公卒與公合葬子三人長殿衡卽玉伯先生也公親兄進士瑞符公季子公早年未有子承繼爲嗣由一品廕生歷官巡撫湖廣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娶張氏次殿璣廕生官工部員外郎先公卒娶王氏次殿章歲貢生候選知縣娶佟氏皆郭孺人出女四人一適徽州府通判靳治齊一適候選通判梁求正餘早卒孫四人長嵩齡戊子科舉人次昌齡候選通判次永齡太學生皆殿衡出永齡嗣殿璣爲後次鶴齡殿章出孫女五人曾孫一同曾曾孫女一俱嵩齡出余旣槩括來狀所載以爲誌而并繫之以銘銘曰

盤山之陽海波萬頃鬱鬱蔥蔥煙閣霧井篤生偉人直大以方年如高

密仗策從

王史校石渠牒編玉葉臺柏清嚴秋鷹勁捷茫茫雲夢盜弄潢池非公持節孰底定之浙水潮平閩山烽火

帝曰宗臣甲兵在腹元凱書癖叔子裘輕虢如臥虎屹若長城萬里龍沙據鞍倚樹峩峩伏波勳高銅柱歸來私第白蛤練裙皤皤黃髮感我聖君有子承恩肯堂克荷後嗣繩繩家聲永大維公令德朝野所望歸然一柱若魯靈光天不憖遺倏焉凋喪箕尾芒寒士林惆悵維三不朽可範可型千秋紀載史冊汗青豐臺之瑩林深土厚安彼佳城是封是

螿上峙雙闕下疏九原悠悠億歲視我銘言

藏虞惇

原任安徽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高公承爵墓誌銘
公諱承爵字子懋別號一菴先世居山東之高密明萬曆中有諱有者遷遼東之鐵嶺遂爲鐵嶺人有生良輔良輔生景時景時生尙義從世祖皇帝入關勘亂有功世襲二等阿達哈哈番公之考也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光祿生子五人長曰天爵官江西建昌府知府陞兩淮鹽運使耿逆之亂抗節死贈太僕寺卿諡忠烈次曰膺爵曰錫爵公其第四子也次曰蔭爵高氏歷世隱德不仕至光祿而大公之昆季皆位岳牧

著聲績而公之功烈爲尤顯公初以門蔭補蒙古都統七品筆帖式年雖少有幹略選授河南衛輝府淇縣知縣遷西城兵馬司指揮出爲江南淮安府同知管理邳睢靈璧河務陞揚州知府康熙己巳

大駕南巡擢江蘇按察司使晉福建布政司使到任三日特命以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安徽未十月復

命巡撫廣東丁內艱歸服除

命分修南河高家堰明年

南巡閱河復奉命撫皖旋以事解任仍赴河工又明年

南巡事得白尋命督理靜海漳滏滹沱等處河務公爲人精明強力臨

事果斷不吐剛不如柔不畏險難不避嫌怨所至發奸摘伏興利除弊

或他人選悞惡縮不敢出手者公應機立赴莫爲持難若庖丁之於牛

養叔之於射王良造父之於馬耇然沛然無不如志以此收民譽而亦

以此結

主知至今論封疆大臣之以才幹稱者必首及公也三藩畔渙淇當兩河之衝軍需絡繹民困輸輓驕兵悍卒稍失意則撞搪叫呼官吏多竄匿公先出庫帑採辦而後徵之民芻茭糗糧悉儲境上至卽給發檄出

境無有稽留逗撓者其尤無狀者申憲以軍法從事莫敢齟齬民得安堵而事益集民有訴其妻亡者三年矣莫得其主名公悉逮其鄰里及常所與往來者閱視之良久指一人曰汝何敢匿某妻其人色動叩頭曰某非匿亡者乃知匿亡者耳卽繫其人蹤跡之果得匿亡者寘諸法民咸以爲神京師多大猾而指揮官卑制於御史不得專決事豪石相率侮慢以爲常公受事之三日諸豪有挾妓羣飲而譁歎者公命吏執之吏曰此諸豪恐及禍公曰無恐率眾掩捕之無脫者公念此曹皆怙勢少遼緩之卽不得行吾意乃徻目吏曰此皆白丁耶抑職員耶白丁無大罪職員當請黜革耳頃之皆以白丁對卽予杖而逐之甫畢而憲符下業已杖亦無如之何當是時諸豪大猾皆斂手避高指揮高指揮之名震

輦下邳睢歲有河患夏秋之交風雨暴作洪濤怒波擊蕩堤岸一壞則萬姓魚鼈公呼召徒輦土卷掃隨方捍禦而以身當其衝僚屬切諫不聽堤卒以完論者比之王尊周甲富而儒王乙糾亡命劫之書券而悉畧其貲甲訴之州不爲理以訴公或曰河官不宜與民事公曰吾旣分治邳邳民卽吾民也民冤不得直奚官爲卒具獄寘王乙於法揚州例

供草四百萬爲防河而揚方罹水災草價騰踊費且十餘萬公請總河寬其征至以去就爭之遂得請於時元日有鶴來之瑞遂以來鶴名其堂而公廉能之聲播於遠邇達於畿甸

天子器其材遂有江蘇臬司之命公益勵精勤矢志平允以副天子刑期無刑之意每當讞獄多所平反先是有私販鹽者以拒捕悉論大辟公親鞫之問防兵幾何曰二十七人犯盜幾何曰百餘人拒捕傷人乎曰無傷鹽犯三人公曰以百餘人拒二十七人兵不傷而反爲兵所傷何名拒捕哉論其魁餘悉減等楊氏父死而訟父妾與人私生女某月日送育嬰堂者復有要人持之公曰子當爲父隱父死而暴揚其私非情也且眞僞未可知一日以事至揚猝入育嬰堂檢其籍無某月日送女事其子覘知之遂囑院移其獄於藩司公曰治獄吾職也吾能越職而問錢穀乎卽日親鞫以籍爲左證其子詞屈遂伏罪欽犯賄解役佚去而解役亦逃拘其父訊之不承公飭吏密伺之有與其父相聞者執以來得一人公曰此卽解役也一訊而服人問其故公曰獄有五聽吾得其情耳無他術也粵東歲大飢公至卽發常平米賑之而後上聞

上嘉之州縣舊派里民荷擔承應過客名曰過山夫役使勞苦公嚴其
禁令自募糧役舊任里長因之侵蝕花戶輸十二於官而私其八更以
奴隸畜之莫敢與抗公立按糧均役之法盡革其弊民大以爲便刑具
舊用鐵梨木藤約其下而貫以鐵以是訊獄鮮全活者公命易以杉木
麻約之而貫以竹頒其式於州縣至今用之舊制凡監斃三人止罪印
官而不及司獄公請與均罪又請罪人配漳泉者得冬月發遣以免羈
禁皆報可公在粵凡舊政之不便於民者悉訪求其實大者奏聞小者
檄罷聲生勢長陽施陰設大約以剛決爲主而濟之以仁恕故民畏其
威而感其德去之日老幼扶攜遮道奔送自羊城抵梅嶺蓋千餘里不
絕也公凡兩治皖皆不久而去其治如在粵民至今思之初公自揚州
卽以才見知於

上有清廉之褒親灑宸翰賜焉後遂疊蒙恩賚非次拔擢中雖被誣而
聖明洞鑒終始保全再委河務軫念勞績眷注弗衰尙將有以用公而
公以不起聞矣初公之撫皖也以監臨當往江甯念太夫人年尊不忍
離朝夕遂奉以行江甯人榮之及再撫皖而太夫人已沒願瞻堂宇涕
泗潸然痛親之不再至也公忠孝天植內行純備少負大志不屑紈綺

徵逐平生尙意氣重然諾讀書通大義每論古人成敗則抵掌擊節垂老猶手不釋卷好學其天性也公生於順治辛卯某月日卒於康熙己丑某月日年五十有九配楊氏繼配納拉氏俱贈一品夫人子五人其偉庚辰科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其倫候選通判其健太學生其佳其人女七人孫一人公既卒之幾月其偉具狀來請銘銘曰

高世隱德發跡從

龍公承其先實大聲宏始以才顯號能治劇弛張隨時導窾批卻於江於淮閩粵之交風行燦馳除莠蘇苗名徹

九關懋嘉乃績

六飛南幸疊荷

恩錫汝平水土克成厥功無替前勞保其初終民有口碑史有載記揭

於貞珉用告來嗣

光祿大夫太子少師吏部尚書宋公萃墓誌銘

湯右會

康熙五十二年九月太子少師吏部尚書商邱宋公以疾終于家訃聞天子震悼下所司議卹典一時賢士大夫莫不嗟咨歎息謂公宿德舊望一旦殂謝爲可惜也右會丙辰丁巳間猥以文字之末辱公知愛

至深既舉禮部開源文康公之門於公爲通家晚進又復從公諸子遊情好益密凡公顯懿休美著聞於

朝廷風流衣被宗仰於四方者右曾知公不後眾人又當時文酒談笑公所與游處右曾皆識之四十年來老成相次零落公巋然獨存前年相見京師猶執手感歎今又歿其尤可悲也已會孤編修君至以書來請爲銘其安敢辭公諱犖字牧仲晚歲自號漫堂世商邨人曾祖諱暘祖諱沾仕至縣令考諱權由進士起家入

本朝累官大學士卒贈少保諡文康萬厯間有名臣曰莊敏公纏終吏部尚書則公之曾祖伯父也文康公之存未及封其父祖至公貴始贈兩世皆如公官文康旣相我

世祖公年十四例以大臣子入宿衛

先帝器之逾歲分第諸在衛者隨其文武擢用公試第一當改文資文

康以年小力辭請讀書應科舉

詔可又三年文康致仕公從歸里居數歲連丁內外艱服除鄉試不見

收今上三年謁選得黃州府通判八年丁生母趙夫人憂起補理藩院

判遷刑部貴州司員外郎出榷贛關歸轉本部福建司郎中詳於律例
凡遇死刑當讞不避譙責爭於堂司會通倉有獄在官百五十人負米
萬石詞連本管陰有主之者抵眾立斬而官免議公力持不可爭於朝
者閱月眾坐償負官亦奪俸時魏敏果公長刑部語公曰君爭之當危
有以他事中君者公曰某官卑何惜不以易百數人生命哉魏公偉之
出爲通永道僉事尋遷山東按察使公在部久精練法比及轉外任凡
相殺傷及盜賊夥多所平反然作奸犯科者嚴治不少縱在山東半歲
特擢江蘇布政使東南財賦累數百萬司庫多虧歷來代者遞相容隱
積久不可爬梳公至盡發其弊察出前所空闕凡三十六萬兩揭報清
刷後來者始可居而公受知亦由此始未逾年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江西舟抵江甯聞楚夏逢龍亂羽檄日四五至賓僚請徐行以觀
變公曰兩省連一江今上流有賊無撫臣彈壓易生變吾可逗留哉時
賊連破蘄黃左右二十餘城避兵者蔽江下無一人西者公獨駕兩官
舫破風浪直上抵湖口偵知會城遣撫標兩校出師託言無餉不發意
頗不測公立檄稅庫千兩委道員往諭之乃定省中士民聞警出避標
兵單弱公外示鎮靜而晝夜謀所以防患者裁軍李美玉袁大相密謀

聚眾以應夏逆有上變者公佯不省而陰授遊擊趙永吉方略卽夜縛
二渠斬之懸其頭章江廣濶兩門餘黨悉不問事遂帖然江西彫敝又
遭鄰警公先條病民者十數事奏除之黜貪吏之甚者然後緩征弛力
通商惠工山谷宿賊鄉里橫猾皆名捕正法振興學校風化大和清名
上聞三十一年六月仍以故官調撫江蘇公持身居官一如在江右時
承平日久雖征賦殷繁而法令畫一公遂以清靜無爲治之歲豐人和
獄盜衰息暇日搜訪古跡延接俊流杯觴筆硯相與嘯咏於湖山之閒
其他細務一委有司循舊章而已在職十又四年屢逢

車駕南幸迎送占對輒符

嘉獎前後頒賚宸翰御製珍果祕藥不可盡書

上至親解所御冠袍賜之屢次乞身以公安靜和平得大臣體優詔不
許最後公抱小疾復請罷

上聞卽遣公子編修至偕御醫齋珍藥馳赴江南視疾狀隨召爲吏部
尙書聽過家上冢時人榮焉公熟於掌故到部吏不能欺而同官亦多
敬之無敢亂銓法者四十七年春再以衰病乞休
上閱其老許之臨行召見暢春苑凡再賜食命內侍泛小舟徧游苑中

賜御製五言律一章及廢馬珍玩慰勞再四並咨江浙盜賊事公對以
愚民無知惟蚤具獄可免株連

上是之公世受

忍不忍去國及歸而

上亦念之嘗語近臣曰宋犖在吳十餘年無一事百姓豐樂去後荒旱

盜發今日人始思之五十二年三月

聖壽六旬公馳赴闕

賜宴苑門恩賚重疊

上以

先帝舊臣惟公及保定田侍郎種玉公既誥授光祿大夫特加太子少

師加田太子少傅夏五月

駕幸口外公送於清河

上駐輦勞問復賜七言律一章公幼負俊才好讀書便弓馬嘗從

章皇帝渡桑乾水閣數丈躍馬以過

帝見大喜賜雕翎箭五及侍文康家居才人賈靜子侯朝宗輩結爲應

社公與講畫辭章討論今古故公一生好尚風雅雖出天性而根株派

別蓋有所自明季詩文壇坵黨人門戶焚香燕坐歷歷道其所以東南
名士多從之遊所獎成者率皆發聞當世未老卽屏姬侍神強氣清蘇
多佳山水恆肩兩人衡輿以便而障日流蘇玉墜須眉皓白面色紺紅
望之者如神仙焉得告後治西陂舊業用

御製當樂故鄉春句顏之曰樂春園泉石之勝甲於一方藏書多近萬
卷吳中得荆公百家詩選施註蘇詩殘本蘇子美集屬其徒校而刻之
自詩集外所著十數種並行於世生前甲戌正月二十六日終今癸巳
九月十六日

賜祭葬配葉夫人累封淑人前卒贈一品夫人側室辭以子貴贈孺人
子六基保定府同知前卒至癸未進士翰林院編修陸著皆諸生前卒
致四川布政使筠己丑進士翰林院檢討女六皆歸名族爲士妻孫男
七人如金候補主事吉金寶慶府知府岐金庠生前卒草金華金舉人
禹金品金廕生孫女六人曾孫二人將以乙未年八月二十一日葬於
賜塋銘曰

延世祿登眉壽運之平年有後外作牧內上卿驅坦途崇令名八十年
不家食克終始保元吉仕而優昌其詩諧律呂鳴長離封若堂松柏茂

子孫才福未究

又宋漫堂傳屬棟高

宋犖字牧仲自號漫堂文康公權子年十四以大臣子入宿衛

章皇帝渡桑乾水水闊數丈犖躍馬以過

帝見大喜賜雕翎箭五踰年分第諸在衛者隨其文武擢用犖試第一當改文資文康以年小力辭又三年隨文康公歸里力學好古所切劘詩古文詞皆一時著宿泊公歿服除謁選得黃州府通判尋擢贛關內陞刑部福建司郎中明於律例通倉有獄在官百五十人負米萬石詞連本管部擬眾立斬而官免責犖爭之強卒坐眾償負而官亦奪俸時論臆之累遷山東按察使司犖在部久精練名法及轉外任屢平反冤獄而作奸犯科者按治嚴明不少貸擢江蘇布政司察出前司庫空闕

銀三十六萬揭報清刷

聖祖奇其才未踰年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舟抵江甯而聞夏逢龍之亂時賊連破蕪黃左右二十餘城避兵者蔽江下無一人西者眾懼議緩行犖曰兩省地聯一江無撫臣彈壓慮且生變疾行至湖口偵知會城遣撫標兩校出師託言無饜不發意頗叵測立檄稅庫銀

干兩委道員往諭之省中標兵單弱人情恇怯舉至鎮以無事有告變
言裁軍李美玉袁大相密謀聚眾應賊者舉佯若不省而陰授遊擊趙
禾吉方略夜縛二渠至立斬之懸其首章江廣潤兩門餘悉不問眾乃
大定會夏逆亦殄江省素凋敝又新遭震驚舉先條除病民者十數事
黜貪吏之甚者宿賊巨猾皆名捕正法江西遂安三十一年命仍以故
官調撫江蘇江南承平既久士民尙文雅舉遂弛嚴載以清靜無爲之
治吳故有蘇子美滄浪亭舉至葺其遺址暇日招文士觴詠其中一切
細務循舊章治之無所更作而下亦莫有犯法者在位十有四年歲豐
人和獄盜衰息屢逢

聖祖南幸溫語褒獎至解所御冠袍賜之屢乞身不允最後抱小疾命
遣御醫診視隨召爲吏部尙書舉少侍文康公於京邸熟練掌故到吏
部人莫能欺無敢亂銓法者四十七年以衰病乞歸臨行慰勞再四并
詢江南盜賊事舉對愚民無知惟早具獄可免株連

聖祖是之五十二年三月

聖壽六旬舉赴闕恭賀以先朝舊臣誥授光祿大夫特加太子太師舉
自歸田後治西陂老圃日與故人子弟分韻賦詩故晚又自號西陂居

士云

謹案原編有山東臬司條議四事一首已見經世文編今不錄

碑傳集卷六十七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六十八目錄

康熙朝督撫下之下

并序 沈廷芳

湖廣總督郭公琇像贊

光祿大夫總督漕運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郎溫勤公廷

極墓誌銘

李斌

中丞潘公宗洛傳

儲大文

追授禮部尚書署閩浙總督福建巡撫清端陳公瓚傳

吳蘭修

又陳清端公傳

賀代伯

又附福建臺灣府臺灣縣邑侯陳公功德碑記

張雄

又附陞授偏沅巡撫都察院臺廈道陳公去思碑

巡撫福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黃公秉中墓誌銘

方苞

書張撫軍連登靖叛事

張澍

廣西巡撫宜公思恭墓誌銘

陳鵬年

光祿大夫總督雲貴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蔣公陳錫墓

誌銘

曹一士

趙公宏燮墓誌銘

汪士鏞

貴州巡撫右副都御史劉公蔭樞墓誌銘 陸奎勳

又秉燭子傳 趙元

兵部尚書總督浙閩覺羅公滿保墓表 蔡新

資政大夫前巡撫雲南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正黃旗漢軍都統綏遠城

左翼副都統甘公國璧墓誌銘 彭啟豐

碑傳集卷六十八

嘉興錢儀吉纂錄

康熙朝督撫下之下

湖廣總督郭公琇像贊 并序 沈廷芳

余少時竊聞諸長老論

聖廟時骨鯁大臣必以卽墨郭公為稱首 儀吉案公卽墨人康熙二十

十八年總憲幼高士奇王鴻緒等以彗星法事降調三已心慕其人及

觀察東萊子方子寓書於余屬造廬訪其後余登公之堂見公之叔子

想其遺風餘烈因請公像而拜焉公氣節人也初宰吳江卽以廉能為

湯文正公所重繼擢御史厯臺長前後論事皆侃侃不阿而三大疏劾

權貴為尤著

聖祖仁聖剛斷悉從公言而公由是嚮用直聲震天下朝野憬然肅清

蓋非

聖祖之明燭無疆不能聽公而非公之忠誠純直亦莫能致

主憲於三代之隆也於乎盛哉公既以切直為時人所忌嫉賴我

聖祖知公素深已貽而復起開府全楚四年歸而相羊於勞山墨水間

又十餘年乃歿平生風采可畏愛敷歷中外惟洗手奉職至臨患難死
生利害不稍動於中可謂懷忠獨立之大臣矣顧公節行若此意其人
必狀貌雄杰須眉戟張及瞻其像則真如列仙之臞昔太史公疑留侯
魁梧奇偉見其圖乃如婦人好女余於公亦云公諱琇字端甫康熙庚
戌進士仲子廷燾康熙丁酉舉人與先大夫爲同年友出守吾浙嘉興
府有廉靜聲叔子廷口乾隆辛酉舉人內行純篤博學工文翰觀於此
不可以覘公家法哉余忝世舊後進宦遊公之鄉邦而得覩公儀形以
慰夙昔聞風仰止之誠有深幸焉謹爲贊曰
公爲國紀克繼汾陽義在直諫道存至剛所過績著謳思弗忘夷險一
節如騾康莊事紀竹帛名列旂常永瞻鶴立增重巖廊
光祿大夫總督漕運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郎溫勤公廷

極墓誌銘

李紱

康熙五十有四年春正月朔戊戌味爽總督漕運兵部右侍郎兼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郎公以望闕行賀正禮感風露得疾越二十有二日已
未卒於位總督河道趙公用二日達京例疏聞
上歎悼數四下禮部議卹公故奉天廣甯人先世有列於朝遂家京師

其孤文燾文勳以公喪至京凶轉法不得入都城親重大臣得請乃入公特奉

俞旨抵居第治喪遣禮部侍郎諭祭如典禮賜諡曰溫勤諸孤將以冬十二月某日葬公于密雲某山故壘屬臨川李紱為誌且銘謹按狀誌曰郎氏先世以前明驃騎將軍諱王者為始祖數傳並襲武爵入國朝以從龍勳舊隸鑲黃旗族始大刑部侍郎諱位者公大父贈通政大夫諱一鶚者公本生大父實生公考巡撫山東右副都御史諱永清以後侍郎自考以上三世皆以公貴贈如公官妣皆贈一品夫人公諱廷極字紫衡兄弟九人公與故湖南按察使廷棟及成都通判廷槐皆出母龐太夫人而生而穎異和粹六歲讀書知求解大義為兒嬉戲有犯者不校長老奇之稍長為文典美會三藩之亂軍興停止入旗制科乃以門廕授江甯府同知年纔十九于清端公成龍總督兩江方嚴慎許可獨愛公每有獄決設旁座試令聽斷輒平允盡情法于公歎曰少年能爾他日此座屬君矣居數歲以卓異薦陞雲南順甯府知府府在滇西徼元泰定時始設民故蠻獠少約束輒譁公破崖岸宣示朝廷德意方春數騎馬齎牛酒出郊外勸耕稼與父老相勞苦民大悅

服土苗伏陵莽者剽掠無時至是亦息期年循卓聲大起巡撫王薦治
行第一特陞河東鹽運使將之官聞巡撫公卒奔赴一慟嘔血數升日
毀瘠血時時閒作遂爲貞疾族黨稱孝子服闋補長蘆舊時票商處積
習以重賅奪他人所有曰批地方保已所有曰不批地方課坐是細公
首禁絕鹽值平課亦裕旋以內憂去服除補浙江益舉嵯政竟長蘆所
未及行者時有

詔天下督撫舉賢員浙撫以公應

詔卽授參政道分守登萊屬邑歲禋行給賑民賴以活是歲高麗亦饑
詔發米四十萬石由登萊入海公汎舟送迎役不煩而事集三年遷福
建按察使獄多平反晉浙江布政使今戶部尙書武進趙公方撫軍於
浙繼之者爲陽城張公皆海內清望公濟以和平江塘圯力任修築勸
義助濟以罰緩成三郎廟險工建潮神祠於上訪宋六陵封植之修董
孝子墓議修甯波台州温州三府戰船以飭海防請減嚴州所屯糧科
則以甦軍困至今賴之

皇上以東南水利再幸浙萬舫鱗次供億整暇

上嘉公幹濟眷日隆賜子稠疊江西巡撫闕人特命公馳驛往權院務

逾月真領節公念封疆大吏當去煩苛持大體勝息事甯人四字於堂
恤吏愛民敬禮士大夫文恬武熙境以大和在治連八歲皆稔江右地
多山漕糧州縣危溪險澗怒阻運艘不可達恆以小艇木筏盤兌
里民津貼夫船費石耗米五斗三升載賦役全書歲分給如法康熙三
十八年部臣忽議駁減總督范公具情形入告奉
俞旨江右所屬州縣多處山陬百姓自顧貼費將漕米運至水次者聽
從前已經支給者免追著爲令至是部臣復議停給併追已給者公毅
然曰耗米非正課不當追且無耗米是絕漕運也停給而追已給已給
者數無萬將安追耶漕丁有鳥獸散耳卽繕劄子以請得
旨具疏入部臣終以私見持不下公曰曹運京師之大命敢畏罪敗公
事耶將終請之給如故終任凡三劄奏再具疏漕運藉以濟公以勇度
勝從容瀟忍與人未嘗忤遇大事又百折不可奪如此尋奉
命兼理兩江總督益持風節裁一切陋規正己率屬無敢以絲粟餽者
九閱月晉總督漕運漕丁黠驚寬則作奸侵漁米石不可紀急則叫呼
爲不靖持主者短長公撫以恩繩以法皆聽令過淮抵通萬艘無後期
亦無虧耗者浙江嘉湖白糧經費久裁減公憫其苦請如舊給發他惠

政稱是公通籍三十六年所至不爲赫赫名去後常見思人以比何武
生平不宿怨小人有乘機擠公者後爲屬吏不自安召而慰撫之公退
焚香讀書賦小詩自娛尤工集句有北軒集藏於家遇晚進有學行者
扶獎如不及天性然也山陽令韓煒不悅於監司以病乞免公慰留三
載比公卒煒入哭慟絕喪一目曰善人亡吾安所恃耶三日卽投劾去
公恩德在人朝士知與不知聞公逝咸歎息或至出涕俸入盡于三黨
撫弟姪恩意殷篤有古人所難者歸裝不能名一錢總督兩江赫公等
賻助乃克舉其喪公生康熙二年癸卯歲四月初十日距卒得壽五十
有三夫人孫氏陝西提督振武將軍諱思克女有賢行先公卒男五人
長文傑尙鎮國公蘇爾法女授四品額駙亦先卒次文燾銀庫筆帖式
文勳以博士弟子員廩入監

天子念公勞召試西苑授文燾拖沙喇哈番補鑾輿司治儀正文勳以
應得七品官卽用蓋異數也次文烈文煦俱候選部主事女四人長適
舉人覺羅恩壽餘未字孫男七人振塏振塚振城振塽振培振均振塤
孫女三人俱幼銘曰

國家重熙太和四塞惟良惟顯元氣是宅公起勳舊耀穎綺年鴻軒鳳

舉契于清端所至有聲蕃宣屏翰作南國紀滔滔江漢長世字毗道德
是藩和風甘雨景星慶雲高而不危履信思順博陸小心萬石周慎公
望之歸隆彼三能謂松後凋而乃前衰鐘鼎旂常鴻伐斯在誰者盡傷
思懸懷慄千秋萬歲樂哉斯邱以保後生無疆之休

中丞潘公宗洛傳

儲大文

中丞潘公名宗洛字書原號巢雲別號垠谷曾祖守正明萬曆己丑進
士工部虞衡司郎中崇祀名宦鄉賢祖紹顯銓注台州府通府父廷選
高才生胥贈如公官崇祀鄉賢母吳太淑人潘氏爲宋元樞鄭武惠王
系望彭莊析支吳區號江左甲族公少警慧肄業王谷任先生子叔祖
在陸先生借計部吳公芥亭上舍陳君次山暨子伯兄素田胥號邑英
雋而公尤穎出嘗讀史記浹月制義篇章句胥史記同業士驚異雅嗜
青浦大樽陳公文謂河朔少年風流自賞惟大樽先生克當之旣而盡
緝有明先正文昕展夕權雖橫逆游加不少輟而公手搦管亦雅不屑
位置第二流嘗試于句曲振案曰此王守溪文也曹試士胥驚挹之甲
子中承宣司試第一座主冢宰徐公給諫楊公曰小講扼信好元識也
戊辰中禮部試座主大學士王公大司寇徐公尤器之簡翰林院庶吉

士肄

國書辛未二月入見乾清宮

特命翻清於保和殿列一等授檢討甲戌請假省吳太淑人乙亥冬還院丙子

命爲陝西正主考盡釐宿弊得雷公御天以下五十有三人胥秦隴工文士丁丑閏三月奔太淑人喪辛巳還院是時太宗伯掌院學士韓公總裁政治典訓公與分校昕夕纂輯韓公謂深得史法壬午

賜御書臨米元章帖十一月七日侍直南書房凡十八命試蠲甘肅四十二年錢糧上諭公文曉暢懇婉獨當

上指定第一又命作大書立書恭頌

聖學詩旋

召對西暖閣垂問世系歷官年齒廷臣胥驚企之十二月十八日

命九卿保舉學臣十九日又命凡會保八人而韓公特保公

命提督湖廣學政二十三日召學臣入南書房

御試夫子循循然節經義恭和御製考試歎詩公復第一翼日內侍首

宣公

特賜御書朱子六言詩一幅而其它以次賜者胥朱子五言詩且五言
裁咏一時而六言彙咏四時也癸未正月朔復獲

賜松花江石硯遂以夏四月涖武昌任蓋實埒於撤御前燭書玉堂署
之盛事而榮陽潘氏絲左丞騎省太常後其視宋中書舍人良貴元學
士昂霄明太常少卿辰雅以文章顯禁掖者才暨遇且胥不翅度越也
顧公雖繇詞苑起家而丰裁特稜峭首鉤勒

御製考試歎詩於武昌府學以風勵學官而附鏡恭和詩曰惟知感
君父甯敢徇私情又著自警箴曰甯破情面不負

朝廷凡竿牘苞苴槩屏絕疏劾光化教諭艾某以警其餘繇是湖南北
文武隸學籍數千人無敢以貲進者楚人士謂百年來所未有雖山陬
湖澨胥尊憚之楚學政滋弊名不揭案而潛附冊者曰附案名沿宿案
而人或至八九易者曰鬼接頭撥它郡邑以就厚貲者曰飛過海公胥
禁絕楚風爲一變公覈權文藝漏率強半雅以李懷麓胡二泉郭明龍
郝楚望吳曲蘿李湘洲愚公石季常鍾退谷譚友夏金子駿曹石霞諸
先正爲宗

國朝尤尊劉克猷熊鍾陵二先生涖試里塾輒驚傳曰某某今果第一

矣或又曰曩楚人謂董尚書思白葛太常祀瞻號極明公實過之武公
者率無敢易甲乙而歲癸巳常熟嚴公寶臣主楚試癸卯長洲惠公仲
孺主試公所鏡楚牘標新集中式幾盡此尤以徵黑白蒼素經義自分
而老於文者之所見略同也公雅善待士漢陽勞君必達許君之楨黃
岡靖君道謨衡陽王君致宋君薊齡邵陽景君籬興國成君斌邁嘗入
分校胥用賓主禮邵陽王君元復車君無咎甯鄉張君達善化李君珏
胥力延致孝威陳君陸謨才最高而早卒尤痛惜之而公拔擢士如大
學士彭公太常少卿張公等數百人胥克爲當世用公勤護士類不少
憚懾黔陽令疊杖士牒制撫曰儒學非臨民之地公堂非辱士之區如
以爲民則不應又有明倫堂之朴責如以爲士則不應先有縣治之朴
責令詞屈旋以酷黷桂陽郭君遠試弁其曹者十令憾迂憊假它獄
請覩識之公力持會巡撫趙公亦聞其名乃免而遠亦後舉辛卯試楚
人士所尊郭來倩先生也公雅惜天門孝感黃岡武陵諸名邑童子試
或至六七千人員限於額嘗題改黃梅中學爲大學雲夢桂陽小學爲
中學比再泄楚又題改安鄉中學爲大學而公識畫尤經遠嘗疏請曰
近日大兵所至以亘古未服之紅苗畏威懷德咸願歸誠臣謝遣護卒

人役不持寸鐵而未嘗聞犬吠之警有以信

聖世之德威遐暢而亦有以知苗人之非性惡而不可化也惟是永遠
綏懷之策既行奮武於前宜即揆文於後請敬陳之大抵生苗之蠢動
繇熟苗之句引爲奸而熟苗之不馴繇漢民之膜外異視是故撫苗之
法當先施於熟苗必使熟苗之性漸馴而後熟苗可化爲民必使熟苗

漸化爲民而後生苗可化爲熟今

皇上視六合如一家蒼生皆赤子奚有漢苗之分生熟之別而事有尙
須酌定者卽如考試靖州之通道縣分編五里一漢四苗各輸租賦而
應試者止有漢民一里夫以歸化百年之久而尙有漢苗之分應試不
應試之別漢民指而目之曰苗則苗亦不得不自以爲苗此則通道之
熟苗可爲矜憫者也臣查湖南新化安化兩縣在宋時名爲梅山尙係
生苗巢穴一歸版圖人文漸盛中進士舉人者每不乏人人不知其爲
苗彼亦忘乎其爲苗矣以彼絜此新化安化之苗何其幸而通道之苗
何其不幸其餘各府所隸州縣有熟苗讀書童生因例不送考往往向
臣陳訴是則可爲矜憫者又不獨一通道也臣愚謂熟苗之歸化有已
歷三十餘年者如願改入漢里卽應許以民籍應試漢里生員童生不

得阻抑其取額不必加增其卷面不必分別要使漢苗無殊以宏

皇仁無外之義行之既久文教誕敷則熟苗可化為民而生苗可化為

熟未必非南楚久安長治之一策也疏上獲

褒旨這本說得是該部確議具奏部議應如學臣請復獲

俞旨而楚苗繇是彌帖伏矣此又公之綜緯荒遐洞貫樞要匪直以文

章競雄也初公蒞楚盡汰部科費亟議鐫調輒不允最後復以字畫譌

錯搃之而

旨仍留故任丙戌入都迎

駕於三山廟蒙

垂問來期公行十步復遣侍衛走騎來視公乘馬訖迺返翼日入謝

上語內侍曰此卽曩草綱甘肅錢糧諭旨翰林也丁亥選書淵鑿類函

序又編纂

御定子史精華賜松花江石硯公至是凡獲三賜焉戊子充日講官起

居注四月十五日

御試侍郎以下百六十三人於澹甯居而題則五畝之宅十有三句經

義也二十一日宣

旨公名復第一是秋

特簡順天正主考釐弊尤峻得朱公綸以下百九十有九人胥京輦畿輔才士公凡三司文衡胥號精鑒而是科繇九門提督鄂公禮部右侍郎鄧公下百餘人胥克爲時宣力焉己丑三月

特擢詹事府少詹事尋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充殿試讀卷官庚寅充經筵講官又總裁政治典訓掌翰林院掌院學士印公昕夕權譯蒞典訓初集百卷又恪遵子史精華

聖諭逐部歸類每類編事一類中繇子而史而胥斬衷於精詳典雅葢稿二百卷先胥天文部四卷復薦文解常熟陶公貞一海甯查公雲標以校勘之此尤儒臣文章報

國恩之盛事而徐騎省英華楊學士冊府諸書胥匪倫擬也顧公才暨器識雅可大用而

聖主知之尤深辛卯三月復擢巡撫偏沅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二十六日陸辭

上諭居官安靜操守寬和暨紅苗軍實諸事二十九日復賜天閑鞍馬公遂以夏五月位長沙任先是巡撫趙公首釐秕政而閒不克根株斷

之署篆又亟易賦繇經制式外耗滋益什之二三又有餽節稱觴費見
芹敬諸儀謝篆謝計諸特獻公胥禁絕而承宣司之加平倉使之贈耗
郡守之季規亦檄准此州縣裁存趙公例耗一分它胥禁復設禁豪右
占固牙行利州縣株連訊讞暨里閉起滅訟者民浸少蘇會商王網明
黨請給開探牌六月公亟疏題封禁曰戶部咨商人王綱明稱鉛山不
禁不獨鉛觔易得而鼓鑄亦不遲誤應令其開探臣亦何容置喙但臣
受

恩最厚理應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況前受

訓旨首及安靜誠爲至言大抵興一利則必生一弊故治民之道擾之
不如安之動之不如靜之也今部議開探有大不便者請詳陳之臣前
任學政時考試湖南親身徧歷確見衡郴等處產鉛地方山深谷邃境
通黔粵人雜苗獠惟宜安靜不宜擾動今臣復檢查開探禁止根繇蓋
自康熙十九年聽民開探彼時與情皆言貽害非淺督撫乃次第封禁
然而奸貪之徒尙有赴部請開者移查屢覆案卷炳存幸賴
聖明洞照于四十二年奉
旨聞開礦事情甚無益於地方嗣後有請開探者槩不准行然後奸徒

絕想地方甯謐者於今八年皆賴我

皇上特旨之所賜非督撫諸臣之力所能爲也今戶部頓忘

明旨創爲聽其開採之說臣不解何故道路喧傳以爲商人浪費庫帑

虧欠難完所以朦混戶部借名採取白鉛以資鼓鑄其實希圖偷竊黑

鉛銀礦以飽囊橐夫愚民何知利之所在身命不顧彼見雇募工價勝

於力耕必將爭趨競赴田畝拋荒正賦漸缺其不便者一山中多一夫

田中卽少一農生之者寡食之者眾米價立見騰貴貧民立見乏食無

論湖南之米不能下濟江浙而境內先不足以自贍倘致失業流離必

須多方救濟則雖商人之虧欠補清終屬得不償失其不便者二深山

封禁有年不無居民廬墓遷徙損傷情殊可憫其不便者三苗獠生性

好利若見上人開採必行劫奪彼此格鬪必有殺傷文武官弁私貪陋

規隱諱重案必釀禍階其不便者四且開採一節竟有挖未深而砂已

盡者如此則必商人之虧欠愈多自顧不暇其招集之眾易聚難散或

起盜心或窺苗穴地方自此多事萬一至於興師動眾則軍需糧餉商

人能任之乎其不便者五臣忝任封疆若畏首畏尾不敢早言異日一

起事端乃爲焦頭爛額之舉則身受譴責不足蔽辜誠不得不爲未然

之過慮也是以不避仇怨密疏入告伏乞

勅部永行封禁則湖南億萬生靈俱享太平無事之福而臣區區愚忠

愚孝之心亦得少安矣蓋山澤之產至宋紹興而已大竭明左都御史

軒公輒清操號軒耿提刑浙江請停溫處銀場額課中外胥撓之遂召

鄧茂七之亂公清類軒公以卿貳監司守令暨猾胥豪魁所競騫之金

穴獨敢舐拄計部且不少憚懾中傷抗疏力爭而中外訖欲撓之而不

得此以徵

國家之仁逮榛箐蹊微而公言業以行雅可亡憾也衡陽安仁水衝失

額田九十三頃有奇公請豁部駁例三分免一公復疏水旱災傷例應

開明分數原以禾稼被災而田地旋可種植故照被災分數按數蠲免

今衡陽安仁田地塘畝實係沙碛崩塌衝決失額田既驟難墾復賦稅

從何措辦似不可與田地無損者例論也迺獲豁臨湘水衝田四頃九

十畝有奇亦力請豁之又請免墾荒之期俾民益滋懇闕請禁楚民鬻

產人川摧議捐俸積穀減糶法裁郵遞規例而嚴毀郭氏溺女碑族罰

昆弟競產者蓋至祈於衡嶽而毒草絕禱於湖而輒雨歲屢豐稔民大

和會故湘潭河道陳公嘗推論曰潘公清而和衡陽王君桂陽郭君亦

時時稱說之而如以廬陵之代合肥爲口實則又與於陽譽陰構之甚
者也公周覽湖湘嘗特疏曰臣前任學政查湖北府縣衛學六十有九
額取九百一十四名湖南府州縣衛學七十有七額取九百九十五名
總計湖南進學額數較湖北更多湖南能文之士較湖北相等祇因中
隔洞庭每遇鄉試正值秋水汪洋之候貧士拮据資斧行至湖濱一遇
風濤險阻守候誤期有志之士或至痛哭而返甚有科場期迫念切功
名揚帆冒險瞬息而遭覆溺者以致多士畏慮裹足不前其能至武昌
入場者十無二三每科中式舉人不及湖北四分之一諸生成咸向臣泣
訴求請分闈分額臣以江南陝西例卻之及任巡撫辛卯鄉試亦如前
拒絕今

特恩開科士情踴躍咸有上進之心彌切望洋之慮情願自捐廩糧等
項蓋造貢院懇求代題臣思湖南隔越洞庭實與江南陝西水陸無阻
者不同倘憐其跋涉之艱難鑿其愛戴之真切
特恩破格另差正副考官二員至長沙考試分中楚省舉人額數之半
則不特湖南士子感激高厚而土司紅苗亦快觀文明矣蓋至後十年
而公創議訖行遂與宋時湘賦埒其識慮之經久而不易者若此公經

緯兼肄勤練標兵覈月饗嘗

詔偕提督勘邊緜鎮守司城北行二十里至朝陽營出垣入苗地紆折
五十里返德勝營翼日輕騎馳四十里陟毛都塘山頂俯瞰黠苗吳老
鐵寨麾從騎張左右翼而遣百戶寨長往諭之遂輸誠又巡乾州出入
苗界二百里凡上至亭子關下至喜鵲營移營汛邊垣外者一十有八
羣苗底定合奏厥功爰碑平苗以永鎮之此又潘氏金華司馬惠州潮
頭婺源制院思恩山陽僉院青羊山之曩烈也顧公潔己首公盡汰部
院費都察院尋以矜可減等議鐫調賴

聖鑒不允而公涖職自如且公在湖湘一日則黑鉛終不可得而服取
也繇是媒孽者眾滋而公亦尋以癸巳歸矣乙未復構偽劾案事尋自
而公之所自陳不避讐怨者誠确也丙申冬請墉工假歸十二月卒年
六十公事親孝通議公暨吳淑人喪胥致毀事兄樵溪公悌慈兒子承
棟如子遇族戚胥有恩意事在陸先生暨知舊遊從克以敬信肄業如
長洲徐公葆光泰興朱公青選陶公查公暨余弟在文等清茗談藝不
少勸公嘗獲

賜御製詩集古文淵鑿諸書古文辭上宗史記詩絲玉溪誦少陵集二

十卷而大文繇其關於館閣臺院中之業者書之它不具著淑人蔣氏
會祖允儀明光熹時任御史成甯點將錄所謂八標騎之一也後拜撫
治郎陽右僉都御史祖善源籍六館父和鳴籍校母徐孺人淑人有婦
德事吳太淑人尤恪克枋其家用俾公無內顧憂先公五月卒年五十
有九公諫行曰吾所以能堅絕苞苴無患得失者繇淑人治家之力衣
食麤贏雅無藉以一官爲賈販也此尤與曾文定公列女傳序義指符
爰附書子二伯承柱籍六館以勤勸卒於墉工絕仲承權知山東東平
直隸州有政聲孫文照文勳胥勦克緒彭莊業者也

謹贊曰公入楚峻陟衡參巔遐眺賦詩蓋太史公浮游名山巨川之奇
氣也其形體清羸而疏事陳義致極壯礮逢辰奮庸族談動色紀臣績
者將不口哇手畫標指爲一代偉人乎哉

追授禮部尚書署閩浙總督福建巡撫清端陳公瑣傳

吳蘭修

陳瑣字文煥號眉川海康人幼穎異好學爲人清介簡重康熙癸酉登
賢書甲戌成進士授福建古田令以才能調臺灣有惠政貧民渡海
謀生苦船丁要索禁革之任蘭枝見四十二年行取授刑部主事遷本
部員外郎又遷郎中四十八年充會試同考官出任四川提學道

學士

聖祖仁皇帝誠飭四川官員加派恣肆諭及瓊任學道操守清廉福建巡撫張伯行奏請以瓊為臺灣廈門道

上從之舟車開道臣兼理學校瓊至以興化易俗為先鼎新學宮建朱子專祠示諸生以正學勤宣

聖諭海外蒸然向化時吏治少媮瓊率之以廉衣御布素食無兼味所屬憚之治績甚著五十三年超擢偏沅巡撫入見

聖祖目之曰此苦行老僧國家之瑞也觀集南至撫閩疏言防海之法謂臺廈海防與沿海不同沿海之賊在突犯內境臺廈海賊乃剽掠海中

自廈門出港同為商船而劫商船者即同出港之商船也在港時某商之貨物銀兩探聽既真本船又有引線之人一至洋中易如探囊取物

故臺廈防海必定會哨之期申護送之令取連環之保今令水師哨船書某營某哨於旂上每月會哨一次彼此交旂為驗如提標水哨至澎

湖交旗澎湖至臺協交旂俱送臺灣鎮驗臺協水哨至澎湖交旂澎湖水哨至廈門交旂俱送提督驗若無哨旂交驗即取某營官職名某月

海洋有失事則取巡哨官職名則會哨之法行矣廈門至澎湖商船不宜零星放行候風信順利齊放二三十船臺廈兩汛各撥哨船三四護

送至澎湖交代各取某口護送商船自某汛出港至某汛並無疎虞甘
結按月彙送督撫衙如無印信甘結卽以官船職名申報則護送之法
行矣商船二三十同出港時把口官逐一點明各船貨物搭客及器械
填單取各船連環保若遇賊必首尾相救如不救卽以通同行劫論則
連環保之法行矣疏下部議以防海已有定例所奏繁瑣難行議覆
上是璵所奏如所請行是年兼攝閩浙總督五十六年卒於官年六十
有三追授禮部尙書凡祭葬立碑與諡皆照尙書例并廕一子入監讀
書尋

賜諡清端廣東巡撫楊宗臣以璵子居隆居誠並舉人請廕孫子温部

議從之舟車聞璵為張伯行所薦稱天下清官其撫閩與伯行相後先

伯行清慎而性多凝滯璵易之以簡易初雷之東有洋田萬頃堤岸水

閘為海潮沖激日就圯壞璵常憂之及官巡撫遂請修築

聖祖下其議因鳩工興築海遂二邑蒙其利焉見南乾隆六年

恩賜其孫陳子良舉人十三年以原廕之陳子温未仕而故

允部議補廕璵孫陳子恭授刑部員外遷郎中出任知府舟車聞

又陳清端公傳質代伯

陳瑣號眉川海康人康熙甲戌進士起家古田令調臺灣令行取入都督四川學調臺灣道旋撫閩薨于官贈禮部尚書謚清端公清操絕俗自奉尤菲葢草具粗糲日噉薑少許而已而特捐置學田贍諸生焉增書院學舍聘蔡文勤太傅主講以太傅所著學約下各府州縣九郡之英萃于一堂葢書院于是始有主講肄業生加多焉初令臺灣引諸生考校教以立品敦倫夜躬巡閱讀書聲則重獎之其勤教化以厚風俗蓋素然也既薨士奉主祀院祠政跡具府省名宦傳

又附福建臺灣府臺灣縣邑侯陳公功德碑記

張雄

古稱吏治尚矣召父杜母昭垂史策豈求之今果無其人歟良以士君子讀書懷古侈談經濟及一行作吏輒忘素抱者多也若我大邑侯陳公毓秀於英靈壯年掇巍科重藥榜不以富貴櫻心不以仕宦棄學當其製錦古田也政蹟彰彰亦既孔邇興歌父母咸戴矣方今聖天子勵精圖治車書大一統之模聲教遵四訖之休而於親民作牧縣令之選尤慎且重壬午春臺令告缺督撫喜公廉能為最上其事於朝得改古田之任而調臺焉夫臺新闢海宇登版圖者方二十餘載環大海而阻巨洋舟車輻輳番民雜處治人治法相需甚亟也公至之日

以興賢育才勸相農桑為先興利欲滋去弊務盡不憚煩劇之勞寓撫
 字於催科故案無留牘而野不苦追呼去歲秋成失稔雨澤違時抱己
 飢已溺之痛開倉賑恤民賴以生竭誠致禱甘霖立應且按期課士而
 文風為之不變絕苞苴杜請託被絮飲藁安之若素要皆秉性廉明長
 才碩學始能忠國愛民治行可風方古循良之吏其又何歎焉於是臺
 之父老頌公之功感公之德咸忻欣然不惜波濤之苦相與渡海東來
 扶杖至止懇懇為余言惟恐上考榮遷不得長蒙其治化預擬匍陳上
 憲冀遂借寇之願屬余數言以紀而勒之貞珉於不泯余思縣有神君
 百里稱平公之治一邑者如是他日立朝端宰天下亦當如是矣然則
 公之功不可沒公之德不可忘余偷息梓里竊被鄰治之光不揣固陋
 妄徇父老之請不覺樂紀其盛見海邑巖疆得公之宏猷碩畫寬猛相
 濟張弛得宜自能鳴琴奏績治登上理垂勳名於永久以為後之膺民
 社者法也公諱瑣號眉川甲戌進士廣東雷州府海康縣人

一開倉救凶活命數萬 一詳豁水丁恤窮民數萬 一征額銀祭
 丁及各祀壇不費民財 一賦粟聽民自執斛蓋 一平戲完餉
 一捐俸修整道府縣衙署不費民財民力 一革去污吏蠹役 一

事傳六十八

尊師重道捐俸建立明倫堂不費民財民力 一捐俸築蓋倉廩不費民財民力 一革去徭役什費不費民財民力

康熙四十二年十二月十五里一莊子民公立

又附陞授偏沅巡撫都察院臺廈道陳公去思碑

公諱某號某粵東雷之海康人也性廉潔甘淡泊所學以程朱為宗非聖賢之書不讀由甲戌名進士出宰古田即以廉能改調臺邑渡海以來美政相續

來美政相續

聖天子嘉厥丕績不俟秩滿擢入秋曹臺人士轅拔轍臥不遂借寇公亦快快登舟以作興吾臺者猶未備也時勒石誌德以永瞻依過其下者咸嘆慕仰企復乃天從人願中丞張公以吳撫繫念海疆薦公巡宣島外時公督學川省破格允從蒞臺之日歡聲騰沸遍道聚迎婦女兒童亦識為司馬相公復來也不特民喜公亦喜甚以前所未得自便者今可一意舉行視事之後即釐剔積弊數十端巨奸豪蠹斂迹遠竄凡有便于民者不動聲色煥然一新數年來臺民樂樂利於堯舜日中者孰非公之賜乎碑短政多難以枚舉其最切者如建社倉以備旱災歷郊原而詢疾苦甲午歲饑減騶從單騎履田間灑勘或為請蠲或

爲緩徵至於街坊市肆貿易雜夥而供億無聞公之於民也至矣建學設塾宗祀先賢親詣黌宮講明絕學環諸生童子於旁示以作文關鈕公之於士也至矣嚴部伍申紀律戶籍虛者補之苦樂偏者均之未嘗以細微之事復使行閒公之於兵也亦至矣迺其自奉甚薄菜蔬之外無餘物官庀所入饒有餘資公惟取以修建郡邑文廟啟聖文公文昌名宦諸祠及祀典所載如社稷壇祭餘俱封儲府庫雖以萬計淡如也且其勞於事也鷄鳴而起夜分不寐連餐旰食愛公者屢以意請而公不答蓋知謀國而不知營家知恤民而不知愛身其天性然也臺例三年卽遷公自庚寅蒞臺癸巳秩滿臺人士蜂擁蟻附詣各上憲懇留疏奏得請民呼萬歲

天子特擢公開府湖南聞報日闔郡悲喜交集喜則喜公異典超陞爲古來所未有而悲則私惜其去也斯行也不敢復仰扳轅計羣道公爲九重特識不日爰立作相將來坐廟廊理天下烏外雖遙呼吸相通公雖去公實未嘗去也郡人戴公者誠思公者切其豎斯石重誌公德僉曰斯石可泐公德不朽

巡撫福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黃公秉中墓誌銘

右副都御史黃公既歿之逾年其子廷桂因李君枚臣來請銘余聞公名在丁亥戊子閒時江浙大饑

天子並命發粟以賑而吾鄉有司失方略餽布路奸民朋聚正晝剽掠於時則聞浙之祲尤大而民不阻饑惟黃公之功其後訊之浙士大夫多曰公功豈獨在饑者吾浙有二中丞

國初起瘡痍致生聚者曰范忠貞公其後備荒政遏亂萌者則黃公是吾民所尸祝也蓋公之撫浙也在戊子之冬承大嵐山案後浙東西郡縣皆蕩恐而杭湖二州連饑民心搖搖前中丞出則羣噪憂惶引疾時公以內閣學士賑湖歸報至中途就命撫浙雖浙人亦不知公計所出也公至則懸禁不得抑米價陰偵旁郡閉糴者而重懲之爲書告糴鄰省散庫金於典肆約逾歲歸其本勸富民分災而禁貧民之羣聚要索者會溫台二郡大穰復奏開內洋遠商總至浙人皆曰吾父母妻子得保聚矣公始至浙卽以便宜截留漕糧十萬石時長平倉粟皆虛巡撫將具劾羣吏公曰吏盡黜何與饑者彼官存粟猶易致耳因設方略俾多方補苴卒賴以濟浙民既蘇公方設政教而移鎮八閩時海賊鄭盡心聚黨出沒

上命會勦制府提督各以事諉公刻日獨進而懸賞格得其魁者千金
抵廈門厲氣巡軍忽轅門鼓三賊鄭盡心已爲其黨所密首捕得之矣
時康熙五十二年正月十日方公之未至閩也鄭盡心既嘯聚海隅而
山賊陳五顯亦相應和盡心既獲五顯亦就撫而公官罷聞命卽送符
築俾他人上之而不有其功先是胡杭二郡緩征康熙四十七年漕糧
部議并於次年補運公疏請分年帶徵三請始得
命次年復奉部檄帶運時二郡米價猶踴又已過開兌期督糧道請折
價分授運弁沿途採糴布署已定而公去浙運弁乾沒糧額缺遂挂吏
議公既罪歸
上惜其才復命督理子牙河給原階而公竟卒其始知黔西州嘗單騎
入黎平徭洞折其酋使受約束始入臺有所陳會
上以他事震怒宰執目公使下而公直前必申所請居臺中五年所條
奏皆闕大體而謂御史司彈劾不宜兼任保舉中人捧綠頭牌傳
旨宜闕內閣登籍以便稽核改逃旗人連坐法尤人所難言者公自內
擢所居皆清要卒秉節鉞兩鎮大藩可謂遇且顯矣其卒也年六十有
五而浙閩之民及海內士大夫知公者莫不相嗟太息恨公之無年而

惜其才有未盡試焉公諱秉中字惟一家世瀋陽人祖諱憲隆父諱道明俱贈如公官妻孫氏誥封宜人先公卒子六人廷鑑候選知縣廷鈺戊子鄉試副榜陝西平涼府靜甯州知州廷鉞早亡廷桂三等侍衛廷鏃廷銑太學生女二人公卒於康熙五十七年正月十五日以某月某日葬于某鄉某原孫宜人附銘曰

公起蔭子厲學聞顯未壯出宰厥猷已遠入更二曹陳議不苟棟其長官與相可否遂踐中臺屢正邦鈞承使備視羸黎無呻就加顯命開鎮南服為父為母是鞠是育眾心有依孽萌弗孕如器將傾得公而定公按閩疆劇盜就梏海波不驚山無莽伏蹇罷僨駕萬口同咨惟民之故匪公之私

帝眷有終民不能忘徵此銘文久而益光

書張撫軍連登靖叛事

張謝

撫軍氏張名連登陝西長安人康熙四十九年授湖北按察使會值萬壽巡撫劉殿衡祝釐于武當山總督額倫特以湖南地畝不清駐節長沙行文量公獨在省視事夏四月三日為公覽揆辰先四日日映觴客于署西偏之揖青軒酒三巡門者來坳耳語公起如廁俄而侍者傳

言公腹痛命七郎主席少選又傳言疾稍可行且出請坐客盡歡毋停
爵旋命閉門毋出從者且有犒良久復白曰公疾良已方理文書畢卽
與諸君痛飲耳客皆屏息俟忽聞傳鼓聲公已升廳事諸客乃問侍者
曰何爲侍者曰曩者公稱疾僞也適有僧自卓刀泉來上變屏人問之
則云有王爾寅陶二者嘯聚漢鎮備軍器私署文武將以公生日爲不
軌以某有膂力遣其黨李二李五等突入寺脅之曰從我則貴不然死
劔下某佯喜飲之酒餽得其實今爛醉矣可速禽之公如其言密遣王
司馬渡江跡所在羣賊方酣寢邏者圍之排牆入大呼捉賊羣賊驚起
曰呀水發矣水發者方言消息漏也遂械其頸靡得脫者今至矣於是
四座問言皆錯愕罷酒公驗問得諸囚反狀下之獄旋出教曰反者某
某也于眾人無與所得誓書愚民不無聖名其中然皆非其本心已焚
之矣汝等各高枕毋爲浮言所搖明神可鑒子不食言是夕烏合者轉
相告語各烏獸散晨起僚屬來謁公語之故且曰昨倉卒時非不欲使
君知之恐涉張皇敗乃公事故乘深夜黨羽未集卒然禽之眾皆稱謝
曰非所及也會報至長沙從官皆懼額曰張某司在自能辦賊其報至
武當也亦然越十餘日兩公馳歸見公卽勞之曰君不動聲色了此大

事我兩人將入告得懋賞矣公曰不然此事上聞必下九卿議往返牽制動經年月疑者日眾轉相扇動恐致變生肘腋陸宣公云宥之以恩則日新者咸思歸命斷之以法則懷懼者姑務偷生良爲名言某昔守青州饑民攻城掠食惟禽其元凶二三人置之法餘悉不問四境以安沉重臣得專制闔外乎不如勿煩

聖慮便宜從事令反側子自安儻遭吏議某不愛一官以紓楚國之難敢過望耶兩公歎曰賢哉此盛德事人情所難而君能之此座不久屬君矣然此中有姚道人者亦大慙也未獲奈何公曰搆之兩公曰何時可獲公招指曰七日曰何速也公曰某比訊諸囚云其人肥而多須黑子著面成塊可寸許毛叢生年五上下詰其地則云景陵西鄉是其舊游處已下檄縣官繪圖往緝矣計日可至已而果如公言公乃推勘再三多所平反遂取其魁七人杖殺于黃龍山下之閱馬廠餘皆區別處分或遣還鄉井多鄰省人也當是時父老子弟環立如堵皆以手加額歡聲動地俄而

上知之謂公從容應變動合機宜可參禁密徵爲卿貳此事常甯段獻生嘗紀之文辭冗陋予以公爲鄉邦偉人今且不能舉其姓氏因采段

氏說而書之以告鄉之士大夫稱撫軍者公于五十五年内升五十七年五月出爲湖北巡撫云

廣西巡撫宜公思恭墓誌銘

陳鵬年

公自牧茶陵與做邑切近侯甸之蔭覃及湘南嗣兩爲公屬吏受知最深及公被誣去位

天子命子攝其事余爲料檢其遺牒稽覈其治迹益嘆公之天資醇厚被服造次必於儒者簡易近人而人自息之非公之過也天下枉者惡直邪者醜正從古而然而陰鷲險狠者多中人於不意公之遭遇非人固然其無足怪而予承公餘焰未息之後故其患難畧同而其知公也乃益深戊戌之夏公邀

聖朝賜環之典界公豫藩卽晉公粵撫前此薏苡之謗不辨白白無何

出山未久德星遽賈人於是思我

皇上嚮用之殷所以保全之至而惜公之未究厥用也今將歸窆於東壩之原其嗣君廷棟來乞子銘以予能言公之行予是以不獲以固陋

辭謹按公諱思恭字允肅別自號省菴襄平人其先公以佐命勳撫軍八閩世襲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公爲任子雅嗜讀書平居手不釋卷初

以蔭授楚南之茶陵州下車勤恤民隱課農桑禁私派嚴保甲立義學
教養並行至今茶民德之以秩滿遷工部虞衡員外郎出爲邢襄太守
雖兼轄九邑而撫字常如一體地有河患三日漳曰子牙曰安定

當宁憂之每遣大臣經理其役然營度贊畫必與公俱功以克奏其自
爲疏鑿者則本部牛尾一河灌溉之所永利者也時安溪相國李公巡
撫畿南屢疏薦之是以

宸衷簡在超擢直隸守道旋陟江蘇藩司兩任皆錢穀筭鑰羣僚弁冕
公悉心釐剔裕國富民不減劉士安之風雖惇大和平而正己直行不
媚上官氣節矯然爲方伯之時予承乏金陵再守吳郡公不以予爲不
才引與同事若芝蘭之臭味無有差池蓋其性情有相合者康熙四十
六七兩年江南水旱頻仍迅詳入告邀

恩蠲賑公則躬督屬員實心實惠普暨窮簷所謂來旬來宣公可無愧
矣然而民愛之益篤人忌之益深適兩江大吏至嫉公耿介又以要求
不遂以搨帑奏劾

欽差部院大臣往按其事獄成幾至不測矣賴
聖明洞鑒特賞其罪放歸田里丁酉之秋

天子恩念舊勞復加顧問公奏對稱

旨廷臣又交薦公居官廉潔愈見前參之誣乃復界公以維藩之任往

尹天中公感激

殊恩益自刻勵豫省重耗累民下車首為禁革瀕河州縣秋水泛溢勘

不成災公自捐橐賑之新設駐防官兵一切營造公與楊大中丞竭力

鳩工不以擾民其頒布條教有但知有

君上不知有情面但知有百姓不知有官吏等語斯亦可見其為政之

體要也已莅任半載百度具舉

天子知公可大用遂予節鉞巡撫廣西廣西地瘠民貧內雜獠獞外控

土司號為難治公至懷柔綏輯威惠著聞

上諭十六條教化之先資也公為之逐條講解摘引律例演繹成書飭

有司不時宣講剴切詳明由之感悟遷改者甚眾又設華掌書院誘進

秀其留意教化類如此其陳奏土屬事宜皆關安攘要領故嘉謨入

告而

上輒報可治粵載餘吏畏民懷風行草偃不事鉤距人自不欺四境肅

然枹鼓稀鳴大都以德化民正柳仲郢所謂郡邑之治惠養為本者也

公爲人廉平寬簡不立畦畝終身無疾言遠色而綜理庶務詳慎周密
皇上兩次南巡一切供億竭誠祗候

天顏喜悅錫賚有加又御書箴白堂以

賜公書萱日松年以

賜公之母公之得

君如此其至故奪情於江藩起用於廢吏非爲其有民功而然與然而
公之得

君也不以爲喜其失權於上司也不以爲戚前導後擁也不以爲喧門
羅逕苔也不以爲寂脩然泰然寵辱不驚其殆庶幾乎古之學道君子
矣公生於順治十五年九月初十日丑時卒於康熙五十九年六月二
十四日寅時得年六十有三元配夫人趙氏繼室夫人張氏子四人長
廷棟候選同知次廷樞候選知州次廷桂次廷棻其才具皆能繼公之
志世其家者乃爲之銘銘曰
魯有三黜楚有三已喜愠不形爲道之以鳳皇爲聖王之瑞而鳴臬惡
其不類已然射工沙蜮有時滅跡而德輝反因之以蔚起公其安斯吉
兆以妥其神靈而宜爾孫子

光祿大夫總督雲貴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蔣公陳錫墓

誌銘 曹一士

雲貴總督雨亭蔣公以康熙六十年八月二十三日卒於西藏雪山行
次王事也越雍正九年十月七日葬江陰縣香山桃花洲之新阡先期
嗣子連乞假於朝而來告曰自先公歿十有一年龜策未從葬是以緩
且昭信勒銘有待今日敢泣涕以請念與公同舉進士惟余在又敢固
辭披狀蔣之先名秀亢者以平吳功食邑常熟其後世居城南明崇禎
朝禮部主客司主事贈光祿公諱棻始以科第顯於公為王父生贈光
祿公諱伊康熙癸丑進士由庶常授監察御史著玉衡臣鑒二錄繪時
務十二圖以進視河南學以勞卒官公考也生二子仲為今相國太子
太傅公而公居長諱陳錫字文孫別號雨亭登康熙乙丑進士二十八
年令陝之富平歲旱蝗米斛錢數千
詔以倉穀賑就食者眾將不給歎曰賴
君之祿以有產斥吾產

君澤當益廣且民皆吾子安有子瘠而父忍獨肥亟為書家中鬻田繼
之半載完聚如初狀聞陞禮部主客司主事督海運倉革糧艘之以蓬

席銀納者遂甯張公查子粒至陝民遮道迎訴公德遂甯歎曰其家之
不有奚有於子粒還薦治行第一遷祠祭司員外郎佐張公治河兩淮
一載授濟甯河道條濬長河六事行之革燒草公茭葑水利臨清監督
某請歸河稅於關以增額公言滋擾非便罷不行四十二年調天津驛
鹽河道一載調淮徐河道公爲政務持大體不尙苛細所至除害本民
被其施四十六年遷河南按察使南陽白蓮教事露株連甚夥公曰愚
民妄求福非欲爲亂誅其魁一人餘不問老瓜賊殺人充豫閒勞面禡
衣莫可究詰公廉其巢穴悉禽薙之道路以甯四十七年遷藩山東未
兩月擢巡撫首請緩二十三州縣衛麥苗被傷之逋增營馬買補直視
驛給夏秋豆草銀視撫河鎮標以恤弁兵臨清關請濟甯等五州縣添
立口岸可益課萬兩公疏言關有定所舟楫無壅課自不虧今一旦添
口增稅恐商民裹足無益有損長蘆御史請增鹽引公謂增引易增課
難今引鹽多滯若又增之鹽價必至踊貴是上下病也皆寢不行又因
萬壽恩詔請概免河灘藕灣泉灘學田義田租一年在官八載穀以時
熟

仁皇帝褒賚有加五十五年晉雲貴總督

召對賜克食條十事上之既至鑿險濶溪路以緩水激驛勒石非符
下毋濫應夫馬鎮遠施秉被水不待入告委官馳賑之除去鹽井稅計
口派煙戶令正課外給本分煎就地銷補前課之乏石羊緒廠礦老額
不足公請嗣後硃口旺開衰止歲豐採歛停課多少無制定額董事者
獲蘇是時滇承平久林蠻洞蠻潛萌異心土目常應運竊武定鳳氏孀
女而據其地其屬不平內附應運遠稱兵入境公怒曰小醜敢爾會師
勦捕檄其鄰那德洪等夾攻之應運遁黔黔中斬其首以來執鳳氏遺
孽歸之京師分兵守其地撤甸平五十八年撥浙中滿兵來滇公豫辦
宿食所過安堵會西陲用師餉取足滇黔督年羹堯請滇餉至黔同
解公言迂道非便
仁皇帝知公年雖老可任大事命親往西藏犒軍公即日戎服治行未
至藏百里遘疾語從者曰我死分也恨未達
君命耳距所生順治十年十月三十日春秋七十公待母孫大夫疾
以孝稱人覘公顏色卜太夫人疾益損輒中居喪哀毀忌口蔬食終身
俸入推子三黨日廩月餼以迄婚喪恩意備至光祿公嘗銘其斛曰出
此人此厥惟公平有易是者天殛其人公謹守家法凡遇遷除輒獨個

租尤不敢以貴富加鄉里喪歸之日老幼流涕配趙氏王父士春宮保
文毅公孫登崇禎丁丑第官至左中允父瑞南順治丁酉副榜事祖姑
及姑無違禮撫兄子如子割宅分產與之性慈好施病給藥寒給衣以
佐成公德封一品夫人後公一年卒年七十有一合葬公兆子男五人
連河澍浩滔漣己丑進士右春坊右庶子洞乙酉舉人山西布政使澍
長蘆鹽運使先公葬卒趙夫人出浩兵部武庫司郎中側室陳氏出滔
恩齋生側室蘭氏出女二長適刑部郎中錢大鼎次適成都知府王瞻
趙出恩撫女二一適中書舍人宮雝一適嚴州府同知曹儀孫男十人
楠楷柞榆柗榕欒檫檉檜檜檜雍正丙午舉人柗庚戌進士工部額外
主事孫女十三人曾孫男十三人曾孫女八人公子姓賢而有文能紹
家學

今上元年山東巡撫某歸通省捐穀羨餘於公家追償會公弟相國公
方爲少司農具奏原委

上更命後巡撫核減之雍正八年復奉
旨蔣陳錫子洞任涼莊道及山西臬藩實心供職可蠲免其家應償捐

穀之半公前事始得邀

恩大白漣等具以禮葬嗚呼公可謂有子也已銘曰

蔣自姬分九侯漢臣海虞奮晉派衍城南公由令興繩厥祖武家漿戶

糜曰公活我天鑿精誠為降霖雨民受其膏公曰竊取公來自東時和

歲豐一莖五穗嘉禾兀兀公曰匪子

聖德之徵

帝用汝嘉宸章親灑何以予之弓矢鞍馬又何予之冠纓鞞袴維此東

方聖人之鄉政平民富弦誦洋洋擴是賢書增我國光

帝曰南疆老臣是倚公壯厥猶強強弱往哉西陲勞我軍士西師孔

亟公行不遲據鞍變鑠陟彼崔嵬玉門不返馬革全歸人孰無終公終

王事爰有孝子克家繼志公多陰德施於來嗣伐石銘詩百世勿墜

趙公宏變墓誌銘 正上錄

直隸總督趙公以疾薨於位

天子震悼特遣皇孫臨奠并賜御製輓詩一章予祭葬謚肅敏哀榮並

至公為勇略將軍襄忠公次子惟

天子永念舊勞以公能世篤忠貞服勞王家所以待公者至重至久在

直隸十有七年寵遇尤渥至於公薨

直隸十有七年寵遇尤渥至於公薨

天子念誰可使者乃命其兄恪敏公之子署光祿卿之垣往署巡撫事
特加僉都御史以重其任前此未有也公諱宏燮字亮工號理菴系出
山左先世以軍功隸陝西綏德衛後以襄忠公初任甯夏水利都司遂
占籍甯夏當吳逆之變諸將與襄忠齟齬不合襄忠提孤軍入陽平關
取全蜀復獨當一面入滇除其孽其功在史冊至今赫赫照人耳目世
言將略者推襄忠惟公能成其業與其兄恪敏公秉旄對仗垂功名於
不朽公自直隸由完縣令起家遷南路同知特陞天津道丁襄忠公艱
服未闋特授直隸巡道三年復補天津道明年陞山東按察司使又明
年卽其地陞布政司逾年

特命河南巡撫又一年特調直隸巡撫在位十年

天子以公習知畿輔民風土俗吏民相與安之不可易以人特加總督
仍管巡撫事俾久其職直隸之改總督自公始其治吏也去其太甚者
而不毛舉細故其治民也務期休息而不以多事擾民其興學校也請
廣州縣進學額又立義學以課生徒保定左衛有學無廟公捐資建之
上嘗巡行近甸見畿內之民日有起色弦誦之聲不絕特製詩章親灑
宸翰以獎勵之旣而遂有總督之命襄忠公嘗鎮天津公又兩任天津

道以先公舊棠思人勿拜有河東地距天津僅一武而去武清百餘里
徭賦病其遠涉公請以地歸衛民便焉衛有西沽渡爲九河不流當伏
秋水漲諸河之水匯集於此奔湍激濤行人病涉公創立浮橋商旅往
來如織未嘗濡裳至今豐碑轟然也天津關稅舊設監督後特命公兼
理行旅載頌其在完縣也鄰邑飛蝗蔽天公具衣冠禱於神於是蝗
不入境之異其在天津也火延燒居民屋廬公復肅衣冠拜之於是有
返風滅火之異公自縣令及捕盜皆不畏強禦及任巡撫莊頭有李必
達者欲圍旗退納糧地六百餘頃民幾失業公爲民請命

特旨免其圍占民歌樂土其中州巡撫雖未久而條奏地方利弊靡
不措置得宜請去病民者數十條而免辦官柳者爲尤著中州密運黃
河築堤需柳作埽民閒辦運數倍其值公請官爲代運民困立甦公久
勞於外勤恤民隱遂以成疾

上既特加總督以慰其心復遣御醫診視親督醫院製藥公感激

聖恩疾日益差而
天子溫綸寵錫所以優待者視前有加嘗迎駕趙北口
上欲周悉民情特命中使刺船召公傍御舟以對在熱河

命內侍駕小舟召見復令近侍扶掖遍遊避暑山莊三十六景前此迎駕白河忽躍白兔

上引弓射之應弦而獲遂以賜公皆曠世之奇榮也其他

恩賜上方珍物不可枚舉其巡撫

賜翎亦自公始公自幼育於外曾大父母每思所以報其勤劬康熙四十七年恭遇覃恩請以己官階馳贈外孫爲外祖父母請封亘古所無上特允俞遂爲著令公於地方水旱疾疫尤所關心請蠲請賑靡不舉行惟公之明德

天子之求舊所爲君臣一德交孚共契於斯極矣公生於順治十三年三月二十日寅時卒於今年六月十八日申時春秋六十有七配吳氏誥贈一品夫人繼康氏有子曰之璧次靡氏有女二人次賈氏撫一子曰之增長女適戶部郎中張公子候補知府渠次適刑部尙書張公子右春坊右中允縉之璧幼未聘之增聘甯夏總鎮葉公女公自少爲文操筆立就及居顯位手不廢書知公固能文武以世其家者也其子之璧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某所來請銘詞曰
公秉旄節畿輔旁身依日月照爲光股肱心膂

帝命將曰余一臣守封疆燕南趙北汝障防護守管鑰弗敢忘吏民恬熙皆樂康惟

帝之德臣何長鞠躬盡力勛贊襄夔龍衛霍世不常惟公父子遙相望論謀燕翼厥後昌高牙獵獵旗風揚行人過者攀遺棠載道丹旄返故鄉涕洟從之餽壺漿琢石紀幽銘其芳維

帝之褒終允臧康熙六十一年歲次壬寅九月某日吉旦

貴州巡撫右副都御史劉公蔭樞墓誌銘

陸奎勳節錄

巡撫劉公蔭樞字相斗別字喬南世居韓城潭馬村康熙己酉舉於鄉丙辰成進士知河南蘭陽縣事入為吏科給事中內艱服闋補刑科轉戶科前後章疏數十上如論連捐速陞之弊及捐員宜試保舉宜停又請開言路覈名實又言藩臬宜入覲奏事又論秦豫兩省事宜及楚省均糧悉

報可出為江西贛南道除私收門稅又米市有牙帖銀協濟定南相斗計歲入置田以租充之牙稅永除署臬篆忤巡撫意因事劾罷之遂遊匡廬而歸會秦中歲飢盜起里黨多不給相斗為貸粟賑荒築堡以守大河自韓城東北南出龍門山中兩岸絕壁鉤挽莫施相斗治鐵為柱

索舟緣之以進又築濠水石橋修柿谷陂及城中通衢鄉里賴之癸未
鑿輅西巡至潼關相斗民服踴迎道左
上顧問曰是劉髯也何爲民服相斗具對所以復原官未幾起爲雲南
按察使部推廣東布政使督撫交章留卽爲雲南布政使滇海源廣流
狹形似臥舐秋水泛溢時漂沒田廬相斗疏濟海口以暢其流又修築
六河岸牖四十七年擢貴州巡撫五十年奏廣貴州鄉試中額黔中山
田耕一年率不可再民懼征賦及之莫敢田者相斗勝示闔屬聽民墾
荒永不起科又自雲南坡至蕉溪鑿馬路二千餘里以便行旅五十四
年四川烏蒙土府祿鼎乾與貴州威甯屬土目祿世華因爭稻田壩劫
虜世華人畜去川撫年羹堯委員往勘鼎乾負固不出年羹堯欲鞫之
相斗持不可事聞乃遣都統阿爾納副都統吳坤侍郎噶敏圖會同雲
貴川三省督撫於畢節縣勘審苗民多驚走相斗肩輿從數卒傳諭曰
若輩各安堵無恐旣至畢節念邑小不足駐諸大帥乃獨棲荒寺中諸
公聞之咸約束部下毋擾民鼎乾仍重閉不肯出相斗使千總一人持
檄走諭之曰若出訴卽生抗命卽死老夫不食言土酋相顧曰老劉公
恩信素著敢不出乎於是出就質成土酋土舍俱泥首謝罪歸所掠人

畜及侵地結好而去會澤旺阿拉蒲坦擾哈密

上大出兵討之相斗密疏諫沮復奏陳六事奉

旨馳驛赴軍前盡心周閱崎嶇三月至巴爾坤復上疏數千言備述形

勢時相斗年已八十因以老病乞骸骨仍回黔任已休致入京部議以

阻撓軍務例發傅爾丹種地在屯三年

召還留京六十一年首春與燕饗國老之禮坐次最先雍正元年

召見養心殿賜朝珠並白金四百兩旋請歸是秋卒著有春秋蕃疑四

卷易解二卷一作周易蕃疑梧垣奏議宜夏軒雜著

又秉燭子傳

趙元祚

秉燭子者劉公耄年好學自勵之稱也公諱蔭樞字喬南秦之韓城人

少以豪傑自命讀書恥事章句舉康熙丙辰進士初授蘭陽令邑濱河

舊設巡河夫重為民困公至滅之造士安民凡當興革者力請諸大吏

至侃侃爭於前雖封駁數次終不易始或以為強項後乃益重公邑大

治盜聞風不敢犯其境以最擢刑科給事中丰采著朝端旋丁內艱去

服闋補原官前後章數十上皆關大計詳見梧垣奏疏中至疏豫秦兩

事

上覽奏大悅翼曰召至乾清門復令條晰其事一一奏對不失一言每
會議事有不可者輒抗聲執論如議楚省攤糧事公恐遺千百人子孫
累委婉開陳九卿乃奏免楚人至今德之有某以例驟至方伯有欲保
之者以公故不敢發言惟目視公公默然遂無敢言保者由是直聲振
於朝未幾外轉贛南道開示屬吏以愛民爲忠諸屬知公在朝風裁奉
法惟謹贛俗健訟公下車無慮千百紙一日夜爲平決訟曲直不少差
久之訟寢少數微出察民間疾苦贛有城門稅久爲民害蓋鎮將沿之
以營利也公陰遣一人攜布南門出東門入復遣一人挑麥西門出南
門入囑曰門欲稅以布麥爲質已而門者果皆止之取其應得稅錢公
乃設席邀鎮將者過飲守令皆在前二人者席之前跪曰奉市布麥門
者欲稅無錢今尙質在門公勃然作色曰若何言曰門稅公曰門稅爲
暴監司買物尙如此如小民何吾不能爲民全鎮帥面也拂衣起守令
不知所爲鎮帥慚退翼日卽下令革去公乃具觴迓之至署登堂未定
先疾趨下拜曰帥能如此小民福也敢不拜又有米行者額課若干牙
人緣之爲奸凡民載米至河邊取其錢勿得私糶者牙課一而取者不
止十倍民苦之公故問其日徵若干牙故減報其數公分遣人卒至盡

取諸牙者記簿來會其數則大駭於是責其欺狀另委收之收不數日
得銀若干爲易田約其租值可以抵額課遂勒石黜之聽糶米者自便
撫軍以爲廉明使署臬篆南昌故多訟師與少年遊棍公至則皆遁去
地方肅清方思大有所建白未數月會有疑獄督撫各持一見公弗能
兩全遂以彈章罷去或謂公剛直爲人所譖公寓匡廬事結瀟然以歸
怡如也韓城南有河爲縣治要會自古無橋每雨漲病涉人畜多溺死
公爲諸生日慨然有建橋意然水急厓闊人多迂之至是遂銳意倡建
家居三載經營是事暇卽課里中子弟以自適癸未歲

鑾輿西巡公以民服至潼關迎駕

上熟視之指曰此劉鬚子胡不官服以削職對公美鬚髯偉軀幹直聲

震垣中人莫不知有劉鬚子

上數召對稱旨故常記憶頃卽召見賜還原品駕回復召至行宮霽顏

垂問奏對良久

上命中侍掖之起出卽傳旨起用滇廉訪使公至滇數微行採滇利病
先是各屬坐省者多豪橫與游棍爲非公重懲之嚴飭各屬遠近聞風
無不帖然於是訟冤抑者悉平決如流有造蜚語謀反者公執其渠首

數人論如法餘不株連旋升粵藩督撫特疏留滇昆明故有書院迤東
西士子肄業其中公暇卽進士而課之親爲訓誨貢院號舍秋隘科舉
士數浮於舍公捐金買地增修號舍另闢規模內外改觀並除科場行
戶諸累昆明湖源廣流狹口如臥甌秋水漲溢致田舍多傷公單騎走
湖口審視商之兩大府力爲挑濬並修築六河岸闢戊子五月不雨公
引咎禱於五華山叩頭至地有聲已而大雨省會十萬戶米價昂力請
發粟分四城平糶陰囑司筦者貧民苟升合無錢悉與之勿較多寡如
是者三月所全活不少他日公出婦孺視而祝曰願翁世世爲卿相驛
站兵餉悉實其數無絲毫漏卮在滇五年上下賴之以安擢貴撫去之
日扳轅臥轍多感泣下者乃塑其像於近華浦黔巖疆山多田少苗种
雜處滇蜀楚粵交錯其間四民多客籍前朝安播之亂國初水西之擾
號稱難治公治黔調和文武撫綏漢苗輕徭薄賦絕餽送以安靜爲務
三江及苗种仇殺諸案有未結者首清之釋無辜數十人戒有司無生
事啟隙課士勸農訓兵化苗通工惠商黔道高山峻嶺人馬艱行公開
修馬路自雲南坡至蕉溪二千餘里黔故多陰雨自是時和年豐迄公
之任皆大熟凡所條奏皆關大計蜀遵義民苦加派聞公直匍匐來言

狀哀祈題達公密疏以聞

上遣使會川撫勸其事削郡以下數十人蜀困盡蘇草奏曰或曰公不
避嫌怨乎公曰有分土無分民孰非朝廷赤子知而不言是欺以事君
也何避嫌爲又以黔省錢糧課稅僅十餘萬每歲協餉二十餘萬稍愆
期兵士懸領以待於籌餉疏內請另發銀二十萬存貯藩庫爲未雨綢
繆之計疏凡三上俱格於部議撫黔既五年疏請陛見以老乞歸
上溫旨慰留癸巳覃恩晉階榮祿大夫祖父母同蔭一子明年復拜疏
告老疏已發軍民罷市道遮驛使不得去會烏蒙土酋與威靈土舍隙
殺川撫委道員至烏蒙問故土酋匿不出遂題請以兵臨之
欽差會滇蜀黔督撫提臣至畢節勘其事苗民驚駭不知所爲多避去
公肩輿就道沿路論無恐苗眾見公幡幡然簡從來咸喜相率出迎爭
以物來市公先至畢節吏爲設館公曰畢小邑諸大人皆欲飾館將何
以應乃就荒寺中恐諸執事者蹂躪與之約曰邑小供薄勿怪若所令
不嚴老漢非畏人者眾皆肅然公曰此一小吏可了公等勿慮於是發
標下千戎一人走土酋所招之來先是威甯土舍已出而烏蒙土酋恃
險且聞諸大帥咸集愈驚疑誓不出千戎至傳公論曰若出我活汝若

抗命卽滅汝老漢言無多且重失信土酋某曰老劉公恩威素著以誠
信待人雖死敢不出遂與俱來公方與客圍碁報至卽會諸大人共訊
二酋咸服罪願釋仇永不構隙叩頭去謂人曰我今方得見老劉公眞
盛德人也遂具奏聞各大人聞公簡從來咸撤其從人大半於它所以
故畢節勿擾公復肩輿歸老幼道傍日不絕爭來觀其丰采所至慰勞
使安業明年乙未澤亡阿刺蒲坦擾哈密大兵出大漠討之兵旣行捐
餉馬者各省皆起公得抄報密疏曰澤亡阿刺蒲坦小醜也侵擾哈密
小警也語多切直而公以黔疆瘠薄復不能助餉又自念受知
主上起自田閒恩獨深重明年且八十無以報於是具疏告老復密條
奏六事畧曰臣老人也報
皇上之日無幾敢冒死以言從來與庸主言非發露其詳不可與聖主
言則引其端而已悟
皇上聖主也臣愚不敢多言敢以六事進重內地弗勤遠畧謹喜怒而
慎用人核名實以重國本草旣就客曰願公少緩密奏而拜告老疏公
忠形於色曰老臣且告退矣它日死不能言於是朝拜密摺隨拜告老
疏告老疏發復爲官民遮留不得去遠近苗民皆趨省環轅跪泣曰公

無去公在此無敢啟隙者地方得甯卽不得已願公少留須臾明年上告不得命眾不敢起公不得已揮泣勉諾而密疏已行

上覽奏曰劉蔭樞年雖老尙能騎馬著乘驛赴大軍駐劄所在盡心周閱矢公詳議具奏公得報卽日就道抵巴爾坤行視軍營上書侃侃洋洋其意在屯哈密以東兵不輕出逸以待勞凡數千言旋以疾請歸骸骨有

旨切責令親看雪回奏公於是上疏引罪謝再乞骸骨

上覽奏云劉蔭樞在貴州官民俱說他好情詞堪憫姑從寬免議著仍往貴州辦事公復上疏以病乞歸有

旨著速赴任公不敢辭沿路醫治再赴黔任去黔日黔人建龍門書院於南明河上塑像其中至是聞公再至雖童孺亦拍掌歡舞以爲得我老劉公也視事甫半載有

旨休致來京公卽拜疏行黔人如失所怙已而下刑部部議以阻撓軍務擬絞援師懿德例發西邊屯田俟大軍凱旋另行治罪有

旨著發往傅爾丹處種地時公年已八十一矣自黔進京日其子以公年老涕泣請侍公笑止之曰人死道路與家庭無異汝自歸耕田讀書

吾之身

君身也勿我慮公鬚髮久白自塞外回忽有變黑者齒落者復生二童
牙監臨擬程文十作一日夜而成筆示諸生稿不加點日書忠孝仁恕
等大字闊四五尺許道勁過於少年所為著有春秋蓄疑四卷易經解
二卷宜夏軒雜著二卷制義文錄一卷皆見道之言德州孫勳板以行
世其雜劇數本則又詠諧多風為人豁達剛方而不苛細人有過面叱
之卽過而不留與人言多規勸引掖後進不倦學者稱龍門先生晚年
自號秉燭子蓋取古人爲學少如朝行壯如晝行老如夜行其進德不
敢少懈如此在喀爾喀四年復取進京還其職

聖祖召見老臣年七十以上者賜之食賜公首座諭曰劉蔭樞批鱗直
諫忠臣也但書生不知兵耳仍留之京

今上登基召之見曰卿
先帝老臣朕欲用汝以年太老召其子熾進扶之出賞賜御硯朝珠白
金若干令其還鄉鄉人榮之卒于家年八十七歲

兵部尙書總督浙閩覺羅公滿保墓表

蔡新

烏虜是惟覺羅烏山公靈魄之藏公諱滿保滿州正黃旗人系出天潢

自高曾以上代著旂常考少詹事諱僧參貢時望公其季子也年二十
二登康熙甲戌進士改庶吉士丁丑授檢討戊寅春以詞臣副刑部尚
書傅公左都御史張公赴陝西清理糧冊蓋異數也遷侍講兩典試事
擢授國子監祭酒奉

命冊封朝鮮嗣王祭告禹陵陞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加經筵講官時
聖祖仁皇帝御極五十餘年寰宇奠安愷澤翔洽獨東南瀕海之區久
爲奸宄逋藪舊染宜新而民口甫甦凡所以調護扶植之者尤亟公以
懿親侍從疊被殊恩入襄機務

天子知公才可大用遂被以福建巡撫之任下車浹日首効闡帥之縱
盜市功與夫劇盜之恃撫暴橫凌虐鄉里者遂悉擒羣盜殲其魁勦滅
黨羽閭閻樂生農耕於野士興於學蒸蒸日上俗移風矣迺請遜才能
以居劇地百廢俱修輯甯五載

天子益信公果可大用特命總督浙閩兩省公職重身勞幾叢慮密不
憚暑烈躬按七郡之災全活億萬親度環海要地自浙江乍浦至閩粵
南澳之交上下五千餘里建墩臺水寨一百二十七所安礮位一千一
百七十有八海洋至今賴之所至鴻施茂績若廣儲蓄均糧餉釐漕弊

勘關征各有條法大率兩省民生之厚兵防之周庶務之詳實自公籌
之始究也臺灣新隸版圖孤懸海外其處者龐且梗公按圖考跡增北
路淡水一營以扼其後時亂猶未萌也辛丑五月奸民朱一貴倡亂戕
殺鎮將焚府治全臺盡陷警報一日夜至省會公聲色不動密召同城
文武計議以次日具海舟聲言運米下遊次日大閱兵老弱盡令人城
丁壯登舟刻期順流南下於是眾始知有臺變公乃由陸路大張榜示
凡有技勇超羣剽悍不羈之徒咸許投軍門充伍雖舊日過惡悉與前
撥於是漳泉郡不逞之徒思乘間竊發者咸歸幕府內地始安公親駐
廈門所檄召之兵先期雲集積如山以六月十二日命將出師密授
機宜盡銳攻鹿耳門水高數尺揚帆直進十六日克安平鎮轉戰七鯤
身皆大捷二十三遂定府治賊惶駭奔竄北路而淡水一營扼險以
待與官軍夾擊賊進退狼狽束手受縛凶渠獻俘七日而臺地悉平公
之方略素定迅奏膚功如此捷聞
天子下詔褒美而公惟以不能消弭未然自引咎
世宗憲皇帝紹登大寶錄功加兵部尚書賜一品封贈仍畀以嚴疆之
寄公次第經理浙東西而水利潮防運道澁行及海塘柴石諸切務無

不盡心焉民不擾而事畢集至于今皆尸祝之惟公實被

兩朝之寵眷受任總制一方用能奉宣威德使反側畢安瘡痍獲起利
賴施及無窮歷四十年竟以勤事卒於官烏庫公文武壯猷與方召比
烈其不朽也夫有子十二人博良阿那哈吉福吉祿滿吉蘇金山吉禧
金梁衡山嵩山承福吉善咸稟公遺訓吉善今為祭酒樹學懋勳思纂
就前緒以新共事成均久且聞人知公熟也因請表其隧道之碑系以
銘曰

錫維城藩屏協劬厥躬東南攝勒鼎鐘光玉牒

資政大夫前巡撫雲南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正黃旗漢軍都統綏遠城

左翼副都統甘公國璧墓誌銘

彭啟豐

前巡撫雲南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甘公以乾隆十二年七月戊申卒於
揚州其孤士琪等來徵銘按狀公諱國璧字東屏號立軒姓甘氏始祖
正宋開寶間爵三等伯食邑江西豐城遂家焉至受和隨明成祖征遼
東世授瀋陽中衛指揮復著籍瀋陽數傳至公王父應魁從
世祖章皇帝入關仕至石叵副將因為漢軍正藍旗人父文焜由兵部
筆帖式歷官至雲貴總督康熙十二年吳三桂反兵不支援絕文焜死

之加贈兵部尚書諡忠果事具八旗通志公忠果第六子以難蔭肄業太學期滿

御試擢高等授河南陝州知州陝自經寇亂殘敝甚公撫綏土著招集流亡頓有起色州有泉曰珍珠泉牧賢則流涸久矣一旦驚沸遠近傳

異之巡撫顧公薦于朝除蘇州同知時大吏以賦役不均題請丈量以委公公遂創清田議十九條行之

聖祖南巡公入覲屢蒙

溫語賜勁節字額命懸忠果祠是冬擢山西平陽府旋調浙江甯波府首除六縣重耗禁海關水稅時趙公中喬張公泰交相繼撫浙皆重公

是時

聖祖復南巡駐蹕揚州顧問浙江循吏趙首以公對既幸杭州公迎謁賜御書朱子詩復書永貞字額諭云汝父盡節朕未嘗忘此為汝母書

也明年特陞甘山道丁太夫人憂服闋補山東登萊道削浮苛布寬簡清理庶獄境內肅然三年儀吉案言在官三年也廿公以康熙四十九

時山東布政使早疫斗米二千錢公虔禱時雨立沛獲有秋先是土司每因小忿相

饒毅公飭府縣官調劑撫馭苗獠以安備吉案五十七年十二月

同知駐劄如所請防陸道途出入便否民得不病而領兵都統違節制運不時達坐是與總

督蔣公陳錫同罷官復奉命往軍前効用

世宗憲皇帝元年命撤兵乃得由西甯入口時羅卜藏丹津騷動西甯

路絕從者泣相視無人色議取道四川公曰死生命也誰敢違

旨自臧至西甯無人烟其山盡童若髮拾獸骨馬糞給炊爨遇雨雪輒

斷火食公安之已而達雲南補軍伍行又八年

召還朝授副都統旋擢正黃旗漢軍都統監造火藥辦理八旗井田

今皇帝御極之二年補授綏遠城左翼副都統嚴吉案本傳三年七月

領兵駐防俱職四年坐同官事落職嚴吉案同官為人慷慨有大

節好讀書晚而嗜易公餘焚香默玩木管釋卷偶見古人云水止乃澄

鏡明斯應遂知所用力久而有省判決如流未嘗有誤所著農圃要覽

實政條要諸書行於世公生於康熙八年卒于乾隆十二年得年七十

有九妻王氏封夫人以某年月日合葬於某阡子男子二人士琪陝西

延安府同知士瑞淮南儀所同知女子六人孫二人孫女五人銘曰

573264

2

文

碑傳集卷六十八



21101000161255

卓哉甘公夷險一節驥足方展不受緹緹有鳥高飛萬里一瞥西鄙陸
 梁總戎搗穴裨將踟躕中軍賜玦崎嶇輓運水草盡絕雪山峩峩胡馬
 悲噎經公往返大軍亦撤
 皇仁浩淼臣罪瀚雪績著
 三朝年享耄耄盡天生偉人不蹈常轍銘諸幽宮千秋永揭

貴筑黃彭年編訂